图片包含 波浪, 黑暗, 冲浪, 骑

描述已自动生成

逝罪

**Past Sins**

若是这世界

只将你视为妖魔鬼怪

你，当何去何从？

作者：Pen Stroke

协助：Batty Gloom

版权声明

著作权 © Pen Stroke

《小马宝莉：友谊是魔法》 © Hasbro, Inc.

插图 © Valcron

封面 © Ministry of Image

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本作品中的部分角色和地点名称选取自孩之宝公司的影视作品《小马宝莉：友谊是魔法》，除此之外本作品涉及的名称以及地点和事件要么是作者想象的产物，要么是虚构的。与实际的小马，生活或死亡，事件或地点的任何相似之处均为巧合。

本作品仅可用于个人欣赏和学习交流之用。若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将本作品用于商业用途，酿成的后果自负。

制作

翻译

StormWolf、好人III（Demo）、TNBi Lulamoon、NightScream

指导

DracoRunan、TNBi Lulamoon、好人III（Demo）、Slain、有个仁

润色

Chidey、中央帝国辅政

排版

ShadowDumb

其它

字数：349千字

开本：16开（183mm\*259mm）

版次：2019年9月11日第二版

谨以本文纪念我亲爱的姑姑。

Dedicated to my loving aunt.

她是最早鼓励我写作的人之一。

Among the first to encourage me to write.

在我撰写这个故事之时，她与世长辞了。

She passed away while this story was being written.

她是一位执教三年级的老师，一位慈母，一位贤妇，一位至亲的姑姑。

She was a 3rd grade teacher, a mother, a wife, and a dear aunt.

我会深切地想念她。

And I will miss her greatly.

目录

[序章：暗影重生 1](#_Toc1885229471_WPSOffice_Level1)

[第一章：森林惊魂 9](#_Toc595277659_WPSOffice_Level1)

[第二章：友情秘密 23](#_Toc165356963_WPSOffice_Level1)

[第三章：校园风波 40](#_Toc703100466_WPSOffice_Level1)

[第四章：风雨欲来 60](#_Toc312095193_WPSOffice_Level1)

[第五章：舞台麻烦 72](#_Toc1424444053_WPSOffice_Level1)

[第六章：亲情团圆 88](#_Toc1838790418_WPSOffice_Level1)

[第七章：暗流涌动 107](#_Toc9525130_WPSOffice_Level1)

[第八章：无所遁形 119](#_Toc1847025850_WPSOffice_Level1)

[第九章：秘密暴露 132](#_Toc908443104_WPSOffice_Level1)

[第十章：背信弃义 151](#_Toc1405683973_WPSOffice_Level1)

[第十一章：心沉魔窟 170](#_Toc1625205096_WPSOffice_Level1)

[第十二章：母女之情 186](#_Toc1362616123_WPSOffice_Level1)

[第十三章：女王君临 202](#_Toc669081653_WPSOffice_Level1)

[第十四章：曾为挚友 229](#_Toc640658053_WPSOffice_Level1)

[第十五章：毫无快乐 247](#_Toc74510936_WPSOffice_Level1)

[第十六章：柔心化铁 267](#_Toc235926785_WPSOffice_Level1)

[第十七章：腐化祝福 286](#_Toc311019841_WPSOffice_Level1)

[第十八章：奋不顾身 303](#_Toc98508866_WPSOffice_Level1)

[第十九章：苏愈重生 329](#_Toc1058171300_WPSOffice_Level1)

[第二十章：审判降临 344](#_Toc1020198471_WPSOffice_Level1)

[终章：梦醒时分 368](#_Toc1107975298_WPSOffice_Level1)

[篇尾感言 394](#_Toc2019712748_WPSOffice_Level1)

[作者感言 395](#_Toc793270302_WPSOffice_Level1)

[译者众感言 396](#_Toc393934524_WPSOffice_Level1)



# 序章：暗影重生

在昏暗的烛光中，一只独角兽正闭着双眼、低着头卧在一个波面平静的池塘边，他倒在水中的侧影随着水面的涟漪微微波动。而池塘正位于无尽之森的深处，四周围绕着茂密的树干和粗枝。

就在全艾奎斯陲亚几乎都已进入春季之时，无尽之森仍被残留的严寒所环绕，地面依然被白雪笼罩，寒气缓缓地游荡。而这只独角兽的气息所形成的盘蜷上升的蒸气，几秒后也消失在寒气之中。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只独角兽一直静静地卧在池塘边，只与少许的烛光为邻。跳跃的烛光映在他漆黑的毛皮上，但，这却不是他真正的颜色。包括他的全身，连鬃毛一起，全被染成了最深暗的黑色，就连他的可爱标记也被颜料所掩盖，留下了完全空白的侧身。

现在唯一能听见的声响，只有森林里树枝的沙沙声和池水的涟漪声，而这幅宁静的景象是独角兽今晚面临的任务所不可或缺的。但，就在他做了一次深呼吸后，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突然回荡在树林中。

“法汇，我们准备好了。”

这只名叫法汇，浑身漆黑的独角兽，又做了一次深呼吸后，张开了他绿松石般的眼睛，同时转过身，对从身后接近他的小马说：“我需要独处一下。”

小马点了点头，又转回森林之中。马蹄声渐渐消失后，法汇点亮了他的角，随着魔力的涌动，他使用魔力将几个物品飘浮到空中。

“女王陛下，请您在今夜指引我，”法汇仰首向天，喃喃吟诵：“只因这月圆之夜，一切的努力才会有所回报。”

法汇缓缓念出这些字句，吟唱声透出他对于魔法的熟练。而这魔法能激发小马们的忠心，强大的心灵以及强健的身体。但此时，只有他自己能听到。

这只漆黑的独角兽低下头将一只蹄举到胸前，吟唱道：“让我们的谦卑成为您力量与心智的容器，直到契约完成。”

那些飘浮在空中的物品开始接近他，那是一件表面点缀著白色繁星的夜空蓝披风，一面胸盾，和一副由紫灰色的金属制成，中间绘有绿松石色的新月，与护甲配套的马蹄铁，以及护住后颈部的铠甲。

“让我背负您的使命，”法汇说着将披风套在他的背上：“请容许我穿戴您的胸铠，您强健而美丽的身影，堪比无尽的夜空。”此时胸铠开始套在他的身上。“那铠甲显现了您伟大的形像。请允许我成为您今晚的使者，我将永远效忠于您。”

整套装备的最后一部分向法汇飞去，那是一顶与铠甲材质相同的头盔，独角兽透过犄角，小心翼翼的将它戴上。

“让您的力量伴随我，今晚，您将亲自呼吸和品味这凉爽的夜风，”法汇说着举起他的双蹄：“您将能亲眼看到这个世界不再像过去一般，并与那只驽马共享同一个身躯。今晚，您将成为独立的个体，不再受到谐律精华的威胁。”

法汇站了起来，看着他在池塘中的倒影，现在看起来，这就是他所谓女王的完美分身。带着虔诚服侍的表情，他准备接受女王的智慧与力量。经过他与他的军团的不断努力，他们将再次见证女王的崛起。而只有他能作为女王的替身，领导和施展接下来的计划。这是他的荣耀，没有任何小马能够将其窃取。

“今晚，梦魇之月，您的追随者将奉献给您新的生命，而那太阳与月亮的暴君将会殒落。”

做好心理准备后，法汇转身踏进森林，从无尽之森的小径，一路抵达另一片空地。在那儿，迅速映入眼帘的是一群独角兽、飞马、陆马在不停的跑动着，频繁确认自己的岗位。

地面的积雪已经除完，只剩下零星的白色小丘散落在各处。在暴露出的地面和小雪堆上摆放着一些木制火盆，里面装满吸了油的粉末。地面上用颜料画出引导魔法的线条，上空覆盖着天马们聚集的云朵，以避开空中的窥视。

所有的小马都披着黑色斗篷，只有三只负责发号施令的小马例外：一对天马及一只陆马，他们就如同法汇一样穿着象征荣誉的铠甲。但只有法汇穿着飘逸的星辰披风，头戴头盔，那也是只有他有资格穿上的荣耀的魔法套装。

“进展如何，晚风？”法汇接近那三只小马问道。

“掩护用的云层已设置完成，现在天马们只需要几分钟来准备火盆。”暗紫色的天马用她的绿松石色双眼看着法汇回答道，那是服从的象征。透过某种魔法，法汇祝福了所有梦魇之子的成员。这祝福会带来无上喜悦以及这双象征他们所谓女王的绿松石双眼。

“很好，”法汇说完转向陆马：“路障，你准备好那些东西了吗？”

“自从我们在坎特拉皇城分开后，它们就不曾离开过我的视线，法汇。”那只陆马回应道，并展示出他背着的一个盆子。

“那么灰扬，我们的特别嘉宾现在醒了吗？”

“哦，她才刚醒，”三只小马中的灰色天马回答，语气比其他两只要随意许多：“而且她快吓死了。”

“那是因为你告诉她要是她想试着逃跑，路障会把她的角给折了。”晚风插进话来。

“嘿，这样她才不会想搞些小动作嘛。”灰扬辩解道。

“就算她想搞也没办法，她脖子上可是戴着禁魔枷锁呢。”

“你们都做得不错，”法汇打断他们的争吵，“但现在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路障，你去把圣物放到魔法阵中央。灰扬、晚风，准备好你们的火炬后到天上去。”

三只小马点了点头，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此时，法汇已将注意力转至空地的另一边，在那儿，躺著一只小马，被绳子捆着，头上还套了个头套。

踏着玲珑的步伐，法汇穿过摆放好的木火盆，靠近那只被捆绑的小马。在离小马只有几步远的位置，这位邪教首领用魔法除去小马的头套。现在，这只被俘虏的独角兽容貌已经露了出来，她紫色的毛皮满是地上的泥土，暗紫色的鬃毛在她抬头看法汇时显得一团乱，无疑，她注意到眼前的独角兽与最近击败的那位公主十分相似。

“很高兴你能在这样的夜晚加入我们，暮光闪闪小姐。”法汇俯视着紫色独角兽低声说道。

“你是谁？你想对我做什么？”惊恐的暮暮尖声反问道，费了好大的劲，她才找回属于自己的声音，同时拼命挣扎被绑住的腿。她试着使用魔法逃走，但不光身体被绑住，脖子上还套了个禁魔枷锁，阻止她使用任何魔法。

“好奇心啊好奇心，我还以为赛蕾丝蒂娅的得意门生能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呢。”法汇回应道，用魔法亮起他的角将暮暮从地面抬起。随着被魔法浮在空中的独角兽，法汇走回空地的中心。在那儿，陆马路障已经架设好一座金属台，上面放摆着背上的盆子。

“关于我们打算对你做什么，暮光闪闪小姐，其实也非常容易理解。至于我们的身份嘛……就把我们想成是艾奎斯陲亚的真正女王，尊贵的梦魇之月陛下的忠实仆从就行了。”

“你疯了吗？”被法汇用魔法倒挂而微微抽搐的暮暮问道：“梦魇之月已经不存在了！你怎么可能服侍一只不存在的小马？”

“那比你想得要简单多了，暮光闪闪小姐。不过，我可不想破坏惊喜。现在，你只需要知道你的献身将会……非常值得感谢。”法汇回答，同时又将头套套回暮暮的头上，又在头套上使用了消声魔法，暮暮喊叫着，但声音穿过施过魔法的头套后只剩下模糊的闷响。

将暮暮浮在空中后，法汇迈向金属台，检查这金属台面上木盆中的物品，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盆中放着看似纸片的紫色扭曲碎片，上面有一块大的绿松石新月。

接着他将注意力转向放在木盆旁的一把匕首，用魔法将其升起。回头看着仍在拼命摇晃、挣扎的暮暮，并缓缓地接近她，将她降至一个接近地面的高度，并迅速往她的肚子上踢了一蹄子。

这一腿立刻让暮暮停止了挣扎，她试着吸进被踢出肺部的空气，并松弛无力地任凭法汇用魔法吊挂着自己。在暮暮的动作平静下来之后，法汇用锋利的匕首划过暮暮的腿部，留下一道极浅的伤口。虽然伤口的程度就跟被纸划伤一样差不多，但独角兽依然发出了模糊的尖叫声，仿佛这伤害远比他所做的要大得多。

伤口开始渗出血液，数滴鲜血缓缓流下。法汇将匕首贴近伤口，以刀身收集数滴血液后，将其滴入装有梦魇之月遗骸的木盆中。

“很好，从魔力元素的持有者之血中窃取生命。让它赐予您力量，这样您才能亲手挥洒出她剩余的鲜血。”法汇轻语道。接着，他将暮暮移回空地的边缘，粗鲁的把她扔到树下后走进金属台。

慢慢地，法汇吸进一口气，将其吐出后看着凝结的蒸气逃窜在夜晚的空气中。之后，伴随最后一次深呼吸，这位独角兽首领环视了一遍其余的梦魇之子后，开始以回荡在树林间的声音向追随者们训话：

“小马们，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暗地里背着暴君姐妹及她们的卫兵辛劳工作，随时置身于风险之中。我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运气，好不容易才到达这一步。但现在，我们已准备好了，而且魔法阵也已经设置完毕。”

“今夜，我们梦魇之子，将见证我们的女王以新的鲜血，新的生命，新的形态重生。”

“曾经，她与露娜是不可分离的一体，但是，谐律精华并没有摧毁我们的女王。不，精华的力量只是将她从露娜的驽驹之身剥离开，她的精髓也随之困在这些宝贵的碎片之中。这是一个悲剧，但正因为谐律精华没有完全摧毁我们的女王，今夜，我们才会站在这里。”

“就在今晚，这魔法的精华将赐予我们的女王全新的生命。她再也不会被懦弱的露娜公主所束缚，并且，集我们的全力度过这悲惨的、失败的一年后，她将重新统治全艾奎斯陲亚。”

“现在将你们的魔力注入魔法阵里，胜利之光已掌握在我们的蹄中！”法汇喊道，以胜利的姿势用前足重踏地面。

“让梦魇之月重生吧！”

这群邪教徒迅速开始执行自己的使命。独角兽们在空地边缘围成一个圆圈，点亮了他们的角，地上的线条如苏生般发出蓝色幽光。路障与陆马们沿着圆圈绕行，用火炬点燃地上的火盆，火盆里随即发出诡异的蓝色光芒。随著火焰越烧越猛，空气中的魔力也越发浓重，几乎集结成有形的物体。

在仪式之上，穿着斗篷的的天马们也各自捧着火盆。灰扬与晚风拿着自己的火炬上下飞舞，点燃了空地上方的火盆。

将所有的火盆都点燃后，法汇用魔法取来一团火焰轻柔的捧着，蔚蓝的火焰徐徐跳跃。他将火焰带到木盆的上方，里面装着梦魇之月的遗骸与染血的匕首，火焰被放入木盆。

木盆里的物品立刻爆成一团烈焰，法汇快速退至圆圈的边缘，加入进独角兽的行列中。在那儿，他们开始塑造并扭曲空气中的魔力，就像用陶土制壶一般。他们将飘渺的魔力塑形，固定，并强行注入装有梦魇之月遗骸的木盆中。

经过紧张的几分钟后，法汇看到了他所期望的景象：染血的匕首浮到了火焰之上，匕首上的血迹被魔法阵所吸收，形成一颗赤红色的小球。之后匕首腾空射出，发亮的刀身深深插入附近的树干。

黑色的浓烟从木盆中冒出，梦魇之月的遗骸开始燃烧。烟雾旋转着形成一大滴鲜血，并开始吸收盆中的火焰。火焰围绕着魔法的焦点旋转，就像旋涡中的水流一般。

此时，血滴被赤红色的球体所包裹，并且缓慢的生长。它吸收着火焰、烟雾以及其他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稳定快速的成长。

“太好了……魔法已开始生效。我的兄弟姐妹们，她已开始成型了，我们的女王很快就会……”

咔隆隆！

这群邪教徒小马全被吓得跳到半空中，一道闪电从空中射出，直击魔法阵的正中央，围绕着座台，并将黑色的血滴、遗骸与木盆包裹在深红色的烈焰之中。

视线转向射出雷电的夜空，邪教天马们精心布置用来掩人耳目的云朵被整个皇家军团的卫兵吹散，他们从夜空直冲而下。

“不许动！你们全被捕了！！！”冲在前面的卫兵大喊道，同时身着金黄护甲的几十只天马降落在空地中央。但是，没有任何小马停下来，相反，邪教徒们全都冲向卫兵们开始反击。

法汇吃惊的呆立着，眼睁睁看着位于魔法阵中央的梦魇之月的珍贵遗骸被摧毁。他们所有的计划，居然仅仅在一道魔法闪电之下就被毁灭，这闪电只可能来自一个地方。

法汇望着空中，盯着另一个从云朵空隙中缓缓降落的形体，伴随角的闪光，她将剩余的云朵一扫而光，就像吹散热咖啡上的泡沫。

“赛蕾丝蒂娅……”法汇从打颤的齿缝中挤出这个名字，他绿松石色的双眼紧盯着日光公主降落在搏斗的马群之中，仅仅轻弹动她的角，便使出魔法击退任何胆敢进攻的小马。在他心中，仇恨不停的在澎湃。法汇身上所有的细胞都在催促着他进攻，去把这胆敢打断这神圣仪式的日光公主撕成碎片，但他知道，还有更好的方法。

“别以为胜利属于你，日光暴君。你充其量不过只是推延了点时间而已。”法汇喃喃道，点亮自己的角。灰扬、晚风、路障与其他邪教徒迅速聚集到法汇身旁，同时，他的角开始释放魔力。紧接着突然消失在稀薄的雾气中，地上却出现零乱的足迹，紧跟着隐形的邪教徒们进入无尽之森的最深处。



“抓到所有歹徒了吗？”日光公主问，双眼盯着站在前方的卫兵。

赛蕾丝蒂娅正坐在小马镇的图书馆中。在救出暮暮之后，公主直接将她送回家躺在床上。暮暮的情绪稍有抵触，但经过一番折腾，花费一点工夫后，公主终于让暮暮安然入梦。随后，赛蕾丝蒂娅将图书馆变成了作战指挥中心，在亲自保护学生的同时听取卫兵们带来的消息。

“我们已经抓到部分歹徒，但我们相信仍有一部分邪教徒已利用魔法的掩饰成功逃脱。”卫兵恭敬地向天角兽鞠躬报告：“我们曾追踪过他们的足迹，但足迹最后还是中断了，他们似乎发现自己的踪迹已经暴露，而在我们赶到前就已将其抹掉了。不过，我们和向您报告您学生遭到绑架一事的斑马一起仍在继续搜索整个森林。”

“是的，泽蔻拉。请通知她，今晚将会对她所作出的帮助表示感谢。另外，请为她送上邀请函，请她在她喜欢的晚上到皇宫与我及露娜一起共进晚餐。”

“遵命，公主殿下。”卫兵回答后抬起头：“不过，请恕我冒昧，那些小马到底想做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赛蕾丝蒂娅回答道：“所有在今晚之前收集到的情报只能表明会发生什么事，而暮暮在被绑架的全过程中都被戴上了厚厚的头套，她所知道的并不足以让我们推断出这个奇怪团体的目的。”

“那魔法阵又怎么解释？”

“我对那个魔法阵没有任何印象。如果它是来自某本古书或者上古卷轴，那我肯定没有读过它们。但这也有可能是一个全新的魔法阵，一种专为某个特殊目的而打造的神秘仪式。但我想它最终的结果也许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了。我想我们最好确认这魔法阵的相关细节并好好保存，以便对它仔细的研究。”

卫兵干净利落地敬礼：“遵命，公主。我们会收集现场所有的证据，并带回城堡仔细研究。”

“很好，我认为这个魔法阵的目的无疑是召唤某种黑暗的东西，但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学生遭受如此威胁。“赛蕾丝蒂娅说道，眼睫毛随着她命令而闪烁着：“我希望能解开真相，队长，越快越好。”

“遵命，殿下。”



独角兽卫兵们搜索着整个无尽之森，用他们的魔法收集任何可疑的物品。木盆中的残留物连同烧尽的粉末一同被收集到同一个袋子中。所有不属于无尽之森的物品都从空地中被捡起，但卫兵们并未将搜索范围扩大至空地边缘的树林及灌木丛，只因魔法阵的半径只到附近的树线为止。

所有的物品都被集中装到一旁待命的战车上，等独角兽们完成搜索任务后，负责拉车的便立即起飞。他们快速升至天空，转向坎特拉皇城飞去，地面上的独角兽们则目送他们的同伴，直到战车消失在森林上空。

“好了各位，现在我们去和森林搜索队会合，免得那些邪教徒全都逃了。”皇家卫队的队长发出了指令：“优先搜查所有的独角兽，他们其中一个刚使用了某种疯狂魔法开溜，我们可不希望这种事再发生一次。"

“长官，我们是不是该留几个下来？”一名士兵开口问道，这是一个刚加入皇家卫队的新兵。

“为什么？”队长打断了他，瞪着胆敢质疑他命令的士兵问道。

“为了保护犯罪现场，长官！”年轻的士兵回答道，在队长走向他的时候，他依然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

“用不着，我们已经带走所有重要的东西了。”

“但如果那些邪教徒回来了呢，长官？”

“给我听仔细了，因为我只说一次。”队长再次打断了话，盯着这名多嘴的士兵回答道：“任何脑袋没有进水的家伙都会尽全力远离犯罪现场，而且越远越好。这些小马虽然都是疯子，但他们可不是傻子，他们不会回来的。”

年轻士兵还想张口说话，但队长继续讲下去，就好像没看见他：“另外，这里可不是坎特拉皇城的中央花园。无尽之森非常危险，这里栖息的猛兽能一口把有两个我那么大的小马，连马带铠甲一块儿吞下去，我们可不想在这里待上更长的时间。”

“不过，如果你想自己留下守着犯罪现场的话，那随你的便。只是小心多头蛇就行了。”经验丰富的队长在作出结论后，开始走出空地。其他士兵跟在后面，前往森林深处继续搜索，只剩下那名多嘴的新兵没有跟上去。渐渐的，独角兽卫兵们的身影消失在森林之中。

年轻的新兵在原地待了将近一分钟，才搞懂了队长话里的意思。于是他毅然冲出空地，开始奋力追赶同伴。

在空气中残余的魔力依然如浓雾一般随风弥漫，伴随夜晚清凉的风闪烁着飘向空地的另一边。在灌木丛的掩盖之下，一颗漆黑的球体静静躺在泥土里。在赛蕾丝蒂娅用闪电击中魔法阵中央时，这颗球被闪电震开，弹到了这里。

黑色的小球躺在冰冷的泥土中，吮吸着随风弥漫的魔力，犹如磁石一般，将能量源源吸收，并随着吸收的每一点能量缓缓长大。

然后，在小球生长到约两倍大时，它开始脉动。这股脉动使血液从球体表面的细孔中微微渗出。这之前用匕首收集的鲜血，现在已变得又黑又稠。血中的生命活力已被球体吸干，剩下的残渣则像垃圾般被抛弃。

随着每一次脉动，球体开始排出更多死血，流入泥土积成一滩死水。接着，待死血流尽，球体的脉动方式开始改变，以另一种独特的模式，所有生物胸中都存在的一种节奏微弱的脉动着：心跳。在这过程中，球体仍在缓慢的成长，吮吸着空地中残留的魔力，继续着刚刚被赛蕾丝蒂娅所打断的神秘仪式。



# 第一章：森林惊魂

“哦，暮暮，我才刚刚知道这消息！那些野蛮的家伙有没有伤害你？哦我真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种事！我是说，那就像是我上次被钻石猎犬绑架一样。不过这和被其他小马抓走还是不一样的，而我身为曾经……”

“瑞瑞！”暮暮的回答声有一半是吼出来的。她刚刚读书读到一半，白色独角兽就狂暴地冲进了图书馆。斯派克正在整理书架，注意力却一下子被来访的白色独角兽吸引过去了。

脸上那晕晕乎乎的傻笑活像是刚被谁胖揍了一拳。斯派克挥了挥他的龙爪，“嗨，瑞瑞。”

“你好，斯派克。”独角兽简洁地回礼后重新把注意力转回暮暮，“哦，亲爱的，你想说什么？”

“我只想让你轻松点儿。”暮暮向她保证，“我没事的。”

“没事？”瑞瑞回答的腔调非常戏剧性，“你怎么可能没事？经过如此恐怖的考验后，你肯定是吓坏了，而且我还听说他们把你五花大绑！喔，那一定留下一堆可怕的伤痕！”

“我承认，当他们把我绑起来时确实有点痛，但红心护士已经检查过了。她说那不过是些小擦伤，明天就会消失掉。所以，瑞瑞，我说没事是真的没事。”

“你确定？”

“我确定。”暮暮回答的声音带着一点小小的不耐烦，“我很感激你的关心，但大家都已经来确认过我的状况了。”

“大家？包括小蝶？”

“实际上，她还是头一个。”

“哦，看我是个多糟糕的朋友啊！”瑞瑞把前蹄放到额头上，满脸戏剧性的痛苦表情。“我居然拖到这么晚才来探望你，我真该早点来的，但是我都在店里忙了一整天了。还好在我出去想吃点迟到的午餐时遇到了云宝黛茜，才知道整件事。我才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没关系的，瑞瑞。”

“不不不，这实在是无法接受。我真的欠你一次，暮光闪闪。欠你一次回报。”

“欠一次啥？”暮暮疑惑地抬起一边眉头。

“一次回报。萍琪有她的誓言；我则有我的回报。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那么尽管来找我，我将会尽我所能来帮你的忙。”瑞瑞暂停下来，紧张把视线从暮暮身上移开，捋了捋自己的头发，“只要是不牵扯到太多泥巴就行。”

暮暮忍不住对瑞瑞一如既往的泥巴恐惧症笑了，“我会好好记住的，但你真的不用太操心我的事，瑞瑞。的确，我并不想用被绑架的方式来度过夜晚，但一切总算还是没事了。如果要说真有什么麻烦的话，就是我觉得有点受打扰。我这一整天都在试着读些书，但因为所有小马都跑来操心我的事，我现在甚至还没读完第一页呢。”

“那么我就不该再占据你的时间了。你就好好读书，放轻松，好从你那创伤性的体验中回复过来。”瑞瑞边说边向门边走去，最后回了一次头。“记得，如果你需要帮忙，我欠你一次回报。”

“我会记住啦。”暮暮目送朋友离开后，终于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她的书本上了。小蝶、萍琪、苹果杰克、云宝黛茜，之后又是瑞瑞……她已经被每一位好朋友都探访了一遍。或许，现在她总算能安心看书了。



“斯派克？”好几个小时之后，暮暮总算有了点良好阅读进展。“你能帮我把昨天那本书拿来吗？就是那本芒廷瓦利的艾奎斯陲亚地理导览？”

正在扫地的斯派克停下手头的工作望向暮暮，“你昨天不是带在身边吗？”

暮暮从书中抬起头来，盯着天花板回想，“这个……我不觉得……但也许……不，等等……我确实带在身上。我把书放在背包里好带去公园看，但后来我发现把这本书给忘在这里了。”

独角兽用前蹄指住半空中的某一点，尽力在脑海里回溯当时的行程。“于是我就跑回来，但萍琪半路把我抓去帮她布置她的派对了，结果花了整个下午。所以，我到派对的时候，书还在背包里……然后我离开派对要回来……再然后我就被绑……”

飞快地扭过头盯着图书馆，独角兽一下子蹦了起来，惊慌失措地在房间里四处乱跑，搜查着每一处能找到的抽屉、角落及缝隙。

最后是斯派克跳到暮暮面前才阻止她继续慌乱下去，也阻止了她没头苍蝇似的四处乱窜。“喂喂喂，放轻松，暮暮。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的背包！它到哪儿去了？”

“我怎么会知道？”小龙宝宝耸耸肩膀。

“喔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暮暮一连串地重复着这个字，同时像拨浪鼓一样摇着脑袋。“我被绑架时包包是带在身上的，这就是说，不是那些邪教徒把它拿走了，不然就是它掉在半路上了！不不不不不！没了那本艾奎斯陲亚地理导览，我还能拿拷贝版代替，但背包里还有别的书！那可是赛蕾丝蒂娅公主从皇家图书馆借给我的！我绝对不能弄丢那些书！不不不不……”

斯派克抓住独角兽恐慌的脸，把她的视线转向自己。“暮暮，深呼吸……然后想一想。你能不能使用你的定位魔法？”

暮暮动作停滞了一下，脸上安心地笑了。她闭上眼集中精神，角开始发出淡淡的光。定位魔法是在她又一次把背包忘在图书馆后施上去的。这魔法与瑞瑞寻找宝石的魔法原理相似，好让她能得知背包的位置。但暮暮的魔法的范围更广，而且也更加精准。因为它只追踪唯一由魔法标记的物品：她的背包。

暮暮把头转来转去，做出斗鸡眼看着头上的角以不同频率闪烁，最后停在一个闪烁速率最快的方向。魔法指向一座窗户，透过那扇窗户，暮暮能看到远处的无尽之森。

“太棒了……这真是太棒了。我的背包还在森林里。”暮暮喃喃地发着牢骚。如果那背包里装的只是普通书籍的话，想想重回森林有多危险，她可能会让它们留在那儿。但是比起重回森林的危险，让公主失望的危险更高，至少暮暮是这么认为的。

在心中纠结了几秒钟，暮暮迈步向门外走去。但是斯派克很快地拦住了她。“啊啊，想都别想，暮暮！要是赛蕾丝蒂娅公主发现你被绑架的隔天，我就放你跑回无尽之森去，她会扒了我的鳞！”

“那别让她知道就好。”暮暮回答后，用魔法将斯派克放到一旁，但他很快跑回来重新挡在前面。

“但要是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还待在森林里怎么办？难道你还想再被绑架一次？”

“昨晚赛蕾丝蒂娅的皇家卫兵通过泽蔻拉的帮忙已经把整座森林都翻了个底朝天，我不觉得那些家伙还有谁能留在那里。”暮暮分析道，“再说，我需要拿回那些书！那些是无可取代的，而我需要你留在这里，以防有谁来借书。再怎么说，这里还是间图书馆，我们可不能随自己高兴关门。”

斯派克毫不动摇，他插着胳膊看着独角兽。“我还是很不喜欢这样，暮暮。你就不能找别的小马来帮你吗？”

“其他小马都忙着呢，特别是她们还全都专门跑来探望我。再说，我去过无尽之森，斯派克。我知道该怎么避开危险。”

“而且还曾经被鸡蛇怪变成了石头。”斯派克指出。

暮暮勉强地笑了笑。“我承认，那不是我的最佳表现。无论如何，如果三个小时之后我还没有回来，你就通知公主吧。你甚至可以跟她说是我用镇静魔法把你催眠了，所以你才没能阻止我。”

“暮暮，我不希望你去是因为我认为那里很危险，而不是怕惹上麻烦。”

“斯派克，我保证我没问题的。”独角兽一边下保证一边绕过斯派克继续朝门口走去。“现在，你先继续忙你的事吧，我会在你回过神来之前就回来的。”她瞄了瞄时钟。“现在刚过三点，所以如果六点过后我还没回来，你再报告赛蕾丝蒂娅公主，但我保证，在那之前我就会回来。”



暮暮紧张地咽了口唾沫，跟随着角上发出的亮光，低头缓步走过森林。无尽之森中惊悚的怪树环绕着她，嶙峋扭曲的树枝从上面垂落下来，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死亡之爪。林中静得异乎寻常，暮暮的耳朵不停旋转着，监听着一切可疑的动静，她的后背因紧张及寒冷而发着抖。

“好吧……或许并不是那么没问题。”暮暮喃喃自语，她总算承认自己并没有完全做好孤身闯入森林的准备。虽然独角兽很相信是她的意识在捉弄她，但她就是无法屏蔽那些把所有样子像是小马的黑影都当成是那些想要再绑架她一次的邪教徒的错觉。她甚至几次偏离小径，试着扑上被她当成是绑架犯的东西，却发现那只不过是灌木丛或树枝。

在厚重的雷云覆盖整个森林后，情况只会变得更糟：无尽之森的第一场春季风暴。暮暮只能想象被困在这座森林恶名昭彰的风暴中会有多糟。狂风强到能把小马卷起来扔到半个艾奎斯陲亚之外，而雷电则……

暮暮甩甩头，试着赶走慌乱的想法。她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自己的背包了；角的闪烁速率是个可靠的指标。她只需拿到她的背包，然后马上就能用瞬间移动直接回到图书馆。

“好……再撑着点，暮暮。只要再撑一下下。”不经意之间，独角兽喃喃自语地让自己平静下来。在她绕过一个弯的时候，她一直安慰着自己，却在她驻足之际沉默了。看着面前的场景，她的瞳孔缩成了一个小点，呼吸也急促起来。

她的定位咒将她带回了当晚的地点：施展秘法的森林空地。同时也是她被绑架后带过去的那个地方。片刻间，暮暮不得不拼命地克制着涌上心头的强烈冲动——扔下她的包包不管，直接一个瞬移逃回图书馆。

但那冲动最后还是被压制下去了，因为暮暮发现她的角在接近空地边缘时闪烁的频率变得更快。跑出空地在附近几座树丛搜索了一下，暮暮找到了她的背包。大概邪教徒们把她带到空地后就把包包丢到一旁去了。

用魔法提起背包后，暮暮走回森林空地。她打开封口，查看内部后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所有的宝贵书籍都没有遗失。实际上，每样东西都完好无损，连她带的普通参考书也一样。这发现让暮暮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她把背包飘过头背到后背上。

“太好了！现在只要瞬移回图书馆。然后……”

沙沙～

暮暮冻在原地，眯起了眼睛，竖起了耳朵。

沙沙沙沙～

她转过头，注意声响的来源。那是一丛孤零零的灌木，长在空地的边缘。某样被挡住的东西在叶子中沙沙做响。几乎是本能性的，暮暮的心里立刻跳到最糟的情况，就像那次小蝶带走赛蕾丝蒂娅的宠物菲萝米娜一样。

那可能是一名在黑暗中游荡的邪教徒，准备扑向暮暮，再抓住她一次，而这一次，当他们割裂她时，用的会是比割纸刀更糟糕的东西。他们会用刀子，或者匕首，或者长剑，或者……

暮暮用力甩着头。不，她不能这样想。一只成年的小马根本藏不进那树丛。那可能是只动物。对，只是一只兔子或什么的。只要她再靠近一点，那毛茸茸的小生物就会跳出来逃走，她也就能松口气了。

除非那是条蛇。喔，如果那真是条蛇，她可要大声尖叫了。

缓缓地靠近树丛，暮暮尽可能让蹄声越轻越好，死死地盯着茂密的枝叶所造成的黑暗空间。那树丛又再度发出沙沙声，但里面的动物还没有跳出来。

唰！咔隆隆！！

暮暮一下子蹦起老高，拔腿就朝树丛的反方向跑，一溜烟躲到空地另一侧的树后。她的心脏像是要跳出胸口似的，暮暮不由得把一只蹄子捂到胸前，好确保心脏乖乖待在里面。她深呼吸几次，尽力冷静下来。

“那只是暴风雨……”暮暮对自己说，抬头看向森林上方可怕的天空。“那只是闪电……只是闪电……差点把我吓得半死……但那只是闪电。”

就在独角兽试着冷静时，她听到某种声音盖过了自己的喘息声。起初，那声音非常轻微，但是当暮暮的喘息终于平复下来之后，她听得更清楚了。那是……哭声。附近有谁正在哭，而且根据那音质，应该是只年幼的雌驹。

“你好？”暮暮叫道，转动着耳朵，试图找到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有谁在吗？”

哭声立刻停了下来，就像是发出声音的来源想要藏起来。不过暮暮仍然粗略地感觉到了那声音来自何方，一边继续倾听，她一边走回空地。

“没事的，我不会伤害你。”环视四周，暮暮喊道，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或许是她的想象力终于成功的骗倒了她。叹了一口气，暮暮将魔力集中到角上，准备瞬移回图书馆。

唰！咔隆隆！！

又一次，暮暮被雷声吓了一大跳。但这次比先前好多了；暮暮能让自己留在空地中央而非拔腿就跑。不过，她还是恼火地瞪了吓到她两次的雷云一眼。

不过，闪电还带来了另一道声音，那是暮暮先前听到的哭声，而且更近了。下定决心这次不要大喊以免又吓跑那只小马，暮暮将耳朵转向前方仔细倾听。哭声伴随着沙沙作响的声音，让暮暮花了点时间确定声音的来源位置。那是从先前的灌木丛发出来的，暮暮刚刚还以为有危险而躲了进去。

比起受到攻击，暮暮更担心起那只小马的安危，她踮起蹄子悄悄接近，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独角兽将自己的魔力扩散开来，小心地把整丛灌木都覆盖住。要是里面的东西决定逃跑，她至少也要好好看上一眼。

紧张地咽了口唾液，暮暮鼓起勇气。她用魔力将树丛拨开，同时紧闭双眼，心中还是有点害怕会跳出来一只身穿斗篷的小马。当她明白并没有发生那种事之后，暮暮将眼睛张开一道缝隙，缓缓看着树丛内部。

但暮暮发现的并不是她猜测中的东西。那是一只年幼的小雌驹，差不多和小苹花年龄一样大，可能还要更幼小一点，她正蜷曲在满是荆棘的树丛里。幼驹的身上满是划伤及蹭伤，很明显是在她想从荆棘中挣扎出来时造成的。看来她已经在里头待了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如果那只是一只寻常的幼驹，暮暮立刻就会伸蹄相助……但独角兽却发现自己浑身冰凉动弹不得，在观察着幼驹外貌的时候，她连思绪几乎都僵住了。她看到了鲜艳的紫色鬃毛，那鬃毛的光泽简直能与瑞瑞媲美，虽然那长长的发丝已经纠缠在荆棘丛上。而最后，这孩子同时拥有天马的翅膀及独角兽的角，这表示，她是一只天角兽。

然后，暮暮朝幼驹的绿松石色双眼看去，那双眼睛正紧紧地盯着年轻独角兽的脸。双眼中充满了恐惧。幼驹看着暮暮的眼神就好像她是森林中的一只恐怖的野兽，仿佛下一秒就会被她生吞活剥。

然而这双充满恐惧的眼睛，样子却和一般小马大不相同。这对绿松石色的眼球，本该拥有的圆形瞳孔，却被近似龙族的刀状双瞳所取代。眼白的部分也有不寻常之处。本来应该呈现白色的部位，现在充斥着更加明亮的，近似鸢尾花的颜色。

更重要的是，暮暮见过这双眼睛：那是梦魇之月的眼睛。

暮暮感觉到呼吸再次急促起来，她回想起了那一晚。邪教徒们曾说他们是梦魇之月的仆从……而他们明显是想要启动某种秘咒。她昨晚并没有好好看过空地，但她确实注意到了地上的神秘线条、装有粉末的木钵，还有……

他们试着施展的那个法术……可绝不是个简单的戏法。如果光是准备工作都要如此劳师动众，那么这个法术肯定非常强大，说不定是暮暮所见过最强大的。而且他们还宣称自己是梦魇之月的仆从。

还不只如此。当他们开始施展法术时，透过她的角，暮暮能感受到在空气中浓缩的秘能。而且，随着符咒进行，空气中的魔力也开始改变了，变得更加熟悉。她上次感受到这种魔力是在……是在……

随着想法在心中成形，暮暮的瞳孔因恐惧而收缩。如果……那符咒……是为了复活梦魇之月而施的话呢？如果它成功了呢？！

这太疯狂了，这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她又怎能感觉到如此浓烈的魔力？如果不是这样，她又怎么会在相同的空地上发现一只幼驹，一只天角兽，与恶名昭彰的囚月之马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

这就是他们的目标吗？让梦魇之月复活？符咒生效了吗？邪教徒们真的招回梦魇之月了吗？这就是梦魇之月吗？

一定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理论能够解释符咒的强度及幼驹的出现。那些疯狂的教徒们的确招回了梦魇之月，而她必须警告其他小马，通知其他小马。她必须立刻写信给赛蕾丝蒂娅公主。

或者有更好的做法，她必须看好这……东西，免得她跑出去伤害其他小马。虽说她样子看来只是一只幼驹，但梦魇之月的拿手好戏就是伪装。在暮暮看来，这全是一种伎俩。这只天角兽能轻易诱惑任何小马落入圈套，只需要躺着等被害者靠近后再发动攻击。

暮暮怒发冲冠，拧眉怒目瞪着幼驹。“我知道……”暮暮厉声开了口，却又一下子停了下来。她才刚刚说了几个字，幼驹便立刻呜咽着退开，紧闭着眼睛，任由荆棘在她身上创造出新的伤口。

当幼驹终于敢再睁开眼睛时，暮暮抬起了前蹄，用最缓慢的动作伸了出去。不过，结果仍然相同。幼驹畏缩地躲开，呜咽，发抖，并且让荆棘成功地进一步摧残自己的身体。

那是纯粹恐惧的反应。

暮暮在脑海中快速的运转着。梦魇之月对艾奎斯陲亚而言，是最大的威胁之一。她是头猛兽，曾经轻则尝试用恐怖让暮暮及她的新朋友们却步，重则甚至尝试杀了她们。她应该是露娜心灵黑暗面的活生生体现，至少暮暮认为那些疯狂教徒的符咒原本要创造出来的就是这种东西。

但现在她却在这儿，成了一只幼驹，蜷曲在荆棘丛里面，而暮暮无法将目光移开。这对曾经鄙视万物，视众生如蝼蚁的龙瞳，此时对她的恐惧之情多到要溢出来。一些荆棘造成的伤口正在流血。这只幼驹极度惊恐，身受创伤……她需要帮助。

“没……没关系的。”暮暮声音发抖地安慰着她，“我不会伤害你的。”独角兽完全不确定自己在做什么，但她必须这么做，至少，也要把这小家伙从荆棘丛里弄出来，免得她受到更多的伤害。暮暮用魔法固定树丛后，开始小心翼翼地将枝叶一点一点折去。有好几次幼驹吓得缩回去，任何微小的动作都会导致荆棘划过她的毛皮，但她的眼睛仍不敢离开暮暮。幼驹的眼中充满了恐惧，但在恐惧的背后却有一丝希望：希望刚出现的这只独角兽不是怪物。

几分钟后，随着最后一折，暮暮终于扒开一个足够大的缺口，好让她从树丛中将幼驹取出。她将幼小的梦魇之月从空地边缘带了过来，放在中央，她们俩就这么盯着对方。

暮暮的思绪正以几百万公里的时速旋转，但却得不出结论，只是重复相同的想法上打转。这真的是梦魇之月吗？这就是那晚秘咒的目的吗？它成功了吗？它是怎么成功的？梦魇之月怎么可能离开露娜独自存在？难道她们不是一体不可分的吗？为什么梦魇之月会变得这么小？难道秘咒失败了？还是梦魇之月正试着骗我把她带回小马镇？她只是装成一副娇小无助的样子？她真的就是梦魇之月吗？

这些想法重复又重复着，暮暮无法阻止自己。直到风暴打断了这思绪的轮回。另一记雷响划过天空并将暮暮打回现实，而独角兽立刻发现幼驹跑到了她的身边，紧紧抓住她的脚，她颤抖得像片风中的树叶，闭着眼睛连睁都不敢睁开。

她在害怕这场风暴……梦魇之月有可能会怕场雷雨吗？难道她只是在做戏，试图让独角兽陷入错误的安全感？暮暮无法确定。理智告诉她，她绝不能信任这只幼驹，她应该将她留在森林里，报告赛蕾丝蒂娅公主，让公主来处理这件事。

但同时，如果这幼驹真的是梦魇之月，暮暮不能就这样将她留下。如果她这么做，那么她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只幼驹了。不行，如果这只幼驹对艾奎斯陲亚来说是个危险，那暮暮就必须紧盯着她，确定她不会去伤害其他小马。除此之外，暮暮无法否定，反正她没办法随便把任何小马，单独，留在这危险的森林里。

“呃……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回小马镇呢？”暮暮问，想不出更好的方式让幼驹自愿跟着她。幼驹保持沉默，但眼神已透露出她的答案。她轻轻点头，把暮暮抱得更紧了。幼驹现在看着独角兽的眼神就如同她是从故事书中走出来的大英雄。这本来应为暮暮的脸上带来微笑，但雨滴开始陆续落到她的头上。

“喔……太赞了……”暮暮在增强的雨势中缩了一下。风暴在短时间内不会停歇，而她没办法和幼驹一起瞬间移动回图书馆。她对复数传送魔法一直都不在行，上次她施展魔法时，下场是她与乘客的毛都被烤焦了，幼驹在困在树丛之后，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事。

所以暮暮做了她唯一能做的事，她点亮了她的角，将幼驹浮起，安顿到背上，就在侧背包之间。暮暮接着将魔力转移到头顶，投射出一道透明的屏障，及时将她们与恶化的雨势隔离开。

离开森林将会是漫长，泥泞的旅程。但现在，暮暮只希望能在斯派克通知公主前及时赶回图书馆。



要给公主的信，早就被斯派克在焦虑之中写好了。他紧盯着时钟一分一秒地跳动，现在，暮暮已经离开两小时又五十九分了。她能及时赶回图书馆的时间只剩下了一分钟，之后，他就要寄信通知赛蕾丝蒂娅。虽然这座钟并没有秒针，但斯派克仍然紧张地盯着钟面不放，同时手里紧握着卷轴，准备好随时以魔力龙火送出去。

小龙宝宝看了看窗外剧烈的风暴。云宝黛茜刚刚经过图书馆时曾警告，小马镇的气候队决定让这场在无尽之森诞生的风暴经过小马镇。这场风暴并不在时程表上，但气候队决定让它通过这里，省下原本预定在两天后再制造另一场的麻烦。

这在道理上说得通，但这场风暴仍然十分强烈。雷霆、闪电、狂风以及暴雨在同一时间全部降临，而暮暮正身处这场强烈的风暴之中，说不定还受了伤，甚至遭到了绑架。

斯派克又看了一眼时钟，看着分针跳动到下一格。这正式代表暮暮已经离开三个小时并且尚未返回。斯派克开始吸气，就在给赛蕾丝蒂娅的讯息将要以魔法传送至坎特拉皇城时，大门突然重重的打开。

“斯派克，你敢给我发信我就要你好看！”暮暮大喊道，抬起一只前蹄命令式地指向小龙宝宝。她的脖子上到处都是泥巴及污渍，鬃毛里夹杂着细小的枝叶，而且满脸都是疲惫的神情。但看到这个样子，斯派克仍然不由得微笑起来，他把精心准备的卷轴抛到一边，直接跑向暮暮。

“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斯派克的语气一半是宽慰一半是担忧。他本来想抱住独角兽的腿，直到他注意到她有多泥泞。

“你还好吧？”

“对，我很好。没出什么事……除非你把暴风雨算进去。现在我只需要洗个澡和吃点晚餐。”独角兽的角发着光将背包打开，谢天谢地，取出来的书本仍然是干燥的，但背包本身却是湿了个透，而且沾满了泥巴。

“那好吧，你直接上楼去洗澡，我来做晚餐。就做些汤及三明治如何？”

“你能做点芹菜汤和水仙花三明治吗？”暮暮疲惫地微笑着。

“没问题，一份芹菜汤及水仙花三明治马上就来……先等我把这些书收好。”斯派克把被带回来的书收集到一起，快速分类后放回书架上。在小龙宝宝干活儿的时候，暮暮走上图书馆二楼，穿过卧房进入浴室。那是个娇小舒适的空间，装着附有淋浴的大澡盆以及其它基本设施。不算华丽，但非常实用。

暮暮进入后仔细地把门关上锁好，放松的吐了口气并看向她的肩上。在那儿，座落在背包之间的，是幼小的梦魇之月。她在回程途中蜷成一团睡着了，幸好斯派克没有注意到这团小小的、几乎被暮暮的鬃毛及背包所掩盖住的黑色生物。



在这当下，暮暮就让幼驹睡着，并且转开澡盆的水龙头。在澡盆中的水位上升的同时，独角兽打开医疗箱，取出各种急救用品。虽说幼驹所受的伤大多相当轻微，仍然有一些伤口是暮暮认为需要包扎的。

暮暮等到澡盆几乎盛满了水后将水龙头转紧，温度恰到好处的热水散发出蒸气驱散了浴室的冰冷。这时，暮暮转头，用鼻子以最轻柔的方式触了触幼驹梦魇之月。虽然多花了点功夫，但黑色幼驹终于开始清醒。

幼驹环视房间，确认身在何处后将视线转向暮暮，看到她脸上带着微笑。

“不用担心，你在这里很安全。这里是我的家，而你在这儿不需要担心风雨或其他事。”暮暮向她保证，“不过，在那样的风雨中跑来跑去后，我需要好好清洁一下。你不会介意我暂时离开一下去洗个很快的澡吧？”

幼驹摇了下头，非常小心地跳下暮暮的背，利用翅膀缓解下降之势。当她落到地面后，立刻又躺在柔软的浴室门毯上，将自己卷成一团黑色小球。

暮暮发觉这种行为实在不寻常，但她猜不过是幼驹太累了而已。独角兽现在得以把溅满泥巴的背包取下并爬进澡盆中，热水让她用刷子清理身子的时候感觉好极了。

她打算快快洗完澡，所以比起享受热水她更专注在清理上。把泥巴除掉并把枝叶从鬃毛中弄出来后，暮暮爬出澡盆，卷上浴巾并将水放掉。等脏水流光后，她再次加入热水，但这次只在四分之一满就停下。

现在较浅的水位正适合幼驹。暮暮让迷你版梦魇之月浮起，幼驹并没有反抗，但在热水碰到她的擦伤处时仍忍不住呻吟了几声。接着暮暮以刷子清掉那些成功溅上幼驹的泥巴，尽管幼驹全程都待在她背上。

将幼驹清理完毕后，暮暮将她抬出澡盆，用毛巾卷好，并且从最严重的割伤开始包扎。在这过程中，幼驹尽管看起来非常疲惫，仍表现出令暮暮惊讶的合作程度。

难道梦魇之月真的会让别的小马帮她清理包扎，同时一声不吭吗？没错，像她那种高贵身分的天角兽可能会等着让仆从服侍，但那可不是暮暮正在干的事。她以对待幼驹的方式对待她，而真正的梦魇之月绝不可能接受任何把她当幼驹的行为，不论事实上她有多小或多年轻。

又一次，这只幼驹是不是梦魇之月的问题在暮暮脑中浮现。她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若是这只小马有着飘逸、群星点缀的魔法鬃毛及尾巴，那她与梦魇之月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除了年龄与毛发，这只幼驹的行为也与梦魇之月完全不符，至少在暮暮看来如此。她根本就没有用高高在上的口气向暮暮发话，也没有威胁她。她甚至还没说过半句话，而这沉默只是令谜团更加疑惑。

而这一点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她不是梦魇之月，那又会是谁？

暮暮没能在这一大串问题上集中太多精神，在她包扎完幼驹身上最后一个伤口时，敲门声传了过来。

“嘿暮暮，我准备好你的晚餐了。”

“谢谢你，斯派克。”暮暮转头看着门确认小龙宝宝没有进来，“但是……你知道的，在大风大雨的森林里走了这么半天，我实在饿坏了。你能帮我再准备一份三明治和汤吗？”

“没问题。”小龙宝宝在门的另一边骄傲的回应，“我做了一大碗的芹菜汤，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三明治的材料，再多做五份这样的晚餐都够用。”

“那太好了，斯派克，但我只需要再一份就行。”

“没问题，暮暮。”斯派克回答后离开。暮暮在听到小助手的脚步声抵达楼下后才把门打开。她检查了一下卧房，确定斯派克真的离开之后才走出来。幼驹紧紧跟着她，挨着暮暮的身体穿过房间到达卧室。

斯派克刚带上来的那份餐点就摆放在她的侧桌上。餐点看起来相当美味，而且独角兽饿坏了，但在大快朵颐前，她将幼驹放到床上，并把餐点移到幼驹面前。

“来吧，你尽管吃。我得下楼跟斯派克说点事。”暮暮安慰地微笑着。幼驹则又一次只点了一下头做为响应。她倾身向前，咬了一口三明治……这一口之后马上又是一口，又一口，再一口，幼驹狼吞虎咽地吃着眼前的食物。

这是暮暮从这只酷似梦魇之月的幼驹身上看到的第一个带着活力的动作，她感到十分宽慰。然而，目前独角兽必须留下她单独面对自己的晚餐。她必须下楼告诉斯派克事实，以免他自己发现幼驹，并且采用最糟糕的办法：寄信通知赛蕾丝蒂娅。



说服斯派克不要把幼驹的事情寄信通知赛蕾丝蒂娅足足花了两三个小时。他就像暮暮一开始那样，认为幼驹就是梦魇之月的转生，而通知赛蕾丝蒂娅则是当务之急。他甚至已经写好了信准备寄出，直到被暮暮一把抢过扔进垃圾桶里。

暮暮的论点非常薄弱。她真正能说得出来的，只有幼驹的行为一点也不像梦魇之月而已。在她理智的那一部分，暮暮知道斯派克很可能是对的。他们必须立刻通知赛蕾丝蒂娅公主，但是，独角兽又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了。赛蕾丝蒂娅曾将梦魇之月放逐到月亮长达千年之久，暮暮担心她会对这只幼驹做出同样的事，无论从哪方面想，这样处置一只幼驹都太过分了。

最后，暮暮只能勉强迫使斯派克保持沉默，代价是要替他向瑞瑞买一颗大大的蓝宝石。这不是她原本打算说服斯派克的方法，但斯派克发了萍琪毒誓说如果她明天早上能给他蓝宝石，他就不会透露有关幼驹的事，直到她自己想要报告赛蕾丝蒂娅公主为止。

在沟通的同时解决掉晚餐的暮暮回到卧室，心中有点担心自己会看到什么景象。过去了两个小时之后，幼驹说不定已经蜕变成成年梦魇之月，并且开始袭击了。但在房门打开后，暮暮只见到幼驹依然坐在床上，三明治及汤全下了肚。

稍微让自己冷静了一下后，暮暮走近幼驹。再一次的，她发现自己无法决定接下来该做什么。梦魇之月有能力，而且也曾经试图将艾奎斯陲亚打入永恒之夜中，但这幼驹看起来却一点的不危险。她早就应该就这件事咨询公主，但她就是无法确定。这是场僵持不下的战争，一边是恐惧幼驹可能会做出什么事，另一边则是害怕赛蕾丝蒂娅知道后可能采取什么行动。说到去报告公主，她没有足够的证据，但她也不能放松警惕。假如她这么做了，有可能幼驹就会露出她的本性，变回梦魇之月，并且开始攻击。

安全总比遗憾好，暮暮选择了保持警戒心。她小心翼翼，准备好在危险发生时立刻冲出房间。但是，现在她必须更加深入了解这只幼驹。她需要知道幼驹是否有身为梦魇之月的记忆，或是其它的记忆，任何能帮助澄清身分的记忆。

“你觉得好点儿了吗？”

幼驹只是点了点头，根本没有抬头去看独角兽。

“很好。”暮暮在床边坐下。“所以……呃……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你还记得我在哪里找到你吗？”

幼驹摇头，给出接下来一长串问题的第一个响应。暮暮问着她记得什么，知道什么，及其他相似的问题。寥寥可数的点头不时出现，但大多数问题都得到摇头做为响应，在这同时幼驹眼睛里渐渐变得泪盈盈的。最后一个问题，暮暮问到幼驹是否记得自己的名字，黑色的小小马便倒下开始哭泣。那不是嚎啕或大声啜泣，而是种无声的哭泣，幼驹抽泣着，任凭眼泪流下脸颊。

暮暮开始理解为何幼驹表现得如此安静及顺从：她被吓坏了，而且相当迷惑。看来她残留的记忆只有过去的几个小时。她完全不记得自己的事，却仍然拥有一些基本知识，像是听得懂小马语。

暮暮几乎无法想象只拥有这么少的记忆的感觉。但是这确实支持了暮暮的理论——这只幼驹是由教徒们的秘咒所生。这说明了为何她只有几个小时的记忆，毕竟秘咒是在昨晚才施展的。

又一次，幼驹是否就是梦魇之月的疑问开始不安地躁动起来。那秘咒的目的是要重生梦魇之月，而在赛蕾丝蒂娅公主及皇家护卫打断它之前，那法术已经开始运行了，而不完全施展的法术是几乎无法预测后果的。

暮暮选择以后再去考虑这个问题，关键是因为幼驹仍在哭泣。这幅景像触动了她的心弦，让她陷入两难的矛盾当中。暮暮很想保持警戒以避免幼驹的潜在威胁，但同时，她也无法忽视她的良心，漠视这个恐惧之中的孩子。

最后，虽然还是有点焦虑，暮暮仍然爬到床上并躺在幼驹身旁，尽可能安抚仍在哭泣的她，让她把过去几个小时里在心中累积的焦虑与恐惧慢慢倾斜出来。



一个半小时之后，幼驹总算是恢复了平静，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但流泪看起来对幼驹有着正面的效果，至少她不像之前那么害怕了。她躺在暮暮身旁，头靠在独角兽的肩上，试着把眼泪擦干。

“感觉好点儿了吗？”

“是……是的。”幼驹颤抖着说出暮暮今晚听到的第一句话。她的声音有如音乐般的质感，同时也像音乐一样脆弱。她的声音让暮暮想起之前观赏过的表演，一位陆马用装着水的高脚杯演奏音乐，也就是玻璃竖琴。虽然这项壮举是藉由特制马蹄铁的帮助所达成，但仍然不减其光彩。如同玻璃竖琴的声音……绝对不是那邪恶、堕落到创造永恒之夜的公主所拥有的声音。

“太好了。“暮暮回答，却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在她脑中空荡荡的时候，暮暮瞥到了时钟，才发现现在已经有多晚了。“所以……呃……这一天真是够长的了。我们就好好睡觉吧，怎么样？”

“我……可以睡这里吗？”幼驹看向暮暮，这让暮暮短暂地再度心生警惕。让这只幼驹跟她睡在一起很可能是自找麻烦，假如她真的是梦魇之月，并且打算开个恶毒的玩笑，那她半夜攻击暮暮时会轻而易举。但同时，暮暮又无法狠心拒绝。就好像她在面对幼驹恳求的眼神时，嘴巴突然忘了“不”字该怎么说似的。

独角兽的角亮了起来，将几张毯子和枕头放到旁边。过了一会儿，暮暮就舒舒服服地躺进了被窝里，而幼驹裹着她自己的被子及枕头躺在她旁边。

没一会儿，暮暮与幼驹就开始一连串哈欠了，这一天实在是让她们筋疲力尽。虽然时间相对来说还算早，才刚刚接近九点而已……但暮暮除了好好睡一觉之外已经再也不想别的事了。又是一个哈欠，独角兽的眼皮开始合拢。

“独角兽小姐？”

踏入梦乡边缘的暮暮被拖了回来。她抬起头，迎上了幼驹的眼睛。“抱歉，我似乎还没做过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暮光闪闪。“

“好的……暮光闪闪小姐，我能问你些事情吗？”

“什么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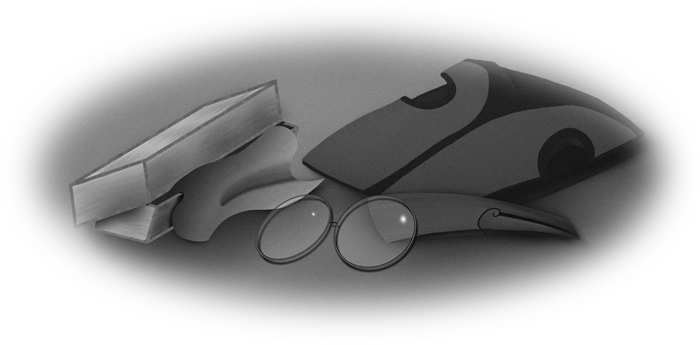
“你希望我明早就离开吗？”幼驹说完后钻进暮暮体侧，有点害怕听到答案。

“你怎么会认为我希望你离开呢？”

幼驹咬着下唇，短暂停顿了一下才回答：“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很生气。我只是……觉得你不想我待在你旁边。”

“那不是你的错，我那时候一下子把你错看成另一只小马了。”暮暮安慰她，“但是……不，你明早不用离开。”

幼驹笑了，这是整晚所出现唯一一个真心的微笑。这个担忧被解除后，幼驹很快打着哈欠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便安然入梦。很快，暮暮也睡着了。



# 第二章：友情秘密

暮暮打着哈欠走下楼梯，到达图书馆大厅。虽然已经梳过鬃毛，但独角兽并没有完全清醒。她昨天熬夜做研究，一直到深夜才回到床上。她一直睡到空肚子的抗议把她闹醒，现在正走向厨房。

“早安，暮暮。”正在炉子前做饭的小龙宝宝向她打了声招呼。

“早，斯派克。”独角兽回答后又打了个哈欠，走到餐桌旁。这就是暮暮和斯派克典型晨间模式，自从抵达小马镇之前这模式就已经在他们俩之间确定下来了。早起的那个会准备早饭，另一个会稍晚一点才漫步进厨房。由谁负责早餐基本上取决于前一晚就寝的顺序，而前一晚是斯派克先上床睡觉的。

但在过去几天，这项晨间活动多了个惯例：一只小小的黑色天角兽坐在餐桌旁，耐心等待着早餐上桌。

暮暮决定叫这只幼驹聂克丝，这名字来自暮暮小时候读过的一本故事书，书中的聂克丝是一只黑色的雌驹，她热爱露娜所造的黑夜，并勇敢地从游荡于黑暗中的野兽魔爪之中挺身而出，保卫自己的家园。聂克丝是暮暮小时候最喜欢的角色之一。这个名字和幼驹的外表简直就是绝配，而且总比叫她梦魇之月要好得多了。

幼驹在过去几天已经成为暮暮关注的焦点。她投入所有的空闲时间学习研究，试着找出重现秘咒的可能性。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提供直接的讯息，所有提及的资讯皆仅止于理论阶段。

她的图书馆在这里帮不上忙，但暮暮知道公主已经命令坎特拉皇城中的独角兽们开始研究这个秘咒。他们绝对拥有更多资料，而她曾问过赛蕾丝蒂娅能不能让她取得一些资讯，甚至了解一下研究的进展。但赛蕾丝蒂娅拒绝了她的要求，只叫她忘了有关秘咒的事。

可是暮暮却无法克制。虽然她不相信那被吓坏的幼驹是梦魇之月的转生，但她的理智却无法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她必须要百分之百确信才行，而唯一能让她信服的方法，就是找出那个被干扰的秘法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

研究的进度极度缓慢，慢到暮暮不得不在昨晚暂时先放下研究，转而去处理一些更要紧的事，聂克丝也包含在内。

过去几天中，聂克丝渐渐放开了心胸，只是有点紧张和沉默。她甚至帮起斯派克处理家务事，并且逐渐赢得了小龙宝宝的信任。她也显露出了爱读书的兴趣，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几乎都被她翻遍了。虽然常常被不认识的字卡住，但她仍然看了许多书籍，而且还不只是故事书而已。就她的年龄来说，有些书甚至只会在学校中接触到。还有非故事性的书，几乎包含了所有可以想到的方面。

要说聂克丝有什么事让暮暮觉得心烦的话，就是她开始问问题……很多的问题。虽然大多问题是暮暮想也不想就能回答的，但也足以打乱她的注意力，而这严重拖慢了独角兽的研究进度。

聂克丝也开始对图书馆外的世界表现出无限的好奇心，毕竟小马镇看起来比无尽之森要来得亲切多了。

这件事一直让暮暮很困扰，直到聂克丝自己问到她能否到外面去。当然，暮暮不得不拒绝这个要求，还好聂克丝并没有反抗。幼驹现下是接受图书馆中的软禁生活了，但她的要求让暮暮明白了一个事实。

她不可能永远把聂克丝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不是监狱，她也不是狱卒，而聂克丝也不是囚犯。聂克丝拥有自由奔跑及享受阳光的权利，但若是没有预先做好准备，灾难性的后果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暮暮花了整个晚上拟定了一个计划。她打算宣称聂克丝是她的一个远房独角兽表亲，要来这里做长期的学习，就像暮暮当初成为公主的私授学徒时转学到天才独角兽学园一样。这计划或许算不上完美无缺，但暮暮从未向小马镇的居民透露过她的家族情况，所以还是很有希望把他们成功地瞒过去的。

最重要的是，这计划能帮暮暮争取到足够的时间，让她能搞清幼驹的真实身份。但这计划需要一些事前准备，而暮暮打算在这个早上就干净利落地把行动计划第一步解决了。

瑞瑞的回报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一番东躲西藏，暮暮终于成功地在没有引起任何注意的情况下，带着聂克丝穿过整个小马镇到达了旋转木马精品屋，而且她很高兴地发现正门没有锁上。伴着铃声，暮暮打开门将聂克丝推了进去，自己也在还没被谁发现之前就走进了店里。

虽然聂克丝对于可以外出感到十分兴奋，但途中却始终紧紧跟着暮暮，到现在也是寸步不离，她几乎和暮暮一样害怕碰到其他小马，虽然原因不同。渐渐的，胆怯和戒备开始被好奇所取代，幼驹环视房间，对华丽的装潢及优雅的服饰感到无比新奇。

“瑞瑞，你在吗？”暮暮将马鞍包放到门旁时喊道。

“我在，亲爱的，马上就来。”瑞瑞回应着从后房走出，身后飘着几卷缝线轴。她脸上戴了副红框眼镜，那是她正在工作的象征。瑞瑞曾经跟暮暮提过，她戴那副阅读用眼镜的时候就只有在时尚设计的时候，当然啦，还有阅读的时候。

“暮暮，亲爱的，你都好几天没露面了。你到底躲到哪儿去啦？”

“在图书馆里，还会是哪儿？”暮暮笑着回答。

“的确，还会是哪儿。”瑞瑞也笑了，她放下了漂浮的针线，“你得明白，那些到处都是灰的旧书对健康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个周末跟我与小蝶一起到ＳＰＡ去怎么样。上次你和我们一起去的时候真是段美好时光，我觉得这应该成为一个惯例。”

“实在抱歉啦，瑞瑞。我是真的很想去，但有时候，我一拿起书就放不下来。”

“我很明白的。”瑞瑞将眼镜取下放到工作桌上，“不过，听到你仍然热心于学习也是件好事。那表示你从上次被绑架的事件中恢复过来了。现在，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这个……我需要些日常服装。”

“日常服装？这需要可不常见啊。大多数小马都什么也不穿，但就我自己的看法，一件适合的背心或裙子能让某些小马的魅力锦上添花。”

“其实我觉得你用不着日常服饰也非常出色啦。”虽然瑞瑞嘴上这么说，却开始把铅笔及空白纸张飘到身边。“不过在我设计出几张草图之前，还真不好说呢。所以，暮暮，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暮暮紧张地笑了笑。“这个嘛……事实上……那并不是我要穿的。”

“哦，那又是谁要穿的呢？”

“是她。”暮暮让到一边，把聂克丝露了出来。聂克丝一发现身处于瑞瑞的视线中，就立刻跑回了暮暮背后，尽力把自己再藏起来。经过暮暮的轻声鼓励后，聂克丝终于被哄出来了，但她仍然低着头，避开视线的接触。

“瑞瑞，我希望你来见见聂克丝。”确定幼驹不会再躲回去，暮暮说道，“聂克丝，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瑞瑞。来打个招呼，聂克丝。”

“那个……你、你好，瑞瑞小姐。”聂克丝非常非常小声地打了招呼。她一直看着地面或许是件好事，因此幼驹才没有发现瑞瑞盯着她看傻了眼。白色独角兽的视线牢牢地盯在聂克丝的双眼上，感到无比的熟悉……在上次的夏至庆典中，瑞瑞曾与这双眼睛有过近距离接触。

最后，白色独角兽勉强挤出一个笑脸，把头转向暮暮，“这个……当然了。我……只需要你……唉……跟我到后面一下好……选点布料。呃……聂克丝，对吧？你能不能先自己在这里待一下？我只需要跟暮暮私下谈谈。”

“暮、暮暮？”聂克丝小声呻吟，看向独角兽的表情好像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似的。

“没关系的，聂克丝。”紫色独角兽安慰她，“去瞧瞧那些瑞瑞做的衣服吧，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黑色的小马慢慢地点了头，转身看向一排塑料马模特，上面展示的是终局定格事件中瑞瑞为小蝶作的一系列洋装。

幼驹刚刚转过头，暮暮立刻感受到她被魔力包围了。她立刻辨识出是瑞瑞的魔力，白色独角兽飞快地把她拖进后房并关上门，没有发出任何引来不必要注意的声响。将门关好后，她立刻直直地瞪着暮暮。

“暮暮，她、是、谁？”瑞瑞逼问。

“我相信你注意到她看起来就像……”

“梦魇之月！”瑞瑞压低的声音紧张得都发抖了，几乎快要大喊出来，“对，我注意到了！现在，能请你解释清楚吗？”

“这个嘛，你想要听详细版或精简版？”暮暮紧张地抓着自己的前臂，“或是要折衷版？我想我可以……”

“暮暮，告诉我就对了！”

“好吧，简短版。她有可能，我只是说可能，是梦魇之月的转生。绑架我的那些疯狂教徒们施了个秘咒，虽然被赛蕾丝蒂娅打断了，但仍然……嗯……我想是那秘咒创造了她。我是在无尽之森里发现她的，她孤孤单单，胆战心惊，然后……”

“然后你就把她带回小马镇？！”时尚设计师忍着想要大吼的冲动打断了她。

“冷静下来瑞瑞，她会听见你的！”暮暮挥着蹄子要瑞瑞冷静下来，“听我说，她根本不记得任何我发现她之前的事，而且她的一举一动和梦魇之月一点儿都不像。她只是个……年幼的，有点被吓坏的孩子。说实在话……我一点都不相信她就是梦魇之月。”

虽然有了暮暮的保证，瑞瑞仍然没有被说服，“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她真的就是梦魇之月怎么办？那怪物说不定会乘你睡着时把你生吞活剥的！”

“瑞瑞，她不是怪物，我保证。她只是……”

“暮暮，我认为被绑架这件事把你搞得有点糊涂了！你必须跟赛蕾丝蒂娅公主报告这件事！如果那女孩真的就是梦魇之月，公主必须及早知道好……”

“但我担心如果公主知道这件事，她会把聂克丝放逐到月亮上去！”暮暮反驳，试着在激烈争辩的时候压低音量，“回想一下，你注意到她第一次见到你的反应了。她怕你简直比你怕她还要厉害。她真的不知道梦魇之月的事，也不知道上个夏至日庆典发生的任何事。”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她开始记起来了呢？”

“我是有想过，没错……但……”

瑞瑞跺了一蹄子，“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暮暮！如果那女孩真的是由秘咒所创造的，而那秘咒的目的又是要复活梦魇之月，那……”

“瑞瑞，求求你！我唯一透露实情的就是你，而我需要你帮我守住这个秘密，”暮暮哀求道，“要是其他小马知道了，公主也会知道的。你真的认为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应该要被流放到月球去吗？就算她是试图带回梦魇之月下的产物？”

“现在，我想做的只是将她伪装成我的表妹，直到我弄清楚她到底真的是梦魇之月还是仅仅长得碰巧像她。如果我要将她装成一个普通的独角兽，那么她必须可以外出，但……她需要一些装扮。”

“暮暮，我真的，真的认为你应该报告赛蕾丝蒂娅公主。”瑞瑞显得非常紧张。

“瑞瑞，我需要你帮我保守秘密，就作为你欠我那一次的回报。”

瑞瑞的嘴唇紧紧地抿了起来，“你真的希望这样用你的回报？”

“对。”暮暮非常坚决的回答。

“你真的确定？”

“对。”

“你真的、真的……”

“瑞瑞，我很确定。”

瑞瑞叹了口气，将蹄子捂到了脸上，过了片刻终于点了头，“那好吧，暮暮。你的秘密我会守口如瓶，但我还是不知道你把她带到我的店里是为什么。”

“我需要你做点东西，任何聂克丝能当作日常穿着，同时又能藏住她翅膀的东西。”

“她的翅膀？“瑞瑞抬起一边的眉毛重复。

“你没注意到吗？聂克丝是只天角兽。”

“我当然注意到了，“瑞瑞挥着蹄子强调，“而我也了解为何你对她的外在形象如此在意，但是暮暮，翅膀现在正是流行啊。坎特拉皇城的所有一流精品店都采用天马做为本季的模特儿。这让我都开始想让小蝶重返伸展台了，要么我也得想办法说服云宝黛茜试着做一次时尚模特儿。她实在有一头不可多得的鬃毛，只要她能让我偶而梳一下头那么……”

“瑞瑞，集中一下！“暮暮打断设计师的脑内剧场，“就算翅膀再流行，藏住翅膀总比藏住角要容易多了，不是吗？”

“没错，翅膀的确是较容易隐藏的特征，而且……我承认她的黑色毛皮真的很漂亮，非常罕见的颜色。而她的鬃毛……虽然还不及我的程度，但只要加上一点打扮……嗯……”

说到这儿，瑞瑞闭上了眼睛，用蹄子轻轻敲着脸颊，脑中飞快地运转着，没过一会儿，她的脸上绽放出了笑容。

“喔～～灵～～感～～！”瑞瑞亮起角打开房门后快步走了出去，呼唤聂克丝的同时将许多布料以魔法送到一旁。



“我快完成了，只要再坚持几秒钟就好。”一个小时之后，瑞瑞说道，全部的心神都放到了作业上。她对待聂克丝的态度不像是对待小孩，更像是对待专业模特，让她几乎全程都站立着，这让白色独角兽的作业又快速又有效率，也让聂克丝的倦容越来越明显。但就像聂克丝给暮暮的印象一般，她表现得相当顺从，或者说胆怯，尽全力的保持不动。

瑞瑞用了她的常用魔法，为幼驹创造出一套完美的日常服饰：一件轻便的紫色背心，和冬季大扫除中用以分辨职务的服装很相似。不过瑞瑞在细节上做了些修改，好让聂克丝的翅膀能在被藏起来的时候保持舒适。同时瑞瑞也在外观上下了功夫，将一些黑珠子装饰在上面好呼应聂克丝的天然黑色毛皮。

最后一个需要下功夫的地方是聂克丝的鬃毛。瑞瑞试了一系列不同的发型，甚至包括自己与小蝶的，但没有一个能够让她满意。

“喔，该怎么办？该怎么办？”瑞瑞将聂克丝的鬃毛散开后开始原地踱步，“大多数的小马都在前发下功夫，但我觉得你的头发放在后方会更……高雅。没错，我该继续尝试在后方做造型……但这里还需要些什么……”

瑞瑞亮起角，从她的私家收藏品中浮起一些缎带与发带。她专注地审视，将一些抛到旁边留下其他漂在空中，等着被评审。然后，瑞瑞的眼睛亮了起来。

“当然了！芦荟和芙蓉。”设计师大声宣布。

“谁和谁？”暮暮疑惑的问。

“芦荟和芙蓉，经营ＳＰＡ水疗店的小马啊。”瑞瑞回答，一只蹄子将聂克丝的鬃毛固定在后方，“她们的发型就像这样，而这发型对小聂克丝真是合适极了。”

之后瑞瑞找来一把梳子，认真地梳理着聂克丝的鬃毛，直到每一根发丝都直得恰到好处。最后，瑞瑞将发箍套到聂克丝头角的上方，发箍的松绿色正好衬托出了聂克丝的眼睛。

“完美。”几分钟后，瑞瑞欣赏着她的成果，“我想得果然没错，这发型实在是跟她太配了。发束的位置相当完美，而梳理后散发的光泽也很棒，完全散发出成熟及高雅的气质。”

“结束了吗？”聂克丝出声，她尽力隐藏住声音中小小的不耐烦，但就算是如此乖巧的她也快要到极限了。

瑞瑞点点头，退出设计家模式的同时想起自己是在为谁打扮，这让她的语气增添了些带着警戒的冰冷，“没错亲爱的，已经结束了。来，照照镜子吧。”

幼驹点点头，跳下充当设计台的桌子。找到镜子并不是件难事，店铺的正面就摆了许多大小不同的镜子。聂克丝走到最靠近的镜子前，仔细打量自己的倒影。

“这太完美了瑞瑞。”暮暮站到时尚教主的旁边，笑得合不拢嘴，“如果我不认识她，我真的会认为她只是普通的独角兽。”

“喔暮暮，你就非得把功能看得比外观重要吗？”瑞瑞在收拾工具时说，“没错，她的翅膀藏得很好，但同时她看起来美极了，你不觉得吗？”

“是的，她看起来很漂亮，瑞瑞。”

白色独角兽拍拍头发，“用得着那么吃惊吗？帮你做大奔腾庆典礼服的可就是我呢。”

“现在只剩下聂克丝的眼镜。”暮暮微笑。

“眼镜？老天，这小姑娘这么大年纪要眼镜干什么？她的视力不像有问题啊。”

“这不是矫正视力用的眼镜。在费了一番功夫后，我终于找到一种幻咒能施在眼镜上，好让聂克丝的眼睛看起来能更……这个嘛……平常一点。”

又一次，瑞瑞啪的一声转换成设计师模式，大声抗议暮暮的决定，“喔，但将这对美丽的眼睛藏起来简直是对时尚的嘲讽啊。这对细长的瞳孔赋予了聂克丝神秘的气息。还有哪匹小马能炫耀自己有对龙眼呢？”

“没有，但那就是关键。”暮暮降低音量以免被聂克丝（正睁大着眼盯着自己的倒影）听见，“长着一双龙眼的小马就只有唯一的一位……你知道的。”

瑞瑞皱起眉头，她对时尚的热情敌不过暮暮的逻辑推理，“的确……就是这对眼睛才让我真正注意到她们两个有多像。唉……但要隐藏它们真的是天大的损失啊！至少告诉我你挑了副够时髦的眼镜。”

“这个嘛，我觉得我挑的还不错。”暮暮回头以魔法浮起放在门旁的马鞍包，打开包包从里面把一副眼镜飘过房间，让瑞瑞过目。

“暮暮，求求你告诉我，这是个残酷的笑话对吧？”瑞瑞一脸惊悚地往后退开，好像那眼镜是条愤怒的蛇似的。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所有地方都不对！”瑞瑞刻意保持距离，似乎怕眼镜的丑陋会传染给她，“这厚重的镜框，这个黑乎乎的颜色！哦，这副眼镜会把聂克丝的造型给毁了的！”

“但……她的毛皮也是黑的耶。黑色镜框怎么会与黑色毛皮不搭呢？”

“这不光是颜色的问题而已，暮暮。我是说，看看这副眼镜！”瑞瑞将眼镜浮起好一一指出缺陷，“这镜框是磨砂的，完全没有半点光亮。而聂克丝的毛皮有着最轻柔，最自然的光泽。更别说看看这镜框有多厚。”

“不，这副眼镜一点都不行！”瑞瑞直截了当地下了结论。

“但是……”

“没有但是！”瑞瑞绕到暮暮后方将她往门口推去，“要是你用一副随便挑选的眼镜毁了这女孩子的时尚造型，我绝对不能容许！只因为你认为这副眼镜还不错。你一定还记得，暮暮，我可是见识过你对‘不错’这个词的概念是怎么理解的……而将那具体化就成了……你曾经想穿去大奔腾庆典的奇装异服。不仅仅样子老气横秋，那红黄颜色简直就是跟你完全不搭配！鬃毛，毛皮，眼睛……它跟你的一切都冲突。”

“但是……”暮暮试着为自己辩护，但却被粗暴的打断了。

“现在，我要你马上去那家贩卖这副暴行给你的店去把它换掉。选副带有暗夜紫，以及一点点，我是说一点点，光泽的眼镜。而且确保镜框至少要有这……这……玩意儿的一半薄。“瑞瑞上前将那副让她无法容忍的眼镜架到暮暮的额头上。

“但聂克丝怎么办？”

“在你带新眼镜回来前，我会在这里好好照顾她的。现在，还不快去！”瑞瑞下着令将暮暮推出店外，把门在紫色独角兽身后紧紧关上。

“暮暮，有时候我真觉得你是故意的。”瑞瑞稍微有点生气地念着，转身离开门前，“很抱歉我如此失礼，聂克丝，但我无法接受暮暮为你挑的眼镜。这简直就是对时尚的暴行，纯粹的暴行。”

“那副眼镜真的有那么糟吗？”聂克丝转身面对瑞瑞。

“喔，没错，就有那么糟。说实话，哪怕是我最讨厌的家伙，任何我真心痛恨的家伙，我都不会让他去戴那副眼镜的。这东西可以说，简直就是‘时尚’这个词的反义词，完全的反义词。这可是我的真心话。”

瑞瑞说完后转身，开始收拾制作背心剩下的材料和边角料。起先，独角兽的心情不错，嘴里哼着小调。但之后她开始听到了一些声音：沉默地抽泣的声音。提起了警惕的瑞瑞转头看向声音来源。

聂克丝趴在店铺中央的地上，看起来就快要哭出来了。

这是个尷尬的时刻，但瑞瑞决定转回头并试着忽略幼驹。她对于聂克丝不是梦魇之月的论点完全无法信服，仍然深信暮暮应该写信向公主报告这件事。没错，她无法否认制作背心时聂克丝一直表现得很乖巧，但这不足以抹去白色独角兽的恐惧。

所以瑞瑞继续整理工作，将黑色及紫色的布卷放好。但在瑞瑞继续忙碌时，聂克丝的抽泣声开始升级成轻轻的哭泣。瑞瑞试着不去听，试着对那声音置之不理，但随时间经过却越来越难。

最后，瑞瑞再也忍不住了，转身走向聂克丝问道：“到底是怎么了？”语气中难掩不耐烦。

“暮、暮暮讨厌我。”聂克丝小声哀泣着，尽力不让自己大哭出来。

见此，瑞瑞的心防有点放下了，心里的厌烦转变成困惑，“哦，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跟我说说看？”

“你、你说你不会让、让任何小马那戴副眼镜，就、就算是你最痛恨的家伙……但、但是暮暮却要我戴上它，所、所以她一定特别特别讨厌我，而且……而且……”

“喔……聂克丝，不是这样的。”瑞瑞对聂克丝安慰道，用蹄子捧起她的脸颊，“暮暮才不会讨厌你。”

“但是……你说……”

“请容我澄清一下。”柔和地拭去聂克丝的泪水后，瑞瑞说道：“我的确不会让任何小马戴上这副眼镜，但我对时尚的敏感度也比暮暮要来得强多了。她只是没有注意到这副眼镜的缺陷，因为她总是把功能性看得比美感来得重要。说真的，如果有必要，她八成会亲自带上那副眼镜，而我知道暮暮是不会讨厌自己的。”

“你确定？”聂克丝问。

“我百分之百确定。”瑞瑞的声音不容置疑，“暮光闪闪一点儿都没有讨厌你。”

“好……好吧，瑞瑞小姐。”

“请叫我瑞瑞就好。”白色独角兽纠正她的称呼。她很感谢聂克丝能有足够的礼仪称呼她小姐（与野蛮的钻石猎犬可是鲜明对比），但实际上她不太喜欢这些小孩子叫她“小姐”。这让她听起来感觉自己比实际上要老了许多。

“好吧，瑞瑞。”聂克丝更正。

瑞瑞赞许的点点头，接着走向通往店铺二楼，也就是她的起居空间的楼梯。“现在，既然打扮已经完成了，为什么我们不在等着暮暮回来的时候来一点迟到的早茶呢？我相信我还有剩下一点蛋糕，是萍琪的上一场派对剩下。在经过一早上的表现良好后，我认为你有资格可以享用一些蛋糕。”

想到能吃上蛋糕，聂克丝开心得跳了起来，带着渴望的神情跟瑞瑞一起进入了厨房。在优雅地点亮了头角后，瑞瑞同时进行了许多动作，熟练地将一系列的物品同时浮起，化身为效率超群的多线程劳动者。

“你就坐在这里吧。”瑞瑞指着一张小小的厨房桌，“早茶很快就好了。”

聂克丝乖乖跳上其中一张椅子，坐好后看着瑞瑞倒茶并将蛋糕切好放到两只小马前面。这会是个美好的迟来早茶，但瑞瑞在这即兴的派对中另有目的。不管怎么说，时尚设计师依然对这只迷你版梦魇之月无比好奇，而暮暮离开的现在正是满足好奇心的绝佳机会。

“那么，跟我谈谈你自己吧，聂克丝。”

聂克丝从面前的茶与蛋糕中抬起头来，“这个嘛，我现在跟暮暮住在一起。她是只很好的独角兽，然后斯派克也很好。她还有一只猫头鹰叫……”

“聂克丝，你是在跟我说暮光闪闪的事，而我很了解她。”瑞瑞拍了拍自己的鬃毛，“再怎么说，她可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且，如果你还记得，你和暮暮已经向我报告过你这三天来的表现，就在制作背心的时候。”

瑞瑞让茶杯浮起，准备吸一口茶，“不是的，我想多了解的是你。喔，而且如果我是你的话，在茶凉掉前我就会开始喝了。”

聂克丝点点头，视线朝下看着面前的茶杯。她正准备前倾好接近茶杯，却因瑞瑞的发言而停下。

“喔，拜托你告诉我暮暮至少有教你喝茶的正确方法。”瑞瑞呻吟道。

“喝茶还有……正确方法？”

“当然了。”瑞瑞回答的同时微微鞠了一躬，这是她在强调论点时的习惯动作，“尤其是你还有着独角兽的角，而独角兽喝茶时唯一合乎礼仪的方法就是将杯子浮到嘴旁，之后轻轻的品上一口。最重要的是，一位端庄的淑女绝对不能洒下任何一滴茶。”

就好像是刻意示范似的，瑞瑞的动作完全符合这些条件。她优雅地啜饮着茶，并且将杯子放回茶盘时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响。

“你是说……像这样？”聂克丝点亮她的角。但完全出乎她们意料，聂克丝的杯子一下子直冲天花板，撞了个粉碎，制造出一阵茶滴组成的小雨。

瑞瑞的嘴从没有张的这么大过，她傻盯着茶杯直击天花板的引爆点。“我的老天……”

“瑞瑞，对不起！对不起！”惊慌失措的幼驹拼命请求原谅，“拜托不要生气，我、我、我不是故意的！这是个意外！拜托别生气！对不起，拜托不要讨厌我！我……我……”

“聂克丝，聂克丝，拜托！放轻松，这只是个意外而已。”瑞瑞点亮自己的角，取来一些抹布清理杯子的碎片与四散的茶水。“不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才应该是你第一次试着浮起物体吧。”

黑毛的幼驹点了一下头。

“这个嘛，反正我也不喜欢那杯子，而且没有独角兽能在第一次尝试就成功的。不过，像你这种年纪的小独角兽碰上的问题，应该是没有办法让物品浮起来，看来你有着天生的魔法才能，只是还掌握不好力度而已。”

“现在，”瑞瑞说话的同时依然清理着地板，并且在聂克丝面前又倒了一杯茶，“我希望你再试一次，而这一次记得要温柔一点。”

“但是……如果我又把它打破了呢？”

“那我就再清理一遍，然后我们再试一次，直到我用完杯子为止。”瑞瑞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却偷偷将一些茶杯藏到一旁。她是很乐意帮助幼驹学习没错，但没有必要冒着砸光她上好瓷杯的风险。

这一分信任为聂克丝的脸上带来微笑，并再度将角亮起。这一次，她小心翼翼的将茶杯从盘中浮起。茶杯显得有点摇晃，但依然维持足够的高度且没有泼洒出来。聂克丝把嘴张大到不必要的程度，将杯子飘近自己直到她能用嘴吸上轻柔的一口。

接着，她将茶杯放下，试着将其轻轻安置在茶盘中央。但这一次，她解除魔法的时机有点过早了。杯子掉落在等待的茶盘上，让聂克丝与瑞瑞同时倒吸一口凉气。幸好，茶杯并没有破损，茶水也没有洒出来。

“很不错，就是这样。”瑞瑞表扬着，主要还是因为聂克丝没有再打破她另一个杯子，“非常好，你在成为淑女的路上已经踏出漂亮的一步了。”

聂克丝睁大了眼高兴的看着她，“所以，如果我能学会正确的喝茶法，我就能成为淑女吗？”

“喔老天，当然不是。”瑞瑞离开桌子并缓缓步过房间，“一名淑女必须以端庄的姿势行走，保持良好的谈吐，喔……而任何淑女都应该……”

“你可以教我吗，瑞瑞？”聂克丝渴望地问，“拜托？”

瑞瑞望向聂克丝，发现自己无法拒绝这个请求。没错，她还不确定幼驹的真面目。但现在她得到了一个能传播她有关礼节及高雅知识的机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

“这个……我想在暮暮回来前，我们还有时间学点新的东西。”瑞瑞微笑着思索，慢慢踱回桌边，“首先，要坐直，一名淑女是不能靠着桌边的。现在，在你维持姿势时，我来示范吃蛋糕的正确方法。”



暮暮一路快跑着，气喘吁吁的同时暗自埋怨眼镜店的小马。他为了找出适合的眼镜，时间花得远比预期要多得多，而这可不是她的错。经营眼镜店的雄马对瑞瑞超高水准的品味了然于胸，但却花了快一个世纪才找到适合的眼镜。那只一点条理组织天赋都没有的雄马为了找到这副眼镜足足检视了半座仓库。

无论如何，暮暮总算拿到了合适的眼镜，而且开心地发现精品店已经近在眼前了。她冲进店门，环视房间搜寻瑞瑞与聂克丝的身影。发现前房是空无一马时，独角兽感到有些惊慌，在真正开始担心之前，暮暮大喊。

“瑞瑞？”

“喔！暮暮！你回来了。”瑞瑞回答了她，“到厨房里来吧。”

跟着朋友的声音，暮暮用鼻子顶开厨房门，然后对眼前的景象有些愕然。聂克丝与瑞瑞都站在厨房里，而白色独角兽头上正顶着三本书，并且还在保持平衡让书本不会掉下来，同时聂克丝头上也顶了一本（这本薄多了）。幼驹看着头上的书，试着保持平衡并不时发出轻呼。

“你们两个……在干啥？”暮暮一脸困惑地皱起眉头。

瑞瑞微笑，转身漫步走向暮暮，同时头上的书堆保持完美的平衡，“没什么，不过是在替聂克丝上些淑女养成课而已。”

“对啊，她教我喝茶的正确方法，吃蛋糕的正确方法，而现在她正在教我怎么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聂克丝开心地叫着，对于能学习新事物（不管是什么事）感到无比的兴奋。

“吃蛋糕还有正确方法？”暮暮忍不住拱起一边眉毛回问。

“那当然了，暮暮，至少是有个优雅的方法。无论如何，我想你已经拿到新眼镜了？”

“没错，就在这儿。”暮暮将眼镜从头上浮起并送向瑞瑞，而白色独角兽以自身的漂浮魔法接下，把它翻过来掉过去，从各个角度审视每个细节。

“这副……好一点。”瑞瑞稍稍叹了口气，“顺便提一句，还是不够理想。不过总算比上一副好一点。你已经在上面施加法术了吧？”

“没错，我在回程的路上就做好了。”

“很好，聂克丝，戴一戴看吧。”瑞瑞说着将眼镜传给幼驹。幻术在眼镜刚碰上聂克丝的鼻梁时便发挥作用，将她的龙眼转变成常见的圆形瞳孔。虹膜的部分虽然还保持着绿松色，但眼白的部分已经变成正常的白色了。

“虽然我会说你原本的眼睛要好得多，但你现在看起来漂亮极了。”瑞瑞倾着头，用挑剔的目光不断打量。最后，时尚教主满意地微笑着点了点头，“没错，暗夜紫与你的新背心搭配得相当完美。”

“暮暮，为什么我需要穿背心戴眼镜呢？“聂克丝已经克制不住好奇心了，她忍不住问道。暮暮咬了咬嘴唇，试着想些合适的说词，却是不知如何是好。幸好，瑞瑞似乎感受到了她的紧张。

“是这样的，暮暮是为了要保护你啊。”

聂克丝的耳朵垂了下来，身子也稍稍地蜷缩了一些，“保护我？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不让其他小马嫉妒啦。你瞧，大多数的小马只有角，或者是只有翅膀，有些甚至两样都没有，但你却同时有着这两样宝贝。不只如此，还有你那漂亮的眼睛，你可不希望其他小马会嫉妒你，对吧？”

“我想我确实不希望……”

“很好。现在，为什么你不趁着我跟暮暮说话的时候，把剩下的蛋糕吃完呢？“瑞瑞示意着还摆着蛋糕的厨房桌，“喔，记得要练习淑女式的吃法喔。”

“我会的，瑞瑞。”聂克丝回到桌前，同时瑞瑞将暮暮带到房间的角落以防交谈内容外泄。

“所以，我发现你们两个相处得挺融洽。”暮暮抢先开口。

“我承认她表现得……很乖，而且我能理解为何你认为她与梦魇之月的相似处仅仅是外表。”

暮暮松了一口气，“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瑞瑞举起了一只蹄子，“别误会了，暮暮。我仍然相信你应该向公主报告这件事，但我现在比较理解你为什么要保密了。我还注意到一些你应该要小心的事。”

“比如？”

“首先，这小姑娘有着很强的魔力。”瑞瑞警告，“就如你所见，她已经有能力自行浮起茶杯。事实上，她在第一次尝试时甚至让茶杯在天花板上撞成碎片，显然是使用了过多力量。”

“这个嘛，她毕竟是一只天角兽。”暮暮指出，“赛蕾丝蒂娅与露娜姐妹有能力移动日月，想来移动茶杯对天角兽应该是再容易不过的。”

“第二，”瑞瑞继续说下去，没有为暮暮的看法而停顿，“要小心，我是说，要非常小心在她身旁时说的话。我发现她是只非常敏感纤细而且爱哭的小马。我不小心说了些话让她错认为你讨厌她，结果她可是完全心碎了。事实上，我敢说她比我们亲爱的小蝶还要敏感。”

“公平来说，小蝶近来已经表现得比较好了。我认为聂克丝最终会克服过去的……或说我希望如此。”

“那好吧，不过还是注意一下你的遣辞用句。”瑞瑞坚持，“要伤害她的感情可是要不了几个字的。”

“放心，瑞瑞。”暮暮带着令人信服的微笑，“我也许不像你那么了解时尚，但我绝对清楚面对某些小马时应该注意说什么话。”

瑞瑞轻轻笑了一下，“是从某一堂友情课程中得到的经验吧。那么，接下来你有任何打算吗？”

“我打算带聂克丝在小马镇中逛逛，顺便评估一下这些伪装的效果，另外带她见见我们其他的朋友。”

“非常明智，暮暮。万一伪装行不通，这样只会让我们的朋友知道，而我们当然可以相信他们能够保守秘密。”

暮暮点点头，“完全正确，不过……我认为目前，这秘密还是就你我知道就好。”

“这是最好的作法。”瑞瑞同意，“虽然小蝶及萍琪应该不会有成见，但考虑到苹果杰克和云宝黛茜两个有多固执，我能想像要说服她们有多难。”

“的确，至少在我弄清她到底是梦魇之月的重生，或只是恰好长得像她之前，知道这件事的小马越少越好。所以，你保证不让第三者知道这件事？”

“诚心发誓天上飞，眼里塞个蛋糕杯！”瑞瑞一边说一边快速作着萍琪毒誓的动作。

“谢谢你，瑞瑞……也谢谢你帮忙伪装聂克丝。”

“这是我的荣幸，暮暮。我很高兴能将创造力延展到日常服饰的领域。”说完后，瑞瑞转回严肃的口气，“不过，我必须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随时注意聂克丝。我知道你认为她不是梦魇之月，但在这件事上，我宁可出错也要提高警觉。”

暮暮点头，“我会小心的瑞瑞，我保证。”

“很好。”结束话题中敏感的部分后，瑞瑞与暮暮开始走回餐桌。聂克丝正好吃完她的蛋糕，将叉子以符合淑女的方式放置好，跳下座位向两名独角兽微笑。

“好了聂克丝，我们该走了。”暮暮一边说一边领着她走向阶梯，回头望向她的白色朋友，“再次谢谢你，瑞瑞。”

“对啊，谢谢你，瑞瑞。”聂克丝接话：“学习怎么当淑女真的很好玩。”

“我很高兴你喜欢。”瑞瑞带着笑容回应。

“你能不能让我回来多学一点呢？”

瑞瑞有点紧张，渴望地望向暮暮。在习惯于淳朴天然的小马镇里，要出现一只真心喜欢学习当淑女的小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瑞瑞在街上漫步时可是见多了完全不讲究礼仪的小马，而她有几次也试着去纠正，结果只换来不耐烦的眼神。只有另一个真心愿意听她讲解的学生是她妹妹甜贝儿，而且那还是在她跟朋友开始进行童子军的日常活动前。

这是个相当有吸引力的提议，能够有机会在这相当缺乏礼仪的世界里（她的见解）散播行动准则的种子。此外，瑞瑞还意识到另一件事：让聂克丝过来上课能提供她机会观察她与梦魇之月的关联性。虽说暮暮看起来相当自信，多加一双眼睛帮忙注意总不会是坏事，以防她将来出现任何邪恶的征兆。

“我想你偶尔过来也没问题，”瑞瑞思考后说道，“不过，如果我正好在忙，我希望你能另寻时机或耐心等待。一名优雅的淑女是不会打扰他人工作的。”

聂克丝急迫的点头，想也不想就接受了条件。这段对话让暮暮脸上泛起笑容，看到瑞瑞终于能开始接受聂克丝，这让她非常开心。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暮暮忙着将聂克丝一一介绍给其他的朋友。而就如同她所预测的，她的朋友们对见到聂克丝的反应也大不相同。唯一的共通点似乎只有她们都未能看穿聂克丝的伪装。

云宝黛茜是暮暮第一个撞见（完全符合字面上的意思）的朋友。这不是暮暮第一次站在天马朋友的坠机地点上，所以早就见怪不怪。不过，聂克丝吓得眼睛都瞪出来了，深恐第一个对她释出善意的小马会身受重伤。幸好在暮暮表示自己没什么大事后，她很快就冷静下来。

另一方面，云宝黛茜则是对暮暮口中的“表妹”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根据她的看法，黛茜认为聂克丝是个缺乏锻炼的爱哭鬼。黛茜在某些场合说话毫无顾忌的个性众所周知，但就现下暮暮可是一点都不感激这一点。在听到这些不怎么亲切的话语后，聂克丝就躲回暮暮身后直到云宝黛茜离开。

她们下一个拜访的朋友是苹果杰克。在还没摆脱与云宝见面的阴影下，聂克丝在面对苹果杰克时显得相当胆怯，而农家女踢树时展现出的怪力更是对此一点帮助都没有。不过，情况在苹果杰克老式的热情招呼（阳光的笑容和苹果汁总是非常管用）下逐渐好转，让聂克丝开始与她热络起来。很快的，苹果杰克开始回答起聂克丝关于农场及苹果近乎无穷的问题，连暮暮都对她丰富的生活智慧大开眼界。

毫无疑问的，如果种植苹果是门学科，苹果杰克绝对能拿到博士学位。

接下来，聂克丝也跟小蝶处得很好。虽说如果聂克丝跟爱心元素的代表还能处得不好，那暮暮可想不出还有谁能跟她处得好了。小蝶毫不吝嗇的夸奖聂克丝的可爱之处，迅速将她从自己的心防中拉了出来。现在，亲切的天马正忙着介绍自己的动物朋友们给聂克丝，并尽力回答不停蹦出的有关小动物的问题。

离开小蝶之后，暮暮带着聂克丝走到小马镇的街上，朝她们最终目的地前进。这身伪装还需要通过最后一个测验才能让暮暮放心，让她相信聂克丝与梦魇之月的相似处都已经好好藏住。最后的挑战是一位活力充沛、欢乐无限，而且，更重要的是，拥有神秘第六感的粉红色小马。

这身伪装一定要瞒过萍琪的眼光才行。

在听到奏响的门铃宣告她与聂克丝的到来时，暮暮忍不住哆嗦了一下。虽然知道就算萍琪真的看穿伪装，她也能想办法让她发下萍琪毒誓保守秘密，暮暮还是无法抑制她的紧张。如果说到哪只小马最可能看穿伪装，那绝对就是萍琪了。另一方面，如果这身伪装能瞒过这只派对小马，那它瞒过正常小马的眼睛绝对不在话下。

“嗨，欢迎来到方糖小屋，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超级美味、超级甜蜜、超级超级。喔，嗨，暮暮！”粉红色小马说着从厨房中蹦出来，“来喝下午茶的？”

暮暮摇摇头，“不是，我其实是来向你介绍我的表妹。她会跟我一起住在小马镇一段时间，而且……”

暮暮发现萍琪将自己甩到一旁，冲到聂克丝之前并将脸逼近到只有几寸之遥。对于这侵犯隐私空间的举动，聂克丝的反应是缩起脖子并紧张地后退了几步，试图远离这匹粉红小马。

“耶！我超爱认识新小马！我是萍琪。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我叫……我叫……”面对萍琪充满期待，几乎可说是狂热的蓝色眼珠，聂克丝吓得不停结巴。

“喔，我知道了！”萍琪叫道，将头缩回去还聂克丝一点隐私空间，“我来猜！我最会玩猜猜看了。嗯……小幽幽？不是……还是夜光暗暗？喔，我知道了！黑心贵妇，黑心贵妇！”

萍琪突然僵住了，暮暮也一样。独角兽的思绪快速回到上一个夏至庆典。当梦魇之月初次现身，萍琪想猜出她的名字，而其中一个她猜的名字正是黑心贵妇。这代表萍琪注意到她们俩的相似性了吗？她已经看穿聂克丝的伪装了吗？

“喔，我很抱歉，我太没礼貌了。”最后是萍琪的道歉打破了房间的沉默，“我知道你的毛色是黑的，但我还没和你熟到能叫你黑心，而且就算我真了解你，我也不会这么叫你的。那只会让我变成一个粗鲁的大坏蛋。”萍琪将头倾向一边，搔着脑袋看向天花板，“真奇怪我怎么会猜出这个名字的？”

“这个嘛。”暮暮趁萍琪能继续深究前打断了她，“总之，她的名字是聂克丝。”

“喔，那可是个酷名字。聂克丝……聂克丝……聂克丝……喔对，那的确是个酷名字。那么聂克茜，你到小马镇多久了？”

“只有几天。”暮暮替又躲回她身后的聂克丝回答。

“什么？！”萍琪大叫，生气的瞪向暮暮，吓得她后退了几步，“她已经来那么久了，而你却没有告诉我？！”

“这个，我是在给她熟悉环境的机会。你瞧，她真的……”

“暮暮，没有什么比欢迎派对更能让小马熟悉环境了。”萍琪的声音非常非常认真，“而且我都已经迟了！我得让这场派对更加超级无敌特别才能补上这些！喔，我需要彩带、气球，而你知道还需要什么吗？”

“不知道……”暮暮回答，有点害怕自己会听到什么答案。

“我还需要……一个糖罐纸偶！这是唯一能弥补这么晚才举行聂克丝的欢迎光临小马镇派对的道具！”萍琪大声宣布，似乎把自己的无厘头派对法则当作是一般常识，“喂！我们今晚要在图书馆举办派对，而我会邀请镇里每一只小马！喔，这一定会很好玩，但我需要有谁来帮我才能及时举办这场派对。嘿，云宝黛茜在哪儿？”

说完这句话后，萍琪一溜烟冲了出去，留下满脸惊恐与困惑的聂克丝。另一方面，暮暮则是松了一口气。萍琪的反应一如往常，说明了她并没有看穿聂克丝的伪装。虽然如此，独角兽还是忍不住担心萍琪很可能在潜意识中注意到了聂克丝与梦魇之月的相似，所以才会猜出黑心贵妇这个名字。不过，只要这想法还保留在萍琪的潜意识里，就不会有什么大碍。

既然萍琪前去准备欢迎派对了，暮暮把注意力转向聂克丝。聂克丝完全被吓呆了，就与每只小马初次见到活力充沛的粉红小马时一样。

“暮暮，她……一直都像那样吗？”聂克丝好不容易从惊恐中回复，从暮暮背后溜了出来。

“只有在她认识新小马的时候。”暮暮向她保证。

聂克丝静静思考着这个答案，将注意力转到不久前萍琪蹦着冲出去的门，“那个……她真的要为我办欢迎派对吗？”

“对。萍琪会为每个来到小马镇的新面孔举办欢迎派对，就算他们只是停留几天也一样。她只是……真的很喜欢办派对及为其他的小马带来欢笑。”

“那很好，只是……请不要讨厌我这么说，但……她有一点古怪。”

暮暮忍不住笑了出来，“没错，萍琪就是这个样子啦。她跟其他小马的性格不太一样。但不用担心，她是小马镇里最亲切的小马之一。无论如何，如果她要为你举办欢迎派对，我建议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我不想让你像我那样，在我的欢迎派对上惊慌失措。”

“萍琪为你举办过欢迎派对？那是怎样的派对？”

暮暮有点紧张地笑了笑，那场派对正好在梦魇之月回归的前一晚，很可能包含了暮暮不想让聂克丝得知的信息。毕竟，她那时候不想参加自己欢迎派对的原因，正是因为要能寻找更多梦魇之月的资料。

不过，聂克丝只问到派对本身的情况，所以暮暮应该可以避开关于夏至日的事情，或者是她当时极力想独处的理由。只是说说派对应该不会有问题。

“这个嘛，是像这样的，”在她们俩离开方糖小屋的时候，暮暮开始说起了往事，“我跟斯派克刚抵达小马镇，而斯派克告诉我应该试着跟其他的小马说说话。结果我们第一个碰见的小马就是萍琪，然后……”



# 第三章：校园风波

聂克丝紧紧挨着暮暮的前腿，两眼看向前方。在两只小马面前的建筑漆着具有亲和感的亮红色，周围被如茵的草坪围绕。建筑装饰着带有节庆气息的心型饰品，就连钟塔上方的风向针也画上了大大的红心，看起来就像邱比特射出的穿心箭。在建筑物的后方可以看见一座游乐场，前方则有一根旗杆及一座灌木，修剪成一只小马戴着附有流苏的平顶方帽。

这里代表了对小马社群最年轻成员的欢迎之意，充满了小马镇居民们的快乐回忆。这是座学习的殿堂，让小马们得以为光明未来累积知识，同时结交新的朋友。这里是小马镇小学的校舍，是桑椹紫色小马车厘子传授知识给学生的地方。

这里快把聂克丝给吓坏了。

“我真的一定要去吗？”黑色小马努力将自己藏到暮暮的身体后面。

“对。“暮暮回答。

“要去多久？”聂克丝呻吟着。

“你已经登记好去上午班，所以你会在快吃午餐的时候下课。我会在那个时候来接你。”

“但我之前都不用去上学，为什么现在要去？”

“取得良好的教育是很重要的。”暮暮回答道，却没有说出全部的原因。没错，让聂克丝接受教育很重要，但这同时也是聂克丝伪装的一部分。让她上学能让其他小马更容易相信她只是暮暮的表妹，一只平凡的幼年独角兽。

聂克丝已经变得有点离不开图书馆了，她对于知识的渴望几乎是无穷的，而这让暮暮在邪教密咒的研究上几乎毫无进展。暮暮喜欢她的好奇心，并且也尽力鼓励她，但暮暮真的需要继续自己的研究了……或许还要再加上一点隐私。

“我不能跟你一起留在图书馆吗？”聂克丝恳求着。

“去上学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新东西，”暮暮回答她，“你从我和瑞瑞身上把所有你能学的东西都学到了，而且你表现得很好。现在，你只是要把学习对象换成车厘子，并且跟其他孩子们一起待在教室里而已。”

“我认识你跟你的朋友，可是我不认识车厘子。万一她很坏怎么办？”

暮暮笑了笑，“别担心，车厘子很亲切的，只要你记得上课要专心，好好守规矩。听车厘子的话还有我的话，你还记得吗？”

“我不可以脱掉背心或拿下眼镜。我也不可以告诉其他小马我有翅膀或我是天角兽的事，而且我不可以用魔法，除非我要写东西。”

“然后去试着交些朋友。”暮暮补充道，用前蹄开玩笑地揉着小雌驹的脑袋。

聂克丝笑了出来，从暮暮的蹂躏之中逃了出去，望着她的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芒，“交朋友真的那么重要吗？”

“相信我，没有其他事比拥有好朋友更重要了。“暮暮回答，在学校铃响的同时向前踏出一步，“快来吧，要是我们再站下去你会迟到的。”



“大家早。”车厘子踏入教室时用唱腔说着。

“车厘子老师早。”学生们回答她，有些回答是发自真心的，有些则是纯粹应付而已。

“现在，在开始上课前，我有件事情要宣布。从今天起，有一位新同学要加入我们，她的名字是聂克丝。”车厘子向站在旁边的黑色小马示意了一下，“我希望你们能像迎接任何新同学一样欢迎她。”

“好的，车厘子老师。”学生们一齐回答。

这名桑椹色的老师满意地点点头，接着扭头向聂克丝望去，“很好。现在上前去找个座位吧，喜欢哪个空位就坐哪个。”

聂克丝轻轻点头，然后扫视着面前的十二张桌子。以前教室里只有九个座位，但为了随时迎接新学生，车厘子从外面又带来了三张新的座位。现在，教室里放了四列，每列三张桌子。

其他的学生们全坐在教室的同一侧，在左侧留下了一整列的空位。聂克丝审视每一个空位，想起暮暮曾告诉她应该尽可能坐在前方，但同时聂克丝觉得自己还没有胆量去坐第一排，至少第一天还不敢去。在仅有三排座位可选的情况下，就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聂克丝走向位在中间的书桌，将暮暮早上为她准备的书包放好，然后坐下。在她右方的是一只小陆马，有着淡粉红毛色，以及混合了白色和紫色的鬃毛。聂克丝忍不住看着她所戴的头冠，她注意到那头冠和她的可爱标记非常相似。

过了一会儿聂克丝才发现隔壁的小马正回看着她，而且她的眼神绝对算不上是友善。头戴头冠的小马一脸的厌烦，好像聂克丝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冒犯了她。聂克丝将眼光从那只小马身上移开，不确定自己该怎么做……但之后她想起暮暮的叮嘱。

尽量鼓起她所有的勇气，聂克丝羞怯地笑着挥挥前蹄，但戴着头冠的小马只是哼了一声就转过头去。这个回应让聂克丝在自己座位中沉了下去，将注意力转向车厘子开始在黑板上写的东西。

学校一点都不好玩。



学校真是太棒了！

聂克丝忍不住露出微笑，充满热诚地用魔法记下笔记。车厘子以历史课作为今天的开头，解说了陆马们如何为小马镇的建设打下根基，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风俗等等，接着集中在季节性庆典上。

“现在，下课休息前，还有谁有问题吗？”车厘子问着，话虽如此，她其实没真正期待会看到谁举蹄，她很了解自己的学生对下课更有兴趣。但在她看见某只黑色的蹄子高举空中时，这名老师还是忍不住露出微笑，她已经看到这只蹄子举起好几次了：那是一位非常非常好问的学生。

“是的聂克丝，你有什么问题吗？”

“在天马们搬到小马镇前，冬季大清扫是怎么进行的？”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聂克丝。”老师回答，对她的好奇心感到欣慰，“虽然传统上在清扫冬季时禁止用到魔法，不过只有少数小马注意到，在这项传统开始时，天马们还没有在小镇附近定居呢。”

“那他们是怎么清理云层和带回南迁的候鸟的呢？”

“那么，如果你们不在意比平常晚一点下课，我是可以告诉你们镇上陆马们最初是怎么做的……”

接着，车厘子开始了更深入的讲解。聂克丝高兴地在笔记加上新内容，但却被什么东西打在侧脸上给打断了。在地上，聂克丝看到一团纸球。顺着纸球往上看，聂克丝发现好几道冷冰冰的视线刺向她，显然是不满下课时间被拖延。聂克丝在自己的座位上低下头，微微地抽泣起来，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只是问问题而已。

她只是好奇而已。



“天啊，真高兴我终于出来了。”大约十五分钟后小苹花说道，车厘子终于把陆马们清理云层的方法讲解完了，“还好车厘子没有因为转学生的问题把课间休息给省了。”

“但听到陆马在天马们来之前怎么清理云层跟带回候鸟真的很酷。”纠纠在跟小苹花一起走出校舍前往游乐场时说道。

“没错，是挺酷的，但我还是宁愿下课。那么，你想玩什么？”

“你想轮流荡秋千吗？”纠纠指着秋千问。

“当然想！“小苹花回答，两只小马开始向目的地小跑过去。纠纠率先抵达秋千，立刻跳上木板开始荡了起来。小苹花退到一边，看着她的朋友在空中越荡越高。虽然还没达到农家丫头所看过的最高纪录，但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嘿！”纠纠在往前荡到最高点时叫道。

“怎么了？”

“我看到……白银勺勺……和……珠玉冠冠……正在跟……新来的……小马……说话。”纠纠每荡过小苹花一次就说出一部分话。农家丫头转过头，正好看见那两名学校恶霸堵到转学生离开校舍。她们三人在校舍的阶梯上讲起话来。

“你……觉得……她们……在讲……什么？”

“就我对那两个家伙的了解，绝对不会是什么好话。“小苹花转身，“纠纠，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很快回来。”

“好……的！”纠纠继续荡着秋千，看着自己的黄色朋友穿过游乐场。还好，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背对着她们，没有注意到小苹花接近。这让黄色的小马有机会听到两名恶霸讲话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不喜欢像你这样的怪胎差点害我们错过下课。”珠玉冠冠讲话的同时将一只蹄子控告性的指出。

“就算没有你一大堆的问题这堂课就已经超～无聊了。”白银勺勺在一旁补上，“一个纠纠就够我们受的了。”

“但至少纠纠还可以忍受，而且她至少不像你一样毛色超难看。”

听到这句话的聂克丝缩了起来，低下脑袋垂下耳朵，眼里露出了泪花，“超……难看？”说话的同时差点哭出来。

两只小马互相对视一眼，恶意地笑了，接着将注意转回聂克丝，“对啊，简直丑死了。”珠玉冠冠冷笑着说，“黑色可是最糟糕的颜色，要是我有黑色毛皮的话，我都宁愿自杀算了。”

白银勺勺同意地点头，并恶心地皱起了鼻子，“我也是！黑色不只是……那个……有够丑，而且还很恐怖。只有像是蜘蛛啦，蝙蝠啦，还有虱子之类的才是黑色，小马才不会是那种颜色呢。这一点都不自然。”

“她大概很喜欢虫子。我打赌她现在身上就有虱子。”

“恶……”白银勺勺吐着舌头，之后两名小马开始高唱，“聂克丝身上有虱子。聂克丝身上有虱子。聂克丝身上有虱子。”

“我……我才没有……”聂克丝呜咽着说，她试着反抗，却缺乏阻止两名恶霸的勇气及自信。泪水开始从她的眼中流出，看到这一切，只让两个小恶霸的施虐心更加火上加油。

“喔喔喔～，怎么啦？”珠玉冠冠装出同情的样子，“你要像小宝宝一样哭哭了吗？”

“我就知道，她在我们讲话的时候就一直快哭出来的样子了。你根本就是……那个……一个爱哭鬼。”

聂克丝再也忍不住了。她瘫倒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让另外两只小马大笑起来，没有注意到黄色小马已经偷偷从背后接近。

“那，你的特殊天赋就是哭鼻子之类的吗？“珠玉冠冠继续嘲弄。

“才不是，她根本就没有可爱标记嘛。”白银勺勺指着聂克丝空白的侧腰说。

“哇喔，我都没有注意到呢！”珠玉冠冠大笑，“所以她不只是个怪胎，一只虱子马，一个爱哭鬼，还是个空白屁屁！她根本就是整个学校里最大的输家嘛！”

“应该是整个小马镇里最大的输家才对。”白银勺勺的纠正让聂克丝哭得更凶了。两个小恶霸见状笑得更大声，直到珠玉冠冠突然体侧被猛推了一把，她失去了平衡，摔了个大马趴，跟着她那象征名称的头冠一起摔到了土地上。

“喔天啊，冠冠！”白银勺勺大喊，瞳孔吓得都缩成小点了，慌了一小会儿才看见怒冲冲的小苹花站在珠玉冠冠刚才的位置上，而且她正怒视着这两个小恶霸。

“好啊，你现在可要有大麻烦了，小苹花！车厘子说过学校里不许打架！”白银勺勺一边叫着一边把珠玉冠冠从地上扶了起来。“我要去朝车厘子告你的状！”

“好啊，那就去啊！”小苹花毫不示弱地顶回去。就算对方搬出老师的名字来吓唬她，她也没有半点畏惧。“要是你去告状，那我就告诉她你们俩在干什么坏事！”

“喔，怎样，你以为她会相信你吗？”珠玉冠冠一站稳就指着小苹花逼问道。

“你把聂克丝欺负哭了，纠纠全看到了。”

“才怪！”面对珠玉冠冠的抗议，小苹花只是冷笑着指向她的后方。在那儿，纠纠依然荡着秋千，目睹了整件事情发展。

白银勺勺捡起头冠，尽可能的将上面的灰尘掸掉，然后才递给珠玉冠冠。“来吧，珠玉冠冠。这些家伙……那个……不值得我们惹上麻烦。“

“哼。很好。这次你赢了，空白屁屁。祝你跟你的新朋友和她的虱子玩得开心。”珠玉冠冠冷笑着转身，“咱们走，白银勺勺。”

小苹花瞪着两个小恶霸撤退，怒气冲冲地从鼻子喷着气，用蹄子刨着地面，“总有一天我要像我大姐那样，把礼貌这两个字狠狠踢进那帮家伙脑袋里。她在上学的时候可能遇到过麻烦事，但是我可以拿鬃毛来打赌，谁也不敢像这样欺负她！”

最后小苹花终于平静了下来，她把几缕红头发从脸上吹开，转过来望着聂克丝。“你还好吧？”

聂克丝点头，虽然还没有止住眼泪，但已经渐渐平静下来了。她小心地取下眼镜好擦干泪水，一直把眼睛紧紧闭上，她不想再因为自己奇特的瞳孔被嘲笑，直到眼镜重回鼻梁上后才将双眼重新睁开。

“她、她们为什么要那么坏？”聂克丝吸溜着鼻涕。

“就我认为，那就是她们的特殊天赋，而她们应该要有代表霸凌的可爱标记才对。但我想那就像是‘吵架的天赋’之类的，还没有一个可爱标记可以代表它的。哦，对了，我叫小苹花。”黄色的小马伸出一只蹄子。

伪装的天角兽看了一下，害羞地伸出自己的蹄子轻轻地和她握了握。

“我叫聂克丝。”



“你好啊，暮暮！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啦？”苹果杰克打着招呼迎向紫色独角兽。

“喔，嗨，苹果杰克。我只是在去学校的路上。”暮暮回答道，放慢步伐让农家小马跟了上来。

“真巧，那正好也是我要去的地方。我今天得去接小苹花放学。需要她到镇上跑个腿儿。你呢？”

“我要去接聂克丝。”

“聂克丝？你的那个表妹？”苹果杰克惊讶地问，“她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学的啊？”

“事实上，今天是她头一天上学。”

“第一天上学总是不容易，尤其是在刚搬到新地方的时候。”

“是啊，我还记得我转学到赛蕾丝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的头一天。”暮暮回忆着，“我快吓坏了，但我身为公主的私授学生，其实不需要跟太多学生打交道。话说回来，这就是说小苹花跟聂克丝在同一个班级吧？”

“我想没错。你猜她们见过面了吗？”这时两只小马转过弯，看到了眼前的校舍。

暮暮微笑，她注意到几只小小马在校舍外头玩耍，“我想她们不只是见过面而已。”

苹果杰克顺着暮暮的视线望去，两只小马就这么停了下来，看着小苹花快乐地追着聂克丝到处跑。

两只小马看了一会儿后才继续接近小小马们。苹果杰克出声喊了自己的妹妹，小苹花与聂克丝同时向这里跑来。

“嗨小苹花，学校今天怎么样啊？”苹果杰克在小小马进入听力范围时问道。

“今天很棒，而且我还交了新朋友。”小苹花笑着回答。

“就是她吗？”

“对。苹果杰克，这是聂克丝。聂克丝，这是我的姐姐苹果杰克。”黄色的小马骄傲地介绍。

“等一下……你的姐姐就是苹果杰克？”聂克丝困惑地看着小苹花。

“你认识我姐姐？”小苹花回问，脸上的困惑不下于聂克丝。

“她的确认识。”橘色的农家小马插话，“暮暮已经把聂克丝介绍给我及其他朋友了。”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小苹花抬起一边的眉毛问。

“因为聂克丝是我的表妹，而且她要跟我一起住在图书馆里。”暮暮搬出标准的说法。

“哇喔，酷毙了！”小苹花兴奋地叫道，“你知道暮暮曾单枪匹马打败小星座熊吗？”

聂克丝睁大了眼睛看向紫色独角兽，一脸的敬畏及崇拜，“真的吗？”

“呃……对，但我也不算是真的打败了它。”暮暮谦虚的说，“小星座熊当时因为被吵醒心情不好，所以我只是给了牠一点牛奶然后送它回去睡觉而已。”

“但那还是很酷。”小苹花在旁加油添醋。

“所以，今天学校顺利吗？”暮暮试着将话题从小星座熊转移开。

“这个嘛……有些小马对我不太好……喔！还有车厘子叫我给你这个。”聂克丝亮起角解开书包。一张字条飘到半空，暮暮以自身的魔法接过开始阅读。

“上面写什么？聂克丝做错什么事了吗？”只有做错事才会接到老师字条的小苹花问道。

“不，只是车厘子请我让聂克丝补上一些课程，因为她是学期中转学进来的。”

苹果杰克吹了吹口哨，越过暮暮的肩膀看着字条，“这可不只一点点啊，暮暮，有好多聂克丝需要补足的书呢。”

“是啊……但有我帮忙，我相信很快就能搞定了。”暮暮非常自信，将字条卷好放回聂克丝的书包，“当然，我们会立刻开始。如果够努力，这个下午我们应该就能补上一些基础数学。”

“喔……”小苹花显得相当失望。

“怎么啦，甜心？”

“我本来想问聂克丝要不要加入可爱标记童子军的。飞板璐跟甜贝儿下午要跟我集合一起去探索自己的可爱标记，而聂克丝也还没有可爱标记呢。”

“这样吧，你先让聂克丝跟暮暮学点东西，之后你跟你的朋友们再到图书馆找她怎么样？”苹果杰克望向独角兽朋友，“当然，如果暮暮方便的话。”

在独角兽来得及回答前，小苹花与聂克丝同时使出她们最闪亮、最水汪汪的，小狗一样的眼神以及最动人的微笑发动萌杀攻势。这让暮暮忍不住笑了出来，点了点头，两只小小马齐声欢呼。



珠玉冠冠呻吟着将头埋进敞开的书中。她冷冷的盯着书页上的字，但其实她更想瞪的是邻近的黑色小马。刚刚就在下课前，聂克丝又问了一个问题，而车厘子正以长篇大论剥夺他们的户外活动时间。

幸运的是，聂克丝这次的答案不长，很快孩子们就能到外面去奔跑玩耍了。聂克丝与小苹花及纠纠一起冲出去，三只小马跑向外面去和甜贝儿和飞板璐会合，一起冲向游乐场的设施。

游乐场的另一边，珠玉冠冠冷眼看着黑色小马，等待白银勺勺出来加入她。

“你好啊，珠玉冠冠。刚才那堂课可真无聊对吧？”

“无聊透了，再加上聂克丝就是不肯闭嘴，一定要再问另一个她的蠢问题。说真的，我搞不懂她有什么毛病。好像她真的喜欢上学似的。”

“完全是个书呆子。”白银勺勺附和。

“她从两星期前开始上课就一直像这样了。我搞不懂她干嘛一直这样。像是，其他小马都讨厌这样。她的朋友就只有那三个空白屁屁跟另一个怪胎纠纠。一定要有谁给她点教训，她才不会再那么……怪胎。”

“没错。嘿，你要在她的座位上粘泡泡糖吗？”

“不，那没有用的。那可能会让她哭出来，但那还不够。如果我们真的要整她，一定要整到让她再也不敢那么好奇。”珠玉冠冠说着将视线从黑色的小马转到远方的森林。

邪恶的微笑出现在她的脸上，“喔……这点子太棒了。”

“什么点子？”白银勺勺好奇的问。

珠玉冠冠示意白银勺勺靠近，在她的耳朵边说起悄悄话。不久，同样的微笑爬上白银勺勺的脸颊，她赞成地点着头，“喔，珠玉冠冠，这绝对能好好地给她个教训。”

“碰！碰！肘和臀！”两只小马同声说道，进行她们自己发明的独特击掌动作后坏笑着离开，准备将计划付诸行动。



叩……叩……叩

“来了。”暮暮说着走向门前。她与聂克丝正在上午后的辅导课，好让她能赶上其他学生的学习进度。独角兽前去开门的时候，聂克丝正努力解算着暮暮写给她的算术题。

“聂克丝？”暮暮在门边喊着。

“什么事？”

“你在学校的朋友来看你了。你要休息一下陪她们去玩玩吗？”

聂克丝用最快的速度冲到门前，满心期待能看到小苹花或纠纠……当她看到眼前的访客，笑容立刻冻结了：那是珠玉冠冠还有白银勺勺。

“嗨聂克丝，我们正要去方糖小屋找点点心吃。你要一起来吗？”珠玉冠冠一脸微笑地发出邀请。

“我……我真的没办法去。我还有好多书要念。”

“喔，别胡说。”暮暮把聂克丝推到门外，取来她的背包并放了些钱进去，“休息一下，去跟朋友一起玩玩吧。喔，对了，你能顺便帮我带点糖霜饼回来吗？萍琪宣称今天早上出炉的这一批饼干乃是她职业生涯的杰作，而我真的很想尝尝看。”

“但，但是……”聂克丝结巴着说，但独角兽并没有注意到她一点也不想去。在聂克丝回过神时，她已经到了外头，被暮暮吩咐着要为自己与其他两只小马买些点心。聂克丝低下头，恐惧的看着两名小马，怕她们又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不过，那两名小马只是笑……异常亲切的笑。

“那个，白银勺勺和我想为以前对你不礼貌的事情道歉。”

“真……真的？”聂克丝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一点也没想到会听到这种话。

“对啊，像是，我们反省过之前作的事，而我们真的很抱歉。成为镇上的新成员真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真的不应该那样对你。”

“喔，呃……没关系的。我原谅你们。”聂克丝怯怯地笑着，跟两名恶霸相处，她仍然感到十分紧张，“不过……你们真的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我们知道，而我们真的很抱歉。不过，这个嘛……我们必须确认新来的小马够酷才行。”白银勺勺说得就好像是评价小马有多酷是她的本职专业似的。

“所以整件事其实是个考验？”聂克丝不敢相信的问。

“没错。“珠玉冠冠向她保证，“而且你也通过了。恭喜你。”

“但说我身上有虱子怎么会是测验？”聂克丝用质问性的眼神注视着淡粉红的小马。这时出现了一阵沉默，珠玉冠冠勉强笑着，紧张地瞥着白银勺勺。

“这个嘛，嗯。”接到信号的白银勺勺赶紧插嘴，“我们想知道你是不是在意身上有虱子。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卫生。“

“这还用说吗，身上有虱子谁会不在意？”聂克丝问。

“就是那种，呃，真正的怪胎。”珠玉冠冠重新回到交谈中，“而你显然不是那种家伙，因为你真的很在意。不过，我们，这个嘛，依然很抱歉把你弄哭。我们只是一定要确认你够酷不可。”

“所以我是只够酷的小马？”聂克丝紧张的确认。

白银勺勺点点头，“完全没错，所以我们才，那个，要跟你交朋友。”

“真、真的？！”聂克丝笑了出来，她无法抑制对拥有更多朋友的喜悦。

“当然。我们甚至能，那个，成为ＢＦＦ。”白银勺勺快速的肯定道。

“那是啥？”聂克丝开始走在两只小马的旁边。

“ＢＦＦ……永远的好朋友[[1]](#footnote-1)。”珠玉冠冠解释道，“喔，还有你要知道，黑色真的很酷。”

“真的？”

“嗯，史上最酷的颜色。那让你显得很独特，就算你还没有可爱标记也一样。”白银勺勺保证道。

“酷毙了。”珠玉冠冠在一旁附和。

“哇，谢了……我很高兴我们能当朋友。”聂克丝笑了。看到这一切，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在她身后互相挤了挤眼睛，一同笑了出来。

“什么事这么好笑啊？”

“喔，没有，只是想到之前白银勺勺跟我说的一个笑话。现在，我们去弄些点心吧。”



“真的？”聂克丝不敢相信的问道。她现在正跟白银勺勺与珠玉冠冠坐在方糖小屋外面，三只小马享用着甜点。聂克丝将食物飘到嘴边，尽可能遵从瑞瑞上淑女养成课时教授的准则，她认为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应该是会在意的那种小马。

“喔没错，只要你走的够深，你就会发现无尽之森其实是个很棒的地方。”珠玉冠冠向聂克丝保证道。她与白银勺勺在过去半个小时中，一直试图说服聂克丝虽然无尽之森的外侧相当吓人，而内部其实是个很美妙的地方。珠玉冠冠说只要够深入，会发现里面满是可爱的动物及漂亮的花朵。对聂克丝来说，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仙境。

“但……我曾经跟暮暮一起在森林里待过，却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地方啊。”

“你一定是走得不够深。”白银勺勺轻描淡写的否定了聂克丝的意见。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那真的，呃……实在很漂亮。”珠玉冠冠挂起了微笑，“嘿，我们应该一起去看看才对。”

“我……我不知道……”聂克丝紧张的说，“我曾经在里面待过，里面真得很恐怖……而且暮暮跟我说过绝对不要再进去，里面有很多危险的怪物。”

“听着，根本没什么好怕的。”白银勺勺坚持，“大路都已经，那个，被施了法术之类的。只要你沿着大路走，怪兽就不会来找你了。”

“喔，好吧……那很好，但是……”聂克丝紧张的搓着前蹄，“暮暮要我直接回图书馆去。“

“哦，用不着担心。白银勺勺和我会告诉她我们到哪儿去了。”珠玉冠冠回答，从包包里拿出一张地图，上面用红笔画了条虚线，“只要跟着地图上画的路，你就能找到无尽之森里那个漂亮的地方了。我们很快就会跟上你。”

聂克丝看了两只小马一下，然后看向地图，咬住自己的下唇。不过，当她抬头看到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亲切又兴奋的表情后，忍不住微笑起来。聂克丝用魔法接过地图放入自己的包包后，拿出一些暮暮之前给她的钱币。

“那，好吧，我们就在那里碰面。只是……请记得等你们找到暮暮后要把糖霜饼带给她。”

“当然。”白银勺勺接过硬币后从桌子旁站起，“我现在就去买。”

“没错，我们会通知暮暮的。你就先过去吧，ＢＦＦ。”

聂克丝点头，跳下了座位，往森林的方向跑去。看着她离开的珠玉冠冠露出微笑，并且在黑色小马弯过街角消失在视线中后，微笑立刻转为大笑。珠玉冠冠一直笑到白银勺勺从方糖小屋中走出来，手里拿着两袋刚买好的饼干。

“喔……这真是太简单了。”

白银勺勺点点头，将一袋饼干交给同伴，“对啊，而且还额外附送饼干咧。”

“这一回呀，白银勺勺，绝对是我们最赞的一次恶作剧。”

“完全没错。”灰色的小马附和，两只小马击掌庆祝胜利后，将头埋进用卑鄙手段得来的饼干中开怀大嚼。



暮暮跑过小马镇的街道，焦急地四处环视。聂克丝已经离开了整整两个小时了，她开始着急起来。暮暮一路寻找，但是小天角兽和那两个来找她的朋友始终不见踪影，暮暮心里暗暗希望她们只是玩到忘了时间而已。

独角兽跑进市集中到处寻找，但仍然找不到聂克丝的影子。不过，她倒是看到了苹果杰克。农家小马正顾着她的苹果摊，同时还要分神注意旁边正在试着叠罗汉的小苹花，甜贝儿和飞板璐。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个尝试取得可爱标记的神秘行为，暮暮并没有费心去了解那到底是什么。

“嗨，苹果杰克！”

“你好啊，甜心。我能帮你什么忙吗？要不要来点苹果呢？我这儿有红美味、红庆典、青苹果-”

“苹果杰克，你有没有看到聂克丝？”

苹果杰克将头歪到一边，“聂克丝？没有，她不见了吗？”

“我……我不知道！”独角兽担忧地向四面张望着，“下午有两只她班上的小马来找她玩，但这都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我真的很担心。”

苹果杰克轻轻地笑出声来，眼睛瞄了瞄一旁的小苹花，“喔，暮暮，我很确定你不用那么紧张。你知道小马这个年龄都是什么样的，她们应该只是玩到忘了时间而已。”

“我知道，但已经都过了两小时了耶。”

“哪两只小马来找聂克丝玩啊？”在一旁听到对话的小苹花上前问道。

“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一只是灰色的，可爱标记是支汤匙，头上绑着辫子。另一只有波浪发型而且戴了个头冠。”

“珠玉冠冠跟白银勺勺？！聂克丝跟她们一起去玩？！”小苹花大叫，声音中满是紧张。

“对……那很糟糕吗？”小雌驹的语气让暮暮的心一下子提起来。

“暮暮，那两个家伙是大恶霸！你不记得她们在珠玉冠冠的派对上是怎么取笑我的吗？”

暮暮的瞳孔缩成了小点，她回想起那天狠狠嘲笑小苹花的两只小马。她们来找聂克丝的时候没有穿着派对上的服装，这让暮暮没有在第一时间认出她们来。

“丫头们。”苹果杰克出声抓住三只小雌驹的注意，“我想你们三个应该帮得上忙，你们知道这时候应该上哪儿去找那两只小马吗？”

“我知道珠玉冠冠住的地方，她爸爸在经营镇上的一间珠宝店。”甜贝儿宣称，“我姐姐瑞瑞跟她爸爸是好朋友，而我每次跟她去店里，都看到珠玉冠冠跟白银勺勺在这个时候作功课。”

“带我过去。”暮暮发出命令。童子军们快速向独角兽敬了礼表示任务收到，然后转身朝目的地跑去，暮暮以数步之遥紧跟在后。



浑身发抖的聂克丝取出了地图，扫视后抬头看向眼前漆黑而蜿蜒的道路。她不清楚自己走了多远，但地图上的红线显示她应该继续往前。

地图上的红线跨过一条河流，而聂克丝能清楚听见前方传来的滚滚流水声。不过，在转过下一个路弯后，聂克丝僵住了。她看见一条紫色的海蛇正在河中打滚，激起阵阵水花。将自己藏在树后，聂克丝看着那条发型超气派的橘色头发的海蛇享用着午餐：从河床中挖出的宝石原石。

聂克丝不知道海蛇会不会抛下那些宝石，转而享用一只落单的小马作为午餐，所以她决定躲到海蛇离开为止。



珠玉冠冠与白银勺勺并没有待在珠宝店里，到这个时候，暮暮真的开始发慌了。可爱标记童子军的成员们散开来各自去寻找帮手。小苹花及甜贝儿去找自己的姊姊，而飞板璐则骑着滑板车冲出小马镇，直奔云宝黛茜的练习地点。留下来的暮暮则继续在镇上跑着，见小马便问有没有看到聂克丝或另外两只小马，每过一分钟，她都变得更加焦急，变得更加慌张。她们在哪里？聂克丝在哪里？

“暮暮！”

独角兽抬头看到云宝黛茜在上方盘旋。

“我找到她们了！在这边！”天马说完之后冲向小马镇的另一边，暮暮以最快的速度追在后面。在经过几个街角后，暮暮终于发现珠玉冠冠及白银勺勺的踪影。

“你打算怎么做？”云宝黛茜问道。

“去告诉其他小马到广场集合，以防万一需要去搜索聂克丝。我来处理这两个家伙。”

“知道啦。”云宝黛茜说完便冲去寻找其他成员。暮暮看着朋友离去后将视线转到公园长椅上，怒气冲冲的接近两只小马。

“喂，你们两个！”暮暮大叫，把两只小马吓得跳了起来。但很快的，被吓到的表情就从两只小马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兴趣缺缺的不耐烦神情。

“喔看哪，白银勺勺，是镇上的图书馆管理员呢。怎么啦，要来找借书还没还的小马吗？”珠玉冠冠轻蔑地说。

“聂克丝在哪里？”

“那是谁？我们可不认识什么聂克丝，对吧白银勺勺？”

“一点印象都没有。”白银勺勺带着笑声回答。珠玉冠冠本来也想跟着笑，但暮光闪闪接下来的变化让她还没笑出来就憋了回去。

虽然这情况非常罕见，在传说中，魔力失衡的独角兽能藉由怒气转换成另一个形态，利用愤怒转换成的魔力达到会让身体形态发生物理性的变化。暮暮在这方面有过一次经验，那时她是为了理解萍琪那神秘的第六感，而这经验在今天正式达到了第二次。她的鬃毛与尾巴因怒火转换成的魔力而熊熊燃烧，眼珠转为发亮的焰红，毛皮则变成耀眼、愤怒的亮白色。暮暮狂怒的眼神瞪向珠玉冠冠，如同末日降临的使者。

“除非你想被我变成一棵仙人掌，否则就告诉我聂克丝在哪里。马上！”

“她在无尽之森里面！”珠玉冠冠吓得杀猪一样尖叫起来，“我……我们告诉她森林里很漂亮还给了地图她就离开方糖小屋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她！”

暮暮的狂怒型态平息了，鬃毛、尾巴与毛皮全都恢复了正常状态，但瞳孔缩成了两个小点。不浪费时间多说一个字，暮暮迈开步伐往镇上广场冲去，她急着去跟云宝黛茜召集起来的朋友们见面。天已经快要黑了，而无尽之森在天黑后只会变得更危险。



聂克丝打着哆嗦，她就快要哭出来了，但她可不想吸引任何怪兽的注意。天色已经全黑了，而天黑后森林变得非常非常恐怖。小雌驹紧张的环视周围，看着许许多多高大的黑影……看着不知是否是真实存在的物体投射出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天上的月亮只有四分之三满，投下的月光居然足以照亮道路，简直就是奇迹。

寻找森林里的美丽之地，聂克丝早就把这回事抛到九霄云外了。现在她唯一的心愿只有回到小马镇上，但她已经把地图给弄丢了，只能漫无目的地四处乱窜，希望能找到某个认得的地标。

她试着沿着熟悉的通道前行，一度以为自己曾看过路上景像。但现在，她甚至还没有看到那条河。那条河是聂克丝现在最想看到路标，就算那条海蛇已经回到那里也一样。

沿着微弯的小路往前走，聂克丝发现自己看到许多古老且严重磨损的石头。一条吱嘎作响的吊桥连结了深不见底的峡谷两岸，轻轻的荡来荡去。峡谷的另一边座落着一座古老的城堡，已经被世人所遗忘，呈现被森林半占据的状态。

聂克丝进入森林时并没有经过这个地方，但……某种奇妙的熟悉感浮上她的心头。好奇心暂时把恐惧压了下去，聂克丝小心翼翼地踏上吊桥，往峡谷的另一头移动。幸好，吊桥上所有的木板都还原封不动，让聂克丝得以平安的通过抵达另一边。

不过，在小马抬头看向被遗忘许久的城堡时，某些东西浮出了记忆的水面。聂克丝尽力不去想那些东西，好让思维保持清醒，但模糊的影像与声音在脑海中自己播放了起来。

“喔，我亲爱的子民们。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们期盼阳光的面孔了。”

“你对我们的公主做了什么？”

“冷静点，丫头！”

“怎么，我在你们眼里不够高贵吗？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喔！喔！更多猜谜游戏！嗯……不祥黑烟！或者……恶毒皇后？不对！黑心贵妇，黑心贵妇！”

“被囚禁了一千年以后，甚至没有小马承认我的身份了么？你们都忘记了传说吗？你们都忽视了预兆吗？”

“我没有，我也知道你是谁。你是囚月之马，梦魇之月。”

“不错，不错，不错，还有小马记得我。想必你也知道我来此的目的。”

“你回来是为了……为了……”

“记住这一天吧，小马们，因为这是你们最后的一天。从此刻起，就是永恒的黑夜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聂克丝甩甩头，好不容易才将这些模糊的思绪从脑海中逐出。她认得其中一些声音，她能分辨出暮暮说的话……但有一个声音她明明没有听过，却能清楚的分辨出来。这声音属于一名年纪较大的女性，就是在最后大笑的女性。聂克丝觉得这声音非常熟悉，却无法想起发出声音的是谁。

她爬上阶梯，顺着老旧的回廊前行，最后进入一座仍未倒塌的尖塔中。房间里没有任何可辨识的特征，显然是都消逝在时间的洪流中了，但聂克丝仍然认出这里是某座宫殿的王座，那感觉就像是……旧地重游一样。

小雌驹走到了房间的中央，抬头看向远处破损的窗户。接着，她突然开始痛苦地呻吟，许多画面不受控制的从脑海中跳出。跟之前比起，这些画面来得更急更快，同时也更加清楚。这些画面占据了聂克丝的脑袋，将其他的思绪粗暴的推开，霸占了她所有的意识。

聂克丝……她发现这些是她的记忆，她能记得站在房间的另一头，骄傲的看向对面。在记忆中，她居高临下的看着一只小小的紫色独角兽：一只她所熟识的独角兽……暮暮。

“你这个小笨蛋！你以为你能打败我？现在，你永远也见不到你的公主，还有太阳了！永恒的黑夜已经来临了！”

聂克丝能记得这些话从自己的口中吐出，能记得脑中想着这些字句，更糟的是……她记得这些话背后的情绪。她想要伤害暮暮，想要惩罚这只胆敢反抗她的独角兽。她想要放逐她，囚禁她……甚至折磨她。

聂克丝挣扎着反抗这些回忆。不，她不想伤害暮暮。暮暮是她认识最亲切的小马。是暮暮照顾她，教导她，在晚上念床边故事给她听。是暮暮把她带出了森林。她不想伤害暮暮！

黑色的影子在房间中涌动，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魔力因聂克丝的出现而重新启动。数道靛青色的烟雾向聂克丝爬去，窜进她的身体中，不顾聂克丝的反抗让回忆持续进行下去。

她看见暮暮和她的朋友们，看见暮暮为元素发表长篇大论……接下来是一道耀眼的光线。那光线强到无法直视，她不得不以翅膀遮蔽。接着……接着出现一道彩虹……但不是那种亲和、漂亮的彩红。

不，那道彩虹像是条愤怒的蛇一般朝她扑来，将她卷起。那感觉……非常炙热。那彩红焚烧着她，将她从某个东西上剥离开来。那感觉像是某种野蛮的野兽，无视她的哭泣以利爪将她撕成碎片。

聂克丝瘫倒在城堡的地面上，在回忆逐渐消去的同时沉重地喘着气。虽然身处冰冷的石地上，小马仍可以感受到那道彩虹的炙热，感受到被切成碎片的疼痛。

随着更多靛青色的烟雾不停地渗入聂克丝体内，更多思绪浮出水面。这些思绪都是欲望……仇恨性的欲望。想要伤害其他小马，让他们付出代价。被藐视与忽略的记忆，忌妒与愤怒的记忆。

在这些记忆中，一些思绪开始愈加活跃。这些思绪包含了聂克丝对朋友，对暮暮的回忆。这些回忆开始被腐化，被仇恨所充斥。她想要伤害暮暮。她想要看见她痛苦，想要折磨她。

聂克丝一点都不想要有这些想法，她用蹄子重重捶着脑袋，在寂静中大喊，“不！！！我不想伤害暮暮！她照顾我，她教我新东西，她还让我去上学！我不想伤害她！”

但这些想法依然不肯停止。她想伤害暮暮的想法，想要折磨她，折断她的角，将她打进大牢，各种恐怖的思想让聂克丝开始感到恶心。

“不！”聂克丝无声的喊道，“我不想伤害暮暮！我不想！”

思绪的高压终于到达了极限。聂克丝努力除去这些想法，却只是让更多邪恶的思绪取代原先的位置。伤害暮暮的朋友好让独角兽伤心，伤害她的家人，任何能让她摧残独角兽灵魂的方法。

“不！不不不不不不～～！”

随着最后的呼喊，某种东西在聂克丝体内点燃，让她的眼睛发出炫目的白光。蜷曲的靛青色烟雾开始加速旋转，如同被吸入排水孔的池水般快速灌进小马的身体。在这同时，漆黑的欲望逐渐褪去，留下聂克丝浮在空中。

最后一缕烟雾消失在小马的体内之后，聂克丝的角发出耀眼的闪光，蜿蜒的闪电伴随巨大的雷响射向空中。



赛蕾丝蒂娅从床上跳起，眼睛盯着窗外，看着小马镇与无尽之森。她屏住呼吸，将魔力与感觉延伸出去。刚刚在那一瞬间，那感觉就像是……不，那是不可能的。她能感觉到露娜待在城堡里，就在大厅中……但这感觉实在是太熟悉了。

感觉只持续了数刻，但她的确感受到了她的存在……感受到了太阳公主曾经希望永远都不要再见的那个存在。



在坎特拉皇城的另一部分，有着松绿色眼睛的暗蓝独角兽正坐在自己的书房，在同一时间抬头看向窗户外面。他的眼睛聚焦窗外好一段时间，透过层层阻碍看着远处的无尽之森。他合上了正在阅读的书，那是一本关于苏生的理论魔法咒语书。

快速移动到书房的门前，他将房门打开对着宅邸的走廊大喊。

“仪礼！”

“您召唤我，主上？“管家小马快速出现在一旁。他是名全白的独角兽，领子与领带环绕在脖子上，右眼带着单眼镜片，同样拥有松绿色的眼珠。

“向灰扬小姐，晚风小姐及路障先生发出讯息。我需要跟他们谈话，最好就在今晚。”

“是的，主上。我将立刻通知他们前来。”



暮暮尖叫一声，一下子爆跳而起，重重摔倒在路旁的土堆上。她和她的朋友在无尽之森中横冲直撞时，突然一道闪电射向空中。听到雷声的时候，暮暮正在队伍前方全速前进。那声巨响把她吓得蹦了起来，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四脚朝天。

瑞瑞和小蝶快速上前帮助暮暮，其他小马则呆若木鸡的看向空中刚才魔法闪电出现的位置。

“哇喔！你看到了吗？！”黛茜指着空中问。

“当然有，甜心。你觉得那是从哪儿来的？”

“喔，从无尽之森来的！”萍琪抢答。

“这个嘛，萍琪。”云宝黛茜指出，“我们都已经在森林里了。”

“当然了，小傻瓜！所以我才知道闪电从这里来的啊。”

黛茜将蹄子捂到了脸上，一旁的暮暮挣扎着站起来。

“暮暮，亲爱的，你还好吗？”瑞瑞开口关心道。。

“是的，我还好……只是绊了一跤而已。”暮暮安慰着，将朋友轻推至一边并亮起自己的角。朋友们出发搜救前曾在图书馆做过短暂停留，准备好要带的地图与罗盘。萍琪自愿将地图放在她卷曲的鬃毛里，罗盘则是透过细绳挂在暮暮的脖子上。独角兽现在将两样道具浮到空中，同时抬头看向天空。

“好的。”暮暮作了一次深呼吸好让自己冷静下来，“那道闪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那里。”萍琪指着天空回答。

暮暮快步走到萍琪的旁边，打开地图并举起指南针，“好……把那座山当作参考点的话，我们大约在这里……而如果闪电是从那里发出来的，那就是在……”暮暮突然沉默下来，直直的盯着地图。她不停重复检查自己的计算及猜测，但那肚子里好像开了个大洞一样的感觉，让她知道自己的计算并没有错。

“我……我知道聂克丝在哪里了！”暮暮大喊，地图与罗盘全都掉在了地上，“我必须立刻带她回来！”

“但是，甜心，你是怎么……”苹果杰克的疑问很快被点亮了头角的暮暮打断，接着独角兽就这么从原地消失。



暮暮从空无一物的空气中出现，环视着自从上次夏至庆典后就再也不曾拜访的房间：皇家小马姐妹旧城堡的王座厅，她与朋友一同击败梦魇之月的地方。房里的景像几乎与暮暮的记忆相同，除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聂克丝瘫倒在房间的正中央，见到此景的暮暮首先为找到小雌驹而松了口气，但马上，另一股强烈的恐惧揪住了她的心。聂克丝原有的鬃毛及尾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缀有点点繁星的飘逸魔力云雾。现在小雌驹看起来和梦魇之月更加相似了，只缺少了铠甲、眼影及可爱标记。

她的噩梦成真了，那独特的鬃毛及尾巴让她无法继续否认。她还能说服自己邪教徒的秘咒并没有完成吗？聂克丝还很小，但那魔力组成的鬃毛及尾巴……毫无疑问的她就是……

一阵哭声传来。

聂克丝的痛哭声传进暮暮的耳中，打乱了她的思绪。她哭得泣不成声，哭声充满了整个房间。没多久后，暮暮强迫自己回过神来，往前走了几步。她想要安慰聂克丝，想告诉小小马一切都没事了。小雌驹看起来非常惊恐，其程度甚至比暮暮在森林中找到她时还要来得厉害。

暮暮没办法忽视聂克丝与梦魇之月的相似性，尤其是在小雌驹身上出现那恶名昭彰的鬃毛与尾巴的此刻。但是，梦魇之月会哭得这样伤心吗？她会发出如此心痛的哀泣吗？

再也无法忍受的暮暮朝聂克丝接近。到了伸手可及时，她给了聂克丝一个温柔的抚摸。小小马迅速转过头来，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但在看清来者后，恐惧立刻消失了，聂克丝用颤抖的双蹄紧紧抱住了紫色独角兽。

“暮暮！”聂克丝大喊。

“嘘…………没事了。已经没事了。”暮暮安慰着，小心的将双蹄绕过聂克丝回抱她，小小马剧烈颤抖着，把头埋进暮暮的脖子中。

“对不起，对不起！拜托不要讨厌我！拜托！我一点都不想伤害你！”聂克丝用模糊的声音拼命喊着。

暮暮觉得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连忙将小小马拉到眼前，“伤害我？你什么时候想……”

“我……我不知道！”小天角兽哭得一塌糊涂，“我、我到了这个地方然后……然后突然我想起来看到你。我、我们都在这里，然后你看起来好害怕，然后我看到你害怕就觉得好、好高兴……然、然后我还想伤害你，因、因为你不让我做、做什么事情……但是我、我完全不想伤害你，暮暮！拜托……拜托不要恨我！我一点都不想伤害你！”

暮暮感到心头揪了起来，这是她内心冲突的生理反应，聂克丝并不是因为被城堡或是森林吓到了而哭泣，她是因为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而哭泣，而她正一遍一遍不停地道歉。为了梦魇之月的行为，思想，还有感受道歉。这是另一个让暮暮担心的现象。如果聂克丝拥有梦魇之月的记忆，那就她身为梦魇之月的身份就几乎无法否认了。

但是，从把脑袋埋在她脖子里大哭的聂克丝身上，暮暮看不见梦魇之月的影子。而且，这让她意识到她已经和聂克丝走得有多近。她本应只是把聂克丝带回家监视她，确保她能查清梦魇之月再生的可能性而已。

本来应该只是这样而已，她根本不应该和聂克丝这么抱在一起，她本来只是一个监视者，一个临时看守，但是……事情已经改变得太快了。她需要让聂克丝晚上好好睡觉，于是她开始给她讲床头故事。她看到聂克丝在为家庭作业苦恼，于是她坐下来帮她解决。聂克丝跑来向她问问题，而且，通过她们的交流，暮暮已经知道了，聂克丝只是一只小雌驹。她只是一只热爱太阳，拥有朋友。对她身边的世界充满无限好奇的小雌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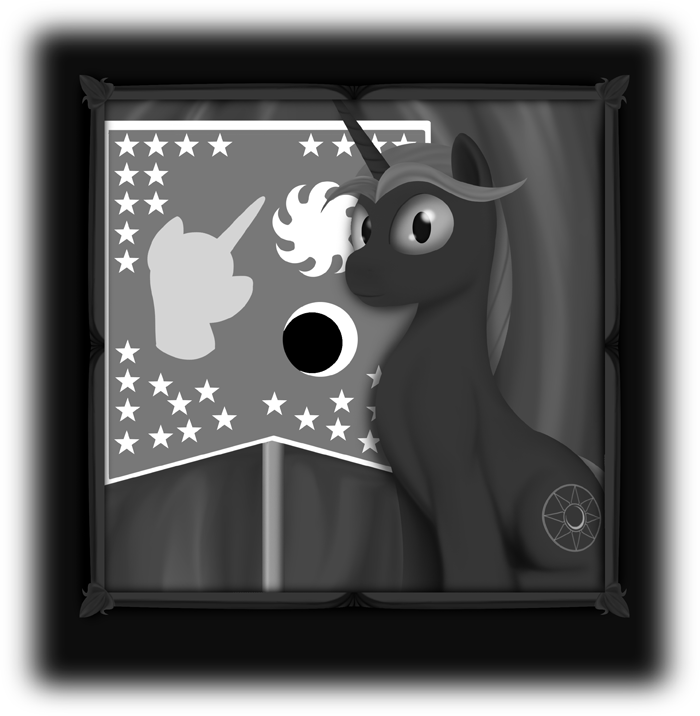
熟悉孕育出了关怀。暮暮关怀着聂克丝，她希望她在晚上好好睡觉，在学校学习顺利，而且向她问问题。她希望聂克丝安全。

暮暮仍旧不确定聂克丝的身份，或在思想上与梦魇之月共享到什么程度。然而，对一件事她是毫不怀疑的，就是聂克丝正在哭泣，对自身的回忆感到恐惧。暮暮无法忽视痛哭的她。

“我知道你不想。”暮暮最后终于说出了安慰的话，她伸出一只蹄子，尽她所能，紧紧地拥抱着哭泣的孩子，“没事的，我知道你不想伤害我。”

然而，暮暮的话仍然不足以安慰聂克丝。她继续哭着，继续请求暮暮的原谅。一次又一次的，暮暮安抚着她，她并没有命令聂克丝停止，即使她的鬃毛和尾巴都已经恢复了正常。哭泣对她来说是必须的，好把情绪都宣泄出来。她的记忆里充满了糟糕的事，充满了她无法理解的东西，而这真的把她吓坏了。她需要暮暮陪在她身边，安慰她一切都会没事的。

她需要暮暮在那些可怕记忆的负担之下，好好地保护她。



# 第四章：风雨欲来

暮暮步履蹒跚地走下了图书馆的楼梯，身心俱疲的她刚刚把聂克丝哄上床，而年幼的小马也已筋疲力尽，几乎是刚碰着枕头便进入了梦乡。在图书馆的下层，斯派克，暮暮的朋友和童子军们不知聂克丝状况如何，正焦急地等待着。在他们之中，瑞瑞和可爱标记童子军是因为熟识聂克丝而关心她，其他小马虽然并不熟识聂克丝，但出于对暮暮的关心，他们也齐聚一堂。这令暮暮非常感激。

“她没事，只是累坏了，现在已经睡着了。”暮暮微笑着说道。

听到这话，房间里的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暮暮紧绷的神经也得以松弛，她全身放松，坐到了地板上。刚过去的几个小时可谓惊心动魄，所幸聂克丝最终安全到家了。谢天谢地，没有什么更糟糕的事发生……至少看上去如此。

“唉，我不知道你们累不累，反正我是累坏了。”瑞瑞表示。“希望你不介意，暮暮，但我得带甜贝儿回家了。”

暮暮摇了摇头：“没事的。我知道大家都很累了，你们现在都应该回去休息才对。”

“或许……你需要……我们中间留几个下来帮帮忙？”小蝶关切地问道。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还是不用了。你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帮我找聂克丝，既然她现在已经安全，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大家了。”

“别这么说，甜心，朋友之间就该互帮互助嘛。要是小苹花不见了，你肯定也会来帮我找的。”

“甜贝儿要是走丢了，你肯定也会出蹄相助。”

“黏黏也一样！”

“我知道。”暮暮说，“说真的，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我...我真的担心死她了。”

“你怎么可能不担心呢，谁都看得出你非常关心你表妹。”苹果杰克说着，开始向门口走去，“不过，暮暮说得对，我们都该休息了。尤其是这三个小家伙，她们明早还得上学。”

“不嘛！我们想留下来照看聂克丝。”小苹花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抱怨道。

“没得商量，小丫头，你明天还得上学呢，等放学之后再来看望聂克丝吧。”

“你也一样，甜贝儿，”瑞瑞补充道，看着白色的小独角兽，“我们得回家睡觉了。”

“你妈妈肯定也在担心你了，飞板璐。”暮暮说道。

“哦不，我妈妈会急疯的！”橘色小天马醒悟过来。

“嘿，慌什么，丫头，这事我来帮你担着，”云宝黛茜说着，把飞板璐一把搂到怀里揉了揉她的脑袋，“我认识你妈妈，我带你飞回家跟她解释怎么样？”

“哇哦，真的吗？”

“嘿，你留在这里是为了能让聂克丝安全回家，那副忠诚小卫士的样子我可喜欢了。”黛茜伏下身体，示意飞板璐爬到她背上来，“还不快点上来。”

飞板璐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她激动无比地登上了“云宝黛茜归家航班”。与此同时，小马们纷纷步出房间。用“晚安”和“谢谢”送走了所有的小马们之后，紫色独角兽关上了图书馆的门。她长叹一声，向着楼梯走去。她都饿扁了，但是累得什么都不想吃，现在的她只想一觉睡到早上再考虑丰盛大餐的问题。

咚……咚……咚……

暮暮回过头，看着她的前门，犹豫到底要不要去打开它。她真的，真的只想上床睡觉，但是她的礼貌素养最后还是占了上风，独角兽转身走回门口，用魔法打开了门。

“就是她，爸爸！”

当看到珠玉冠冠站在门口的时候，暮暮的视线变得严厉起来。这回陪她一起来的是一对夫妇，棕色毛皮的雄驹拥有和珠玉冠冠很相似的蓝眼睛。一头梳理得很得体的黑发，不过已经被年龄染上了些许银丝。他一脸的官司相，但是和旁边那只正在凶巴巴地瞪着暮暮的雌驹比起来还差远了。

年长的雌驹拥有沙色的毛皮和淡紫色的眼睛。此时此刻，看起来她正在努力克制住自己不冲上去对暮暮破口大骂，甚至扑上去殴打。她白色和浅蓝色两种色调混合的中等长度鬃毛挽成了时髦的发型，只不过有点蓬乱。不过，雌驹一点也没在意她正在慢慢散开的头发，反而瞪着雄驹。

“喂，臭钱，你还等什么呢？”

“暮光闪闪小姐？”雄驹向前迈了一步，伸出了他的蹄子，“我知道我们还没有好好见过面。但是我知道我们在香甜苹果园拥有共同的朋友。我是臭钱先生，他们的商业合作伙伴，但是我这次不是为了公务来这里的。”

暮暮和臭钱先生握了握蹄子，“哦，很高兴见到你，不过明天早上再说不行吗？我正打算去睡……”

“这件事可等不了！哼，你这个走运的……”年长的雌驹大吵大闹起来，但是被臭钱先生打断了。

“好啦，阔绰，拜托，我都说交给我了。”

“最好是这样，臭钱！”年长的雌驹，阔绰，怒气冲冲地扔下这句话，然后继续用眼睛瞪着暮暮。暮暮勉强笑了笑，只是看着臭钱先生。

“那么，不介意告诉我，你们这是打算干什么吧？”

“正是，我就是为此而来的，”臭钱先生说道，“暮光闪闪小姐，你今天早些时候是不是威胁了我的女儿？”

“她威胁我，爸爸！”珠玉冠冠嚷了起来，就好像她爸爸问起这件事都吓到了她似的，“她说她要把我和白银勺勺变成仙人掌！”

“是这样吗，暮光闪闪小姐？”

暮暮皱了皱眉头，但还是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没错，而且……”

“我可无法容忍我孩子遭受如此威胁。”阔绰尖叫起来，“但你很幸运，我来这里给你一个道歉的机会。要不是看在你去年阻止了无序的份上，我就直接去找有关当局反映你的恶劣行径了！”

暮暮扬起了她的眉毛，重重地跺着蹄子走到雌驹面前，盯着她的眼睛，把她的怒视一点不剩地反瞪回去。“那珠玉冠冠告诉你我为什么会威胁她了吗？”

“不，她没有，但是我……”

“亲爱的，”臭钱先生插进话来，“我想我们应该让暮光闪闪小姐自我解释。”

阔绰闭上了嘴，脸蛋在恼怒中烫得就像是一壶沸腾的茶水，都快喷出蒸汽了。她看起来仿佛就要发出另一声愤怒的咆哮了。但是最终她还是从鼻子里把憋着的气喷了出来，点了点头。“好吧，亲爱的。”

“关于威胁她的事情，我很抱歉，”暮暮说道，“但是你女儿把我表妹聂克丝孤身骗进了无尽之森，而且她还拒绝告诉我她的下落，我之所以威胁你女儿的唯一理由，就是要在闹出大事之前知道聂克丝在哪里。”

“哼，要是你告诉你表妹无尽之森是个多危险的地方，你也就不会威胁我的女儿了！”阔绰气哼哼地说道。

“聂克丝完全知道无尽之森有多危险，”暮暮厉声驳斥回去，“但是你女儿却骗她说只要走得够深，那森林就一点也不危险，还给了她张所谓的地图！”

臭钱先生狠狠瞪了他女儿一眼，小恶霸还不依不饶地用眼睛瞪着暮暮。“你不会凑巧还拿着那地图，对吧？”

“没有，”暮暮回答道，“聂克丝在森林里迷路的时候把它弄丢了。”

“好吧，我猜那就可以解释清楚了。”阔绰的声音傲慢起来，“你表妹在撒谎骗你。她可能根本就是惹了一身麻烦，然后你就在镇子里找到了她。于是她就胡编了一套她在无尽之森迷路的故事。她对你撒谎，然后你在关于为什么威胁我们女儿的事情上也对我们撒谎。光是你们那吐不出半句真话的嘴，我们就应该把你送去法办。”

暮暮拧眉怒目，向阔绰逼近了一步，“你想听真话？那我就告诉你真话。我在无尽之森的深处找到了聂克丝，她眼泪都哭干了，而且骗她进去的就是你女儿。你女儿甚至还给了她张地图。而且据我所知，你女儿在学校里根本就是个校园恶霸！你一味地袒护她，不仅不会有助于解决她干出的破事，只会让她变本加厉！”

“而现在我也知道，就算她把我表妹骗进一个会让她受伤或者更糟糕的地方，我也没法让你好好教训她了。但是我就在这里把话说明白了吧。”暮暮向前倾过身体，她的声音低了下来，在狂怒之中变得毛骨悚然。她怒视着阔绰，“要是珠玉冠冠再敢对聂克丝做出类似的事情，把她变成一棵仙人掌还算是便宜她了！”

“你这个小贱货竟敢……！”阔绰的尖叫声有如汽笛。“你以为你是谁？我们可是在坎特拉城里无马不晓，地位崇高的商界精英！要是没有我丈夫的家族，都不会有小马镇！你竟敢这么对我们说话！我非得给你个教训不可！”

暮暮怒发冲冠，毫不相让地与阔绰面对面，两边的额头和鼻子都顶到了一起。“而我，是独身打败小星座熊的独角兽，赛蕾丝蒂娅公主的私家弟子！所以，你要真想碰碰运气，我也乐意奉陪。尽管放马过来！不然就马上滚出我的图书馆！”

“暮光闪闪小姐！”臭钱先生插了进来，硬是把两只雌驹分开，然后板着脸看着暮暮，“我能理解你今天早些时候为什么会做出威胁我女儿的行为。我想如果我身处你的位置，我会做的事情也不会有差。但是，这并不表示你可以威胁我的家人。”

“就是！”珠玉冠冠接上了话，她笑得无比得意，迫不及待地把握住了她父亲在争论上的胜利。“你别想因为聂克丝会蠢到跑进森林里去就威胁我！就算我给了她那张地……”

话说了一半，珠玉冠冠才惊觉她到底说了什么，她一下子用蹄子捂住了嘴。然而，已经晚了。臭钱先生低头怒视着他的女儿。“小姐，你被禁足了。”

“臭钱，你不能就为了这个把她……”阔绰想要反对。

“我们回家之后再好好处理这件事，”臭钱先生的口气不容置疑，他转身准备离开。“在我们做出新的决定之前，她都会被禁足。但是，暮光闪闪小姐，别以为这就算完了。不管你是否赛蕾丝蒂娅公主的私家弟子，我明早都会和镇长认真谈谈。”

说完，臭钱先生就离开了。珠玉冠冠和阔绰紧随其后。但是直到一路走到看不见为止，她们两个都一直用最恶毒的视线死盯着暮暮。不过暮暮毫无畏惧，身形纹丝不动稳如山峦。直到最后一句肮脏的诅咒消失，她才退了几步回到图书馆里，一声巨响，重重地摔上了门。

“暮……暮暮，你刚才真是可怕，”斯派克躲在书柜后，探出脑袋说道。“我从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的火，甚至还拿赛蕾丝蒂娅公主来威吓其他小马。”

“对……要是赛蕾丝蒂娅知道了我做的事她可不会高兴的，所以……”

“放心吧，我口风很紧的，不过要我说的话，你就应该把那个老母马变个仙人掌来吓吓她。不过，你不担心镇长会把这件事告诉公主吗？”

“船到桥头自然直，管他的。不过我仍然不敢相信，那个小雌驹竟然把聂克丝骗进了无尽之森，我是说，她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

“不清楚，我并没有研究过恶霸的思维。”斯派克看着钟点打了个大哈欠，“说来，都这么晚了，小贤枭怎么还没回来，他通常……”

“Who。”

斯派克吓得跳了起来，他环顾四周，发现那猫头鹰正坐在附近一个书架的顶上，“说真的，我们得在你身上系个铃铛，你简直就像个忍者猫头鹰。”

“Who。”猫头鹰像往常一样回答道。

“你。”

“Who？”

“你！我在说你！”

“Who。”

“我……你猜怎么着？我不跟你纠缠这个了，”斯派克说道，向楼梯间方向走去，“我要去睡觉了，晚安，暮暮。”

“晚安，斯派克。”独角兽回答道，看着她的助理爬上台阶。然后她转过头，看向正期待地歪着头的小贤枭。

“对不起，小贤枭，今天发生了好多事，我真的很累，必须去休息了，希望你能理解。”

“Who。”猫头鹰的回答一如既往，他飞了起来，在房间里盘旋了一圈，从一个书架上抓取了一本书，把它扔到了书桌上。书落下打开了，片刻之后，小贤枭降落到书前，俯身开始了他的阅读。暮暮笑了起来，就算她没有在晚修，小贤枭也学会给自己找事干了，这让她很欣慰。

暮暮安心地离开认真看书的小贤枭，爬上了图书馆的二层。斯派克已经关灯睡觉了。房间里唯一的光亮来自窗户之外的月亮，柔和而皎洁的月光将房间微微照亮，刚好能让暮暮看清路，顺利走到床边。

紧邻着暮暮的大床的是一张小床，这是她为聂克丝买的。她本期望在那里找到蜷缩而卧的小雌驹。她也一直鼓励聂克丝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但是当暮暮在楼下时，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聂克丝还是爬上了大床。暮暮看着趴在大床上熟睡的聂克丝，无奈，却又欣慰地笑了。她们两个度过了如此忙乱的一天，她没有力气，也不愿把聂克丝抱回小床了。

暮暮悄悄钻到了被褥里，动作又轻又慢，生怕弄醒聂克丝。她又从聂克丝的床上用魔法浮起毛毯，温柔地用它把睡着的小雌驹盖好，免得她在夜里着凉。

尽管已经沉入梦乡，聂克丝依然感觉到暮暮来了。她动了起来，伸出她的蹄子。就像是梦游一般挪动到暮暮的身边，紧紧地抱住了她。她的小脑袋枕在暮暮颈弯里，美美地睡着。暮暮用鼻部轻轻蹭了蹭熟睡的聂克丝，一个微笑浮现在她的疲惫的脸上。

然而，这微笑在暮暮注视着沉睡的幼驹时却慢慢消失了。她回想着最近几小时发生的事，将目光移向窗口，望着那一轮明月。她的脑中闪过囚月之马黑暗的轮廓，那如漫天星辰一般的鬓毛，与那邪恶的笑声。要是平常，她定会思绪万千，心乱如麻，但今天她实在是太累了。柔软的床与温暖的被窝让她的眼睛渐渐合拢，很快，她便安稳地睡着了。



咚……咚……咚……

沉闷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个华丽的庄园内的寂静，一只独角兽不紧不慢地向庄园大门走去，这只独角兽通体雪白，黑色的鬓毛梳理地整齐而光洁。他用魔力打开锁，将宏伟美丽的大门敞开一道缝。大门之外则是夜色沉沉的坎特拉皇城，这庄园所在区域可是黄金地段，居住于此的都是艾奎斯陲亚的精英，诸如明星，政客，以及任何知名而富有的小马。

开门的管家，仪礼，正打量着这三只站在大门外的小马：两只天马和一只陆马，他们的着装非常的随便，是为最常见的小马装扮……也就是说他们什么都没穿。

“你们好，”仪礼问道，仔细观察着这三位来客。“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

“快把这破门打开就是了！”灰色天马厉声喝道，她拥有深灰色的鬃毛和摇曳龙卷风的可爱标记。

“当然，灰扬小姐。”管家答复道，他后退几步，打开了大门。三只小马走了进来。他们之中的另一只天马有着暗紫色的外表，黑色的鬃毛，以及旋风螺线形的可爱标记。唯一的陆马是只身材高大的红褐色雄驹，他的金色鬃毛被剃得非常短，可爱标记是一面看起来像城堡城垛一样的石头墙壁。

“法汇爵士正在他的书房。你们应该知道怎么走。”仪礼说着，关上了庄园的大门。

“对，对，我们知道怎么走，”灰扬说，她跃到了空中，“但在这种状况下还把我们叫来，法汇这家伙最好有个像样的理由。”

“就是。”晚风，紫色的天马赞同道。“在无尽之森那个该死的失败之后，我们都必须低调行事。城镇警卫现在比之前更加警觉了。如果有小马大半夜从他们旁边跑过去，毫无疑问都会被拦下来问话。”

“我并不知道法汇为何召唤你们，”仪礼说着，转身走开，“但我确信，你们只有与他面对面地交谈之后，才会知道原因。恕我失礼，但现在我必须去厨房了，法汇爵士不喜欢在没有茶点的情况下举行会谈。”

“说真的，那只小马的工作态度严肃过头了。”当这三只小马穿过庄园时，灰扬自言自语地抱怨着。他们走上一段长长的楼梯，又通过一条布置了很多家具的，非常大气的走廊，最终来到了他们都很熟悉的一扇门前。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的，没必要敲门，便直接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相当舒适，惬意的书房。它有一个壁炉，壁炉中投射出温暖的火光照亮整个书房。还有一个覆盖了一整面墙的巨大书架，书架上整齐地摆满了书籍、照片、小摆设。又有许许多多的大窗户，从窗户望出去，即可将坎特拉皇城优雅华贵的都市风景尽收眼底。而这庄园的主人，对这风景更是喜爱有加。

然而，整间书房最显眼的物品，莫过于位于壁炉上面的一幅油画。在这幅带有皇室气息的肖像画中，一位深蓝色独角兽坐在一张典雅的书桌后，面带着温和的微笑。他有着浅灰色的鬓毛，但看上去十分年轻。肖像画的框架为木质，而光滑鋥亮的木质框架上还镶嵌着一块小巧，雅致的铭牌。

法汇爵士

赛蕾丝蒂娅天才独角兽学院校长

皇家魔法顾问

这个庄园的拥有者，即肖像画中的小马，现在正站在书房壁炉前，他绿松石色的瞳孔映着壁炉中摇曳的火焰。他并没有回头看那三只走进他书房的小马，只是举起蹄子对书房中摆好的椅子一扫。

“请坐。”

“怎么回事，法汇？”三马入座之后，灰扬发问。“你可从来没在半夜给我们派过信使。”

“还真是奇怪，”晚风附和道，“有所活动时必须保持隐蔽，慎之又慎，这话可是你一直在说的。而你却在非常时期把我们叫来，这可是既不慎重，也不隐蔽。”

“而且我们可不都像你，工作起来那么容易！”路障抱怨连天。“在无尽之森发生了那些破事之后，指挥官已经开始怀疑为什么我的报告总是迟一步了。身为城镇卫兵的我现在简直如履薄冰！”

“是的，这么晚还把你们叫来的确不合情理，我须为此道歉。但是我的兄弟姐妹们，事态已经发生了一些……有趣的进展。”

“它最好真的很有趣。”灰扬咕哝着。

“我向你保证确实如此。”法汇说道，从壁炉走向三只坐着的小马，“似乎在上一次月圆时我们的努力没被浪费。”

“怎么个‘没被浪费’？！”灰扬大叫道，怒气冲冲地大力挥动着她的蹄子。“一大群兄弟姐妹被卫兵逮捕了，法术被赛蕾丝蒂娅打断了，而且我们甚至连梦魇之月的遗骸都丢了！”

法汇露齿一笑，他的眼中闪着微光，“没错，但是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些东西了……因为梦魇之月已经复活了。”

书房陷入一阵死寂，陆马和天马面面相觑，他们张着嘴，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他所说的话。灰扬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她用力摇着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是说那个法术生效了？”

“我原先也不抱任何希望，”沉思片刻之后法汇点了点头，“但是，没错，它生效了……至少是部分地生效了。”

“那你究竟是怎么知道梦魇之月活下来了？”晚风怀疑地问，“如果那是真的，为什么她不马上推翻赛蕾丝蒂娅？”

“这是真的；如果我们的女王恢复了全部力量的话，艾奎斯陲亚早已沐浴在永恒之夜的光荣中了，我们也会收到作为她忠诚仆从的酬劳。而这一切都尚未发生。不过，我不能否认我所看到的，和我所感觉到的。今天傍晚早些时候，我看到无尽之森深处射出了一束闪耀的魔力闪电，划破了天际。而且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她。我感觉了只有我们的女王才会拥有的力量！她的力量只在短短一瞬中闪耀，像烟花一样，在夜空中爆开，消散，但是它确实存在过，它就在那里。”

法汇踱至一边，伸出他的前蹄，上面燃起一团魔力光辉。“它是……如此壮丽，虽只是一瞬，但我内心某处已为之改变。我觉得眼花缭乱，心醉神迷，我拼尽全力压抑住自己，才没让自己一路狂奔到森林去。”

“打住。嗯，听到我们没有在那个法术上浪费时间真是一件好事。”路障对此评论道，他用非常平淡的语气，把沉迷了的法汇带回对严重形势的交谈当中。

“是的，现在，我们再一次地找到了目标。兄弟姐妹们，我们必须寻找我们的女王。我相信她现在的形态，就像那一晚的法术一样，是不完全的……但是能被弥补并完成。我相信她正藏在什么地方，不是在无尽之森的树丛就是一些附近的区域。作为梦魇之子，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寻找她并且援助她，这是我们的责任。”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灰扬嘲讽地问。“看来不像是要让我们扔下手头的工作，然后花一个礼拜时间把整座森林逛个一遍的样子。”

“确实如此，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兄弟姐妹并没有全都因为赛蕾丝蒂娅的介入而被捕。”法汇走向灰扬并向她保证道。“我已经安排好了，明早你将去为小马镇周围的一些成员递送重要信件。其中一些信不过是赛蕾丝蒂娅的天才独角兽学院的普通信件，但是有几封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密信，通知他们留意我们的女王。”

“我会知道他们是谁吗？”灰扬问。

法汇摇了摇头。“不，他们的名字必须被确保不会外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无马觉察之下行动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因：所有和梦魇之子站在一起的小马，只有我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个嘛，就如我之前所说，真是挺诡异的。”灰扬嘀咕着，被晚风用胳膊肘推到一边。

“那么我们呢，法汇？”路障问道。

“路障，你回去继续你做城镇卫兵的工作便是。不过，晚风，你会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做。”

“什么事？”

“我有点怀疑，赛蕾丝蒂娅可能也感觉到梦魇之月了。毫无疑问，这将导致她命令分析我们法术的研究小组加快研究速度。所幸，通过我们的努力，你被选为那个小组的一个卫兵了。如果赛蕾丝蒂娅明天和他们说话，我想要你把她说的每个字都告诉我。我们必须弄清楚赛蕾丝蒂娅知道了多少。”

叛变的城镇卫兵忍不住窃笑。“我对此深表赞同。窃听对我们卫兵而言太简单了。我们所守卫的对象大多数时候都把我们当做雕像，考虑到我们经常在那一动不动站半天，他们会这么想倒也不奇怪。”

“那么就让他们继续把你看做雕像好了，但是记得把你的耳朵竖起来。”法汇说道，“赛蕾丝蒂娅已经阻止我们一次，但是命运给了我们另一次机会，让我们见证女王的崛起，这次我绝不会看着它从我的蹄中滑走。为了永恒之夜。”

“为了艾奎斯陲亚真正的女王。”那三只小马齐声回应。



咚……咚……咚……

“来了来了！”浅蓝色的雄独角兽叫道，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铁壁朝时钟看了一眼，一边喃喃抱怨着这深更半夜的哪个家伙不让马睡觉，一边走向前门。他的乳白色鬃毛和尾巴像是一团乱麻，但是对于扰他清梦的不速之客，他也没打算把自己打扮得体面一些。

角上亮着恼火的白炽光芒，铁壁猛地打开了他的前门。他刚想对这么晚还来打扰他的小马大发雷霆，却发现站在门前的竟是赛蕾丝蒂娅公主。独角兽瞬间惊呆，就如同被石化了一样，动都不敢动，气也不敢喘。

“陛……陛……陛下！”铁壁结结巴巴地说道。

“非常抱歉深夜来访，铁壁，不过我能进去吗？”赛蕾丝蒂娅甜美地问，就好像铁壁有权拒绝她一样。

“当……当然，请进！请您就当这是自己家里。稍等一下，我马上就过来见您！”雄驹转身向他的卧室飞奔而去。铁壁是赛蕾丝蒂娅天才独角兽学院的一位老师，当年幼的暮光闪闪展露出她惊人的魔法天赋时他也在场。他是资深教员中的一员，但是最近，他正带领着一个专业小组，为解析绑架了暮光闪闪的邪教徒们在仪式上使用的魔法而忙得不可开交。

几分钟之后，焕然一新，衣冠楚楚的铁壁从他的卧室中走了出来，他的鬃毛和尾巴被梳理柔顺。他身着笔挺光洁的普通工作装：一件带领衬衫、淡褐色毛背心以及一条浅黑色领带的组合。

“抱歉让您久等，我的陛下。”铁壁快步走入客厅，向端坐在他的沙发上的公主恭敬地说。

“无需道歉，铁壁，”赛蕾丝蒂娅说道，雄驹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我通常不会到你的家来打扰你，尤其是在这个时段，但是我很关注法术解析的进度如何。”

“有所进展，但是依旧非常缓慢。那些独角兽使用的法术是很多种几乎没有记录的古老魔法组合而来的。他们点燃的油墨粉则来自于斑马们的巫术。而且那些独角兽使用秘式来引导魔力脉流，但又没什么书籍详细记录这类法阵图线的运作机制。”铁壁疲惫地叹了口气，“如果我们能够从教徒那里得到一些资料，事情毫无疑问会好办得多。您的侍卫从他们之中问出些什么了吗？”

“没有，”赛蕾丝蒂娅公主摇了摇头，“事实证明这些邪教徒的意志力相当的强。审讯者还没能劝服那些小马之中任何一个吐露点新东西出来。”

“那么非常抱歉，公主殿下。我们的进度确实过于缓慢，但是考虑到我们解析的是复合法术，而且其中多数法术已经失传多年，恐怕我的团队已经拼尽全力了。”

“好吧……”赛蕾丝蒂娅高声叹息道。“看来暂时躲起来才是明智的选择。”

“公主？”独角兽耸起一边眉毛问道。

“铁壁，我命你将你的团队迁出图书馆，于明早迁入皇家档案馆内。我已经在那里安排好了卫兵和一切所需要的东西。”

雄驹睁大了眼睛，“公主，档案馆中保存着艾奎斯陲亚中最宝贵的著作。大量的远古书籍在几个世纪内连一页都没有被翻动过。”

“是的，但这才是重点。档案馆中存有大量书籍和知识仅剩的副本，那些都是我希望妥善保管，关乎整个艾奎斯陲亚的东西。其中一些书籍中记载着非常强大的魔法，若是有对它们了解不透彻的小马尝试施展，这些魔法会造成可怕的灾难。然而，邪教徒们的秘法无疑也是基于其中一些书籍所记载的法术，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的团队更快地解析它们。”

铁壁细细掂量后，决定接受这非同一般的特权，与随之而来的重任。他点点头。“我们将会在明早第一时间迁至档案馆。”

“很好，”公主点头说道，“不过还有另一件事，铁壁。”

“请说，我的陛下？”

“我虽然很不想委托别的事情给你们，生怕会让你们分神。不过我必须请你也调查一下那未完成法术所产生的结果。”

“所产生的结果？”铁壁困惑地重复道。

赛蕾丝蒂娅点了点头。“是的，你也知道当我和卫兵赶到现场的时候，法术已经开始运作了。我的确打断了法术。但我需要知道那法术到底产生了什么，即使它没有完全运行起来。”

“那是魔法方面一个非常理论化的分支，公主，”铁壁不确定地皱着眉头。“不完全的法术会产生什么后果是很难预测的，几乎没有两次相同的结果。”

“我知道，”赛蕾丝蒂娅公主回以一个微笑，“但是我对你充满信心，铁壁。毕竟，你是在学院之中魔法理论领域内最好的专家。”

铁壁脸一下子红了，他谦虚地低头鞠躬。“您过誉了，公主。”

“我可不会阿谀奉承，铁壁。我只赞扬应该赞扬的小马。”赛蕾丝蒂娅答道，从长椅起身。“现在，我该离开了。我不该继续扰乱你的生物钟了。”

“不不不，您什么都没扰乱，公主……不过，在下感觉这事并非十万火急。我能请问下您为什么这事必须于明早完成吗？”

赛蕾丝蒂娅一只蹄子已经迈出门口之际停住了，她回头看着铁壁。

“我只是已经简单地理解到，我没有提供给你的团队足够的技术支持，另外……我在今天傍晚也已经开始理解，这件事的处理速度至关重要。”



# 第五章：舞台麻烦

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的恶作剧已经过去了一个礼拜。聂克丝也已经回到了学校。现在正是休息时间。她的同学们都在一起玩蹄球，而聂克丝则孤孤单单地坐在小马镇小学校舍外唯一的秋千上，轻轻摇动着秋千在前后左右几寸远的范围内摇摆。她盯着地面，尽力控制住自己不要大声哭出来。

她不想回学校，在她从无尽之森回来之后的第一个早晨，她只想待在图书馆里，她想待在安全的地方，或者更重要的是，没有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的地方。

但是在森林的事情过去几天之后，图书馆里的气氛不太一样了。暮暮一直躲着她。她尽力隐瞒这一点，一直都对聂克丝说她只是太敏感，对此产生了错觉而已。但是聂克丝知道事情已经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暮暮看着她的表情很奇怪，就好像想要透过她找到什么怪物似的。那古怪的视线，诡异的表情，最后终于让聂克丝答应回学校去了。

但是，回了学校，情况也没变的更好。自从聂克丝回到了学校的几天之内，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变得越来越嚣张了，越来越无法忍受了。珠玉冠冠的父亲臭钱先生，为她所做的事情惩罚了她，把她关了禁闭，现在她正极尽所能地报复聂克丝。她们在学校内外四处散播肮脏的谣言，公开地找聂克丝的茬，甚至还试着把一个图钉放在车厘子的讲台椅子上然后陷害聂克丝。

谢天谢地，老师看穿了她们的把戏。这下子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的休息时间没有了，坐在她们的书桌前为图钉的事情受罚。这让聂克丝这些天来终于获得了首次平静的休息时间，虽然它对缓解小雌驹的情绪没什么作用。聂克丝仍然觉得毛骨悚然。她……她竟然曾经想要伤害暮暮。她不知道为什么，但那依然是事实。她知道那是事实，因为暮暮看着她的眼神一直都很古怪，几乎可以说是……很恐惧。

她怎么会曾经想要伤害暮暮？她是这么好的一只小马。是暮暮在森林发现了她，把她带回了家，而且一直照顾她。是暮暮帮她赶上学习的进度，给她讲睡前故事。她怎么会想要伤害愿意做这些事的小马？

“嘿，聂克丝，你还好吗？”

聂克丝吓得微微一蹦，她完全没注意到有谁到了她背后，飞快地回头望去，她害怕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已经从车厘子的取消课间休息惩罚中解脱出来了。不过，那并不是那两个校园恶霸，聂克丝看到了她同学和朋友们的面孔。小苹花和纠纠站在秋千旁边，飞板璐和甜贝儿也和她们在一起。

“我很好。”聂克丝说谎道，她一直盯着地面，泪滴在她的眼角闪着光。

“你听起来可不怎么好。”纠纠指出。

飞板璐点着头，“对，而且看起来也不怎么好。你觉得恶心吗？因为你看上去好像都快要吐了。”

这些话让聂克丝低下了头垂下了耳朵，转身走开了。小苹花扭头瞪着飞板璐小声说道，“你这话根本帮不上忙！”

“但是我不是那个意……”飞板璐想辩解，甜贝儿直接把她拉开了。

“好啦，就让小苹花和纠纠去处理吧。”

“但是我只是想说个笑话逗她开心，我才不是……”

被甜贝儿拉走之后，飞板璐的声音也消失了。剩下小苹花和纠纠站在聂克丝身后，她们俩等飞板璐走远了之后，才回头望着聂克丝。

“你知道她不是那个意思，对吧？”小苹花问道。

聂克丝点点头，但没有抬头看她的朋友。“嗯，我知道。”

“那，为啥这么伤心，聂克丝？”纠纠问道，“是因为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一直在找你麻烦吗？”

“不，不是那个。”

“你知道吗，我姐姐总是说，把实话说出来会让你感觉轻松很多的，尤其是那些让你难过的事。”小苹花说着，露出了笑脸。

“嗯，我想……是的。”聂克丝用蹄子揉了揉鼻子。“但是……你们俩能帮我保守秘密吗？”

“当然可以啦。”小苹花保证道。

“而且你们可以保证不要告诉别的小马吗？”

“诚心发誓天上飞，眼里扣个蛋糕杯！”小苹花飞快地背出一段词。

“那是什么？”纠纠问，被这段突然的动作和押韵搞迷糊了。

“这个是萍琪毒誓。”

“萍琪还能用来发誓？”纠纠稍微有些疑惑的问。

“哦，没错；它是个你和朋友之间必须永远地遵守的诺言。”

“永远？”纠纠重复道。

“永永永永永永远远远远远！”

聂克丝、小苹花和纠纠被吓了一大跳，转向经过学校的小路。萍琪正站在包围了运动场的栅栏另一边，严厉地盯着这三只小雌驹。她背着一个杯糕的托盘，马鞍包沉甸甸地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味食品。

“呃，嗨，萍琪。”小苹花说，怯怯地向陆马挥挥蹄子。

萍琪脸上冷酷无比的表情很快地变回了她天然的快乐常态。

“嗨，丫头们！我正在给派对送甜点呢。好吧，我最好走了。你们好好玩吧。”

“嗯……好吧，再见啦。”小苹花回答，三个小家伙望着萍琪蹦蹦跳跳地沿着路走开。

“这个……好诡异。”确定萍琪已经超出了能听得见她说话的范围后，纠纠才开口道。

“萍琪只是比较萍琪而已；她就是这样子的啦，”小苹花回答道。“但是，你必须遵守萍琪毒誓，因为打破它就会失去朋友的信任，而失去朋友的信任永远是失去朋友最快的方法。”

“永永永永永永永永远远远远远远远！”

这三个小雌驹再次被吓得蹦了起来，转过他们的头。萍琪已经走了很远一段路，几乎超出了学校的视距范围。然而此刻，她正在瞪视着这三只小雌驹，好像不管多远她都能听到她们的交谈一样。她凌厉刚硬的瞪视在她们三个之间游移，仿佛她正在审视着她们的灵魂最深处。这视线让三只幼小的小马毛骨悚然。

然而，就像她讲话时一样快，萍琪恢复了她平时活力充沛的自然状态，转身沿着路蹦过路弯，继续她为派对运送食品的重任。

“如果你觉得没关系的话，小苹花，我觉得我还是只发个一般的誓就行了。”纠纠说，黄色的农家丫头对此毫无异议。

“那，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聂克丝？”小苹花问。

“好……好的……当我在森林……我……我记起了一些事。或者……好像它们是记忆，即使我不觉得它们是……而且……而且，在那些记忆里……我想……想伤害暮暮。”

“你为什么会曾经想要伤害暮暮？”

“我……我不知道！”聂克丝哭着说，她一直尽力忍住的眼泪开始哗啦啦地从脸上流下来。“但是我想！我真的这么想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现在一点都不想伤害暮暮，因为她是这么好的……但是……但是……”

“哇，放轻松点，聂克丝，”看到她的朋友开始哭得上不来气。小苹花急忙打断道，“所以你才这么伤心，因为你以为你想要伤害暮暮？”

聂克丝点点头，尽力擦干她的眼睛。

“我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为什么，但是……我记得以前想要伤害她。我们两个正站在一个旧城堡的废墟里面，而且我个子真的很高，还有当我说话时，我的声音也都特别奇怪，但是我记得想要伤害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确定你不是在做梦而已吧？”小苹花问。

“做……做梦？”聂克丝重复道。

“对啊，只是个梦，我的意思是，暮暮说你是从无尽之森被带出来的。也许你只是太累了然后睡着了，所有这一切都不过只是你做的梦而已。因为你被吓得太厉害了所以你只是没意识到这点。我是说，你又不是真的比暮暮个头还高，对不对？”

“好的……不是……但是就算只是一个梦，我仍然对此感到非常难过。”

“你把这件事告诉暮暮了吗？”纠纠问。

“是的……”

“而且你道歉了？”

聂克丝抽泣着点点头。“是的，我道歉了，而且她说这没关系。”

“好啊，那你还在乎这个干吗？你这个小笨蛋？”小苹花问道，慢慢露出笑顏。“照你说的，你又不是真的想要伤害暮暮，而且听起来她也已经原谅你了。就像我大姐姐说的那样，它现在就是桥下的水。”

“这个跟桥有什么关系？”纠纠问。

“不，你看，它是个比喻。”

“它比喻什么？”

“好的……它就是……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它的意思说的就是你已经为你做了的那些事情道了歉，而且大家也都原谅你了，所以那就没事了，只管忘掉它就好。”

“哦，所以因为暮暮已经原谅了聂克丝觉得她曾经想要伤害她的事，她们俩就能简单的忘记这事而且回到开心状态了？”

“正确！”小苹花笑着说。

“但是……我觉得暮暮可能没有忘掉，她看着我的样子就好像她害怕我，而且那如果不是梦的话该怎么办？如果我真的想伤害暮暮怎么办？如果我再想要伤害她怎么办？我不想伤害她！”

“好吧，我们现在绕进去了。该是苹果家族治疗法的时间了。”小苹花说着，跑到了聂克丝的后面。

“苹果家族治疗法？那是什……哇啊！”

聂克丝的眼睛睁大了。小苹花拿出她踢苹果的本事，从后面猛蹬在秋千上，一下子让聂克丝荡上了天。在幼驹紧紧抓住锁链的时候她的紫色鬃毛在她背后都飘了起来。秋千荡到最高点之后猝然摆回，当聂克丝荡回来的时候，小苹花已经让到了一边，和纠纠一起望着聂克丝惊慌的表情哈哈大笑。

“来啊，再高点！”小苹花鼓励。

“耶！高点！”纠纠用她的鼻子快乐地哼着。

聂克丝几乎上不来气。她已经荡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高，但是此刻她的脑子里充满了纠纠和小苹花的鼓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聂克丝开始将她的重量投入摇摆，让秋千荡得越来越高。最后，小雌驹甚至荡到了在链子松开之前能够达到的圆弧顶端，在锁链重新绷紧之前她甚至体验到了片刻自由落体的感觉。

聂克丝来回地摇摆许多次直到她的勇气耗尽，才让秋千慢了下来。但是当她停下的时候，她正在笑着，而且和很快地跑到她身边的小苹花和纠纠笑成了一团。

“看见没？苹果家族治疗法每次都管用。”

“治疗法是什么？荡秋千吗？”聂克丝问。

“不，开心地玩。除了开心地玩之外没什么能让小马更快乐了！现在快点下来啦。该我了。”小苹花回答道。聂克丝高兴地让开，为她的朋友让出秋千并使用她的魔法推动农家小雌驹，让她荡得和她之前一样高。



当她看着墙壁上的日历翻过另一天时，暮暮微笑起来。聂克丝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大约一个半月时间，让暮暮开心的是，黑色小雌驹现在过得很好。

她赶上了学校的教学进度，因此现在午后不用上学的时候，聂克丝能出去和她的朋友们一起玩。不过，有些日子聂克丝仍然会留在图书馆里，希望暮暮能教她比在学校学到的更多的东西。小天角兽的好奇心永不知足。

学校那边的情况也变得好起来了。在暮暮和珠玉冠冠父亲的冲突以及在学校的小雌驹之间发生了几次争端之后，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转到车厘子的下午班去上课了，这让两个新学生换到了上午班。聂克丝并没真正和小乖和皮皮有什么交流，暮暮只是很高兴聂克丝现在终于不用整天被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纠缠不放了。

从日历前走开，暮暮开始在图书馆内搬运并收拾散落在周围的书籍。斯派克正在瑞瑞那里为她提供比实际需要还多的帮助，小贤枭正在熟睡中，而且聂克丝在学校。谢天谢地，这让暮暮有了一个安静的早晨来收拾她平常课业所造成的凌乱。

把书本放回书架上的原处，暮暮注视着一些书籍的名字，考虑着是否阅读它们。目前为止，独角兽已经读过了图书馆里大部份的书籍，但是她，有时，仍然能偶尔发现她还没有读过的书。有些书她不想去读，另外一些只是因为她没有时间而已。

所有被收拾好的书都是暮暮已经读过的了，但是独角兽在最后一本书上停了下来。棕色的书皮边缘勾缀着金色的条纹，封面上印着金色的独角兽。这是一本记载着艾奎斯陲亚的古代传说和童话的书籍。就是在这本书中，暮暮读到了关于谐律精华的传说和梦魇之月回归的预言。

不假思索地，暮暮翻开了这本备受争论的民间故事，在她读到第一行字之前，她的眼睛粗略地扫过书中美丽的插图。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名为艾奎斯陲亚的神奇国度，由两位皇家姐妹共同治理并将谐律带至每个角落，其中的姐姐……

“我回来了！”

暮暮微笑，把书放在书桌上，聂克丝跑进图书馆内，很快地跑到暮暮身边，用鼻子亲昵地蹭着暮暮的身子。

“你好啊，聂克丝。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太棒了！”小雌驹快乐地叫着。“车厘子说我们要举行一场表演。”

“真的吗？”

“对！她说，每个春季，学校都要为小马镇春季庆典进行一场戏剧表演。很多很多音乐家、艺术家还有演员都会到小马镇来，大家全都会非常开心，这真是太棒了。”

“春季庆典……”想了一小会儿，暮暮重复道。“如果我记得没错，它最初是由一群环游艾奎斯陲亚的音乐家开始的，他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到达小马镇，后来，这个定期的表演加入了更多其他的音乐家。数年之后发展成了一个节日。”

“对，车厘子就是这么说的，”聂克丝回答。“而且她说将由我们决定表演什么，我们全部会参与其中。”

“嗯，那听起来挺有趣的不是吗？你有什么主意吗？”

“我……希望我能在图书馆的书里找到一个好故事。”

暮暮微微一笑。“好主意。书里有最好的故事，但是要记住，这只是一场校园表演，因此尽量找一个很短的而且你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的故事。”

“好的。”聂克丝同意，正要开口进一步请求暮暮的帮助之际。图书馆的大门突然打开，打断了小雌驹，苹果杰克冲了进来。

“暮暮，你在这里啊！我现在有些事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出了什么事，苹果杰克？”

“甜蜜苹果园出现了一些恶心的植物！是一种藤蔓，而且开始围着一些树长起来了。你这里有没有什么书能鉴定出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的？”

暮暮点头，点亮她的角从书架上取下一些植物病理学相关的书籍还有她的马鞍包。书飞进了包里，然后独角兽回头将马鞍包放置在她的背上。

“聂克丝，我得去帮苹果杰克。你自己留在这里没问题吧？”

“当然，我会尽力给我的学校演出找个好故事。”

暮暮点头。“很好。现在，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斯派克就在瑞瑞那里，而小贤枭正在楼上的卧室睡着。我很快就会回来。”

“好的，暮暮。”

“再次谢谢，暮暮，”当她和暮暮飞驰出门了时，苹果杰克说。“我不知道那个恶心的植物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它对我的苹果树而言可没好事。”

图书馆的大门在暮暮的魔法作用下关闭，留下小聂克丝继续她的研究。伪装的天角兽在房间里四处看了几分钟，视线不知所措地在满书架的书中游移，试着找到看起来像是故事书的东西，直到她注意到留在座位上的一本书为止。

靠近翻开的书本之后，聂克丝被书中美丽的插画迷住了。她的眼睛快速地扫到了书本的第一行，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名为艾奎斯陲亚的神奇国度，由两位皇家姐妹共同治理并将谐律带至每个角落，其中的姐姐……



“那，你知道具体要演什么吗？”当她和瑞瑞一起走向小马镇小学的方向时，暮暮问道。两只独角兽志愿帮助学生们准备表演，不过所有的实际工作都要由小雌驹和小雄驹们自己来做。这是学生们获取他们可爱标记的一个机会，正是一场类似的学校演出帮助瑞瑞发现了自己在时尚和裁缝方面的特别天赋。

“我问了甜贝儿，但是她对我保密；还说我们今天就会知道。她似乎真的非常兴奋呢。”

“她是要参加演出还是要在其他方面帮忙？”

“我妹妹想帮忙准备服装，不过……当她跟车厘子提到在才艺表演中就是她为童子军制作戏装之后，车厘子鼓励甜贝儿承担另一个职责……歌唱。”

“哦，那真不错。甜贝儿的歌喉实在是不可思议，能听到她唱歌真是件好事。”

“没错，就是这样。要我说，我都敢打赌歌唱就是她自己的特别天赋了，但是直到她的小可爱标志出现之前我们都还不能确定，不是吗？”

当她们俩走到了校园附近时，暮暮左右张望了一下。学校和操场建在道路的一侧，而学校的户外舞台则建立在道路的另一侧：小马镇内唯一的永久舞台。

车厘子正站在孩子们中间，为热心聆听的小马驹们提供指导。毕竟，排练表演意味着他们至少在一天中部份地脱离了正常校园时间安排。当车厘子看见暮暮和瑞瑞走来的时候，老师决定让学生解散，比预定计划稍微早一点去休息，以便她和这两只独角兽交谈。

“你们俩来的真是时候，”孩子们都跑开去玩耍之际，车厘子上来欢迎，聂克丝向暮暮挥了挥蹄子，然后和她的朋友们一起跑开。“我刚刚才告诉班上你们很愿意腾出时间来协助我们准备这场表演。”

“随时乐意帮忙，车厘子，”暮暮说。“不过，还没有小马告诉我们到底要演什么呢。”

“哦，当然。在这里。”车厘子回答，用蹄子推了推散落在地上的一些剧本。暮暮拾起剧本，瑞瑞和她并肩而立，一起阅读着封面的标题。

“皇家小马姐妹的团圆。”暮暮大声地读了出来。

车厘子微笑着。“是的，这是聂克丝的点子。她找到了关于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如何守护世界的平衡，然后露娜又是如何变成了可怕的梦魇之月的古老童话。然后小苹花对你和你的朋友们打败了梦魇之月并把露娜公主恢复正常的冒险之旅产生了灵感。”

“哇，这故事真不赖。对于一场小学的演出而言真是个绝妙的小故事。比以往的演出好得多了。”瑞瑞沉思道。

“以往的演出会演什么？”

“嗯，至少，当我还是一只小雌驹的时候，我们的春季庆典戏剧是个关于小马的野餐被蚂蚁偷走的故事。这是个……挺可爱……但是你绝对不会称之为很棒的舞台剧，虽然因为这场特别演出我才得到了我的可爱标记。不过嘛，这个看起来要有趣多了。”瑞瑞称赞道，轻轻翻阅着剧本的拷贝。

“真是太值得庆贺了！通常，学校演出都被放在春季庆典后面，我们演出的场地也就是我们的小舞台而已，但是我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镇长之后，她说学生们的表演如果够出色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在节日庆典中佔据一席之地。这对孩子们而言将会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机会，不仅仅是为他们的父母，而且也是为了他们在镇广场大舞台上建立起来的整个镇。”车厘子说。

瑞瑞兴奋起来，她用肘部轻推暮暮，指着剧本中的一个位置。“哦，看这里；他们要唱萍琪的歌。”

“你是说她在无尽之森唱的歌，那时候她告诉我们面对鬼怪大笑和凶神恶煞全消的那个？”暮暮问，翻着剧本中相同的篇幅。

“当然了。哦，我都能猜得出当她们唱响这首歌的时候，萍琪会有什么反应。她会乐得蹦上好几天之久，我们肯定停都没法让她停下来。”

想像着萍琪的反应，暮暮忍俊不已。“没错，说不定她会自己就开始在观众之间唱起来呢。不过，这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哦，没错，这将是学校有史以来的最棒的表演之一！”车厘子热切地赞同道。“因为这场表演有这么多的角色和要做的事，我都已经把两个班级合到一起了。而且我们已经列出了全体演员名单。第一页上就是演员表。”

暮暮和瑞瑞点点头，把剧本翻到第一页开始阅读。

皇家小马姐妹的团圆

小马镇小学演出

|  |  |  |
| --- | --- | --- |
| 编剧 |  | 车厘子 |
| 背景音乐 |  | 天琴 |
| 旁白 |  | 泽蔻拉 |
| 暮光闪闪 |  | 小乖 |
| 苹果杰克 |  | 小苹花 |
| 瑞瑞 |  | 甜贝儿 |
| 云宝黛茜 |  | 飞板璐 |
| 小蝶 |  | 绒绒云 |
| 萍琪 |  | 小晴天 |
| 市长 |  | 丁点蹄 |
| 海蛇 |  | 龙卷雷 |
| 蝎尾狮 |  | 神箭星 |
| 赛蕾丝蒂娅公主 |  | 珠玉冠冠 |
| 露娜公主 |  | 白银勺勺 |
| 梦魇之月 |  | 聂克丝 |

小马镇居民＆无尽之森的树

热破[[2]](#footnote-2)，露比酒，天堂，帅小伙，闪光，蜜桃派，百合

布景设计

露比酒，天堂，蜜桃派

剧服

小晴天，帅小伙，百合

舞台勤务

热破，闪光

“泽蔻拉……你居然能找到她来念旁白还真让我吃了一惊。”向书页上瞥了一眼，瑞瑞说道。

“实际上是小苹花说服她的。就我所知，她的声音很特别。”车厘子回答道。

“哦，确实，确实。对于这种史诗传说类型的故事，她的声音非常合适。不过，我建议你让她自己来写她的台词。”

车厘子抬起一边眉毛。“那是为什么？”

“泽蔻拉在押韵方面非常的自然，而且押韵的旁白会为整个话剧提供一种古典和神话故事的感觉。如果她不像她自己那样押韵的话，我都想不出她的声音听起来会怎么样了。”

“我会找个时间和她坐下来处理剧本的。”车厘子保证。

瑞瑞笑着点点头，继续向下阅读后面的书页。“嗯，你看见了吗。甜贝儿要扮演我。不过，我觉得那也挺合理的；她拥有和我一样漂亮的白色毛皮。哦，还有飞板璐会扮演云宝黛茜！她一定乐疯了！”

“哦没错，”车厘子赞同。“实际上当飞板璐一知道自己将要在表演中扮演一个角色，她就开始要求可以扮演云宝黛茜了。这个角色也非常适合她，因为她说起话来非常像云宝黛茜。”

“是的，毫无疑问你听到飞板璐这只小雌驹说‘酷’的次数简直就和黛茜一样多，”瑞瑞对此表示同意，顺着当前页继续往下读。“我看看，这个不认识，还有她，以及她……等等，海蛇？你是指史蒂文•马格纳特吗？”

“谁啊？”

“史蒂文•马格纳特，那是我们在寻找谐律精华途中遇见的海蛇的名字。哦，我确实希望你可以好好描写他。如此一位举止亲切、彬彬有礼的海蛇不应该被归类到一个简单怪物的角色。你不觉得吗暮暮……暮暮？”

瑞瑞和车厘子把视线转向暮暮，她面色苍白，表情阴暗，僵硬得像座雕像。

“暮暮，亲爱的，怎么了？”瑞瑞问，注意到独角兽的视线正集中在书页上。于是回头看着她自己的剧本拷贝。向下读了几行之后，瑞瑞也同样地僵在当场，瞳孔都缩小了。

“出……出了什么问题吗？”车厘子问，有些担心这两只独角兽举止失态的原因。

“哦……呃，当然没有，”瑞瑞回答道，恢复了她的平静。“我确实对你的一些安排挺好奇的。比方说，你为什么会觉得聂克丝能扮演好梦魇之月？她是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宝贝，还有，这个……她也非常胆小、敏感。而另一方面梦魇之月是……这个……”

“那是戏剧表演的重点，瑞瑞：扮演一个与通常的我们不相符合的角色。此外，是飞板璐提出这个建议的，而且在课堂中的所有小马都赞同聂克丝会是扮演梦魇之月的最佳选择，因为只有她有黑色的毛皮。如果她对此没有意见的话，另外我也问了聂克丝，她似乎一点也不介意。”

“哦，那就好，我猜如果聂克丝同意扮演这个角色……”

“我认为她会非常合适，”车厘子向她们保证。“聂克丝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而梦魇之月是一个拥有很多台词的角色，虽然比不上你的角色，暮暮，但是仍然在台词中占了重要分量。我相信聂克丝肯定能记住她需要说的部份。”

“当然，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完美的梦魇之月。暮暮，你不同意吗？”瑞瑞说，用肘部推推旁边的紫色独角兽，把暮暮从她的震惊中唤醒过来。

“哦……喔，是的……当然了。完美的。”暮暮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这一定会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跟着暮暮蹦蹦跳跳地走出厨房，聂克丝快乐地叫着。整个晚餐时间，聂克丝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即将来临的表演。小雌驹刚刚从彩排归来，穿着她的全套行头回到了图书馆，全套梦魇之月装束。

“你确定吗？”暮暮问，“你可是要登台面对一大群小马的。”

“这个……确实有点可怕，”聂克丝承认，她转身面向暮暮，兴奋稍微减少了一些，“但是大家都会非常开心，而且观众很多也很好玩啊。”

“但如果你忘了台词怎么办？”

“车厘子保证过她会就站在后台那里，如果我们忘了台词她能小声提醒我们，”聂克丝回答，“但是我真的一直在努力练习我的台词。”

聂克丝稍微皱起眉头瞥向一旁。“而且珠玉冠冠说我根本演不好梦魇之月，还说车厘子找块石头都能比我强。

“但是我要让她见识见识，”聂克丝下了决心。“我要尽全力，而且我一句台词也不会忘。我要尽我所能变成最棒的梦魇之月！”

暮暮打了个哆嗦，她无声地骂了自己一句，然后她叹了口气。“我……我很抱歉聂克丝……但是你不能去参加表演。”

小雌驹呆呆站了片刻，她的脑子一时间对她刚刚听到的话反应不过来。“什么？”

“我说你不能去参加表演。”暮暮重复道，她的声音中加入了更多的威严。

“但……但是……但是，”茫然的小雌驹结结巴巴地问，“为什么我不能去参加表演？我做了什么坏事吗？”

“不，你没做错什么……对不起，聂克丝，但是你就是不能去参加表演。”

“但是表演就是明天了，而且没有我的话他们要怎么演出！”

暮暮皱着眉头，感觉她的心在胸中扭作一团。自从独角兽发现小雌驹要在话剧中扮演梦魇之月已经过了数周的时间，而且在那两个星期里暮暮一直都在烦恼到底该怎么办：是让聂克丝去参加表演还是找个藉口把她留在图书馆。

考虑到她会有多开心，暮暮实际上已经打算让聂克丝去参加表演了。然而，两件事很快地扭转了暮暮的决意：

首先是有公告称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将会驾临春季庆典，而且已经听说小马镇学校要讲述露娜公主回归的故事，在故事的第一场中。暮暮知道聂克丝的假面目可能骗过普通的小马，但是她无法期望能骗过公主们。露娜公主曾经就是梦魇之月，而且无可置疑，赛蕾丝蒂娅公主简直就像是囚月之马的密友。她们一定会注意到聂克丝的相似处，而且暮暮害怕聂克丝会立刻被放逐。

令暮暮动摇的另一件事是她最后终于看到了聂克丝的戏装。盔甲是用结实的布料和金属丝做成的，翅膀是假货，而且闪闪发光的鬃毛显然只是缀了亮片的紫蓝色布……但是这已经让聂克丝看上去太像是梦魇之月了，尤其是她的侧腰部还画着新月的可爱标记。当然，小马镇的一些小马可能仅仅觉得这装束实在是非常出色，但是暮暮害怕可能有另外一些小马会产生其他的联想。

“我……很抱歉，聂克丝，但是他们只能在缺了你的情况下继续了。”

“但是……”聂克丝争辩道，只是暮暮顽固地摇着头。

“我说不行，聂克丝。”

聂克丝浑身绷紧了，开始微微抽泣。然而，她没有软弱下来哭鼻子。相反，小雌驹抬起头生气地望着暮暮，用她的蹄子刨着地面。

“但是这不公平！如果我没有做任何错事，那我为什么要被惩罚！我要去参加表演！”

“聂克丝……”

“不要！”聂克丝怒冲冲地喊了起来，她头一次开始大发脾气打断了暮暮的话。“这不公平！我真的非常努力练习了，而且我已经把所有的台词都记熟了！”

“聂克丝……”

“这不公平！”小雌驹尖叫着。

“聂克丝！”暮暮吼了起来，强迫小雌驹重新沉默下来，她仍然非常生气地望着暮暮。“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但是这件事没得商量！现在，我要你上楼去把那戏装脱了。”

“但是……”

“上楼去！”暮暮跺着她的蹄子说。在暮暮严厉的注视下，聂克丝试着向独角兽反瞪回去……但是最终失败之际，小雌驹伤心极了。聂克丝冲上楼去，一路嚎啕大哭的哭声直到她在背后摔上卧室的门之后才静下来。

“暮暮，你不觉得应该让她去参加表演吗？”斯派克问。“我是说，她实在是太期待它了。”

暮暮的脸色沉了下来。“我知道她是的，斯派克，而且我也很想让她去，但是……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知道了怎么回事，知道了她是那些邪教徒的法术的造物的话……她们会把她放逐到月亮……带走她。我……我不能让那发生。”

斯派克叉着他的胳膊，非常怀疑地看着暮暮。“你真的认为赛蕾丝蒂娅会这么做？我的意思是，她完全地信赖你。我确定你会让她相信聂克丝不是梦魇之月的。”

“我很高兴你这么想，斯派克，”暮暮说，之后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但是我实在是不能冒这个险。”



“现在，斯派克和我在晚上必须去见公主。赛蕾丝蒂娅公主约我在那里和她一起，陪露娜公主在晚上观看演出，”暮暮说，她在和聂克丝说话，小雌驹身上穿的是她普通的日常便服。“小贤枭将会看着你，而且我希望你在他面前乖一点。”

“遵命，女士。”聂克丝说，声音中充满了失望。这让暮暮很烦恼，因为这是聂克丝第一次真正在对她闹脾气。不过，这样也好。

“我很抱歉聂克丝，我会为此给你补偿的，”当她准备离开的时候，暮暮答应道。“现在，不要再去想这个。斯派克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好……”她生着闷气。

暮暮迈步走出大门，门板在她背后紧紧地关闭。然后小贤枭飞过房间，爪子中抓着门锁的钥匙，落在暮暮书桌的边角上。

等暮暮一走，聂克丝就开始鼓着小脸踢书了。她四处跺着蹄子发飙。“这不公平……这不公平！车厘子期望着我在那里，他们全部在期望我！而且我都这么努力练习了！这不公平……”

“Who。”

聂克丝朝小贤枭望去，而他也在看着她。然后小雌驹睁大了眼睛，三步并作两步跑向猫头鹰那边。

“拜托，小贤枭，让我去参加表演！大家正需要我！没有我他们可不行！我一定要去演梦魇之月，没有了梦魇之月的话，故事就演不下去啦。”

“Who？”

“梦魇之月，坏雌驹！拜托，小贤枭……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托托托托托”聂克丝恳求道。

猫头鹰和聂克丝互相对视，小雌驹用她能摆出的最大、最渴望的眼睛望着他。她甚至使出了甜贝儿教她的把戏，小雌驹把她的下嘴唇都嘟了起来。

然而，小贤枭只是继续盯回来，他亮晶晶的小圆眼睛和无表达的鸟嘴本身就组成了一张自然而然的完美扑克脸。小贤枭一动不动，他抓着门钥匙的爪子捏得更紧了。

不过，聂克丝耍起了另外一个花招。她开始在哀求的眼神中里融入她自己的感情。她迫使她的眼睛挤出泪水，几滴可怜巴巴的眼泪开始顺着小雌驹的脸颊滚落下来。在学校排练戏剧的时候，白银勺勺和珠玉冠冠被要求在练习按照要求哭出来，因为当她们在话剧结尾重聚的时候，皇家姐妹应该哭泣。

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没能做到，但是在后台一个隐蔽之处聂克丝决定试试看，然后发现如果她想些合适的事，她就能让她的眼睛流出泪来。这个把戏她还没有考虑过该怎么使用，但是，皇家小马姐妹作证，如果她可以去参加表演的话，她就得用这本事占据有利形势。

小贤枭像他之前一样冷冰冰地盯着聂克丝看，但是片刻之后猫头鹰被迫把视线移开，在无奈中大叫大嚷。聂克丝的祈求实在太厉害让他无法忍受了。小贤枭飞起来穿过房间并且熟练地把钥匙插进门锁里。然后他转了一圈，用钥匙打开了门让出了一条通路。

“哦！谢谢你，小贤枭！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聂克丝一边欢呼一边连蹦带跳地跑上二楼。眨眼之间，小雌驹天角兽就脱掉了她的背心摘下了她的眼镜然后拉出了她的戏装。她轻轻一跳，一次跳到所有四只戏装鞋子上，然后开始穿上一堆其它的假盔甲。

等聂克丝到了演出的时候车厘子会帮她画上假的可爱标记，但是她必须自己先穿上装束的其他部分。穿上一堆假盔甲很容易，但是挑战性的部份来了——戏装的翅膀。木制的翅膀粘上羽毛，然后被安置在一件类似她日常穿着的背心上，因为戏装背心是全黑色，所以在稍远处很难分辨出来。就她自己而言，聂克丝不明白为什么她有真正的翅膀还要穿个假货上去，但是暮暮坚持如果她想要参加表演就必须穿着整套的戏装。

然而，假翅膀很难装上去。戏装的这部份设计得不是很好，翅膀通常需要在穿上头盔之前就装上去。但是聂克丝已经把头盔戴好了，而且她不想浪费时间再把它脱下来。

聂克丝笨拙地和假翅膀搏斗，进展还算不错……直到她失蹄跌倒为止。伴随着一声惊慌的“哎呀”，她向一边倒了下去，翅膀从她的背上滑了下来。首先摔在地上的是翅膀，然后聂克丝倒下来正压在顶端，木片断裂的声音伴随着倒地的声音一起响起。

“不……不！”聂克丝大叫，现在当她看着严重折断的翅膀时，她真的开始流眼泪了。小雌驹试着用蹄子把假翅膀折弯的部份轻轻推正，结果反倒让一只假翅膀从中断裂开掉在地板上。假如她没有向后瞥到假翅膀应在的位置的话，聂克丝肯定会开始大哭起来……她注意到了已经在那里的真翅膀。

“好吧……”聂克丝抽泣着。“如果……如果我整晚都一动不动地张开它们……说不定能行。”聂克丝喃喃自语，垂直地把她的小翅膀展开。小雌驹知道等暮暮回了家她就要有大麻烦了。不只是因为她偷偷逃走去参加演出，而且也因为她把真正的翅膀暴露在外面就跑出去。

不过，此刻，除了很害怕被暮暮处罚之外，她也比较害怕她会让班上的其他小马失望。她不想要辜负她仅有的朋友们，另外她在班级的其他成员心中已经很不受欢迎了。在课堂中的所有小马，除了她的朋友以外，都把她当做一个哭泣包，老师的跟班，或两者都是，毁了话剧只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下定了决心之后，聂克丝把假翅膀从背心上拆了下来，她用剪刀在布上剪出几个粗糙的破洞。然后她穿上它，把她的翅膀伸了出来，尽量让她的翅膀看起来像是假造的，背心明显在翅膀应该接合的部位没有接上，但是聂克丝只希望没有谁会注意到。

穿好了戏装，确定没有落下什么东西，聂克丝从楼上一路飞奔而下跑出前门。她只折返回来一次，向图书馆门中伸出脑袋，为小贤枭留下一句大声的“谢谢你！”之后，她跑向了小马镇的中心。



# 第六章：亲情团圆

在前面的节目结束之际，暮暮和其他观众一起热烈鼓蹄。小马镇的全部成员，以及为数众多的来自其他镇的小马们，都围坐在已经被改建成一座春季庆典露天剧场的镇中心广场上，坐落在包围着市政厅的广场一侧的，是一座设置着专业的照明灯光和其他设备的巨大临时看台。这地方挤满了小马，全都热切地站着等待更多的演出。不过，暮暮,斯派克，以及她们的朋友们并没有和地上的马群挤在一块儿，她们已经被邀请到了为贵宾准备的ＶＩＰ区，与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坐在一起。

“噢，这一场真有意思！我喜欢他们扔馅饼的那一段！”萍琪在她的坐垫上又蹦又笑。

“对，”云宝黛茜赞同道，“真够精彩的。”

“实在太搞了。”斯派克兴奋地补充道。

“低俗的搞笑……不过还算愉快，”瑞瑞评论道，她并不像她的朋友们那么兴奋。“我想我更喜欢关于蓝调音乐的笑话。”

“真的吗？要是你问我，我会说这出搞笑的意义本来就只是纯粹耍蠢而已。”苹果杰克争辩道。

“那这搞笑肯定是从你左耳进右耳出。”瑞瑞回答。

“真的？那不会撞掉她的帽子吗？”听到萍琪的问题，云宝黛茜忍不住连打响鼻。

“哦，老天，”云宝黛茜一阵大笑，“该有谁去跟那些喜剧演员说说这件事，他们应该把这段演到里面去。”

其他的小马和云宝黛茜一起笑了起来，包括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在内。小马们起初在皇家姐妹身边还有些拘谨，不过几个不错的节目演过之后，赛蕾丝蒂娅公主又开了个很诙谐的玩笑，让大家都感觉轻松多了。

“那么，下一个节目是什么，姐姐？”露娜公主问道，艾奎斯陲亚皇家的妹妹正热切地期待着下一场演出。

“让我看看……皇家姐妹小马的团圆，由小马镇小学演出。”太阳公主回答道。

“哦耶，我就等这个呢！”黛茜兴奋起来，在她的坐垫上坐好。“这可是我们的故事！”

“就我自己而言，我可不怎么兴奋，”苹果杰克承认道，“我知道小苹花不想这样，不过她恐怕会把我演得看上去像个小丫头，我可不想有小马因此背后笑话我。”

“我相信小苹花会演得很好的，”小蝶为苹果杰克打气。“不管怎样，她非常了解你，我连扮演我的是谁都不认识呢。”

“对，我想你说的没错，”苹果杰克翻开放在她蹄子上的节目单，“嘿，看这里，他们让聂克丝出演梦魇之月。”

“真的？唔，我想那挺酷的，我是说，她毛皮的颜色正合适……不过她是个哭泣包。”

“云宝黛茜，你说的太过分了！”小蝶责备道。

黛茜耸耸肩。“嘿，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这个，我……我不想让你们失望，姑娘们，聂克丝这阵子不太舒服，”暮暮说谎道。

“哦，可怜的小家伙，她肚子疼吗？”小蝶问道。

“哦对，肚子疼得真的很厉害，”暮暮说道，兴高采烈地用上了小蝶提供的借口，“实际上我把她留在图书馆和小贤枭在一起，我很怀疑她还能不能来得了。”

“暮暮，听起来这个小雌驹正和你住在一起，”赛蕾丝蒂娅注视着她的学生，“你没有告诉我这件事让我很吃惊。”

“哦……真的吗？哈哈……我……我想我已经在她刚来的时候就告诉您她回来的事了，她是我表妹……半个表亲……那什么……异父侄女，真的，不过，对，这个……她和我住在一起已经有一阵子了。”暮暮尽可能表现得很轻松，但是仍然不由自主地露出一副愚蠢的，抽筋一样的笑脸。而且飞快地换了话题。“那么……呃……露娜公主，您不会有什么要紧吧？我是说……这出表演是关于……”

“别在意，暮暮，”月亮公主微笑了一下，保证道，“我……我想我无所谓的，此外，这是一场小学的孩子们的表演，就算是……小马们会嘲笑梦魇之月……我想，看看我过去做的那些蠢事也没关系的，谢谢你的关心。”

“哦，不用客气，公主。”暮暮面带微笑地说，庆幸她转移话题成功。几分钟之后镇长文典，以春季庆典的主持者的身份，走到了舞台中央。

“女士们，先生们，”文典以她的日常讲话开头，“我现在很荣幸地宣布下一个节目是，小马镇小学的独家表演，皇家小马姐妹的团圆。”

马群们中间响起了鼓蹄声，其中家长们的鼓蹄声尤其响亮，镇长退下舞台，幕布缓缓拉开，烟雾开始弥漫在舞台上，雾气的海洋内浮现出几个影影绰绰的形象，唯一的光明来自上面的星星和月亮，这一刻，万籁俱寂。

“注意，注意，小马们，听我讲述古老的传说。故事的历史非常久远，它发生在很久以前，在祥和之中的姐妹，驾驭着日月的光辉。”

此时，舞台上其中一个影子开始移动，让台下一些观众跳了起来，引起了一些惊叹声。被他们当成道具的，实际上，是一只披着斗篷的小马，她走到舞台中心，一束孤独的灯光亮了。照在小马身体上的灯光投下浓重的黑影，将小马的全身遮盖在斗篷的影子中，在灯光亮起之后，她静待片刻，举起一只带着黑白相间条纹的蹄子，掀开了披风的兜帽。

当她掀开披风的时候，泽蔻拉不由得微笑，她的视线扫过舞台下正震惊地望着她的面孔。

“当黎明来临，姐姐将朝阳唤醒，旭日冉冉，一片光明，”泽蔻拉吟诵着，将传说娓娓道来。“当夜幕降临，妹妹使明月晶莹。忙碌的一天顿时宁静。”

台上投下两束照明光，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扮演成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的模样站在舞台的两侧。在泽蔻拉漫步走出舞台一侧并暂停她的旁白之际，两只小雌驹快步隐藏到舞台背景后面，当另外几个学生登台舞蹈玩耍的时候，站到了背景的木头山峰上。

“她们平衡着白昼与黑夜，她们维护着世界的和谐，姐妹俩庇护着所有小马，分享着活力喜悦和欢乐。”

“哇哦，泽蔻拉的旁白念得真是太棒了。”黛茜对靠在她身边的苹果杰克耳语道，

“你说的没错，甜心。”

“但是年轻的妹妹嫉恨渐渐增多，她的阴郁渐渐笼罩整个艾奎斯陲亚。在姐姐金色阳光下，小马们嬉戏玩乐，却在她银色夜空的陪伴，熟睡到月落。一场可怕的悲剧即将坠落。”

伴随着泽蔻拉的讲述，小雌驹和小雄驹们表演出了这一幕，扮演赛蕾丝蒂娅公主的珠玉冠冠志得意满地站在上面看着舞台上的小马们玩耍和嬉闹，但是当她消失，扮演露娜公主的白银勺勺上场后，其他的小马们都快速地假装沉沉睡去，有一些还装着打鼾。

“年复一年，夜复一夜，孤独的妹妹心结难解。美丽夜晚，竟被众生无视，在她心中，子民冷漠无知。命运之夜终于来袭，妹妹拒绝让月落归西，全然不顾姐姐的心急。”

“露娜，为什么你还没有降下月亮，已经是日出的时候了。”珠玉冠冠说道，那副装出来的皇家腔调“皇家”得有些过分，她和白银勺勺站在舞台背景木头山峰后面的台阶上，在其他小演员们假装熟睡的时候面对面地交谈着。

“我已经厌烦了这根本没有小马关心的夜晚，”白银勺勺以扮演出来的皇家腔调回喊。“我为了它如此辛劳，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一觉睡到天亮，它是如此美丽，但是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小马会看它一眼。”

“这个……这个……”珠玉冠冠结巴起来。

“看来有小马忘词了。”瑞瑞小声说道，“照我想，这种事发生在一个讨嫌的小雌驹身上我也毫不惊讶。”

“这个……那小马们应该怎么做才好？晚上太暗，无法工作，还有这个，白天太亮也不好睡觉。”珠玉冠冠终于答了上来，观众们之间一阵低声哄笑，露娜自己则轻蔑地喷了个响鼻。珠玉冠冠好容易从恐慌中恢复正常，恢复了她平常讲话的方式，一种猥琐的语气，这腔调属于一个油腔滑调的小雌驹而绝非太阳公主的表现，她自己则觉得这挺有趣的，暗地里窃笑。

“我不在乎！”白银勺勺喊着，她的台词背得可比珠玉冠冠要熟。“我再也不能容忍我的辛劳被忽视！他们必须瞻仰我美丽的夜晚，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但是，妹妹……”珠玉冠冠叫道，她的声音随即沉默下来，照在白银勺勺身上的灯光也随之熄灭，泽蔻拉的旁白再度响起。

“真情与安慰，已来得太迟，她美丽的夜空被小马们忽视。痛与恨在心中反复辗转翻腾，从里向外扭曲了公主的灵魂。仇恨的风暴卷走温柔的面目，只剩下，那恐惧的梦魇之月！”

照在舞台另一侧的灯光再次亮起，观众们中间掀起一阵惊叹的声音。白银勺勺的位置上站着另一个毛色纯黑的小雌驹，看起来像是伪造的翅膀一动不动地高高伸展着。在她的侧腰画着新月的可爱标记，身上的假铠甲远远看去几近真实，最后，小雌驹睁开了眼睛，衬托在近似鸢尾花色的眼白部份中，明亮的绿松石色双瞳宛如巨龙。

“嘿，看啊，聂克丝做到了！”苹果杰克兴奋地小声说，“甜苹果沙司在上，那个小家伙把梦魇之月真是演活了。”

“哦……哦没错，当然了，”瑞瑞赞同道，紧张地瞅了一眼暮暮，“她真是……惟妙惟肖。”

“而且看到她肚子不疼了也是件好事。她一定只是有点怯场而已。”赛蕾丝蒂娅靠在暮暮耳畔评价道。

“呃……呃是的……怯场，”暮暮虚弱地回答，忽然感觉全身无力，好像没吃午饭一样。

聂克丝看着观众们，意识到她正站在一大群小马们面前，一时间有点畏缩。她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她的眼睛开始打哆嗦，只觉得四条腿的力量正快速溜走。她为能参加表演而非常兴奋，为能加入这个故事还可能交到新朋友而非常兴奋，不过她既没想到也没预先听说会有这么多小马盯着她看。

不过，聂克丝舔了舔嘴唇，咽了口唾沫，想到了她的朋友们。她可是为了他们连暮暮的命令都没听，这下子可算是惹了大麻烦了，但现在，她可不想辜负自己的朋友。她必须念完自己的台词，她已经背诵了那些台词那么多遍，熟练到连睡觉的时候都在梦话里面嘟囔着把它们背出来。她现在要做的就是深呼吸然后开始朗诵台词。

“艾奎斯陲亚的小马们再也看不到太阳了！我在此宣布，今后将是永恒的黑夜！灭哈哈哈哈哈！”聂克丝高声宣布，装出来的邪恶笑声引起了观众们一阵小小的哄笑。这笑声充满友善和鼓励，让聂克丝拥有了一些勇气。她能做到，她也该做到，反正她惹上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笑声让聂克丝产生了勇气，观众们的反应却让暮暮大惑不解，为什么没有小马发火？聂克丝看上去实在是太像梦魇之月了，但是看起来没有小马把这当回事。他们真的全都觉得只是聂克丝的装扮太好了吗？独角兽还没对此考虑多久，泽蔻拉的声音就把她的注意力拉回了舞台上。

“小马们的家园被黑暗所笼罩，姐姐苦苦哀求依然丝毫无效。危机时刻，别无选择，姐姐无奈只能大动干戈。谐律精华，威力强大，姐姐放逐了迷失的妹妹，但内心没有丝毫的欣慰……”

舞台上的灯光开始闪动，转换成彩虹色，投射在假装在愤怒和痛苦中哭号的聂克丝身上，然后熄灭了。等到灯光恢复正常的时候，聂克丝已经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在她原来站的位置上，降下了一颗绘制着囚月之马轮廓的木板月亮。

“年轻的妹妹被送到了月球，小马们从此自折磨中解脱，双重重任由姐姐一身承担，共同驾驭着金日和银月，在她的统治下谐律回归，世间迎来千年的祥和……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

与此同时，舞台的幕布快速落下，在一阵恰到好处的鼓蹄声中，第一幕落幕了。只有一只小马没有鼓蹄喝彩：露娜。她原本对孩子们的表演很入神，直到扮演梦魇之月的小雌驹出现，她就在自己的座位上缩起来了。

月亮公主低下了她的头，当她生命中那些特别时刻的回忆像狂怒的精灵一般逆袭而来的时候，她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的蹄子，然而，在她过于迷失于自己的思绪中之前，她感觉到了轻轻的触摸，扭头看去，月亮公主看到宽大的白色羽翼温柔地覆盖在她的肩膀上。

“你不要紧吧？”赛蕾丝蒂娅轻声问道，用她的羽翼把她的妹妹柔和地拥抱在身边。

“是……是的，我不要紧，”露娜回答道，把她的头倚靠在赛蕾丝蒂娅的肩膀上。“谢谢你，蒂娅。”



表演的水平相当专业，孩子们的表现比预期得还要出色，所有的观众们都相当喜欢这场演出，甚至包括家长之外的小马们。在第一幕之后，下一幕的内容是暮暮和她朋友们的相遇，以及梦魇之月的回归。之后转入了第二幕的第二节，暮暮和她的朋友们必须穿越无尽之森面对她们的考验。

在所有观众之中，最喜欢这场表演的就要数暮暮的朋友们了。在苹果杰克和瑞瑞满足于她们妹妹的演技的时候，黛茜则对飞板璐把她扮演得如此帅气而极度兴奋。小乖给暮暮留下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虽然小雌驹偶尔会不小心绊倒，而萍琪光是听到舞台上开始演唱她关于面对鬼怪大笑的歌曲就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暮暮发现，甚至连自己都对这场表演非常开心。直到她静下心来才想起自己一开始都快气炸了。等完事之后她还是要狠狠斥责聂克丝一顿，不仅仅是因为她头一次不听自己的话，也是因为她居然连眼镜都没戴。而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生什么糟糕的情况。赛蕾丝蒂娅和露娜没有扑上台去捉拿聂克丝，台下观众的反应也没有半点恐慌或者愤怒的样子。他们都觉得那是舞台化妆的效果太好了，暮暮也不敢做出什么会让她们想到别处去的举动。

于是，此时此刻，暮暮也只能干坐在观众席上看表演继续下去而已。表演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幕的第三节，整场表演的高潮，已经开始了。这也是暮暮最担心的部份。将会在古老城堡背景下展开的战斗，而她害怕这一场会勾起聂克丝那些多余的记忆。

“最后的难关终于征服，小马们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到达谐律精华的寄放之处。”泽蔻拉吟诵着，然后暂时退下舞台，让六只扮演暮暮和她朋友们的小雌驹走入观众们的视野内，靠近了摆放着道具谐律精华的木制底座。

“谐律精华，我们终于找到了！”小乖，扮演暮暮的小独角兽欢呼道。和真正的谐律精华不同，放置道具谐律精华的底座离地面很低，让孩子们可以直接取到它们，而不需要飞上去或者用魔法。

“一，二，三，四……只有五个！”扮演萍琪的小马指出。

“嘻～！”萍琪小声地叽叽喳喳，兴奋得都快嚷嚷起来了。“我的台词！是我的台词！真酷！她们把每件事都演得一模一样！”

“那应该多亏了你，甜心，因为不知怎么的，你居然能把我们当时说过的话记得一个字都不差。”

“哦，那很简单。我只是看了剧本而已。”

“你只是看了……什么？”

“嘘！我正在看呢！”黛茜抱怨，知道她的演员台词马上就来了。

“第六个在哪里？”当小乖走近五个道具谐律精华时，飞板璐问道，她正和其他小雌驹四处张望着。

“书上写着，当五者会聚，最后的谐律精华会在闪光中出现。”

“这又是什么意思？”小苹花问，顺利地模仿出她姐姐稍微有些低沉的嗓音。

“我也说不准，但是我有了个主意，退后，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咱们出去吧。她需要全神贯注。”小苹花命令道，领着其他小雌驹走出舞台，只留下小乖和道具谐律精华在一起。小独角兽在圆形底座旁边跪下并且点亮她的角。她并非真的在尝试使用魔法，只是让她的角发出光芒来制造出效果而已。

然而，舞台上开始弥漫出烟雾，后台的喷雾机向台上喷出大量的白雾，紫蓝色的灯光为雾气染上了颜色，几个卸了妆的学生在后台用绳子把道具底座拉到了舞台的中央。

另一些后台的学生则用鱼线把道具谐律精华吊了起来，让它们从小乖身边滑走，并悬停在舞台另一边的空中，当小乖惊觉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她伸出蹄子惊叫出声，“谐律精华！”

在聂克丝步入观众视野的时候，她用假扮出来的邪恶狂笑声回应了她，舞台的灯光开始闪动，学生们在后台敲打铁桶和平底锅制造出闪电和雷霆的音像效果。不过，尽管聂克丝狂笑着，小乖还是像真正的暮暮那样行动了，她伏低她的头，威胁地在地面上刨着她的蹄子。

聂克丝怀疑地抬起了前蹄。“你在开玩笑。你在开玩笑，对不对？”

不过，小乖没有在开玩笑，年轻的独角兽向聂克丝猛冲了过去。而她也同样迎面冲了上来。正当她们两个要迎面相撞之际，舞台的灯光变得一片漆黑，当灯光再次打开之际，聂克丝还站在舞台中心，而小乖，则已经冲到了道具谐律精华的中间。当她的角开始亮起来的同时，后台的学生们用电筒照在底座上的光开始闪烁，制造出谐律精华开始被启动的效果。

聂克丝冲过舞台，但是在她到达小乖的位置之前，几道灯光照向了舞台下的观众，闪光一时间照花了大部份观众的眼睛，让他们一时间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当观众们从目眩中恢复的时候，小乖已经远远倒在了舞台另一边，看起来就像是在聂克丝冲到道具谐律精华中间时把她撞飞了出去。后台的学生们仍然用闪烁的电筒照在道具谐律精华上，好像谐律精华已经被启动了。

“不，不！”聂克丝尖叫着，在道具谐律精华之前恐惧地畏缩了，但是谐律精华最终没有反应，学生们关闭了照射在道具上的电筒，小乖陷入了极度震惊。

“但是……第六个谐律精华到底在哪里？！”

聂克丝，只是在把道具谐律精华践踏在蹄下之时爆发出一阵邪恶而嘲讽的狂笑，让舞台下一些入戏的观众开始倒吸凉气。而暮暮反而屏住了呼吸。就是这一刻，整场表演中她最担心的就是这一刻。

聂克丝停止践踏最后一块谐律精华，转而面向舞台另一侧遥遥相对的小乖，小雌驹随即露出一个她能做出的最恶毒的笑容，提起蹄子指向小乖。

“你这个小笨蛋！你以为你能打败我？！”聂克丝咆哮着，她的声音变得非常黑暗，非常严肃，而且，非常逼真，“现在，你永远也见不到你的公主，还有太阳了！”

“永恒的黑夜已经来临了！”聂克丝邪恶地大声狂笑起来，这是观众们整晚听到这只小雌驹发出的最逼真的邪恶笑声。这笑声让暮暮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因为她听过真正的梦魇之月几乎是用同样的腔调说过同样的话。这让独角兽紧张地咽了口唾沫，朝赛蕾丝蒂娅和露娜瞥了一眼。公主们看上去仍然非常享受这场表演，但是暮暮就是止不住这么想：

聂克丝把最后那些台词念得太好了。



“于是夜晚再次由妹妹来召唤，复仇的火焰已从她体内驱散，从这故事中你可以学到真理，那就是友谊的魔力无与伦比。”

伴随着泽蔻拉朗诵出最后的旁白，幕布落下了，观众席上掀起了暴风雨般的鼓蹄声。片刻之后，当车厘子踏上舞台向观众们快速地鞠躬和挥蹄致意的时候，幕布重新拉开了。

“谢谢在座所有小马！”老师对观众们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全都喜欢这场表演。学生们真的非常努力，而且因为她们的努力，这表演成为了小马镇小学所演出过的最棒的表演之一。现在，让我们为这些表现如此出色的孩子们给予热烈鼓蹄！首先请为我们的故事中扮演了英雄的孩子鼓蹄。首先是、小乖！”

观众们回应了，鼓蹄声在学生们一一步出舞台的时候热烈响起。当他们走出来时，车厘子介绍出每只小雌驹和小雄驹的名字，尽全力让她的音量响过她的马群们的蹄声。首先一一走出的是扮演了暮暮和她的朋友们的小雌驹们。苹果杰克在小苹花上台的时候欢呼得格外响亮。在轮到甜贝儿走上舞台鞠躬之际，瑞瑞还将她的蹄子并到一起吹起了口哨。

“下一个，我们有请扮演我们最亲爱的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的孩子，她们今天傍晚的光临令我们无比荣幸：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

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走了出来，穿着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的戏装鞠躬并且笑得洋洋得意，好像她们才是演出的真正女主角似的。她们在舞台上停留得比她们该停留的时间还要长，沉浸在鼓蹄声中。直到车厘子向她们示意这两个小雌驹才后退并和其他小马站到一起。

“而现在是，阴险卑鄙的梦魇之月的扮演者，为聂克丝热烈鼓蹄！”

在聂克丝紧张地走上舞台之际，暮暮被观众们非常非常响亮的喝彩声震撼了。这热烈的欢呼声就和小乖以及其他在剧中扮演主角的小雌驹们获得的鼓蹄声一样响彻云霄。这喝彩声比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所获得的要响亮得多，而且从她们的表情上来看，两个傲慢的丫头也知道这件事。

暮暮情不自禁地也开始鼓蹄喝彩，即使聂克丝仍然有这么多麻烦。暮暮甚至听到一声口哨就来自她的身边，赛蕾丝蒂娅把蹄子放在她的嘴唇上，为聂克丝吹响一声非常嘹亮非常拥护的口哨声。甚至连露娜也在鼓蹄，毫不在意聂克丝实际上扮演的只是露娜很想要忘记的东西。这两位公主真的仅仅相信聂克丝穿了戏装吗？

那是一个暮暮简直永远不敢相信的奇迹。

聂克丝哆嗦着鞠躬几次后退回到已经上台鞠躬的小马们中间，为了表扬担任戏装制作和舞台剧务的工作，其中一些小雄驹和小雌驹再次上台。最后被邀请上台的两只小马是天琴和泽蔻拉。浅绿色独角兽负责了背景音乐，还有泽蔻拉，理所当然的，为她专业的旁白该得到一轮鼓蹄。

身为故事选择者以及把故事改编成剧本让孩子们表演的小马，车厘子最后一个鞠躬。然后，全体成员集体鞠躬谢幕，幕布拉拢了，春季庆典进入了一小时的中场休息时间。



“妈咪！”小乖跑向一只灰色毛皮金色鬃毛的天马，她开心地叫着。“我做的好吗？”

“你简直太出色了，我的小马芬。”小呆回答道，抱起了她的小女儿，亲昵地偎依着她。暮暮和瑞瑞,苹果杰克以及云宝黛茜一起从这温馨的场景旁经过，走向后台内部学生们卸妆的地方。

找到她们的目标没花四只小马太长时间，小苹花、飞板璐、甜贝儿和聂克丝正在用纸杯喝水。四个孩子之中有三个已经把她们的大部份戏装都脱掉了，只有聂克丝依然把装束原封不动地穿在身上。

“亲爱的，真是太棒了！”瑞瑞插进话来，让这四只小雌驹注意到了她们的出现。小苹花，飞板璐和甜贝儿转身跑了过来，笑得无比灿烂。然而，聂克丝却退缩了，她尽力避开暮暮的瞪视。

“真的，很棒吗？”甜贝儿问。

“简直完美无缺。”瑞瑞表扬道。

“没错，丫头你真是酷毙了。飞板璐，你简直让我都找不到词来夸你了。”

“哦我的天吶哦我的天吶哦我的天吶哦我的天吶”飞板璐激动得语无伦次，她心目中的大英雄云宝黛茜如此夸奖她，这个让她兴奋得都不知所措了。

“我怎么样，大姐姐？”

“我简直就像是在照镜子，甜心，”苹果杰克称赞，一把把小苹花抱进怀里，亲昵地用蹄子揉着她的脑袋。“你们都干得真的很出色，不是吗，暮暮？”

“是的，她们全都非常出色。”暮暮同意。自独角兽到场以来，聂克丝头一次抬起了眼睛。她那毫无掩饰的龙目对上了暮暮的眼睛。沉默片刻之后，看到暮暮并没有用失望或愤怒的眼神瞪着她，聂克丝终于能笑起来了。

“包……包括我？”聂克丝紧张地试着问道。

“哦，当然了聂克丝，”苹果杰克保证。“尤其最后梦魇之月那笑声。哇老天，让我背后都发凉。”

“哇，你把她眼睛扮得真棒，暮暮，”黛茜说，飞过来更接近地观察着聂克丝。“我都不知道你还会这种魔法。”

暮暮笑得很紧张，庆幸云宝黛茜把它当成了魔法。“哦，嗯，只……只是我在法术书里面偶然翻到的而已。”

“太酷了。我也来试试。”

“你说什么？”

“来嘛，暮暮，”黛茜说，落下来用蹄子指着自己的脸。“我也想看看我长了龙眼睛会是什么样子。”

暮暮挤出一个微笑，她现在明白她正在被要求必须实际地使用这个法术。不过，她没有退路。她必须尽力尝试，至少，如果她失败了，那她还可以告诉黛茜她明天再施展它，让她自己有充足的时间熟练掌握这个魔法。

不过，也许她能蒙混过关。这仅仅是个幻术魔法，就像她在聂克丝的眼镜上施加的魔法一样。她只需要把它直接施加到黛茜的眼睛上。没什么，她只是需要用相反的效果在一只活生生的小马身上使用它。她办得到……也许。

闭上她自己的眼睛，暮暮开始集中她的魔力。她咬紧牙关，全神贯注，然后她感觉到了法术的闪光。片刻间，她没有敢睁开眼睛去看结果，她害怕尽管她的魔力爆发，但法术还是没有起作用，而且她才刚刚在她的朋友们面前为她自己的一个小雌驹施展这个魔法而已。

但是其他小马的惊叹声鼓舞了暮暮，她看向黛茜的眼睛，而且看到法术成功了。她的眼睛变了样子，现在看起来真的像龙一样：她的瞳仁变成了刀锋形状的深粉红色立瞳。连天马眼睛的眼白部份也变了色，现在变成了衬托虹膜颜色的浅粉色。

“哇……这实在太酷了！”黛茜说，在附近一面墙壁的镜子中欣赏着她的影像。

“嗯，别太习惯它。幻术魔法很快就会失效的。”暮暮提醒道。

“好啦，好啦，我知道啦，”把视线从镜子上移开，黛茜说道。“不过，在它还管用的时候，我要好好享受一下。等我们这里完事之后，我们得去找萍琪。等她见到这个她肯定会兴奋到爆炸两次。”

“对，我猜也是，”苹果杰克赞同道。“不过，我估计你们这些小丫头们在这么卖力表演之后，肚子也都咕咕叫了吧？我们追上小蝶和萍琪然后一起去吃晚餐如何？”

“耶！”小雌驹们齐声欢呼。

“听起来不错，”暮暮表示赞同。“你们为什么不先走一步，为我们找个吃饭的地方呢？我得帮聂克丝整理她的装束。”

其他小马们附和地点点头，纷纷离开舞台，只留下暮暮和聂克丝独处。当她们的朋友走远到看不见的时候，暮暮转而对聂克丝瞪起了眼睛，敲着蹄子的时候抬起一边眉毛。

“我……我惹祸了吗？”小雌驹问，尽量不让自己露出哭腔。

“没错……你惹祸了，聂克丝。你确实没有听我的话，”暮暮回答道，但是她很快露出了温和的微笑，用蹄子轻轻托起了聂克丝的下颌。“但是……你是对的。我不让你去参加表演对你而言不公平。而且你干的实在非常出色。”

“真……真的？”

“对，真的，”当她偎依着小雌驹时，暮暮安慰道。“不过，你不介意告诉我为什么我能看到你真正的翅膀以及为什么你没有戴好你的眼镜吧？”

“嗯，当我正在穿我的戏装的时候，我不小心……把戏装翅膀弄断了。但是，整个晚上我都一直让我的翅膀像这样保持展开不动，所以没有小马能够分辨出不同。”

“还有眼镜呢？”

“我……给忘记了，”聂克丝承认。“车厘子认为你肯定是在我的眼睛上施了法术，因为你对魔法非常在行。”

“嗯，看来只有今天晚上戴不戴眼镜都无所谓了，”暮暮咯咯直笑。“现在为什么你不到我背上来呢？图书馆不太远。如果我跑快点儿，我们就能快速赶过去把你的眼镜和背心都穿好，然后我们再回来和其他小马们去吃晚餐。”

“真的吗？你……你不会让我留在图书馆吗？”

“表演完了之后那已经没有意义了。”暮暮评论。“因此，不用，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和大家一起吃晚餐。”

脸上笑开了花的聂克丝蹦到了暮暮的背上。“谢……谢谢你，暮暮！”

“然后等到了早上我们再讨论怎么惩罚你。”

聂克丝的耳朵耷拉了下来。“哦……”



“但是爸爸，为什么他们为她喝彩的声音更响亮？她是大坏蛋，而我是赛蕾丝蒂娅公主！”

“珠玉冠冠，拜托安静地吃你的晚餐，”她的母亲阔绰责备道。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两家一起坐在小马镇的一间咖啡店里。餐馆距离春日庆典会场保持了一段距离，因此不算太拥挤。父母们安静地谈论着表演的事，但是他们很快地跳转了话题并且无视了珠玉冠冠没完没了的抱怨。

最糟糕的事情是珠玉冠冠没能避开聂克丝。在她一家子抵达餐馆的二十分钟之后，聂克丝和一大群小马也到了，她们现在正在餐馆里面非常开心地说说笑笑。

“哦，看，亲爱的，”阔绰耳语，她和珠玉冠冠都想引起臭钱先生的注意。事实上，整间餐馆的小马都转过了他们的头，望着走进餐馆的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

“我真想知道她们为什么会驾临这家又旧又小的餐馆。这地方根本就配不上我想象中的皇室等级。”白银勺勺的母亲小声说道。

“嗯，这不是明摆着吗？她们对我们女儿的精彩表演非常入迷所以来找她们了。现在，所有小马，拿出你们最好的一面来。”白银勺勺的父亲断言，于是这四只成马和两只小雌驹很快地照做了，快速地整理打扮自己的面貌，并且在公主走向他们这边的时候露出他们最体面的仪表。然而尽管珠玉冠冠摆出最开朗的笑容，公主们只是安静地经过她们身边，就好像她们根本不存在。

“她们要去哪里？”珠玉冠冠小声尖叫。“不，她们不会去……她们去了！她们去陪那些输家坐一起去了！”

“珠玉冠冠，安静。公主想坐哪里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阔绰训斥道。

“但是这不公平！实际上我必须化一大堆妆还要穿上真正的戏服才能看起来像是赛蕾丝蒂娅公主。聂克丝什么都不用做，光是穿个假翅膀看起来就和梦魇之月一个德行。”

臭钱先生开口命令她女儿保持安静，但是同时，他扭回头向备受争议的小雌驹瞥了一眼。“她确实看上去像极了梦魇之月，不是吗？”

“简直一模一样，她甚至不需要给她的毛皮或鬃毛或别的什么染色。那是她天生的颜色。这根本不公平。”

珠玉冠冠的父亲只是继续盯着看，在他把头转回桌子这边时，他蔚蓝色的眼睛闪出一道寒光。“没错，天然得简直诡异。”



“呵啊啊，”暮暮打着哈欠，“这一晚真够长的。”

独角兽才刚刚回到图书馆，斯派克和聂克丝听起来都睡熟了，摊开了平躺在她的背上，看起来是挺可爱的，但是操劳的却是离开餐馆之后的暮暮。迎面的小贤枭鸣叫着表示欢迎，暮暮只是点点头响应，然后就带着斯派克和聂克丝上楼到卧室去了。

斯派克是第一个钻进床上的，小龙包在毯子里滚来滚去，喃喃地嘟囔着关于瑞瑞和油炸甜甜圈的梦话，聂克丝是下一个，暮暮帮她脱下背心摘掉眼镜，然后把她轻轻放到床上掖好毯子。

两个小家伙打包完毕之后，暮暮转身准备下楼，不过一个小小的声音叫住了她。

“暮暮？”

“哦，抱歉，聂克丝。我没想吵醒你的。”暮暮道歉了，回头看到聂克丝明亮的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她。

“没什么。谢谢你让我和大家一起去晚餐。”

“嗯，你很受欢迎。现在，你应该睡了。这一天对你而言实在是够累的了。”确定聂克丝安稳地躺在床上之后，独角兽回答道。

“好的，”聂克丝犹豫地小声说道，“还有件事，暮暮？”

“什么？”

聂克丝说得很慢，忧虑地抱紧她的毛毯。“你记得在森林发生的事吗，我在城堡中想起或者梦到……我想要伤害你？”

“是的，我记得。”暮暮慢慢地点头回答。

“那是……”聂克丝暂停了，紧张地咽了一下。“那是梦魇之月的记忆吗？”

“为……为什么你会这么问？”暮暮开始结巴了。

“当我在舞台上，当我正在说我最后那些台词的时候，我记起了我在那些糟糕的回忆中听到过相同的话，”聂克丝承认，盯着她的蹄子看。“然后……然后我就开始像记忆里听到的那个邪恶的声音一样说出了它们，就……就好像我以前真的说过这些，我……我在表演中演出来的……真的是和梦魇之月做的相同的事吗？”

暮暮僵了一会儿，仔细思考应该如何回答这问题。她一直都在从她所恐惧的真实中努力尝试并且保护聂克丝……但是，这么长的一天过后，暮暮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试着编一些新的谎言来保护聂克丝了。而且聂克丝非常聪明，聪明到一眼就能看穿这些简单过头的把戏。

最后，暮暮只能点头承认。

“而且当我参加表演的时候，所有的……所有的小马都一直告诉我，我……我看起来简直……简直和梦魇之月一模一样，”聂克丝结巴起来，小雌驹开始变了脸色，“他们说我的眼睛一模一样，而且我的翅膀也一模一样。他们……他们以为它们是假的，但是……它们不是。……而且我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也是像我一样的天角兽，而且……而且在表演开始之前，我又看了那本书还有插画……而且……而且在听了大家说的话之后我……”

暮暮的心跳停了一拍，她看着聂克丝试着擦干一些刚流出来的眼泪，恐惧着小雌驹可能问出的下一个问题。

“暮暮，”聂克丝重新开口，用大大的眼睛哀求地看着独角兽，“这就是原因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那个夜晚，记得……记得……记得你，……而且记得我想要伤害你吗？这就是为什么我看起来像是梦魇之月吗？……这……这是因为……因为我是……我是……我其实就是……”

“不，”暮暮坚定地安慰道。“你不是梦魇之月。”

“但是，那为什么……”

在整理她的思绪之前，暮暮温柔地止住了聂克丝的话，并且在小床旁边坐了下来。

“聂克丝，我知道你还很小，而且你可能并不了解所有这一切，但是我想你应该得知事实……或者，至少是我认为的事实。你记得我找到你的地方，在无尽之森里面吗？为什么你没有在那个时候之前的任何记忆吗？为什么，你甚至连一个名字也没有吗？”

小雌驹默默地点头。

暮暮吁了口气，尽力考虑着怎样才能恰当地解释得比较妥当。“嗯，我认为，因为你就是在那里诞生的，而且在我赶到之前，你只出生了几个小时。在那堆纠结的灌木丛中醒来之前，你甚至不是一只小马。”

“你……你……你什么意思？”聂克丝结结巴巴地问。

“聂克丝，我相信你是由一个法术诞生的。”

“一个……法术？”聂克丝问，她的眼睛在迷惑中睁得大大的。

暮暮点头。“你知道，我相信有一些非常坏、非常卑鄙的小马正在尝试让梦魇之月复活。”

聂克丝从她的床上坐了起来，把毯子的遮盖往上拉到她的脖子那里。“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那就是他们正在尝试的事情。他们绑架了我，虽然，我无法真的看到或者听到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得到。当他们开始运行法术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强大的魔力……这魔力我以前只感觉过一次，当我面对真正的梦魇之月的时候。

“因此，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他们正在尝试让梦魇之月复活。他们的法术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他们已经把术式和法阵构建起来了，但是那时候赛蕾丝蒂娅赶到了现场而且阻止了那些坏小马们。她打断了法术，救出了我，而且她的守卫拘捕了涉入的所有邪恶的坏蛋小马。”

“而我就是这么来的？”聂克丝慎重地问。

“魔法方面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中断了一个法术，那么你完全无法预测会有什么结果。”暮暮解释道。“他们的法术还没有完成就被打断了，而……我认为你就是结果。我找到了你的地方就紧邻着法术运行的空地。”

听到这里，聂克丝开始抽鼻子了，在她咬着下唇的时候眼泪已经一串串地从脸上滚落下来。“但是……但那就是说……我就是梦魇之月。”

“不！不，聂克丝，你不是。”

“但……但是……但是你说我是……由那个法术诞生的！”聂克丝哭喊起来，她的抽泣完全变成了嚎啕。“……而你说那个法术本来应该……让梦魇之月复活！如果我是因为那个法术而诞生，而且我看起来就像梦魇之月一样，而且我有她的记忆，那我就一定是梦魇之月！”

聂克丝嚎啕大哭，连眼泪都顾不得擦了。“我是梦魇之月！是我把赛蕾丝蒂娅放逐到了太阳！是我想要伤害你和你的朋友！我是一个怪物！我是一只坏小马！我是……"

在聂克丝继续崩溃下去之前，暮暮把她的头靠了过来，用鼻部轻轻磨蹭着小雌驹的脖子，并用蹄子抚摸着聂克丝的后背。小雌驹呜咽著作出了回应，伸出她的小前腿钩住了她的脖子，紧紧地拥抱着她。

“聂克丝，你不是梦魇之月，”暮暮保证，坚定而安慰地保证。

“但……但是……”

“你确实看起来很像她，而且……而且你似乎还有一些她的记忆。”独角兽承认，“但是聂克丝，你不是梦魇之月。你是个非常正常、不可思议的孩子。一只温柔的，有四个好朋友的小雌驹。一只喜欢上学，而且为了不让朋友们失望甚至不惜让自己卷进大麻烦的小雌驹。

“梦魇之月根本不会去做这其中任何一件事；她甚至不会有朋友。梦魇之月是一只充满了痛苦和复仇欲望的雌驹，仅仅因为没有小马熬夜看星星，她就要用永恒之夜毁灭艾奎斯陲亚。

“而那不是你，”暮暮继续。“你和她不是同样的小马。你不是梦魇之月，而且你永远不会是她。”

聂克丝大声地抽泣。“你……你保证？”

“我保证。”暮暮保证，俯下身体偎依着小雌驹的脑袋。聂克丝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但是短短的快乐转瞬间就消失无踪，她重新蹙起了脸，新的眼泪从聂克丝的脸上滚落下来。

“嗨，怎么了？”暮暮问。

“那……那如果我，我是被法术创造出来的……那就是说我没有妈妈和爸爸……我……我不像我的朋友那样拥有亲人……我……我……”

暮暮在心底很快地骂了自己一句，聂克丝已经推测出了比她希望告诉她知道的更多的事实，她意识到这点已经太晚了。她必须快点思考，她可不想让聂克丝怀着关于她是由法术所诞生而且她没有真正家庭的理解去睡觉。这负担对一个小雌驹而言太沉重了，至少是这次。

“聂克丝，仅仅因为你不像一只普通的小马那样诞生，并不表示你没有亲人。”

小雌驹用蹄子擦着她泪痕纵横的小脸。“不……不表示？”

“不，在小马镇中，在这里你拥有一个家庭中所有的一切，”暮暮轻声地安慰着她。“亲人并不仅仅是和你有关系的小马而已。亲人也可以是你的朋友和关心你的小马。你不是已经有了四个真心的朋友吗？”

“是……是的。”

“而且不仅仅是她们，关心你的亲人还有很多，”暮暮指出。“就拿小贤枭和斯派克来看吧；他们实际上是你的哥哥。”

聂克丝再次皱起了眉头，这次是因为困惑。“但是……但是小贤枭是一只猫头鹰，而且斯派克是一只龙；他们怎么会是我哥哥？”

“小贤枭会帮我照看你，他时常还会带给你那些小花和其他小礼物。他甚至会在我抽不出时间的时候帮你解决家庭作业，而且就像其他大哥哥一样，他宁可让自己陷入麻烦也会让你快乐地去参加表演。

“而斯派克嘛，唔……”暮暮暂停了一下，思考着合适的措词。“斯派克……你的这个哥哥脾气有点差，可他也会关怀你。而且，虽然他偶尔会欺负你，但是当你在图书馆帮他忙的时候，他也真的非常感激你。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他和小贤枭都会第一个挺身而出。

“所以，即使小贤枭是一只猫头鹰，而且斯派克是一只龙，他们俩都像对待他们的小妹妹那样关心你，照顾你，而且他们甚至会奋不顾身地从危险中保护你。”

“那……”聂克丝仔细思考着她听到的话，然后又开口问道，“如果小贤枭和斯派克像我的大哥哥……那……你是我的什么？”

暮暮觉得空气在她的肺里好像凝固了，低头俯视着小雌驹。她对聂克丝而言是什么？聂克丝对她而言是什么？她可以简简单单地说她只是一个姐姐，就好像小贤枭和斯派克是哥哥一样，但是……那感觉上并不准确。

苹果杰克是小苹花的姐姐，而且当苹果杰克必须负起抚养小雌驹的部份责任时，她们依然是姐妹关系。小苹花时常令苹果杰克操心不已，橘色农场小马有时必须像一个大姐姐那样管束她的小妹妹。

但是……她和聂克丝之间并不是这种关系。暮暮开始回想在小雌驹到来后她为聂克丝所做的一切。她送她去上学，为她讲睡前故事，时常为她做饭。她帮聂克丝补课赶上学校的进度，并且在小雌驹受到伤害的时候悉心照顾她。

最重要的是，暮暮想起了那一天，聂克丝因为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在无尽之森迷了路。暮暮从来没有如此愤怒或担心过。她差一点点真的把那个乳臭未干的死小孩变成了一颗仙人掌。然后她的妈妈，那个名叫阔绰的死三八，居然跑来图书馆逼她道歉。哦，她简直想要……简直想要……不，她也不确定她想要干什么，但肯定不会是什么愉快的事。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姐姐会做的事，换成苹果杰克，说不定会因为阔绰竟敢为了女儿干出的那些好事护短而把她给揍得七荤八素。但是……姐妹关系看来就是不太合适。暮暮……暮暮感觉，聂克丝对她而言超出了妹妹。聂克丝依靠着她，而且，如果不是暮暮，她恐怕早就简单地死在无尽之森了。

不，暮暮对聂克丝而言并不是姐姐……但是另外的一个称呼看起来更加适合，这个称呼慢慢地浮现在独角兽思绪中。

“唔……聂克丝……要是说实话的话，我会说……”暮暮咽了一下，她觉得这些话仿佛在她的喉咙里打了结。“唔，我就像……就像是……你的妈妈。”

一时间，房间里静了下来，暮暮望着聂克丝。一连串的表情从小雌驹的脸上掠过：首先是震惊，然后是怀疑，而最后，是一个柔弱但真诚的微笑。

“你真的想要当我的妈妈？”

“我很乐意当你的妈妈……如果你愿意的话？”暮暮问，低下她的头靠近聂克丝，让她的眼睛和聂克丝在同一平面上。

聂克丝的回答并非语言，而是行动，小雌驹从床中爬了起来。在暮暮反应过来之前，她已经再次被小雌驹深深地拥抱在怀中，聂克丝偎依着独角兽的脸庞，用她的前腿环抱着暮暮的脖子。

“我……我非常非常愿意叫你妈妈！你是最好的妈妈！”

“哦……哦，聂克丝。”泪如泉涌的暮暮耳语着，但同时，她的笑容如阳光般无比灿烂。她们就这么偎依在一起好一阵子。在小雌驹继续拥抱着暮暮脖颈的时候，暮暮温柔的用鼻部磨蹭着她。

“暮暮？”过了几分钟，聂克丝问道，但是仍然紧紧地拥抱着独角兽的脖颈。

“是的，聂克丝？”

“谢谢你……为所有的一切。我爱你。”

“我……我也爱你聂克丝，”暮暮回答道，泪水滚下她的脸颊。她轻轻地离开聂克丝的怀抱，用她的前蹄很快地擦干泪水，并且用魔法把聂克丝放回床上。“现在，乖乖去睡觉。已经很晚了，而且这一天对你来说也够长了。”

“好的。”天角兽小雌驹回答道，打着哈欠更深地钻进被褥里。暮暮渐渐地露出微笑，而且回想起了她自己的母亲，她轻轻俯下身，当小雌驹最后沉入梦乡之时，为聂克丝在前额上印上最温柔的一个吻。

踮着蹄子从床边溜开，暮暮开始朝门的方向移动。她可没想到第一次被叫做妈妈是这样的情况。她总是想着有一天她会希望拥有自己的孩子，不过从没想到这个孩子真的会是聂克丝。而且她还得说服聂克丝在小马镇里必须继续管她叫表姐，因为所有的小马都已经认为她们是这种关系了。

不过，就她如何一直照顾小雌驹而论，暮暮明白她其实已经为聂克丝履行母亲的职责很长一段时间了。在晚上给她读床头故事，而且送她去上学……当她迷路的时候四处奔走寻找她，而且差点因为那个恶霸小雌驹的残酷恶作剧把珠玉冠冠变成一棵仙人掌……

是的……她一直都在这么做，但是从没想过自己会被叫做妈妈。不过，暮暮决定过一会儿再去仔细思考这件事。首先，她需要去找小贤枭讨论一下他为什么让聂克丝偷偷溜走去参加表演的事情。然而，就在暮暮走到卧室门口之前，她听到背后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

“嘿，为什么我就只是‘哥哥’？我就不能是她的叔叔或者别的什么吗？”

暮暮转过身，轻轻地笑了。她看见斯派克正坐在他的床上。他用前爪叉着腰，眼睛隔着房间看着暮暮。

“斯派克，是我把你孵出来的，而且在你会说话并且自理之前，是我帮助养育你。同时，从理论上来说，你仍然是一只龙宝宝，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我也是你妈妈。”

“嘁。不管怎样，我仍然说我当叔叔比较好，”斯派克没好气地评论道。“而且你特别应该让我把那威严的胡子长回来。叔叔要是没有胡子可不象样。”

“对不起，斯派克，但是没有胡子。现在你应该去睡觉了。”

“好的好的，我还是头一次听你说这话，‘妈妈’。”在他躺回去把自己卷进毛毯之前，斯派克嘲笑道。重回他的床铺之后，龙宝宝几乎立刻就睡熟了，这让暮暮悄悄地笑了起来，她安静地走出卧室，向楼下望去。

“小贤枭，我能和你谈一下吗？”

“Hoo hoo。”

“‘呃哦’倒是没错，先生。”暮暮坚决断言，她需要和猫头鹰好好谈谈他为什么无视她的直接命令放跑了聂克丝的事。



# 第七章：暗流涌动

致唯一女王的首席先知、尊敬的兄弟法汇：

我希望这封信已经及时送到您的蹄里，法汇兄弟，因为我需要通知您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首先，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在无尽之森的搜索工作仍在进行中。至于女王那边，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甚至连古城堡处的光圈都已经散去了。

不过在昨天晚上，我在镇里发现了一只幼驹，恕我直言，我发现她和我们的女王非常相似。她的名字叫聂克丝，目前正被暮光闪闪抚养。没错，这个暮光闪闪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小学的舞台戏。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当天晚上，那时她在和公主，暮光闪闪还有本地的几只小马一起共进晚餐。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的女儿曾和她一起上课。向她了解过后，我得知这匹幼驹是在初春的时候开始上学的，也就是魔法生效后的那段时间。这是一条非常可信的线索，不过我只能找到这么多。由于一个失误，我和暮光闪闪之间发生了一些纠纷。后来矛盾变得更加恶化了，这都得感谢我那“亲爱的”妻子。我本来可以利用我的女儿的，可是她自己却和图书馆闹翻了。因此，法汇兄弟，请给我您的指示。

我将静候您的回复。

为了永恒之夜

为了艾奎斯陲亚唯一的女王

光荣的兄弟臭钱——小马镇先知

这份亲蹄送达的卷轴平摊在法汇的工作室的桌上。法汇站在窗前，用魔法握着一杯上等的橘子汁。他轻轻摇晃杯子，让液体在他的动作中翩翩起舞。他天蓝色的瞳孔里映着月光，空中悬挂着一轮美丽的新月。

“幼驹么，”法汇啜饮着果汁，自言自语。“被暮光闪闪抚养，开始上学，参加学校表演，被赛蕾丝蒂娅发现……一只幼驹，这不在我的意料之内。”

“您在预谋什么呢，您在计划什么吗？”法汇看着月亮，仿佛是对其发问。“您是有意诱敌深入？以此寻找他们的弱点？您是在等待时机，以便击败谐律精华和它们的使用者吗？”

法汇一口气干光了一整杯。他的角发出亮一些的光芒，拿起桌子上一个精美的水壶。他把更多的果汁倒进杯子里，随后放下水壶，又回到窗户前，慢慢地摇着杯子。

“也许您只是在等待，让我们，您的孩子们来找到您。我的女王，这就是您的计划？您想以此考验我们是否能配得上您的恩典？”法汇沉思着，走到房间另一头。“不过，要是臭钱说的都是真的。这只幼驹也许和梦魇之月很像，但是外表相似还不够，一个替身是没有意义的。”

法汇走近书桌前，叹了口气。他把玻璃杯放下。“不管怎样，这件事值得进一步调查。”法汇用魔法从柜子里拿出一本书，这一本只是掩饰，随后他在书柜里一个隐蔽的地方又拿出一本黑色的小册子。把原来的书归位后，法汇把册子放到桌上。

法汇打开册子，上面是他亲蹄写下的记录。这是梦魇之子唯一的记录，记载了那些用生命，力量，魔法来回报唯一女王的小马们。他的使命就是保管这份珍贵的资料，不让其落入赛蕾丝蒂娅的蹄中，否则他们将会陷入绝境。

法汇天蓝色的眼睛扫过一排排名字，他开始仔细考虑他下一步的计划。为了验证臭钱的报告属实，他需要派遣一些密探前往小马镇。他需要像灰扬，晚风，还有路障他们那样信得过的小马。一般的兄弟姐妹并不能胜任。他，梦魇之子唯一一位崇敬者，需要的是那些仅在他排名之下的高贵小马。

在魔法的作用下，一本本书飞出书柜，法汇开始调查相关的信息。梦魇之子的每次行动都必须精心策划，因为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他的对手是赛蕾丝蒂娅。他面对的是一只有上千年统治经验和智慧的雌驹；这是教会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劲敌。

他将把密探像粉末一般撒在小马镇的各个角落。他们将开始观察，试着接近她，并开始探测她的魔法和本质。之后……

“先生？”

法汇从他的计划中抬起头来，看到仪礼在用他的鼻子轻轻敲办公室的门。“什么事？”

仪礼穿过门走到法汇身边。他拿出一张卷轴，卷轴用紫色的丝带和一个满月印章绑着。“先生，这是给您的另一封信。”

“谢谢你，仪礼。”法汇边用魔法解开卷轴边说。

“先生，您还需要什么吗？”

法汇摇了摇头。“不，现在不需要。”

“很好。”说完，仪礼恭敬地鞠了个躬，然后转身离开。

目送仪礼离开房间，法汇把拿出来的书给叠好。他把书堆在地上，以便看完信后他可以继续工作。卷轴用紫色的丝带和银色的印章绑着：这是教团成员的标志。印章上的满月标志着这是一份最重要的信息。

致崇敬的兄弟法汇 真实女王的预言者：

这封报告是关于赛蕾丝蒂娅指派的独角兽，尝试研究我们的复活魔法的研究小队的最新情况。我知道这份报告离上次发出后没有间隔多少时间。但是我相信这些进展应该不能耽搁了。

首先，研究小组转移到皇家档案馆后，他们开始努力研究我们的魔法，现在已取得平稳进展。他们开始解读我们在无尽之森的空地上使用的魔法奥法符文。我将尽量对他们进行干扰，但这只能延缓他们研究的速度。魔法被他们破译解读，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件事是，赛蕾丝蒂娅在今天早上来到研究小组检查进度。他们向她报告了上述内容，他们的进度正在顺利进行。之后铁壁和赛蕾丝蒂娅开始闲聊，公主谈到她和她妹妹在小马镇参加的春节晚会，她极力称赞了镇里小学的演出。

这时公主向铁壁透露，她的学生，暮光闪闪，正在照顾一只叫做聂克丝的幼驹。她只提到那只幼驹是一只黑色毛皮的独角兽，她还是暮光闪闪的半个表亲，以及异父侄女。

要不是铁壁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质疑的话，我差点就没有再听下去。他说他从小就认识暮光闪闪的父亲。他甚至在暮光闪闪父亲的请求下，给她写过介绍信，让她参加天才独角兽学院的入学考试。

在谈话中，铁壁表示暮光闪闪有一个叫做聂克丝的“异父侄女”实在莫名其妙。根据铁壁的说法，尽管暮暮的父亲不是独生子，但是她的母亲是独生女。他还指出，暮暮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同样的双亲所生，这样的话，暮光闪闪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异父侄女。

赛蕾丝蒂娅公主对此的回复是暮光闪闪肯定是在介绍聂克丝的时候搞错了，或者她不了解异父侄女是什么意思。铁壁接受了这个解释，然后对话就结束了。

本来我认为这只是一般的闲聊而已。不过，那天晚些时候，在兵营里，我偷听到赛蕾丝蒂娅公主的私人护卫正在聊天。两只天马在讨论公主今日的行程，在偷听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公主在她的日程上做了一个突然的改动。她在她午餐的时间去了艾奎斯陲亚中央档案室。根据那里的小马描述，她要求今晚把暮光闪闪的家庭记录递送到她的寝室。

我没能再了解更多，因为我的轮班已经结束，而且在值班后我不敢冒险在城堡周围转悠。所以，这就是我要报告的全部内容。我将继续观察我的研究小组，并在他们获得进展的时候通知您。

我下次将在预定的时间发送我的普通报告。

为了永恒之夜

为了艾奎斯陲亚唯一的女王

高贵的姐妹晚风

法汇舔了舔嘴唇。情况更加危急了。赛蕾丝蒂娅和他一样，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小马镇的幼驹身上。多嘴的铁壁使得她开始在意此事。当然，他八成是暮暮父亲的童年好友。

法汇抬起杯子，最后几滴液体流进了他的嘴里。他摇了摇头，让被果汁冷却的大脑再度暖和过来，然后他重新回到了工作中。现在不止需要小心翼翼，还需要速度。幼驹的真实身份必须赶在赛蕾丝蒂娅之前揭开。

法汇用魔法拿起扔在地上的书。他掏出几张羊皮纸和一只羽毛笔，然后开始发疯似地工作。他拿起黑色小册子，扫过一行行记录，他周围堆了一堆厚重的书籍，一个个计划在羊皮纸上涌现。

对于法汇来说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在前往小马镇小学的路上，暮暮忍不住打了个哈欠。太阳照常升起了，天空的颜色开始慢慢变成中午的蔚蓝。平时，暮暮只会在重要的研究旅行上起那么早。但是当聂克丝进入她的生活后就不一样了。现在暮暮的早起原因既不是远行去考古，也不是去观察什么奇异的天文现象。而是为了一个更简单的目的，为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幼驹。

春节几天之后，车厘子宣布她想在学校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是一个在星期六进行的活动，学校将提供饮食和娱乐，而学生们将布置有教育意义的展览。车厘子把这个活动叫做“寓教于乐节”，消息迅速传播开来，甚至许多大一些的学生都非常踊跃地参加。

活动扩张得越来越大，车厘子不得不求助暮暮，小马镇第一的组织者，帮助她打理好一切。老师和暮暮一起计划了两个星期，同时学生们在为他们的教育展览做研究准备。这花费了很多功夫，不过这一切都非常值得。随着“寓教于乐节”越来越近，聂克丝也变得越来越兴奋。

到了学校，暮暮绕过这个亮颜色的建筑，走到后面的广场。在那里，车厘子在和志愿者们布置现场。空草地上摆好了桌子、椅子、彩条旗和标志一类的东西，和学校一样引人注目。

“早安，各位小马。”暮暮打了招呼。她想做出一个微笑，但是做到一半时却打了个哈欠。

“很少早起吗？”车厘子走到暮暮前笑道。

暮暮把蹄子放在嘴上，打完哈欠后，她笑了笑。“嗯，是的。”

“感谢你赶来确认一切都准备完毕，所有的小马看上去都好兴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小小的周末会变成一个新的小马镇节日。”

“在计划下一年之前，我们最好还是搞好今天的事吧。”暮暮说。她从背包里掏出清单和铅笔，浮在空中。“我们开始吧，这些展览桌子都布置好了吗？”

车厘子点点头，用蹄指向学校后面的地区。一些圆桌子是从小马镇的小马们借的，每个桌子上都铺着白色的桌布和写有一对数字的牌子。“共有三十张圆桌和六十个牌子。”

“很好，”暮暮回答道，她在清单上打了个勾，然后开始查看周围的地区。“食物呢？”

“我们刚为我们小小的美食区摆好桌子。大麦克已经从甜蜜苹果园带来了他的餐车。还有蛋糕家和丹佛一家的小吃摊没到。”

“丹佛？”

“他的家族运营着香甜苹果园附近的胡萝卜农场。”

“噢，”暮暮把蹄子移到嘴巴旁盖住她的微笑。“我猜猜：丹佛这个词是一种萝卜的名字。”

“你猜得没错，”车厘子咯咯地笑了笑。

“看来美食区已经准备好了，”暮暮开始检查清单上的下一件物品。“剩下的还有下午的活动。可是，这一项能不能确认我很怀疑。”

“为什么这么说？”

“这项工作是云宝黛茜负责的。她很可靠，但是喜欢拖拖拉拉。如果她现在还在睡大觉的话，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噗！”

被意想不到地吓了一跳，暮暮立即转过头。这时她才发现一只天蓝色的天马浮在她的身边。车厘子忍着笑，而云宝黛茜看着暮暮，得意洋洋地笑着。

“在家睡大觉，哼？”

暮暮尴尬地笑了笑。“云宝黛茜，我……我以为你不会起那么早。”

云宝黛茜嘻嘻地笑了一下，降落在暮暮身边，收起翅膀。“暮暮，放轻松。我本来不想起得这么早，但这次的活动实在是太酷了！只有早起才能清理云朵，并保证那些华丽的体育竞赛能够顺利进行。”

“你准备了什么活动呢？”车厘子问道。“我一直忙着准备学生展览，还不太清楚其他的活动。”

“噢，很多很多！”云宝黛茜兴奋地回答道。“上个星期，我在暮暮的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本有很多好点子的书，现在我为每只小马都准备好了游戏。有为孩子、亲子一起或是父母们设置的，还有为天马，陆地小马还有独角兽们设置的游戏，除此之外还有混合起来的项目，这些将会变得超赞！”

“哇，这些……听起来真不少，”暮暮说，脸上不由地露出惊讶的表情。

云宝黛茜得意地笑了笑，举起一只蹄子搭在胸前。“没错，我这次是超常发挥。”

“还有，这次我们有了那么多付出精力和时间的志愿者们，”车厘子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盒子。“我们可以把最后的一点预算用作奖品……”

车厘子还没说完。这时云宝黛茜冲了过去，她把头埋进箱子里，笑着在里面翻着东西。“你还有奖品？”

“嗯……是的，没错。”

“这些真不错，”云宝黛茜评论道，头也不抬地说。“这里头很多好东西，噢酷，悠悠球！”说完，云宝黛茜把头拔出来，嘴里咬着一颗悠悠球。瞬间过后，她的蹄子缠上了线。随着云宝黛茜专业地挥舞，这个塑料轮盘在云宝黛茜的蹄子里上下游动着。

“嘿，这个我曾经玩得很好，”云宝黛茜提起蹄子并把悠悠球收了起来。然后她开始再次抽动，把线绕在蹄子周围，使得悠悠球在三角形内来回转动。“这招叫做钟摆。”

“很不错……可你不是该把这个留给获得奖品的小马吗？”暮暮问。

“当然，最后一个招式就好。你听过‘天旋地转’吗？这是我的超级双重回转环绕式大招。”说完，云宝黛茜稳定地抽动了一下悠悠球，跳到空中，用她的翅膀旋转自己。几秒钟后云宝黛茜跌到地上，被绳子五花大绑。

在云宝黛茜挣扎着想要松绑的时候，车厘子和暮暮忍不住捧腹大笑。“哇噢，云宝黛茜，这真是了不起，”暮暮面无表情地说道。

“是是、尽管笑吧。现在，你们是要站着笑我，还是来帮我一把？”



寓教于乐节已经准备充分并在早晨九点开放。学生们设置好了他们的展览，每个展览都有不同的主题。它们有关于农业的，历史的，还有制造天气的，还有很多孩子们感兴趣的内容。

这就是寓教于乐节“教”的部分。学生们学习他们想要了解的话题，父母们和其他小马也有机会一起学习。

“这难道不是超级有趣吗，小蝶？！”萍琪唧唧地叫着在她在展览间跳跃着的时候，小蝶在她后面慢慢地跟着。“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棉花糖很不错，我也知道如何去做。只是我还不知道一点点糖是怎么变成黏黏的糖球。”

小蝶点点头。“嗯，这的确是有趣的展览。”

“目前为止你最喜欢哪个？”萍琪兴奋地问道。

在萍琪的注视下小蝶有些胆怯。“呃……嗯……我喜欢哪个毛毛虫变成蝴蝶的那个。我已经知道了，但是学生们解释得非常棒。”

“所有的孩子都做的不错，”萍琪同意在眼睛发光之前。“哦，我也想开个展览！关于派对的！”

小蝶眨了眨眼睛。“派对？”

“派对没有每只小马想得那么简单。在我的派对里，我必须遵守一些规矩：萍琪派对守则，”萍琪描述道。

“真的？”她们一边走着，小蝶不敢置信地问，“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你的派对还有规矩。”

“当然有！要不然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棒呢？我有一些我永远永远永远也不能破坏的规矩。而且，只要其他小马不破坏他们，派对就绝对成功。比如，守则第一百五十七条：如果幼驹和成马的比例超过二比一，就要放置一个糖罐纸偶。”

小蝶不由得把头转过一边，扬起了眉毛：“第一百五十七条？总共有多少规矩？”

“三百七十六条。”萍琪理所当然地说道。

“噢……天啊……这规矩真是……很多。”

过了一会儿萍琪停止了蹦蹦跳跳，她原本高兴的表情冷却了下来。“嘿，开派对是我的特长，这事要用严肃的态度对待，才能得到很多的乐趣。”过了一会萍琪回复了原来开心的表情。她扫了一眼展览，查找下一个她和小蝶会参观的。“噢！看，聂克丝的展区！我们应该看看她在做什么。”

萍琪跳到前面，让小蝶不得不加速才能跟上。她们到达的时候一群雄驹和雌驹正在离开聂克丝的展区。

“嗨小蝶！”聂克丝摆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当她看到小蝶身边那只雄纠纠气昂昂的小马时，笑容少了一些。“呃……嗨，萍琪。”

“你好，聂克丝，”萍琪打了招呼。“你在你的展览做了什么神奇有趣的事？秀给我们看看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小蝶补充道，想抑制住萍琪的激情。

“当、当然不介意，这是……”聂克丝描述道，她把蹄子放到嘴前，清了清喉咙。“我展览的是形态转换魔法。”

萍琪侧了下头，带着疑惑和兴奋问：“形什么换？”

“形态转换。这是一种把一个物品转换成另一个物品的魔法。”聂克丝指向展览后面展板的几张图片。“形态转换魔法可以把大部分的东西转换成其他物品。比如把一根木头变成拐杖，或是把石头变成帽子，甚至把一个苹果变成马车都行。”

“形态转换魔法会受到施法者的能力的限制。有技巧的独角兽，比如瑞瑞，可以用形态转换把布料变成衣服。暮光闪闪可以把四只老鼠变成四只成年的大马。”

“嘿，我想起来了！”萍琪笑道。“它们看上去跟小马可不太像呢。”

聂克丝舌头打了一下结，尝试着从萍琪的打扰中恢复过来。“然、然后就是展览的下一阶段：形态转换魔法的限制。形态转换魔法一般是暂时的。所有被转换的东西会逐渐变回正常。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物品依然是用蹄制作的原因，就像房子和衣服那样。要不然就不需要工匠，木匠，或者其他制作东西的小马了。”

“然后，作为我的展览的最后一部分，我、我会给大家现场演示形态转换魔法。”

聂克丝指向桌子中间的石头。她闭上眼睛，她的角和石头开始发光。她的脸因为集中注意力而扭曲，她的脸颊鼓了起来，集中她年幼的魔力。过了不久，一阵闪光覆盖住石头，它变成了一个花盆。

“噢噢噢噢噢噢，”萍琪俯下身闻了闻花朵。“闻起来也像真的。”

聂克丝害羞地笑笑。“所以，呃，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这真是棒极了，聂克丝。你应该……”小蝶开始赞扬，可是萍琪把头挤到了小蝶和聂克丝中间。

“哦，我有个问题！你试过转换比石头大的东西吗？哦，你接不接受请求？”

“呃……没有，”聂克丝结巴了一下，“但、但是我想可以试试。嗯…你想做什么呢？”

“把草地变成棉花糖！”萍琪兴奋地说道。“不，等等，把这个变成苹果糖！不，把这个雄驹的领带变成会喷水的花！哦！不不不！我知道该做什么了！”萍琪咧开嘴，用蹄指着小蝶。“把她变成一棵树！”

见到萍琪疯狂的举动，聂克丝不由得后退一步，耳朵垂了下来，低着头。“一、一棵树？”

“没错！把小蝶变成一棵树。”

“为、为什么你想把我变成一棵树？”小蝶问道，她难以置信地看着萍琪。

“因为，之前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和云宝黛茜还有暮暮在聊天，因为一些奇怪的原因，云宝黛茜以为你是一棵树，虽然你明显不是。然后你说你想成为一颗树，”萍琪回答之后转过身，用兴奋的蓝眼睛盯着聂克丝。“所以，你能把她变成树吗？”

“我不知道。”

“噢，拜托，试一试吧。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萍琪鼓励道。

“但……”聂克丝想要拒绝。

“来吧，小蝶不会介意的，是吧，小蝶？”

小蝶蹭了蹭地面，用蹄在地上画着圈圈。“呃……嗯，你这么兴奋的话，我想我不介意，只是你确定这安全吗？”

“我们见过暮暮把老鼠变成马，她不会让你的动物朋友受到危险的。”

“嗯……我想是的，”小蝶承认道，“我想体验一下可能也不错。”

“耶！”萍琪欢呼一声，看向聂克丝。“来吧，我们看看独角兽魔法的能力！”

聂克丝后退一步，有些害怕地闪过一边。“萍琪，我、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暮暮会……”

“噢，拜托，来吧？这会非常有趣的！”萍琪怂恿着，兴奋地蹦跳着。

“萍琪，也许……”小蝶想告诉她的朋友也许她有点过于狂热了。但是，她还没来得及说完，就感觉到魔法把她包裹起来。聂克丝闭上眼睛专注地把魔法灌输到角上。她试着完成这个魔法，以便冷却一下萍琪的兴奋。



“伙计，有些展览真是酷！”云宝黛茜说道，她和暮暮走过它们。“我的意思是，你看到飞板璐在做什么了吗？她解释了我的彩虹音爆的工作原理！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之前只知道我突破了音障。”

“没错，这些学生真的是……”暮暮说到一半，这时突然地面开始颤抖，一阵巨大的噪音传来。

嘶……哗啦啦！哗啦，唰唰唰……

唰啦啦……

“那是什么？”暮暮使自己在地震中站立起来。没有人回答，她转过头看看云宝黛茜，发现她瞪大着眼睛，盯着她背后不做声。她回头一看，差点喘不过气来。

展览中心出现了一棵小树。它几乎和学校一样高，树干有水桶那么粗。这是一颗年轻的柳树，它的枝叶垂在附近的展览上方。奇怪的是树本身；它的表皮是亮黄色，所有的叶子都是明亮的粉色。

“噢天啊！你做到了！”萍琪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使得云宝黛茜和暮暮在震惊中恢复过来。她们两个立即穿过桌椅和人群，来到树前。萍琪爬到树上，挂在一条能支撑她体重的树枝上。

“萍琪，这树是哪里来的？”云宝黛茜飞到树冠上问萍琪。

“太神奇了！聂克丝用她的魔法做的！”

“聂克丝做的？”暮暮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扫了一眼树，眯起眼睛问道。“等下，聂克丝在哪？”

暮暮听到展览桌下面隐隐约约地传来抽泣声。她掀开桌布，她发现聂克丝趴在那里，哆嗦得像片叶子，用双蹄抱着头，眼睛里流出泪水来。

“聂克丝，你究竟……”暮暮说到一半，聂克丝开始说话。

“暮、暮暮，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萍琪一直都坚持，而且小蝶也同意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你做了什么？”暮暮问，依然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把小蝶变成了一棵树！”萍琪笑道。

“等……等，等一下，”云宝黛茜说，用蹄子指着黄色的树。“这，这棵树是小蝶。”

“噢伙计，那当然！我才告诉你聂克丝把小蝶变成了树。事实上，云宝黛茜，我以为你会很开心呢。毕竟是你在我们去苹果鲁萨的时候说小蝶是棵树的。”

“我才不会！我那时候只是讽刺而已！”

萍琪把头歪到一边。“你是在讽刺？”

正当云宝黛茜想要解释她为什么管小蝶叫做树的时候，暮暮开始紧张地盯着越来越多的马群，他们都在小声地议论聂克丝。

聂克丝从马群还有暮暮越来越着急的表情中恢复过来。另一声抽泣后，她缩回了桌子底下。“对……对不起。”

“不，聂克丝，这没关系，”暮暮小声说道，安慰着她。“只要……给我一些时间。”暮暮转向树，深吸了一口气。在赛蕾丝蒂娅的天才独角兽学院入学考试，当她把她父母变成盆栽植物的那次事故之后，公主教给她的第一个魔法就是形态转换回复魔法。没错，形态转换会随着时间而恢复，但是短时间内恢复过来也是很重要的。

闭上眼睛，暮暮开始把魔法集中在角上。同样的光芒开始笼罩整个树，云宝黛茜在魔法完成之前拉走了萍琪。周围的马群看得目瞪口呆，甚至聂克丝也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

然后，过了一会儿，树开始自行塌缩。它压缩成了一个点，一阵带有魔力爆破后，小蝶重新出现并掉在地上，发出轻微的落地声。

“小蝶，你还好吗？”暮暮问。她快速地跑上去把她的朋友扶了起来。

“嗯……没事，”小蝶说，她的声音和蹄子都在颤抖。“我、我很好。”

暮暮终于松了口气。“很好，你没有遭遇到危险；形态转换魔法只是暂时的的。只不过，我父母告诉过我，被变成植物的感觉非常奇怪。”

“哦，是什么感觉？是什么感觉？”萍琪兴奋地原地蹦跳。

“感觉……”小蝶说到一半，停下来开始回忆。不只是萍琪，暮暮和云宝黛茜向前倾着身子等着听答案，甚至周围见识到魔法的小马也是一副无比好奇的样子。他们都想知道变成树是什么样的感觉。

“很不错。”小蝶最后说，使得马群里发出一阵失望的叹息和牢骚声。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好奇的，很多小马开始散去。可是，萍琪一点也没失望。

“哦，现在我也想变成什么！一丛玫瑰…不，一只气球！不！把我变成蛋糕，把我变成……”

“哇，你看看！现在快要吃午饭了。”暮暮把蹄子塞到萍琪嘴里，硬挤出一个微笑。“我觉得很饿了，你饿了吗？聂克丝？你当然饿了，你刚刚把一只小马变成了树，这种事情很耗精力的。我们去吃些什么吧？”

还没等回答，暮暮用魔法抱起聂克丝从马群中飞奔而去，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萍琪，小蝶和云宝黛茜在原地发呆。

“唉，可是我想变成蛋糕，”萍琪失落地说。突然，她猛地抬起头，挠了挠脖子，然后观察四周，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云宝黛茜注意到了萍琪情绪的变化，她问道：“萍琪，怎么了？”

“脖子痒，脖子痒，”她回答道。

云宝黛茜扬起眉毛：“脖子痒……就和尾巴抖差不多？”

萍琪摇了摇头，四蹄着地后继续看着四周。“不，小傻瓜。尾巴抖的意思是有东西要掉下来。”

“那脖子痒是什么意思呢？”小蝶问道。

“有小马在看着我们，”萍琪小声地回答。

“萍琪，小蝶刚刚才变成一颗树。”云宝黛茜向马群挥了挥蹄子，说出这个明显的事实。“每只小马都在看着我们。”

萍琪猛烈地摇了摇头。“不对不对不对！这些是善意的，就像‘哇，这件事真酷’的那种看。脖子痒代表着恶意地看。”

“恶意地看是什么玩意？”云宝黛茜问道。

“有密探……”萍琪小声地说，“而且密探在……那里！”

萍琪说完之后一溜烟跑了出去。她以最快速度穿过马群，躲避着小马，接着一个急停之后消失在了一个桌子后面。留下云宝黛茜和小蝶在原地焦急地面面相觑，不知道萍琪在“寓教于乐节”又会搞出怎样的乱子。



# 第八章：无所遁形

暮暮还是没有回过神来。此刻，她和聂克丝正坐在大麦克辛勤工作的苹果摊位后面。这只好心的红色大马提供了简单但是及时的帮助，让她们在这里躲开变树骚动后的小马们。看得出来，很可能是因为那些小马在她眼前露出的反常表情，聂克丝仍然对刚才那件事惴惴不安。不过，在她小口小口地吃着暮暮刚从大麦克那里买给她当做午饭的红苹果时，她总算渐渐地平静下来了。

可是，在聂克丝情绪渐渐稳定的同时，暮暮却陷入了恐慌。为了安抚聂克丝，她仍然强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但是她的思绪却无可制止地飞速运转，仿佛要快过黛茜的飞行速度。

戴上眼镜可以掩饰龙眼一样的眼睛，穿上背心可以掩盖翅膀的存在。可是，聂克丝刚施放的魔法等于让她的伪装几乎统统都失灵了。每只来参加寓教于乐节的小马肯定都在谈论刚刚发生的事情。

诚然，那种魔法也是暮暮自己有能力施放的法术之一，毕竟她已经师从赛蕾丝蒂娅公主训练和研究了多年。在她和聂克丝一样年纪的时候，她也放出了类似的魔法，把她的父母都变成了盆栽。可是显而易见的是，那时她尚不能自如掌控这种魔法。而聂克丝的情况，则是蓄意把一只小马变成了树，而这种事情是普通小马做不到的。

一只普通的小马，把另一只小马变成了树？

不对头。尽管暮暮无数次劝自己、也告诉大家说聂克丝是普通的小马，但聂克丝绝对不普通。她可是只天角兽——要问暮暮还认识谁是天角兽，那么就只剩下赛蕾丝蒂娅和露娜这两位公主了。她们俩拥有能升降日月的神奇力量，她们都是长生不老的公主；所以暮暮实在忍不住不去想，会不会聂克丝也一样有永生之力。

先前的疑惑和恐惧，新生的疑惑和恐惧，都开始在暮暮的头脑中露出了它们丑陋的嘴脸。聂克丝是因为复活梦魇之月的咒语而诞生的，而且她还是只天角兽。年幼的她是否可能继承了长生不老的体质？等她长大一些，她会不会也有能移动太阳、月亮或者其他天体的力量？她会不会变得和赛蕾丝蒂娅一样高高在上，把持大权？

做家长的所有压力此刻轰然坠落，全数压在了暮暮的身上。她是不是把自己卷进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里？她像照顾女儿一样照顾着聂克丝，仿佛自己就是这只幼驹的妈妈……可是她自己才刚刚勉强成年。何况，她心知肚明，自己抚养的这只小马驹，未来说不定就会长成那两位公主的样子。

她还能把事实隐藏多久？龙瞳或者翅膀尚可掩藏起来，可是那种程度的法力要怎么藏？在赛蕾丝蒂娅听说小马镇的这件奇闻前，她还能瞒多久？就算这次把小蝶变成树的乱子是纯属偶然，可是等聂克丝长大以后呢？

聂克丝的法力会不会越发强大？她的身体能成长到多大？露娜公主的身体确实只是比普通的小马稍微大一圈，可是她毕竟是妹妹。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毫无压力地长大，长到和她的姐姐一样。

既然想到了赛蕾丝蒂娅公主……要是聂克丝长得和她一样高大，聂克丝的鬃毛会长成什么样？如果她的鬃毛变成了一片盘旋着，闪着星光的靛蓝色的暗云，就好像真正的梦魇之月那样，那又怎么办？这些可不是能轻易掩饰过去的。

要是小马们觉察到聂克丝的真身和梦魇之月有丝丝缕缕的关系，他们会怎么想？距离他们全副武装前来声讨还有多久？距离皇家守卫前来抓捕聂克丝还有多久？距离赛蕾丝蒂娅把聂克丝流放到月球去还有多久？聂克丝不应该遭到任何一种如此的待遇……可是，如果她真的是梦魇之月，那么这一切又理所当然了。

“暮暮，没事吧？你脸色变得煞白了，”暮暮的右边一个雄浑的声音响起。

独角兽猛然从混乱的思绪里回过神来，抬头看着刚刚忙里偷闲来关心她们两个的大麦克。

“啊……还好，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就是……脑袋有点犯晕。”

“要不你再吃个苹果？”他很和蔼地提议道。

“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大麦克，”她回答道。“呃，他们开始下午的活动了吗？”

“我看还没，但我估计肯定也差不多了，”大麦克回答道，他嘴里的稻草随着他讲的每一个字而一摇一颤。“刚刚苹果杰克和小苹花都往那个方向去了。”

“我们……还是要过去吗？刚刚我都闯了祸呢。”聂克丝有些惊讶地问道。

“当然要去啦。”暮暮边回答边站起身来。她知道聂克丝很想去参加下午的活动，但是她没有说出口的那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她们不去，会发生什么情况就不好说了。

在变树的意外发生后，如果她们突兀地离去，她的朋友会对她们的去向生疑。她们会来寻找她和聂克丝，要她解释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聂克丝有能力把小蝶变成树。

实际上，离开只会引来更多不想要的关注，但是如果她们留下，她们就可以试着装出“那件事没什么稀奇”的样子来。暮暮可以装作对聂克丝把小蝶变成树毫不惊讶的样子，好像那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这远不是真相，但是暮暮希望——无论希望多渺茫——希望别的小马会认为聂克丝只是一只非常非常有天赋的小独角兽。

然而此刻，她们还得继续藏在苹果摊后面，只为让聂克丝再有那么几分钟时间可以静静地把苹果吃完。



“我知道你就在这儿不远，鬼鬼祟祟的小密探，”萍琪低声自语着，目光凌厉地在午餐区和展区的马群中搜寻着。那个监视着她、黛茜和小蝶的家伙逃掉了一次，但是此刻萍琪清楚地知道那个密探就在这里，雌也好，雄也好，她都要把它揪出来。

脖子在痒……

萍琪猛地把头向右一转，开始在马群中寻找。她的目光最后对上了一对灰褐色的眼睛，那双眼睛也正在盯着她看。片刻后那只小马才反应过来萍琪正在紧盯着他，反应过来的他便蹲下躲到了学生展区的一个角落里。

膝盖咯吱作响……

“逮到你了，”萍琪低语着露出一抹坏笑，然后飞奔了出去。膝盖如果咯咯响，就代表有只小马想从她身边逃开，而且响声来自离那只小马最近的那一侧膝盖。正是凭着这样的能力，萍琪才可以在云宝黛茜想躲起来的时候一直跟上她，而此刻，这种能力让萍琪追踪那个密探成为可能。

绕过那个密探刚刚藏身的角落后，萍琪灵活地绕过了马群和学生展区，急匆匆追了上去。她隐隐约约能看到她前方有只小马正想甩掉她。那个密探已发现她咬上了他，可她不会停下来。无论谁都不可以当一个讨厌的鬼鬼祟祟的密探，更不可以盯她和她的朋友的梢。

左前膝盖在响……右前膝盖在响……右前膝盖在响……左后膝盖在响……右前膝盖在响……蹄踝在刺痛……

萍琪四蹄蹬地拼命地刹住自己，在一段滑行后终于停了下来。蹄踝刺痛……看来那个密探没在逃跑，而是在躲藏了。萍琪眯起眼睛一看，发现自己正在为寓教于乐节准备的饮食区外面。几乎每张桌子边都坐着在吃午饭的小马，其他的小马也在一片熙熙攘攘之中走动着，谈笑着。

“哟，他还挺有一套的，但捉迷藏也是我的拿手好戏之一哟。”萍琪自语完，深深吸了一口气，大喝一声，“你给我听着！我肯定会找到你！”

正在吃饭或者谈天的小马们被萍琪突然的大叫声吓了一跳，全都扭过头来看着这只粉色的小马。但萍琪毫不在意他们困惑的眼神，她的眼睛在马群中搜寻，最后发现一只独自坐在桌边没有回头的小马，她看到了他背上柔顺的海蓝色鬃毛。

“又逮到你了，”萍琪咧着嘴露出了坏笑。她慢慢地穿过饮食区，在马群间一步步跨越，尽力从那个密探的背后靠近。只差几张桌子的距离了——突然，有张脸从她眼前冒了出来。

“呀，你原来在这里啊，萍琪。你刚刚突然就跑了，害我为你担心，”是云宝黛茜，她正悬停在萍琪面前的半空。“下午的运动和比赛都快要开始了，想不想来帮忙？”

萍琪眼里差点喷出火来。她伸长了脖子，拼命想看到云宝黛茜身后的情况。“不行……我去不了……因为……我得追踪……那只小马……而且……”她最终只是轻轻推开了在面前悬停的天马，但是只看到自己试图接近的小马又不见了踪影。萍琪窝火地咕哝了一声，扭头狠狠盯着云宝。“而且你让他溜掉了！”

云宝黛茜防御似的举起了蹄子。“哇……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打搅……打搅到你在做的事。”

右前膝盖在响……

萍琪拧眉怒目的表情马上变成了冷笑，她把头扭向了另一侧。“别担心，黛茜，这个密探又想开溜——但是没有小马能从我萍卡美娜•蒂安•派的蹄子里逃走！”

云宝黛茜扬起了一侧眉毛。“等等，你还在追那个空想出来的密探？”

萍琪没有回答她，而是从饮食区径直跑了过去。她看到了学校正门后面有条海蓝色的尾巴没来得及藏起来，便立刻飞奔起来，想追上去。她跳过那个角落，眼睛飞快地四下张望，想找到那只小马的去向。

右前膝盖在响……蹄踝刺痛……

“喔，傻瓜小密探。你自以为能在校舍里藏身？谁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萍琪边说边走向学校的正门。当她踏上了前门的台阶，萍琪猛地向门一撞，咔嚓一声巨响，她撞破了门冲了进去，一个前空翻然后用后腿站起来，摆出了一副功夫大师的架势，向黑暗中大喊道：

“出来吧，鬼鬼祟祟的小密探！我知道你就在这里，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做监视我和我的朋友这样的大！坏！事！”

“够了！”一声怒喝从房间后面传来。萍琪转过身，她的眼睛正好迎上了另一双眼睛——那正是她在展区看到的那双灰褐色的眼睛。那双眼睛眨了一下，再睁开时发出了耀眼的绿松石色光芒。



“好了，各位！”云宝向剩下的小马们召集道。“现在要开始今天最后一项精彩的活动了——就是，拔河锦标赛！”

马驹的父母们和其他来参与寓教于乐节的小马们都欢呼起来，他们在三根不同颜色的拔河绳边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那么，我来讲一下赛事分配。每队各有四名队员，每队都已经在赛事登记表上记好了。我们还分了三个年龄组，每队要跟随年纪最大的队员一起分组。每个年龄组中坚持到最后的一队会得到奖品，然后我们让这几支冠军队伍再拔河，决出谁是今天的拔河总冠军。”

“好，各队去自己分到的那个颜色的绳子那里去报到，准备开始拔河。”

小马驹们都欢呼起来，庞大的马群分成了一支支的队伍，分散走向他们的年龄组去。瑞瑞站在最年幼一组的红绳子旁边，一只纸板夹轻巧地漂浮在她的面前。车厘子负责年龄居中的一组，苹果杰克则在让最大年纪的小马们排队站好。

“好啦，”瑞瑞用着唱歌一样的调调向簇拥在她身边的小小马驹们宣布道，“首先比赛的是‘可爱标记童子军’和‘胡萝卜家族’。这两队请去绳子的两头站好，其他小马请后退些。”

小马驹们照她的话做了。绳子的一端站好了三只小雄驹和一只小雌驹，他们身上都有带着胡萝卜图案的可爱标记。他们把绳子咬在嘴里。绳子另一端，四只穿着大红色可爱标记童子军披风的小雌驹们站成了一列。甜贝儿站在最前面，其次是飞板璐。而刚刚在春节后正式加入了童子军的聂克丝站在第三位。小苹花站在最后面，为队伍压阵。

“好，我最开始提议用把绳子拉过横线的方法定输赢，因为这样安全也干净，但云宝黛茜认为用泥坑更好：这样更容易记录胜利的一方，”瑞瑞看着那些即将接受自己的裁判的小马驹们，陷入了片刻沉思。

“那么，胜利的目标是把对手全员拽到泥坑里。规则很简单，如果你们队全员松开了绳子或者被拽进了泥坑，你们就输了。不可以使用魔法，天马的蹄子不许离地。大家听明白了吗？”瑞瑞问道。两边的的队员们都点头同意，而且已经扯紧了他们之间的绳子。

“还要记住，要是输了，可以去那边的水站洗个澡，不过……总之，每只小马还是要尽力而为，要玩得尽兴，好吗？”

两支队伍相互瞪着眼，迫不及待想开始，瑞瑞决定趁热打铁。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两队咬紧了绳子用力拉了起来，都拼命想把对方拽到泥坑里去。一开始，胡萝卜家族占了上风，把童子军们向前拽了好几步。但是当飞板璐开始站在地上拍打翅膀的时候，形势逆转了。这股额外的力量让童子军们重新稳住了步伐，很快，在几下用力的拉扯后，对面四声“扑通”次第响起，他们赢得了首战的胜利。

“耶！可爱标志童子军拔河冠军！”四只小马一同庆贺道，然后起身离开绳子，为下两支队伍让路。



在可爱标记童子军们又赢了两场胜利以后，她们到达了组内的决胜战，一看到她们的对手是谁，她们真是开心得不能再开心了——

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找了在组内最强壮的两只小雄驹组成了队伍，并靠着他们一路过关闯入了决赛。可是童子军们绝不想输给那两个成天取笑她们“空白屁屁”的家伙，更何况聂克丝还要报上次被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在无尽森林里恶整的一箭之仇。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瑞瑞一声令下，两队把麻绳扯得紧紧绷起。几乎在眨眼间，对方的两只雄驹就已经把可爱标记童子军们向前拽了过去。他们的年龄勉强没超过年幼组的限制，这对于童子军们来说尤其不利。

“加把劲！”小苹花咬着绳子哼叫着。“拽呀！”

“已经在拽了！”飞板璐一样口齿不清地回答道。“可是我们的蹄子在打滑！”

“这回你们四个都要变成空白屁屁的废物点心了，”珠玉冠冠笑着讥讽道，嘴松开了绳子，把拔河任务全交给了她队里那两只小雄驹。

“我们不是废物点心！”甜贝儿嚷了起来，四蹄拼命蹬住地，终于在她要落进面前伸蹄可及的泥坑之前扼止了队伍的颓势。

“大家，”小苹花咬着绳子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跟我一块儿使劲。预备——拽！”

四只童子军一起发力，并仗着体重的辅助成功收复了一点失地，各自向后退了一步。再一次，小苹花喊起了“预备——拽！”这次她们又成功向后退了一步，渐渐地把对面年长的小雄驹向前拖了过来。

这是整场比赛里第一次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不得不协助两只小雄驹一起拔河。虽然她们没起多大作用，至少还是阻止了童子军的步伐，但是童子军已经夺回了她们失去的地盘。

此后两队进入了艰难的僵持阶段。哪一队都无法再后退一寸。连小苹花的战术都失去了作用——珠玉冠冠的队伍想出了反制的策略，只要小苹花一喊拽，他们也使劲拽。没过多久，两队都干脆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拽绳子，想单依靠蛮力来获胜。可是，这个战术使局势更恶化了。

“我下巴开始疼了，”甜贝儿哼哼唧唧地说道。

“再忍一忍，我们要赢了，”飞板璐边说边尽力扑打着翅膀，想为队伍增加一点优势。

小苹花点点头，她鼻子在呼哧呼哧地喘气。“没错，我们要继续拉下去。”

“不，我们别这样，”聂克丝闷声说道——此刻，童子军已经在渐渐失去她们拼命夺回的地盘。

“你可别是想叫我们认输，聂克丝！”小苹花不满地咕噜道。

“不是的，”聂克丝强调道。“我是说我们没法和他们硬碰硬。我们必须智取才行。”

“那我们怎么智取他们？”小苹花问。

聂克丝用正好够她的朋友们听见的声音讲了起来。她的小主意很快让小苹花有了新战术，并把战术传达给了另外两个童子军。于是，当她们都做好了准备，小苹花开始了倒数。

“三，二，一，拽！”小苹花咬着绳子叫道。珠玉冠冠的队伍闻声，立刻用力拽起来，想遏制童子军们的联合发力。可是童子军没有发力。相反，她们有意让珠玉冠冠一行占了上风。

突然缺失的拉力令珠玉冠冠一行猝不及防，压阵的小雄驹被自己的蹄子绊了一跤，侧身摔倒了。这正是童子军们等待的时机。小苹花又喊了一声“拽”，对面失去一只主力队员的队伍无力反击，被四只小雌驹整个儿拽进了泥坑里，激起了响亮的“扑通”一声。

“比赛结束，可爱标记童子军获胜！”瑞瑞向欢呼的马群唱歌一样地宣布。

“不！”珠玉冠冠愤怒地大叫着，想从泥坑中站起来。“本来该我们赢的！”她想跺蹄子抗议，可是踩到了湿滑的泥浆，一个趔趄又摔在了泥水中。

珠玉冠冠的吵嚷声，只让小童子军们的胜利更加欢畅。她们一同击蹄庆贺，然后跑到云宝黛茜悬空飞起的地方，去等待其他年龄组决出胜负。



“好啦，现在要开始我们最最精彩的冠军大战了，”云宝黛茜向喝彩的马群们宣布道。他们已经围到了场上仅剩的那条拔河绳边，云宝黛茜在绳子上空悬停着。“比赛的双方是‘可爱标记童子军’和‘巨石队’。”

看到她们的对手，小苹花、甜贝儿、飞板璐和聂克丝都不由得瞪圆了眼睛。凭着偶然的运气她们打败了中等年龄组的冠军队，但是现在她们四只小雌驹面对的可是巨石队，一支由四只几乎快要长成年的雄驹组成的队伍。

“那么，因为某队的优势太明显，”云宝黛茜边说边指向对面队伍的四只陆马，“我们让可爱标记童子军也得到一些补偿：她们可以多加一只小马到队伍里，或者允许一只独角兽使用魔法，或者要求巨石队的一个队员离队观战。”

童子军们扎堆凑到一起，小苹花第一个提出了她的意见。“咱们得找我大姐加进来帮忙。不对，等等！我们应该找大麦克加入我们！我打赌他单枪只马就能打败那四只大家伙。”

“不，我想只凭咱们几个打败那些家伙，”飞板璐争辩道，把头探出去瞪了一眼对面的队伍，又扭回头看着她的朋友们。“我觉得我们该让那只最壮的出去观战。这样是咱们四个对他们三个。”

“用魔法怎么样？”甜贝儿问道。“我不太会用，但是聂克丝用的非常好。她把小蝶变成了树呢！”

“你也听说了？”聂克丝有些难为情地问道。

“不知道才奇怪呢，毕竟这里每只小马都看到树了。”飞板璐接话道。“不过我觉得还是甜贝儿说的对。”

“我也没主意，”小苹花犹豫地说着。“聂克丝，你觉得你的魔力够用吗？”

“我……我不知道……够用吧，我猜。”

“拜托了小苹花，你也想想嘛。”飞板璐边说边用肘挤了挤黄色的农家小马。“我们四个，打败他们四个，全凭自己，这样多了不起呀。”

小苹花露出了一点微笑。“好吧，我觉得这样很酷，况且我们也不会输掉什么。反正我们已经打败了珠玉冠冠，能把她拽进泥坑里，我觉得拔河比赛就已经圆满了。”

“好，那么决定了。聂克丝来压阵，同时负责施展魔法。”飞板璐总结道。童子军们站开了来，告诉了云宝黛茜她们的决定。云宝黛茜把她们的选择转达给了观众们，他们几乎全部都为这支队伍的勇气喝彩起来——只有某紫色的独角兽神色有些慌张。

对面队伍那四只几乎长成的雄驹们把绳子衔在了嘴里，露出了仿佛已经得胜了一样的微笑。甜贝儿，小苹花和飞板璐也衔起了绳子，紧紧地咬住——她们知道这场比赛毫不轻松。聂克丝站在尽头，牙齿咬着绳子的末端。她的角在微微闪光；她在用自己的法术防止队伍的蹄子打滑。

“那么，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云宝黛茜看着两支队伍问道。两队都点了点头，云宝黛茜于是笑着高高举起一只蹄子。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扑通！

比赛才开始片刻工夫，甜贝儿首当其冲跌进了泥坑里——对面的雄驹仅仅是发力一拖就让她跌了进去。剩下的小童子军们拼命地向后拉，但是比赛已经陷入了一边倒的局面。就算有聂克丝的法术让她们的蹄子更紧地抓住地，巨石队仍然能毫不费劲地拖动她们。

扑通！

飞板璐一个倒栽葱跌进了泥坑里，要不是甜贝儿躲的及时，她们准撞上了。

扑通！

小雄驹们笑得露出了牙来；他们很享受把四只小雌驹拖进泥坑里的恶趣味。第三声“扑通”也响了起来，小苹花和飞板璐与甜贝儿一起泡在泥坑里了——还咬着绳子的，只剩下聂克丝一个。她的四蹄在地上拖曳着，对面的队伍把她向泥坑越拉越近。那一刹那，聂克丝差一点就要松口放弃了。毕竟，她哪有希望能击败那四只雄驹呢？

“撑住啊聂克丝！”小苹花在泥坑里大叫着。“再加点魔法！”

“对！别让他们打败你！”飞板璐边喊边跺着自己的蹄子，结果很不情愿地溅了自己一脸泥。

惊慌失措的聂克丝拼命想阻止对面把自己拉近泥坑。她施放在自己和朋友蹄上的法术虽然有效果，但不够阻止对方。此刻，只剩下她独自与那四只雄驹为战，她真切地感到自己无力获胜。她甚至想要直接松口扔下绳子。毕竟，她不愿也掉进泥坑里。

可是，她的朋友还在鼓舞她；聂克丝感到自己没法放弃。她不想让自己的朋友失望，可是她面对的挑战太艰巨了。确实，她会魔法，这是那些雄驹没有的优势，但是她要怎么使用？她不能用太复杂的法术，不然一旦失去集中力，她会瞬间被拽翻。她也不能更用力拽，因为她蹬地的四蹄仍然在被向前拽去。

她需要的是摩擦阻力和体力。而且，她要施放的法术里必须有不需要持续施法的，因为她没法集中精力同时施展两个法术。

泥坑越来越近了。对面的雄驹们脸上都挂着笑，一寸一寸调戏般地把聂克丝向泥坑拖去。观众们大多已停止了助威，等待着注定的结局；而还在助威的，是向着巨石队的；唯一还在为聂克丝鼓劲的，是甜贝儿、飞板璐和小苹花。

聂克丝更紧地咬住了绳子，尽管她已经咬得无法更紧了。她最首要的事是阻止对手继续把自己拉向泥坑。她的角闪起了微光，聂克丝闭上眼放出了第一个魔法。一道闪光过去，她的四蹄仿佛生了根一般定在了地上。突然的停止让对面的雄驹一下懵住了，可他们还来不及弄清楚情况，聂克丝已经开始施放另一个魔法了。

当放出第一支法术后，聂克丝开始把法力输入自己的身体，角上的魔法汇流向她的四肢和嘴。几乎在瞬间聂克丝就感到了效果，感到灌输了法力的身体在变得一点点强壮。她的下巴不痛了，在确认绳子咬紧了以后，她抬起一只蹄子，揭开了第一支法术的谜底——她把地上的一些泥巴变成了带着长棱的马蹄铁状，使她不会再向前打滑。

聂克丝紧紧闭着眼集中着注意力，法力在她的身体里涌动着。她向后退了一步，开始拽了。绳子略微绷直了一点——这足以让聂克丝知道自己的行动已经生效，需要的只是更多的法力。

聂克丝开始从角上释放她全部的法力，都灌进她娇小的身体里；她感到法力让自己有了力量，但也感到法力让她的鬃毛和尾巴越发麻木，就好像每根毛发都陷入了沉睡——可是她无暇思考那些。她得先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腿上，一步接一步地后退。对面的队伍不屈不挠地硬抗着，偶尔甚至能制止聂克丝的步伐，可是比赛的形势已经逆转了。很快，四个声音次第传进了聂克丝的耳朵里。

扑通，扑通，扑通，扑通。

当聂克丝听到了第四声落水，她丢下了绳子，解放了她的魔法，低头面对草地剧烈地喘息着。法力开始消散，聂克丝觉得全身都在酸痛，尤其下巴一动就疼。可是，尽管精疲力尽了，聂克丝还是露出了笑容。

她凭着一己之力击败了四只年长的小马，大概现在大家不会再当她是个胆小鬼，爱哭鬼，老师的小跟班了吧。说不定他们会开始为她欢呼雀跃，不会认为她是一无是处了。她就要戴上第一名的缎带了，和她的朋友们一起戴上，然后……

此刻聂克丝才发现马群异样的死寂。

她抬起头，惊讶地发现大家全都在盯着她看，其中好多都是瞠目结舌的样子。聂克丝甚至看到了暮暮的身影，她看起来仿佛马上要昏倒一样，她的眼睛在疯狂地四下张望。就好像，她预感到最坏的事情要发生了一样。

压抑的寂静吞没了聂克丝——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她畏缩了，眼泪涌上了眼睛，抽泣了起来。大家全在盯着她——直勾勾地盯着她——她讨厌这样被盯着。她拼命地四下张望，想找到一只为她赢得比赛而由衷感到快乐的小马——任何小马，是谁都好。

谢天谢地，她找到了三只——是她的朋友，另外三只童子军。她们也被聂克丝的成绩惊呆了片刻，但是当她们回过神来，她们三个立刻奔向她们共同的朋友，兴奋地笑着，嘴都咧得合不拢了。

最先冲到聂克丝面前的是飞板璐，她兴奋地大嚷着，“太了不起了！”

“你成功了！你成功了！”甜贝儿也加了进来，她兴奋地上蹿下跳着。

“连我的大姐也未必能独自赢过那四只马驹呢！”小苹花称赞道。

小童子军的欢呼和称赞声打破了马群的僵局。他们中有一些也开始了喝彩，发出了由衷的祝贺；还有一些仅仅是往地上跺着蹄子；剩下的那些没有丝毫庆祝的意思，只在下面相互窃窃私语。

在喝彩的马群中间，有一只有着灰褐色的眼睛和顺滑的蓝色鬃毛的小马。在他祝贺的同时，他的眼神全汇聚在那只黑色的小雌驹身上；一抹微笑浮现在他的嘴角。



“哎哟哟，太疯狂了。”云宝黛茜边说边拿起一个箱子轻盈地飞到半空中。“真是的，小聂克丝竟然独自一个打败了那全是雄驹的队伍，我真是想不到那个小爱哭鬼有这样的神通。这真的可能吗？”

“真的很不得了，”小蝶驮着一只箱子边走边回答道。她们两个在帮忙收拾寓教于乐节活动后的场地，现在在把多余的奖品和其他杂物运回校舍去。“我好想知道，是不是暮暮家里的每只小马都这么擅长魔法。”

“答案明摆着嘛，”云宝黛茜回答完，伸蹄推开了门。她向黑漆漆的校舍里飞去，但是还没飞进门两尺，就猛一下撞上了什么东西。毫无预兆的撞击让云宝黛茜慌忙回飞，想看清自己撞上了什么。

“萍、萍琪？”云宝黛茜结结巴巴地说了出来。她和小蝶放下了搬运的箱子，在萍琪的面前来回走着。她像雕塑一样纹丝不动，后腿站立摆出一副空手道的架势，眼睛盯着房间尽头的某一处。

“她……还有呼吸吗？”云宝黛茜问道，她已经注意到萍琪站得有多僵硬了。

“噢，不好！她被瞪眼了！”小蝶惊慌地说。

云宝黛茜不由自主扬起了一侧眉毛。“这怎么讲？”

小蝶把头转向云宝黛茜，举起蹄子指着自己的眼睛。“你懂的，镇魂瞪眼。”

“哦哦哦，对了对了。”云宝黛茜回答道。“就是你想让小动物听你话的时候你用的那一招吧？”

“呃，不能那么说……不过，多少也对，”小蝶边回答边小心翼翼地戳了一下萍琪的蹄子。“反正……有些时候，我用镇魂眼的时候，我能……那个……能把我眼前的小马或者小动物整个定住。”

“等等，是你把萍琪定在这里的？”

“噢，不，不是我，”小蝶连忙澄清。“这些年我从没对别的小马这么做过。只有在我第一次发现我会镇魂瞪眼之后，我才偶尔用一次，但是我绝不会故意对别的小马这么做。不是我，这次另有其马。”

云宝黛茜把注意力又转到了萍琪身上。“好吧，可我们怎么把她弄醒？”

“这个……嗯……我一般会泼点水，不过随便什么能让她吃一惊的事都可以让她醒过来。”

“噢，我有主意了，”云宝黛茜说着，飞到萍琪的耳边开始说悄悄话，“喂，萍琪！暮暮刚刚收到了赛蕾丝蒂娅公主的信，她说要你来设计下一届大奔腾庆典。”

萍琪刚刚还眯着紧盯房间远处的眼睛一下子睁得溜圆，一眨眼工夫她已经开始在墙上和天花板到处蹦来跳去，屋里充满了她咯咯的笑声。

“噢，真是太赞太赞了！我要把它办成史上最棒的大派对！我要把它变成整个艾奎斯陲亚里最最妙趣横生不可思议惊天动地难以置信完美无缺欢乐满载的派对！瞧那大奔腾庆典多么了不起，瞧那大奔腾庆典多么了不起，我的天，我的地，它是艾奎斯陲亚的第一，这都要多亏我，多亏萍琪！”

“哎呀，萍琪……”云宝黛茜带着歉意龇牙笑了笑。“刚刚的事——是我骗你的。”

跳到半空中的萍琪一下子傻眼了，她无视重力作用地悬空发呆了片刻，然后掉在了地上。她大步向云宝黛茜逼去，眼中寒光暴盛。“这么捉弄我也太伤感情了，黛茜……”

云宝黛茜勉强陪着笑脸，摸了摸自己冒着冷汗的后脖颈。“唉呀……刚才真对不起，不过我不是要捉弄你。我不这么说的话，就没法把你从镇魂瞪眼中叫醒。”

萍琪一脸的恼火一下都变成了疑惑。“瞪眼……等等，我被瞪眼了？”

这次轮到云宝黛茜疑惑了。“你知道镇魂瞪眼？”

“呃，嗯，是的，”小蝶有点腼腆地承认了。“那天……嗯，我第一次遇见萍琪的时候，她把我给，嗯，吓坏了，我不是有意的……但是我不自觉对她用了镇魂瞪眼，她就被定住了。”

“那次是她最后一次用过镇魂瞪眼，”萍琪补充道，“如果不算今天的话。”

“可是萍琪，不是我用镇魂瞪眼定住了你，”小蝶纠正道。

“不是你？可是那是谁……”萍琪刚说了个开头，眼睛突然眯了起来，转头看着房间远处那一边，好像瞪着那里不存在的小马一样。“是他！”

“是谁，萍琪？”云宝黛茜问。

“那个密探！”她咬牙切齿地跑到房间对面，往地上指去。“我一路跟着他到了这里，然后他当时就站在这里，就在这地方！我把他困在这里了，可是他之后睁开了眼睛，然后眼睛变了颜色！然后我再记得的就是你告诉我赛蕾丝蒂娅公主要我设计下一届大奔腾庆典——对了，云宝黛茜，我还是得告诉你，这个恶作剧太伤感情了！”

“拜托，萍琪，我都道了歉了！”云宝黛茜一边辩白一边向她飞了过去。“不过，我想，你说有密探这事，真不是玩笑。毕竟，如果密探只是你想象出来的话，你就不可能被定在这里了。”

“可是为什么他要监视我们呢？”小蝶问着，沿着房间里书桌间的过道走了过来。

“我还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会找到原因。”萍琪认真地强调道，然后，她瞬间恢复成了平时兴奋活跃的样子，一蹦一蹦向校门跳去。“好，下午还有那么多好玩的比赛呢，我可不想错过绑腿赛跑还有看拔河。喔，我一定还要玩蒙眼钉马尾巴！”

“那个，萍琪，你已经全都错过了，”云宝黛茜提醒道。刚蹦到门口的萍琪一下僵硬了。

“什么？！”萍琪大叫着转身看着她们俩。

“其实，你在这里站了一下午了，”云宝黛茜告诉她。“我们现在已经在打扫场地了。”

“噢……这回我非揪出那个密探不可！”萍琪正色说道，她的眼神坚定而阴沉。“这回可不是因为他是个鬼鬼祟祟的小密探了。不，这回我要和他单独算账。谁也休想阻止我萍琪玩到蒙眼钉马尾巴！”



# 第九章：秘密暴露

在夕阳西下，云宝黛茜和其他一些小马留下收拾寓教于乐节的场地的时候，暮暮正和聂克丝一起走在回图书馆的路上。有一刻她暗自庆幸没被要求留下帮忙收拾，当前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和聂克丝一起逗留在学校。

可是，聂克丝显然没有注意到暮暮此刻的心思，她现在开心极了。她蹦蹦跳跳地跟着暮暮，自豪地穿着她在拔河比赛中获得的冠军绶带和她的可爱标记童子军披风。她叼着一支卡祖笛，她选择的奖品，吹着只有她知道来历的凯歌。看到这一切，让暮暮稍稍放松了一些。

她很高兴聂克丝能玩得尽兴，以及一切都能顺利了结。在拔河比赛结束之际，原本热闹喧天的群众全都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暮暮几乎可以猜得出聂克丝在没人为她喝彩的情况下会是什么感觉。谢天谢地，小苹花,甜贝儿,还有飞板璐打破了沉默，欢呼着冲向她们的朋友，这让聂克丝笑了起来，并且开始享受她的胜利。

然而这对于暮暮的恐惧和焦虑而言，这点小小的快乐不过是沧海一粟。聂克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暮暮可是站在观众之中看到了她开始使用她的魔法胜出拔河比赛的时候。她使用了她的魔力，大量的魔力……然后，变化就在那一刻开始了。

起初是聂克丝的鬃毛开始闪烁发光，这还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使用魔法时的附加效果。然而，随着聂克丝的魔力使用得越来越多，伴随着在她体内跃动的能量，她的鬃毛和尾部的变化也越来越大。她的鬃毛和尾巴开始变轻，仿佛在深水中潜行一般浮动和飘曳。鬃毛中发出的光亮也开始聚集成星星点点的光芒。

这是暮暮所想像过的最糟糕的情况之一，聂克丝的鬃毛和尾巴开始变成梦魇之月众所周知的，恶名昭彰的夜蓝色鬃毛和尾巴，而且这转化是在体育祭中所有在场小马的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发生的。

不过，聂克丝的鬃毛和尾巴，并没有完全转变。它们依然保留了毛发，就像是赛蕾丝蒂娅的那样。相比之下，梦魇之月的鬃毛和尾巴完全是魔力的烟云，由此她可以像额外的肢体一样使用并操纵它们。

这让很多她不愿意去思考的东西挤进了暮暮的思绪中。自那一晚聂克丝叫她“妈妈”以来，暮暮首次开始怀疑自己了。聂克丝真的会是梦魇之月吗？她一直都告诉自己聂克丝只是看起来像是臭名昭着的囚月之马而已。但是伴随着那些记忆的回归，还有聂克丝的魔力水平，或许她真的就是梦魇之月？

这部份思绪被暮暮强行中断了，就像是内心的驯兽师挥着鞭子把野兽赶回笼子里。不，聂克丝不是梦魇之月！这孩子太温柔可亲了，太规规矩矩了，太……敏感纤细而绝不可能是梦魇之月！她拥有朋友，她非常快乐。梦魇之月笑过几次，但是她的笑声是蔑视众生、充满支配欲的狂笑，绝不是出自真正的快乐。

暮暮开始惊讶她还没关注到一个事实：聂克丝看起来拥有天角兽的力量和不朽之身。她养育的小雌驹，正在成长，……她说不定会有千年的生命和足以推移日月的力量。她情不自禁地想：她真的能胜任这个责任吗，她真的能够决定一只小马未来的命运吗？

聂克丝注意到暮暮一直都沉默不语，她停止吹奏她的卡祖笛，有些担心地抬头望着暮暮。“暮暮，”她问道，“你还好吗？”

“呃，什么？”暮暮惊觉，转身面向聂克丝。她强迫自己露出一个笑容。“哦，我，唔……对，我还好。只是有点累了，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忙了一整天，现在，为什么你不跑进去让斯派克见识见识你的绶带呢？我想在外面再多待一会儿。”

聂克丝点点头，把卡祖笛叼回嘴上，在她跑进去的时候哨声响亮无比，还把斯派克吓了一大跳。这让暮暮不由得莞尔一笑。但严峻的现状压在她心头时，微笑如朝露般快速地消散无踪了。



“现在，我看看。我去了火车站领我订的布料，我去过了杂货店和珠宝店。现在要去的地方就只有……”

“啊——！”

瑞瑞停下了蹄子。她在小马镇正忙着跑腿办事，但是现在那都无关紧要了。自寓教于乐节以来，暮暮已经好几天都没露面了。这还不算太反常，但是瑞瑞刚刚听到的从图书馆传来的那声长啸让她更加担心了。把她的计划表全都抛到脑后，她快步走到图书馆门口，着急地敲着门。

可是，暮暮并没有回答她，就连斯派克也没吭气。担心出了最糟糕的情况，瑞瑞自己开了门，把脑袋探了进去。“暮暮，亲爱的，你还……”

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了，瑞瑞走进了图书馆里。地面上到处都是揉成纸团的废纸，暮暮就站在她的书桌旁。她的鬃毛和尾巴看起来在焦虑的压力下乱成了一团糟，伴随着另一声沉重的呻吟，她再次把正在写的信件揉作一团，随便往背后一扔，结果不小心正中瑞瑞的鼻子。

“哦！”

暮暮飞快地转过身，她一脸惊慌失措的表情，看起来就像是她在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被逮个正着。然而，她的神色很快放松了下来，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哦，是你啊瑞瑞。我还以为是聂克丝呢。”

“那你到底在干什么不想让聂克丝知道的事？”

暮暮朝四周瞟了一圈，魔力轰然而出，把所有乱七八糟散落在地板上的纸团都扫到了一起，一股脑塞到桌子下面，然后才转身面对瑞瑞，就好像那些纸团从来没有存在过。“那、那么，你还好吗？你是需要我帮忙？你要我帮你找本书读一读？”

瑞瑞定睛注视着暮暮，过了片刻，她朝那一大堆纸团瞥了一眼，又抬头望着暮暮。“这个嘛，或许我确实需要找些东西读一读。”她平静地说。

“太好了，你喜欢什么样的书？”暮暮一边问一边向书架走去，“冒险故事？推理小说？或许我可以为你推荐……”

“不用麻烦，暮暮，我已经找到我想要读的东西了。”

暮暮回过身来，满心期望会看到瑞瑞拿着书本。然而，在暮暮刚才转过身去的时候，瑞瑞已经捡起了一个纸团，并且把它展平了，并且在暮暮的惊恐之中把它认真地看了下去。

“瑞瑞，不，你不能……”暮暮想要阻止她。她向瑞瑞飞扑过去，竭尽全力要用魔法把那纸卷抢下来。然而瑞瑞只是一转身，就把炮弹一样飞过来的暮暮让了过去，在地板上摔了个大马趴。而她继续仔细地读着那纸卷。

“暮暮，这封信是给赛蕾丝蒂娅公主的……关于聂克丝的信。”

暮暮叹息着，甚至没有想从地上爬起来。她只是翻了个身，面朝天用蹄子捂住了脸。“我知道。”

微微皱起了眉头，瑞瑞把那封信折起来塞进了她的包包里，然后回头看着暮暮。“从你的鬃毛和你的眼睛来看，我斗胆猜测，你几天都没睡好觉。”

“我知道。”暮暮继续叹息。

“那你这个样子到底有多久了？”

“三天了。”暮暮坦白道，蹄子还是捂着自己的眼睛。

瑞瑞点了点头，用她的魔力把暮暮扶了起来。“暮暮，我相信你我需要好好谈谈，为此，我们俩现在需要来杯茶。”



尽管在路上被经过的小马用奇怪的表情盯着看，瑞瑞还是带着暮暮一路回到了旋转木马精品屋。然后她把暮暮请到厨房的桌子旁坐下，准备好了一顿有点早的下午茶。茶的调味选择的是暮暮最爱的口味，茶的芳香似乎为她恢复了一点精神。瑞瑞把所有的茶具在桌子上放下，然后坐到了她自己的位子上。她轻轻地抿了一小口，等到暮暮也同样喝了一小口茶之后，才开口打破了一直笼罩着厨房的近乎沉默的气氛。

“感觉好些了吗？”

“好……了些。是的。”暮暮虚弱地回答道。

“很好，哪怕有一点改善都是好事。不过，我相信，我们得在某些事情上谈一谈，而我相信这也是其中之一。”说着，瑞瑞从包包里取出了那封从图书馆拿来的，本应发给赛蕾丝蒂娅公主却没有写完的信。

“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瑞瑞。”暮暮最后承认道，把她的茶杯握在蹄子里，紧紧地盯着里面染了颜色的液体。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到底是什么呢？”

暮暮叹着气，用疲倦的眼睛望着瑞瑞。“聂克丝。”

“出了什么事吗？”瑞瑞问道。“聂克丝又惹麻烦了？她又走丢了？”

“不，她在学校好好的呢。我只是……我想……我知道……”暮暮没法说完她的话。她哀叹一声，砰地把脑袋撞到了桌子上。

“你知道什么？”瑞瑞问道，但是暮暮没有回答，这只是让瑞瑞更加担心。因为担心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她向前倾过身子，安慰地把蹄子搭在暮暮的肩膀上。“暮暮，你到底知道什么？”

暮暮没有从桌子上抬起头，她只是扭了一下脸，从眼角无神地瞟着瑞瑞。“瑞瑞，我知道，我终于知道，聂克丝确实就是梦魇之月。”

瑞瑞把蹄子从暮暮肩膀上收了回来，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从暮暮口中听到了什么。“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你没看到那天拔河比赛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吗？”

“我看到了，可是……”

暮暮坐了起来，她眉头紧皱，“那你也该看到聂克丝的鬃毛发生了什么事。你也该看到了她是怎么孤身赢过那些小雄驹的了。”暮暮低着头，又一次凝视着她茶杯中自己的倒影。“证据……已经多得没法再否认了。她不仅仅是看起来像梦魇之月而已。她是由复活梦魇之月的法术所创造的，她拥有梦魇之月的部份记忆，现在我已经确定了她还有梦魇之月的力量。外形，记忆，还有魔力……我已经再也无法否认下去了。”

“那这封信，以及所有其他那些信是？”瑞瑞轻轻地把那封信推向暮暮那边。

“我向你保证过，在你帮我给聂……”说到这里暮暮停了下来，摇了摇头继续开口，“在你帮我给梦魇之月做伪装的那天，你让我做了保证。你让我发誓，如果我发现了她真的是……那我就要写信给赛蕾丝蒂娅公主。我发誓我会向公主坦白一切，我也尽力试着这么做了。我这些天一直都在尽力试着这么做，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暮暮抬起头，望着瑞瑞，眼中充满了绝望。“瑞瑞，要是她把她带走了呢？要是她把她送到月亮上去呢？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她会孤孤单单的，她最讨厌的就是那样。而我该怎么告诉她的朋友她去了哪里？她们会想念她，会想要给她写信，我又怎么把信送到月亮上去？”

暮暮的眉头皱的更紧了。她把前腿架到桌子上，用蹄子捧着自己的脑袋。“但是要是她长大了，记起了更多她过去的事呢？她会再一次掀起对赛蕾丝蒂娅公主的叛乱的，她会再次带来永夜的。这可能是我们能阻止她的唯一机会了。但是……但是……”

再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暮暮只能转过来望着瑞瑞。“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这个问题又一次让两只小马之间陷入了沉默。暮暮继续望着瑞瑞，渴望得到她的建议。但是瑞瑞看起来同样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一脸深思的表情，轻轻地抿着她的茶。抿了两口之后，她放下了茶杯，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暮暮。

“首先，你说的没错，顽固地拒绝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件很愚蠢的事。聂克丝和梦魇之月是同一只小马。”瑞瑞的声音变得更加有力，更加不容置疑。“不过，那是过去的她，暮暮，不是现在的她。”

“但是，瑞瑞……”暮暮开始争辩，瑞瑞只是竖起一只蹄子，让她稍安勿躁。

“暮暮，你知道上周发生的事吗？可爱标记童子军们，包括聂克丝在内，浑身上下沾了一身蜂蜜撞进了我的店里，把粘糊糊的蹄子印踩得我的店里到处都是。不用问，那个时候我都快气疯了。但是在我斥责她们收拾干净之前，你知道她们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暮暮直截了当地回答。

瑞瑞露出了一个微笑。“她们在大笑，为了她们新恶作剧在哈哈大笑，聂克丝还是她们中间笑的最厉害的。暮暮，我能理解你的恐惧，这是你第一次把聂克丝带到我的店里来的时候我和你分享的恐惧。

“但是，”瑞瑞继续说，确保暮暮不会打断她的话，“过去和现在并不是一回事。暮暮，当下的问题是聂克丝现在是谁，而不是她过去是谁。聂克丝是一只好奇心很重的，拥有四个好朋友的小雌驹，其中三个可以让她随时卷进她这个年龄可能卷进的任何麻烦里面。”

“但要是她长大了变坏了呢？要是她……”

“暮暮，有这样的担心是很正常的。”瑞瑞劝道。“天知道每次甜贝儿跟她的朋友们跑出去进行她们的童子军活动的时候我有多担心。那三个小丫头卷进的危险比我长到这么大所经历过的还要多。我一直都非常害怕会有小马跑进我的店里告诉我甜贝儿受伤了或者出了什么更糟的事。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一天到晚跟在她屁股后面保证她安全，我也不能让甜贝儿无法享受她的童年。她应该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寻找乐趣，哪怕是惹上麻烦……不要是太多让我操心的麻烦，少点就好。”

暮暮皱起了眉头，表示怀疑。“甜贝儿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独角兽，瑞瑞，聂克丝可是……”

“聂克丝一样很普通，”瑞瑞坚定地打断了她。“暮暮，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会担忧。我没有忽略她的过去，以及她那个非常可能的身份。曾经的，梦魇之月。你也是对的。聂克丝可能还会变成去年那个威胁着整个艾奎斯陲亚的梦魇之月。但是，你，忽略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暮暮。”

“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瑞瑞伸出蹄子指着暮暮，“聂克丝可能还会再变成过去的她，那个梦魇之月。但是，她也有机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变成不同的样子。而且，到目前为止，你正在帮她改变。”

瑞瑞的话如雷贯耳，让暮暮脑袋里一阵发晕。她呆滞地向后倒在了椅子里。如果不是有椅背，那她肯定要瘫软在地了。“但是，我有什么希望可以改变一只梦魇之月那样的小马？”

“这个嘛，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得说，没有小马比你做得更好了。暮暮，不仅仅是自从你来到小马镇之后你改变了很多东西，而且你也在帮我们往更好的方面转变，帮了很多很多。你帮助苹果杰克明白当她被无法应付工作量的时候要去寻求帮助，你帮助萍琪学到了不要随便下结论的道理，你帮助露娜公主在噩梦夜找到了乐趣，交到了朋友。”

“而且，暮暮，哪怕你没有做过这些，你依然是可以帮助聂克丝彻底改变的最佳小马。”瑞瑞笑了笑，在暮暮的蹄子上盖上了她自己的蹄子。“因为，你是聂克丝在这世界上最关心的小马。而你也同样地关心着她。”

暮暮怔怔地望着瑞瑞，这些话冲击着她的心。一开始，她的面孔上满是不相信和怀疑。但是很快，就像是污垢从她的脸上被洗掉，暮暮那担忧的表情褪去了。她露出了一个小小的微笑，在她心中，怀疑已经被希望所取代，梦魇之月可能变成不同样子的希望。

暮暮俯身给了瑞瑞一个感激的拥抱。“谢谢你，瑞瑞，我感觉好多了。”

“我很高兴能帮上忙，暮暮，”瑞瑞说道，回应了她的拥抱。当暮暮离开瑞瑞的拥抱时，瑞瑞闪过一丝笑容，端起了她的茶杯。“无论如何，我们俩还是一根线上栓的蚂蚱呢。”

暮暮笑了笑，也把茶杯端了起来，“我猜确实如此。”然后她叹了口气，望着桌子上写了一半的信。“现在我得仔细想清楚我到底应该告诉赛蕾丝蒂娅公主些什么才行，如果我必须要向她汇报的话。”

“要是我可以说的话，暮暮，你可能还是得把这件事告诉她才行。时间拖得越久，事情只会越糟糕。”

“我明白，我只是……我只是想再等一段时间。我下个礼拜再写这封信吧。先把睡眠补回来再说。”

“说到睡觉嘛……这正好提醒了我，我很希望你能让聂克丝到甜蜜苹果园的小苹花那里去和可爱标记童子军们一起过夜。光是看甜贝儿的反应，我就能想得到她会有多开心了。

“说不定更开心，这是她第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合宿，”暮暮向瑞瑞点点头。“没问题，我想我会让她去的。”

瑞瑞喝茶的动作稍微停了一下，“很好，不仅仅可以让聂克丝开心，而且也有助于消除那些明显在四处传播的流言。如果小马们看到你和聂克丝一起去了甜蜜苹果园的话，这可以让他们相信在运动祭上发生的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论如何，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你把聂克丝藏起来也会让小马们比较高兴。”

“这是我仔细考虑过的事，”暮暮一边喝茶一边承认道。“但是，要说我们的朋友们对此有什么反应的话，她们也都只是觉得聂克丝在魔法方面非常出色，就像我。而那时，我也可以说我的家族血统中在魔法方面具备很强大的天资。毕竟，我曾经在参加赛蕾丝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的入学考试的时候就把我父母给变成了盆栽，那时候我也只是个幼驹而已。

“你是说你获得可爱标记的那天？我听说那件事真是非常值得惊叹，至少从甜贝儿告诉我的故事里是这样的。我很想听一听，不介意分享一下吧？”

“我很乐意告诉你，那时候是在……”

“等一下，”瑞瑞伸出一只蹄子打断了她。“嗯……为什么你不在我们去ＳＰＡ的时候再跟我讲这个故事呢？”

暮暮歪着头，“呃……为什么要在去ＳＰＡ的时候我再讲给你听？”

瑞瑞看着暮暮，一脸“这还用问？！”的表情。“暮暮，亲爱的，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头发到处都是开叉，你的眼睛下面甚至都有眼袋了！要是聂克丝看到你这样子，她是绝对不会选择自己高高兴兴去合宿的，她八成会因为担心你而选择呆在图书馆！”

“所以不行，如果你要让聂克丝去享受她的第一次合宿，那你我就得一起去趟ＳＰＡ，我可不想听你说不哦。”

暮暮不由得笑了起来，从厨房的桌子旁起身。“实际上，ＳＰＡ听起来真的很不错。”



“好吧，我想我们的可爱标记也跟赶马比赛无关了，”小苹花垂头丧气。她推开卧室的门，和甜贝儿,飞板璐,还有聂克丝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去。她们的睡袋横七竖八地堆在卧室的地板上。

“看到大麦克被搞得团团转也挺好玩的嘛，”飞板璐咯咯直笑，“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打中他的。”

“去跟我老姐说吧，”小苹花跳上她的床。“要是她觉得好玩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轰上床了。”

甜贝儿钻进自己的睡袋里。“是啊，不过这也不坏，我都累死了。”

“啊，别告诉我你这就想睡觉了？”飞板璐抱怨道，“没错，我们是得休息了，不过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做呢。”

“比方说？”

飞板璐抓过一支电筒顶在自己下巴上，让她的脸笼罩在惊悚的黑影里。“我们可以讲鬼故事！”

“无意冒犯，飞板璐，但是你的鬼故事一点都不可怕，”小苹花说，“连聂克丝都不怕它们。”

“嘿！”聂克丝抗议道。

飞板璐把电筒从下巴上摘下来。“好啊，那你想我们能做啥？”

“我们可以来下棋。”甜贝儿建议道。

小苹花和聂克丝对下棋的主意提起了兴趣，但是飞板璐一连串摇头，“不要，那太无聊了。”

“真是的，”小苹花抱怨起来。“那我们该干嘛？”

“呃……这个，暮暮给了我一本书，她说这对本书对她的第一个睡前派对帮助很大，”聂克丝说道。她用魔法从堆在卧室门边她的马鞍包里抽出一本书来。

“睡前派对也适用于小孩子合宿吗？”当聂克丝翻开书本时，甜贝儿问道。

“这个嘛，反正是和你的朋友们共度一晚，所以我想也一样，”飞板璐揉揉鼻子说道。“不过我可不想搞什么化妆之类的。”

聂克丝翻了几页，寻找着灵感。“我也不想，我们……可以……打枕头战。”

“我们只有四个枕头，而且我的卧室也太小了。”小苹花说道，直接否决了这个主意。

“我们可以来做丝摩饼干。”

“我们这里没有果仁，也没有巧克力，也没有全麦饼乾，连烤饼用的火都没有。”甜贝儿指出。

“好吧，鬼故事也在这里面，”聂克丝说着微微哆嗦了一下。她用力摇头把关于那些可怕故事的想法赶出脑海，然后继续阅读。“但是我想我们都已经决定不做这个了。”

“我猜你对此很开心，唔？”飞板璐取笑道。

聂克丝在翻下一页之前瞪了飞板璐一眼。“这里有另一个游戏，真心话大冒险。”

“这个可能挺有意思，”甜贝儿露出了笑容。“来玩这个吧。”

“这个怎么玩？”小苹花问道。

聂克丝把蹄子放到书页上，大声地把方法念了出来。“提问的小马要问其他小马想要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如果小马选择真心话，她们必须绝对诚实地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他们选择大冒险，那么他们就必须完成提问小马提出来的任何冒险。回答一个问题或者完成一个冒险之后回合结束，然后轮到下一只小马提问，一直到大家玩够了为止。

飞板璐倒回睡袋里，倒挂着脑袋看她正在休息的朋友们。“这听起来太无聊了，我是说，真心话这部份听起来还不错，可是我们能有什么大冒险？”

“哦！我知道了！”小苹花兴奋起来，“我们把它玩成真心话大挑战好了。”

“这有什么区别？”飞板璐问道。

“大挑战比大冒险可要难得多，”因为你要真的去做那些……呃……大挑战。做那些非常困难的事。要是你不想回答问题，那你就得完成大挑战。如果你完不成，那你就必须回答问题。”

“哦，这听起来挺有意思，”甜贝儿赞同道，“那我们就来吧。”

聂克丝提心吊胆地从书上抬起眼睛，对这个主意明显有些担心。不过既然她的三个朋友都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游戏，那她也只好把睡前派对指导手册放回她的包包里，然后尽量让自己对此兴奋起来。“好吧，那谁先开始？”

飞板璐蹦了起来，坐在她的睡袋上，高高伸出一只蹄子。“哦，我！我！小苹花，真心话还是大挑战？”

小苹花停下来想了一下。“呃……我就选……大挑战。”

“我让你挑战倒立十秒钟。”

“哈，就这样而已？”小苹花自信地回答道。然后黄色小雌驹头下蹄上地倒立起来，后腿在空中伴随着她朋友们的倒计时晃来晃去。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小苹花重新用她的四只蹄子站稳，虽然有些踉蹌但仍然得意洋洋。她摇摇头让自己清醒过来，“哇哦，搞得我头好晕。”

“真的？我也试试，”甜贝儿一边说着也头朝下翻了过去。很快，另外三个童子军纷纷效仿，一边体验着血冲上头的感觉一边笑成了一团。



“好吧，聂克丝……真心话还是大挑战？”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小苹花问道。游戏渐入佳境，睡意一扫而光。四个好朋友已经进行了很多古怪又搞笑的大挑战行动。在玩得很开心之际，又轮到聂克丝被提问了。她咬着下嘴唇，望着小苹花考虑该怎么做。

“真心话。”聂克丝最后回答道。

小苹花倾过了身子，压低了她的声音。“告诉我们你从没有告诉过其他小马的事情。”

聂克丝困惑地眨着眼睛，把脑袋歪到一边，“比如说？”

小苹花耸耸肩，“什么都行。”

“对，讲些帅气的事。”飞板璐补充道。

“这个，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们的，但是……”聂克丝沉默下来，扭头瞥了她的背心一眼。“我确实……有些东西可以让你们看。”

“真的？那是什么？”甜贝儿问道。

“我想让你们看见了也没什么，但是你们必须保证不要告诉任何其他小马，暮暮和瑞瑞知道这件事，但是她们告诉我绝对不能把我的这件事让别的小马知道。”

“哦天吶，如果暮暮都叫你要保守这个秘密，那这秘密一定超酷的！”飞板璐咧嘴笑起来。“不过没问题，我们保证绝对不会告诉任何小马。”

聂克丝转而望着小苹花和甜贝儿，确保她们两个也同样保证会为她守住这个秘密。之后，尽管她们都在点头，聂克丝还是多加了一句。“而且你们必须对我保证，我给你们看过了之后，你们不会讨厌我，我们也依然是朋友。”

“唉，这是我见过最傻的保证了。”小苹花说道，甜贝儿在一旁点头赞同。“我们是可爱标记童子军，我们这辈子都会是最好的朋友。”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飞板璐宣告道，带着无比自信的笑脸。

聂克丝紧张地笑了笑，看着她的三个朋友。决心已定，她从睡袋里钻了出来，穿过房间钻进小苹花的衣柜里。一进去之后她就关上了柜门，片刻之间，衣柜里传来的只有衣物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小苹花,飞板璐和甜贝儿全都伸长了脖子，迫不及待地等着柜门打开。

聂克丝提心吊胆地走了出来，她的背心叼在嘴上。她走出衣柜几步之后便展开了她的翅膀，扇动了几下之后才把它们收拢到体侧。

甜贝儿,飞板璐,还有小苹花眼睛全都瞪大了，下巴也掉了下来。聂克丝放下她的背心，等着她的朋友们说些什么，但是只有一片紧张的沉默。她开始皱眉头，伤心地把视线从朋友们那里转开，眼泪开始在她的眼眶里打转，她泪眼朦朧地向后一步步畏缩着退回衣柜里。

不过，聂克丝还没缩回小苹花的衣柜里之前，她的三个朋友已经一拥而上围住了她。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们你还长着翅膀？”小苹花问道。

“这个，瑞瑞告诉我如果有小马知道我同时长着角和翅膀，他们会嫉妒我的，并不是我想这样的，我只是长了它们，而且……”

甜贝儿用力点着头。“哦，没错！你会让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嫉妒死的！”

“但是你们不嫉妒吗？瑞瑞说所有小马都会嫉妒，我不想让大家这样……”

“才不呢，我们干嘛要嫉妒？”小苹花问道。“那就是你自己的一部份而已，嫉妒它就好像我会嫉妒甜贝儿的歌唱得有多好一样傻。”

“或是我会嫉妒飞板璐的滑板车耍得有多棒一样傻。”甜贝儿插了进来。

飞板璐用蹄子朝自己一指。“或是我会嫉妒小苹花修理东西——比如我们的社团据点——有多在行一样傻。”

“没错，就像我大姐姐苹果杰克说的，‘嫉妒根本一钱不值，因为它什么也改变不了。’”

“不过，为什么你会同时有翅膀和角？”甜贝儿问道，无法掩饰她的好奇心，“据我所知，同时拥有它们的小马就只有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

“什么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小苹花问道，望着她的朋友们沉默的表情和茫然的眼神。“唉，好吧，可能也不算太明显。”

“那就说来听听，小苹花。”飞板璐说道。

“我敢打赌聂克丝的爸爸妈妈有一位是独角兽，而另一位则是天马。”

甜贝儿挑起一边眉头，“这样真能行？那个……我们班上不是有很多小马的妈妈是独角兽而爸爸是天马的吗？”

“可能不是每次都行吧，”飞板璐猜测道。“我是说，我们班上不是也有一只小马的父母都是独角兽，但是她自己却没有角的吗？”

小苹花点点头，转身跳上了她的床。“对，就是这样，我想飞板璐说得没错。这肯定是偶然现象。不过聂克丝，现在该你了啦。”

聂克丝,甜贝儿,和飞板璐钻回她们的睡袋里。脱掉背心让她觉得非常舒服。她的翅膀总是觉得在背心下面压得慌。在躺平在睡袋里之前，她让翅膀舒展了几下。然后把注意力转回游戏里。“好吧，甜贝儿，真心话还是大挑战？”

“真心话！”甜贝儿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关于你姐姐瑞瑞最好笑的故事是什么？”

甜贝儿打了个响鼻咯咯直笑。“哦，你们肯定会喜欢这故事的。”

甜贝儿讲完整个故事花了好一阵子，听完之后四只小雌驹全都在哈哈大笑。直到她们听到有谁在外面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敲打卧室的门。

“小苹花，你跟你的朋友给我马上睡觉！否则我会进来把你们全都五花大绑进你们的睡袋里！”苹果杰克大发雷霆，很明显因为半夜噪音已经怒气冲天，“明天一大早我还得踢苹果，我可没耐心跟你们四个耗上一整夜！”

四只小雌驹齐声哀呼“我们很抱歉”，然后结束了她们的游戏，决定就此晚安。小苹花吹熄了房间里的蜡烛，四个好朋友躺下来睡去。

不过，在大家沉入梦乡之前，聂克丝打破了沉默。“呃……姑娘们，谢谢你们还把我当做朋友。即使我让你们看到了我的翅膀。”

“呵啊啊，我们当然还是你的朋友！”甜贝儿在她自己的睡袋里半睡半醒地回答道。“我们是可爱标记童子军；就像我们帅气的主题歌里唱的那样，我们这辈子都会是最好的朋友。”

小声地清清嗓子，甜贝儿轻轻地唱起了歌。“我们是可爱标记童子军，尝试探索着真正的自己，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直到找到自己的可爱标记。”

当甜贝儿开始起头的时候，另外三个童子军也纷纷加入。并非在特长秀上表演的火爆刺耳的摇滚民谣，相反，三只小雌驹唱得很轻，声音轻到就连飞板璐的歌声都能入耳了。

伴随着她们自己的主题歌，四只小雌驹沉沉睡去，聂克丝是睡得最香的。

她终于向她的朋友展示了真实的自己，而她们也全都接受了她。



透过书房的窗户，法汇用他绿松石色的眼睛凝望着月亮，一杯橘子汁漂浮在他身旁，他慢慢地翻阅着一张卷轴，认真阅读着。这是他从密探那里收到的一封报告书，其中有些内容很有用处，其它则令他很烦恼。

他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大部份是这样。通过他的赛蕾丝蒂娅天才独角兽学园的通讯，他为所有的学校派去天马传递了“寓教于乐节”的主意。他甚至让一些小马镇中梦魇之子的成员接近车厘子让她确信这个主意很有价值。

最后，车厘子举办了她自己的寓教于乐节，藉此，密探完成了他的目标。在暮光闪闪四处苦恼的时候，他观察并和聂克丝说了话。

虽然被萍琪给搅了局，密探仍然获得了大量有用信息。他见证并报告了两起聂克丝施展的魔法奇跡：把一只小马变成一颗树，以及她在拔河比赛中的表现。这是只有极少数小马在这么年幼的年龄能够掌握的魔法。不可否认这潜力实在不可思议，但是这还不够。

聂克丝的行动和梦魇之月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不会高傲地和小马村的乡巴佬们说话。密探报告她又紧张又胆小，几乎没有朋友。法汇绝不会相信所有这些是艾奎斯陲亚真正女王的所作所为，至少不会如此对待普通的小马。

但是潜能依然存在，而且足够让她成为梦魇之月。没有碎片遗留下来，再次尝试复活法术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聂克丝可以作为一粒种子，她可以被用来引导梦魇之月由于赛蕾丝蒂娅的干扰而分散的魔法轨跡，魔法将会承载梦魇之月的影子。回忆，情感，伟大黑暗女王的精华将会充入聂克丝体内，她将成为艾奎斯陲亚无可置疑的女王。

但是完成法术会非常困难，他需要时间准备。资源，还有最重要的，能量。这法术所需的魔力必须强到让他深恶痛绝的地步。这是在赛蕾丝蒂娅第二次来碍事之前就完成仪式的唯一确定的办法。

但是，想秘密地施展一个如此强大的法术，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法汇在品味橘子汁的时候，发现他自己陷入了思维的死循环里面。行动必须快速，免得节外生枝，但是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行动。法术必须强大，但是必须秘密进行。如果他不能掌握好这两者的平衡，他就得冒着再失败一次的风险，或者把他的真面目暴露给赛蕾丝蒂娅。他到底应该怎么……

“先生？”

“什么事，仪礼？”法汇问道，扭头望着正站在书房门口的管家。

“赛蕾丝蒂娅公主正在前门希望和您谈话，需要我请她进来吗？”

“是的，谢谢。”法汇回答道，闭上了他绿松石色的眼睛。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它们已经变成了原本的蓝灰色。然后他将杯中剩餘的橘子汁一饮而尽，在冲上脑海的寒意中稍稍畏缩了一下，然后走过房间，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里，捡起了一本书。尽力让赛蕾丝蒂娅相信她打扰的唯一一件事是他安静的晚间阅读。

时间拿捏得刚刚好，法汇刚刚在椅子里拿起书坐好，门就打开了，公主走了进来。她的卫兵留在走廊里。

“谢谢你允许我这么晚了还能进入你可爱的家中。法汇，”赛蕾丝蒂娅公主说着大步走过房间，“我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什么。”

法汇把他的书放到附近的一个侧桌上。“一本好书，没什么别的了。不过，我很惊讶您在这个时候还会外出。您通常这时候都已经就寝了。”

公主在法汇面前站住了。“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可心烦得睡不着觉。”

“那么请随意，”法汇开口道，他向他书房中一个专门为皇家天角兽访客准备的大号坐垫示意了一下。“请您随便一些，然后告诉我您在烦恼什么。”

赛蕾丝蒂娅公主接受了法汇的邀请，就座之后，她开始讲述。她对法汇说起了森林中的那个法术，以及他的同事铁壁对那个法术研究之后的发现，以及赛蕾丝蒂娅已经听闻的关于梦魇之子的更多情报。这都是法汇早就知道的东西，但是他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他认真聆听，并且适度地表现出震惊和怀疑。

“想像一下，那些小马们居然想要复活梦魇之月，我真难以相信会有如此愚不可及的行为。”当赛蕾丝蒂娅公主说完之后，法汇沉吟着。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新鲜的橘子汁，然后向她请示她是否也需要来一杯。她微笑着摇摇头。

“但是您阻止了他们。”法汇指出，随意地向公主举杯致敬。“而艾奎斯陲亚也继续在您的护佑下繁荣兴隆。那么您还有什么心烦到睡不好觉的事？”

一缕凝重的神色浮现在赛蕾丝蒂娅公主的面孔上，她望着法汇沉默了片刻。“我现在开始相信那个法术，即使被打断了，也并没有完全失败。”

“您为什么会这么说？”法汇关切地皱起眉头问道。

“你知道我的学生，暮光闪闪吗？”

法汇轻轻笑了起来。“为我所知也是我最为欣赏的最有魔法才华的独角兽？当然我知道您的学生，我敢打赌您学校里，从教员到学生每只小马都知道她。为什么您问起这个？”

“在小马镇春季庆典，我发现暮暮正在照顾一只名叫聂克丝的小雌驹，她说那是她的表妹。”赛蕾丝蒂娅解释道。“这只小雌驹，如果我所知属实，在森林的事情之后不久就和暮暮住在了一起。这只小雌驹，最近几天，在学校的周末活动展露出了两次技惊四座的魔法技艺。”

法汇端起他的杯子喝了一小口，对这个消息并不怎么在意。“我只能猜想，她家族血统中潜藏的魔法天赋实在是不可思议。”

“是的，我也宁愿相信聂克丝和暮暮有血缘关系。”赛蕾丝蒂娅公主说道，“但是，我查阅了户口记录，记录里暮暮根本就没有一个名叫聂克丝的表妹。实际上，在艾奎斯陲亚最近几十年的记录中，根本没有一只名叫聂克丝的小马出生过。就好像她是凭空出现一样。”

正从他的杯子里继续品尝橘子汁的法汇僵硬了一瞬间。他透过他的杯子盯着赛蕾丝蒂娅，在赛蕾丝蒂娅公主注意到他的样子之前，继续他的啜饮。

“凭空出现？”法汇清清嗓子重复道，“我的陛下，莫非您相信聂克丝在几个月之前还不存在，然后她就凭空出现了？”

“我不认为她只是出现而已，我还确信聂克丝的真实身份要远超出一只普通小马。基于铁壁和他团队的研究，我开始确实地理解，我打断的那个秘仪的目的是要让梦魇之月重生。”

“然后，在那个法术失败之后几天内，聂克丝就出现在小马镇了。在她註册入学之前，根本没有关于她的任何存在记录。关于聂克丝的过去，整个小马镇的居民没有一个能告诉我比暮暮亲口告诉我的更多的东西。就像我所说的，她简直就像是凭空出现。她简直就像是……法术变出来的。”

法汇点着头，“我明白了，您确信梦魇之月和聂克丝是同一只小马，这想法确实非常烦心。”法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确实明白您为什么睡不好觉的原因了。”

“不，法汇，你没有明白，”赛蕾丝蒂娅回答道，她站起来，踱到房间另一边，“事情没有你听到的这么简单。”

“到底有什么复杂的？”他问道。喝了一小口橘子汁，尽量压制住渗入他声音里恐惧的颤抖。

“事实上，聂克丝的一举一动和我所知道的那只雌驹毫无相似之处，”赛蕾丝蒂娅公主回答道，她踱到书房的窗前。望着明月，往昔的记忆一幕幕淹没了她的思绪。“梦魇之月，真正的梦魇之月，是个满怀复仇欲望，阴险狡诈，令小马们切齿痛恨的家伙。她渴望着把艾奎斯陲亚推入永恒的黑夜，不仅仅是为了要让小马爱上美丽的星空和明月，而且还为了夺走他们深爱的太阳。”

“她威胁着整个艾奎斯陲亚……我看着这一切发生，我看着露娜，我亲爱的妹妹，变成了那个可怕的怪物，被复仇心所扭曲。身为姐姐，我本应保护她，但我却失败了。我败得如此彻底，不得不把她流放到月球，我等候了千年之后才有六只小马做到了我没能做到的事。”

“而现在，”赛蕾丝蒂娅继续说着，她低下了头，难以再保持皇家的镇静，面孔上取而代之的是疲倦的神情。“过去几夜，我的梦一直在折磨着我，我看到聂克丝变成了我见过的那个怪物，她狂笑着把艾奎斯陲亚推入永恆的黑夜，她抓走了我的妹妹，就像抓走暮暮一样。我在梦中尖叫，拼命地去救她们，结果只发现自己坐在被冷汗浸湿的床上。”

“我恐惧着那只小雌驹，法汇，”赛蕾丝蒂娅深深地叹息，“但是同时，我又因为我对她的恐惧而感到非常内疚。”

“您为什么会感到内疚？”法汇问道。

赛蕾丝蒂娅转身背对着窗口。“因为聂克丝没有做过任何值得恐惧的事情。我亲眼见过聂克丝，在一场短短的晚宴上，她一点都不像是我知道的梦魇之月，一开始她还很怕我和我妹妹。她缩到了一边，直到暮暮鼓励她，聂克丝才上来向我们问好。

“是露娜最后才解除了她的拘谨，在那之后，聂克丝有说有笑地聊了很多，她说到了朋友，说到了学校，说到了她这个年龄的小雌驹可能说到的一切：全都是梦魇之月根本不会关心的事。”

“因此我非常两难，”赛蕾丝蒂娅公主解释道，“我担心着聂克丝可能的转变，但同时我也确信她和梦魇之月并不相同。她是那个法术创造出来的结果，但是她的一切，诸如她的生活，她的欢笑，还有结交朋友都和任何普通的小雌驹都没有什么区别，这点，法汇，让我非常为难。”

“任何小马都会对此很为难的。”法汇说道，装出关心的样子。“您能来告诉我这些令我感到很荣幸，但是我必须请教一下……露娜对她是怎么想的？毫无疑问她……曾经的梦魇之月，应该能判断聂克丝的真正天性吧。”

“我……我必须承认，我在尽一切努力对露娜隐瞒这个秘密。”赛蕾丝蒂娅公主说，声音中透出沉重的负罪感，“这并不容易，一段时间之前从无尽之森爆发的那股魔力波动，她也能同样能感觉得到。还算走运，我最后让她相信没什么可担心的。在我告诉你之前我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法汇皱起眉头，“您居然把这件事瞒着露娜倒是让我很意外，在这件事上您不信任她吗？”

“不，我当然信任她。但是……我对她保守这个秘密是为了保护她。”公主承认道。“你可以觉得我这么做很愚蠢，法汇，但是我毕竟是露娜的姐姐，而且是我让她变成了梦魇之月，我再也不希望让她捲进这种事里面了。”

“所以我才来找你，法汇，”赛蕾丝蒂娅公主继续说道，她从窗前离开，回到与法汇相邻的座位上。“因为，我不能让露娜捲入其中的话，我就得和其他小马商量。我需要一位能给我真知灼见的小马。我对聂克丝的恐惧是不是错误的？我怀疑我的学生评价其他小马的能力是不是错误的？如果暮暮已经注意到了聂克丝和梦魇之月的相似性，如果她觉得聂克丝很危险，为什么她不来找我？”

“而且就算是聂克丝成长到同样的体形和力量，她是否还会是之前的自己？或者……我的梦所告诉我的真是简单的事实吗？最后，聂克丝会不会变成这世界上我唯一真正恐惧的那只雌驹？”

沉默笼罩着整间书房，法汇慢慢地把视线从公主身上移开。他闭上了眼睛，微微晃动着杯中的橘子汁，尽力装出正在深思问题的样子，实际上，他正在思考的是当前的整个局势。

赛蕾丝蒂娅公主看到了这个孩子可能会对艾奎斯陲亚构成威胁，但是并没有因为她的感觉而采取行动。她空具天角兽的力量和威能，却因为她那该死的软弱心灵而踌躇不前。如果她的弱点不是如此可悲，他可真的要替公主遗憾了。因为这些弱点，她为梦魇之月回归的想法而恐惧。她为不得不面对艾奎斯陲亚的真正女王而恐惧，非常好。梦魇之月再也不会被露娜公主和她衰弱无力的感觉所阻碍了。

优柔寡断，多愁善感，胆小如鼠，所有这些弱点只不过更加证明了法汇关于赛蕾丝蒂娅公主根本不适合统治艾奎斯陲亚的判断。在他心目中，只有梦魇之月那样的冷酷贤明才能保证这个王国的未来。不过，这些弱点也不是一无是处。法汇从杯子里呷了一小口橘子汁，藉此掩盖住几乎浮现在他嘴角的微笑。他强迫这笑容消失，放下杯子开始说话。

“您对聂克丝的恐惧并不是错误的，您的工作就是统治这个王国并且审查和预测任何可能对艾奎斯陲亚构成威胁的事物。现在，聂克丝是一个被确定的威胁了。梦魇之月在被记录的历史中，是艾奎斯陲亚出现过的最糟糕的东西。而且，即使聂克丝变成她的可能性很小，那么您也必须把她当做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威胁。”

“但是我不能因为聂克丝可能会这么做而惩罚她，我不能因为还没有犯下的罪过而惩罚一只普通的小马。”赛蕾丝蒂娅争辩道，“不仅仅因为这不合乎艾奎斯陲亚的法律，而且暮暮也绝对不会因此原谅我的。”

“您对您学生的关怀令我很感动，赛蕾丝蒂娅公主，但是我应该不需要提醒您，您需要挂心的是一整个王国吧。比起让一只特别的独角兽不再喜欢您，把艾奎斯陲亚的每只小马从梦魇之月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不是更重要吗？”

“确实更重要，法汇，”公主非常勉强地承认道，“或许，如果我再坚强一点的话，我就可以毫不留情地下达对这个王国最合适的决断了。但是我，我不能，也不会在没有更多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处罚聂克丝。就算我会因此彻夜无眠。”

“那么或许我可以提供给你证据。”法汇回答道，温柔地笑着。

“而你要怎么做？”

法汇扭过头，视线扫过堆放在他书房书架上的大量书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斑马的家乡有一种魔法仪式或许正好可以解答这个难题。”藉由熟练地一触，他轻轻从书架上浮起一本书，并且翻开了它。他翻阅着书页，并没有真正读里面的文字，只是为了装得更像而已。翻阅了一会儿，最后停在书籍深处的一个位置上。

“唔，是的，研究它需要些时间。准备可能需要更久，不过只要这个法术运行起来，您就可以窥见聂克丝的深层意识，甚至她的灵魂。只要一眼，您就可以看出这小雌驹是否就是您在恐惧的那只小马。”

恐惧和怀疑的负担开始从她胸中消散，赛蕾丝蒂娅终于露出了微笑。“法汇，你真的确信你可以准备好这个法术吗？你能保证这个法术真的有你所说的效果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向您绝对保证，但是我非常确定。”他回之以确信的笑容。

“那么拜託了，在宫殿内集中精力研习这个魔法。我会安排你施展这个法术所需的任何东西，所有的东西。”赛蕾丝蒂娅公主穿过房间走近他。“尽你所能把这个魔法准备好，越快越好。”

法汇恭敬地鞠躬，“乐于从命，公主。不过我必须警告您些事情，如果我对这个法术的记忆没错的话，那么聂克丝必须被送到这里来。除非她在相同的房间里，不然什么也做不了。聂克丝必须被带到这里来进行这个法术，她必须从暮暮身边被带走。”

微笑从赛蕾丝蒂娅公主的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蹙眉。片刻间，太阳公主沉默地坐在那里。“聂克丝必须从暮暮身边被带走？”公主问道，强烈希望她只是听错了。

“是的。”法汇冷淡地确定道。

“但是暮暮不能陪着她吗？”赛蕾丝蒂娅公主问道，“她们两个真的必须被分开吗？”

“我很确信。”法汇回答道，声音中透出深深的遗憾。“我认为让在魔法方面具备如此才华的独角兽参观这个测试是不明智的，即使是您的力量远超她，要是她以为我们是在伤害聂克丝，她依然可能在您来得及阻止之前就做出什么遗憾的事情来。另外在聂克丝被测试的时候，当糟糕的结果有可能揭晓的那一刻，对于暮暮实在太过于残酷了。”

法汇长叹一声，用蹄子揉着他的额头。“简单明了的说吧，公主，您真的想让暮暮经历这些事吗？您真的想把她带到这里，亲眼看着测试，领会可能发生的事情吗？照我看来，我觉得让暮暮旁观这个魔法测试只会给我们造成更多麻烦，而且给她造成更多心灵伤痛。尤其是如果她真有您所说的那么疼爱聂克丝的话。我必须强烈建议把暮暮留在小马镇。”

“那么这件事就交给我来负责好了。”赛蕾丝蒂娅公主声音里充满了挫败感，她的心再一次沉了下去。“法汇，那就请你集中精力准备魔法测试，我……我会负责亲自去把聂克丝接过来。”

“您确定吗？”

公主点点头，“这是暮暮应得的。”

法汇向公主安慰地笑了笑，合上书本把它插回书架上，“非常好，我会在明天早上开始准备，我需要些时间来研究这个法术，需要些时间来准备法术所需的材料。当法术准备好之后，我会向您报告，您就可以开始您负责的部份了。之后只需要几分钟时间，我们就可以知道聂克丝对于艾奎斯陲亚到底是不是一个威胁。”

“谢谢，法汇，”公主说道，她的微笑非常虚弱，而且无精打采。“你今天晚上为我提供的这么多服务已经超出了我的期望。”

一个玩味的微笑浮现在法汇的嘴角，他向公主微微鞠了一躬，“请多给我一些信任，公主，毕竟，我的特殊天赋是创造和研习复杂魔法。”

“哦，我可没有忘记，无论如何，不久之前你还是我忠实的学生之一呢。”赛蕾丝蒂娅公主以她平常开玩笑的语气取笑道。“现在我想我今晚已经打扰够了，我会回城堡去休息，但是当你准备好法术的时候请务必告知我，另外，请不要把我们之间的对话透露给不必要的小马知道，我不想让露娜为此心怀负担，而且我也不想让梦魇之月回归的消息引起公众的恐慌。”

“当然，公主，”法汇回答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和公主一起走到书房的门口，“除了那些需要知道这些的小马之外，我会严守这个秘密。现在，希望您晚安。”

“也祝你晚安，法汇。”赛蕾丝蒂娅公主说道。

法汇向公主挥蹄告别，目送公主走出他书房的门口，他直到公主转过走廊的拐角，才推上了门，走回书房的深处。他望着窗口，面孔上始终保持着温和愉悦的微笑。目视着公主走进庄园庭院，乘上她的马车，然后离开。

直到赛蕾丝蒂娅公主离开他的视距范围，法汇才让他的蓝灰色双眼变回象征着梦魇之子成员身份的绿松石色，他温和的笑脸变得险恶，费了好大劲，他才控制住没让自己纵声狂笑出来。

点亮了他的角，法汇开始从他的书架上抽出书籍，没错，他需要时间来准备，但是现在他已经拥有了他需要的全部时间。他再也无需担心公主的行动，因为她正在等着他来帮助她。他甚至已经让公主确信必须把暮暮留在小马镇，这会让他的计划变得更加简单。

第二次机会，他拥有了第二次机会来完成那个法术，把这个机会放到他蹄中的不是别的小马，正是太阳暴君自己。命运和天时都站在他的一边了。连这个世界本身都在帮助他请回艾奎斯陲亚的真正女王。

“赛蕾丝蒂娅，欢迎一块儿来为你自己掘墓。”在继续摆在他面前的工作之前，法汇轻声自言自语道。



# 第十章：背信弃义

小马镇小学的校门在欢呼声中敞开，欢天喜地的小雄驹和小雌驹们从里面跑了出来。可爱标记童子军当然也在其中，她们正在和其他小马一样咯咯地笑着。在她们后面，车厘子走出学校的大门。她轻轻地蹦了一下，笑脸像阳光一般明媚。今天是她和她的学生们都在翘首企盼的日子。学校开始放暑假了。

“放假啦，放假啦，放假啦！”小苹花一连串地欢呼着，一路蹦蹦跳跳地和其他童子军走到镇中心，活像是萍琪。

“对，我们有一暑假的时间去寻找我们的可爱标记！真是太酷了！”飞板璐喊着。“那，我们首先来试试什么？滑板？滑翔伞？等等，不……我们可以成为可爱标记童子军蹦极者！”

“这听起来都挺危险的，飞板璐。”甜贝儿紧张地说。

“而且也挺可怕的。”聂克丝小声补充道。

“我们也许可以从简单点儿的事开始，”甜贝儿建议道，“我们……嗯，我们也不会马上一口气就把你那些很酷的点子都做一遍，对吧？”

飞板璐摇摇头，“不，我想不会。”

“话说回来，我们还是先把我们之前做过的事情都回顾一遍怎么样？”小苹花问道。“不管怎样，我们不是都试过滑翔伞了么？”

“我们试过了吗？”飞板璐疑惑地望着她的朋友们

“我想不起来了。”甜贝儿耸耸肩回答。

“唔，”聂克丝小声道，“我想我或许有个把所有事情都整合到一块儿的办法。”

“那是什么？”小苹花问道。

“这个嘛，暮暮总是给自己列计划表好让自己井井有条的，那我们也这样试试看怎么样？我们可以把所有我们想做的寻找可爱标记的事都列出表来，然后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列一张大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做了哪些和没做哪些。”

“嘿，这主意真棒！”小苹花赞叹，“要是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肯定很快就能找到我们的可爱标记！”

飞板璐和甜贝儿都赞同，四个小家伙快速决定敲定出一份详尽计划来，她们都赞成晚上就开工，明天午饭后带着全部计划表到暮暮的图书馆去整合。之后，伴随着最后的“可爱标记童子军”口号，小队解散了。她们全都跑回家，每个都考虑着尽可能多的能帮她们寻找到可爱标记的事。

聂克丝几乎一路冲刺回到图书馆，撞开门跑了进来，她一路跑过房间冲向正在把书籍放回书架的暮暮。开心地把暮暮扑倒在地，止不住一连串咯咯笑，她大喊着，“我到家啦！”

“我看到啦，”暮暮回答道，她从地面上坐起来，在聂克丝绕着她蹦来跳去的时候捡起掉在地面上的几本书。“那么你这学期最后一天过得如何？”

“棒极了！”聂克丝回答道，“车厘子给我们做了些测验，然后她让我们通过了期末考试。”

“那么你的期末考试成绩如何？”暮暮问道。

聂克丝比暮暮还要关注这个要求，她用魔力打开自己的背包，取出了她的成绩单，然后展开了它。暮暮用自己的魔法接了过来。在她浏览的时候，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聂克丝的成绩并不算特别优秀，不过对于只上了三分之二学年课程的孩子而言，仍然相当不错。

“那，”聂克丝有点紧张地问，“我考得好吗？车厘子说我考的好，但是……我考得好吗？”

“你考的真不错。”暮暮回答道，把成绩单放到旁边的桌子上。“实际上，我想我们需要庆祝一下，你觉得如何，斯派克？我们下午闭馆出去玩怎么样？”

正忙着分拣并重新放回书籍的斯派克暂停了手头的工作，望着暮暮，“那图书馆呢？你一直都主张始终保持开馆以便小马们随时可以来看书。”

“哦，拜托，斯派克，这是特别情况，”暮暮开心的说。“学校放假一年就一次。”

“嘿，你不用反复提醒我。”斯派克笑道，“那，我们要干什么？”

“我想就听聂克丝的好了。”暮暮一边笑着一边把几本书插回书架上。

聂克丝怀疑地眨着眼睛，然后脸上笑开了花。“真的？听我的吗？”

“对，随便你想干什么，聂克丝。”暮暮高兴地答应道。

“我们能去方糖小屋吃午餐吗？”

“可以。”

“我们还能去公园玩吗？”

“好啊。”

聂克丝快要乐疯了。她一路撒着欢地蹦着出门，一直蹦到暮暮和斯派克追上她为止。然后图书馆下午闭馆休息，他们三个一起向方糖小屋的方向走去。



“这是最棒的下午！”聂克丝欢呼道。

暮暮赞同地笑着回头望去。聂克丝和斯派克都骑在她的背上，让她带着回图书馆。在方糖小屋吃过午饭之后，她们三个，在公园里玩了一下午，她们享受着贴签，捉迷藏。暮暮甚至在游戏中扮演怪物让聂克丝和斯派克打败了好几次。这是暮暮经常在成长中因为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而错失的无拘无束的快乐一天。

这一天终于迎来了尾声，太阳几乎西沉到了地平线，暮暮感激着即将来临的结束。她和聂克丝还有斯派克玩得非常开心，但是同时也筋疲力尽，这些跑跑笑笑的游戏几乎把她累瘫了。

另一方面，聂克丝依然充满活力，“我们明天还能再来一次吗？”

“明天不行。”暮暮疲倦地笑着，“不过，或许下周末吧，无论如何，你明天不是还要去和朋友活动吗？”

“对，我们都会准备想一大堆我们可以在这个暑假去寻找我们的可爱标记的事情，”聂克丝带着笑脸回答道，然后她忽然慌张地皱起了眉头，“哦不！我忘了列我的计划表了！”

暮暮轻轻笑了起来，“我倒不太担心这个，聂克丝，要到明天中午之前呢。我想要是你今晚开始列计划表的话，你能想出更多可以和你朋友们一起参与的事来的。”

“对，不用为这个担心，聂克丝，”斯派克坐在暮暮背上说。“这一整晚你都可以……嘿，暮暮？”

“什么，斯派克？”

斯派克把身体歪到一边，伸出他的爪子指着，“图书馆外面的不是赛蕾丝蒂娅公主的马车吗？”

暮暮一直把大部份注意力都放在聂克丝和斯派克身上，她转过了头，他说的没错，公主的马车就停在图书馆外面，两个天马卫兵守在前面正在站岗。

对聂克丝和斯派克连一句警告也没有，暮暮猛地开始冲刺狂奔，她冲进了图书馆，一眼就看到了赛蕾丝蒂娅公主，她正坐在书桌旁的垫子上。

“啊，暮暮，我还在想你到哪里……”赛蕾丝蒂娅公主刚开口就被打断了，暮暮冲进房间，点亮她的角用最快速度收拾图书馆，自始至终，斯派克和聂克丝不得不拼命地抓紧暮暮，才不会从她背上摔下去。

“公主，您应该早跟我说一声您要过来的！我也好把图书馆收拾干净！我还可以在方糖小屋组织餐会！我可以……”暮暮的恐慌在她感觉到自己浮到空中时被打断了。不过那不是她自己的魔法。她在空中翻过身面向着赛蕾丝蒂娅公主，她正温和地笑着。

“请冷静点，暮暮，你没有必要这么操心。”公主安慰道。

“但是……”暮暮想要反对。

“这只是一次临时访问而已，”赛蕾丝蒂娅公主说着，把暮暮放在地板上。“我很抱歉没提前通知你，不过，如果我这么做了，那你肯定会动员整个镇都一起来准备迎接我的来临，今晚我可不想那样。”

暮暮挫败地叹了口气，低下了她的头。“当然，公主，但是您至少应该让我为您准备些吃的东西，我们正要做晚饭呢。”

“我很感谢你的建议，我忠实的学生，不过我这会儿还不饿。”赛蕾丝蒂娅公主说道。“不过，请吧，别让我影响了你们，看来你们三个真的度过了好长的一天。”

“对，不过也是开心的一天。”暮暮回答道，转身望着斯派克和聂克丝，虽然她的狂奔把他们吓得很惨，不过他们两个依然牢牢地坐在她背上。“斯派克，聂克丝，你们两个先去做晚饭如何？我知道我说今晚我来做饭的，但是……”

斯派克挥挥爪子，“别担心，暮暮，来吧，聂克丝，我们一起来做点填肚子的玩意儿。”

聂克丝兴奋地点着头，她和斯派克从暮暮的背上双双跳下，很快地跑进了厨房里面，与此同时，暮暮走到书桌旁，坐到了赛蕾丝蒂娅公主的对面。她露出笑脸问道，“那么，您为什么会来到小马镇？又有一条龙睡到山里了？”

“不，不过我有些很重要的事必须和你谈谈。”赛蕾丝蒂娅公主回答道。她平常开朗而有些古怪的声调变得非常严肃。

公主的角亮了起来，在暮暮的背后亮过一道闪光，当她回头时，她看见一些残留的火花包围着厨房的门，她立刻认出了这是什么魔法，她以前见过赛蕾丝蒂娅公主用过它，这是用来隔音的魔法。这表示公主不希望她和暮暮之间的对话被斯派克或聂克丝听到。

“现在，”赛蕾丝蒂娅公主继续平静地说，“暮光闪闪，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需要和你谈谈聂克丝的事，我知道，她并不是你的表妹。”

暮暮感觉自己的心脏停跳了一拍，她回过头面向赛蕾丝蒂娅公主。起初她非常想把她的谎言继续搪塞下去，但是赛蕾丝蒂娅洞悉一切的眼神告诉了暮暮那根本不可能。就像她过去被卷入的几次麻烦一样，对公主说谎完全没有意义。

“您知道了多少？”暮暮轻声地问道。

“我抱着我的怀疑，这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在我继续之前，我希望你可以把关于聂克丝的一切，完整地，诚实地，全部告诉我。”

暮暮只觉得嘴发干，嗓子里像是打了结，但是她还是开始说了。她毫无隐瞒，没有隐藏任何事实，说出了她所能说出的所有沉重的事实，她向赛蕾丝蒂娅公主列举了她自己关于聂克丝的观点，关于聂克丝的出身，生活，以及聂克丝的天性。

在暮暮诉说的时候，赛蕾丝蒂娅公主聆听着。她维持着她的皇家仪态，没有露出半点感情的波动，她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双眼坚毅而博学，在她聆听着暮暮的言语之时，她的面孔并不是属于一位老师，导师，或是朋友，那是一张帝王的面孔。

当她最后终于讲完之际，暮暮也筋疲力尽，她每说出一个字，都感觉在腹中翻腾的焦虑感越来越重，她因此感觉有一点点虚弱。但是现在她讲完了，她对公主讲述了她能说出的，关于聂克丝的一切。现在该是公主发言的时候了。

“谢谢你的诚实，暮暮。”公主开口道，在她说话的时候，露出了一个真诚而温暖的笑容。“我真为你自豪，很少有小马能做到你所做到的事情，不仅仅是在森林中救助了迷路的小雌驹，而且你还带了她回来，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保守秘密的话，你一定非常的关怀她。”

“确……确实，”暮暮回答道，让自己稍微笑了笑。

“我可以……”赛蕾丝蒂娅开口道，咳嗽了一下，在声音中尽力加入力量，“我可以问一下你有多关怀吗？”

“您是什么意思，公主？”

“聂克丝对你而言是什么？”赛蕾丝蒂娅详细地说，“你只是简单照顾她的小马吗，或者聂克丝把你看做她的朋友？”

暮暮紧张的笑笑，挠着她的后脑勺，“这个，实际上，说起来还真有意思，聂克丝实际上把我当做……”她最后的几个字变得细不可闻，轻声到公主没能理解它们。

“请你再说一遍，暮暮？”

“她……她把我当成她的妈妈。”暮暮承认道。

伴随着这些话，图书馆中陷入了一片死寂。赛蕾丝蒂娅公主端庄地坐了片刻，直到暮暮坦白中的意义僵住了她的大脑，然后她开始蹙眉，她的皇家仪表彻底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混合着疲惫和内疚的表情。

“暮暮，”赛蕾丝蒂娅公主叹了口气，“我真希望你没有告诉我这些，我真希望你会让我相信你对聂克丝而言只是单纯照顾她的小马而已，没别的，因为在我必须这么做的时候你只会让我更加为难。”

暮暮浑身都绷紧了，张惶地向前倾过身，“您必须做什么？”

“暮暮，你关于那一晚的小马绑架犯的推测是正确的。”公主说道，“铁壁带着一支独角兽团队在研究邪教徒们在那个仪式上使用的法术，然后他发现，那个法术的目的是让梦魇之月复活。除此之外，那些教徒还拿到了碎片。”

暮暮迷惑地眨着眼睛。“什么碎片？”

“你可能没注意到，但是当你们对我的妹妹使用了谐律精华的时候，留下了一些碎片。这些碎片带着露娜过去的力量中残存的一部分，是她那个噩梦化身的残影。我委托法汇研究这些碎片，想要知道它们是否危险，如果有的话，那么它们必须被处理掉。但是这些碎片却被偷走了。我们现在知道那些绑架了你的邪教徒小马们就是盗窃事件的罪犯，他们偷走了碎片用来实施复活法术。”

赛蕾丝蒂娅公主深吸一口气，硬撑着继续把暮暮完全不想听到的话讲下去。“因此，聂克丝并不是简单地由法术所创造的，她是由那些剩下的碎片所生成的。这只小马的精髓和本质源自很久以前的我的妹妹，而且被赋予了她自己的肉体和意志，暮暮，她就是梦魇之月。”

“不……不不不不！”暮暮喊叫着，疯狂地摇着头。“这什么也证明不了！她根本不想夺走艾奎斯陲亚！她根本不想伤害任何小马！她是真的非常热爱着太阳还有……”

“请你理解，暮暮，我没有开玩笑。”赛蕾丝蒂娅打断她，尽力让她的学生冷静下来。“但是就算聂克丝目前一点也没有像是我们所知的梦魇之月的样子，你也无法否认她对艾奎斯陲亚是个威胁。据我们所知，你照顾的这只小马很可能是个阴谋。梦魇之月可以伪装她自己，她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自己伪装起来，等待攻击的合适时机。”

“就算情况不是这样，你也对我承认了，聂克丝拥有梦魇之月的部分记忆。”赛蕾丝蒂娅指出。“她的记忆回复得越多，她就越能记起她对我的憎恨和她对太阳的嫉妒。她将再一次成为对艾奎斯陲亚的威胁。”

“但是聂克丝绝不可能那么做的！”暮暮争辩着，尽力让自己的声音提高说服力。“聂克丝讨厌那些回忆，在她想起那些的时候她哭得很伤心，因为她记起想要伤害我的事，而她完全无法理解。”

“暮暮……”赛蕾丝蒂娅试着再次插话，但这次暮暮继续大喊大叫下去。

“而我也想过这些的，我想聂克丝或许是在欺骗我，她只是假扮成小雌驹的样子。我很了解聂克丝可能……变成那个身为梦魇之月的她，尤其是在发生在寓教于乐节上的事之后，但是我并不认为她是在欺骗我，我完全没有证据来证明它，但是我觉得……”暮暮在这里暂停了一下，用力摇着头，“不，我知道聂克丝是一只好小马，她非常善良，而且……”

暮暮发现她说不下去了，并非因为厉声喝止或别的暴力行径。在片刻间，赛蕾丝蒂娅公主已经绕过了桌子，把暮暮拉入了她的怀抱，她用她的脖子和一只蹄子抱住了她。

“请不要再说了，暮暮。”赛蕾丝蒂娅公主请求着，她的声音中回荡着绝望。“对我而言，唯一令我如此为难的就是你。我很抱歉，但是聂克丝就是梦魇之月，而我必须带她一起回到坎特拉皇城去。”

“但是，为什么？”暮暮不顾一切地哀求着，“她并不坏，她没有打算伤害您，为什么您一定要带走她？”

“因为我必须这么做，暮暮，”赛蕾丝蒂娅承认道。“我一直被聂克丝成长为梦魇之月的预知梦所折磨，我看到她不仅仅威胁着艾奎斯陲亚，而且还威胁着所有我关心的对象。我看到她威胁着你，我的妹妹，还有整个王国，我看到她从我身边夺走一切，而我却无能为力。”

赛蕾丝蒂娅把暮暮抱的更紧了，苦涩的回忆从她思绪中一幕幕浮出。“无能为力……就像千年之前我没能救得了露娜一样。我的责任，是必须行使我的职责。暮暮，千年前打败我的亲妹妹是我的责任，所以太阳才能再度在艾奎斯陲亚升起。那是我的责任，哪怕我必须尽职尽责，哪怕我拯救了生命，为这个王国带回了欢乐与祥和，但是那一天依然在我心中无比沉重。”

赛蕾丝蒂娅的声音中传来一丝颤抖，她的信念正在动摇。“而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暮暮。我不能等着梦魇之月崛起之后再行动。我不能让她有机会再夺走我的妹妹，伤害任何小马……尤其是我所深深关怀的那些。我不能让她有这个机会。”

暮暮从赛蕾丝蒂娅公主的怀中粗暴地挣脱出来，她泪流满面。“好吧，我承认她是从梦魇之月变来的，她还有她的记忆，我甚至承认她就是梦魇之月的再生。我承认所有一切，但是她和我与我朋友们打败的那个梦魇之月不一样，她现在是另一只小马，她已经变了，而我绝不会让你为了你妹妹做的那些事抓走她。”

当她意识到她说了什么时，暮暮倒吸了一口凉气。用蹄子捂住了她的嘴。赛蕾丝蒂娅公主看上去就像是心口上刚刚被戳了一刀。她学生的话伤得她太深了。

“公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想……”暮暮试着道歉。

“不，你是对的，”赛蕾丝蒂娅公主转过身去背对着暮暮，声音变得非常沉重。“过去，露娜和梦魇之月是一体同心，因此连犯下的罪孽也一起共享。我已经尽力向露娜保证过她已经被原谅了。但是我的妹妹依然背负着沉重的负罪感。”

“但是您既然能原谅露娜公主，就不能也原谅聂克丝吗？”暮暮哀求着。

“你误会了，暮暮，我带走聂克丝并不是为了惩罚她。我带走她，是希望消除我的恐惧。”赛蕾丝蒂娅解释道。“法汇准备好了一个古老而强大的魔法，可以让我探知聂克丝的实质。这是个可以让我看穿聂克丝的意识和她的灵魂的魔法。只要一眼，如果我没找到梦魇之月过去的痕迹，日出之时我就会把聂克丝带回来给你。”

“而您找到的如果不止是几条痕迹的话呢？”暮暮问道。

“只要聂克丝没有隐藏着恶意，嫉妒，和怨恨这些明显属于梦魇之月的东西，那么她就会回到你的身边，”赛蕾丝蒂娅向她的学生许诺道。“正是那些情感和欲念扭曲了我的妹妹，让她发生了改变。如果聂克丝没有包含着它们，那么她就不可能真正转变成我妹妹过去的模样。这个法术可以被重复使用，由此在聂克丝成长中，我们就可以持续测定她会变成什么样的雌驹。”

“但是要是您发现她真的有这些情感呢？如果您发现……”

“暮暮，请不要逼我对你说那些你不想听的事。”赛蕾丝蒂娅几乎是在哀求了。

“不！”暮暮咆哮起来。她理解了赛蕾丝蒂娅这些话后面潜藏的真意。“我不会让你伤害她的，我不会让你把她放逐到月球去的！对！聂克丝是梦魇之月，但她也是我女儿，我告诉你她已经改变了！这对你而言应该已经够了，难道你不信任我吗？”

“我确实非常信任你，但是……”赛蕾丝蒂娅试着重复，但是再一次被打断了。

“那就认真听着而且相信我！”暮暮恳求，“聂克丝，再，也，不，是，一，只，坏，小，马，了！”

赛蕾丝蒂娅再次靠近了暮暮，在她张惶地躲闪之际，公主第二次安慰地拥抱了她。赛蕾丝蒂娅甚至坐了下来，不仅仅用蹄子和脖颈环绕着暮暮，连她的翅膀也伸展开，把她的学生抱在其中。这是公主能给予的最温柔和安慰的拥抱了。

“暮暮，”赛蕾丝蒂娅公主说道，一滴眼泪从她的脸庞上滚落。“很抱歉，我保证，我向你发誓，除非我完全地确定聂克丝是个威胁，不然我会在明天早晨就把她还给你。为了保护艾奎斯陲亚我会尽我所能，但是你理解我，我并不冷血。如果聂克丝已经改变了，如果她不再是之前的梦魇之月了，那我肯定会给她应得的机会的。”

“就像是我对我妹妹那样，当变化已经不可挽回，当她已经变成了梦魇之月，我仍然哀求着露娜，我求她降下月亮，再度变回我的妹妹。直到我了解已经没有希望之际，我才动用了谐律精华。”

“所以，拜托，”赛蕾丝蒂娅轻声道，“求你了，暮光闪闪，我并不是在作为艾奎斯陲亚的公主，或是你的导师在请求你，而是作为一只为她所珍惜的一切而恐惧的小马。让我带聂克丝走吧，让我消除我的恐惧吧，你不明白那对我而言是怎样的折磨。”

暮暮在公主的怀抱中微弱地扭动着，试着挣脱，但是她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一直在折磨着她的怀疑这次全面的爆发了出来，充斥了她的思绪。赛蕾丝蒂娅是对的，比起抱歉来，更重要的是安全，更重要的是确认聂克丝究竟是不是艾奎斯陲亚的威胁。

暮暮开始松弛下来，让她自己沉入赛蕾丝蒂娅公主的怀抱中。“我有时一直都在想，聂克丝究竟是谁，我看着她能做什么，我看到了她拥有的力量，看到了她拥有那些记忆，但是，就算她是梦魇之月，那并不表示她就一定会成长为一个邪恶的家伙，不是吗？她就不能一直是一只好小马吗？她就不能改变吗？”

“是的，暮暮，她可以，”赛蕾丝蒂娅公主说道，尽力安慰着她，“任何小马都可以改变，我亲眼见证你在朋友的伴随下成长为一只强壮的年轻雌驹，而我知道如果有小马能治疗梦魇之月的伤痛，那就是你了。我最忠实的学生。不过，你也同样分享着我的恐惧。所以，拜托，让我带聂克丝回坎特拉皇城，让我进行这个测试，让我们一起解除我们的恐惧吧。”

暮暮最后的抵抗也在这个劝诱下崩溃了。这个测试不仅可以结束赛蕾丝蒂娅的恐惧，也能抹除她的怀疑，这个念头一瞬间浮现在她的思绪中。这是一个可以确定的机会，可以毫无怀疑的了解，聂克丝究竟是不是艾奎斯陲亚的威胁。

“好……好吧，公主，”暮暮无奈地答应道。“但是……您不能让我和您一起去吗？没有我陪着她会害怕的。”

“我很抱歉暮暮，但是法汇要求在测试进行期间你必须要留在小马镇。他不想让你到那里去，看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而且我觉得他说得对。万一出了那种事，我不想让你如此艰难。”

暮暮哽咽着，然后在赛蕾丝蒂娅的怀中瘫软了下来，她无声地哭泣，赛蕾丝蒂娅公主就让她哭下去。公主抱着她，直到暮暮可以擦干眼泪为止。然后，只在此刻，她才轻轻放开暮暮，走向厨房门的方向。

深呼吸几次后恢复了她的镇静，赛蕾丝蒂娅公主轻轻挥动了她的角，解除了房间的隔音魔法。烹饪的声音开始回响在图书馆的主厅内，赛蕾丝蒂娅探头进了厨房，打破了令大家心神不宁的沉默。

“哦，嘿，公主，”斯派克欢迎道，“您改变主意决定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了？”

“不，我恐怕不能，而且……”公主不得不暂停下来清清自己沙哑的嗓子，恢复她平常的温柔声音。“而且我必须带聂克丝和我一起回坎特拉皇城去。”

斯派克和聂克丝在开始准备晚餐的时候停住了。“为什么？”斯派克问道。

“暮暮已经告诉了我，聂克丝是一只天角兽，我只是相信为了她的健康着想，最好为她做个体检。”

“您就不能让医生到这里来吗？”

“我确实可以请我的医生到小马镇来，但是他同时也是皇家宫殿中为很多小马服务的医生，凭良心说，我不能在他计划表的旅途之外，随便把他派遣去做什么事。”赛蕾丝蒂娅公主说谎道，保持着她的皇家仪态，希望斯派克可以相信这个故事。

“我想这很合理，”斯派克最后承认道。“但是为什么是现在？这时间不是有点晚了么？”

“我来访就是为了让聂克丝今晚跟我回去，等我们到了之后就带她去看医生。”公主平静地解释道。“另外，我想聂克丝也会喜欢在城堡中过一晚，我还可以带她去我的天才独角兽学院里参观暮暮的旧卧室。”

不但能参观著名的学校，还能在城堡中度过一晚，聂克丝都乐开了花。不止一次，暮暮对聂克丝讲起的床头故事都是关于她和赛蕾丝蒂娅公主在一起度过的时间，学习魔法以及成为她的得意门生。

“这个嘛，我想只要暮暮没意见就行。”斯派克说道，并没有完全理解他听到的。不过，就像是暮暮一样，他也从来没理由去怀疑赛蕾丝蒂娅公主，现在当然也没有。另一边聂克丝则兴奋得精神充沛，开开心心地跟着公主一起走出厨房。

但是，当赛蕾丝蒂娅公主走到图书馆前门的时候，聂克丝注意到了暮暮。她正低着头坐在那里，眼睛遮挡在垂落的刘海下面。聂克丝的兴奋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在赛蕾丝蒂娅公主来得及拦住她之前，她已经跑到了暮暮身边，担忧地望着她。“暮暮？”她轻轻地问，“怎么啦？”

暮暮没有回答。甚至没有回头望向聂克丝，她只是继续盯着地板。在眼泪从眼睛里面流出来的时候身体发着抖。

“暮暮？”聂克丝大着胆子又问了一次，得到的回应只是让赛蕾丝蒂娅公主走到了她身边。

“暮暮不会有事的。”公主试着让聂克丝安心，伸出一只蹄子牵着她走向门口，“现在来吧，如果我们速度快点，我们回到坎特拉皇城之后说不定还赶得及去看露娜升起月亮。”

聂克丝挣脱公主，回头跑向暮暮，“不，我已经不想去了。暮暮……暮暮，到底怎么啦？你为什么在哭？”

“聂克丝，我们得走了。”赛蕾丝蒂娅公主提高声调。

“不，我才不想去！”聂克丝尖声叫着，她跑到暮暮身边偎依着她的一条腿，“我想留在这里和暮暮在一起。”

赛蕾丝蒂娅公主向聂克丝逼近一步，她的声音开始强硬起来。“我保证你明天早上就会回来的，但是你必须得跟我来。”

“不！我不想去看医生！我想留在这里和暮暮在一起！”

“我很抱歉，聂克丝，”公主说道，尽力维持着她声音中的强硬，点亮了她的角。“但是你必须跟我走。”

慢慢的，赛蕾丝蒂娅公主开始用她的魔力包围着聂克丝，把她浮到空中从暮暮身边带走，聂克丝开始挣扎，并且使用她的魔力，她试着挣脱。然后知道自己没机会逃离这个漂浮魔法，她开始惊慌和尖叫。

“不！放开我！我不想去！我想留下！”

“这里到底怎么回事？”斯派克问道，开始打开厨房门，但是赛蕾丝蒂娅公主迅速转移了一部份魔力撞上了门并且锁上了它。斯派克开始在另一边捶打门板并且叫喊。但是她无视了他的抗议。她的决心已经开始溃散，像是沙堆的城堡被海浪冲刷一样正在粉碎。在她还有足够的决心做她该做的事的时候，她必须尽快带聂克丝离开。

赛蕾丝蒂娅快速地走出门口，后面是飘在空中的聂克丝，聂克丝现在已经放弃了用她的魔法解救自己的努力，而把注意力全都投向了暮暮那边。一边挣扎一边恐慌地向她呼救。

“暮暮！暮暮！拜托，不要让她带走我，暮暮！我不想去！拜托！我想留下！暮暮！要是我做了什么坏事，我很抱歉！求求你，我不想走！暮暮！暮暮！”

聂克丝最后的哭叫声伴随着赛蕾丝蒂娅公主关上图书馆的门而变得模糊不清。带着聂克丝走到正在等候的马车旁，公主向她的皇家卫兵示意，他们马上解除警戒，并且在她登上马车之后准备起飞，在此刻，明白她即将被带走的那一刻，聂克丝用她稚嫩的嗓子所能喊出的最大音量哭喊出来。

“妈妈！！！”



“我很抱歉暮暮，但是法汇要求在测试进行期间你必须要留在小马镇。他不想让你到那里去，看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

暮暮的思绪在这些话里浑浑噩噩地旋转着，无视正在发生的抗争，她只是让自己的意识集中在盯着自己的蹄子上。她对这个世界麻木了。她能听到斯派克和赛蕾丝蒂娅公主在说话，但是无法去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她无法感觉到自己蹄子下的地面，她无法感觉到脸庞上滚落的泪珠。她太专注与内心的争斗，其他的什么也顾不上了。

赛蕾丝蒂娅公主是正确的，她给出的所有理由都是合理的，她只不过是带聂克丝去做个测试而已。如果暮暮没有错，如果她相信的东西是真的，聂克丝明天早上就会回到图书馆来，什么也不用担心。另一方面，如果聂克丝真的就是那个梦魇之月，这样也最好。赛蕾丝蒂娅公主可以在她威胁到任何小马之前就阻止她。艾奎斯陲亚将会又安全又保险。

这合理得不能再合理了，但是暮暮内心仍然有一部份在激烈地反抗着这个逻辑，暮暮对聂克丝充满感情的记忆正在与公主的逻辑激烈冲突。她的理智告诉她，让聂克丝去参加这个测试是最明智的事，但是暮暮的心却在喊叫着，她不该让聂克丝去。

不过，而且暮暮也无法否认，实际上赛蕾丝蒂娅公主已经身为她的良师多年。她愿意用她的生命去信任公主，就像公主相信她和她的朋友能击败梦魇之月一样。如果说她相信哪一只小马能照顾好聂克丝的话，那绝对就是既公正又仁慈的公……

“妈妈！！！”

暮暮的头猛地抬了起来，她的瞳孔缩成了小点。外面，聂克丝的哭喊声划破夜空。这哭喊声环绕着整座图书馆，深深地楔入暮暮的心中，完全打破了内心困扰着她的僵局，一瞬间她意识到现在才四下张望已经晚了。公主已经离开了，她还能听到斯派克捶打着厨房的门，而聂克丝的踪影则已经完全消失了。

心脏停跳了一拍，暮暮猛地跳了起来。这跟聂克丝到底是不是梦魇之月根本无关，这跟聂克丝是否有一天会毁灭艾奎斯陲亚也毫不相干，而且这跟她有多么信任公主更没有任何关系，聂克丝是她的女儿，她必须去保护她。她理解赛蕾丝蒂娅公主为什么恐惧，但是这并不正确，聂克丝是她的女儿，而她是她的妈妈。

而一个真正的妈妈是绝对不会容许她的女儿被夺走的。

暮暮狂奔到门口，然后猛冲出去，她并不真的打算去反抗皇家卫兵，违抗赛蕾丝蒂娅公主，但是她不能让聂克丝就这么被带走。她可以试着再向公主求一次情，求她可以允许自己陪着聂克丝。如果这也不行，至少她还可以试着安抚一下聂克丝并安慰她一切都会没事。暮暮不知道她要做什么，但是她要尽力做点什么。她要为聂克丝做她应该做的事。

然而，当暮暮冲到外面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马车已经开动而且起飞了。暮暮尽力追赶着它，一边奔跑一边眼睛望着天空。她开始集中魔力，希望能把自己传送到马车上，但是她的集中忽然被打断了。在追逐马车的途中，暮暮一直抬着头盯着天空，没有注意自己面前的道路，她没看到前面路上有块石头。她的蹄子一绊，身体一歪，颓然摔倒，砰地一声重重撞在地上。

当暮暮能重新站起来的时候，马车已经离得更远了，皇家卫兵们扇动着有力的翅膀，拖动着马车飞在返回坎特拉皇城的途中。她已经没希望追上去了，没希望传送上去了，聂克丝被带走了。

此刻，暮暮的眼泪开始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不管有周围谁在看着她，也不管她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开始哭泣。她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就算明天聂克丝会回到她身边，就算聂克丝被测试出并不是艾奎斯陲亚的威胁，她也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原谅自己。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这顿悟和痛楚已经超出了暮暮的承受能力。她无法哭得太快太猛，伤痛实在是过于苛刻。最后，她再也无法承受了，她尖叫出声，用尽全力。夜空中回荡着她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聂克丝！！！”



法汇站在那里，灰蓝色的眼睛盯着在从天空中向这里接近的马车。他就站在通往宫殿宏大的王座厅门外，在里面，梦魇之子们已经准备好了仪式，当然他们看上去并不像是梦魇之月的从者。至少在这时还不像，邪教徒们看起来只是帮助法汇布置细致而优雅的法阵的普通小马而已。

皇家马车从天空落下来，降落在门前。赛蕾丝蒂娅公主从车上走了下来，看起来她一直都在哭泣。在她后面，两个卫兵走向马车，抬出了沉睡着的聂克丝。

“您还好吗？”法汇装出关心的样子问道。

“不……不，我一点也不好。”赛蕾丝蒂娅公主回答道，尽力维持着她的镇静，但是极度艰难。“我刚刚把孩子从她的母亲身边夺走，如果聂克丝不是梦魇之月，那么我的行径简直不可饶恕。”

“这样的任务真不应该由您这样一颗柔弱的心来承担，我的陛下，”法汇严肃地表示。“但又不是没希望了，您还是可能明天一早就把她毫发无损地还给暮暮。”

“不……伤害已经无可挽回了。法汇。”赛蕾丝蒂娅否定了这个观点，他们两个一同步入王座厅。

在他们穿过大厅的时候，法汇没有回答，沉默不语。魔法仪式就被布置在这间豪华房间的正中，四根立起的石柱包围着中心位置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正方型，火焰燃烧在石柱的顶端。法汇带来帮助准备魔法的独角兽们，梦魇之子的秘密成员，正在把他们的魔力注入石柱，让它们在古老的魔法中亮了起来。

“这个魔法要如何运作，法汇？”赛蕾丝蒂娅公主平静地问道，她看着她的卫兵把聂克丝搬到复杂的法阵中心，轻轻地把她放在中间一个孤零零的柔软垫子上。

“就算您对这个法术并不了解，也无需担心。”法汇向公主保证道。“所有的运行和操作都是法阵自己负责的，您所需要的只是站在中心，把您的魔力输送给这些柱子，当法阵积累了足够的魔力之后，它就可以开始运作了。”

赛蕾丝蒂娅公主点点头，大步走向仪式中心，所有的独角兽，天马和陆马们则纷纷转移到房间另一边。法汇是唯一留下来靠近她的。他就站在法阵的边缘，用他蓝灰色的眼睛注视着她。

赛蕾丝蒂娅慢慢接近法阵中心位置，她的影子笼罩在陷入沉睡的聂克丝身上。她之所以会睡着，只是因为赛蕾丝蒂娅公主在飞向坎特拉皇城的途中为她施加了催眠魔法。但是，就算是在沉睡中，聂克丝看上去都非常惊恐，赛蕾丝蒂娅公主不由得颤抖了。

闭上她的眼睛，赛蕾丝蒂娅俯身靠近聂克丝，低声地对小雌驹祈祷着。

“拜托了，我的小马……求求你，让暮暮对你愿望成真吧。”

然后，赛蕾丝蒂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展开了她的翅膀。她的角开始发出光芒，慢慢地，能量的轨迹开始闪耀在她和四根均匀分置的石柱之间，伴随着能量的注入，法阵的轨迹开始移动和舞蹈，仿佛被无形的风所吹拂。

每一刻，都有更多蛛网一样的魔法线条被构成，魔法在强大的魔力驱动下组合成型。就在仪式的边界处，法汇慢慢地环绕着法阵行走，他经过一根石柱，当他从另一边走出之时，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绿松石色，闪烁着法术放射出的光芒。

“这需要多少魔力，法汇？”赛蕾丝蒂娅公主紧张地喊着，她正在努力。

“还差一点，我的陛下，这些柱子还差一点就可以充能完毕了。”

赛蕾丝蒂娅公主轻轻摇着她的头，紧皱眉头把她更多的魔力注入法阵，她甚至感觉到角中在微微刺痛，魔法到达了全功率运作状态，她准备好迎接魔法的运行效果了，她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或许她能预感或者直接看到聂克丝变形成她将来的样子。

但是，法阵的魔力运行状态突然改变了，石柱上闪烁的柔和光泽瞬间变成了险恶的红光。赛蕾丝蒂娅只觉得什么东西击中了她的前胸，撞得她向上弹了起来，那一击的力量强大到让她的蹄子都离开了地面，令她一路飞过整个房间，直到她撞穿了王座厅的大门才摔下来。

撞击的力量把空气从她的肺中挤了出来，赛蕾丝蒂娅一时间短暂地昏迷了一下。然而当她恢复过来之后，她马上就奋力跃起，向法术的方向望去。

房间中的所有小马都集中到了法阵的范围内，他们全都踏入了地面上绘制出的圆环中，站在他们最中间的就是法汇，他隔着房间看着赛蕾丝蒂娅公主，绿松石色的眼睛在胜利中雀跃地闪动着。

“为了永恒之夜，为了艾奎斯陲亚的真正女王！”法汇高喊，狞笑着点亮他的角。能量开始在石柱之间闪烁爆裂，刺眼的红光变得越来越亮。光芒笼罩了法汇和其他小马，然后一道闪光，他们全都不见了。

此刻，赛蕾丝蒂娅公主终于对她皇家宫廷中爆发的叛乱醒悟过来。但一切都太晚了。



咔啦……轰隆隆隆！

伴随着一束雷霆的闪光和轰鸣，他们到了。法汇和其他的梦魇之子出现在了小马镇的中心，雷声惊醒了小马镇中所有入睡的小马，不少小马纷纷走出来看噪音到底从哪里来的。

“腾块地方出来，”法汇对包围着他的小马们命令道，“别让碍事的靠近，我们女王复活魔法的完成已经开始了，但是吸收所需要的魔力还需要点时间。”

邪教徒们点头，并且迅速地奉令行事，当天马们飞到空中巡行实施空中驱逐行动之际，陆马和独角兽们组成了一个坚实的圈子，环绕保卫着仍然在增强亮度的红色核心。另一些被命令在小马镇潜伏等候的邪教徒们则纷纷快速地从附近的街道和小巷里冲出来，他们带来了满包的披风，所有的教徒们都迅速穿上了他们的装束，让他们的双眼转化为绿松石色。

已经在小马镇等候的邪教徒中有晚风，灰扬，还有路障，法汇的部下们。另一只穿着铠甲的瘦削陆马也加入了他们，他长着华丽的蓝色鬃毛和文雅的卷胡子。他在当地名叫美食，当地旅店的一位侍者。不过，对于梦魇之子和萍琪而言，他就是那个窥探聂克丝学校的密探。

“那么……这真的是她？”灰扬问道，望着依然在赛蕾丝蒂娅公主的魔法作用下沉睡的黑色小雌驹。

“正是，赛蕾丝蒂娅公主质疑这只小雌驹的力量，但我能看到真相，我们的女王就躺在我们面前，”法汇确定无疑。他仰望天空，柱子的红光正在增强，像是魔力的磁石一样吸引着空气中飘荡的游离魔力因子，魔力形成靛蓝色的烟云，开始旋转和凝聚，像是水中的漩涡一样旋流而下注入沉睡的聂克丝，聂克丝的身体开始成长了，迅速地撑破了她的背心，眼镜还有发箍。

“我们需要担心镇民们吗？”路障问道。他扭头望去，注意到聚集过来的小马们已经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邪教徒们，小镇的居民们看起来沉浸在疑惑，恐惧和震惊之中。

“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会挡住他们的，而且赛蕾丝蒂娅公主也来不及追上我们来搅局了。”法汇微笑着低头看着聂克丝，她已经长得更大了。“看吧，我们女王的发育已经完成了一半了，我们无可畏惧，因为我们已不可阻挡。”



暮暮用尽全力飞驰着，她看到了闪电，听到了雷鸣，更重要的是感觉到了强烈的魔力波动，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一瞬间内消耗掉如此惊人的魔力，那么一定有什么非常夸张的事发生了。

在圈子的角落外，暮暮缓慢地挤进环绕着镇中心发着红光的石柱的马群中。她向上跳起来几次，奋力越过前面的小马向包围圈里面张望。她瞥见了柱子旁边站着的小马们，立刻感觉全身的血液几乎都凝固了。那是绑架了她的邪教徒们。

在恐慌中暮暮尽力向前推搡，努力向中间靠拢，她不知道邪教徒在镇中心干些什么勾当，但她知道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她必须尽力阻止他们。她绝不能让他们完成他们正在施展的魔法，她必须穿过马群，她必须……

一声惊雷让暮暮僵住了，震得她头晕眼花。在镇子上空，靛蓝色的烟云在翻滚旋转，翻腾着狂暴的蓝色雷火，第二道惊雷像是能量的圆环一样撕裂空气迸射而出，像是池塘中激起的涟漪一样在夜空中向四方扩散。

但是，能量圆环的扩散突然间停止了，并且开始回缩，在空中凝聚成了一个紧密的球体，吸引着周围的靛蓝色烟雾和其他游离在空中的魔力，将它们压缩成了一个炽热的能量球，之后伴随着第三道也是最后的惊雷，能量球从天而降，宛如闪电般轰向魔法阵的中心。



在最后一丝魔力吸收进她身体之际，聂克丝醒了。能量最后的闪光在她身上闪耀着电弧劈啪作响，让她身体微微地刺痛，短时间内动弹不得。然后，她可以感到她胸膛内脉动的心跳，充入她肺中的清新空气，她可以展开她的翅膀，慢慢地，她站立了起来。她屹立着，立得比她这一生任何时候都要高大。

不，这不是真的，她以前就是这么高大，虽然……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稳稳地站立着，聂克丝俯视着站在她旁边的五只小马，然后他们快速地避开她的视线，他们尽可能低地躬身行礼，为了表示对她的崇敬，他们的鼻部都贴到了地上。聂克丝俯视着他们，她微笑了起来，然后开始纵声长笑。

她在纵声长笑，但那并非小雌驹的快乐笑声。起初轻轻的笑声很干涩，但之后笑声越来越大，变得响亮而傲慢。她抬起了她的头。望着夜空，笑得更加张狂和疯癫。这笑声响彻云霄，让小马镇一切喧闹和杂音都静了下来。

这是一只刚刚理解了重大，残酷，恐怖的真相的小马所发出的笑声。

聂克丝终于明白了一切，她明白了为什么她那时候会在无尽之森醒来，她明白了为什么她拥有和暮暮战斗的记忆，她明白了为什么她能在学校表演的时候把那些台词念得那么出色。

她回忆起了她是什么，她是谁。

聂克丝从夜空收回她的注视，望向小马镇中心的一大群小马。他们的身材以前要比她高得多，但是现在和她相比全都是侏儒，当她面对着他们，看着他们热爱太阳的面孔时，这引发了她的回忆。她想起来了，那是夏至庆典的那一天，他们是如何充满恐惧地望着她，即使他们还不知道她是谁。

而现在，现在他们用极度恐惧的眼神望着她，因为他们现在知道她是谁了。这本来应该让她很开心，引发如此的恐惧原本应该令她很享受。然而，这却让她觉得……不悦。

聂克丝轻轻摇了摇头，把这个小小的，误入歧途的想法抛出脑海。是的，她现在正很享受，她对此非常确定。伴随着一个邪恶的微笑，她开始用一种威严而平静，也充满了险恶的声音向马群说话。

“我的朋友们，邻居们，……臣民们，为什么你们那么恐惧的看着我？”聂克丝问道。“你们所有的小马都应该感到无上荣光！因为你们都可以告诉你的子子孙孙，你们见证了你们女王的重生。你们见证了她觉醒和升华的一刻。你们在她尚不完善的时候待她以友善和关怀。”

聂克丝向前踏出一步，从向她朝拜的斗篷小马们中间穿过，她走向马群，在她前进道路上的小马们全都为她让开道路，要多快有多快。

“是的，我一直生活在你们中间，虽然我一点也没有打算欺骗你们。不，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要怎么做，以及我是谁。而你们亲切地把我接纳入了你们的社区，当我真正取回我的一切之际，我保证会铭记你们的善意……只要你们愿意服从并给予我应得的恭敬。”

“不过，有些小马值得一提，”聂克丝走过沉默无语的马群，“某些小马应该得到特别的感谢，如果不是她们，我今晚恐怕就不会明明白白力量充沛地站在此处了。多亏了两只特别的小雌驹，现在，我猜她们在哪里呢？”

“哦，你们在这里啊，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

所有的小马们全都站到一边，为聂克丝和两个曾令她饱受欺侮的小恶霸之间让出路来，她慢慢地走近她们。每一步，她的笑容都在增加。她现在远远高过她们，就像一头巨兽。现在她们只能在她面前恐惧地瑟瑟发抖。

“没错，各位小马，好好看看她们两个吧。当我还是一只温柔的，软弱的小雌驹时，就是她们用恶作剧欺凌我，就是她们把我送进了无尽之森，在那里，森林之中，我找到了我残留的魔力，因为她们，我才找回了我最重要的回忆，而且恢复了足够的力量，引起我忠实仆从的注意，来完成复活魔法重塑我的身心。”

“所以，”聂克丝继续道，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恶意的温柔。“我之所以这样能站在你们面前，你们可以称得上功不可没，没有那趟命运的探险，我说不定还是一只无害的，胆怯的小雌驹呢。”

聂克丝放低她的头，瞪视着这两只小雌驹，在她们曾经欺凌作乐的对象面前，她们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不过，聂克丝反而露出了最温柔的微笑，“谢谢你们，衷心地感谢你们两位，帮助我从小马镇最大的输家转而走上了我命中注定的道路。”

之后，聂克丝站了起来，在小马们纷纷用愤怒和轻蔑的眼神瞪着这两只小雌驹的时候，满怀恶意地轻笑着。哦，对，比起仅仅把她们一脚踢进烂泥坑，这复仇要甜蜜得多了。说不定她的新臣民们会帮她的忙，替她好好关照这两个碍眼的东西。

“聂……聂克丝？是你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到底怎么了？”

这个细小的声音让聂克丝僵住了。她一时间呆若木鸡，那双龙瞳在震惊中颤抖不已。她转向那声音的方向，一只年幼的小雌驹正注视着她。那是飞板璐，唯一没有用充满恐惧的眼睛看着她的小马，但是眼中却充满了迷惑。一瞬间，聂克丝记起了飞板璐的家离镇中心很近，所以她现在才会在离她这么近的地方。

然而，聂克丝无法站在那里直面飞板璐的注视，也无法向她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她唯有一个粗暴的转身，而且尽可能快地在马群让路的时候大步走开。只有在她离开飞板璐足够远之后，聂克丝才站住脚扭回了头。“不，我不是你的朋友……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不再是她了。”

丢下这么几句话，聂克丝再次转回了头，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小马上。然后她在马群中发现了一只眼熟的，桑葚色的小马，车厘子。立刻，聂克丝的意识中充满了对她的咒骂，只是为了忘记飞板璐还在远处看着她。

“你好啊，车厘子，我的老师。对，我不再是聂克丝了，但是我相信你肯定能告诉所有的小马我其实是谁。无论如何，你像所有的小马那样发现了相似之处。不就是你说我‘阴险卑鄙’吗？不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让我在你的小小春季庆典表演里扮演了一个最佳角色吗？”

车厘子浑身发抖地后退了几步，在聂克丝的紫蓝色魔力云鬃挑起她下颌的时候哆嗦得更厉害，聂克丝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厘子的眼中充满了恐惧，以及她望着她闪烁着星辰的魔力云鬃时有多惊慌，车厘子盯着那云鬃的样子就好像盯着一条蓄势待发的毒蛇。这恐惧让聂克丝相当享受。不过，当她从眼角瞥到了什么之后，她立刻就对车厘子失去了兴趣。

她转身从车厘子面前走开，迎向正拼命穿过马群里向这里挤过来的那只小马。那只小马是一只雌性的，紫色的独角兽。她在聂克丝面前驻足。看上去浑身毛皮褴褛不堪，气喘吁吁。她泪流满面，干涸与新鲜的泪痕纵横交错。

“你好啊，暮光闪闪，我的大救星，我最好的朋友……我曾经的……也是唯一的‘妈妈’，”聂克丝冷冷地说。“你来这里是想再撒谎骗我吗？告诉我，我不是一只‘充满了痛苦和复仇欲望的小马’？告诉我，最明显的答案是最糟糕的，即使证据已经摆在了你面前？！你还要来这里试着用那些虚伪的话来安慰我？！”

“莫非，你是来这里向我道歉的？跪在我蹄子前面来求我的？老实坦白你其实不该把我抛弃在黑暗中？或者你只不过是对你自己曾经悉心照顾的孩子绝望了，以致于你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面对着双眼通红咬牙切齿的聂克丝。暮暮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怎么了？！回答我！！！”聂克丝在怒吼。她瞪视着暮暮，怒目圆睁，目眦尽裂。对于暮暮之前干的那些好事，它本应是纯粹的怒火，纯粹的憎恨，但是聂克丝却觉得她的怒目开始湿润了。聂克丝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非常想哭，但是她把它硬是忍了回去。她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哭泣。

她在等候，她苦苦等待着暮暮说些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

深呼吸之后，聂克丝冷冷地俯视着她。“无话可说是吧？好，没关系，因为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了一切。你和赛蕾丝蒂娅串通一气，你让她抓走我，你曾经把我当做你的女儿，你唯一的女儿，而你把我给扔了。”

聂克丝转身背对着暮暮，声音冷如坚冰，然而她再一次拼命地忍住了泫然欲滴的泪水。“我想，这说明了在你眼里，我是怎样无足轻重。很好……我再也不需要你了，我竟然曾经管你叫妈妈，何等耻辱啊……”

聂克丝重重地一跺蹄子，从暮暮面前大步离开，她强迫自己不会往后看，强迫她的视线一直盯在迎面走来的穿着斗篷的小马们身上。从那些小马中，一只蓝色的独角兽向前迎上一步，然后迅速地在她面前躬下身来。

“我们无比强大无比威严的女王啊，”带头的独角兽说道，“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带了大群皇家卫兵已经向这边过来了，在此久留面对皇家姐妹毫无益处，您已经重新降临，但是您的力量或许还不完整，请允许我们暂时撤退，以便您可以休养生息，然后，当您准备妥当，您便可以把公主们践踏于您的铁蹄之下。”

看着这只独角兽，聂克丝淡淡一笑，至少这里还有一群愿意接纳她的小马，就像其他小马尊重皇家姐妹一样尊重着她。“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地方了。”

“当然，我的女王。”独角兽以最大幅度行礼。“用您的魔法携带我们，我将带您去参观我们为您的统治所准备好的堡垒。”

聂克丝笑了起来，满意地向独角兽点点头。然后她回头望着马群，再一次把她的音量提高到震耳欲聋的地步。“好好记住这一晚吧，因为这是艾奎斯陲亚旧秩序崩溃的开始！珍惜你们的明天吧，因为这将是你们最后的光明！永恒的黑夜即将降临，而我，梦魇之月，将成为艾奎斯陲亚唯一真正的女王！”

随即，梦魇之月爆发出一阵狂笑，她的魔力云鬃开始旋转，魔力烟雾覆盖了所有穿着斗篷的邪教徒小马们，伴随着一道闪光，他们全都消失在了暗夜之中。

即使他们已经离开，被梦魇之月和邪教徒们丢下的小马们依然震惊地站在一片寂静中。即使是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的到达也无法缓解马群中间涌动的恐惧，他们的恐惧无法被抚慰，他们的关注无法被转移，这是一个简单而不容置疑的事实。

梦魇之月回来了。



# 第十一章：心沉魔窟

她们来的太晚了，虽然他们已经远远看到了她出现在她们面前，她们依然来迟了一步。赛蕾丝蒂娅公主最大的恐惧变成了现实，聂克丝变成了梦魇之月，而赛蕾丝蒂娅还把她亲自交给了帮助她转化的小马。

在露娜公主留在小马镇调查更多情况的时候，赛蕾丝蒂娅已经直接回到了坎特拉皇城。一到达宫殿她就命令召集她的将军们。她不在乎他们是不是被从床上还是从伴侣那里拖过来。赛蕾丝蒂娅需要立刻和他们谈谈，甚至极其罕见地动用了她的皇家特权。

几分钟之前，她的大多数最信任的卫兵都去寻找那些将军了。这给了赛蕾丝蒂娅片刻的独处时间。于是她决定在王座小憩片刻，她需要一些时间休息，而且仔细思考。

赛蕾丝蒂娅公主回想着，仔细梳理最近一段时间内关于法汇的所有记忆，肯定有什么线索，肯定有什么关于他背叛的迹象。但是她想不起任何值得怀疑的情况，法汇背叛她就像是暮光闪闪会背叛她一样，看起来根本毫无道理。

但是毫无道理的事现在也变成了现实，法汇已经背叛了她。但是在赛蕾丝蒂娅继续思考下去之前，她的思绪就被打断了。她听到王座厅的门打开，看到有谁走了进来。她没想到她的将军们居然这么快就到了，而来的也不是他们。大步流星穿过房间，每一步都心事重重的是她的妹妹，露娜。

赛蕾丝蒂娅公主从王座上起身并迎向她。“露娜，我很吃惊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你已经和小马镇的目击者们都见过面了吗？”

露娜并没有回应她姐姐热切的欢迎，反而对她瞪着眼睛。“我把这些事情交给卫兵去办了，因为现在我想面谈的只有一位：就是你！你到底瞒着我什么？”

赛蕾丝蒂娅在露娜生硬的腔调前畏缩了。她很快意识到她和妹妹的交谈肯定不会愉快。但是她仍然保持着镇定并露出关怀的表情，“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妹妹。”

“别再拿‘妹妹’这个词来敷衍我，赛蕾丝蒂娅！”露娜的声音里充满了怒气，“关于小马镇刚刚发生的事，还有出现在那里的奇怪雌驹，你肯定知道些什么！现在我只再问一次，你，到底，瞒着我什么？”

赛蕾丝蒂娅无法面对她妹妹的盯视，转过身去开始讲述一切的真相。“只是一些在冬天结束之后的事，一群邪教徒绑架了我的学生，暮光闪闪，作为一个复杂的法术的一部分，为了完成一个无法想象的目的，以及……”

“以及什么？”露娜追问道。

“那个法术使用了那些碎片，残留着过去的你的魔力和残影的碎片，用它们来给予梦魇之月自己的身体。”

“给予梦魇之月自己的身体？”露娜无法置信地重复着，“我……什么……那怎么可能？！我就是梦魇之月！我就是那只让愤怒和嫉妒主宰了我的雌驹！我就是那只窃取魔力让自己更加强大的雌驹！但是那些力量和情感全都已经被谐律精华给摧毁了！”

赛蕾丝蒂娅公主摇了摇头。“它们没有被摧毁，露娜，谐律精华的力量并不是用来毁灭的。它们只是单纯地把那些曾经主宰了你的力量和嫉妒分离开来，留在了那些碎片里。”

“但是怎么可能？”露娜问道，“碎片里残留的力量和那么点儿我情感的残影怎么可能足够变成一只完全成熟的雌驹？”

“我也不敢说完全理解，”赛蕾丝蒂娅说道。“但是你和我一样知道魔法的奥秘。真正纯正的魔力是一种非常稀有的东西。来源自任何小马的任何魔力都带着其使用者的影子。这就是为什么当诸如愤怒和快乐的情感驱动魔法的时候魔力会变得非常强大，也是为什么两只独角兽不会拥有同样的魔力的原因。魔力和灵魂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而因此，”赛蕾丝蒂娅迈开蹄子，继续说道。“我只能猜测过去的你的残影，梦魇之月的残影，被谐律精华残留在那些碎片之中。那也是复活魔法的目标。如果我的理解正确，那个魔法会提纯并且强化那些残留的东西并且哺育以原始的魔力，通过集中那些魔力，情感还有记忆，那个仪式可以让梦魇之月重新降临。”

露娜走到一边，满脑子都是焦躁和混乱，“但是……但是就算那个魔法能重新构成躯体，那也还不够，从梦魇之月再生的那一刻起，她就是和我完全无关，完全独立的另一只雌驹了，这该不会表示她已经拥有了她自己的……”

“那已经无关紧要了，”赛蕾丝蒂娅打断了这个话题，转身面向露娜，“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梦魇之月已经复活，我们必须准备和她战斗。”

露娜点点头，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她把她的困惑扔到脑后，尖锐地盯着她的姐姐。“在这个事实上我对你没有什么异议，必须采取行动才行。但是我必须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都是在冬天结束时候就发生的事，那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

“我并不想让你因为这件事而背上心理负担。”赛蕾丝蒂娅用关心的语气回答，“这是我应当去处理的事，而你不需要去烦心。”

“赛蕾丝蒂娅，你这是怎么回事？！”露娜怒吼起来，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怀疑。“为什么你觉得不应该让我帮你处理这件事？我曾经就是梦魇之月！那只雌驹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如果，不知怎么的，有谁把那……那……那只雌驹以完全独立的形态带了回来，那也是因为最开始我变成了她的错！”

“露娜，不要这样，这不是你的责……”

“这当然是我的责任！全都是我的错！”露娜跺着脚大叫着，她黯然回首，无法再看着赛蕾丝蒂娅，负罪感在她心中犹如刀绞。“如果不是因为我的那些蠢事，甚至都不会有这个梦魇之月！”

“我只是觉得……”赛蕾丝蒂娅试着安慰她的妹妹，但是再一次被打断了。

露娜扭回头瞪着她，低声道。“你什么时候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妹妹，请你……”

“你有没有打算把这件事告诉我？”露娜问道，她的声音变大了。她转身面对赛蕾丝蒂娅，毫不掩饰她的怒气，赛蕾丝蒂娅张口欲答，但是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露娜从她的沉默中得到了回答，她的愤怒更加旺盛了。“你不会！你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什么也不会！你想把整件事都对我保密！”

“我只是想保护你，”赛蕾丝蒂娅试着为自己辩解，“我只是希望让你可以不用……”

“让我什么？让我不用负起对我过去罪责的责任吗？让我不用负起对我们的王国，我们的小马们的责任吗？梦魇之月，不管是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她，都是我的责任！你应该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把所有一切都告诉我的！”

露娜在地上用力跺着她的蹄子发泄着煎熬她的愤怒。“总而言之，她和我曾经就是同一只雌驹，所以，我比你更适合处理这种情况。关于这点，如果我们两个的职责调换一下，我绝对会对你说实话的！”

“我明白，”赛蕾丝蒂娅承认道，“或许你确实是在处理这件事上更合适，但是，妹妹，你已经承受得够多了。你才刚刚开始回到城堡后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补习艾奎斯陲亚的历史和法律，你就为了能帮上我的忙而让你自己操劳到了极点。我只是不想再让你增加更多负担了。”

露娜喘着粗气，但是深呼吸几次之后终于点了点她的头。“我明白，蒂娅……我真的明白。我一回来之后你就在保护我，而我也非常感激。但是，你是我的姐姐，我们都是这个王国的公主。当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你能足够信任我并且告诉我。”

赛蕾丝蒂娅歉意地低下了头，“我会尽力的，妹妹。”

“我想还是以后再说吧，”露娜嘟囔着，无精打采地把话题转到更要紧的事上。“现在，我们必须给你的学生和她的朋友送去信件，我想我们需要她们再次使用谐律精华对抗梦魇之月了。”

赛蕾丝蒂娅僵了一下，长叹一声。“我们……可能无法再指望谐律精华了。”

露娜微微歪过头，“为什么不能？”

“你还记得暮暮的表妹，聂克丝吗？那个在春季庆典的孩子们的表演上扮演梦魇之月的那个？”

“当然记得，”露娜点头说道，“为什么问这个？”

“那个小雌驹根本不是暮暮的表妹，甚至和她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实际上，在暮暮被救出来之后几天她到达小马镇之前，甚至没有谁见过她。”

露娜花了一点时间来理解这些信息，然后当她明白赛蕾丝蒂娅为什么会提到聂克丝的时候，她的下巴掉了下来，眼睛也不敢置信地睁圆了。“不，你不会是在说……你可别告诉我她就是……”

“是的，”赛蕾丝蒂娅承认道，“那只名叫聂克丝的小雌驹就是最初复活魔法的不完全产物。这个晚上，邪教徒们把她作为了目标，他们才能完成他们之前开始的法术。实际上，聂克丝一直都是梦魇之月，但是今晚，邪教徒们恢复了她曾经拥有的全部记忆和力量。”

“但是那些邪教徒是怎么抓住她的？”露娜问道，她的脸上充满了困惑，“我在离开之前询问了小马镇的几只小马，他们说那些邪教徒出现，然后梦魇之月就从魔法阵的中心站起来了。他们根本没看到有谁被抓到仪式里面，而且如果聂克丝丢了的话，暮暮也该写封信过来啊？”

“不，她不会的。”赛蕾丝蒂娅轻声承认道。

“为什么？”

赛蕾丝蒂娅如鲠在喉，硬逼着自己提起声音来承认她犯下的滔天大错，“因为……就是我带走了聂克丝。就是我把她送进了那个仪式里。”

露娜目瞪口呆，她大步冲到她姐姐背后，满心希望她听到的只是个残酷的笑话。然而赛蕾丝蒂娅面孔上的表情却清楚地告诉她这是事实，这令露娜更加恍惚，“什么……怎么……为什么你会……”

“一段时间以前，我很恐惧着聂克丝就是梦魇之月，或者至少是跟那个冬天结束时的法术创造出来的东西有什么联系。”赛蕾丝蒂娅承认道，“在学校活动中，她就能把一只小马变成一颗树，还展示了超出她这个年龄的独角兽的一些其他魔法，我因为不停地做着她成长为过去的你的梦而饱受折磨，我梦见她威胁着我所珍爱的全部小马。”

“我必须确定她不是一个威胁，”赛蕾丝蒂娅坦白，“我必须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必须采取行动，在她威胁艾奎斯陲亚之前，威胁暮暮之前，或者是威胁你之前。于是，我和法汇商谈，然后他说他可以使用一个魔法让我能探知聂克丝的灵魂。”

“但是，毫无疑问的，”赛蕾丝蒂娅低声咆哮道，挫败地摇着头，“看来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于聂克丝，而是来自于法汇。他在去年秋天的开始的时候被攻击了。他的家被梦魇之月的碎片毁了个彻底。然后他住了好几个礼拜的医院。他连一点背叛的迹象也没有。但是看起来他不仅仅是那些邪教徒的成员，而且还是一个高阶成员。”

“他曾经是我的学生！”赛蕾丝蒂娅怒吼着，一蹄子跺在地面上。“为什么他会背叛我？！”

“我不知道，赛蕾丝蒂娅，但是那不是我心中最要紧的问题。”露娜说道，把话题拉回自己主导下。“我问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我们无法再依靠谐律精华。”

“因为我无法请求一个母亲去打倒她自己的女儿。”赛蕾丝蒂娅强压下怒火，她对法汇的愤怒全都变成了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悔恨与憎恶。“更何况夺走了她女儿还是我。”

“母亲？……女儿？赛蕾丝蒂娅，你到底在说什么？”露娜问道。

赛蕾丝蒂娅叹息了，而且垂下了她的头。“我说的是暮暮和聂克丝。冬天结束以来，我的学生一直在照顾聂克丝。从暮暮告诉我的，一开始她只是想搞清楚而已。就像我一样，她也害怕聂克丝会是梦魇之月，但是她不想要冒着一个无辜的孩子被放逐到月球上的危险。因此，直到她的身份可以被确定之前，暮暮都在为聂克丝保守着这个秘密，伪装了她的天角兽身份，并且让她在小马镇过着平常的生活。

“然而，她们在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暮光闪闪对聂克丝的爱也越来越超出一个普通的看护者。她……”赛蕾丝蒂娅的话开始变得艰难。“她变成了一个养母，她把聂克丝像是女儿一样抚养……”

露娜的表情愈加惊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无法再依靠谐律精华的原因？！你从暮暮那里把聂克丝夺走了？！姐姐，这是个你向我隐瞒的秘密，但是你知不知道你……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我完全了解我在做什么！”赛蕾丝蒂娅怒吼，打断了露娜的谴责。

“不，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露娜吼回去。“如果聂克丝的行动就像是过去的我一样，难道你认为暮暮不会注意到这点吗？如果她害怕有什么不对劲的，难道你认为她会连封信都不寄给你吗？你曾经告诉我，你完全地信赖暮暮。那你为什么又会在这么重要的事上怀疑她？

“而且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等等？！”露娜继续大喊。“如果聂克丝会变成梦魇之月，也会有警告、征兆。她不会一夜之间就突然改变的。为什么你就不能在确定威胁之后再行动？你明白就是因为你的错才会搞成这样，不是吗？是你的错才让梦魇之月……”

“我知道！”赛蕾丝蒂娅大喊道，她的镇静如同一根脆弱的枝条一样断裂了。她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不被疲惫和感伤淹没。“你真的认为这里面哪一件事是我想要做吗？！让我最亲爱的学生如此痛苦？不用说我也知道我做的事有多可恶！我去暮暮的家带走了那孩子，丝毫不顾我的学生有多在乎她。”

“但是我不能就这么等着聂克丝变成梦魇之月，”赛蕾丝蒂娅说，展开了她闪光的翅膀。“我不能等着那个巫婆一醒来就毁掉半个艾奎斯陲亚再跑到我们的门前来。我必须抢得先机。我必须准备，而且准备好，如果聂克丝真的变成了梦魇之月，我必须准备好在她伤害到任何小马之前阻止她。”

“但是你为什么就不能等一等，赛蕾丝蒂娅？！”露娜朝她的姐姐怒吼着，她的声音在王座厅四处回响。“为什么你就非要急着动手不可？！”

“因为上一次我等了，结果我失去了你足足一千年！”赛蕾丝蒂娅尖叫道。

露娜的怒火在这些话的重量下冷却，她看到赛蕾丝蒂娅在她面前崩溃了。她的姐姐垂下她的头，低得令她的鼻子几乎碰到了地板，她心中的负罪、恐惧和痛苦已经太多，令她再也无法承受。露娜看见大滴的泪从赛蕾丝蒂娅的眼中溢出，从她的面容上滑落，流淌在王座厅的地板上。

“上一次我等了，”赛蕾丝蒂娅静静地说，“上一次，我决定只是等着看事情到底是会好起来还是更糟糕，就在你头一次显露出嫉妒的征兆的时候。我想，我希望，你会没事的。我想艾奎斯陲亚的小马们也会开始感激你的夜晚，就好像我一样。我决定只是等候，让事情自然而然，结果我们俩都知道因此最后怎么样了。

“所以尽管为我的所作所为责备我吧，露娜，因为那是我罪有应得。”赛蕾丝蒂娅说道。她抬起头，迎上了露娜的视线，但是她的眼泪依然止不住地流过脸庞，“因为我恐惧着她会变成一个怪物，所以我从母亲的身边抢走了女儿。因为我的行动，我让这些恐惧变成了现实，但是我，不能坐视不理，我不能让梦魇之月有机会伤害暮暮，我不能让她伤害你。我绝不能坐视并且寄希望于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绝不会再一次。”

“姐姐。”露娜说道。她的声音自谈话开始以来第一次带上了安慰。

但是赛蕾丝蒂娅却在这份安慰前退缩了，她转过身去，回头走向王座。“但是我现在不能考虑这些。我不能反悔如果我不做这些事的话会怎么样。我只能关注面前等着我的事，梦魇之月已经展露出威胁，我必须准备和她战斗。”

“不是‘我’，姐姐，是‘我们’，”露娜纠正。她移到赛蕾丝蒂娅身边。露出一个鼓励而安慰的微笑。“正如梦魇之月威胁着我，她也在威胁着你，而我绝不会让她伤害我的姐姐。我们将会一起行动，我们将会寻找她，如果她不听劝告，我们将会做必需保护艾奎斯陲亚的事。”

赛蕾丝蒂娅回应了露娜的微笑，点了点她的头而且偎依在她旁边。”谢谢你，露娜。如果不是你伴随着我，我想我真的无法面对这一切。”

“那就是姐妹的意义，蒂娅。”



梦魇之月站在一间优雅的大厅内，欣赏着它的美丽。皇家黑色大理石柱排列在大厅的两侧，支撑起高高的拱顶。深紫色幕帘从柱子上垂落，火炬台上闪耀着魔幻的白色宝石。然而，房间中最吸引视线的还是天花板。它镶着钻石，每一刻都恰到好处地镶嵌在适当的位置上，令天花板看上去就像闪烁着繁星的夜空画像。一颗特别突出的，看上去有梦魇之月头颅那么大的宝石，被放置在夜空中，模仿出荣耀的满月。

“您还满意吗，我的陛下？”法汇礼貌地鞠了一躬，问道。

“很满意。”梦魇之月回答道。她迈步向前，走向她的新王座。王座拥有豪华的夜蓝色垫子，框架则是用来自龙之国度的稀有的黑橡木打造。它看起来美极了，梦魇之月坐了上去。舒展着她的翅膀，她望着房间里的一切，露出了一个满足的笑容。这是属于她的王座厅，所有的优雅和美丽都属于她自己。

“你干的很不错，法汇，”梦魇之月说道，“不过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秘密地建起如此一座气派的房间的？”

“不仅仅是这个房间，女王陛下。而是一整座城堡。”法汇回答道，他从叩拜中起身，走到王座旁。“我们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一群名为钻石猎犬的野蛮蠢货。只要我们答应帮助它们寻找珍奇的宝石，它们就会工作得比我们预想的还努力。”

“它们挖出了整个洞穴，而且还参与了城堡的建筑工程，”法汇继续说明，“而且，这城堡和外面的世界只有十余米的岩层相隔。只要当您击败了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如您所愿的，殿下，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整座城堡升到地面上。这将成为您身为艾奎斯陲亚的新主宰的宏伟壮丽的宣言。”

梦魇之月笑得更开心了。她想象着她的城堡上升，将战栗的影子笼罩在地面上的那一幕。没错，这主意太美妙了。但是她决定一会儿再去慢慢享受它，她在没有打败皇家姐妹之前是无法升起城堡的，而且她的好奇心还没有满足。

“告诉我，为什么钻石猎犬为了宝石愿意劳碌到这个地步？”

“我不知道，陛下，”法汇回答道，“我们从没问过钻石猎犬为什么想要宝石，可能它们就像龙族一样把它们当做食物。或许它们只是喜欢在宝石堆里打滚，就好像野狗喜欢在泥巴里打滚一样。最后，这些原因有什么关系吗？重要的是他们强壮、迅速，而且愿意卖力操劳。”

梦魇之月眨着眼睛，法汇的回答只是让她熊熊燃烧的好奇心更加旺盛。钻石猎犬们拿那些宝石到底用来干什么？法汇是正确的吗？它们只是像龙那样，把宝石当做食物吗？或者它们实际上是在里面打滚？在宝石堆里打滚不会疼的吗？可能它们皮很厚，也可能它们拿宝石是用来做别的事？或许它们用它们来做衣服？还是用它们当做货币？

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钻进梦魇之月飞速旋转的思绪中。钻石猎犬承认皇家姐妹的统治？或者是它们独立在艾奎斯陲亚的管辖之外？它们拥有自己的政权形式吗？它们的领袖又是谁？

疑问实在是太多了，而梦魇之月的答案实在太少。“法汇，我想会见钻石猎犬的领袖，如果它们的领袖无法出面或者它们没有领袖，那么选几个出来见我，我想三五个就够。”

法汇望着梦魇之月的眼神中充满了好奇、担忧和迷惑。“原谅我，陛下，但是我们和钻石猎犬的协议之一是当建筑工程完成后，它们会迁移至更深的隧道中去。我们不能冒这个让它们干扰我们工作的风险。”

梦魇之月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太愉快，她讨厌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永不知足的好奇心是她的一个老毛病了，因此她才会在上学的时候那么喜欢每天都坐在车厘子的教室里。哦，从那只桑葚色小马的课堂上，她找到了多少乐趣啊……

梦魇之月闭上她的眼睛，重新控制住她脑海中那些失去控制的想法。她再也不能去回忆那些东西了。她是一位女王，车厘子也不再是她的老师了。车厘子就和其他小马一样，只不过是她王国中需要老实听令的一位臣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我知道了，”梦魇之月说道，把她的视线转回到法汇身上。“这很不幸，不过，如果有哪只小马碰巧遇到一只钻石猎犬的话，把它们带来见我，我希望有些疑问得到解答。”

“如您所愿，我的陛下。”法汇说着又鞠了一躬。“现在，女王陛下，请允许我带您参观您的新城堡。”



梦魇之月跟着法汇开始了她在自己新家的旅行，城堡真的很美，每一处都像坎特拉皇城宫殿一样豪华。不过，梦魇之月自己却对一些装饰产生了疑问。几乎每个角落都摆设着关于她的壁画或雕塑。

单独一两处还算是奇怪，但是不仅仅是关于她画像的数量，而且还包括关于她的画像的内容。每幅画像和每座雕塑描述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看上去全都又黑暗又险恶。有一处绘制着她站在赛蕾丝蒂娅和露娜被打败的伤痕累累的尸体上，另一幅则画着她把阴影笼罩在一群浑身发抖的小马身上。这些全都是艾奎斯陲亚被期望中的未来的景象，让梦魇之月莫名其妙地感觉很不舒服，好像胃里开了个大洞一样。

“而这里是皇家图书馆，”当他们俩走近图书馆的时候，法汇介绍道，把梦魇之月的注意力从城堡装饰品上转移开。“请原谅书架上还没几本书。我们建造这个地方是为了保存坎特拉皇城宫殿中的藏品，当您作为艾奎斯陲亚唯一的真正女王君临之际，我们就会从那里把所有的藏书都搬到这里来。希望您能愿意继续把这个城堡作为您的皇宫。”

梦魇之月点了点头，让她的视线扫过几乎空荡荡的书架。整个房间就和城堡中其他的房间一样显赫豪华，墙壁四周是高耸的书架，整个房间的装潢风格都被置于冷色和阴暗的色调方案中。不过她发现了布景装潢中让她感到不快的一点。那是放置在图书馆壁炉上的一幅画，画像上面是她站在烧成一片漆黑的坎特拉皇城废墟之上的形象。

为什么她城堡里的每幅肖像，壁画和雕像都让她看起来这么凶神恶煞的？

决定以后再去考虑这些事情，梦魇之月在房间内闲逛着，她注意到几只天马在周围飞动，收拾着一些收藏的书籍。就像她所看到的其他卫兵和仆从一样。天马们的一些特征引起了她的好奇。

“为什么你们的眼睛看起来全都像我一样？”梦魇之月问。

“那是您的祝福，女王陛下。”法汇回答道，骄傲地挺起胸膛，“如您所知，我曾经是赛蕾丝蒂娅天才独角兽学院的校长，在您最初的失败之后，赛蕾丝蒂娅责成我研究您留下的碎片，在检查那些碎片和它们沟通之际，我才被您的贤明和力量所启迪。”

“当天我的眼睛就变成了您现在所见的绿松石色，而且它成为了一种命令的象征，作为礼物，我为每一只发誓服侍您并加入梦魇之子的小马都授予了这双眼睛。”

梦魇之月点了点头，把她的注意力转回书架上，她审视着图书馆目前收藏中的少量书籍，大部分的书名她都没有见过，不过其中一本书引起了她的注意。停顿了一下，她用她的魔力把书从书架上抽了出来，轻轻地翻开了它，把它翻到扉页的位置。艾奎斯陲亚的神奇传说。



“于是在最后一击下，恶狼们全都被赶出了镇子，”暮暮看着书大声地念出来。“小马们都很开心，再一次，那只敢在夜晚留在外面的小马拯救了他们，那位黑色毛皮的小镇守护者：黑夜的聂克丝。”

“而且你真的用她来为我命名吗？！”聂克丝不敢相信地问道。她躺在她的小床上。在暮暮合上夜晚的床头故事书的时候，更深地拱进毯子下面。

暮暮笑着把书合上。“是的，虽然我承认这其中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是我听说的唯一另外一只拥有黑色毛皮的小马。”

“那……你觉得我有一天能像她一样勇敢吗？”聂克丝问道。

“当然。”暮暮回之以微笑。“勇敢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天赋；你只是必须能挺身而出对抗你所恐惧的东西。”

“你曾经挺身而出对抗非常可怕的东西吗？”

暮暮点头。“是的，我有过经验。有一次，我的朋友和我必须去说服一条龙离开他的洞到别处去。”

聂克丝的眼睛睁大了。“真的？！”

“哦是的。他正在附近的山里小睡，而且他的呼噜喷得空气里到处都是黑烟。因此，赛蕾丝蒂娅公主就让……”暮暮停住了这个故事，揉了揉她的鼻子。在她的鼻尖上打趣地刮了一下，“嗨，刚刚你已经听了一个床头故事了。你不需要再听另一个了。”

“啊哦哦哦……”聂克丝抱怨着，“龙到底怎么样了？”

“我保证明天晚上就会给你讲这个故事的，”在聂克丝的前额印上一个轻轻的吻，暮暮保证道，“现在，睡吧。”

“好的。”在闭上眼睛之前，聂克丝打了个哈欠回答道。



“殿下？”

梦魇之月摇了摇头，合上了书本，并把它插回书架上，然后望着法汇。“抱歉，我一时间看得有点入神了。”

“您无需抱歉，陛下。毕竟这是您的图书馆。当您需要享受时您随时可以如愿，”法汇回答道，“虽然城堡依然有很多部分您需要参观呢。”

“那么带路吧。让我看看所有你都为我准备好的一切，我忠实的追随者。”



“这里是我们的卫兵兵营，我们在此训练新兵以此守护这座城堡。好消息是当您复活的讯息传开之时，那些我送出去招募新的小马加入我们的事业的成员，找到了不少热切希望加入并希望和您保持良好关系的小马。看来并不是整个艾奎斯陲亚都愚蠢到和您对立。

在观察着身穿深蓝色铠甲的士兵时，梦魇之月没有回答。他们站成一排，每一个都在他们的教官的监督下攻击着面前的一个训练傀儡。不过，引起了梦魇之月注意的是训练傀儡本身，每个傀儡的样子都有和她记得的那些雌驹相似的特征之处。

“为什么这些训练傀儡看上去和暮光闪闪以及其它使用谐律精华的小马一样？”

“因为对您而言，陛下，她们是您最大的威胁，”法汇解释。“是她们曾经一度将您击败，而且我们绝对不会给她们第二次机会。一旦她们脑子里再度打起了如意算盘，试着联合力量再击败您的话，她们将会立刻被处理掉。”

法汇的话不时被打断，一个守卫正在攻击一个看起来像暮光闪闪样子的训练傀儡，在狠辣的一击之下，傀儡身首异处。塞满了棉花的脑袋在地上反弹着，一路滚到了梦魇之月的蹄子旁边。她紧紧地盯着它，然后坚决地说道。“不。”

“陛下？”

“如果谐律精华的使用者到了城堡，不许伤害她们。毫无伤害地俘虏她们，把谐律精华从她们那里夺走并妥善保管起来。然后，把暮光闪闪直接带来见我，至于她的朋友全都关进地牢去。届时我将会决定如何惩罚这些胆敢胆敢反抗我的家伙。”

“当然，”法汇带着赞同的、恶魔般的微笑回答。“我完全能理解，您希望亲蹄处置她们。”

梦魇之月把训练傀儡抛在脑后，向门口走去。“很好，另外我想要个看起来像暮光闪闪一样的训练傀儡放到我的卧室内，要完好无损的。”

“当您的行程结束之前它就会被放到那里。”法汇保证道，决定不去质疑他的女王的要求。



“这里是餐厅，当然，宽敞到足够应付各种情况，如果您有兴趣主持一场庆典或其他类似的活动的话。”在他们俩走过放置在餐厅正中的一张长长的皇家餐桌之时，法汇解释道。桌子是用色彩柔和的棕色橡木制作的。铺着夜蓝色桌布，支着纯银烛台，每支烛台上都有三根蜡烛。

“您也将很高兴地知道，我们已经聘请了一位非常渴望能够以他的才干来取悦您口味的皇家御厨，”然后他向站在房间角落的一只独角兽示意了一下。那只独角兽快步上前，将一个托盘浮到梦魇之月面前。盘子中盛满了精心制作的蛋糕杯。巧克力蛋糕上覆盖着厚厚的紫色糖霜漩涡，在蛋糕杯的顶部还点缀着一块白色的巧克力螺尖。



“说真的，谁能想到制作蛋糕杯有这么难？”飞板璐发着牢骚。这四个可爱标记童子军正站在被他们烘焙蛋糕的尝试造成的散乱余波所覆盖的厨房中央。

“我早跟你说了，”小苹花说。“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那么丫头们，做的怎么样？”萍琪把头探进厨房开心的叫着。

“不算太好。”甜贝儿承认。

“请不要因为我们搞得乱七八糟而发火！”聂克丝恳求着。

“哦丫头们，我才没发火呢！你们真应该看看我当初第一次做蛋糕时在蛋糕店里弄得那一团乱。毕竟，我的天赋是开派对而不是烤蛋糕，”萍琪鼓励她们。“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打扫一下如何？然后我再教你们一次该怎么做蛋糕杯。”

四只小雌驹笑开了花，她们热情地投入清扫工作。之后在萍琪的就近指导和无止境的热诚之下，每只小雌驹都决定做出一批不仅仅可以食用，而且还要美味的蛋糕杯。小苹花和甜贝儿各自用苹果和巧克力糖霜制作了香草蛋糕杯。相比之下，飞板璐和聂克丝则决定制作巧克力蛋糕杯。

聂克丝的蛋糕杯上盖着是简单的香草糖霜，但是飞板璐尝试撒了很多遍各类糖霜，希望在蛋糕杯上能出现一道彩虹。然而，她努力的结果是使所有的糖霜颜色都混在了一起，结果变成了黑紫色。飞板璐很失望，但是最后蛋糕杯仍然尝起来味道很棒，这才是最重要的。



“女王陛下，这杯糕令您不悦吗？”法汇问道，他注意到梦魇之月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不。”她回答道，用她的魔法把盘子优雅地推开。“我只是现在还不饿，送一些到我卧室里去，我稍后会慢慢品尝。”

厨师点着头，飞奔而去把他最好的甜点送去卧室里。同时，法汇带着梦魇之月参观了厨房，以证明这里和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可以处理她所提出全部需求。



梦魇之月从最初到达她的新城堡的兴高采烈的情绪中开始冷却下来了，法汇给她展示的每个房间都勾起她那些不愿回首的记忆和愿望。她已经再也不是那个不中用的，懦弱的小雌驹了，她已经再也不是聂克丝了。但是，她身为小雌驹的那几个月时间没有给她一点平和，反而让她的心情愈加糟糕。

尽管她的前额已经开始有些隐隐作痛，梦魇之月仍然继续跟着法汇，而他看起来也注意到了她的不悦，似乎正在匆匆结束这场城堡观光。当他们进入旅途的最后一个房间之时，她毫不介意这趟旅途的匆忙，反而暗暗感激。

房间的门打开的那一刻，一阵刺痛感冲过梦魇之月全身。魔力，非常强大的魔力正在室内运行。并不像是给予她自己身体的重生魔法的规模那么大，但是幅度仍然相当剧烈。

“法汇，这里正在运行的是什么类型的魔法？”梦魇之月问道。她和法汇一起走进房间里，她的坏心情开始有所好转了。

“研究，我的陛下。”法汇微笑着回答，向整个房间用蹄子一扫。“欢迎来到研究实验室。”

梦魇之月热切地在房间中四处望着。室内的空间摆放着几张书桌和长桌。每个工作区都有一只独角兽在工作，扭转和歪曲着魔法能源。有些独角兽看起来正在构建法术，另一些则在不同的仪器，设备和装备上忙碌着。还有一些天马和陆马正和独角兽们一起合作，他们正协助研究员摘抄笔记和携带材料。

“所有的事，”梦魇之月平静地念着，入迷地微笑着。“告诉我关于这里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所有的事。”

法汇心神不宁地笑了笑，他很高兴看到这房间非常取悦他的女王。但是她表现出的好奇心超出了他的预期。不过他仍然点点头，很快地为她介绍房间。

他们接近的第一个研究区显然是最大的。桌子上装置着一系列的灯光，一半是明亮的黄色灯光，另一半则是苍白的白蓝色灯光。在桌子上面，灯光下，几种不同种类的植物被整齐地放置成排。还有一道黑色屏障把桌子和植物分成了两半，让黄光照射的植物与蓝白光照射的植物分隔开。

“这是什么？”梦魇之月问道，看着两排在外观上非常相似的不同植物。

“我们正在这里测试我们最新的一批植物，它们可以在永夜的月光下生长。我们最初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农作物上，诸如谷物，水果以及蔬菜。那些植物一段时间之前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准备好用这些种子开始重新栽培艾奎斯陲亚的农田，农场以及果园。”

“那么你当前的进展如何？”梦魇之月更加靠近植物认真地查看着。

“更多的无价值的植物，诸如花卉，草丛，以及低产量的树木类。”法汇回答道。“一些研究员提出，艾奎斯陲亚如果没有了它的众多森林、平原以及开满鲜花的城镇就远远称不上美丽。我对这个观点基本上还是赞同的，但是毫无疑问，我还是要求他们在关注其他物种之前，首先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可以赞颂您美丽的夜晚的花卉上。”

当她跟上法汇的时候，梦魇之月满意地点了点头。每个区都获取一部分魔力，致力于让永夜成为可能。这也意味着她正在突然了解到再也没有了阳光的大自然会变成什么样子。枯萎的植物，可怕的严寒，这些是梦魇之子们正在研究解决的问题。但是梦魇之月的勇气在她面对自己的记忆时开始萎缩了。在夏日庆典的时候，她曾经把艾奎斯陲亚推入永恒的黑夜，丝毫也没考虑过这些后果中的任何一样。

她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她没有了解到永夜意味着什么？小马们将不得不瞻仰她的夜空，但是他们在那之后也活不成了。梦魇之月尽力去回忆她为什么没有考虑她行动的后果，但是她发现自己想不起来。就好像她的记忆中缺失了一块：包含了她动机的那块记忆。她知道她拥有那些动机，她知道那些动机是什么。但是当她尽力去直接回忆起那些动机的内容，它们感觉起来像什么，以及为什么它们驱动着她行动的时候，她感觉就像是抓了个空。

“陛下？”

梦魇之月摇摇头，意识到她又走神了。她转向正在好奇地看着她的法汇，“怎么了？”

“我很抱歉，我想知道您对研究团队是否有什么问题。”

梦魇之月摇摇头，转身走向门口，“不，法汇，我对他们没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干得不错。我很高兴看见你致力于把艾奎斯陲亚变成永夜的天堂。”

法汇微笑起来，他和整个研究团队都一鞠到地。“您赞赏的话对我们而言是最大的荣耀。”

梦魇之月深深吸了一口气，拍打着她的翅膀。“只不过，在我把赛蕾丝蒂娅和露娜赶下艾奎斯陲亚的王位之际，你们不要浪费了改造艾奎斯陲亚让其能够在永恒之夜中生存下来的时间，我可不希望让这个国度变成一块冰冻的荒地。”

“我向您保证，我的女王，我们将以全速进行研究工作，让艾奎斯陲亚成为一片值得您统治的天堂。”

“很好，”梦魇之月直截了当地宣布。“现在，我很累，想要去休息了。”

“那么我将立刻领您到您的御用卧室去。”法汇热诚地说道。领着梦魇之月回到走廊中。



“这里就是您的御用卧室，我的女王，”法汇说道，用他的角打开一道巨大的，豪华的大门。“两个卫兵将在门口站岗守卫供您随时差遣，房间里的家具都是最好的，装饰也是我亲自检查过的。您还满意吗？”

“是的。”梦魇之月回答道。虽然她在踏入房间的时候几乎没看这房间一眼。

“我很荣幸听见您这么说，我的女王。现在，您确实很累了。请您就在此休息，当您准备开始夺取艾奎斯陲亚的行动之际，只需让卫兵传令给我就行了。”

“我会的。”梦魇之月干脆地回答道。然后她转过身，看着法汇最后鞠了一躬，然后离开。他关上了大门。只有到了此刻，梦魇之月才开始观察房间的气氛和摆设。就像城堡的其他部分一样，房间的装潢风格也是以夜色为主题，点缀着暗蓝色和紫色的月亮和星星。一张完美无瑕的圆形床位于房间的中心。床的尺寸大到足以让她舒服地躺在其中，而且被放置在天花板一张华丽的月亮画像下。

稍微抱着一点兴趣，梦魇之月绕着房间转了一圈，仔细检查着所有的新家具。其中有一座壁炉，一面奢华的镜子，一个梳妆台，几张桌子，一个书架，通向外面阳台的一扇小门，以及一张书桌。这是小马在卧室中享受安静夜晚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依照法汇的说法，这些家具全都是最好的。

不过，这对于改善梦魇之月的心情并没有起到什么太大作用。看完了她的家具之后，她就把注意力转回床上了。那里，放在看起来很柔软的毯子上的，是她之前要求的两样东西。一大盘精心制作的蛋糕杯，还有看起来像是暮光闪闪样子的训练傀儡。

首先关注甜点，梦魇之月轻轻抬起并揭开了一个蛋糕杯上的盖纸，然后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品尝之际她露出了微笑。尝起来真不错，口感柔软滑嫩，味道简直可以媲美萍琪做的……

蛋糕杯被梦魇之月的魔法摔过整个房间，然后撞到了门上。从门上弹了回来撞成了碎片，糖霜的部分则变成了粘在门板上的一个粘糊糊的污点。梦魇之月然后抄起了整个盘子猛地扔出去，连同剩下所有的蛋糕杯一起压在门板上。她用力地顶着它，用盘子把盖着糖霜的甜点在门板上碾得扁平，好一阵子才解除了她的魔法。

盘子短时间内粘在了门上，但是当它最终掉下来的时候，梦魇之月暴怒后的结果也显露了出来：一大片压扁的蛋糕杯碎渣和糖霜留下的污迹。在盘子不再支撑住它之后，粘糊糊的污渍开始从门上缓缓地滑下来，一路留下一道肮脏的痕迹，直到滑落到地面上才停止。

下一个落入梦魇之月充满憎恨的注视中的东西，是暮光闪闪的训练傀儡。她用她的魔法云鬃捡起了它，把它拿到自己的面前，一开始她的握持小心翼翼而且非常温柔。但是慢慢的，她在傀儡的颈部捏得越来越紧。

梦魇之月站在那里好一阵子，以足以掐死小马的力量捏着那个没有生命的傀儡。然后她把它摔在了地上，开始践踏它，一次又一次，她抬起自己的身体用她的前蹄向下踩踏着暮暮的傀儡。直到它开始从几个大洞里漏出棉花来，她的一条腿差点陷进去之际，梦魇之月才停止了她的狂暴。

然后，像是对那个傀儡以及与它相似的小马的最后一次侮辱，梦魇之月把傀儡用力扔过整个房间。它在地面上弹了起来，最后消失在书桌下面。在那里，梦魇之月决定不去管它了。她一脚踢开阳台的门，让它大敞开来，大步走出房间，站在阳台上望着城堡外面的景色和包围着它的整个洞穴。

她将会成为艾奎斯陲亚的女王，她将会打倒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她将会……让暮暮付出代价。



# 第十二章：母女之情

“我简直不敢相信，聂克丝竟然变成了梦魇之月，这……这简直就像是树上长了个蓝色苹果一样荒唐。”苹果杰克评论。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一直都知情，竟然没有告诉我们！”用蹄子责难地指着瑞瑞，云宝黛茜厉声道。

瑞瑞防御性地坐了起来，揉了揉她的鼻子。“别拿那种口气对我说话，云宝黛茜！暮暮让我发誓保守秘密，我能怎么做，背叛她的信任吗？另外，我们也不相信聂克丝会是个威胁，难道你没留意暮暮就在楼上，而且在梦魇之月消失后哭得眼泪都干了吗？”她的语气缓和下来，望着图书馆的楼梯方向。“还是我不得不把那个可怜的丫头带回来送上床的。”

“你觉得她会没事吗？”小蝶问道。

“我……我不知道。”瑞瑞承认道，“发生的这些事对暮暮而言实在是太难以接受了。”

“要是她没这种反应我才会吃惊呢。她爱那个小雌驹就像她亲生女儿。”苹果杰克指出。

“我会试着让她振作起来，但是我知道的唯一让小马振作起来的办法就是开派对，而暮暮现在绝对不需要派对。”萍琪说道。平时的热情几乎都从她的声音中消失了。

“不，她不需要的。”瑞瑞同意这一点。“现在，暮暮只是需要些时间，但我相信她一定能靠她自己的力量恢复过来的。”

“她最好可以！”在她朋友头顶盘旋的云宝黛茜焦躁地怒吼起来。“梦魇之月还活着，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再次阻止她，而缺了暮暮，我们根本用不成谐律精华！”

“云宝！嘘！暮暮会听到你的！”苹果杰克斥责道。不过，五个朋友没有注意到这棵古树对她们谈话的隔音效果，就算她们声音再轻，她们的话也能传到楼上卧室暮暮的耳朵里。

暮暮躺在床上，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她躺在铺盖上面，怀里抱着一件撕坏的紫色背心，一个弯曲的发圈，以及一副碎裂的眼镜，她透过窗户遥望着冷漠的月亮。这三样东西是聂克丝变成梦魇之月之后，在镇中心剩下唯一的东西了。暮暮尽可能紧紧地把它们抱在胸口。但是它们无法提供给她任何安慰。它们无法代替那只暮暮绝望地不顾一切地去挽留的小雌驹。

暮暮明白为什么她会这么做，明白为什么她会让赛蕾丝蒂娅带走聂克丝，现实正在像钻进一篮子苹果中的贪食精灵一样撕咬着暮暮的内心。赛蕾丝蒂娅公主，她是公主，以及她的导师。有时候想起当她在学校里的时候她们关系有多亲密，她觉得公主简直就是她的另一位母亲。

而当你在世界上最信任的一只小马，一只看起来永远是正确的小马，告诉你那个你所珍爱的小雌驹必须被带走的时候，她的一部分想要赞成。暮暮已经尽力抗争了，但是赛蕾丝蒂娅公主毫不动摇，就好像她是在试着移动太阳本身一样：一个不可能成功的任务。

所以，暮暮内心的一部分屈从了，她屈从了赛蕾丝蒂娅公主的那一部分关闭了她的意识。她的脑子承认了那部分的逻辑，即使她的另一部分正在尖叫着尽力阻止她。她只是关闭了意识把自己缩进了壳里。

然后聂克丝在呼唤着她，她在呼唤她的妈妈。而当暮暮意识到她做了怎样的蠢事时已经太晚了。她试着追上去，试着阻止公主。但是她和聂克丝已经离开了。而现在……现在她珍爱的小雌驹留下来的就只是几件服装的碎片而已。她只能把它们紧紧地抱在胸口。

但是聂克丝是这些东西所无法取代的。

现在比起找回聂克丝，暮暮更想做的是另一件事。她想说她很抱歉。她只是想说这些话而已。不管她会不会被原谅。不过，这些话只能讲给唯一一只小马才有意义，而暮暮根本没有梦魇之月在什么地方的线索。她就这样消失了。虽然艾奎斯陲亚的军队几乎挖地三尺，但也没有找到梦魇之月和那些邪教徒的蛛丝马迹。他们就像是消失在空气中了，更准确地说，那是传送魔法的效果。

暮暮自己则试了好几种魔法来寻找梦魇之月的位置。占卜术，定位术：全都失败了。她只能猜测那些邪教徒果断地屏蔽了梦魇之月的位置。以确保赛蕾丝蒂娅和露娜无法找到他们藏身的地点。

“嘿，我有没有告诉你们我发现那个密探的真实身份了？”萍琪的声音回声从图书馆的主地板下面传来，把暮暮的注意引回到偷听她朋友们的交谈上。

“密探？什么密探？”苹果杰克问道。

“寓教于乐节那天有个密探，”云宝黛茜回答道。“萍琪一直在追踪他，但是后来他用镇魂瞪眼把她给定住然后逃走了。”

萍琪点点头，“对，而且你们知道他是谁吗？镇子里小餐厅的一位小马侍者，美食。我看见他和所有那些邪恶的邪教徒小马们站在一起，而且我认出了他的鬃毛还有他那双古怪的泪汪汪的绿松石色眼睛。”

“萍琪，他们……呃……全都有那种眼睛。”小蝶提醒道。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可以说那就是他。”萍琪说道。“当他看着我的时候，我的鼻子发痒，而且我的耳朵在扇，那表示有小马认出了我。而那时候他是唯一一个看着我的。”

苹果杰克叹着气摇了摇头，“干得漂亮，可恶，这下子，你都不知道到底这镇里还有多少小马是在给那个疯狂邪教卖命的。”

“对，没错，苹果杰克，但是我想我们还是等到早上再去研究毒害范围有多广吧，”瑞瑞有点战栗地喘息着，“就我自己而言，我现在宁愿不去想它。”

云宝黛茜然后又说了些什么，但是暮暮一点也没听进去。她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她的魔法上，随着她点亮了自己的角，她把几样不同的东西装进了马鞍包里。然后她推开卧室的窗户，从小阳台上纵身跳了出去，用漂浮术让自己安稳落地之后她开始飞驰，消失在深夜中。



没过多久，暮暮就找到了美食的家。小马侍者兼学者住在离他工作的餐馆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实际上，暮暮知道她还需要从他那里取回一本逾期未还的图书馆书籍。暮暮到了正门，用魔法为自己开路的时候既没有想要隐蔽也没有迟疑。

这是个看起来很明朗愉快的家，很温暖，很亲切，非常干净，和暮暮预期中那种邪教徒会住在里面的家大相径庭。不过，暮暮所关注的不是美食家里的布置。她一路走上楼，进了家中唯一的卧室。然后她走到床边，用魔力打开她的马鞍包。几样东西在暮暮魔法作用下小心翼翼地浮到了空中。一张艾奎斯陲亚的魔法地图，几块平滑的石头，以及一本书，《精密搜索——占卜和探查魔法》，全都按照各自的路线飘到了床上。

把书翻到打了标记的篇幅，暮暮一边读着操作指南一边用几块平滑的石头把魔法地图在美食的床上摊开。然后她把书放下，开始在房间里翻找。她打开抽屉，搜索着壁橱，并且在整个房间中仔细寻找着诸如珠宝，照片，以及任何细小的并且可以证明小马身份的东西。

当她随便找了一大堆东西，像云雾一样飘在她脑袋四周之后，暮暮低头看着书，再次阅读关于魔法的操作指南。她拥有了魔法地图，她拥有了大量美食的物品。这应该足够尝试并且占卜侍者的位置了。

这是暮暮抱着的唯一一线希望：虽然梦魇之月被反占卜魔法所保护，但是邪教徒们可能没有。

把她收集的每件物品都浮到地图上面，暮暮开始施展占卜术，并希望这能引导她找到美食，对于大部分的物品，魔法都没什么反应，而任何没有用处了的东西都被很快地扔到了一边。

最后给暮暮提供了一个良好反应的是一只旧怀表，当占卜术投射在它上面的时候，一道细细的光出现在怀表与地图之间，暮暮的面孔露出了微笑。因为占卜术已经指出了一个在小马镇附近的位置。

很快地把其他东西都扔开，暮暮在转回头之前把怀表放到了打开的魔法书上，她的角闪烁着，打开了她包中的另一张地图，把它放在前一张地图上面，并且用平滑的石头把它别在边角处。新的地图是小马镇以及周边地区的地图，当它一被放到床上，暮暮就快速地在上面施展了她的占卜术。

然后，新地图准备好之际，暮暮把怀表从书上拿了起来，再次施展占卜术。光的线条再一次出现了，指向了小镇的边缘。不过，暮暮注意到线条正在移动，这表示美食也正在移动。

暮暮俯身靠近，在美食远离小马镇的时候紧紧追踪着他。不过，在光线开始指向宝石矿场的某处时，魔法却失效了，光线也消失了。暮暮眨眨眼睛，扭头望着怀表，猜想她是不是什么地方做错了。她再次施展占卜术，线条闪烁了片刻，然后又消失了。魔法运作片刻就马上失效只有一个充足的理由。而且也是暮暮意识到的唯一一个理由。

魔法被屏蔽了。

眼中发出了亮光，暮暮用羽毛笔把占卜术最后定位的位置记录在了地图上，然后她飞快地收拾好了东西。她有了行动的方向和直觉，这对她而言已经足够了。她跑向门口，对她身后留下的凌乱连看都没看一眼。实际上，当她想到美食回家发现自己的卧室被翻了个底朝天就忍不住想笑。这是对他偷窥她，偷窥她的朋友，以及偷窥聂克丝的一点小小的谢礼。

不过，暮暮没有让她的思绪停留在美食身上。太阳已经要升起来了。暮暮可不想冒着她朋友抓住她，以及任何街上的小马拦住她的危险。她是一只身负使命的小马，她目视前方，凝眉立意，走向宝石矿场的方向。



“暮暮，甜心，你醒了吗？”苹果杰克问道。苹果杰克和其他几个决定在图书馆过一晚，以确保暮暮需要她们或者是梦魇之月会来袭击。她们全都整夜戴着谐律精华项链睡下，而斯派克向她们保证暮暮的头冠就安全地保管在她的床头柜里，那里或许不太适合存放这么重要的东西，不过总比随便放在外面强。

苹果杰克望着被褥下拱起的躯体，走近了一点。“甜心，我知道你被发生的事情打击的很惨，但是你不能一直这么伤心地躺在这里，我们得在梦魇之月去攻击公主之前去对付她。缺了你我们可不行。”

暮暮没有回答，紧张的等了几分钟后，苹果杰克伸出一只蹄子轻轻地推了推她的朋友，想看看她到底是不是醒着。当她的蹄子深深陷入床上的铺盖里的时候，发现不对劲的苹果杰克眼睛眯了起来，然后她猛地把铺盖掀开。

苹果杰克以为暮暮躺着的位置上，是堆好形状的几个枕头，以及一张附加的便签。

当你们读到这留言的时候，我已经远去了。有些事情是我必须去做的，而我不会让我的任何朋友或者任何小马陪我一起以身涉险。我有些必须说的话，发自内心的话，说些只能给一只小马听的话。

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得来。我甚至不指望有谁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我必须再去见梦魇之聂克丝，我的女儿一次。我必须告诉她我是多么的抱歉。就算她并不相信我也好。

真心的

暮光闪闪

“该死的活见鬼！”苹果杰克咒骂起来，“暮暮，丫头啊，你到底怎么想的？！”



暮暮躲在角落处张望着，并且观察着两个站在泥土隧道口的卫兵。在到达小马镇外被挖空的宝石矿场之后，暮暮没花多少时间就明白，她得钻进钻石猎犬挖出的矿道网络里去。在走廊里钻了几个小时之后，她差点与一对正在巡逻的卫兵撞个满怀。事情实在惊险得可以，不过这也让暮暮知道她没找错地方。

卫兵本身则像是对赛蕾丝蒂娅公主的皇家卫兵的讽刺模仿秀。铠甲的样式很相似，但是却是午夜蓝，就像是梦魇之月身穿的铠甲一样。而且就像是赛蕾丝蒂娅公主的士兵，铠甲上也施加了改变穿着者外表的魔法。雄驹的刚毅造型是难以忘却的，几乎是病态的灰白色。而且他们都有梦魇之月那锐利狭长的瞳孔。

在第一场惊险事件之后，暮暮小心翼翼地穿过隧道，以确保她能避开任何游荡的巡逻者。然而现在，暮暮面对着一对在隧道的一扇门前高度警戒地站岗的卫兵。她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可能是梦魇之月，也可能是一座兵营，里面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暮暮在角落后，向后坐倒在地上。她咽了口唾沫，花了点时间鼓起她的勇气，然后她用自己的魔力捡起一块松动的宝石，并把它扔下了隧道。宝石在地面上滚动，乒乓作响的声音仿佛永无止境般在石头墙壁之间反弹着。

但是，紧张地等待了片刻之后，两个卫兵没有离开去调查。暮暮冒险从角落里向外张望了一下，看到两只独角兽连动都没有动，他们像尊雕像似的立在那里，只是他们的耳朵现在转向了前方，而且变得更加精神集中而已。她试图把卫兵从门口引开的行动毫无收获，反倒让他们更加警惕。这个结果让暮暮把牙齿咬得更紧了。

“好吧，是时候换个办法了。”暮暮小声嘟囔着点亮她的角。她必须速战速决，但是说不定能成功。再从角落里向外张望了一次，暮暮开始施展她的魔法，魔力碰到了门，花了点时间积累到足够强大的地步后，自己爆发了。

沉重的木头门板猛然暴力地敞开，猛地撞在两边的石头墙壁上。尽管他们严格受训，两个卫兵还是被这个声音吓了一大跳，快速地转身去看谁这么突然地开门。暮暮也在紧盯着门，但是另一方面，她先确认了一下远处没有卫兵，然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在越过门的走廊里。她仔细计划着，在她的脑海中绘出一副图像。她尽力记住她能做的每一个细节，在卫兵把门关上而她被迫迅速地缩回她的角落之前。

暮暮然后开始等待，保持着藏匿状态，确认卫兵不会来搜寻她。她等了好几分钟，然后在她脑海中绘出门后远处的景象时，她开始微笑起来。然后她使用了她的魔法，在一道闪光中消失了。

在她感觉传送魔法结束之后，暮暮屏住了呼吸继续闭着眼睛。她提心吊胆了一阵子，害怕她说不定没正确地对准目标结果正好直接出现在卫兵面前。不过，没有小马过来抓她，她冒着危险睁开了眼睛，然后开始微笑，她的传送魔法精确地把她传送到了她想去的位置：在门的另一边。

继续绕开卫兵经过并且为下一个障碍盘算好了新的点子，暮暮继续走下隧道，她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到了右转的出口处，一到达弯道，暮暮从拐角处往外张望，然后为她所看到的一切差点惊叫起来。

坚硬的岩石中已经被开凿出了一个巨大的洞穴。向上扩张到几乎有二十到三十层楼那么高，用来容纳几个城镇都绰绰有余。更不可思议的是洞穴中建造起来的东西。一座城堡，优雅而恐怖，耸立在深深的地下洞穴中，最高的塔楼只差几英尺就挨到了洞穴的顶部。

暮暮毫不怀疑她已经找到了梦魇之月的城堡，而且开始对她没有带上她的朋友而感到遗憾。但是她很快地把这些恐惧从她的思绪中清理出去，如果她带来了她的朋友们，那就是要使用谐律精华去打败梦魇之月了。而她无法这样做。

她寻找梦魇之月的目的并不是为这个。

不想随随便便地急着冲下去，暮暮退回小小的入口隧道，看着城堡高高的城墙上往来巡逻的众多卫兵。好像藏在地下还不够似的，城堡还有防御城墙。这只是让暮暮的接近变得更加困难。

她仔细考虑如何接近城堡的计划数量足有一打，但是每个计划都很快地被卫兵的巡逻路线给碾得粉碎。不过，暮暮想起了她才刚刚用过的把戏。卫兵们没有想到会有小马对传送术如此驾轻就熟。于是暮暮开始观察城堡，搜索着任何开放的地方以便她可以传送进去。

起初暮暮选择的是最高的塔楼上的一个阳台。伴随着一道小小的闪光，她借助她的魔法，只用一次传送就到达了这个阳台。她随便回头望了一眼，只为了确定她没有被发现，而且为了她这么简单就穿越了城堡全部的防御而微笑。如果她回去了，她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赛蕾丝蒂娅公主。毫无疑问，她的导师如果知道一只小马只凭借一个传送术就这么简单地潜入了如此戒备重重的城堡，那么肯定会很高兴。

然而片刻之后，暮暮把这个想法放到了一边，她把头探进了阳台后面的房间。看起来这房间只是连着城堡最高的阳台而已。在房间内的天花板上优美地绘制着夜空，一副艾奎斯陲亚的地图铺设在地面上。另外，房间里完全没有任何家具。浪费这么棒的一个房间实在是有些太过分了，但是当暮暮向附近的一个楼梯井走去，向城堡中的其余地带出发的时候，她没有过度地去关注这些事情。



暮暮对于她正在做的事情越来越没有信心，她穿过城堡的速度很慢，主要是因为她必须躲开经过的卫兵。在她经过一个堆满了被肢解和打碎的，样子看上去和她以及她朋友们一样的训练傀儡的房间时，她差点吓得尖叫起来。就算是现在，想起那间房子都让暮暮不由自主地觉得后背发凉，嘴里发干。能远远避开城堡卫兵让她非常开心。

不过，等到另外两个卫兵经过之后，从壁橱里钻出来的暮暮终于能够继续她穿越城堡的旅途。走廊的照明来自一些施加了魔法的宝石，虽然宝石本身也在发出怪异的光亮。暮暮只能猜测贵重的宝石是钻石猎犬的坑道网络中一项丰富的资源。而且使用宝石照明也有它的道理，因为正常的火把很快会令封闭的城堡窒息，并且让洞穴里充满烟雾。

这些担心都被抛到了一边，暮暮已经在城堡中的各个房间内搜索了一个来小时，也没找到半点梦魇之月的踪迹。最糟糕的可能性是梦魇之月也在四处移动，就暮暮所知，梦魇之月可能在城堡中的任何一个位置，包括她已经搜过的地方。这让她在卫兵发现之前找到梦魇之月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在暮暮听到另一队卫兵接近的声音时，她暂时把这些令她不安的想法抛到了脑后，她必须藏起来，她溜进一扇敞开的门里。想要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把门关上，暮暮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她隐藏在房间最黑暗的角落中，向老天祈祷卫兵不会朝她这边看。

蹄声变大了，卫兵很快地进入了她的视野。但是还有另一只小马和他们在一起。暮暮只看到了那只雄驹的后背，但是她仍然认出了他。那是法汇，赛蕾丝蒂娅的天才独角兽学院的校长。而暮暮开始担心，他怎么会在城堡里？他也被绑架了吗？他被俘虏了吗？梦魇之月想要为了什么情报而拷问他吗？

尽管对她而言非常危险，暮暮还是发现了一个机会，如果她救了他，他会去告诉公主梦魇之月在什么地方。那样他们就会准备好，并且做好攻击城堡的准备。他也是在魔法方面拥有特别天赋的一只独角兽，那意味着他说不定可以使用她那里的魔力元素。说不定，他可以完成谐律精华的组合。暮暮很怀疑当她找到梦魇之月之后，她还有没有离开城堡的机会。

于是，只是构思出一个模糊的计划，暮暮跳回了走廊中，她点亮她的角，用她的魔力把两个卫兵戴着头盔的脑袋砰地一声撞到了一起。这一下并不足以让卫兵晕过去，但是也足够让他们摔倒在地晕乎一阵子了。这对暮暮而言已经足够，她用她的魔法包围了法汇，然后带着他向远离守卫的方向猛地冲了出去。

暮暮狂奔了五分钟，尽全力拉开她和卫兵之间的距离。当她终于心满意足地看到谁也没有追上来之后，她才停下来解除了她对法汇的漂浮魔法。然后她向后面望了一眼。看到法汇正在微笑。他起初闭着眼睛，但是之后他睁开他灰色的双眼，充满困惑地望着暮暮。“暮光闪闪？”

“别担心，”暮暮扭回头，从附近的一个角落里伸出脑袋张望。“我不知道您怎么会被绑架，但是您不用担心，我会带您出去的。”

“但是暮光闪闪小姐，你究竟在这下面干什么？”法汇问道，“你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

“我的朋友萍琪认出小马镇里一只名叫美食的小马是那些疯子教徒的成员，”暮暮快速地解释道。“于是我用他的一些东西施展了一个占卜术，然后发现他移动到了宝石矿场的位置就突然消失了。我猜我的魔法失效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东西屏蔽了它，于是我就决定调查这矿场。从那里，我找到路钻进了钻石猎犬的矿井，最后找到了这个地方。”

法汇离暮暮更近了。“但你是怎么通过卫兵的？”

“哦，那很简单，”暮暮回答道。她仍然在角落中四处张望，想搞清楚有没有卫兵在附近通行。“我会用传送法术，所以我能在必要的时候躲过卫兵。实际上我也是打算用这个办法把您救出去的，只要我确定斜坡那里没事了，我就把我们两个一起传送到阳台。到了那里，我们再一起传送到洞穴的入口位置。从那里，您只能自己回到地面，不过我相信您一定可以的。”

“哦，我可以向你保证，暮光闪闪小姐，”法汇回答道，他的声音带上了傲慢的腔调，“那根本没有必要。”

“您是什么意……”

嗙！

暮暮觉得有什么坚硬的东西击中了她的后脑，世界在她眼前倾斜着倒下了。在她背后，法汇皱着眉头，放下了他刚才敲晕了暮暮的蹄子。然后法汇抬起头，让眼睛变回了绿松石色。用他最大的音量喊道：“卫兵！”

法汇的吼声引来了三对飞奔而来的卫兵，包括被暮暮打趴下的那一对。法汇盯着他们每个，依次指着他们。“你们两个，把她带到地牢去，另外，要是她反抗的话，不用对她客气。你们两个，马上去找我们最好的独角兽法师，告诉他们我们需要扩张防御法术，把反魔结界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整个小马镇。”

“还有你们两个，”法汇说道，用他的蹄子指着本应该保护他的两个卫兵。“你们应该感谢我还有事要你们做，否则你们全都会因为玩忽职守而被关进地牢。现在，我要你们马上去警告所有隧道里的士兵小心谐律精华的使用者，我可不想因为她的朋友从天而降而再来一次大惊喜。”

三对卫兵全都齐齐立正行礼，并且分头去执行他们的任务，法汇则跟上了挟持着失去知觉的暮暮的卫兵，一抹冷笑浮现在他脸上。“你将会被按时带到女王的面前，但是首先，我需要好好了解了解你是怎么使用你那可爱的小传送魔法的。现在我们可不能让其他独角兽像你一样偷偷摸摸钻进城堡里来，对不对？”



两个侍者站在王座厅门口，推开巨大的门，并且在梦魇之月踏入房间之际快速地向她鞠躬行礼。她已经回复了为小马们所恐惧的那个形象。她再一次上好了紫色的眼影，穿上了她的皇家铠甲。

唯一失踪的是她的可爱标记，而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梦魇之月，她已经是一只完全成年的天角兽了，一位女王。但是她的侧腰仍然是空白状态。法汇对此的解释是她最初的可爱标记实际上是属于露娜的，而她自己现在是一只独立的雌驹，她可能拥有不同的特别天赋。

当时法汇，理所当然地，很快无止境地奉承着梦魇之月。他说他很确定她的可爱标记应该是皇冠或者别的什么帝王的东西。而且当她成为艾奎斯陲亚的合法女王之际就会出现。

这些话只是让梦魇之月的担忧有所减轻，但是无法消除。不过在她到达王座的时候，她把这些煎熬的心情暂且丢到了脑后。法汇正在旁边站着，脸上还带着一个让她心神不安的笑容。他笑得太快乐了，太开心了。她只想知道到底有什么事让他心情这么好。

“陛下，您身着您的新铠甲看上去真是光彩夺目。”在梦魇之月稳坐在她的王座中时，法汇恭维道。

“多谢，法汇，”梦魇之月回答得很干脆。“你聘用的铁匠水平不错。”

“是最好的，陛下，您得到的侍奉理应无微不至。”

梦魇之月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少拍我的马屁了，法汇。告诉我，你今天想让我出面应付什么事？”

“只是琐碎小事而已，陛下，”法汇露出一个最开心的笑脸回答道。“而且是个好消息。”

梦魇之月弓起了一边眉头，“好消息？”

“带她进来，”法汇叫道。在他的示意下，王座厅的一边侧门打开了，两个卫兵匆忙地走了进来。他们中间挟持着一个踉跄跛行的身影，并把她扔到梦魇之月王座下的地板上。

“她被发现潜入了城堡的走廊，而且看来还是独身前来的。”法汇解释道，“考虑到她还应该是她那堆朋友里面最聪明的家伙，这举动真有些愚蠢。”

法汇为他的侮辱而轻笑着，但是梦魇之月像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空气好像在她的肺里凝固了，她直直地盯着在下面倒在地上的那个伤痕累累的躯体。

那是暮光闪闪，她看上去像是挨了一顿毒打，鬃毛和毛皮一团凌乱，全身上下满是伤痕和青肿。她的右眼瘀伤肿胀，像是脸上被猛击过。

“在女王陛下面前站直了！”法汇吼叫着。用他的魔法把暮暮从地上扯了起来。这个突然的行动把昏昏沉沉的暮暮从恍惚中弄醒了，她开始挣扎。法汇看着这一切，他阴笑着解除了对暮暮施加的魔法。

这让暮暮摔在了地面上。在重重落地的时候，她发出一声痛苦的啜泣，扭动着自己的蹄子。不过，她再次站稳的时候，她提起了她的右前腿。看来用它支撑重量会令她感到痛苦。

“那么，您希望如何处置她，陛下？”法汇热切地问道，“我能想象您一定会对她大刑伺候。哦，那么，在您尽兴之后，准备斩首吗？或者把她吊死来杀鸡儆猴？”

梦魇之月的声音平静而且冰冷。“全都退下。”

“请……请原谅，陛下？”法汇问道，对这个命令毫无心理准备。

“全，都，退，下，”咬牙切齿的梦魇之月，怒视着法汇低吼道。“除了我和暮暮之外，通通都给我出去。除非得到我的召唤，否则不许进来。”

“当……当然。”在飞奔出去之前，法汇结结巴巴地说道。他喊着所有在房间里的小马，叫他们离开，虽然他知道其中不少小马自己也都应该听到了梦魇之月的命令。清场花了大约一分钟左右，法汇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从入口处溜了出去，把门在面前关闭，然后伴随着响亮的声音锁上了它。

只有此刻，当梦魇之月确定整个大厅只剩下她和暮暮独处之际，她才动了起来。她从王座上起身，向两侧展开她的翅膀，她的阴影笼罩在暮暮身上。没有受伤的眼睛里露出了恐惧，暮暮担忧地向后挪了一步。

“你来这里干什么？”梦魇之月问，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憎恨和狂怒。“你来这里净化我了？你来用谐律精华拯救艾奎斯陲亚了？你来毁灭我了？！”

面对着站在她面前威严的天角兽，暮暮不由得浑身发抖。她的耳朵垂到了头两侧，“我……我……我……”

梦魇之月猛地一跺蹄子，把她的头放低到和暮暮眼对眼的位置上。“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来说对不起的。”暮暮在她还能开口的时候尽可能快地喊出这句话。

暮暮道歉的回音在大厅中萦绕，梦魇之月像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好一阵子，她只是瞪着暮暮。但随后，她转身走了回去。折拢了她的翅膀，坐回她的王座上。“现在才说对不起已经太晚了。”

“但是……”

“别想再撒谎骗我！”梦魇之月厉声喝道。“你以为我看不穿你的把戏？！赛蕾丝蒂娅来访的时候，你们两个私底下谈话，然后她进了图书馆的厨房，说了些甜言蜜语哄我去看医生，说什么要保证我很健康，还有我能在宫殿过夜，而且甚至能去她的学校参观你的旧房间如何如何。当然，我居然天真到信了她，但是你知道怎么回事。你知道，所以当她带我出门的时候，你甚至连看都没法看我一眼。你和她阴谋串通谋害我，就像现在一样！你明知道她要做什么，而你，对此！视若无睹！”

“拜托，聂克丝，我真的很抱歉。”暮暮说道，她关心地迈前一步，用她完好的那只眼睛望着梦魇之月，因为另一只肿得睁不开。

“我的名字不是聂克丝，而是梦魇之月。”

“你想怎么称呼你自己都可以：梦魇之月，月亮女王，艾奎斯陲亚的女王。你一直都是我的聂克丝，”暮暮说，在她的声音中加入安慰之情。

然而暮暮尝试给予的安慰只是令梦魇之月的逼视更加无情。“哦，真是伤感啊，暮光闪闪。真遗憾赛蕾丝蒂娅抓走我的时候这伤感却不知道在哪里。不过现在我仔细想过了，你或许就是希望她抓走我。”

“不，聂克丝，我没有……”

“还想狡辩！”梦魇之月怒吼着打断她。“你知道我是谁了，你明白事实真相了，而且不管你怎么否认它，你都会因我的蜕变而惊恐。因此你让赛蕾丝蒂娅抓走我，因此你就能把我忘了然后回去过你小小的快乐生活。回去而且假装……假装……假装我从来没在那个家里存在过！”

“我被吓到了，这个我承认。”暮暮说道。尽力为自己辩解，她谨慎迈出另一步，向梦魇之月靠近。“赛蕾丝蒂娅公主也被吓到了，于是……于是她告诉我必须让她带你去，她只是想测试你，她只是想证明你不是艾奎斯陲亚的威胁，赛蕾丝蒂娅公主从来没有想过把你从我身边永远夺走。”

梦魇之月把她的瞪视从暮暮身上移开，声音冷漠无情，但是平静得异乎寻常。“不过是甜蜜的谎言罢了。”

“不，聂克丝，这是真的。”暮暮保证。“我不想要赛蕾丝蒂娅公主带走你。我听到你呼唤着我，而且我试着阻止公主。我在你们俩后面冲出图书馆，但是马车已经离开了。我想要阻止它，聂克丝……我真的这么想。”

“一个美好的故事，仅此而已。”梦魇之月漠然地打断了她。“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你的行为已经完全说明了一切。你的所作所为充满了针对我的恶意。而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你绝不会被原谅。”

“而且别以为我已经忘记了你在我脑袋里灌输的那些谎言，”梦魇之月继续道，“在春季庆典之后，你说我不是梦魇之月，而且我也不会变成她。好吧，如果那是事实，我们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对吧？现在我也仔细想过，我只能猜测，那些谎言恐怕更多是说给你自己听的。你不过在试图否定摆在你面前的事实，不是吗？”

暮暮摇了摇头。“那不是谎言，聂克丝，而且它依然不是谎言……或者，至少，它用不着变成谎言。”

梦魇之月用充满轻蔑的眼神打量着暮暮。“当你还能俯视着没有被看成梦魇之月的我的时候，你敢说你没有在试图否定事实？”

“聂克丝，小马们能选择成为什么样的小马，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暮暮说着，她的声音中开始带上了绝望。“我们都可以选择，你也一样。如果你选择走照现在这样一意孤行下去，你只能成为梦魇之月，但是我的聂克丝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她不会想去夺取艾奎斯陲亚，她不会想让她的朋友们为她担心。”

沮丧的轻笑声滑出梦魇之月的唇边，“担心？现在这依然是你最残酷的笑话。暮光闪闪，还有谁会蠢到来担心我吗？”

“真的吗？因为我马上就能想到三个。”当她踏前另一步时，暮暮的声音坚定不移，“你最亲的朋友，三个童子军。”

飞板璐望着她那一幕的记忆如闪电般掠过梦魇之月的思绪，在复活魔法完成的那一晚，飞板璐是当时围观的马群中，除了暮暮之外唯一眼神中没有恐惧的小马。她的眼睛充满的是担忧，是迷惑，以及……悲哀。

梦魇之月沉重地喘着气，把视线从暮暮身上移开，因为她已经再也无法承受她充满同情、哀求的视线了。“她们必须明白她们的朋友永远不会回来了。她已经永远消失了。”

“你不需要这样做的，”暮暮争辩道，“聂克丝，你用不着非要……”

“够了！”梦魇之月吼了起来。猛地展开她的翅膀。但是，梦魇之月仍然控制住了她爆发的愤怒，她深深吸了口气，折拢了翅膀坐回她的王座上。然后她的视线越过暮暮望向王座厅的大门。“法汇！卫兵！”

法汇和两个卫兵在召唤的瞬间就冲进了房间，飞奔到王座前，向他们的女王鞠躬，“您的吩咐，陛下？”

“暮光闪闪在我们的羁押之下，因为谐律精华而造成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赛蕾丝蒂娅和露娜毫无抵抗之力了，”抬起了她的头，梦魇之月傲慢地高声说道。“我们只需等候合适的时机反击皇家姐妹即可。”

“不！”恐慌浮现在暮暮的面孔上，看来这只孤注一掷的小马的努力已经失败，她抓住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滑脱了。那表情简直让梦魇之月无法承受。于是她转而把视线集中在法汇身上。

“我很快就会飞往坎特拉皇城去夺取整个王国，但是为了那一天的来临，我要先回房休息了。”

法汇鞠躬的幅度几乎让他的鼻子碰到了地板。“当然，陛下，那么您希望我怎么处置暮光闪闪？”

“你已经处置得够多了，法汇。”梦魇之月怒气冲冲地说，话音中透着失望。

女王严厉的口气让法汇抬起了头，一脸的迷惑。“我……我的陛下？”

梦魇之月再次起身，展开了她的翅膀，只是这一次她的阴影笼罩的是法汇，让他在原地浑身发抖。“你，到底，还记不记得我的命令？”

“我的陛下，我……”

“我来提醒提醒你吧，”梦魇之月厉声打断他的话。“我命令过你，如果有任何带着谐律精华的家伙被发现，她们都必须被安然无恙地活捉，而且暮光闪闪必须被直接带来见我！”

“陛……陛下，请您务必了解……”

“住口！”梦魇之月怒吼，“我给你下达了一个如此简单的命令，而你无论是在字面上还是在意义上都没有半点遵从！给我一个不把你脑袋砍下来的理由！”

“我……我……陛下，我……我我……”法汇嗫嚅着，他尽力整理着他的语言，想要找到办法为他的行为辩解。当他根本找不到理由的时候，他扑倒在地，尽最大的努力跪拜。“求您饶恕我，陛下，我只是在尽力取悦您，满足您。我们需要了解暮光闪闪是怎么偷偷潜入城堡的，但是在缺乏……劝说的情况下她不肯开口。我求求您，仁慈一点。”

梦魇之月沉默了片刻，盯着法汇的目光如刀锋般冷冽。然后她深吸了一口气，起身踱到她的王座后面。“我会饶恕你犯下的这桩死罪，如果你愿意老实听令的话，而且不许失败。”

“您尽管吩咐，陛下。”法汇绝望地说道。

梦魇之月转身坐进她的王座里，仔细地折拢她的翅膀。“暮光闪闪将送进地牢，关进她自己的牢房里。她所受到的伤害必须由我们最好的医生来照料，你怎么治疗我们的同伴，就怎么治疗她。确保她有适当的毛毯和枕头。在我们监管中的时候她也必须得到妥善的饮食，不仅仅是面包和水。而是真正的食物，是你自己会愿意食用的食物，法汇。”

法汇困惑地眨着眼睛，开口道。“但……但是陛下，她……”

“你质疑我的决定吗，法汇？”梦魇之月问，她的声音回荡着深沉的隆隆声。“暮光闪闪已经彻底失败。她那基于多愁善感的愚蠢行动已经被粉碎，而且由于她的失败，我们的胜利已经得到确保。现在，她对我的威胁有如蝼蚁般不值一提，而且我可以在我空闲下来之后自己决定怎么处置她。到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在我的命令下，如我所决定的那样好好款待她，当我复仇之际她才是主要事务。还有，如果我再发现她被你或者守卫所伤，将要挂在绞刑架上的可就不是她了。我说得够明白了吗？！”

暮暮的脸色变得苍白，看起来泫然欲泣。另一边法汇急忙慌张地小跑到王座下为他的女王再度叩拜。“当然陛下。我绝不该质疑您的智慧。她将得到非常妥善的照顾，所以她才能真正感激之后你将会施加于她的极度痛苦。我将会亲自地处理这件事。”

“很好。”梦魇之月答道，“为了确保你可以服从，我让你小小品尝一下我的愤怒，我希望当你下次你再想逾越我的命令时会记得它。”

说着，从梦魇之月的魔法云鬃之中爆出一道细小的闪电，击中了法汇的体侧。他几乎就要惨叫出声，但是强忍住没嚎叫出来，继续维持着叩拜的状态。闪电留下了一道细如发丝的痕迹，看来也没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但是从法汇的表情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击非常痛苦。很明显，这就是梦魇之月施舍给他的仁慈了。

当最疼痛的时候过去之后，法汇站起来冲了出去，开始把梦魇之月的命令传达给城堡中的每只小马，梦魇之月盯着他离开，等到法汇跑出房间后，她才深呼吸几次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她瞥着那些还站在房间里的小马：两个卫兵和暮暮。

“我今天先去休息了。”梦魇之月宣布，从她的王座上走了下来。在她走过暮暮身边之时，她强迫自己一直望向正前方，她走向王座厅的门口。“我就把带暮暮去她牢房的事交给你们了，还有，确保我命令法汇的每件事都要确凿执行。要是有哪只小马胆敢违抗我的命令，直接通报我。”

“遵命，陛下。”两个卫兵齐声回应道，然后走向暮暮。当初他们把暮暮拖进来的时候就像是拖一袋土豆。而现在他们扶着她的动作就好像她是这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他们把她扶出了房间，小心地让暮暮的体重不会压在她那只受伤的蹄子上。尽他们所能来确保梦魇之月的震怒不会重新降临到他们身上。



在她到达卧室之时，梦魇之月沸腾的愤怒仍然没有冷却。实际上，她一想起暮暮和法汇，怒气就沸腾得更厉害。她撞开门走进她的寝室，一进门之后就用力把门摔上。然后，额外考虑了一下，梦魇之月把她的书架扔到门口顶住门板，确保谁也不会来烦她。

现在她已经确保没有谁会打扰她了，梦魇之月开始脱掉她的铠甲。铠甲很舒适，就像是工匠所希望的那样。但是，由于她的耐性已经在暮暮和法汇身上耗尽，她再也没心思穿着这玩意儿了。她把铠甲的每个部件扔到附近的墙边，让金属铠甲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地面上。她本希望借此发泄一些失意的怒气，但是收效甚微。

“她好大的胆子！”当她到达她的镜子前时，梦魇之月怒道，在她镜子的一侧，紧挨着梳妆台，放置着水槽，水瓶以及毛巾，她把水从水瓶倒进水槽中，沾湿毛巾，一边卸妆，一边对着自己的镜中映影大发雷霆。

“暮暮怎么敢跑来对我说更多谎话？她怎么敢叫我聂克丝？她以为我还是一个无知的臭丫头吗？她以为我还会被她的谎话打动吗？我真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她的狂妄自负。”

“还有法汇，”梦魇之月怒气冲冲，她停止卸妆，把湿毛巾扔进水槽里，“他的抗命只限于皮肉之苦算他走运。”

"他们全都忘记了我是谁，”她对她的影像说，”但是我会让他们记起来的。我会让暮暮知道我不再是她找到的那只幼驹，我会让法汇明白我不容轻视。他们两个将会明白赛蕾丝蒂娅对我抱着无限恐惧是非常明智的。”

想到赛蕾丝蒂娅，梦魇之月不由得恶狠狠地磨着她的牙，“而赛蕾丝蒂娅……她将会完全地，非常彻底地领会我的愤怒有多深。她，还有暮暮。抓走了我的赛蕾丝蒂娅，抛弃了我的暮暮。她们两个都将付出代价……”

梦魇之月哼出一声，在她来得及阻止她自己之前，她举起了蹄子把它砸进了镜子。镜面在她的打击下碎成了蜘蛛网状，她的映像也变成了碎片，碎片中她怒视的双眼被扭曲成了数十片，瞪视着她自己。

“不，”梦魇之月低声说着，她的话语滴落着愤怒的毒液。“我才不在乎那个夜晚我被抓走，我才不在乎被抓走的时候暮暮袖蹄旁观。不，她们将会为了她们真正的罪行，违抗我而被审判。赛蕾丝蒂娅会因为把我放逐到月亮上而后悔，而且暮暮将为使用谐律精华反抗我而偿还。她们将会明白，何为无情无悯。”

“我是梦魇之月，”她对自己粉碎的影子说，“而她们将会付出代价。”



# 第十三章：女王君临

铛……铛，铛……铛，铛……铛……

坎特拉皇城卫兵换岗的钟声敲响了。像是潮水从海岸上退去一般，皇家卫兵从城堡的岗楼中撤了出来，同时新的卫兵则走了进去。不过这些新卫兵，并不全都那么年长，年轻的大概占了有一半。在一所皇家庭院之中，候补士兵们正站成一排，接受一位皇家卫兵队长的检阅。

卫兵队长沉默着走向自己的岗位，他的目光扫过新兵的队列，冷淡地瞪着那些队列中排不整齐的家伙。说起严格受训并且优良到可以去保卫城堡，这些新兵蛋子完全不够格，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顾不上这么多了。

检阅在卫兵队长注意到白色的影子正在飞向城堡之际结束了。“士兵们，立正！”卫兵队长吼道。让新兵们猛地进入挺立的军姿状态。在他们上空，赛蕾丝蒂娅公主飞向一座阳台，露娜公主正在那里等候。她们交谈了几句话，不过天井中的小马们离得太远听不见她们说了什么。然后露娜公主展开了她的翅膀，沿着赛蕾丝蒂娅公主的来路飞了出去。

等到赛蕾丝蒂娅公主走进了城堡里，卫兵队长才放松下来，他看着新兵们。“稍息，士兵们，但是竖起耳朵听仔细了。”

新兵们稍息，紧紧盯着开始发言的卫兵队长。“我不会说什么好听的来哄你们，小子们，丫头们。艾奎斯陲亚正在危急关头。自梦魇之月复活起，城堡已经高度警戒了七天了，即使皇家卫兵的勤勉和耐力众所周知，但是就算是最优秀的士兵也得休息。”

“所以你们这些新兵蛋子才会在这里！”卫兵队长说着，用目光扫过士兵的队列。“我知道你们根本就训练不足，只不过是一帮菜鸟，但是只要今晚上表现得够好就行了。你们每一个都会和皇家卫兵的老兵配成两位一组，你们将协助他们确保今晚城堡的安全，而且我希望你们能尽你们所能。赛蕾丝蒂娅公主和大部分皇家卫兵都需要休息。而我们在这里要保证今晚是他们睡得最安稳的一晚，都听明白了没有？！”

“长官，是的长官！”新兵们在队列中回应道。

卫兵队长严肃地点点头，“很好，注意观察天空和地平线，任何小马也别想接近城堡，任何小马也别想打扰赛蕾丝蒂娅公主，而如果你们发现了梦魇之月，我希望你们能尽你们的职责！”

“长官，是的长官！”新兵们再次回应。

“很好！现在到你们的岗位去报到！”卫兵队长严厉地结束了他的话。然后展开翅膀，在士兵的队列快速分散开的时候飞走了。几打新兵中的每一位都快速地找到一个老皇家卫兵，组成两位一组的小队开始了他们在城堡的巡逻任务。



夜晚在月亮升上天空时缓慢地来临了。平静而沉寂的夜晚如往常一样笼罩在坎特拉皇家城堡上。不过，这份平静受到欢迎的程度并不像往日那样亲切。连最轻微的声音也成了恐慌的来源，年轻的新兵在阴影前吓得跳了起来。

铠甲碰撞的咔嚓声让老兵停了下来，回头看着和他搭档的新兵。她在死盯着一幅露娜公主的画像时绊了一个大马趴，向前扑倒的时候鼻子撞到了地上。她从地上爬了起来，在他的注视下揉着她疼痛的鼻子。

“我们得一块儿走。”老兵建议道。

新兵敬了个礼，快速地蹒跚地跑到他旁边，“是、是的先生，对不起先生，我不会再出这种事了先生。”

老卫兵翻了翻白眼，在新兵凑到他旁边的时候重新开始领路巡逻。她还在她的铠甲里叮叮当当地发抖，提心吊胆地向阴影里张望。“你要是不放松点，那你早晚吓出毛病来。”当新兵再一次被一座赛蕾丝蒂娅公主的雕像吓得蹦起来的时候，老兵对她说道。

“对不起，先生。”新兵一边道歉一边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只是……您听说了关于梦魇之月的什么事吗？”

“没什么好事。”当他继续领队穿过城堡的时候，老兵回答道。巡逻的路线都已经牢牢记在他心里了。他走过这条路的次数比他愿意承认的还要多。

“我……我听说梦魇之月实际上比赛蕾丝蒂娅公主还要强大……她可以……”

“丫头，喘口气别胡思乱想，”老兵教训道，保持着平静和专业的声调。“如果你让自己首先失去了信心，那你就什么也改变不了。”

“对不起，抱歉，”新兵道歉道，“我、我只是，我很担心。”

“得了，别再犯傻了。你不能让恐惧压倒你，尽量想点别的事看看。”

新兵点点头，“呃……好的……唔……那、那么，嗯……露娜公主……露娜公主和其他的正规军在哪里啊？”

“在马哈顿那边。”老皇家卫兵回答道，他和新兵转过一个拐角。“他们在进行空中巡逻和魔法搜索任务，在搜查梦魇之月以及任何帮助她的小马。”

“我、我不、不想质疑司令，但是为、为什么他们不在这里？”新兵问道，她望着一片看起来模模糊糊有点像是天角兽的黑影，紧张地咽了口唾沫，“难道他们不应该联合到一起，两位公主们并肩作战吗？”

“有些将军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赛蕾丝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不想坐着干等梦魇之月打上门来。她们不想给她任何准备好的机会，所以她们才动用大军在全国范围内总动员。”

新兵一个激灵，猛地转过身向后面张望。老兵也回头望去，但是没看到什么。“这儿没什么动静。”他对她说道，然后继续巡逻。

“是、是的。”新兵承认道，尽力冷静并且放松下来。“那、那、那么，要是梦魇之月攻击城堡的话，我们能怎么做……除了祷告之外？”

“你和我会坚守在这里，保护在图书馆提供支持的独角兽们。”老卫兵回答道。

新兵紧赶了几步，和老兵并肩而行，“为、为什么那些独角兽在图书馆里？”

“魔法。”老兵说道。他和新兵绕过另一个弯道，移动到城堡更深的地方。“来自公主那个学园的独角兽法师们正在图书馆试着寻找可以对抗梦魇之月的魔法，保护城堡的魔法，可以找到她藏身巢穴的魔法，就我而言，我更希望他们能找到个一劳永逸解决掉她的办法。”

“那……那银甲闪闪呢？”

“他在那儿是为了保护其他那些独角兽，而他们也在帮他。”老兵回答道，带着新兵继续巡逻。“也免得他自己玩了命地用屏障魔法，他都差不多一个礼拜没睡觉了。据我所知，那些独角兽都开始轮流为银甲闪闪值班了，替他一会儿让他休息一会儿，他就能继续坚持下去。”

“可……可要是，梦魇之月穿过了银甲闪闪的屏障怎么办？”

“她根本穿不过来。”老兵斩钉截铁地告诉她。“银甲闪闪的屏障可聪明得很。他能预先设定好什么能进来，什么进不来。现在这个屏障正处于全副警戒状态，足以阻挡露娜公主……或者比她还厉害的家伙。如果梦魇之月想进来的话，那她除了打破屏障之外没别的办法。所以我们才会在这儿，万一发生了那种情况，我们就得拖住她和她那些爪牙们。”

一听这话，新兵的铠甲又开始叮当响了。“就……就只是……拖住她？”

“什么？不然呢？你觉得你能打败她？”

“不！”新兵嚷嚷起来，就好像听到要把她扔进一窝狮子中间。

“所以啦，我们只需要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阵地，让遇袭的消息能来得及传到露娜公主那里，而且让她有时间赶回来。然后她和赛蕾丝蒂娅公主就会一起上阵和梦魇之月大战一场了。”老兵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充满信心的笑容。“就算梦魇之月再强大，她也没可能同时打败两位公主的。”

“那好吧，我猜我需要非常小心才行……好让任何小马都没有机会发警报。”年轻的卫兵说道，她说话的口气改变了。古怪的回答以及新兵声音中的变化已经足够让老兵猛地转过身。他刚想开口问新兵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他根本没来得及说出那句话。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在他能喊出声之前，老兵发现他已经被一团黑暗的烟雾吞没了。等到烟雾放开他的时候，他沉重地倒在了地上，陷入了深深的睡梦之中。

烟雾是从新兵的身上流出来的。在烟雾重新凝结回她的身体之际，她恶魔般地微笑着。然后她用她的魔力把熟睡的老卫兵浮了起来。等把他送进了一间空房间之后，叛变的新兵化成一股烟雾，快速地穿过城堡的走廊。

烟雾在那里和其他成员会合，每一股烟雾都曾经变成了一个新兵，并且进行了类似的行动。她们已经处理掉了所有和她们搭档的老兵，现在则冲进城堡清理掉了所有残留下来的卫兵。当整个城堡的防御力量全都陷入安眠之际，烟雾开始向图书馆聚拢过去。

在图书馆的大门外，烟雾开始汇聚成宏大的一团云团。随着每团烟雾的融入，云团变得越来越大，开始变成了闪烁着繁星的星云。它扭曲旋转着，等待几束滞后的烟雾加入之后，然后从图书馆大门下面的缝隙里渗透了进去。

起初，城堡依然保持者沉默，但是之后，几声压抑的惊呼声开始从图书馆中发出。声音中充满了骚乱和恐慌，但是就像它出现时一样快速地结束了。图书馆和城堡再一次沉默下来。只是图书馆的大门在敞开时发出了几声铰链吱嘎作响的声音。从门口步出的梦魇之月大步迈进走廊，在她离开的地方，图书馆里的所有独角兽，包括银甲闪闪在内，都打着呼噜倒地不起，她满意地笑了。

“法汇说得没错，这实在是太简单了。”恢复了她正常的声音，梦魇之月轻笑着低声自语。她的计划成功了。就像是之前她化身数只暗影天马诱惑云宝黛茜的时候，梦魇之月把自己分离成了复数的分身，然后变成不同样子的小马。用这种办法，她用自己取代了好几打正接受训练的、由于法汇和梦魇之子的蒙蔽而没能到达新兵营的卫兵。

变成一整个小型军团的小马长达数天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梦魇之月以前从没有把自己分散为这么多的分身，但是这招非常管用。城堡毫无防备，露娜也没有一句警告，而露娜一直都让赛蕾丝蒂娅陪着她自己。这是一场豪赌的计划，一个法汇彻底表示反对的计划，因为这意味着对城堡卫兵的极度仁慈。

不过，这才是梦魇之月想要做的事，这一晚她只想取走两条性命，只有两只小马会在她面前血溅五步。头一个面对她愤怒的将是赛蕾丝蒂娅，然后，在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全都被处理完毕之后，艾奎斯陲亚将在她身为女王君临之际臣服于她的恐怖。



梦魇之月首先搜查的是赛蕾丝蒂娅的卧室，公主应该在那里就寝了。但是在那里却找不到赛蕾丝蒂娅的踪影。梦魇之月不得不开始搜索城堡的其他地方。她从一座塔楼下面开始，搜查她所过之处的每个房间。虽然这搜查非常消耗她的耐性，她也还是有时间做这些事，露娜不到黎明时分是不会回来的。

不过，尽管如此，梦魇之月也开始担心赛蕾丝蒂娅会察觉事情不太对劲而逃走。她加快了搜索的脚步，希望确保她的猎物不会从她蹄子中溜走。

接近城堡底层，梦魇之月在接近走廊的一个拐角的时候，有声音传到了她耳中，蹄子的声音。几乎是同时，她化作一团烟云然后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天马卫兵的新兵。她等了片刻，直到蹄子声接近之后跳出拐角，面前是一只不认识的小马。

“站住！是谁！”

被喝问的小马吓了一大跳，笨拙地使用着他的独角兽魔法。他跌跌撞撞地摇晃着试图稳住他携带的，而现在几乎摔到地上的托盘。杂耍一样的动作疯狂地持续了几秒钟，但是最后独角兽终于稳住了他的托盘，庆幸地长吁一口气，然后望着伪装的梦魇之月。

“我，我很抱歉，我是银盘，我在皇家御膳房工作。”雄性独角兽急急忙忙地回答道。谢天谢地，吓到了他的只是一个卫兵。

“只有卫兵才应该在这个时间外出。”梦魇之月严厉地说道，装出新兵说话的腔调。“你在干什么？”

“为赛蕾丝蒂娅公主送去一餐。”

梦魇之月让她假扮出来的怒火消退，她放松身体，折拢她的翅膀，“公主这个时间用膳是不是稍微晚了点儿？”

“是的，”银盘承认道。“但是她的宠物凤凰给御膳房送来了命令，而我也完全没有资格去质疑公主的饮食习惯。”

“我想也不会。”梦魇之月笑着说道，一个点子浮现在她脑中。“不过，我可不能让谁在走廊上乱晃。我会把你护送到公主那里，虽然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赛蕾丝蒂娅公主要求把餐点送到王座厅去。”银盘走到卫兵旁边回答道。

梦魇之月点点头：“那我们就去王座厅，我让你走在我前面好了。”

“谢谢你，说实话，我挺吃惊没早点遇到卫兵，”银盘承认道，在他们走过城堡之时试着攀谈，“我想，你们不是都两个一组同行吗？”

“我只是被带来的候补，以便正规皇家卫兵可以好好休息，而且我们的数量也不够全都两位一组来巡逻。”梦魇之月平静地回答道。

“我想也是这么回事，皇家卫兵恐怕比公主睡得还要少。如果我所知属实，他们已经增加了两到三倍的出勤量。赛蕾丝蒂娅公主一直告诉他们这没有必要，但是将军们可不听。”

“所以全部卫兵和预防措施都违背了赛蕾丝蒂娅公主的心意？”梦魇之月装模作样地问道。

银盘点头称是：“是的女士，但是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公主们正在危险之中，我们要是不去尽力保护她们，还有谁能？”

“所以你会去面对梦魇之月，不管那有多恐怖，只为了保护公主们？”

“我，哦天哪，当然不。”银盘慌张地摇着头回答，“我只是一只喜欢为好小马烹饪美食的独角兽，说起去抵抗梦魇之月，我可没那个能耐和胆量。那个怪物能像捏虫子一样捏死我或者把我生吞下肚。保护公主们的职务是像你以及其他皇家卫兵们会去尽职的事，而我就只能为你们奉上我最大的尊敬。”

“多、多谢了。”即使梦魇之月觉得这句话仿佛在她嘴里发出了腐烂的臭味，她还是回答了。她原本不应该接受这份感谢，因为她就是那个卫兵和公主们恐惧的对象。不过她依然维持着她的平静，在找到下一个话题沉默了一阵子，直到侍者小马看起来开始有些紧张，她才再次开口。“你给公主带了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很多舒心的食物，我想我也明白为什么她需要这些。毕竟这是紧张时期。”银盘升起他带的大盘子，并且揭开上面的罩子，让伪装的梦魇之月可以看到里面的食物。“我们做了一碗褐红胡萝卜汤，加上几个从公主的黄金苹果树上采摘的新鲜精选苹果，以及一大块带了一朵糖霜花的云朵蛋糕。”

梦魇之月皱起了眉头，“那胡萝卜汤怎么是紫色的？”

银盘笑了笑，然后把罩子盖回食物托盘上，“当然了；褐红胡萝卜就是紫色的，所以用它们做出来的汤自然也是紫色的。实际上它们比普通的胡萝卜更加美味。”

“我比较喜欢芹菜汤。”梦魇之月评论之际，两只小马转过一个拐角，一扇巨大的门出现在他们眼前。

“我自己则是番茄汤的爱好者。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到地方了。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在这里稍等我片刻吗？我花个两三分钟给公主把膳食送进去之后，你就可以把我送回御膳房了。”

“我想那没有必要，”梦魇之月对银盘回答道。“毕竟，你得去睡觉了。”

在银盘回头之前，梦魇之月已经化作一片烟云吞没了他，只过了几秒钟就完了事。她把睡着了的银盘放在地板上，然后变成了他的形象。她捡起了旁边严严实实盖好的盘子，确认了一下里面的食物没有掉出来之后，然后走向王座厅的大门。



赛蕾丝蒂娅靠坐在她的王座中，无神地盯着天花板。她非常疲劳，非常想好好睡一觉，但是她就是无法放松。她戒备着梦魇之月的来袭，恐惧着露娜的安危。更重要的是，这些天来暮光闪闪一直下落不明。

敲……敲……

“如果我打扰了您，我很抱歉，赛蕾丝蒂娅公主，但是我为您送来了您要的餐点。”

“谢谢你，银盘，”赛蕾丝蒂娅致谢道。“而我也很抱歉，这么晚了还麻烦你们为我操劳。”

“无需道歉，公主殿下。”银盘回答道。他走过房间，为公主奉上餐盘。“希望您不介意我在此稍作停留，以便当您用餐完毕之后我可以把盘子带回去。”

赛蕾丝蒂娅微笑着用她的魔法接过盘子。“我一点也不介意。”她移开托盘上的罩子，闻着热汤的香味。香气令她感觉到一阵舒适，但是并不如食物本身提供的舒适那么多。她不会对任何小马承认这点，而知道这件事的任何小马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此事，但是她有在心情紧张时暴饮暴食的癖好，只为了在美味和香甜的食物中寻找安宁。

这是一种习惯，而且多亏了它，在赛蕾丝蒂娅真正陷入焦虑的时候，她从来没引起太多麻烦。不过，在对付完梦魇之月之后，她得给自己制定一个日常饮食来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制约回来了。在过去的一个礼拜中，她纵容自己沉浸在云朵蛋糕的美味中的次数太多了。天马制作的甜点是她最大的弱点，至少作为食物的时候是这样。

不过，她会把餐后甜点留到最后。举起汤勺，赛蕾丝蒂娅开始享用她的汤，美味在她舌间起舞，让她从内到外都温暖起来。然后是苹果。脆甜新鲜，超过整个王国中的任何一种水果。最后她开始品尝云朵蛋糕。每一口都入口速溶，让她的口中覆盖了它轻柔而丰饶的香味。

赛蕾丝蒂娅最后入口的是云朵蛋糕切片上面点缀的那朵巨大的糖霜花。她小心地把精心塑造的糖霜块吞入口中，用舌头舔净嘴唇上每一片香甜的印记。她的脸上绽放出一个微笑，然后她向后靠回她的王座中。

银盘看着他的公主用餐完毕，在她把大盘子放到一边的时候，他绕着王座走到了后面。“这一餐还对您的胃口吗？”

赛蕾丝蒂娅点点头。“很美味。请将我的谢意传达给御膳房的全体成员，多亏了这一餐，我或许可以睡个好觉了。”

“那就好，”银盘在王座后面说道，他的声音开始改变了。“任何小马的最后一餐都应该是最好的。”

赛蕾丝蒂娅猛地把头转向一边，看着从王座后缓步走出的那个影子。银盘刚刚消失在她王座后的那个位置，而步入她视线中的很明显不是那个独角兽侍者。

赛蕾丝蒂娅毛发倒竖，怒目圆睁，“你是怎么进来的？”

“当你收新兵的时候你应该更加小心一点，赛蕾丝蒂娅，”脸上挂着挑衅的微笑，梦魇之月低声说着。她从王座后走出，迎面站在赛蕾丝蒂娅前。“他们并不总是像你通常的卫兵那么忠诚。”

“原来是这么回事吗？”赛蕾丝蒂娅问道，“你的邪教徒爪牙渗透进了城堡里？”

“不，全是我自己做的。”梦魇之月说明道，然后她化作了烟雾，雾气自动分散成了很多块，每片烟雾都飘到王座厅地上的不同位置，然后变成了一个皇家卫兵。每个分身看起来都不一样。但是她们都用梦魇之月的绿松石色眼睛注视着赛蕾丝蒂娅。

赛蕾丝蒂娅拧眉怒目，冷眼瞪着那些分身。“看来你就和千年之前一样强大，哪怕是考虑到你缺少了露娜目前的力量。”

“关于这件事，你还是去感谢法汇吧。他从无尽之森中提取了魔力，为我补充了露娜被谐律精华净化后保留的力量。”梦魇之月说明了原因，同时重新变回一体。

“我的卫兵和侍者们怎么样了？”赛蕾丝蒂娅逼问道，“你肯定得先过了他们那一关才到了我这里。”

“不要让你那漂亮的小脑袋烦恼了，赛蕾丝蒂娅，你的卫兵们现在正在补回因为保护你而损失的睡眠呢。至于你的侍者们，他们对这里发生的事根本一无所知，除了银盘之外，他现在就在这房间外面睡大觉呢。”

赛蕾丝蒂娅严厉的表情消失了，眼中充满了困惑，“你……没有伤害任何小马？”

“我根本用不着。”梦魇之月发出一声自信的轻笑。

“你并不需要像在夏至日庆典时那样对小马降下雷电，但是你也没做任何应受良心谴责的事。那么，”赛蕾丝蒂娅说道，她从她的王座上起身，开始走向梦魇之月。“现在你正表现出仁慈和克制，或许，姑且不论你的外表，你与我曾经认识的那个家伙并不相同。”

梦魇之月冷笑一声：“你就和暮光闪闪一样喜欢胡思乱想。”

“而我的学生在哪里，梦魇之月？”赛蕾丝蒂娅问道。“我猜你一定就是这些日子她下落不明的原因。”

“她在我的地牢里。”梦魇之月回答道，她和赛蕾丝蒂娅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在赛蕾丝蒂娅走到她那张巨大的豪华王座底端的时候，她向前移动到了王座厅的另一边，两只天角兽开始互相绕着彼此缓缓移动。在梦魇之月带着自傲的笑容时，赛蕾丝蒂娅的眉头严厉地蹙了起来。

“而她是怎么到那里去的？”赛蕾丝蒂娅谨慎地问道，防备着可能突然发起的攻击。

“是她自己跑来找我的，真是难以置信，对吧？”梦魇之月回答道。“居然会主动跑去找一群非常想要抓她的小马，我还以为你会把她教的更理智点儿呢。但是她就是这么做了，她想兜售给我一堆关于她对发生的一切有多抱歉之类的催泪故事，真是可怜可悲。”

赛蕾丝蒂娅收起她的翅膀更认真地盯着梦魇之月，“但是你还是让她活着，就算你知道，只要她活着，谐律精华就是对你的威胁。”

“我就把我对法汇说的话再对你说一次，我会拿我自己的办法，在我自己的时间内料理暮光闪闪，”梦魇之月冷冷地打断这个话题，她的角开始发光。“此外，你现在该担心的是更要紧的事，赛蕾丝蒂娅。”

梦魇之月的魔力开始波动，一柄魔法长剑凭空出现，悬浮在她身侧。看上去仿佛是黑铁锻造的剑身，闪烁着如同夜空下闪耀的静水一般的光芒。即使天角兽非常强大，但他们也并非真正的不死之身。她们的力量取决于她们持有魔力的多少，而反制那种魔法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用充满了纯粹的，高密度的神秘能量武器，就像是梦魇之月现在正在使用的长剑一样。

“可你为什么会留给暮暮的朋友营救她的机会？为什么你会冒着让她们重新集合并使用谐律精华的危险？”赛蕾丝蒂娅问道，她形成了她自己的魔法剑，一柄纯白无暇的长剑。在她和梦魇之月互相环绕着对方缓缓移动的时候，摆出了一个防御的架势。

“只要暮暮在我蹄中，她们就不值一提。”梦魇之月对此确信无疑。“而她们也根本没希望救出她。如果她们尝试这么做，只会被我的卫兵抓住。她们会被安然无恙地带到我的面前，然后她们的小命也得由我来定了。”

赛蕾丝蒂娅弓起一边眉头，“安然无恙？为什么你会在乎她们的安危？为什么你不简简单单地去让你的教徒伤害她们？”

梦魇之月轻蔑地喷了个响鼻。“我不会让法汇，或者任何小马，夺走我应得的复仇，为了那些小马在上个夏至日庆典上对我所做的一切。你不会知道像件破衣服一样被从另一只小马身上撕下来是怎样的感觉。而她们将为那一天她们对我的所作所为忍受双倍的痛苦。”

“那么你想要对她们做什么？”赛蕾丝蒂娅问道。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梦魇之月咆哮起来。“她们的命运在我的蹄中，无论是你还是法汇，都没有权力质疑我的决定！谁也别想指挥我！”

“听起来好像你跟法汇互相不对眼啊。”

梦魇之月笑了，举起了她的长剑，“他是个自以为很明白我想要什么的笨蛋，但我可不会那么简单被那些凡夫俗子所理解。他明白我想夺取艾奎斯陲亚，而他也为此尽职尽责，不过，那是他的事。至于伤害暮暮嘛……他还以为我会想要吊死她或者砍她的脑袋，就好像那是他渴望的事似的。”

“不是吗？”赛蕾丝蒂娅问道，逼问着结果。“让他对暮暮为所欲为，对你而言不是更简单吗？为什么你不让他随心所欲，反倒让你自己多费工夫？”

长剑猛地挥起一道弧光，梦魇之月向赛蕾丝蒂娅冲了过去,“除了我之外谁也别想伤害暮暮！”

赛蕾丝蒂娅差点没来得及挡住那一击。剑刃相撞的金属鸣响声在王座厅的墙壁间回响着。梦魇之月试图向前猛推，但是赛蕾丝蒂娅展开了她的翅膀有力地一扇，便让自己向后飘移开，回避了剑刃并且拉开了她和梦魇之月之间的距离。

“我不想跟你打。”赛蕾丝蒂娅说道，但是梦魇之月恍若未闻。赛蕾丝蒂娅险而又险地举剑挡住了梦魇之月自上而下的一击，两柄魔法剑发出了刺耳的撞击声。

梦魇之月继续压迫着她和赛蕾丝蒂娅互相交叉的剑刃，并且试图用绝对的力量击破她的防御。“那你就束蹄待毙吧！”

在梦魇之月攻击的重压下，赛蕾丝蒂娅几乎马上被逼得向后退去，但是她可不会那么简单就被打败。她用她的剑一个巧妙的旋转，卸开来势让梦魇之月的剑劈在了王座厅的地面上，然后她调转剑身举剑向前，用剑柄，撞进了梦魇之月的咽喉。

咽喉处突然被剑柄猛击导致梦魇之月踉跄着向后退去，弯下腰开始喘着气咳嗽。但是赛蕾丝蒂娅却没有趁胜追击，反而拉开了距离站在王座厅内，放低了她的剑，她的声音回响在大理石大厅内。“你已经告诉了我你的从者对暮光闪闪所做的事了，但是你又对她做了什么，梦魇之月？”

“什、什么也没做。”梦魇之月在窒息中费力地说。“她正在从法汇给她造成的伤害中康复，在我城堡医生的看护之下。”

震惊的表情浮现在赛蕾丝蒂娅的脸上。“你在照顾她？”

“我告诉你，谁也别想夺走我的复仇，我简单处理她的伤势只不过是为了在我为她对我所做的一切降下应有的审判之时，她就可以彻底地感谢我施加于她的痛苦了。”

梦魇之月的吼声回响在空中，话音中流露出的不是愤怒，而是痛苦。赛蕾丝蒂娅保持沉默直到回声退去，然后才开口用古怪、几乎是好奇的语气问道。“那她对你做了什么，梦魇之月？”

这个问题触动了梦魇之月的心弦，让她的狂怒猛地爆燃起来。“别说得你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她大叫道。在她从赛蕾丝蒂娅的打击中恢复的时候，她的声音中满是憎恨，“是她和她朋友们对我使用了谐律精华。还有，我还没有忘记她最近的罪孽。暮光闪闪背叛了我，欺骗了我，比起那些来最重要的是，她抛弃了我！”

“听我说，梦魇……”赛蕾丝蒂娅停顿了，向前迈了一步，让她的声音变得更加恳切。“不，听我说，聂克丝，我很抱歉，我没想要永远把你从暮暮身边夺走。我本希望第二天早上就把你还给她的。”

梦魇之月咬牙切齿。“那不过是谎言，你和暮暮那天晚上密谋暗算我。暮暮知道你打算做什么，而她对此视若无睹，她想让你把我抓走。”

“聂克丝，那不是真的，”赛蕾丝蒂娅坚持道，“暮暮尽力劝说我，说你并不危险，她并没有想让我带走你。”

梦魇之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恢复了她的冷漠。“但是她确实坐视我被抓走了。而我为此永远都不会原谅她。”

“但……”

“而且别以为我也会原谅你！”梦魇之月咆哮起来。她用她的剑直指赛蕾丝蒂娅。“都是你的错！所有这些全是你的错！你让过去的小马无视夜空，让露娜变成了我！你把你的学生送到小马镇，让她和她的朋友用谐律精华谋杀了我！你从小马镇抓走了我，你把我单纯平静的生活给彻底毁了！”

梦魇之月深吸一口气之后屏住呼吸，瞪着赛蕾丝蒂娅，仿佛她恶贯满盈。“所有我失去的这些，所有我遭受的这些，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看穿幕后有你的影子。今晚，你现在将偿还你的罪孽，赛蕾丝蒂娅！”

伴随着这些话，梦魇之月猛蹬地面，跃入空中，在狂怒的咆哮声中冲过房间。她把她的剑移到下方，在她飞过赛蕾丝蒂娅之时猛袭赛蕾丝蒂娅。赛蕾丝蒂娅向左侧闪避，旋身之际正好看到梦魇之月落地并且在地面上继续发动攻击。剑刃相交发出的火花一次次在空中闪耀。

一段时间内她们两个势均力敌，但是片刻后，赛蕾丝蒂娅看出了一个破绽，梦魇之月动作幅度太大，攻击过于冒险，而赛蕾丝蒂娅抓住了这个机会。赛蕾丝蒂娅一个旋身，以最快的速度踢出她的蹄子，正中梦魇之月的体侧。这一击令她飞过整个房间，差点撞到了墙上，但是凭借翅膀有力地一扇，梦魇之月重新掌握了平衡。然后她落在地上，向后滑了短短一段距离才停下。她充满杀气地瞪着房间另一侧的赛蕾丝蒂娅。

“聂克丝，拜托，我求你听我说。结束这场无意义的战斗。我保证……”

梦魇之月对赛蕾丝蒂娅充耳不闻，并狂怒地回到战斗中。她与赛蕾丝蒂娅再一次剑刃相交，梦魇之月使出了全力推动着她的攻击，力量足够强到迫使赛蕾丝蒂娅的剑从她的攻击路径上弹开。

意识到她的防御已经崩溃，赛蕾丝蒂娅把力量集中在她的腿上试图跳开，但是她没能安全地闪开，梦魇之月的攻击再度袭来，她的剑尖撩过了赛蕾丝蒂娅的脸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开始流血的伤口。

赛蕾丝蒂娅降落在几步之外，一股魔力的波浪从她身体中发出，能量的波动推开了梦魇之月。让赛蕾丝蒂娅有了片刻的喘息之机。她能感觉到她在流血，但是她依然恳求着她的对手。“聂克丝，拜托……”

梦魇之月颤抖了一下，她的声音中充满了对赛蕾丝蒂娅的憎恨。“不许叫我聂克丝！我不是聂克丝了！就是因为你我才再也不是聂克丝了！就是因为你，我才会永远都是梦魇之月！现在闭上你的嘴别再啰里吧嗦磨磨蹭蹭！过来战我，胆小鬼！”

“我并不是胆小鬼，”用她的右前蹄抹去血迹，赛蕾丝蒂娅坚定地反驳道，“而且在犹豫的不只是我。你的攻击只是伤到我而已，聂克丝，而且这不是你表现出唯一的仁慈。你令我的卫兵沉睡，如果是在过去，你对伤害甚至杀戮他们连眼睛都不会眨。你说暮暮背叛了你，但你还没有对她施加你的复仇。如果你真的是梦魇之月，那你为什么会仁慈？”

“我……我……”梦魇之月的声音中充满了挣扎，在她面对赛蕾丝蒂娅的问题时她的意识僵住了。为什么她在犹豫不决？为什么她不全力以赴？她在卫兵的训练中剑技早已熟练，她也知道如何战斗，那为什么她无法开始杀戮？

“聂克丝，”赛蕾丝蒂娅开口道，在战斗暂停之际放低了她的剑。“我知道你被伤害了，我知道你对我愤怒也是应该的，而因为把你推入这般境地，我也没觉得我自己可以得到原谅。但是，如果这真是你想要的，那你的上一击就足以打倒我了。拜托，结束这场无意义的战斗，让让我们休兵止戈吧。不要等到太晚了。”

“太晚了？”梦魇之月重复道，地狱一般的狂怒闪现在她的眼中。“太晚了？！”

“对我而言老是太晚了！！！”梦魇之月大喊道，她的声音提高到了她能达到的最大音量。同时她的魔力云鬃开始汹涌澎湃和翻腾旋转，宛如狂飙的风暴一般回应着她心中的暴怒。

伴随着刺耳的尖叫声，梦魇之月猛冲向赛蕾丝蒂娅，这次伴随她冲锋的还有一轮齐射的雷电，赛蕾丝蒂娅用她的剑抵挡住了几束魔力闪电，但是却被剩下的雷电轰个正着。雷电本身造成的伤害很有限，但是却导致赛蕾丝蒂娅在剧痛中发抖，这令她更难以抵挡住紧随其后梦魇之月长剑的攻击。

但是，怒气和魔力在梦魇之月的剑刃上已经积累得太多了。她们的剑刃在一声雷鸣中相撞，在赛蕾丝蒂娅能回避之前，她自己的魔法剑开始断裂了。她的魔法剑在梦魇之月长剑的力量下失效之际，像是玻璃一样粉碎开来爆成了碎片。

魔法剑粉碎爆发的魔力把赛蕾丝蒂娅炸得飞了出去，她在王座厅的地面上翻滚反弹，直到撞到她王座的底端才停止。剑的碎片在她身上切出无数细小的伤口，体内由于魔力逆流造成的痛楚让她一时间上不来气。

赛蕾丝蒂娅深呼吸几次试着尽可能快地回复过来。但是已经太晚了。当她抬头的时候，她看见梦魇之月正高高站在她面前。而梦魇之月使用的黑色魔法剑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结束了，赛蕾丝蒂娅。”梦魇之月冷冷地说，而赛蕾丝蒂娅知道这是事实。但是，并没有闭目待死，赛蕾丝蒂娅只是直直地看着梦魇之月。她们俩就这样互相对视了很长时间，都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梦魇之月只需长剑一划就可以结果赛蕾丝蒂娅的性命，但是她只是站在那里而已。

“你还是在犹豫。”赛蕾丝蒂娅说。

梦魇之月把她的剑压进了赛蕾丝蒂娅的脖子。“闭嘴！我会马上结束这一切。我会杀了你，为了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复仇，而且把艾奎斯陲亚真正据为己有。只要我的利刃飞速一抹你小命就完蛋了。”

“是的，你已经打败了我，”赛蕾丝蒂娅说，“但是我依然恳求你停下，聂克丝，听我说。”

梦魇之月在她的剑上加上了更多压力，剑刃开始切入赛蕾丝蒂娅的皮肤，鲜血流了出来。“为什么？现在，我为什么应该停止？给我一个不把你脖子切开的好理由！”

“因为，尽管你拒绝承认，但你的行动和语言仍然告诉我你在关心着暮暮。”赛蕾丝蒂娅平静地解释道。“所以我请求你停止，聂克丝，想想你的立场。越过它你就无法挽回了。如果你在这里结果了我，你可以把艾奎斯陲亚据为己有，但是在整个艾奎斯陲亚，甚至在暮暮的眼中，你都将永远被视为一个凶手和怪物。”

在提起暮光闪闪时，梦魇之月的眼睛抽动着，她把剑放低了一些。赛蕾丝蒂娅只希望梦魇之月终于开始能开始听进理由了。但是片刻之后剑又回到了她的脖子上。不过，梦魇之月眼中的杀气已经消失了，她的剑在颤抖，就好像她拿不稳它似的。

然后，梦魇之月放低她的剑慢慢地吸了口气，当她的魔法云鬃开始包围住赛蕾丝蒂娅的时候，她的声音非常模糊，非常空洞，“你的死期会来临的，但是在那之前，你必须了解我承受的苦难。你将被放逐到太阳上一千年，囚锁于它的魔力之中，就像我被囚锁于月亮一样。只有那时，只有当你理解我承受了多久的苦难之时，你的死期才会来临。”

随着最后的这些话，一道雷电的闪光从她的云鬃中发出，梦魇之月履行了她所说的话。她把赛蕾丝蒂娅放逐到太阳去了，王座厅中只剩下了她自己。

但是，即使在赛蕾丝蒂娅消失之后，梦魇之月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她注视着赛蕾丝蒂娅曾经存在于那里的位置，然后又望着空荡荡的王座。然后毫无征兆地，梦魇之月深吸一口气，在一声狂怒的呐喊中扔出了她的剑，深深地戳进了赛蕾丝蒂娅王座的靠背里。



露娜向一侧倾斜飞行，望着坎特拉皇城，已经接近黎明时分，她正要回到城堡，以便赛蕾丝蒂娅可以飞出去和军队会面，继续搜索梦魇之月。搜索持续了一整晚，但是一无所获，疲惫和失望让露娜无限怀念她舒适的床铺。

但是，当露娜接近城堡的时候，她开始注意到那里有多么沉寂和安静。她看到城垛上连一个在行动的卫兵也没有，她完全没看到任何一只小马。至少一些侍从现在应该出来进行晨间零工，但是那里一只小马也没有。

露娜感觉有些上不来气。她狂乱地拍打着她的翅膀猛冲向城堡。她直冲天井，既没有降落也没有减速。相反的，她用她的魔法撞开城堡大门直接飞进门厅里。这是赛蕾丝蒂娅因为她的体型而做不到的事，但是露娜还很矮小，走廊的宽度足够她展开双翼。

城堡被遗弃了，空空荡荡，对缓解露娜的焦虑没有任何帮助。她飞行的速度更快了，在她冲过走廊的时候恐惧已经到达了顶点。露娜首先去找的是赛蕾丝蒂娅的卧室，但是当她发现姐姐不在那里的时候，露娜转向下一个可能的地点：王座厅。当她无法入眠的时候，赛蕾丝蒂娅总是喜欢坐在王座厅。

“姐姐？姐姐，你在吗？”露娜呼唤道，在王座厅门廊着陆，她向王座厅内望去，满心希望在那里能看到赛蕾丝蒂娅。但是，她的姐姐不在那里。站在王座前面的，是一只纯黑色的，带着旋转的魔力云鬃和尾巴的天角兽。

在她看到梦魇之月的时候，露娜感觉她全身都绷紧了。对于那个形象，她只在很久之前见过镜中的倒影。那真的是她曾经看起来的样子吗？她现在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小马都在讲述关于她的恐怖传说了。一只纯黑的雌驹，长着暗夜般的魔法云鬃和尾巴，还有锐利的龙目，这样的东西足以引起最深沉的噩梦了。

紧张地咽了一下，露娜鼓起她的勇气开始穿过房间。即使她走在从门口通向王座的皇家红地毯上，露娜的蹄声依然清晰可闻。

“你回来比我预期的要早，不过还是太晚了。”梦魇之月平静地说道。她转身面向露娜，露出她疲惫的双眼。

“赛蕾丝蒂娅在哪里？”露娜厉声问道。

“你的宝贝姐姐正在品尝自作自受的苦果。她已经被放逐到太阳去了。”梦魇之月回答露娜，逼着自己的声音强硬起来。“不过，别把这当成什么仁慈。我只不过要让赛蕾丝蒂娅好好理解我忍耐千年监禁的折磨。一旦她理解之后，我就会马上取走她的性命。”

“忍耐了监禁是‘我们’，”露娜纠正，“难道你忘了你是从哪里来的了吗？”

“我还没有忘记。我所拥有的全部记忆既是来源自我自己，又来源自曾经被称呼为梦魇之月的你。从那些为我所知的记忆中我理解了我的欲望和命运。那是由于你的软弱而无法承担的命运，但那将会是我的命运。”

“但你想要那样的命运吗？”露娜问。

“期望着永夜来临，还有打败艾奎斯陲亚皇家姐妹……包括你，已经是我无时无刻的夙愿了。”梦魇之月回答。她显现出她的魔法剑刃，开始向露娜走来。“现在准备自卫吧。”

露娜形成了两柄短短的剑刃，漂浮在她身体两侧。“那真的是你所能记得的一切吗？你忘记了你和暮光闪闪在一起的时间吗，聂克丝？”

“不许那么称呼我。我是梦魇之月。”

“但是你忘了你和暮暮在一起的时间了吗？”露娜紧接着说。

梦魇之月轻蔑地喷了个响鼻。“我当然记得。我还不至于那么简单就忘记最近的事。”

“那么你的记忆已经超出了作为梦魇之月的记忆，超过了你从我这里继承的记忆了。”

“你想说什么？相比起我们两位一体的时候，以世纪为单位来计算的记忆来，那些记忆只不过短短几个月时间。”

“但是我知道那些记忆比我们分享的记忆快乐千倍。我认识你的时间并不长，聂克丝，在春季庆典后的晚宴上。你谈到朋友，学校，暮暮……你很快乐。为什么你丢开它们去追求从不属于你的老旧欲望？”

“那些欲望是属于我的，”梦魇之月争辩。“我想要复仇。我想要艾奎斯陲亚，我想要小马观望我美丽的夜晚。”

“可它不是你的夜晚，而是我的，”露娜强调。“制造夜晚的是我，升降皎月的是我，变得嫉妒赛蕾丝蒂娅的是我，成长的到愤懑小马在我的整个夜晚安眠的是我。但造成那些的都是我，我才是那个被忽视的，不是你。”

梦魇之月跺蹄。“夜晚马上就会是我的了，等你消失之后，我继承的将不仅是你的记忆，还有你主宰夜空的地位。我制造出的夜空将会比你的更美丽，小马将会仰望它。他们将会爱上夜晚，爱上我，彻底忘了太阳还有你们皇家姐妹的一切。”

“聂克丝，你不一定要变成过去的我，”露娜的声音非常严厉，就像在朝一个闹别扭发脾气的孩子解释很难懂的道理。“成为梦魇之月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你与生俱来的诅咒。”

梦魇之月垂下她的头，放低了她的剑。“不，你错了，因为我从你那里继承的东西，可不光是记忆。你的憎恶，恐惧，对艾奎斯陲亚的仇视，现在都已经是我的了。谐律精华把你和我分割开来，你重新去享受快乐生活了。而我呢？我变成了你的替罪羊，变成了那个把你抓进黑暗，然后被打败了的怪物。”

“但是聂克丝……”

“我说了不许那么叫我！我、是、梦魇之月！”她狂怒起来，目光变得无比坚决。她举起了魔法长剑，指向了露娜。“现在准备自卫吧。”

“很好，我再也不会叫你聂克丝了，”露娜举起了她的双刀，“因为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你选择了威胁我，威胁我的王国，威胁我的姐姐。你不明事理，而且还不听劝告。你选择像过去的我一样糊涂，一样盲目，一样的愚不可及。而且还要对我行凶，逼我动武。我不会退缩也不会投降，梦魇之月。如果你想夺走艾奎斯陲亚，那就过我这一关！”

露娜举起了刀，发出了最后的警告：“但是，听清楚了，梦魇之月。一旦我们兵刃相交之际，从现在，直到永远，折磨你的就不再是我的过去，而是你自己犯下的罪恶了！”

宛如在艾奎斯陲亚上空旋转的风暴一般，梦魇之月开始向露娜大步走去。“别以为能花言巧语让我罢休，就算你战斗得再英勇也没用，你终将陨落……然后步上赛蕾丝蒂娅的后尘。从现在起，这王国是我的了。”



耳语声和压低的声音充满了小马镇的广场。每一只小马都聚集在市政厅外。太阳原本应该在几小时之前就升起来了，但是月亮依然停留在天空中，用苍白的光照耀着这个世界。更糟糕的是月亮的表面再次出现了黑暗的环形山阴影图案。环形山阴影覆盖了月亮的表面，回复了囚月之马的粗糙剪影。

在月亮下，小马镇镇长，文典，走上了市政厅的演讲台。看起来她好像哭过一场。但是镇长擦了擦眼睛，整理了一下她的装束，强迫自己振作起来。

“女士们，先生们，作为小马镇镇长，我非常沉重地，在此宣布露娜公主和赛蕾丝蒂娅公主已经……”她暂停了一下，在她能继续之前不由得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她们已经被打败了。”

马群中掀起了一阵惊呼声。小马们无法置信地互相对视，但是在他们全神贯注在文典说出的每个字上的时候，没有一个敢说话。

“我在日出……原日出时间之后收到了消息，在这一夜，梦魇之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夺取了坎特拉皇家城堡，她打败了赛蕾丝蒂娅公主，然后留在那里等到了几小时后回到城堡的露娜公主，两位公主现在分别被囚禁于太阳和月亮上。”

文典再次咳嗽了一下，尽力在她挫败的声音中提起力量。“现在，梦魇之月藉此宣布自己为艾奎斯陲亚的女王。以及梦魇之子，那些迎接她复活的小马们，已经接管了政府的控制。我已经被告知……任何对新政权的反抗都将受到严厉惩处以及……以及……”

文典的声音开始发抖，她强迫自己说完最后这些话。“以及、以及我们再、再也看不到太、太阳了……永、永恒的黑夜已、已、已经降临了。”

另一阵惊呼声在马群上响起，有几只小马甚至晕了过去。不过，在这个事实可以完全深入更多小马镇的居民心中之前，另一个声音响起，穿透了已经变成永恒的夜晚。“哦，镇长小姐，你说得好像这是个巨大的悲剧似的。”

马群齐齐回头，看到他们后面，梦魇之月正向他们大步走来。她两旁跟着两个属于她的皇家卫兵。他们穿着的铠甲和她的铠甲颜色一致，而且他们的眼睛就像她一样，绿松石色的瞳孔看上去在暗夜中闪着光。

马群快速地散开让路，就像是他们在梦魇之月首次回归的那一晚一样。有些甚至在她经过的时候鞠躬致意，这让梦魇之月微笑着投去一瞥。她并没期望他们全都这么热切地向她拜服。但这是个她可以容忍的开端。不管怎样，整个世界的时间都属于她。

当她走上市政厅的阳台后，梦魇之月用她的魔法把文典刚才发表演讲的讲台从她那里移动到了另一边。然后她看向文典，她看到镇长向后退了几步，哆嗦得像片风中的叶子。不过，文典依然明智地向她的新女王鞠躬致意。

对镇长展现给她的尊敬的程度相当满意，梦魇之月转向马群，让她的声音响彻永夜。“小马镇的市民们，真难以相信，几乎一个礼拜之前我还走在你们当中。最新的重生后，现在我已经成为了你们的女王。这说起来还真的很奇妙，你们君主坚强的统治居然这么简单就被推翻了。”

“但我已经推翻了它，而我现在成为了你们唯一的，真正的女王。在我的统治下，艾奎斯陲亚将在永夜下繁荣昌盛。你们无需担心你们的作物或是家园，因为在夜晚的寒冷来临之前，那些最忠诚于我的臣民已经开始了确保这个王国在月光下富强兴隆的行动，他们已经为永夜准备很久了。”

“而这里还有一个更加值得庆祝的理由！”梦魇之月告诉他们。“因为，正如我在回归那天所保证的，我并没有忘记当我身为一个胆怯的小雌驹时你们所有小马对我展现出的善意，为此，我决定赐予小马镇一个伟大的荣耀，赐予一个在整个艾奎斯陲亚内没有任何城镇能获得的礼物。”

地面开始震动，一个遥远的轰隆声，在梦魇之月的眼睛开始发出白光之际传到了每只小马的耳朵里，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小马镇另一边的小山，远远的采石场方向。轰鸣声似乎是从那里传来的。片刻间，没有一只小马看到任何东西。但是，伴随着轰鸣声的继续，一座孤零零的塔楼尖端开始升出了地平线。

轰鸣声然后上升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一分为二。同时，第一座高塔继续升高，然后其他的高塔也开始出现。很快，整座城堡都升到了地面上，投下一片阴森的黑影，居高临下俯视着整座小马镇，像一头正准备攻击的巨兽。

直到整座城堡完全升到地面上，轰隆声才停息。梦魇之月俯视着她的臣民，品味着他们面孔上震惊和恐惧的表情。“是的，小马镇的小马们，你们的眼睛没有欺骗你们。从这一刻起，坎特拉皇城将仅仅保留其艾奎斯陲亚行政中心的职能。但是小马镇将会成为这个王国真正的中心。在这里，在你们的小镇，我和我的城堡找到了新的家，小马镇将迎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它将慢慢成为艾奎斯陲亚搏动的心脏。”

带着自鸣得意的微笑，梦魇之月结束了她的演讲并展开她的翅膀。不过马群并没有分享她的快乐。唯一敢于开口的是文典。她战战兢兢地向梦魇之月挪了几步，以便她可以向她的新女王朝拜。“您……您、您令我们感到无比荣幸，陛下。我……我们、我们很高兴服侍您令您感到宾至如归。”

梦魇之月微笑。“措辞很好，镇长。如果你保存态度端正，我或许会让你保留自己的地位。”

“嘿，别以为所有的小马都会对你俯首帖耳！”

梦魇之月和在场所有小马们齐刷刷地转过他们的头，看见六只小马正站在附近一条空荡荡的街道上。梦魇之月认出了其中的五只小马。苹果杰克、瑞瑞、萍琪、云宝黛茜和小蝶一起，佩戴着她们的谐律精华。她们坚定的屹立着（除了小蝶以外，她正在躲在瑞瑞背后）。五只小马全都在那里并肩而立。

然而，梦魇之月却对第六只小马没有印象。她似乎是一只普通的陆马。蓝色的毛皮，银白相间的鬃毛。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戴着一顶点缀着金银星星的紫色法师帽。还穿着一件和帽子很配的斗篷。雌驹站在那里趾高气昂地仰着脑袋。那姿势让梦魇之月回想起了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

梦魇之月已经对蓝色的小马厌恶透了。

“好啊好啊好啊，我还正奇怪你们五个怎么还没出现呢。那只新的小马是谁？”梦魇之月问。

“她的名字是……”苹果杰克开始说话，不过蓝色小马打断了她。

“我相信我能自我介绍，非常谢谢你，”新的小马打断道。之后她转身对着梦魇之月自信的露齿而笑，好像她正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她。“给我好好记住这张脸吧，梦魇之月，因为它将会是你厄运的面容！”当她用蹄子指着自封的女王时，蓝色小马高声宣布。“因为今天，我，天下无双的崔克茜，将会以一己之力把你打败，为艾奎斯陲亚带回和平与秩序！”

魔力烟花和火焰在蓝色小马背后好一阵喷发和绽放，仿佛在为她的台词欢呼助威。然而，这场表演只是让梦魇之月怀疑地皱起了眉头，她看向苹果杰克。“你在开玩笑。你在开玩笑，对不对？”

“我向你保证，梦魇之月，这可不是玩笑！”蓝色小马高声呼喊。她的帽子开始透出浅紫色的光芒，让它抬起来落到了小马的后脑勺。这个小小的调整显现出蓝色小马实际上是一只独角兽。“我，天下无双的崔克茜，将把你打得一败涂地。”

“好吧，这肯定是个玩笑。”梦魇之月不由得好笑。“这肯定是你的主意对吧，萍琪？你们五个聚在一起想来场恶作剧让我心情良好。你非常聪明，但是我觉得，恐怕你应该让你的新朋友稍微低调一点。我现在有点开始相信她是真想要打败我了。”

“那就是天下无双的崔克茜要做的事！”她说。

微笑开始从梦魇之月的脸上褪去，冷冷的威胁浮现在她的声音里。“你明白你在向谁挑战吗？你是否对我这样的存在理解哪怕一丝一毫？”

听到了梦魇之月的话，崔克茜有些胆怯地抬起了蹄子，好像要向后退却，但是她却改为挑衅地把她的蹄子重重跺在地上。“我完全了解你的力量，但是我的本领远远强过你，而且我会用它把你扔回你爬出来的黑暗深坑里去。因为你看到了，我可不是一只普通独角兽，而是全艾奎斯陲亚中最神奇的独角兽！”

梦魇之月唯有呆若木鸡。这……这只小马不是彻底的蠢货，就是活得不耐烦了。谁能自吹自擂到如此疯狂的地步？梦魇之月唯一一次听说过如此狂妄自负的一只小马还是在……

梦魇之月的眼皮在抽搐，想起了一些让她目瞪口呆的事。她确实认识这只小马。虽然不是亲眼所见，但是她听说过她。暮暮曾经给她讲过有关来到小镇的一只蓝色独角兽的故事，她自夸曾击败一头大星座熊。但是当一头小星座熊跑进镇来的时候，这只独角兽却无计可施，直到暮暮挺身而出后才转危为安。

这是她最喜欢的床头故事之一，想起这故事，梦魇之月忍不住笑了出来。“哦……哦对，当然，”她装出温和的声音。“我以前听说你，天下无双的崔克茜。”

“你……你听说过？我是说，你当然听说过！天下无双的崔克茜传奇的技艺在小马中间举世闻名！”她高呼着，并且向空中放出更多的魔法烟花。

窃笑声从梦魇之月的唇边滑落。“是的，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个戴着一顶超俗气帽子的自大狂，还曾经差点用你的牛皮把小马镇给毁了。”

梦魇之月的话让崔克茜一口气险些上不来，眼睛的瞳孔都缩成小点了。

“至少，”梦魇之月继续露出恶魔一样的微笑。“瑞瑞是这么说的。当暮暮对我提起你上一次在这里的事情时，她的用语更加……礼貌，虽然基本上说的也没什么差别。”

当瑞瑞小声发出嘘声之时，崔克茜转向她怒目而视，“你认识她，而且你还跟她说了？？！”

“嘿，别对她发脾气！又不是她吹牛说要独自力挽狂澜的！”云宝黛茜帮着瑞瑞争辩道。

“而且我应该用不着提醒你，你的魔力元素如果缺了我们其余小马的话，连一个烂苹果都不如。”苹果杰克补充，责难地用蹄指着崔克茜。

崔克茜对苹果杰克的责备回之以怒吼。“嘿，是你因为信服我才让我回来的。是你主动来找我的，而我答应了你的唯一原因是击败梦魇之月会拯救我的职业生涯。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甚至根本不会在这里，因此你最好别把这搞得更糟！”

“和这只过于自信的表演小马的相遇就像是暮暮的故事所记载的一样有趣。”梦魇之月打断了她们，她可不想让自己搅入这六只小马没完没了的斗嘴当中。“我很好奇。你如何以为自己能有机会对付得了我？你只不过是只雌独角兽，究竟你如何计划击败我这天角兽？”

“我，天下无双的崔克茜，将会使用全天下最强有力的魔法！因为我是魔力元素的新主宰！”崔克茜高呼道。她再次抬起了她的帽子并显出她正戴着一个很眼熟的头冠。然后她很快地交换了这两样东西的位置，在她的头上戴回她的帽子并且把头冠放置在帽子的顶端。令自己同时耀武扬威地装备着两样东西。

自她转化以来，梦魇之月第一次感觉到了真正的恐惧。她错估了形势。她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但是现在她的毁灭正在对她虎视眈眈。即使暮暮，谐律精华的运作核心，已经被监禁了起来，她的朋友们也找到了一个替代品，而且崔克茜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令梦魇之月惊恐的是，谐律精华开始运作了。光芒在爆发，六个使用者漂浮到空中。梦魇之月不由自主地让自己的动作转为了防御的姿势，而且决定在攻击来临之际完全跳出攻击范围。她已经被被魔力彩虹撕碎过一次了。她可不想让这件事再发生第二次。她将会跳出射程，尽力逃脱，但是她可不会这么简单就被再打倒一回。

法术的力量继续增强，而且六只小马被光芒所包围。下面的群众开始加油，以热心的眼睛期待着。他们发射出了谐律精华的传奇彩虹，而在梦魇之月看见它的那一刻，她无法抑制地……笑喷了。

谐律精华喷射出来的彩虹大概有棒棒糖那么粗，颜色贫弱，组合错误，在空中飘飘荡荡宛如落叶。当它最后终于碰上了梦魇之月时，彩虹没有留下一丝灼烧感或是疼痛，在它消失之前只不过让她身体上接触到的那一小部分稍微热了一下。如果梦魇之月会说实话，这感觉还挺舒服的，像一条温暖的毛巾擦了一下。

然而，梦魇之月拼命克制住在这场可悲的表演前笑得满地打滚的冲动时，她产生了一个灵感。想要给表演小马一个教训的同时来点乐子，她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大声惨叫，好像正处于极大的痛苦中，并且让她的身体碎裂成紫蓝色的烟雾。

围观的群众惊叹着，眼看着褪色的烟雾完全地消散在夜晚的空气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群众后面，刚刚使用了谐律精华的这六只小马四仰八叉地倒在地面上。

当小组的领队是暮光闪闪的时候，元素的魔法给她们留下的感觉是宛如重生一般的生机蓬勃。然而，现在他们却感觉浑身上下酸痛和剧烈瘙痒。就好像是远古的魔法运作时在排斥她们，而不是和她们共鸣一样。崔克茜自己则慌乱地把头冠从脑袋上推下去，在这件宝贵的饰品碰到她脑袋之前就把它扔到泥土上。她感觉脑袋疼得像是要炸开了，她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体验这么剧烈的头疼。

第一个恢复过来的是瑞瑞，她硬撑着在自己蹄子上站稳并且四处环视寻找梦魇之月的踪迹。“结……结束了？”

“我想是的，”苹果杰克回答，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我都没想到第二次居然这么简单就成功了，说不定崔克茜真的能代替暮暮。”

崔克茜喘着粗气，她超级的自负完全没受到剧烈头痛的影响。“你怀疑我能否成为魔力元素的新主宰？难道你不知道吗，天下无双的崔克茜永远是你能仰仗的最佳选择！”

苹果杰克翻了翻白眼，只是这个动作在小马镇的居民们向她们簇拥上来之际没被注意到。群众在为他们的英雄和梦魇之月的败北而欢呼雀跃。很快，公主会现身于他们面前为这个小镇增添荣耀。月亮将会落下，太阳将会升起，而且所有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当确信太阳将会升起之际，崔克茜站了起来并开始沉浸在极度的自我陶醉之中，仿佛四面八方充满了谄媚。

“没错！没错！庆祝吧！小马镇的小马们！因为我，天下无双的崔克茜，已经孤身拯救了艾奎斯陲亚！我是货真价实举世无双的小马！”

当小马镇的居民开始回想起他们为什么不那么喜欢“天下无双”的崔克茜时，群众的欢呼喝彩声快速地消退下去。不过，他们的快乐并没有因为崔克茜的傲慢自负而被毁掉。梦魇之月被打败了，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天。

不过，庆祝甚至在还没开始之前就结束了。从马群的蹄子之间涌出数道紫蓝色的烟雾，旋转着飘到空中包围了谐律精华的拥有者。烟雾随即变成一道旋转的龙卷风，在她们的惊叫声中把她们卷了进去。龙卷风把她们卷在里面一圈一圈高速旋转，向市政厅方向移动过去。

然后，就像把她们卷进去时那么快，龙卷风在市政厅的台阶下面把这六只雌驹扔了下来，让她们四仰八叉地摔成了一堆。“有……有没有哪只小马看到了撞上我们的马车的牌照号码？”当她从摞成一叠的朋友们中间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打着转的萍琪问道。

萍琪的问题让龙卷风中传出一阵傲慢的大笑声。它远离了她们几步，移动到了市政厅台阶的顶端，在那里重新变成了梦魇之月。马群再一次发出了恐惧的喘息声，不仅仅因为梦魇之月根本没被打败，而且还因为她正拿着全部的六枚谐律精华。

低头瞪视了六只雌驹片刻，梦魇之月嘴角浮现出微笑，一步步走下台阶。片刻间，她考虑着对这六只胆敢攻击她的雌驹降下她的复仇，那也是法汇希望她做的事。不过，此时她反倒觉得应该仁慈点，因为这试图击败她的尝试实在是太可笑可悲了。

梦魇之月牢牢地盯着崔克茜，这只雌驹居然真的相信自己能与艾奎斯陲亚的新任女王相匹敌。她向前迈了几步，让自己矗立在崔克茜正前方。表演小马现在才刚开始从龙卷风旅行中恢复，她东倒西歪地站了起来，揉着她的头，最后终于睁开了她的眼睛。崔克茜发现自己正直视着梦魇之月的脸。

“逮到你了。”梦魇之月带着一个狡猾的微笑耳语道。

尖叫声划破夜空，崔克茜跳起来想要逃跑。但是梦魇之月挥出了她的魔法云鬃抓住了崔克茜的一条腿。于是她一个跟头砰地一声重重摔倒在地上。不过，虽然疼得要命，她仍然以最快速度翻过身来，恐惧地望着正像尊铁塔一般高高耸立在她面前的梦魇之月，眼睛睁得史无前例的大。

“为了庆祝你那相当扫兴的叛乱，”梦魇之月说，“我相信我得拿个奖品来纪念一下这个好日子。”随即梦魇之月让她的魔法云鬃狂暴地袭向崔克茜，她吓得缩成一团，闭目待死。然而，梦魇之月连她头上的一根鬃毛都没碰，只是用她的魔法云鬃剥去了崔克茜的帽子和斗篷。

“怎么？你害怕我想要拿的是你那漂亮的小脑袋吗？”梦魇之月嘲讽地问道，“别担心，如果我想要它的话我随时可以回来拿。现在，如果我没记错暮暮的故事，你知道现在该是你像个蠢货一样逃之夭夭的时候了。”

“记……记住我说的话，你还没有见到我的真本事呢！”崔克茜胆怯地宣告道，虽然她知道梦魇之月是在放她一条生路，不过她依然试着尽量挽回一些脸面。“你可能以为你已经嬴了这一仗，其实离战争结束还远着呢！天下无双的崔克茜从来没有逃走。她只是战略性撤退而已！”

扔下这些话，崔克茜用她的魔法召唤了一道烟幕然后撒开四只蹄子一溜烟尽可能快地逃走了。这次和她之前在小星座熊事件中的退场方式毫无区别，而这场表演留给了小马镇的居民们就只有抱怨和牢骚而已。

在马群对崔克茜极度失望之际，梦魇之月却在她最新最大的胜利之中陶醉了。可能击败她的最后一样东西，谐律精华，现在也已经落入了她的掌控之中，她现在已经确保谐律精华再也不会被使用了。沉浸在她绝对胜利的极度兴奋之中，梦魇之月情不自禁地想找更多的乐子了。

环顾着周围因为她话中流露的恐怖而提心吊胆的一大群小马，梦魇之月再一次化为紫蓝色的云。她的身躯在云雾中很快地旋转而且浓缩成形，但出现的并不是那只称帝的天角兽。取代梦魇之月出现的是一只崔克茜模样的小马，而且还穿着片刻之前她从真正的崔克茜那里拿来的斗篷和帽子。

“看呐，小马镇！”变形的梦魇之月用崔克茜自己的声音大叫着。“我是外强中干的崔克茜！被我举世瞩目的二流烟花搞得目瞪口呆吧！被我无聊地自吹自擂的无能惹得眼花缭乱吧！被我遇到危险拔腿就跑的胆小吓得合不拢嘴吧！”

冒牌崔克茜开始傲慢的大笑，被她自己的笑话给逗乐了。不过，表演却只收到一片完全的沉默，在场的群众之中没有一只小马发出一声得意的高笑或者轻笑来回应她。

这沉默让冒牌崔克茜的面孔扭曲，表情先是郁闷然后是恼火。“哼。这群庶民。你居然以为他们会欣赏一只能够随意变形的雌驹。”梦魇之月喃喃自语地抱怨着，随即她变回了她的本相，崔克茜的帽子和斗篷也跟谐律精华一起漂浮到她魔法云鬃的包围之中。

因为她即席表演的明星讽刺秀没有赚到一点笑声，梦魇之月把关注焦点重新转回到剩下的五只胆敢反抗她的雌驹身上。她原本以为她们会充满了惊恐，在她的阴影中瑟瑟发抖，但现在，她们互相之间却又吵了起来。

“我早和你说过我们根本就不该找她。”云宝黛茜冲着苹果杰克抱怨地叫了起来。

“哦，闭嘴吧你，”苹果杰克回头打断她。“我们能找得到的具备魔法方面特别天赋的唯一独角兽就只有她了，甚至连那样都机会渺茫。”

“那么，我的小马们，”梦魇之月开口，结束争吵，强迫这五只雌驹把注意力转向她，“我要拿你们怎么办呢？”

“随便你做什么，你一句话也别想让我们跟你说！”黛茜挑衅地喊。

“没错！”萍琪同意，不过片刻之后就一脸古怪地转向云宝黛茜。“等等，我们能跟她说什么？”

“萍琪，嘘。”

梦魇之月忍不住好笑。“我觉得你们独一无二的拌嘴真有意思。你们五个愿不愿意去我的皇庭上讲笑话？我甚至还可以让你们去探访暮光闪闪呢。”

“殿下，法律规定对于胆敢冒犯您的小马只有一条惩罚。”

梦魇之月将她的注意转向声音的方向，发现那是她的一个贴身卫兵。在她假装被打败之后，他们居然还杵在这里，这倒是让她感到挺意外。她本来以为他们会冲向城堡去告知法汇发生了什么事。但现在，他们依然留在这里，并正向她恭敬地鞠躬。

重重地叹了口气，梦魇之月把她的注意力从正在打断她找乐子的卫兵那里转移开。“让我猜猜，这是法汇定的法律之一。”

“是的，女王陛下。”她的卫兵之一确认。

“那么这条法律怎么说的？”

“任何胆敢冒犯您皇家威严的小马都要被送上绞刑架。”另一个卫兵回答。

“他……他刚刚说……绞刑架？”瑞瑞不敢置信地轻声问道。

苹果杰克点头。“他……他就是这么说的，甜心。”

“但……但……但是在我的小屋里的动物们要怎么办？”小蝶问，她开始发慌了。“他们其中有一些还需要吃药。我必须去照顾他们。有一只小白鼬他需要换绷带一－而且有小鸟还在准备开始他们的第一次试飞。如果他们摔下来，如果我不在那里接住他们的话，会发生什么事？”

“你要坚强些，甜心。我保证那些小动物都会没事的，”苹果杰克试着安慰她。“只是……只是大麦克，小苹花和史密斯奶奶会怎样呢。肯定会很艰难，特别是下一个踢苹季节来临的时候。我、我觉得大麦克恐怕自己没法应付所有的树，但是小苹花也在长大。现在她每年也能帮着踢苹果了。她会帮得上忙吧。”

“但是……但是我不能去上绞刑架！”瑞瑞在恐慌之中哀叹，“我真的不能！我不能这样扔下我的亲人！”

“而且我要是不在了，谁来开派对？”萍琪问，她通常蓬松卷曲的头发像是放了气一样全都直直地垂了下来。“我不在的话谁来做蛋糕？蛋糕家很快就要举行他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派对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婚礼派对必须准备食物，然后天琴还有一个生日派对，还有……”

“你们这都是怎么了？！”云宝黛茜对她的朋友怒吼起来。她抬起她的蹄子，展开了她的翅膀。“我们不能放弃。没有谐律精华我们也能对付她！”然后云宝黛茜转身向梦魇之月猛冲了过去。

然而，甚至在云宝黛茜用她的蹄子碰到梦魇之月之前，两个卫兵已经冲上前解决了她。他们把云宝黛茜牢牢地压制在地上，对于努力挣扎的她而言，雄驹实在过于强壮。她毫无挣脱的希望，而且终于开始接受眼前的现实。“我们……我们已经输了。”

苹果杰克抽泣着用她的蹄子捂在自己的鼻子前。她正在尽全力不哭出来，在她的朋友中努力保持坚强，但是她失败了。“对不起，云宝，但是好像就是这样了。”

“但是这不公平，”黛茜控诉。在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的时候，她开始再次挣扎着反抗卫兵。“我这夏天还要去参加神奇闪电选拔考试。我要成为神奇闪电，而且我答应过飞板璐当她的翅膀强壮起来的时候我会教她飞行。我向她保证过的，还有……如果我不在了，谁要帮小马镇除云？”

云宝黛茜的问题无疑是最后一根稻草。一直努力保持坚强的苹果杰克，像一根细枝条一样崩溃了。她开始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哭了起来，而她们五个被试图反抗的代价压倒之际，一切都被梦魇之月一点不剩地看在眼底。当梦魇之月看着她们的时候，她知道她本应很开心。她本应充满快意地享受她们的痛苦，但是她感觉胸口却绷得紧紧的。

“我的女王，我们要逮捕她们吗？”卫兵之一问道。

梦魇之月张口欲答，但是她就是没法说出‘对’这个字。这个字在她的舌头上太过于沉重。无论她怎么努力尝试，她就是无法逼自己说出来。她无法毁灭她们，她无法让暮暮的朋友们，死在绞刑架上。

因此，梦魇之月只能说出她唯一能说出来的话。“不，让她们走吧。”

“什么？！”

被喊出来的疑问不只是来自卫兵，也来自能听到梦魇之月命令的所有小马。

“我说，让她们走，”梦魇之月重复道。“作为艾奎斯陲亚女王的第一个命令，我正式地宣布赦免她们。”

“但……但……但是，我的女王，法律规定……”其中一个卫兵试着反对。

“究竟我，还是不是你的女王？！”梦魇之月打断道。“现在，立刻回到城堡去告诉法汇，我要他把他制定的所有新法律，每一章每一条都拿来给我过目，另外告诉他，如果他再敢未经我的许可或者批准下制定一条法律，我会视此为叛逆行为！”

“但是我的女王，按照法律我们不应该离开您的身边一步……”

“滚！”梦魇之月咆哮道，伴随她的怒吼声，一道落雷砸在卫兵的蹄子前面。之后卫兵一秒钟也没有浪费。他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起飞，飞得几乎比城堡还高。

在把注意力转回这五只雌驹之前，梦魇之月盯着远去的卫兵等了片刻。她们在她背后注视着她。她们，包括在场的其他群众，没有谁敢说一个字，直到瑞瑞打破了沉默。“你……你就这样……放我们走了？”

“只是个报答而已，没什么其他的意思，”当她展开她的翅膀时，梦魇之月冷冷地回答。“为了我还是一个懦弱的幼驹时你们对我表现出的善意，我现在宽恕了你们的生命。如果你们再次尝试反抗我的话，不要期待相同的仁慈。”

扔下最后这些话，梦魇之月展翅腾飞。她绕着小马镇环游了一圈，俯视着下面的群众和他们充满了恐惧的眼睛。然后她转向她新升起的城堡方向飞去，谐律精华漂浮在她魔法云鬃中，还有崔克茜的帽子和斗篷。



扇动着翅膀，梦魇之月着陆在她的卧室阳台上，然后步入了她的房间。她带着漂浮的谐律精华走到附近的一个化妆台旁，把它们连同她卸下来的铠甲一起塞了进去。她最后脱下了她的头盔，挂上墙壁的一个嵌钉。然后她把崔克茜的帽子和斗篷随便地扔到一张桌子上，打算稍后再处理它们。

现在卸除铠甲的梦魇之月躺倒在她的床上，沉进她柔软的毛毯中慢慢地呼吸着。她除了睡觉之外现在什么也不想做。然而，在她试着休息之际，却发现自己反倒不那么困了。

她的思绪开始旋转，详细回顾她过去几个小时的行动，而且努力了解一些她最近的抉择。

首先，她没有攻击卫兵。她本来可以简简单单地派出城堡中的梦魇之子用武力解决此事。事实上，那正是皇家卫兵预期她会采取的行动，是对他们的直接威胁。相反地，她选择了一条更麻烦和危险的路。她假扮成士兵，侵入了城堡，她做的所有这些麻烦事，只是为了确保她可以在不用伤害任何小马的情况下到达赛蕾丝蒂娅身边。

其次，她没有杀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在她狂怒之中，她差一点点就可以了结赛蕾丝蒂娅了。只需用她的剑干净利落地一击就能完事。但是当时公主说的那些话，赛蕾丝蒂娅让她想到了暮暮，以及她会对她的恩师被杀的消息作何反应。然后，甚至在和露娜战斗之际，赛蕾丝蒂娅的话依然在她的思绪中震耳欲聋，最后她把露娜放逐到了月亮，正如她把赛蕾丝蒂娅放逐到太阳一样。

第三，她宽恕了暮暮的朋友。事实上，她完全没有惩罚她们。是的，她现在拥有了谐律精华，但是那些小马会真正接受她的统治吗？她们不会尝试解救暮暮而且再夺回谐律精华吗？这些问题在她心中长久地徘徊不去。

然而，像宽恕露娜和赛蕾丝蒂娅那样，她宽恕了她们……就像她宽恕了暮暮那样。她本应在法汇把暮光闪闪带到王座厅的那时候就毁灭她。事实上，她本应在她完全恢复的那一夜，当她在群众中发现暮暮的那一刻就该把这事干完。然而，每当她的想法转向如此黑暗的方向之际，夺走那些小马的生命……她就是无法让自己这么做。

梦魇之月激烈地摇着头。她这是怎么了？她再也不是那个胆小鬼哭泣包聂克丝了。她是梦魇之月，带来永恒之夜的艾奎斯陲亚女王！她是这世界上唯一的天角兽，最强大的小马，古往今来没有任何小马能与之相比！

她胜利了。全面地，绝对地胜利了。她曾经想要的每件东西都有了。赛蕾丝蒂娅和露娜不在了。她掌控着谐律精华，唯一能会击败她的力量。她是艾奎斯陲亚唯一的真正的女王，而且她的统治将会千秋万载。即使她不愿意被杀，她也不需要担心。在艾奎斯陲亚，在全世界，没有任何存在能与她抗衡。

她胜利了，那就是所有的一切。



# 第十四章：曾为挚友

敲……敲……敲……

车厘子从她的书本上抬起头，她正在家中卷着毯子缩成一团，身边的壁炉燃着火焰。梦魇之月已经接管艾奎斯陲亚一个礼拜了，没有了太阳的温暖，整个王国渐渐变得越来越冷。虽然此时外面的气温还没冷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不过车厘子很怀疑那还能持续多久。

敲……敲……敲……

第二轮敲门声让车厘子离开了她长沙发上的温暖小窝。她走到门边，先从门上的门眼里往外看了一眼。她并不常担心站在她门前的小马，但是她现在的感觉可不像通常那么安全。不过，站在她门外的小马不是皇家卫兵，梦魇之月，或者任何看起来危险的家伙。那是三只熟悉的小雌驹，车厘子很快为她们开了门。“丫头们，这么黑了你们还在外面干什么？”

“一直都很黑。”飞板璐指出，她正和甜贝儿还有小苹花并肩站在车厘子门前。

“我想你说的没错。”车厘子勉强笑了笑。“不过，我能帮你们三个什么忙吗？”

“车厘子，我们能问您一些问题吗？”甜贝儿问道，“我一直都在追着瑞瑞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是我想她不会告诉我实际情况的。”

“而且苹果杰克和大麦克也什么都不告诉我。”小苹花补充道。

“而且我的爸爸妈妈甚至都不让我谈起发生了什么事。”飞板璐收尾道。

车厘子的笑容淡化了，“丫头们，我不觉得我能告诉你们，特别是如果连你们的父母都不……”

“拜托，车厘子。”三个童子军齐声哀求道。

车厘子向后退了一步，用蹄子招了招，“好吧，不过，为什么你们不进来呢？现在都这么冷了，我可不能让你们三个就站在外面，对吧？”

童子军们开心地接受了她们老师的邀请，她们进了房间，当她们刚一走进门里，车厘子就赶紧关上了门，使劲搓着她的前腿赶走寒气。在外面果然还是太冷，她很快就得穿冬装了。

把三只小雌驹领到了她的客厅里，车厘子让她们跳上她的沙发，然后她坐上一把小椅子，裹上她的毯子。只有这时，当她把自己照顾得感觉好些之后，她才开始关注她的访客。“那么，孩子们，你们想问我什么呢？”

“我们想知道聂克丝到底出了什么事。”当三只小雌驹一起钻进车厘子留在沙发上的毯子时，小苹花解释道。

“孩子们，我真的不觉得我……”车厘子开口道，但是被打断了。

“拜托，”甜贝儿恳求着，“飞板璐说聂克丝就是梦魇之月，但是瑞瑞却坚持告诉我聂克丝只是回她自己的家了，因为她是暮暮的表妹。”

车厘子拉了拉她的毯子，在看着飞板璐的时候，把自己裹得更紧了，“为什么你会觉得聂克丝就是梦魇之月？”

“因为梦魇之月和那些披着披风的古怪小马在镇中心出现时，她做的那些事。”

“那时候你在那儿？”

飞板璐点了点她的头。“是的，而且我听到她说，她曾经是一个温顺、柔弱的幼驹。然后她追着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说是她们的恶作剧让她变成了梦魇之月。不仅如此，梦魇之月没有可爱标记，就像聂克丝一样。”

“所以你就相信梦魇之月……”车厘子试着插进来，只是飞板璐没有被打断。

“然后，当她接近我的时候，我对她大叫。我叫她聂克丝，而且她真的看着我了。她认出我了，我知道她会！”飞板璐的耳朵垂落下来。“但是当时她说我们……我们不再是她的朋友了。”

伴随着这些话，三只小雌驹的头都垂了下来，车厘子的嘴唇绷了起来，她觉得心中一阵难受。很显然她们的家庭是在尽量从实情中保护她们，即使是拒绝告诉她们或者是说谎。尽管如此，她知道她无法拒绝这三只小雌驹，她们真的在担心，如果有小马应该得知事实真相，那就是她们了。

“好吧，孩子们，从我看到的和我听到的来判断，聂克丝就是梦魇之月……而且她一直都是梦魇之月。”

小苹花的眼睛睁大了，“一直都是？”

车厘子沉默地点点头。

“不对！”飞板璐反对。“聂克丝根本不像是我们之前最后一次看到的梦魇之月。不，那些古怪小马肯定对她做了什么。”

“而且就算聂克丝是梦魇之月，为什么她要把外面搞得这么黑？”甜贝儿问道，她向窗户外面永恒的夜空望了一眼，“当天黑下来的时候，她真的很不高兴，那为什么她要把外面搞得一直都这个样子？”

车厘子叹息了，仔细地考虑着该怎么组织她的语言来回答。小苹花,飞板璐和甜贝儿应该知道事实，但是事实将是一枚苦果。她试着开口，告诉他们这个残酷的真相，但是那些话梗在了她的喉咙里。她只能尽量软化它，把它裹上糖衣……把它变得模糊一些，再加上她自己的希望。

“我想聂克丝只是……很迷惑。”车厘子最后告诉他们，希望这三个小雌驹会接受她的解释。

“她为什么会感到迷惑？”甜贝儿问。

“你知道的，孩子们，当她在课堂中和我们在一起时，聂克丝根本不记得自己曾经是梦魇之月，但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她记起来了。她回忆起了所有的事，而且我想她现在只是感到非常迷惑。她只是真的不明白她应该是哪一只小马：是所有小马都害怕的梦魇之月，还是你们的朋友聂克丝。而且很不幸地，她马上就被当成梦魇之月了。”

“但是如果她只是感到很迷惑的话，那就是说她可能还会是聂克丝，对不对？也许她不喜欢当梦魇之月。”飞板璐指出，脸上露出一个充满希望的微笑。

“对！我是说，如果她真的是梦魇之月，她就不会放我的大姐姐和她的朋友们离开了，”小苹花自信地说。“那就证明她还是聂克丝！”

车厘子勉强露出了充满希望的笑容。“我希望你们是对的，孩子们。不过，为什么你们不去玩一玩，想点别的呢？”车厘子提议道，她在座位中换了个姿势，更深地钻进她椅子和毯子温暖的小窝里。“还有拜托在你们离开的时候把门锁好。”

三只小雌驹点点头，跳下车厘子的沙发，感谢了她之后跑出她的前门。关门离开之后，三个好朋友并肩走下街道。

“我真为聂克丝感到糟糕。”飞板璐说道。向她的两个朋友扫了一眼。“我真想不到有什么比你是谁这个问题更困惑的了。”

甜贝儿点点头，“对，这就好像是你身边的每只小马都有了自己的可爱标记，而你却不知道你的特别天赋到底是什么一样。”

“真糟糕，我们一点儿都帮不上她。”飞板璐的耳朵垂了下来。

“是啊，真糟糕。”甜贝儿赞同道，她和飞板璐一直走着，好几步之后才发现小苹花没有跟上她们。她们向后看去，只看到她已经停住了蹄子，她向下低着头，眼睛一直盯着地面看，好像在认真思考什么事。

“嗨，小苹花，你还好吗？”飞板璐问。

沉默了片刻之后，小苹花猛地抬起她的头。“童子军们，我们有一位在为自己身份而困扰的朋友，”她说话的口气活像正在训话的将军。“一个身在一座糟糕的大城堡里困惑不已的童子军同伴，你知道她需要什么吗？”

“呃……不知道。”甜贝儿回答，不明白为什么小苹花这么一副口气和模样。

“我知道！”小苹花高声宣布，开始在她的朋友面前踱来踱去。“她需要有小马来提醒她她是谁。提醒她她拥有朋友，想要在阳光下再和她一起玩的朋友。童子军们，我们就是要做这些事的小马。”

飞板璐笑了，热烈支持这个主意。“对！让我们去告诉聂克丝，可爱标记童子军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弃不离！”

“呃，姑娘们？”甜贝儿打断道。“你们应该很清楚聂克丝在那个大城堡里，那些又大又可怕的穿著盔甲的小马守卫的城堡里，对不对？”

“那又怎么了？我们只需要偷偷绕开那些守卫就行了。”小苹花自信地说道。

“对，我们将会是可爱标记童子军……”飞板璐开始说，然后她沉默了，转而看着她的朋友们。“呃……悄悄潜入一个像城堡之类的地方的小马应该叫做什么？”

“鬼精灵马？”小苹花建议道。

“不对。”

“渗透者？”甜贝儿问。

“很近了，但还是不对…….”

甜贝儿和小苹花互相对视了一会儿，都在仔细思考。甜贝儿眼睛发亮了，她想到最合适的称呼。“特工？”

“就是它！”飞板璐跳起来说。“我们将会是可爱标记童子军特工！”

小苹花和甜贝儿相视而笑，三个好朋友击蹄庆贺之后，飞快地跑向街道去制定她们的计划。



梦魇之月走下她城堡中一段石头旋梯，谢天谢地，至少她在自己家中的时候可以甩开一天到晚跟在后面的一大堆卫兵。上一个礼拜的全部工作都是关于接管皇家姐妹在艾奎斯陲亚的全部管理部门的事务。梦魇之子的成员已经被安置到这些部门的重要位置上。如果他们无法胜任这些职务，那么政府还得再度调换。

计划的发展遇到了些许阻碍。尽管她的丈夫已经加入了梦魇之子，韵律公主，以及其他一些小公主和小王子还是成功地躲藏了起来。法汇和其他高层小马一致认为他们正在筹划叛乱行动。但是梦魇之月对此毫不担心，韵律公主是反乱分子之中唯一的天角兽，而且她只是拥有部分天角兽血统的凡俗之身，并非不死之身的神灵。就如同她根本没有办法移动天空中的太阳一样，她根本没希望打败她，打败艾奎斯陲亚女王。

不过说实话，梦魇之月现在只想把这些麻烦事全都扔到明天再说。时间已经超过晚上六点了，城堡的各种事务让她都操劳了一整天，这个钟点才能休息，让她觉得自己简直像是城堡里的佣工。但是她仍然没有从她的皇家职务之中获得些许喘息的时间。法汇希望她能快速赶到餐厅去，他安排她将在宴会上会见几位小王子和小公主。他们是加入了她的阵营支持她的新皇权的艾奎斯陲亚皇族。他们全都拥有她的绿松石色眼睛。

这表示法汇正在四处自由地散播他的“祝福”。

说老实话，看到周围所有小马都有着同样颜色的眼睛，梦魇之月已经开始感到有点恶心了。于是她决定在这里的事完了之后，她要去告诉法汇她不去出席晚宴了，因为没那个心情。她可是艾奎斯陲亚的女王，他能怎么着？

到达了楼梯底层，梦魇之月把这些念头从思绪中抛开，大步迈过昏暗的走廊。她走下她城堡的地牢，路过一间间空荡荡的囚室，直到走到最深处的一间牢房：也是唯一被占用的一间。

暮光闪闪从她的小床上坐了起来，把自己紧紧地裹在毯子里。她安然无恙，但是仍然带着一个碍眼的监禁标志。她颈部的一个金属项圈阻止她使用任何魔法，让她无法用心灵传送术逃跑，甚至连飘起一把钥匙都做不到。

梦魇之月盯着暮暮看了一会儿，透过牢房的栅栏看着她，最后开口道。“我相信卫兵们已经如我所命令的那样好好对待你了。”

“他们就只是给我送餐而已。”暮暮温和地回答。

“好。那……就好，你的伤痊愈的怎么样？”

暮暮低头看着她的后腿，小心翼翼地移动它。“脚踝还有点疼，但是我没事了。”片刻后，她重新抬头望着梦魇之月。“你……你现在还好吗？”

“我现在非常非常好。我是艾奎斯陲亚的女王，所有小马都在享受永夜的美丽，梦魇之子接管了政府的控制，艾奎斯陲亚在我的统治之下。我都开心得不能再开心了。”

“你听起来可不怎么开心。”暮暮指出。

梦魇之月的眼睛抽动着，她开始怒目而视。“你怎么会知道当我很开心的时候听起来怎么样？”

“因为我见过你开心的样子，聂克丝。我听过你的笑声，见过你的笑脸。你说你很开心，但是我看得出来，你并不开心。”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梦魇之月打断了她。“那如果我并不开心的话，你又想让我怎么做，暮暮？你想让我放弃王冠，或许你还想要我放了赛蕾丝蒂娅和露娜？”

“对！”暮暮热切地回答道，她钻出她的被窝走向牢房的门，尽可能地靠近梦魇之月。

“那你等于是让我放弃自己的自由。当赛蕾丝蒂娅和露娜获得自由之际，她们就会携手来处理我取代她们位置的事了。”梦魇之月又开始咬牙切齿，低下她的头，直视着暮暮的眼睛。“我可不想再被放逐到月亮上一千年。你和赛蕾丝蒂娅让这一切已成定局，无论我怎么做，无论我举止有多好，对艾奎斯陲亚而言我永远都会是死敌。现在想挽回已经太晚了，暮暮，即便我想挽回。”

“但是……你还是想挽回？”暮暮充满希望地问。

梦魇之月毫不理睬，她怒气冲冲地一个转身，大步流星走向楼梯口。暮暮一直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她在牢门的栅栏前垂下她的脸，垂下她的耳朵。一直停在那里直到她再也听不到蹄声为止，才回到她的小床上。

她在自己的被窝里翻过身，把她的面孔深深地埋进枕头里。她抬起一只蹄子尽力擦干自己的眼睛，但这努力只是徒劳。无论怎么努力，她都无法遏制自己的哭泣。



“站住！谁在那里？”一个卫兵站在城堡哨塔上厉声喝道。

“送苹果的，”大麦克用他深沉冷静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向卫兵高声回答道。他拖着一辆拖车，上面装载着几筐成熟的红苹果。“你们昨天订的。”

哨塔上的卫兵翻了翻几个记录本，然后再次从上面探出头，“进去吧，在门里面卸下马车然后就离开，听到没有？”

“好。”大麦克一向言简意赅，城堡大门开始在他面前敞开。他在这个时候把车推了进去。然后，如他得到的指示那样，大麦克卸下了苹果筐之后就离开了。城堡大门在他的车后轰然关闭，当城堡的安全被确保之后，一些城堡厨房的侍者们出现了。他们搬起了苹果筐，把它们搬进了城堡里面，放进了厨房的储藏间里。

当所有的苹果都被搬进去之后，最后一个厨房的侍者关上了储藏室的门，继续干其他的事去了。储藏室内此刻一片漆黑，寂静无声。不过片刻之后，房间里响起了沙沙声，然后是另一个声音：一个苹果掉到了地面上的声音。

“危险解除。”

在一些响动和嘟囔声之后，小小的亮光出现在房间里。光芒是从一只小小的白色独角兽的角上发出来的——甜贝儿的角。她从一筐苹果里伸出脑袋四处张望了一下房间。小苹花已经钻出了她自己的筐子，拉扯着她被苹果压住的可爱标记童子军斗篷。与此同时，伴随着几个苹果从第三个筐里掉出来，飞板璐也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计划酷毙了，小苹花。”飞板璐一边从筐里往外爬一边称赞道。

“多谢，”小苹花回答道。“还好我无意中听到苹果杰克和大麦克谈到给城堡送货的事，否则我真不知道还能怎么进来了。”

“但是我们进来之后又该怎么办？”甜贝儿对小苹花问道。

“简单，要是聂克丝就在这个大城堡里的话，她什么时候总得去吃饭，对吧？我们在厨房，而且现在也快到晚餐时间了，这再好不过了。我们只要等着有小马来给她做饭……”

“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超级特工技能跟踪那只小马，而他就会把我们一步不差地带到聂克丝那里去啦！”飞板璐插了进来，摆出一个帅气的功夫架势。

“但是我们不在厨房里，我们是在储藏室里，而且我们也没有超级特工技能。”甜贝儿提醒道。

“呃……这计划还是很可靠的。”飞板璐底气不足地辩解道。

“嘿，去拿些苹果来。”第四个声音从门外传来。

三只丫头吓得跳了起来，她们躲到了食品储藏室的一个角落里，在门打开之时及时藏到几袋土豆的后面，一个厨工走了进来，逗留了一会儿，直到他搬起一个筐子然后转身离开，让门在他背后自动合拢。

门即将关闭之际，飞板璐从她躲藏的地方猛地窜了出来，把她的蹄子拦在门板的路径上，当沉重的门撞到她蹄子的时候她畏缩了一下，但是她总算成功地让门保留了一个缝隙。然后她向她的朋友挥挥蹄子示意，三只小雌驹一起从门的缝隙中往外看去。

看起来厨房分成两部分。在一侧，一群厨师小马正在制作大量看起来很简便的平常食品，那些是应该为了城堡里工作的小马们准备的。而另一边，一位厨师正在忙碌地准备很多小一些的盘子，把很多看起来非常美味的食物摆到上面。

“我敢打赌那就是聂克丝的晚餐。”飞板璐轻声道，指着正远离其他小马工作着的厨师。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小苹花问道。

“这个嘛，她应该是女王还是啥的，而且我从没见过那样的食物。所以，那肯定是非常非常高档的什么东西，女王当然吃得非常非常高档。”

“我也觉得是这样。”甜贝儿说道。

小苹花的脸皱了起来，她开始犯难。“但是我们怎么跟着他找到聂克丝的位置？”

“瞧，”飞板璐用蹄子指着说，“他在把那些盘子放到那辆小车上，我们只要拿到一个他用来盖盘子的大银罩子，就能藏进小车下面了。”

“但是我们怎么拿到那个罩子？”小苹花问道。这次答案来自甜贝儿，她嘟囔了几声，紧紧闭上了眼睛，开始点亮她的角。一个大号的银罩子开始颤颤悠悠地浮到空中，在天花板上懒洋洋地飘向童子军们藏身的方向。在甜贝儿的拼搏中，罩子在空中上下浮动，摇摇晃晃，但仍然高高地浮在上面。

飞板璐笑着，热切地盯着飘过空中的罩子，“就这样，马上就好了。”

“我……我不行……不行了。”甜贝儿小声说道，她开始冒汗了。

“加油甜贝儿，”小苹花为她打气道，“就差一点了。”

“我……真的不行了。”甜贝儿回答道，她抓住银罩子的魔力溃散了，罩子掉了下来，摔落在地板上发出一连串响亮的撞击声。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厨房里许多厨师都吓了一大跳，随即所有的视线都投向了那个银罩子。

最靠近的独角兽厨师，也就是在准备豪华料理的那位，快步跑到那个银罩子旁边。他用魔力捡起了罩子，往罩子下面看了一眼。他本以为会发现一些掉到地上的食物，但是那里什么也没有。一头雾水的厨师眨着眼睛，注意到储藏室的门开了。

好奇心占了上风，厨师用魔法打开了虽然还是满心疑惑罩子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厨房里的厨师们仍然纷纷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把这件事当成神秘事件记了下来。

带着神秘罩子的厨师也回去干活了。他拾起一个特别大的盘子，里面放了很多餐后甜点。他用一块布擦了擦罩子底部的边缘之后，把它罩在了甜点上。然后厨师轻轻地把罩上了罩子的甜点盘放进了小车下面的格子里，便回去继续烹饪了。

“哇……这招漂亮，飞板璐。”小苹花小声说道。

在最后关头，飞板璐拉着她的两个朋友冲出了储藏室，罩子掉下来的时候正好盖在她们三个头顶上。在主厨过来调查之前，三只小雌驹伸出她们的蹄子，撑住了罩子的内壁边缘，即使是在罩子被提起来的时候，她们仍然把自己牢牢固定在罩子内部。

现在，三个小家伙已经上路去寻找聂克丝了，她们小心翼翼地从罩子内部爬了下来，甜贝儿亮起她的角，为三个小家伙带来微弱的照明。对于放在盘子中间的点心的数目而言，这盘子大的有些过分。但是童子军们一看到那些点心，就把其他的事都抛到脑后去了。

睁大看着面前这些美味佳肴，飞板璐忍不住舔嘴唇了，“哇哦，看起来好像真的很棒。嗯……你们觉得聂克丝应该不会介意我们吃一点吧？”

“她总是喜欢把好吃的带到学校和我们一起分享。”小苹花提醒道。她和甜贝儿都像飞板璐一样热诚地注视着眼前的美食，同时她们感到小车已经开始慢慢地移动了。



“您的晚餐，殿下。”侍者小马美食说道。他把餐车推进了梦魇之月的卧室，向他的女王恭敬地鞠了一躬。“皇家厨师也为您准备了精心制作的点心，就放在餐车下面的浅盘里。”

“多谢，放在那里就行了。”梦魇之月回答道。她才刚刚独自回到卧室，正在脱掉她的鞋。美食点点头，最后鞠了一躬便退出了房间，把门在他面前合拢。梦魇之月只是为她所看到的叹了口气。无论何时她所过之处，城堡所有小马的恭维和花哨始终不变，她已经越来越腻味这些了。

擦净她的眼影之后，完全恢复自然状态的梦魇之月走向餐车。她从她的晚餐上把罩子揭开，倾下身体仔细检查。毫无疑问，皇家御厨接受了她非常简单的要求，并把它以一些艺术性的，想象力过于丰富的方式回应出来。三明治被切出很多古怪的花边，叠得像是某种雕塑。她旁边的蔬菜色拉也同样遭了秧，绿叶被装饰上了色彩华丽的鲜花。

唯一看起来很平常的东西是汤，再说，弄糟一碗汤也不那么容易。

无视了三明治和蔬菜色拉，梦魇之月用她的魔力拿起了汤，把它轻轻浮到床上。她让汤暂时停在空中，躺到了床的铺盖上面，把一本书浮到面前，这是她身为艾奎斯陲亚新女王享受的一项好处：皇家图书馆。在她已经可以阅读到的书籍中，有些实在是太棒了。即使是有几次她被书绊倒的时候回忆起了小马镇的图书馆、斯派克还有暮光闪闪的事。

用她的魔力端起了汤，梦魇之月舀了一勺，文雅地喝着。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瑞瑞的淑女养成课的成果依然在她身上保留着。她喝汤的时候没有发出声音，也没有让汤溢出来。她像淑女一样喝着汤，翻开了她的书，继续阅读……

阿嚏！

毫无防备之下，梦魇之月差点把整碗汤都洒了。凭着一点小小的运气她总算是成功地挽救了她的汤，但仍然有一些已经洒到了她的床单上。她皱起眉头，喃喃地诅咒着面前的糟糕状况，但是没多久。她用一点魔力把汤从布料里挤了出来，甩进垃圾桶里。然后梦魇之月把碗放到她的床头柜上，开始寻找喷嚏声的来源。

喷嚏声是从餐车传来的，更准确地说，是餐车下面的点心盘子。下了床，梦魇之月大步走到小车旁边，伏下她的头，把耳朵凑到原本应该装着点心的盘子上盖着的银罩子旁边。然后她仔细听了片刻，隔着薄薄的金属罩子，她能听到里面有非常小的耳语声。

眉头皱得更深了，梦魇之月用她的魔法抓起了盘子，把它举到了床上。一直在耳语的声音开始有点惊慌了，但是她可不在乎。有小马竟然胆敢潜入她的城堡，进了她的卧室，她已经准备好对付他们了。

展开她的翅膀，准备好面对入侵者，梦魇之月把盘子放在了她的床中央。然后她用魔法握住了那个罩子，猛然间把它掀开。

这个突然的举动，让躲在罩子下面的小马齐刷刷地抬起头望向她这边。三只一直在吃点心而搞得浑身上下都是点心渣的小雌驹用圆睁的眼睛恐惧地望着她。不过，那眼睛里充斥的恐惧很快就被快乐所代替。三个穿着披风的童子军笑了，跳下盘子，跑到床边，凑到梦魇之月的身边。

“瞧，我就跟你们说我们能找到她的。”飞板璐说道，“我的计划就是这么酷。”

“当然如此！”小苹花欢呼起来，“还有，哦天呐，聂克丝，飞板璐没有开玩笑，你真的好大！你简直和赛蕾丝蒂娅公主一样高！”

在她用屁股坐在盘子里面的时候，甜贝儿的笑脸有点尴尬，她双蹄合十道歉，“呃，我们很抱歉吃了你的食物，我们……这个……错过晚餐了。”

飞板璐也挠着她的后脑勺，“对，很抱歉。你不会太生气的，对吧？”

生气？实际上，梦魇之月此时对眼前这一切完全反应不过来。她像座雕像一样目瞪口呆，脑子和身体都好像掉了齿轮的机器一样停转了。她的下巴耷拉着，眼睛抽搐着，直直地望着面前这三只在守卫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找到了她卧室的小雌驹。

“哇，聂克丝，这是你的房间吗？”小苹花问道，惊奇地四处看着。“它好大哦。”

“而且好漂亮！”甜贝儿若有所思的样子简直和她姐姐瑞瑞一模一样。

“喂，聂克丝已经不像是我们这么丁点个头了。”飞板璐指出，“她当然需要个比较大的房间了。嘿，甜贝儿，看那边。她有一面和你姐姐一样的打扮镜。”

“那叫做梳妆镜，”甜贝儿纠正道。三只小雌驹跳下床，跑到镜子旁边。那镜子早上才被换过，被放在一张小桌子上。她们从镜子里望着自己的影子。

“哦，我的尾巴里都是甜点的碎渣！”甜贝儿惨叫起来。她用蹄子拍打着她的毛发。

“这个嘛，是因为你坐在甜点上面了。”小苹花直接了当地告诉她。

“那不是我的错啦！都是那小车在晃。起码我没有吃它，不像是飞板璐。”

“什么？那味道还是不错的，就只是有一点碎而已。”飞板璐辩解道，她打开梳妆台上面的一个化妆抽屉，注意到里面有一大堆紫色眼影。“哇哦，好多化妆品，你知不知道你特别特别漂……”

还没等飞板璐说完，化妆台抽屉就被梦魇之月的云鬃一把推上了。女王一个箭步冲到三只小雌驹面前，恐慌地俯视着她们。

“才、才不是！是因为法汇说我必须得……”

梦魇之月突然停下了，用力地摇了摇她的头。她没有必要为她自己向她的朋友……她曾经的朋友解释什么了。她没有必要再为她自己向任何小马解释什么了。

“你们三个来这里干什么？”她问话的声音很坚定，但是并不严厉。

“我们想来帮助你让你不用再迷惑。”小苹花说道，她和其他童子军从镜子前面转过身，望着梦魇之月。即使三只小雌驹站在梳妆台上，梦魇之月仍然占了明显的身高优势。但是她们并没注意到，或者是根本没在乎这点。

梦魇之月弓起眉头，“谁说我迷惑了？”

“车厘子说的，”甜贝儿回答道，“她说你在因为不明白你是谁而迷惑，所以你就试着变成别的小马希望你变成的那个样子。”

“所以你才做了这些事让太阳不出来，因为你很迷惑。”小苹花补充道。“于是我们就决定来这里帮你回忆起你是谁，毕竟，可爱标记童子军不弃不离！”

“我们连披风都给你带来了！”甜贝儿开心地说，她扭过头，从她自己的斗篷下叼出第四条红色小披风，标记着可爱标记童子军的蓝色徽章，内部则用黄金织料剪裁而成。

甜贝儿笑着把披风举起来，“我们想把你以前那件带来的，但是我们找不到它了。所以，我就决定给你做件新的。”她来回打量着披风和梦魇之月，笑脸渐渐消失了。“不过，现在我仔细想想，你可能得要更大号的才行了。”

“哦对，一件特大号的。”飞板璐点点头说道。

梦魇之月又一次说不出话来了。她小心翼翼地从甜贝儿那里接过披风，把它放到自己眼前。她注视着用不规则针脚缝在蓝色盾徽中心的，穿着披风的，微笑的黄色小雌驹剪影。



“为什么我们还要到俱乐部小屋来？我还以为我们要去戴文先生那里成为可爱标记童子军沙发商。”聂克丝问道，她跟着小苹花到了甜蜜苹果园，在一处更加隐蔽隔离的地方坐落着朴素的俱乐部小屋。它从苹果杰克那里传下来，现在成了可爱标记童子军的总部。

“我们会去，但是我们需要先去拿点东西。”小苹花回答道，她爬上台阶，把鼻子探进树屋的门里。然后她后退开来，让聂克丝第一个进去。聂克丝一开始没想太多，直到她注意到飞板璐和甜贝儿站在她前面，脸上笑得无比灿烂。

“哦，嗨。”聂克丝打招呼道，“我还以为你们会到‘沙发和羽毛笔’那家店去找我们。”

飞板璐的嘴角都咧到了耳根。“没错，不过我们首先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真的吗？是什么？”聂克丝兴奋地问。

“首先闭上你的眼睛，要一直闭上哦。”甜贝儿告诉她。

聂克丝用最快速度闭上了她的眼睛。在她觉得布制的什么东西落到了她背上的时候，她依然紧紧闭着眼睛。她站在那里，充满期待地咬着下嘴唇，然而她没有让自己睁眼偷看。

“我可以看了吗？”在她再也忍不住好奇心的时候，聂克丝问道。

“可以了！”甜贝儿快乐地说，几乎是同时，聂克丝睁开她的眼睛回头看去。那里，在她背上，盖在她的背心上面的，是一条印着可爱标记童子军徽章的披风。

“恭喜你成为正式的可爱标记童子军。”小苹花快乐地宣布。聂克丝看着披风，脸上展开了笑颜，笑着笑着却又掉下眼泪来，“谢……谢谢你们……真的……好……好谢谢你们。”她喋喋不休地说着。

“我就告诉你她会哭鼻子的。”飞板璐咧着嘴笑话道。

“飞板璐！你太坏了！”甜贝儿责备道，不过她很惊讶地听到聂克丝咯咯地笑了出来。

“没关系的，甜贝儿。”在她爱抚着披风的时候，聂克丝向她的朋友们保证道。



梦魇之月摇着她的头，把她的意识从回忆中拉了回来，并且强迫自己回到当前状况上。三个小小童子军仍然在望着她，笑着等待她的回应。梦魇之月望着那条小小的披风，凝望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轻轻把它放在梳妆台的旁边。

“我们得谈谈。”梦魇之月既不是身为朋友，也不是身为女王在说话，而是作为一个认真对孩子说话的长辈。她从梳妆台前走开，伸出蹄子示意小雌驹们跟着她。

小苹花,甜贝儿和飞板璐按她的要求做了。她们跟上了梦魇之月，跟着她走到了床边。在三只小雌驹先跳上床坐在床的边缘时，梦魇之月也趴到了床上。这让她的眼睛可以和这三只曾经称之为朋友的小雌驹平行地靠得更近。

“首先，你们根本不该到这里来，”梦魇之月硬声硬气地开口道。“你们偷偷跑进宫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我的卫兵发现了你们的话，那就糟糕了。我都不敢想象大家会有多担心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没有告诉任何小马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小苹花开始皱眉头了。“唔，如果我们说了，他们肯定不会让我们来的，而且……”

“而且那是为了你们好。”梦魇之月责备道。三只小雌驹的耳朵耷拉了下来。

“我、我们只是，”甜贝儿喃喃地说。“只是想帮助你，我们都很担心你。”

梦魇之月的声音软了下来。“我明白，我也很感激你们的关心，但是我不需要帮助。我现在是艾奎斯陲亚的女王了。”

“赛蕾丝蒂娅和露娜怎么了？”飞板璐问，“她们出了什么事？”

“没有小马告诉过你们吗？”梦魇之月问道。

三只小马犹豫地看了彼此一眼，但最后点了点头。“没有小马告诉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听到她们在说悄悄话。”小苹花承认道，“她们说你把公主们关到太阳和月亮上去了，而且你让外面一直都这么黑。那不是真的，对吧？”

“是真的，”梦魇之月承认道，她的声音中充满了遗憾。“我不会对你们说谎，这些确实都是我做的。”

“但是，为什么？”

“这个，说起来很复杂，小苹花。”梦魇之月回答道，继续硬撑着回答小雌驹们的问题。“我、我还有很多必须去做的事，很多不能辜负的期望。只是有些……迷惑。”

“所以我们才会到这里来啊，”飞板璐接上了话，“为了让你明白你真正的身份，那样你就不用再迷惑了。”

梦魇之月觉得有点上不来气，但是她强迫自己的声音充满力量。“那么……对你们三个来说，我这个样子看起来怎么样？”

“这个嘛……那天晚上你看起来确实挺可怕的。”飞板璐说道。这些话深深地刺进了梦魇之月的心，让她疼得哆嗦起来。可怕……她闭上了眼睛，在这些话中低下了头。她早就应该想到的，她的朋友们当然会……

“但是现在我们都在这里，你看起来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梦魇之月重新抬起了她的头，简直不敢相信她听到的。“我不可怕？”

“不！我想你只是很迷惑，如果真是这样，那你还是我们的好朋友，聂克丝，一只魔法很厉害的小马。”

小苹花点点头，“而且是一只很爱学习的小马，一直都很喜欢回答车厘子的问题。”

“而且总是很和善，喜欢和大家一起玩。”甜贝儿最后说道。

梦魇之月几乎难以呼吸，仿佛在她胸口堵了什么东西，无论她怎么集中意志，她也无法平息那种感觉，“但是……你们知道我其实是谁，对不对？我可是梦魇之月，不是吗？”

“车厘子说，你一直都是梦魇之月，但是……我们也从来没真正认识过梦魇之月。我们认识的就只是你，聂克丝。”小苹花解释道。“没错，我承认，你现在看起来确实和梦魇之月一样。但是那不表示你做的事也要和她一样啊。”

“对，一只小马外表看起来如何并不重要，”甜贝儿说，引用了车厘子在课上讲过的话。“小马的内在才能决定她是谁。”

“那样，才能得到你的可爱标记。”飞板璐补充道。“嘿！我敢打赌你现在肯定得到了你的可爱标记了！哦！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我……还没有可爱标记。”梦魇之月回答道，扭头望着让她烦心不已的空白侧腰。

“别担心啦，聂克丝，所有小马早晚都会发现他们的特别天赋的。你只需要和我们一起继续童子军活动，直到你找到它。毕竟，这就是可爱标记童子军的意义。”

“我……我想……我想我会喜欢的。”梦魇之月回答道，她露出了微笑。那笑容很微弱，很轻微，但这是她这么些天以来露出的第一个真心的笑容。这也是个注定短命的笑容。在她卧室的门被打开之际，笑容飞到了九霄云外。

“我非常抱歉，我的女王。但是有些事情您需要关注一下。有报告说无尽之森的怪物们已经开始躁动了。我们应该对此高度重视并且……”法汇开口道，但是他在从鼻子前面的记事簿上抬起眼睛看到三只小雌驹坐在梦魇之月床上的时候，立刻瞠目结舌。



“她们得用来杀一儆百。”法汇发着牢骚，他焦躁地踱着步。在梦魇之月可以阻止他之前，他已经召来了卫兵，小苹花,飞板璐和甜贝儿现在正在走廊外面，被士兵们看押着。

“她们是幼驹，法汇，我曾经还是一个懦弱的小雌驹时她们曾是我的朋友，”梦魇之月平静地说道。“她们没有任何威胁可言。”

“不在于意图，而是在于行动。她们偷偷溜进了您的城堡，而且居然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跑到您的卧室去。这种侵入行径不可容忍。”法汇强调道。“如果我们视若无睹的话，那么离暗杀者在走廊上闲逛还有多久？不！她们必须用来杀一儆百！”

“所以你希望我怎么做？”梦魇之月打断道，“把她们送上绞刑架吗？”

“如果那样可以确保您身为女王的统治毫无疑问，那么就这么做。”

梦魇之月的面孔在愤怒中紧绷起来。“我不会处死幼驹，法汇！”

法汇只好停止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停止继续刺激梦魇之月，让她在保护那几个小雌驹的立场上变得更加强硬。他开始皱眉头，转身面向她。“我的女王，恕我直言，您已经施舍了太多的仁慈了。您已经允许那些持有谐律精华的雌驹安然离去，她们本来应该去陪着暮光闪闪一块儿在地牢里烂掉的。现在，因为这点，这三个小丫头居然相信她们能随随便便来找您，就好像您是什么普通小马一样，这样的无礼怎么能容忍？”

“难道我还不能决定什么应该被宽恕？”梦魇之月问道。“我还是不是你的女王？”

“您当然是，”法汇说着，深施一礼。“但我恳求您听听我的话，我的女王，您的行为一点都不像是您自己。”

“怎么讲？”

法汇迈前一步。他的声音变得温和而自信。“我的女王，您是恩泽着艾奎斯陲亚的最荣耀的天角兽。您的强大超过赛蕾丝蒂娅，闪耀的夜晚也比起在露娜的管理下变得更加美丽。您的形象远比她们更高贵威严。您是艾奎斯陲亚唯一的真正女王。相比之下那对姐妹不过永远是公主，把这个王国当做娇生惯养的宠物一般饲养。”

“想想您过去所做的一切，”法汇戏剧性地托起一只蹄子，继续说道。“您在夏至庆典用雷电击倒皇家卫兵只因为他们胆敢靠近您。您将赛蕾丝蒂娅败于您的剑下，然后把她放逐到太阳，由此让她同样领教您承受的千年痛苦。您是梦魇之月，只要提起您的名字，它就会让整个艾奎斯陲亚的小马们打心眼里感到恐惧。小马们为了牢记对您的恐惧甚至创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节日。”

“那是我都知道的事，说重点。”梦魇之月厉喝道。

“重点是，我的女王，请想想您在做什么。不要把那些小丫头片子毫不在乎地视为朋友，请您把她们看做：侵入您的城堡来对您无礼的入侵者，把您当做凡夫俗子来接近您的家伙。那些都是您无法忽视的侮辱，为此她们需要被惩罚，她们需要得到教训。通过惩罚她们，整个艾奎斯陲亚都会领会到您不容蔑视。”

梦魇之月铁青着脸，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她紧闭的卧室房门上。她沉默了好一阵子，但是最终叹了口气。“你说的没错，法汇，我，作为梦魇之月，不能再把她们三个当做朋友了。她们只是三只侵入了我城堡的小雌驹。而且……”梦魇之月的声音哽在了嗓子里，她不得不重新喘了口气，强迫自己把剩下的字吐出来。“而且她们必须被惩罚。”

一个高兴的笑容出现在法汇脸上，他开始向门口走去。“那么我将速速去安排，小雌驹们在明天晚餐前就会吊在风中了。”

“不！”梦魇之月以不容质疑的语气说。“她们不会被吊死，法汇。”

“但是殿下，您不觉得……”法汇开了口，只是在梦魇之月冷酷严厉的瞪视中沉默了下来。

“把她们关进地牢里去，这足够给她们一个教训了。”

法汇抿起嘴唇，仔细思考着梦魇之月提议的惩罚，然后他恢复了笑脸。“当然，我的女王。她们将接受教训，她们会广而告之，她们会告诉她们的朋友和邻居她们在地牢里是怎么过日子的。我甚至会把她们分开来单独囚禁，让她们好好尝尝您在月亮上体验过的孤独。”

“不，我要你把她们全关进暮光闪闪的牢房里去。”

再一次，法汇目瞪口呆地望着她的女王，但像刚才一样，他恢复了他狞笑的表情。“当然，地牢会随着时间而变得越来越拥挤，我们最好应该现在就开始尽可能节省空间。”

于是法汇转身离开了房间，并在他背后关上了房门。梦魇之月之后等了片刻，确定法汇不会回来之后，立刻点亮她的角给门上了锁。然后她下了床走向她的书桌，取出一张纸卷，一只羽毛笔和一瓶墨水，开始写信。

暮暮：

今天晚上，小苹花、飞板璐和甜贝儿偷偷跑进了城堡里，而且进了我的卧室。她们现在正被带下地牢，而且将会暂时关进你的牢房里。

请相信我对此一点也不开心，但是，她们必须接受一个教训：我不再是她们的朋友了。同时，我也是为了保护她们才这么做的。法汇会为他们的闯入而判她们死刑。他会用她们来杀一儆百，但我不想让她们受到伤害。她们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任何小马该得到我的仁慈，就是她们了。

因此她们将会暂时留在地牢里，直到法汇觉得对她们的惩罚够了为止。我会尽力在几星期之内把她们释放出去，但是在那之前，我必须拜托你保护她们的安全，确保守卫不会伤害她们，而且让她们相信她们一定会，很快会，获得自由。

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在此时要求你付出善意，但是即使你不可能为我，至少也为她们做这些事。另外，在法汇发现之前，把这信解决掉。

梦魇之月

女王卷起了信，把它握在她的鬃毛中。然后她化作一股蓝黑色的烟云从她卧室的窗户中飘了出去，她用最快的速度飞过城堡外部，只希望能在法汇和卫兵之前赶到牢房。

谢天谢地，这轻而易举。她在她的顾问之前赶到了，而且透过一扇铁窗的栅栏到达了暮暮的牢房，在那里，梦魇之月把她刚刚写好的信抛了过去。

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羊皮纸卷吓了暮暮一跳，她四处张望寻找这东西的来源。但是梦魇之月隐身在雾气中，背靠在地牢走廊的天花板上。于是暮暮决定不去管这卷轴是哪里来的，她走过去用一只蹄子展开了它，并且开始阅读。

当地牢的门打开的时候，暮暮才刚刚把信读完而已。慌里慌张地处理着这封信，暮暮一把把信塞进她的嘴里，很快地咀嚼了几下，在被干涩的味道噎住之前硬是把它咽了下去。然后她跳回她的小床上躺下，低下她的头，在一帮小马踏入她的视野之前假装出熟睡的样子。

法汇揉着鼻子出现在暮暮的视线中，在他后面是牢牢看守着可爱标记童子军们的两个卫兵。三只小雌驹浑身发抖地挤在一起。甜贝儿的脖子上已经被套上了和暮暮身上很相似的禁魔项圈。

伴随着一道魔法的闪光，法汇打开了牢房的门，让卫兵把三只小雌驹推了进去。然后他重重把门撞上，让铁门的撞击声回响在地牢的走廊里。小苹花，甜贝儿还有飞板璐全都靠到了牢房门边，从她们的表情可以看出，她们现在才刚刚接受她们被监禁的事实。

“我们得在这里呆多久？”甜贝儿问。

“哦，那得取决于女王的决定，”法汇告诉她们，“但是我可不会让你们心存侥幸。毕竟，为了确保你们可以接受教训，我要把你们在这里关好些年呢。”

“年”这个字彻底的夺走了小苹花,甜贝儿和飞板璐腿上的力气。她们瘫坐在地，脸上的悲伤简直撕裂了梦魇之月的心。但是看起来对法汇毫无影响。他心情良好地窃笑着，带着卫兵扬长而去。

甜贝儿开始哭了，用她的蹄子掩住她的脸，小苹花和飞板璐则看向远处。她们俩看起来也快忍不住了。不过不知为什么，她们都强忍着不哭出来……至少不先哭出来。

直到暮暮确定法汇已经走了，她才从毯子下面钻了出来，向三个童子军走去。“孩子们？”

童子军们坐了起来，四下张望着，她们的眼睛在一线希望中亮了起来。眨眼间，小苹花扑到了暮暮的怀里。

“我们只是想要帮她！”小苹花的眼中满是泪水，把嘴埋进了暮暮的鬃毛里。“为什么聂克丝要把我们锁起来？”

“嘘……”暮暮温柔地安慰着她，尽力让小苹花平静下来。“一切都会没事的。”

“但是他说要把我们关好些年，暮暮！”甜贝儿哭着说，她跑过去，加入了小苹花和暮暮的拥抱之中。“我不想坐大牢！”

“别担心，我相信肯定很快就会有谁来救我们出去的。”暮暮小声说道。她把小苹花和甜贝儿一起紧紧地抱在怀里，然后望着飞板璐。飞板璐也开始哭了，一直扭着头望着背后的暮暮。但是她看起来就像是在地上生了根一样一动不动。她不允许自己软弱下来去分享暮暮的怀抱。她一步也不动。

不过，暮暮知道飞板璐需要什么。她伸出一只蹄子，轻轻地放在飞板璐的肩上，把她拉了过来。飞板璐起初还不情愿，但片刻后还是一头扎进了暮暮的拥抱中。三只小雌驹哭个不停，而暮暮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温柔地抱着她们，一遍遍地告诉她们，“一切都会没事的。”

梦魇之月隐身于天花板的雾气中目视着这一切，只觉得胸口像是钝刀子在切割。只看了片刻，她便不得不离开。她已经……她已经再也看不下去了。



化身为云雾的形态在城堡外面懒洋洋地飘了几分钟，只希望体验一下夜风吹拂的感觉。梦魇之月回到了她的卧室，尽管她抱着期望，夜风也没让她感觉有多舒服。她扑倒在她的床上。从朋友那里寻找乐趣的点子在她脑子里现在全都被关起来了。用眼睛在房间里扫了一圈，她的视线最后停留在梳妆镜中自己的映影上。

一只完全成熟的雌驹……她已经是一只完全成熟的雌驹了。但是，她的侧腰依然像是无星的夜空一般空无一物。那想法像一群发怒的蜜蜂一样在她的脑中刺痛着。这是一个她曾试图忽视，但是城堡中老朋友的出现让她再也无法置之不理的想法。她起身坐到了她的梳妆台前，留在那里的，是甜贝儿带给她的可爱标记童子军披风。

可爱标记只有当小马发现了让她们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特别天赋的事情时才会出现。法汇曾经向梦魇之月保证过，在她打败了公主们，夺取了艾奎斯陲亚之后，她的可爱标记就会出现了。他保证过她的特别天赋和命运就是成为艾奎斯陲亚的女王……但如果那是事实，为什么她仍然是个“空白屁屁”？

这表示什么？她的特别天赋应该是什么？她一直想要艾奎斯陲亚，她一直期望着永夜降临。那是她一直都在追求的东西。而法汇也保证过，当她夙愿达成之际，她的可爱标记必将出现。

但是，那并不是真的。梦魇之月思绪中回响起了露娜和她在城堡中交战之际所说的话。统治艾奎斯陲亚以及带来永恒之夜，那露娜过去的想法，那是露娜过去的愿望。露娜的嫉妒之火曾经是她们共存之时的唯一追求。但是现在，她已经是一只独立的雌驹了。现在她已经不再是露娜扭曲的影子了，有些事情也因此而改变了。但是改变的是什么？不一样的是什么？她的特别天赋，她的可爱标记应该是什么？

梦魇之月盯着她镜中倒影的眼睛，好像期待着能得到一个答案。但是，镜中映出的雌驹，却只是用同样充满疑问的视线回视着梦魇之月。



# 第十五章：毫无快乐

“我都已经是一只完全成年的雌驹了，法汇，给我解释究竟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梦魇之月怒吼，结束了让她筋疲力尽的，长达半个小时的咆哮。这是她被迫把她的老朋友关进地牢之后的早晨，而且彻夜无眠也榨干了她的耐性。

“陛、陛下，我对您为什么还没有获得您的可爱标记这件事有个合理的解释。”法汇保证道，尽力安抚着他的女王的怒气。“可能只是因为，您还没触发您在统治方面的天赋而已。”

“都当上女王了，这还不够？！”

“本应如此，而且如果我拥有魔法的话，我就会让您的可爱标记显现出来了。”法汇说道。“请您理解，比起统治一个王国这种无聊事来，您把关注过多地投入到很多更重要的使命上了。或许，现在您的统治地位已经得到确保，再也没有谁和您争夺皇冠，您就可以通过真正地统治艾奎斯陲亚来发现您的天赋了。”

梦魇之月向后靠到了她的王座上，对这个观点不并那么确信。“或许吧。那你的建议呢，法汇？”

“有很多，我的殿下，”他热切地回答道。“如果我可以斗胆提起您的前任，赛蕾丝蒂娅公主总是经常监督法律实施并且在公众场合露面。她会热情款待社会名流，并且定期开朝审理上访者向皇室递交的申诉。”

梦魇之月的翅膀在刺激下抽动了一下。她对法律、发表演讲以及和那些热衷于取悦她的名流谈话之类的基本上没什么兴趣，只有开朝接受申诉倒是个点子，而且只是因为这目标最简单。

开庭处理朝政，她觉得她至少能做这些。不过仔细考虑起来，这感觉还真奇怪。一个统治者开朝让她的臣民来为他们想要的事情来请愿，为了让他们自己能够快乐的事。在她全部的记忆里，她从没在意过艾奎斯陲亚的快乐，除了她自己的。不过，或许法汇说到了点子上。她以前从没开过朝，如果她真有这方面的天赋，那她恐怕还真没注意到这方面才能。

“如果我开朝的话，你相信这会让我的标记出现吗？”梦魇之月对法汇问道。

“绝对肯定，殿下。”

梦魇之月坚定地点点头。“那就宣布我将每日开庭上朝，从早上城堡开门到晚上关门为止。宣布这决定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改变主意，或者我的可爱标记出现为止。”



梦魇之月依靠在王座中，她就要开始开朝了。天马信使一天之前送出了消息，把她的宣告传到了王国的每个角落，回应她的小马比她预想的还要多的多。小马们，把自己裹在冬装里抵御寒冷，从她的城堡大门外一直排长队排到小马镇。他们从王国的每个角落前来拜见她。这一刻，她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

从王座厅外面传来的蹄声和说话声让梦魇之月知道她的上朝工作已经开始了。她匆忙地整理了一下她的铠甲，梳理了一下翅膀上的羽毛，把所有她能想到的准备工作都在最后关头之前做好。

城堡上的时钟转到了正点的位置，最后一声钟声响过之后，王座厅的大门敞开了。梦魇之月看着她的侍者们快速地跑到房间入口的马群前面。很多来访的小马们正被慢慢地批准进入。

在侍者们的允许下，长队中的第一位小马开始前行，接近了她的王座。他是一只梦魇之月看起来觉得有点眼熟的农家小马。体侧的可爱标记是几只胡萝卜。他走进来的时候戴着一顶大檐帽，但是在他走到王座下面的时候，快速地把它脱了下来。

“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殿下。”农家小马说话的声音就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我是丹佛，我家就在小马镇外经营胡萝卜农场。”

“丹佛……对了。”梦魇之月和蔼地沉吟道。“你是苹果家族的邻居，对不对？”

“是的，殿……呃。”丹佛提心吊胆的四下张望着，结结巴巴地说着。几个侍者正在盯着他，而且一个卫兵正在朝他凑过来，他急急忙忙地挤出后面的话。“无比尊严的陛下。”

梦魇之月弓起一边眉头，不过没什么进一步的举动。“那么你向这场朝会的请求是？”

“我、我、我，”在梦魇之月持续的、充满期待的注视中，丹佛结结巴巴地说。“我请求您能升起太阳，殿下。”

梦魇之月的眉头紧皱起来，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如此的憎恨，仿佛她说出的每个字都浸渍了剧毒，“太阳？”

丹佛浑身哆嗦着后退了一步，“我、我的庄稼都枯萎了，殿下。您的侍者来帮过我改种，但、但是他们没法在这个夏天之内完成改、改种工作。胡萝卜没法在收获季节之前准备好，而、而且我都想得到当冬天降临的时候会有多冷。我、我们只是需要几个月的阳、阳、阳光来种出足够的食物过、过冬。”

梦魇之月在地板上重重地一跺蹄子。“如我对整个王国的统治一样，黑夜将持续到永恒！你的请求被驳回了！”

丹佛既没有坚持也没有抗议。他扭头一溜烟跑出王座厅，好像多停留一刻都是自杀行为似的。他的速速离去让队中的很多小马都变得心神不安。但是他们依然留了下来，只是他们看起来比刚才更加恐惧了。

在她的怒火冷静下来之后，梦魇之月示意队中下一只小马上前。这只雄驹是一只商人小马，系着领带，穿着衣领和袖口。他鞠了一躬，然后用几乎是和胡萝卜农民以同样的方式介绍了自己。梦魇之月只能猜测她的侍者一定指示过来访者应该怎么和她说话。

而且就如同他自我介绍的方式很眼熟一样，他的申请也是一样。他希望太阳能升起来。虽然他的理由和农场小马大相径庭，但是咬牙切齿的梦魇之月根本听不进去。她拒绝了雄驹的要求，很快地召唤队中的下一只小马。

小马们一只接一只地走向她，同样的请求也在梦魇之月的耳朵里重复了一次又一次。他们想要太阳；他们想要他们的白天，而且哪怕他们不敢开口，她也能知道他们其实想要更多。他们想要皇家姐妹回来。他们想要艾奎斯陲亚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他们全都会失望。她现在才是女王，而她绝不会那么简单放弃自己的王位。



又花了几个小时听小马们无休止地要求太阳回来的要求，梦魇之月已经忍无可忍了。她从王座上起身，猛地展开她的翅膀。“给我听清楚了，下一个胆敢要求太阳升起来的请愿者将被关进地牢！我永远不会升起太阳，我已经下令艾奎斯陲亚将永远为永夜所笼罩，这法令不可动摇。现在，那些来请求太阳升起来的，全都离开，马上！”

正在排队的每只小马都扭头就跑，在逃离王座厅的时候有很多还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看到这一切只让梦魇之月感觉怒火在她胸中熊熊燃烧，但是她没有追赶那些小马。她很高兴他们终于全都离开了，很高兴终于不用看到那些深爱太阳的面孔了。

最重要的是，她至少可以说她的特别天赋不是开朝。没有可爱标记会这么来的。已经成年却仍然是个空白屁屁本来就已经很让她觉得脸上无光了，再加上其他小马对她的不敬，这不禁让梦魇之月都快气炸了。她低下她的头，紧盯着王座前面的地板，认真思考着该用她的蹄子跺碎哪一块这个问题。

不过，在梦魇之月刚刚选好哪块地板将变成她一肚子怒气的牺牲品时，她听到一对蹄声在走廊外面响起。还有请愿者的愿望不是和升起太阳相关？亦或是他们蠢到不识时务？

在她的王座上把自己打理好，梦魇之月在她的王座中直起身望着步入王座厅的两只小马。来者是两只独角兽，一雌一雄。两只小马的身材都很平常，至少对于他们这个年龄来说算平常的了。白色毛皮的雄驹长着棕色的鬃毛，还留着很显眼的胡子。雌驹则是粉红色毛皮，蜂巢式的紫色鬃毛打理得很漂亮，发髻给她的身高又多加了半尺高。和雄驹不同，那只雌驹穿了身衣服，荷叶领的红橙色衬衫配着白色的裤子。

他们两个一起走到了王座前，恭敬地鞠了一躬。梦魇之月看着他们俩，眉头不由得弓起了来。她觉得自己肯定认识这两只独角兽，但一时间又说不出他们俩具体是谁。她想不起自己是什么时候认识他们的，但肯定认识没错。

“能面见您是我们的荣幸，殿下。”雄驹开口道，有点口齿不清，像是嘴里含了个糖块。听他的声音，梦魇之月也觉得耳熟的很。不过她把那些情绪放到一边，阴沉着脸盯着他们看。

“你们想要什么？”

“我们，”雄驹开口道。他说话的时候稍微哽了一下，但还是硬撑着把话全说了出来。“我们想知道我们的女儿能不能回家。”

刚刚都差点为另一次要求日出而吼起来的梦魇之月哽住了。她的声音变得有些空洞，有些颤抖。“你们的……女儿？”

“我们的小宝贝疙瘩，甜贝儿，殿下。”

梦魇之月觉得她的心脏好像在胸膛里卡住了。她现在明白为什么这两只小马看起来很眼熟了，他们是甜贝儿和瑞瑞的父母。她以前只在路过的时候，当她和其他童子军路过甜贝儿的家的时候见过他们而已。甜贝儿和瑞瑞都有像她们父亲一样的纯白色毛皮，对，和瑞瑞或者甜贝儿相比，这位父亲毛皮的白色稍微有点灰度上的差别，但依然相似。

听了他们的要求，梦魇之月心里都开始怀念那些请求太阳升起来的请愿了。当她回答“这……恐怕不行。”的时候，只能尽最大努力把视线移开，无法迎上他们的注视。

甜贝儿的妈妈踉跄了一下，之前那稳重的神态破碎了，只剩了一位惊慌妈妈的哀求之情。“求求您了，殿下，我的小宝贝儿……我的小蛋糕她不该在地牢里！不管她做错了什么，我相信她一定不是故意的！求求您了，殿下，她只是一个小孩子，她需要和她爸爸妈妈在一起！”

梦魇之月闭上了她的眼睛，再次摇着她的头。“我不能释放她。”

这些话彻底摧毁了甜贝儿的妈妈对自己微薄的控制。瘫倒在地嚎啕大哭。她开始恳求，哀求，语无伦次地嚎啕，只求能说服梦魇之月开恩放甜贝儿回家。甜贝儿的爸爸把一只蹄子放到他妻子的肩膀上，试着让她冷静下来，但是她甩开了他的蹄子，继续哭号着哀求不已。梦魇之月尽了一切努力无视这位哭泣的妈妈，但是她最终失败了，只能做了唯一能做的事。她望向卫兵，无声地示意他们离开。然后，王座厅又一次关闭了大门，只留下梦魇之月和甜贝儿的双亲单独在一起。

在没有好奇的眼睛注视着她的行动之后，梦魇之月走下她的王座，向甜贝儿的父母走去。他们都恐惧地抬头望着她。很明显，他们已经对这位新女王殿下太放肆了，即将面对可怕的后果。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梦魇之月既没有提高音量，也没有伤害他们。相反，她放低了她的头。让她的眼睛平行地望着这对父母。

“我很抱歉这样对你们，但是甜贝儿必须面对她行动的后果，”梦魇之月的语气充满歉意。“她，小苹花，还有飞板璐闯进了我的城堡里，万幸她们在卫兵抓到她们之前先找到了我。我很快就会放了她们的。只是……现在还不行。”

“但是……什么时候？她什么时候能回家？”甜贝儿的妈妈很紧张。

梦魇之月长叹一声，转身背向那对父母，走回她的王座。“几周之内再来见我吧，我的顾问那个时候也应该对惩罚感到满意了。那时候我会释放的不仅仅是甜贝儿，还有飞板璐和小苹花也会一起的。”

甜贝儿的爸爸点点头，“我们会的。”

梦魇之月重新坐到她的王座上，俯视着甜贝儿的双亲。“不管你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只是相信我对惩罚我的老朋友一点也不开心。但是，她们必须明白我是梦魇之月，我再也不是她们认识的那个朋友了。”

甜贝儿的父母点点头，和他们之前所有的请愿者不同，两只小马向梦魇之月鞠了第二个躬。“谢谢您，殿下，我们几周之内一定会回来，还会去把这消息告诉小苹花家和甜贝儿家。”甜贝儿的爸爸向她保证道，然后扭头看着他的妻子。“走吧，亲爱的。”

甜贝儿的妈妈点点头，虽然眼泪还在她的面孔上流淌着，但是她总算从女儿很快会回来这个消息里得到了些许安慰，她和丈夫转过身，不一会儿就离开了王座厅。同时，侍者们和卫兵们回到王座厅内，看到梦魇之月坐在她的王座上，双眼紧闭，满面阴沉。

“还有请愿者吗？”梦魇之月问道

“没有了。”侍者之一回答道。

梦魇之月无力地点点头，“那么今天散朝，叫门卫去通知，让艾奎斯陲亚每只小马都知道，如果他们想和我说话，那么必须请求预约。让他们知道，我不会再开朝了。”

“遵命，殿下。”



尽管开朝失败了。法汇仍然提供了很多皇家工作供梦魇之月参考。通过发表帮助制定法律的演讲，她尝试了各种方法来统治王国。梦魇之月甚至耐着性子看完了一场完全无聊的税收会议，而尽管法汇一直都在保证，她的侧腰始终空白一片。

在尝试各种皇家职务持续失败了一个礼拜之后，法汇开始建议关于夜空方面的天赋。他向梦魇之月提议应该把夜空变成她的挂毯，而且用整个艾奎斯陲亚都在永夜中渴望的无限美丽缀满它，这样他们就把她的夜空当成艺术品来欣赏。

但是，在梦魇之月试着移动夜空中繁星的位置时，她很快就后悔了。她的记忆中闪过车厘子班上的艺术课。有些同学在努力中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但是她的画总是看上去崩溃无比。她唯一画小马的办法就是一个简笔画的轮廓。而在班上比她还缺乏艺术才能的小马就只有甜贝儿，因为在画画的时候，她老是忘记先把画笔上的颜料洗干净。

结果梦魇之月在天空中做出的任何修改都没有任何改善。她试着创造星座，但是露娜的创作是非常微妙的。星座拥有它们所表达的造物的模糊形态，但是非常易于理解。自始至终，星座都藏在壮观的星空之中。只有刻意去寻找的时候，它们才会呈现出来。

和梦魇之月所有的尝试都形成鲜明对照，她造出的星座的突出效果，简直就像是一个画家在故意用粗糙而胡乱的涂鸦玷污另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在整晚的时间内，梦魇之月都在尝试独立在天空中创作，但是她每个初始的修改都被她在几分钟之后厌恶地取消掉。

对于梦魇之月唯一成功的是，她在所有和夜晚相关的项目中都让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失败。她的可爱标记曾经是衬着最深沉暗夜的月亮。她应该拥有这方面的才能，执掌夜空。但是不管她怎么尝试，她的水平简直就和一个涂鸦取乐的幼驹没什么差别。

附近一座时钟敲响了晨时的钟声，于是梦魇之月彻底认输了。她一跺蹄子，用她的魔力擦掉了她最后的失败作之后，化身为一股烟云。她像条愤怒的蛇一样呼啸着穿过天空，回到了她卧室的阳台上，进去继续跺蹄泄愤。

梦魇之月直接走向她的镜子，盯着镜子里她仍然非常空白的侧腰。她怒视着她毛皮的那个区域，就像是要用纯粹的意志力迫使她的可爱标记出现一样。当这也没用的时候，梦魇之月紧紧闭上了眼睛，极力抑制着再一次打碎她卧室的镜子的冲动。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她的天赋不再是过去她和露娜还是同一只小马时那样？到底是什么事让她变得不同，除了变成了一个每只小马都害怕，蔑视，希望把她放逐回月球的女王之外？

再一次睁开眼睛，她把愤怒的视线从她空白的侧腰转移到她的铠甲上。此时此刻，这东西简直就像是对她欠缺的可爱标记的一个极度讽刺。她又不是战马，或者是会把所有挡路的都干掉的恐怖家伙。如果她是的话，她就不会放过暮暮或是她的朋友们了。铠甲是杀手或者士兵才会穿的玩意儿，她哪一个都不是。不假思索地，梦魇之月用魔力脱掉了她的铠甲，把它扔到一个角落，摔出一声巨响。

下一个被除掉的是她的眼影，另一个令梦魇之月心烦到受不了的东西。她上了眼影妆只不过为了应付法汇和梦魇之子的期望罢了，但是她已经厌烦了。用一块湿毛巾把它抹了个一干二净之后，梦魇之月再次观望着身为一只普通黑色雌驹的自己。

黑色是多么适合她毛皮的颜色啊。她曾经只是一片阴影，一剂毒药，一缕被夜空的真正守护者所压抑的阴郁思绪和嫉妒，即使是她曾经拥有的可爱标记，也只是露娜扭曲的影子罢了。是露娜掌管天空的天赋，露娜的嫉妒和情感，还有露娜的渴望塑造了梦魇之月并给予了她目标。

现在她和露娜完全分开了，变成了一只完全独立的雌驹，那么还留下了什么？在梦魇之月记忆中，曾经如火一般燃烧着她的那份渴望，已经如冰一般寒冷地褪去了，只残留在她的回忆中而已。她感觉就好像她根本没有自己的追求和愿望，她开始恐惧，说不定自己根本没有特别天赋和可爱标记。

对自己的镜中映影再也看不下去，梦魇之月走回了卧室的阳台。她疲倦地扫视着艾奎斯陲亚。两个礼拜的长夜，结果显而易见。整个王国的植物都在枯萎，即使是郁郁苍苍的无尽之森看起来也憔悴调零。零星的几只晨间早起外出的小马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好像冬天的死尸，而此时此刻本应是盛夏。

梦魇之月望见了远在镇子另一边的甜蜜苹果园，想起了小苹花的家。果园看起来很衰弱，那些树还能活多长时间？当收获颗粒无收之后，苹果家族和整个小马镇会怎么样？没有了果园往年的丰收，这个镇能活过这个冬天吗？

梦魇之月激烈地摇着她的头。为什么她要在乎这个？曾经的她，那个梦魇之月只会对这种艰难状况纵声大笑，并且充满享受地品味这些苦难折磨。她从没有关心过艾奎斯陲亚的小马们。她曾经在乎的一切只不过是小马们观赏她的——或者是露娜的——夜空并且赞颂它的美丽。

梦魇之月向天空瞥了一眼。她在它本应具有的美丽中寻找着安慰。但是注视了它一整晚之后，她却只感到厌恶。她已经厌烦了月亮和群星。她已经厌烦了黑夜的冰冷和黑暗。她已经……厌烦了所有这一切，她只想看些别的。她想看些夜晚之外的东西，但是那只有一件东西。

皱起眉头，梦魇之月望向地平线。这些想法在她脑海中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长，变成了一个渴望，一个她不应该有的渴望。与此同时，这渴望只是变得越来越强烈。很快，梦魇之月做了一件她在开朝时曾对所有小马赌咒发誓决不会做的事。

她的云鬃开始摇曳，她的眼睛开始泛出白光，梦魇之月把她的魔力探向苍穹。对下面在看着的小马们一点预兆都没有，月亮开始移过夜空。不到五分钟，它就降到了西边，开始沉下遥远的地平线。但是梦魇之月没有看着她的月亮西沉，反而凝望着东方。

一点点红色开始混合进夜晚的深蓝色和黑色之中。起先光很微弱，但是它在增强。红色的边缘被橘红的核心更远地推入天空，而当一个明亮的黄色球体开始浮出地平线之际，橘红色也被推得更高了。

这等于是违背了她应该坚持不变的所有一切，违背了她应该想要的所有一切。然而，梦魇之月却不由得露出了微笑。她已经能感觉到几丝太阳金色的光芒照射在她的身体上，为她注入了温暖。她望向天空，在群星慢慢地从视野中褪去之时，注视着它从漆黑变成了明亮的，愉悦的天蓝色。

两个礼拜以来第一次，艾奎斯陲亚上空升起了火红的旭日。

把她的铠甲丢在后面，梦魇之月一路走向王座厅，她好奇着到底要多久才会有小马跑进来恐慌地寻找她。



“我的女王，我有个可怕的新闻！”法汇大喊大叫，他一路狂奔进了王座厅。一大堆士兵跟在他后面，但他的惊慌失措却只迎上了梦魇之月一双冷静的眼睛，以及一个狡黠的微笑。她正悠然自得地坐在她的王座上。

“只有十分钟？我还以为你花的时间肯定再长一点呢。”梦魇之月低声道。

法汇和士兵们在王座前停下脚步，脸上充满了困惑之情。“我的女王？”

“没什么。现在，到底出了什么事让你这么夸张地闯进这里来？”

“殿下，月亮落下去了，太阳开始升起来了。毫无疑问赛蕾丝蒂娅已经逃脱了她的监禁，而且她和韵律公主的叛军会合前来袭击您只是时间问题了。我已经向卫兵发出了警报，而且也向银甲闪闪发了信息，要求坎特拉皇家城堡和这边一样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在即将到来的激战中支援您，并且……”

“那根本用不着。”梦魇之月打断了他。“你可以去告诉卫兵没什么好担心的。”

“您的自信实在是令我们耳目一新，我的女王。但是赛蕾丝蒂娅现在占据了突袭的有利形势。我们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或者怎样发动攻击。甚至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她说不定都在策划行动了。”

在露出另一个窃笑之前，梦魇之月点了点头。“没错，如果赛蕾丝蒂娅真的逃出了太阳，说不定还真是那样。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她还在那里。”

“但是、但是那为、为什么太阳会升起来？毫无疑问那肯定不是您……”

“对，法汇，就是我降下了月亮，而且凭着我的意志和力量，太阳才升上了天空。”

法汇目瞪口呆地看着梦魇之月，震惊到话都说不利落了。“但、但、但是……但是殿下，您为什么会结束自己的夜晚？您最大的心愿不就是将艾奎斯陲亚永远笼罩于明月与繁星的荣光之下吗？”

“别再犯傻了！”梦魇之月怒吼起来。“你还没感觉到城堡之外有多寒冷吗？你还没看到植物已经开始枯萎了吗？艾奎斯陲亚在两个星期的长夜之后幸存下来已经是奇迹了，但是期待这个王国在永夜中幸存下来，那简直就是荒谬！”

法汇哆嗦着向前迈了几步，恳求地望着梦魇之月。“我的女王，如果是关于我们对艾奎斯陲亚的改革，那我可以向您保证……”

“你的改革已经来的太晚了。你再植计划的那点可怜的成绩还算是最出色的了，而你保证过的在艾奎斯陲亚居民区中安装以保证温暖的暖灯，在所有的城镇中根本还没有安装到位。等你的工作完成，半个艾奎斯陲亚已经饿死了，另一半也都冻死了。”

“说到夜晚，再也没有理由让它持续到永恒了。很多事情都和千年之前大不相同了，法汇。现在的小马们生活，工作，用他们的整个生命去睡过白天，醒于夜晚。很多小马们都欣赏夜晚的美丽，但是，白天和阳光也同样美丽。”

“美好的东西才是我想统治的。”梦魇之月继续道。“我已经决定了，作为艾奎斯陲亚唯一的统治者，我会独自掌管日月，我会如赛蕾丝蒂娅千年以来那样，而且我会比她做的更好。苍穹的两大天体将由我共同执掌，在我的驾驭下它们的美丽不仅仅将持续千年，而将永世流传。我将成为昼与夜的永恒女王。”

法汇张嘴想要继续抗议，但是梦魇之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让他闭了嘴。最后他终于叩拜下去，还有其他的士兵们也是一样。“如您所愿，我的女王，您还有什么事要让我知道的吗？”

“是的，我今天想去城堡外面走走。”梦魇之月对法汇说着，从她的王座上站起身来。

“当然，我的陛下，我马上就让小马们去准备您的铠甲还有……”

“不，我要自己独自出去。”

法汇瞪着梦魇之月的眼神就好像她发了疯。“但是陛下，我真的认为……”

“我自己决定穿什么或者不穿什么！”梦魇之月咆哮道，“现在，全都退下！”

法汇没有半点迟疑，他和卫兵们一溜烟窜出房间，要多快有多快。梦魇之月直到他们全都远到已不可闻，才恼怒地喷了个响鼻。她离开了王座厅，没几分钟，她已经到达了城堡的一个阳台上。她微笑着仰望太阳和纯蓝的天空，就像在迎接别离已久的朋友。

一阵风把愉快的声音带到了梦魇之月的耳畔，她相信那是音乐声。转动着她的眼睛寻找来源，她注视着小马镇。整个镇的小马都在街上跑来跑去，很多都集中在镇广场上。

她的臣民们，她“未受祝福”的臣民们，他们看到太阳都非常开心，就像她一样。他们在它的光明和温暖中欣喜若狂。非常罕见的，梦魇之月感觉到了快乐。她没有试着去解释或猜测为什么她会有这种感觉。她只是展开她的翅膀，在她的羽翼和毛皮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中时，向小马镇飞去。



小马镇准备庆祝的速度从没这么快过。萍琪正在和几只天马忙碌着，其中还包括了快如闪电的云宝黛茜。她们正匆忙地为已经开始的派对准备着装饰物。

一位当地的ＤＪ开始放唱片了，让空中充满了音乐，小马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空气已经开始变得温暖，驱走逗留不去的黑夜的寒冷。小马们已经把脱掉的鞋子，冬装和围巾装进袋子里，开始享受阳光的照耀。

在庆祝中的小马们都非常快乐，他们没有注意到紫蓝色的云雾正隐藏在附近树木的树荫里。梦魇之月望着他们，如果她现在不是化身为魔力的云雾，那她一定会笑得无比开怀。

现在这样才好，现在这样才对。小马们欢笑着在太阳下玩耍，欢乐和幸福多到溢出来，都不在乎他们周围的世界了……这才是艾奎斯陲亚应该的样子。这才是梦魇之月曾经用童稚的，无辜的眼睛看过的世界。而绝不是被囚锁在永夜之中的景象。

让法汇自己去嚼发霉的干草吧。这才是梦魇之月决定统治的方式，这才令她感到快乐。她将会像赛蕾丝蒂娅那样移动日月，让艾奎斯陲亚的小马们既拥有他们的白天，又拥有他们的黑夜。

在喜庆的气氛继续旺盛的时候，梦魇之月的思绪也开始渐行渐远。小马们都这么开心，看到他们的太阳这么让他们狂喜，那么，或许，现在他们也不会再恐惧地看着她了。或许他们甚至会感谢她重新带回太阳。是的，她将会出现在他们面前，小马们将会如同看待赛蕾丝蒂娅一样看待她，而不是在恐惧中畏缩。

是的，她都能想象得到那一幕。她将在他们面前带着微笑显身。她将会像赛蕾丝蒂娅那样亲切地叫他们“我的小马们”，用她能做出的最甜蜜的，最温柔的声音。她会让他们再也不用恐惧永夜再度到来，他们将会赞颂她，如同赞颂她的前任一样。

梦魇之月的白日梦被附近的一阵欢呼打断了，几只雌驹和雄驹向她隐藏的地方走了过来，搬着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大碗潘趣酒，还有不少空杯子。当他们放下桌子后，每一位都拿起了杯子，一只雄驹笑着举起他的玻璃杯。

“我建议干一杯，为了太阳。”

“为了白昼！”马群中另一位补充道。

“为了艾奎斯陲亚的真正王者！”

“为了赛蕾丝蒂娅和露娜！”

梦魇之月的心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在胸膛里沉了下去。小马们，他们正在庆祝的是她的失败。他们以为日出意味着艾奎斯陲亚再次为皇家姐妹所统治。

几乎是马上，梦魇之月产生了召回黑夜的冲动。她开始把她的魔力探向天空，满脑子都是把太阳从天空中挪走，直到小马们会感激白昼，会感激她为止的心思。但是，在梦魇之月开始把太阳移出天空之前，她的决心就动摇了。黑夜已经持续了两个礼拜之久，那些小马们要是知道他们深爱的公主没有回来的话，一定会心碎的。

慢慢沉下地面，梦魇之月化身的云雾溜过小马们的蹄子之间，从派对中默默地离开了。她会让他们享受这一天，让他们继续他们的庆祝，但是她没法站在那里继续看下去了。



在小马镇的远郊，派对和音乐的声音不比萦绕的风声更大的地方，梦魇之月降落在草地上。她在镇的众多外部区域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在一片垂柳的树荫之中。长长的垂落枝条将她遮挡起来，与任何可能路过这里的小马隔离开，确保了她正在寻找的隐私空间。

她的心疼得厉害。在她升起太阳时那份闪现在生命中短暂的快乐，被小马们的庆祝冷血地抹杀了。最糟糕的是，她已经品尝到了那份快乐。那就像是给在沙漠中迷路的小马一口水，可以提供短暂的活力，当时效一过，唯一留下的只是灵魂中更多的渴望而已。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只有那时候她才很开心？不管有没有可爱标记，她已经拥有了她曾经想要的所有东西。她是女王，她把赛蕾丝蒂娅和露娜放逐到了太阳和月亮，没有小马能挑战她的统治，那为什么她只有升起太阳的时候才感觉到了快乐，在她觉得小马镇的小马不会再害怕她的时候？

过去曾经有什么让她快乐过吗？她知道那并不总是和现在一样。仔细回想，梦魇之月长久以来试图掩埋的记忆开始像气泡一样浮出水面。她知道过去曾经让她感到快乐的是什么，那不是力量，也不是王冠，更不是什么东西或者珠宝。

而是小马们。

那是像暮光闪闪，车厘子，还有纠纠那样的小马。那是像小苹花，甜贝儿还有飞板璐那样的小马。那是小马镇所有的居民们，他们曾经都带着微笑和快乐的面孔望着她，把她当成这个简陋小镇的另外一位成员看待。

梦魇之月呻吟起来，她无力地把脑袋落在地上，捂住自己的眼睛。下定了决心，她开始仔细剖析她的思维。她受够了这些无法确定的东西，受够了这些无解的问题。她要搞明白为什么她身为一只小雌驹的短短几个月时间的记忆比她其他所有那些记忆都要重要。她已经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折磨了。

集中起精神，梦魇之月的思绪回到了她最古老的记忆，她曾经与露娜公主最初分享的记忆。那只是沧海一粟，但是当记忆变得清楚的时候，她敏感地抓住了它。那已经褪色的记忆，是她和露娜一心同体时候的事，她站在一段距离之外，远远望着赛蕾丝蒂娅。她并不记得具体情节，或者是具体日期，但是记忆中重要的细节依然很真实。

赛蕾丝蒂娅身边总是围着快乐的小马，他们全都在为了美丽的白昼而赞颂她。这让她胃里好像开了个大洞一样难受，嫉妒的火焰在腹中翻腾不休。赛蕾丝蒂娅凭什么把所有的赞美都给占了？她只是升起太阳而已，又没有在请出皎月的时候在天空中缀满繁星。赛蕾丝蒂娅充其量也只做了一半的工作而已，而小马们却十倍地爱她。

在那古老的记忆中，露娜渴望着那份赞美，因此梦魇之月也是一样。那渴望，那饥饿，一直是她们存在的燃料，直到谐律精华把她们分开为止。那是她曾经想要的所有东西的核心。她对永恒之夜的渴望，她对成为女王的追求，全都是源于一件事。

她只是希望得到……得到……

爱。

爱？就是它吗？那就是她真正想得到的吗？梦魇之月不敢置信地摇着头，试着否定它，但是她无能为力。即使是她被谐律精华从露娜身上分离出来之后，真相依然存留着。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根深蒂固的、她们共同分享的想法，即使最强有力的魔法也无法抹消这个事实。

在她身为聂克丝的时候，她一直都被爱着。在那个时候，暮暮爱着她，在那个时候，她拥有朋友。她本来很快乐，但是她把一切都毁了。她把这一切全抛弃了，去追求那些从不属于她的老旧记忆和欲望。她让法汇和梦魇之子唆使她变成了一个怪物和暴君。她监禁了她的朋友们，还有……还有她曾称之为母亲的那只小马。

这实在是让她恼火至极，但是，梦魇之月并没有在愤怒中咆哮出来。她，艾奎斯陲亚的女王，反而开始哭泣。她没有嚎啕，没有哭喊，而是静静地藏在一片柳树的树荫下面，她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不可遏制地从脸上滑落。



很长一段时间，梦魇之月都保持着这个状态。她就只是自己默默地哭泣，忽视了她周围的整个世界。她既不知道也不在乎她在树荫下到底藏了多久，但是她的哭泣突然被一个小小的声音打断了。

“你还好吧？”

在震惊中，梦魇之月猛地抬起她的头。用最快速度擦干她的眼睛。到底是谁在她明显心情很坏的时候胆敢接近女王？到底是谁竟然会……关心她？

过了一小会儿，梦魇之月才找到了那个声音的来源。发出声音的小马已经跑到了垂柳投下的树荫外面。不过，片刻之后，小马又大着胆子把脑袋伸进了柳树枝条的垂帘里。

那是一只年龄和可爱标记童子军差不多的小雌驹，她有奶白色的皮毛，卷卷的红头发，看起来挺傻的紫色眼镜，还有在红心中交叉的两只糖果棒的可爱标记。那是梦魇之月非常熟悉的一只小马，她曾和她一起度过校园时光。

“我……我很抱歉，陛下，”纠纠道歉的声音带着鼻音。“我只是在我回我家拿薄荷棒糖的时候听到有谁在哭，我马上……我马上就走，只要您……”

“不，”梦魇之月在她能想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之前就开了口。“拜托，好久不见了，纠纠，如果你不想的话，你不用离开。”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纠纠问道，怀疑的眼睛睁得圆溜溜的。

梦魇之月把蹄子举到她的胸口，指着自己，“是、是我。纠纠，我是聂克丝啊。”

下巴掉了下来，纠纠靠近了几步，“聂克丝？我妈妈说你变坏了，还有就是你一直让天这么黑的，我对她说那不是真的，但是……我猜她说的是真的……”

话中的真相很让她心痛，但是梦魇之月没有让自己对纠纠怒吼，甚至没有打算为自己辩解。“我很抱歉做了那些事。纠纠，但是我保证我不会再那么做了。”

“其实一开始还挺有意思的啦，我从没在天黑之后还跑出去玩过。我玩了很多捉迷藏的游戏。”纠纠的脸色亮了起来。然后她走开了几步，“嘿，你应该来参加镇里的派对！大家都在外面又跳舞又玩耍。”

梦魇之月在这个邀请之前畏缩了，她摇了摇头，“我……很想去。纠纠，我真的很想去。但是我想我去不了。我很忙的。”她说谎道。

纠纠脸上绽开的笑容渐渐消失了。“在她去看望她的亲戚之前，小苹花一直都这么说的。”

看望她的亲戚？梦魇之月只能猜测这是纠纠被告知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她不知道小苹花和其他的童子军都被关进了城堡的地牢。不过，梦魇之月并不想关注这个，她不想让纠纠有理由讨厌自己……至少不是现在。

“为什么小苹花一直这么说？”梦魇之月问道。希望能把话题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

“因为她一直都是可爱标记童子军，”纠纠回答道，她用前蹄踢着地上的石子。“我因为我得到了可爱标记而很开心。但是从那以后，小苹花就只跟飞板璐和甜贝儿玩了。不管什么时候我找她去玩，她都一直很忙。”纠纠又开始踢石子了。“我几乎希望我的可爱标记从来没出现过。”

“别这么说，纠纠，”梦魇之月说道。尽力安慰着她。之后，一个小小的微笑浮现在她的嘴角。“嘿，能在这里等一下吗？我要离开去拿些东西，但是我保证我会回来的。”

“好啊，只是别太久了。我还要回去参加派对呢。”纠纠回答道。

梦魇之月点了点头，化身为一股紫蓝色烟云消失了。纠纠在梦魇之月回来之前望眼欲穿地等了整整一分钟。她再次出现在她旋转的云鬃之中，降落在草坪上。

“好，我要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梦魇之月温和地微笑着。

纠纠跳了起来，“真的？！”

“对，不过你得先闭上眼睛，不许偷看。”梦魇之月告诉她。

纠纠紧紧闭上了她的眼睛，紧得小脸上都起皱纹了，让她的脸看上去傻乎乎的。

梦魇之月看着不由得暗暗好笑，但是她仍然继续着她的工作。她从魔力云鬃中拉出一样东西，用她的魔力，把它轻轻地覆盖在纠纠的背上。只有确定这东西不会掉下来之后，梦魇之月才解除了她的魔法。“好啦，你现在可以看了。”

纠纠猛地睁开眼睛。然后看到了梦魇之月为她系上的东西。当她看到带着蓝黄两色徽章的红披风的时候，一下子露出了微笑。

“作为可爱标记童子军的一员以及艾奎斯陲亚的女王，我在此宣布，你已经成为可爱标记童子军的正式成员了。现在你可以和小苹花、飞板璐还有甜贝儿一起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梦魇之月告诉她。

“真的吗？”纠纠疑惑地问道。“即使是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可爱标记？”

“成为童子军并不只是去寻找你自己的可爱标记，”梦魇之月对她说，“而是帮助你的朋友们去发现他们的特别天赋，比起一只已经拥有可爱标记的小马来，还有谁更能帮助她的朋友们找到她们的可爱标记呢？”

纠纠兴奋地蹦蹦跳跳，“哦，我都等不及小苹花回来了！我可以向她、飞板璐还有甜贝儿演示我怎么制作糖果，然后她们可能也会像我一样得到可爱标记。”

“我相信小苹花回来得会比你想的还要快。”梦魇之月说道。她仍然无法向纠纠坦白事实。

“谢谢聂克丝。这太棒了！我都等不及给大家看了。”纠纠欢呼着，然后忽然回过神来，“哦，我都忘了，我是去给派对带我的薄荷棒糖的。”

梦魇之月提起一只蹄子，轻柔地推了推纠纠。“那，你最好快点自己赶过去了。”

虽然梦魇之月鼓励她，纠纠还是回头望着她。“你真的不能和我一起去派对吗？”

“我很抱歉，纠纠，但是我想我真的去不了。”

“好吧，”纠纠回答，但之后她回头打开她的马鞍包，抽出一根薄荷棒糖。那是一根用彩色糖纸包裹的红色弯曲糖棒。“给，你至少应该品尝一下我的薄荷棒糖。这是我今天早上才做好的哦。”

望着这份小小的礼物，梦魇之月的眼睛变得愈加温柔。“哦，纠纠，不，我不能接受。”

“它们会让你心情愉快的。”纠纠用唱歌一样的腔调向她保证道，把薄荷棒糖放在地上。

这对梦魇之月的承受力而言已经太多了。她用她的云鬃轻轻地捡起了糖果，就好像它是脆弱的玻璃。她把糖果放到眼前反复地看着它，露出了一丝微笑。“谢谢你，纠纠。”

“好吧，我最好走了……不过，聂克丝？”

梦魇之月把她的视线转回到纠纠身上。“是？”

“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吗？或者是还会变得那么黑吗？”

“我和你做个约定吧。”梦魇之月倾过身体靠近纠纠。“只要你不告诉任何小马你见过我的事，还有今天升起了太阳的是我的话，我就每天都让太阳升起来。”

“必须要发萍琪毒誓吗？”纠纠紧张地问道。

梦魇之月忍不住笑了，回忆起了在珠玉冠冠的恶作剧变本加厉之后那天她们遇到萍琪的事。“不，那倒用不着。”

“好吧，我保证，聂克丝。”纠纠用笑脸回应她。“但是我真希望你能改变主意，派对会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不过，要是你没时间的话，那我们回头见，好吗？”

梦魇之月点点头，望着纠纠钻出柳树丛垂落的枝条。她用她的魔法掀开了几根柳枝，从缝隙中看着纠纠跑向小镇的方向。当纠纠从她的视线中消失之后，她才把注意转移到薄荷棒糖上。她剥开糖纸，把它放进嘴里。味道很甜蜜，很清凉，而且这一刻，非常非常美味。



梦魇之月在那里一直呆到这一天结束，当庆贺结束，太阳即将落山之际，她让太阳落下，让月亮从她藏身之处的树后升起，然后她在那里多留了一会儿才离开。

她像一个神秘的影子一样穿过小马镇，一路直接奔向她的目的地：小马镇图书馆。之前梦魇之月很高兴地把自己从甜贝儿那里收到的童子军披风送给了纠纠。不过她很快就发现她为她自己所做的事几乎后悔了。她之后才想到她很想要自己的披风，把它留作纪念品。但是同时她也知道她不能从纠纠那里把它拿回来。

所以这让梦魇之月非常想要那披风，然后她记起这世界上还有另一件童子军披风。有一件她可以为自己保存，其实那件披风已经属于她了。那是她的第一件披风，她在学年中获得的那一件。而且她完全知道该去哪里找它。

在过去她还被叫做聂克丝的时候，一只小马把一本损坏的书还给了图书馆。很多书页都被撕掉了，剩下的很多页也泡了汤。这书被完全毁了，而暮暮不得不把它扔掉。不过与此同时，聂克丝正在读一本故事书，里面的主角把东西藏在一本被挖空的书里面。

于是，把那本书从垃圾里捡回来之后，聂克丝把它变成了她最好用的一个藏东西的地方。这是连暮暮都不知道的事。她把书挖空了之后，和其它的故事书一起藏到了她的床下。这是一个令她非常自豪的隐藏点。在一所图书馆里面的一只小雌驹的床下，找到一本独一无二的小小书本，就像是在大干草堆里找一根针……除非知道到哪里去找。

梦魇之月化身为云接近了图书馆，在她靠近一扇窗户的时候，她产生了一个即视感。在之前那命运的一夜，她也曾偷偷靠近同一扇窗，并且偷窥暮光闪闪以及另外使用谐律精华对抗她的五只小马。在那时，她和露娜还是二位一体。

而就像是那一夜一样，梦魇之月从图书馆的窗户偷窥进去，却只发现了和她记忆中大不相同的一幕。

“你确定你自己留在这里没问题吗，斯派克？你可以继续留在我家没问题的。”瑞瑞建议道，她正站在房间中央，看着斯派克忙碌地打扫卫生。

“不用！我得在这里把图书馆打理到最棒的状态等着暮暮回来。我是说，你也看到了，太阳升起来了。那表示赛蕾丝蒂娅公主的归来，而她既然回来了，那么她打败梦魇之月也不会有多久了。然后她就会救出暮暮，我可不想让她回到一家又脏又乱的图书馆。”

“你真不愧是她的头号助手，不是吗？”瑞瑞微笑着称赞。

斯派克暂停了他手头的打扫，自豪地挺起了胸膛，“我敢和你打赌我是的。”

“那好吧，我不勉强你，不过要是你饿了。那就到我的精品店来吧。我虽然不能给你保证宝石，不过随时欢迎你和我分享晚餐。哦，别睡得太晚了哦。”瑞瑞说完准备离开。“当暮暮回来的时候你可不想劳累过度，对吧？”

梦魇之月向后畏缩了，在瑞瑞离开图书馆的时候，她把她云雾一样的身体藏到了附近的灌木丛里。瑞瑞向斯派克挥蹄告别之后便离开了，直到她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消失之后，梦魇之月才又回到窗户的位置继续偷看。

斯派克已经打扫完了图书馆的最后一个书架，而且走到了暮暮的书桌旁，他开始像刚才清理其他东西那样打扫书桌，但是没多久就停了下来，拾起了旁边一个小相片框。

那是一张他和暮暮的合照。他们俩正在为相片摆姿势，毫无疑问那是一张在暮暮才刚刚进入赛蕾丝蒂娅的天才独角兽学院时的学校年刊相片或者类似的留影。在照片里，她和斯派克看上去都很年幼，在那个时候，他才刚刚有点像是暮暮的助手。这张照片让斯派克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把它在胸前抱了一会儿。

“快点回家，暮暮。”

直到斯派克说出那些话之前，梦魇之月都打算等他睡着了之后再溜进去到二楼把她的宝贝书拿走。然而现在，她却悄悄地远离了那扇窗户，就让她的身体保持云雾状态一路返回宫殿。

斯派克会彻夜无眠地等着暮暮回来，而且每过一个小时，他关于暮暮将会被赛蕾丝蒂娅解救的希望都会流失。就像所有小马镇的小马们一样，他很快就会明白，升起太阳的是梦魇之月。

如果说一定要等在窗户旁边，看着斯派克关于暮暮回家的希望在他胸中熄灭，梦魇之月完全没有那种兴趣。



等待是痛苦的，梦魇之月已经回到了城堡，命令她的卫兵们在斯派克离开图书馆的时候把那本书取来。然后她留在王座厅内，为了避免错过卫兵的归来，她连一寸都不想动弹。

她把那本书讲的比实际上还要坏，她编造了一通关于那本书中保存着她对于的艾奎斯陲亚宏伟计划的故事，而法汇非常热诚地相信了她。他甚至志愿去亲自去图书馆取回那本书，以确保它不会被翻阅。

这个提议梦魇之月没有拒绝，不过她坚持必须等到斯派克离开图书馆。当法汇问原因的时候，她简单地解释给他听，在小马镇内甚至没有小马或者龙知道那本书的存在。这解释似乎让法汇更加激动。为了确保那本书的安全，他或许会等斯派克离开图书馆不惜等上几年。

谢天谢地，只花了几个小时时间。在第二天日出后没多久，梦魇之月听到通向王座厅的大门打开了。片刻之后法汇把脑袋探进来把门推开一个足够宽敞的缝隙，他的脸上笑得无比灿烂。

“你成功了吗？”梦魇之月问道。虽然她已经看到他确实如此。她从王座上起身穿过房间，在中途迎向法汇，他向她走来的时候，那本书就漂浮在他脑袋的旁边。

“当然，我的女王。那本书就在您说的那个地方。而小龙在那个时候独自出去吃早餐了。没有任何小马看到我们出入。我也确保没有任何小马翻开过封面。这本书就像是从它被隐藏的位置拿出来时一样，始终合得紧紧的，正如您所要求的那样。”

“非常好。”梦魇之月用她的魔法接过书的时候非常愉快的说道。“你干的不错，法汇。”

“感谢您的赞赏，殿下。不过……请容我冒昧，这本书里具体都有什么？您曾经说过它里面有些重要得难以想象的东西。但是我私下很疑惑这本看起来如此简陋的书怎么会有些这么重要的……”

“你在质疑我的话吗，法汇？！”梦魇之月从牙缝里挤出这些话，倾下身体，冷酷地逼近瞪着他。

法汇不得不紧张地咽了口唾沫，把嗓子里好像打了结的感觉压下去。“不……从来没有，我的女王！想都没想过！”

“那就相信我的话，这本书很重要，但是内容只有我才能亲眼过目。现在，我今天早上就先退回我的卧室了。最重要的是，别来打扰我。”

“遵命，我的女王。”法汇回答道。再一次向大步走过他面前的梦魇之月鞠躬，直到她把她的命令下达给卫兵之后离开王座厅。



回到她的卧室内，卸除了她的铠甲和化妆，梦魇之月躺在她的床上，用她的魔力轻轻地拿着那本书。在她到她的床上之前，她用尽了自己每一盎司的意志力，克制住自己不把书翻开。但是她现在已经到了，没有谁再盯着她了。舔了舔嘴唇之后，她翻开了书的封面。

在书里被水浸渍得变了色的书页上，被挖出了一个方形的洞。里面亲蹄放进去的东西，让梦魇之月一时间呼吸有些急促。

放在里面的，占了书里面最大的空间的，是她最初的可爱标记童子军披风。边缘上有些磨损，一处边角还有污渍。但它仍然是鲜艳的红色。缝在披风上面的小马徽章与梦魇之月的记忆分毫不差。

小心翼翼地，梦魇之月移走了斗篷，在她看着里面的其他东西时，把它放在书的封皮上。她找到了她在寓教于乐节赢得的蓝缎带，还有她在寻找可爱标记的很多次远征行动中收集到的其他很多小玩意儿。弹珠，旧硬币……书里满是不值钱的东西。但对于她而言，这些却是无价之宝。

在她能让自己停下来之前，梦魇之月感觉到她的魔力触摸到了一件东西：她的卡祖笛，她取出了她在寓教于乐节的拔河比赛中和蓝缎带一起赢得的这件廉价的小东西，在她来得及停下之前，她把这小玩具放到了她的唇边。

它现在感觉起来是这么小，好像仅仅把它放到嘴里叼着就会把它弄坏一样。不过，梦魇之月仍然小心地拿着卡祖笛，伴随着她吐出气息，卡祖笛响起了哨声。声音在卧室的墙壁之间回响着。

那单调的哨声，那梦魇之月希望能带回一点她曾经知道的快乐的哨声，只在她嘴里留下了塑料的苦味而已。用她的魔法尽可能快速地，她把所有的宝物都收回了书中，并把它藏进了梳妆台的一个抽屉里。然后她向后沉重地躺倒在她的床上，再一次发现她正在盯着梳妆镜中映出的自己的影子。

在梦魇之月盯着她的镜中影的同时，露娜的话像愤怒的幽灵一般在她的脑海中回响起来。“折磨你的将不再是我的过去，而是你自己犯下的罪恶了！”

露娜是对的。她是聂克丝，而且她本来可以一直都是聂克丝。皇家姐妹给过她悬崖勒马的机会，但是她是在迷失在过去中的一个蠢货。她听从了法汇，梦魇之子，还有她自己的回忆。她一直在乎的都是自己过去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她把她曾经拥有的一切都给毁了。

是的，她是梦魇之月，她让她自己变成了梦魇之月，但是她现在再也不想这么做了。她不想当一个连影子让小孩子都害怕的怪物了，她不想当一个女暴君了。但是她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她已经走得太远，陷得太深，再多的道歉也无法洗清她做过的一切。如果她释放了赛蕾丝蒂娅和露娜，那么她们肯定会把她放逐到月球上一千年，如果时间不能更长一些的话。

她……进退两难，完全进退两难。她无法回头，但她也不想再一意孤行。她在各种意义上就是她镜中的倒影，和梦魇之月像得不能再像，身披铠甲，把恐惧直刺入小马们的内心。但是，她也无法再变回那个小小的，无辜的小雌驹聂克丝了。她是一只体侧空白的成年雌驹，正在进退两难之中，而她再也无法忍受镜中映出的那个形象了！

心情更加恶劣，梦魇之月在床上重重地翻过身。她背对着镜子，在房间另一边寻找着能让她转移注意力的东西。她望着她的书桌和上面的纸张，之后，她的视线被一个熟悉的紫色物体吸引住了。

那是在她书桌下面的一个东西。她几周之前曾经在狂怒之中把它扔到了那里。她用魔力云鬃把它捡了出来，重新拿到光亮处。

再一次，梦魇之月凝望着暮光闪闪的训练傀儡。这傀儡在她到达城堡第一天就被她发泄怒气的时候给摧毁了，现在傀儡上落了一层灰，在它被遗忘地躺在那里的时候，丢失了更多的填充物。不过，那个形似暮光闪闪的傀儡就和梦魇之月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一样显眼。

它太像是暮暮了。梦魇之月情不自禁地把那个傀儡拿得更近，用她的魔力抚摸过它。破洞和碎片开始自动修复，很快，训练傀儡焕然一新。不过她没有就此停止。她继续用在傀儡上施加着她的魔法。修改了它粗糙的外形，把土豆袋子的布料变成更加柔软和豪华的织物。

在梦魇之月的魔法作用下，训练傀儡的外形和样子变成了一个布娃娃。新做的暮光闪闪娃娃很快地飘到了梦魇之月的胸前。她伸出她的前腿，用她的身体拥抱着那个布娃娃。暂时，她把布娃娃当成了真正的暮暮。

“暮暮，我现在该怎么办？”梦魇之月喃喃地问，祈祷娃娃能给她一个答案。“我现在……究竟该怎么办？”



# 第十六章：柔心化铁

整整一周，梦魇之月都忠实地升降太阳，让日子过得就像是她统治之前一样。除此之外，她几乎什么都没做，只是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继续着王国的统治，并且牢牢管住法汇，让他无法越雷池一步。除此之外，梦魇之月几乎没有从床上爬起来过。

关于她升起了太阳，决定结束永恒之夜的这个爆炸性新闻传开了。这简直是艾奎斯陲亚最具冲击性的新闻了。仅次于梦魇之月快速崛起的新闻而已。

这新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梦魇之子们对此非常不满，法汇尤其突出，认为她这种软弱的征兆必须马上结束。虽然他们不敢当着女王的面说这些话，但是她也能从任何普通小马的窃窃私语中听得到这些。

普通百姓则对此非常非常不安，就好像梦魇之月是在用几天充满阳光的日子捉弄他们似的。他们相信她会毫无预警地突然再度召回永夜，因为她只是在玩一些恶毒的游戏，或者是她正在对艾奎斯陲亚计划着什么更加糟糕的事情。

而且，即使是有些小马是真正在感谢她把太阳重新归还给天空，梦魇之月也没有听到他们。相比起害怕她会带回永夜和声讨她所作所为的小马们众多如雷鸣般的怒吼，那些感激的话语只不过是窃窃私语而已。

这就像是一场包围着她的风暴，只是让梦魇之月思绪中的浪涛变得更加汹涌。她一直在试着理解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当她只有和纠纠和可爱标记童子军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回忆起她过去身为聂克丝的日子，才会感到快乐？为什么她没有了过去她曾经拥有的执着的欲望？为什么过去的梦魇之月冷酷无情，而她却变得如此仁慈宽厚？

数不清的想法和问题像是走马灯一样停不下来，让艾奎斯陲亚的新女王夜夜都难以入眠。梦魇之月远离马群躲在卧室里，锁上大门，甚至对外面的世界置若罔闻。

但是有时候，世界是无法被置若罔闻的。

嗵！邦当！！！

“嘿！我说了你不能进去！”

“抓住她！”

唰！乓啷！！哐啷啷！！！

“站在……我说站住！”

“小心！她朝门那边跑过去了！”

“谁快点叫些天马过来帮忙抓住她！”

“留神！”

唰！嗖！砰咚！嗙！

“就……就是这样！我们抓住她了！我们把她包围了！”

“没有小马敢耍弄我们！你因为闯入城堡而被逮捕了！大家！一起上去抓她……三……二……一……”

“唔哇哇啊啊啊啊！！！”

砰隆隆，当啷，当啷……

梦魇之月从床上跳了起来。眼睛恼怒地眯成了一条线。她走向阳台的门，展开她的翅膀猛地冲了出去。她低头瞪着下面城堡的庭院。几个小时之前她才升起太阳，不过，毫不在乎现在有多早，梦魇之月尽她所能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用最大音量怒吼出来，她的音量足以把小马镇的不少小马从梦中吓醒。

“这儿怎么回事？！”

能回答她的就只有呻吟声和抱怨声而已。庭院中心横七竖八地堆了一大堆城堡卫兵。骚乱的来源正在败北的卫兵们旁边，一边咯咯直笑一边围着他们顽皮地蹦来蹦去。就好像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一样。那是萍琪。

“你们这些小马真笨！捉迷藏不是这么玩的。”

梦魇之月都不知道她是应该为她看到的而目瞪口呆，还是为她的卫兵这么简单就败阵而勃然大怒，还是倒在地上笑得满地打滚。一只活力十足的粉红小马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孤身摆平了她所有的天马和陆马卫兵。哪怕这世界说不定都要完蛋大吉了，而萍琪也始终都是萍琪。

“站住！”几个新赶到的卫兵叫道。城堡兵营的独角兽们冲进了庭院，角上已经开始发光。梦魇之月有点疑惑他们是打算用漂浮魔法抓住萍琪，还是用些更危险的魔法阻止那个蹦蹦跳跳的入侵者。

不过萍琪看起来一点也不在意自己正置身于危险之中，她脸上笑开了花。“哦，你们这些家伙也想玩捉迷藏吗？好啊，但是记住我才是‘鬼’，你们得从我这里跑开才行。这些小马们就是不知道这个，他们一直都往我这里跑。”

“这不是游戏！你侵入了梦魇之月女王的皇家城堡！马上投降！”

“卫兵，稍安勿躁。”

几乎要开始使用魔法制住萍琪的独角兽们急忙立正。梦魇之月从她的阳台上滑翔下来。降落在这片骚乱旁边。“殿下，这只小马闯进了您的皇家城堡！”一个卫兵报告道。

“对，我看到了。”梦魇之月回答道。低头看着萍琪，“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个嘛，我来这里看你，但是当我问卫兵的时候，他们就对我说‘不，任何想要与伟大的梦魇之月面谈的上访者都必须预约，而且这预约必须经过法汇的批准才行’。”萍琪回答道，她用粗鲁的声音说出后面一段话，模仿或者是捉弄着卫兵。

“但是我就告诉他们啦，我一来不是要爬上房子，二来如果我要鱼跃的话会去游泳池或者健身房。我只想和你说说话，但是他们却叫我走开。”

“可是我真～～～的非常想要和你说说话，所以我就没有离开，”萍琪继续喋喋不休。“然后他们就打开门叫我离开，然后我就决定了，如果他们笨到让城堡的门一直都这么开着，那么我要是进去的话他们应该也不会介意才对。然后这些傻瓜卫兵就开始追着我跑，在我还没注意到的时候我们就玩了一轮好厉害的捉迷藏。”

梦魇之月把一只蹄子掩到嘴上，尽最大努力不在她的卫兵们面前笑喷出来。她都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但是她无法否认，强忍着不笑出来还真不是件容易事。不过，生硬地咳嗽一声，她总算在俯视着萍琪的时候得以恢复严肃的表情。“那你为什么想要见我？”

“为了给你这个啊。”萍琪回答道，扭头从她蓬松的尾巴里抽出一个信封。她小心翼翼地用牙齿叼着它，把它递给了梦魇之月。她接过了信封，把它升到面前。

她抽出里面的东西，发现那是一张明亮的粉红色纸片，上面装饰着快乐的气球和鲜花，以及带着明媚笑容的小雄驹和小雌驹。这是……一张请柬，纠纠的生日派对请柬。

一瞬间，梦魇之月刚刚感觉到的轻松和幽默就化为了沸腾的怒气。她把请柬摔在地上，一蹄子踏在上面。“你在开什么残酷的玩笑？！”

“玩笑？什么玩笑？有小马开了个玩笑吗？”萍琪问道，她兴奋得直喘气，然后开始笑。“哦～～～是敲门玩笑吗？我喜欢敲门玩笑！我绝对喜欢这个！头一只小马说‘敲敲门’，然后另一只小马就说‘是谁啊’，然后头一只小马就说……”

“萍琪！”梦魇之月咆哮着打断了她，吓得她的大多数卫兵都像是萍琪一样蹦了起来。“我说的是这请柬！”

萍琪咯咯笑，“哦，那不是玩笑，小傻瓜。”

“你以为我是个无知的幼驹吗？！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一只小雌驹的生日派对？纠纠又怎么可能想让我去？就算是纠纠想邀请我，你凭什么以为我会相信她的双亲居然会允许她给我送请柬？我真应该为了这个残酷的恶作剧把你关进地牢里！”

萍琪自梦魇之月到来之后始终挂在脸上的笑容慢慢地褪去了。“但……这不是恶作剧。”

“那就告诉我实情！”

萍琪望着天空，就好像想从云彩上找什么东西。“好的，我想想，嗯……你问了很多问题，不过我会一一解答。不，我不觉得你是无知的幼驹。你太大了，连小雌驹都不是，更别提幼驹了。为什么你会要去参加派对？这个嘛，这可是派对，每只小马都喜欢派对。为什么纠纠想邀请你？因为她说太阳再次升起来之后，她从没见过你参加我们的社区派对。”

“至于纠纠的双亲嘛，”萍琪继续说道，“他们实际上不知道她给你送了请柬。派对将会在方糖小屋举办，所以我负责发放所有的请柬，而纠纠问如果我的请柬还有富余的话能不能送给你。”

“而且，说老实话，我一开始也不太确定。我是说，参加派对的小马越多派对也就越有趣，但是就连我都不觉得邀请你是个好主意。但是纠纠告诉我说你并不真像大家心里想的那么坏，所以她还是希望你来参加她的派对。我就笑了，我就对她说，‘小傻丫头，为了以防万一我总会留十张额外的请柬’，于是送完所有的请柬之后我就蹦～～～到这里来送你的这张了！”

“那么，你会来参加吗？就是今天，而且会超级无敌有趣的。”

梦魇之月盯着萍琪充满希望的笑脸，然后瞟了一眼在她旁边的卫兵们。然后她看着地上被踩坏的请柬，轻轻地用魔力把它捡了起来。她小心地把它展平，重新凝视着上面快乐的气球和鲜花。最后，她折起了请柬，把它还给了萍琪。

“我不会去的。”梦魇之月淡淡地宣布。

萍琪的脸失望地皱了起来。“啊，为啥不去呢？纠纠真的很希望你能来，她保证会做很多很多的薄荷棒糖，她说你喜欢它们。”

“告诉纠纠我很感谢她的邀请，但是……我没办法去。”梦魇之月重申。

“嗯……那好吧。”萍琪回答道。她接过请柬，把它放回自己蓬松的尾巴里。“就算所有的来宾都来不了这依然是场派对。不过，派对里总会留出地方来欢迎更多的小马参加。所以，如果你想来的话，派对就在今天下午。如果你想参加，随时欢迎你。我知道如果纠纠以为你不来但是你却来了的话她肯定超～～～高兴的。这就像是大惊喜！”

“那我就回方糖小屋了。”萍琪愉快的说道，在她的蹄子上旋转着。“回头见啦，聂克茜女王。”说到这里，她开始蹦蹦跳跳地离开。一路蹦出城堡的正门，沿着路向小马镇跑去。

“陛下，你想让我们追上去逮捕她吗？”独角兽卫兵之一问道。

“看清楚情况吧。你觉得你们真能抓得住她？”梦魇之月问道，扭头看着那一大堆才刚开始试着站起来的卫兵。“要是抓不住，你们也想冒着加入那堆蠢货的危险吗？”

卫兵们彼此对视，然后默不作声地决定回去日常巡逻了。很快的，伴随着城堡恢复了常态，萍琪带来的幽默消遣也荡然无存。有一刻，梦魇之月真希望萍琪能多留一会儿。



梦魇之月回到了她的卧室，准备继续她沮丧的失眠。她躺倒在床上，紧闭双眼，让自己沉浸在思绪之中。沉浸在那些在萍琪来打扰之前，梦魇之月找不到答案的，无穷无尽的问题之中。既然整个艾奎斯陲亚都当她是个暴君，那么她要按照这条路这么活下去怎么就这么难？

那些想法，那些扭曲的想法，现在全被推到了后面。就像一个面对一大群恶狼的孤胆英雄，一个孤零零的想法把那些黑暗的，紧抓住她不放企图压垮她的情感全都压了下去。

纠纠邀请梦魇之月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她以前从来没参加过生日派对，而且她无法否认，她内心的一部分觉得这个邀请实在是太富有诱惑力了。有一刻，成熟的天角兽又变回一只小雌驹了，她独自幻想着生日派对会是什么样子。那里会有什么样的蛋糕？会有游戏吗？

那里当然会有游戏！只要是和萍琪有关的话，那里肯定，至少也会有蒙眼钉马尾巴。她说不定连糖罐纸偶都会挂出来！

不过，关于派对的幻想在梦魇之月从卧室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消散了，而且她无奈地回忆起她再也不是聂克丝了。她再也不是一只小雌驹了。她是一只成年的雌驹，艾奎斯陲亚的女王。她是带来永夜的梦魇之月，把赛蕾丝蒂娅和露娜放逐到太阳和月亮的怪物。按照法汇，梦魇之子，以及艾奎斯陲亚大部分的小马所意料中，她本应该是个邪恶的暴君，残酷无情，铁石心肠，而且……

心情变得更加恶劣，梦魇之月扭头把视线从镜子上移开。她已经厌烦了，她已经厌烦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之间左右为难。她已经厌烦了……不得不把朋友和母亲关进地牢。小苹花，甜贝儿和飞板璐比她更应该去参加那个派对。

梦魇之月暂停了这些想法，稍稍露出了一点微笑。她不能去参加派对，否则法汇肯定会为了这个而唠叨个没完。但是……说不定她还能为纠纠做些什么，让这一天更加特别。



砰……砰……

萍琪蹦蹦跳跳地跑向方糖小屋的正门，一脸欢笑地打开了它。纠纠的生日派对正在气氛高涨中，唯一没有来的只有梦魇之月。派对依然充满了欢乐。派对的音乐和快乐在萍琪开门的时候都满溢到了街上。

“嘿，我可以帮你们什么吗，先生们？”

两个梦魇之月的皇家卫兵仍然一副石头脸。他们走到两边，露出了后面的一个超特大号生日礼物盒子。盒子包装在紫色包装纸和蓝丝带中，顶部还打了几个孔。

“我们奉命把这件礼物送给一只名叫纠纠的小雌驹，并且看着她立刻打开它。”

“一件惊喜的礼物！哦，这真太棒了！稍等一下，”萍琪回答道。她飞奔回派对里，一眼就找到了拥有这份荣誉的来客。一点警告也没有，她一把将纠纠从与她几个朋友的交谈中飞快地拉了出来，把她拉到了正门前巨大的礼物盒子处。

“哇，这是送我的？”纠纠望着那礼物问道。那礼物的大小比她还要巨大得多。

萍琪向卫兵们示意了一下。“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还说你要立刻打开它。所以～～～打开吧，打开吧！”

纠纠点点头，她就像萍琪一样热切地等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她用牙齿拉住丝带上的活扣，向外拉开直到上面的蝴蝶结解开。然后，盒子顶部毫无预警地爆开了。伴随着四射的五彩纸屑，从里面蹦出三个小家伙来，笑得嘴都咧到了耳根。

“生日快乐！”把前腿兴奋地高举过头，小苹花，甜贝儿和飞板璐齐声欢呼。

“哦我的天！”纠纠叫道。差点没朝三只小雌驹冲过去。“我还以为你们仨都不在镇里呢！”

“这个吗，我们是在啦，不过……就说是聂克丝帮我们早点回家的吧。”小苹花说了个谎话。

“那太帅了！”纠纠欢呼起来。“只不过，要是聂克丝也能来就更好了。”

“对不起，纠纠，但是她来不了，”甜贝儿说道，她和其他童子军一起走出巨大的礼物包。“但是，聂克丝想让我们告诉你，她真的非常非常想来。”

“对，而且她还送了你一个礼物……这个嘛，在我们之后的礼物。就在箱子的下面。”

“哦，我来拿这个。”萍琪快乐地叫道。她蹦到空中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大箱子里。片刻之后她重新冒出来。叼着一个尺寸更加合理的礼物盒子，放到纠纠面前。生日小马很快热切地打开了盒子，把头埋了进去。

“是什么？是什么？”小苹花问道。

纠纠从盒子里抬起头来，舔着嘴唇上的巧克力，“是软糖！而且超级赞！”

“哦，我能来点儿吗？”飞板璐问道，飞快地闪到礼物盒子旁边。

“当然可以，”纠纠回答道。让每个童子军和萍琪开始在礼物盒子里发掘，并且拿起一颗小心地切成正方形的软糖。很快，她们的眼睛都开始亮了起来。她们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软糖。



在法汇走下城堡的石头旋梯的时候，他的脸黑得像是锅底。他身边没跟着任何卫兵，他甚至修改了巡逻安排。他要和那只特别的小马来场私下的交谈，而且他不希望被打扰。

走下了楼梯的尽头，法汇大步走过城堡地牢中一间间空空如也的牢房。直到他到达了最里面的那间，也是唯一被占用的那间。在他走到牢房的栅栏前时，暮光闪闪从她的小床上坐起身。他用冰冷而充满恨意的怒视迎上了她的视线。

“这都是你的错。”法汇怒气冲冲地说。

“这话还说得真是没想到啊。”暮暮嘲讽道，“还有，什么叫‘都是我的错’？”

“你知道梦魇之月今天干了什么吗？”

暮暮摇了摇头。“不，我只知道她来带走了小苹花，甜贝儿，还有飞板璐。她没告诉我她带走她们去干什么。”

“好，我来告诉你她干了什么。”倾下身把鼻子挤过牢房的栅栏，法汇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缝里往外挤。“她，把，她，们，放，走，了。”

暮暮从她的小床里站了起来，微笑在她脸上慢慢绽开。“她真的这么做了？”

“没错，而且还不只如此呢！”法汇怒吼，他逼到了牢房前面。“她把那三个丫头装进一个礼物盒子里，然后让两个卫兵浪费时间把她们当礼物送到了一个生日派对上。她还送了另一份礼物，皇家御厨做的软糖。”

暮暮脸上的微笑变成了开怀的笑容，她抬起一条前腿得意地晃了晃。“不愧是我女儿。”

“胡说八道！”法汇打断了她，他的怒吼声响彻地牢。“女王陛下根本就不是你女儿，不管你在她脑子里塞满了什么玩意儿，你已经把她给毁了！”

“是你软化了她的心！是你在她的思想里塞满了同情和欢笑！是你教她热爱太阳！是你让她有了朋友！朋友只会带来软弱。真正的女王必须铁石心肠！必须只挂念着她的王国和她自己的欲望！但是现在，梦魇之月变得这么心软，她居然为一个小丫头送了生日礼物！”

暮暮轻蔑地看着法汇哼了一声，“随你怎么说吧，法汇，但是我真为她骄傲，她已经不再听从她那些过去的记忆或者是你那些神经病一样的教唆了。她选择了听从自己的良心，做那些她明白正确的事。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聂克丝就会……”

“她不是什么聂克丝！”法汇咆哮着打断了她。“她是梦魇之月！她注定要为艾奎斯陲亚带来永夜，让这个王国的小马们因为过去对她的轻蔑而遭受苦难！她注定要让你和你的朋友因为用谐律精华打败她而付出代价，那才是梦魇之月应该做的事！”

“那是梦魇之月会做的事，但是你那位所谓的女王再也不会那么做了，她现在只属于她自己，她能选择她想做什么事。”暮暮微笑着，站在栅栏后倾下身，仿佛亲眼见证着法汇的灭亡。“而现在，聂克丝正在选择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她选择了成为她自己希望的样子，而且那绝不是你想让她当的那个怪物。”

法汇闭上眼睛，咬牙切齿，强压下狂怒的咆哮。他跺着蹄子，用力摇着头，克制着冲进牢房掐死暮光闪闪的冲动。气氛紧张了片刻之后，他依然很恼怒，但是现在，怒气已经回归控制了，让他能够再度瞪着她。

“我都不知道我吃惊什么。你的老师就是赛蕾丝蒂娅，曾经坐在艾奎斯陲亚王座上的好好先生。她认为无聊的和平比什么都好，根本看不到，在正确的统治之下，艾奎斯陲亚可以变得如此井井有条，变得如此繁荣富强。”

“而就像老师授课给学生一样，学生也把那些充满毒害的快乐灌输给了她照看的那个孩子。就算在我的女王重生之后，就算在梦魇之月恢复为她注定成为的模样之后，你都不肯罢休。你跑到城堡来，又是道歉又是甜言蜜语。是你把那些仁慈的毒药重新注入了梦魇之月的血液中。”

“但还是有希望的……”法汇说道。他的角开始发亮，打开了牢房的锁。在法汇慢慢逼近她的时候，暮暮快速向后退去，背靠着牢房的后墙，他的影子笼罩住了她，绿松石色的眼睛闪着险恶的光芒。

“要……要是你敢伤害我，聂克丝会……”

“哦，你会错意了，暮光闪闪，我才没打算伤害你呢。实际上，正好相反。毕竟，想要治愈一颗变软的心，还有什么比你的背叛更有效吗，亲爱的。”



“而她没有说为什么想要见我？”

“不，”法汇回答，他正陪在梦魇之月旁边，和她一起走下地牢。“卫兵们只是报告她开始尖叫，闹着要见您。我本来不想让这事引起您的注意的。但是她开始绝食了。”

“我很感谢你让我注意到这件事，法汇，”梦魇之月回答道，“但是我希望你等在楼梯尽头那里。我要自己和暮暮说话。”

“当然，殿下。”法汇赞同，他们两个到了地牢。如他被要求的那样，法汇留步不前，梦魇之月则走向走廊的深处。她望向最里面的牢房，看到暮暮正躺在她的小床上。她的整个身体几乎都盖在毯子下面，脸朝着墙壁的方向。

“你想要见我？”梦魇之月轻声地说。希望让法汇不会听到这场对话。

在开口之前，暮暮微弱地呻吟着，“是的……拜托，那些……那些卫兵……他们……”

梦魇之月感觉她的心跳停了一拍，她毫不犹豫地打开牢房的门冲了进去。“他们伤害了你？”

暮暮低声嘟囔着什么，但是梦魇之月听不清。她靠得更近了些，把她的头靠到了暮暮的头旁。

“卫兵们对你做了什么吗？”梦魇之月问道。说话的声音仍然很轻，但是底气很坚定。

“我很抱歉……我很抱歉……”

梦魇之月轻轻偎依着暮暮的颈部，“暮暮，不，不管他们对你做了什么，那不是你的错。”

“我很抱歉……我竟然在森林里找到了你。”

瞬息之间，梦魇之月感觉牢房中的气氛骤变，担忧之情瞬间被从暮暮那里感觉到的痛苦和恐惧所取代。伴随着暮暮低声念出的最后那句话，梦魇之月只觉得右肩传来一阵火烧般的剧痛。

她向后跳开，蹒跚着后退，倒在了牢房的地面上。她回头望着自己的肩部，那里出现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剧痛难忍，这是梦魇之月自复活以来，身体上所体验过为数不多的疼痛之一。

回过头望着暮暮，梦魇之月望着她慢慢从小床上起身。本来应该套在她脖子上的禁魔项圈现在正放在床的枕头上，在她头边的空中，漂浮着一柄细细的魔法匕首。这是梦魇之月在大战赛蕾丝蒂娅时所使用魔法剑的微缩版本，但是它的危险程度丝毫未减。

“你干什么？”梦魇之月质问道。她挣扎着试图站起来。但是牢房的狭窄空间让她难以如意。

暮暮向梦魇之月逼近一步，她的匕首高高浮在空中。“改正我的错误。”

“错、错、错误？”

“对，”暮暮回答道，她继续向她步步逼来，“你是个怪物，你是个暴君，我根本就不该从森林里救你出来。”

“暮暮……暮暮，怎么回事？你……你为什么……”梦魇之月结结巴巴地说道，在她开始大口喘气的时候她的声音变得虚弱了。“是、是我啊……我是聂克丝啊……难、难道你不记得……”

“我完完全全地记得你做的一切。你夺走了艾奎斯陲亚，你把我的恩师放逐到太阳上，你给艾奎斯陲亚带来了永夜，你囚禁了三个无辜的孩子，让我向她们保证一切都会没事，然后你把她们抓走了。”

梦魇之月继续惊慌失措，奋力想要起身。她挣扎着背靠到牢房的墙壁上。“我带走她们是为了放了她们，我放她们离开了，暮暮，你要相信我。你……你、你一直都相信我的。”

暮暮站在梦魇之月身前，艾奎斯陲亚的女王从她的眼中完全看不到她曾经记得的关怀和同情。相反，那双紫色的眼睛充满了憎恶和杀戮的欲望。“正是在这地牢里的一切让我醒悟了，我从来都不应该相信或是信赖你。你以前是个怪物，现在是个怪物，将来也永远都是个怪物，而我竟然曾经把你当做我的女儿，何等耻辱啊。”

“不、不、不、不要……不、不、不、不要……”梦魇之月的眼泪开始止不住地流出来，“暮暮……暮暮不要说了！求求你……求求你不要说了！我、我、我很抱歉做了这一切的事！拜托！求求你，不要说了！我很抱歉！”

“你不可原谅，”暮暮冷冷地说道。她举起了匕首。“我不能原谅我自己，我竟然曾经相信你不是一个怪物……而现在，我要改正我的错误，我要改正、这、一、切！”

“不——！！！”梦魇之月大叫起来，真的在为她的生命而恐惧，一瞬间，法汇出现在牢房的门口，他的魔力包围了暮暮，把她牢牢压在了墙上。

“卫兵！女王受伤了！”法汇大喊，眨眼之间一队巡逻的卫兵就赶到了。卫兵们把梦魇之月救出了牢房，法汇则用他的魔力把禁魔项圈重新套回暮暮的脖子上。然后他摔上了牢房的门。在皇家卫兵们搀扶着梦魇之月离开的时候转身跟了上去。

不过，法汇没有靠得太近。毕竟，他不想让卫兵们或是他的女王，注意到他正在咧着嘴笑。



梦魇之月倒在她的床上，胸前抱着暮光闪闪娃娃，眼泪把头下的枕头都湿透了。她几个小时都没动弹过一下。她的世界，在短短一瞬间之中被毁灭了。在成为女王的混乱之中，她所能够依赖的那坚实可靠的支柱，彻底崩溃了。

暮暮攻击她了。暮暮把她叫做怪物了。暮暮……对她感到耻辱了。

这些想法的伤害更甚于梦魇之月肩膀上被包扎和护理的伤口。这疼痛深入她的胸膛，就像有谁用匕首刺进了她的心脏，而且正在残酷地搅动着她的创伤。暮暮，那只一直都相信她始终是聂克丝，一直都把她当做聂克丝养育的小马，也离她而去了。

她确实是个怪物。就算她一直在伪装，她又能骗得了谁？她就是梦魇之月，艾奎斯陲亚的女王。天下皆知的最可怕的存在。任何想要改变的梦想和愿望都是她对自己的欺骗和谎言。如果暮暮……如果连暮暮都只会把她视为一个怪物的话，那她就没有希望了。

她是梦魇之月，她永远无法逃脱这个名字。

又是一波新的泪水流出她的眼睛，梦魇之月在床上翻了个身，想给她的脑袋找个干燥点的地方。她的眼睛扫过了时钟，让她看到她几乎整个下午都躺在这里。这个下午感觉起来实在是比平常要长的多。

时钟显示差不多该是她让太阳落下的时间了。梦魇之月有种冲动，就这么放着不管，就让这个世界一直停留在琥珀色的黄昏之中，但是，同时，她还拥有对艾奎斯陲亚的责任心。就算是连暮暮都在恨她，就算是所有的小马都觉得她是个怪物，她也不想让他们失望。她应该让太阳和月亮按照它们的轨道运行，升起和落下。

看来也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小马们不会更恨她了。

做了个深呼吸，梦魇之月集中起她剩下的每一盎司的力量，把自己从床上拽了起来。并且慢腾腾地向阳台走去。她躺了一下午，什么也没干，但是她依然觉得精疲力尽。她一站起来，就想躺回去。

不过，她依然集中起力量到达了她卧室的阳台，步入夜晚清冷的空气中。她把视线转向西方。太阳依然在那里等着降下地平线。天空已经开始发热，渲染着夕阳温暖的金色光芒。

谢天谢地，梦魇之月只需要用她的魔力轻轻推动一下太阳。金色的天体看起来几乎是迫不及待地降下了地平线。而那夜晚的月亮也非常顺从，开始心甘情愿地浮上天空，与两大天体抵制交替的那些日子大不相同。

办完这些事之后，梦魇之月在阳台上逗留了片刻观看日落。这景象很美丽，呆了几分钟，她转身准备离开。她现在只想回床上去继续抱着她的暮光闪闪娃娃了。

但是，在梦魇之月转身的时候，她注意到了一点不太寻常的东西。一大群小马聚集在城堡大门之外，在门房顶端，法汇正和一队士兵站在那里。门房本身也进行了修改。从城垛顶端突出来的，是一座平台，一个简单的木头架子，还有一根绳子。

在城堡大门的边缘，已经建起了一座垂着绞索的绞刑架，那里有一只小马正要被处决。她站在高台的最边缘，绞索已经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她很快就要被推下去了，很快就要落入死亡的深渊了，然而，那只小马正回头向她的肩后望去。

她正在目不转睛地凝望着梦魇之月。



法汇尽了一切努力来保持严肃和淡然，来表现出一副很专业的态度，但是他仍然情不自禁地激动得有些眼花缭乱。就是这个，他渴望的，他梦想的就是这个。一切都进行得太漂亮了，他现在终于能够摆脱暮光闪闪了。摆脱掉那只把仁慈的毒药注入她的女王的身体，让她变得软弱的雌驹了。

法汇走到城堡门房的边缘，欣赏着在午后被快速建造起来的绞刑架那美丽的结构。一个狭长的台子从门房的顶端延伸出去，高高架在下面一大群正在等待的小马上面。在高台上是几根粗粗的木头，在搭好的架子上垂下一根绞索。

绳子本身很长，末端结成了一个绳套。法汇亲自量过绳子的长度。只要小马被推下高台，他们就会毫无阻碍地掉下去。但是在他们的蹄子能碰到门房的地面之前，绳子就会绷紧了。受害者会马上气绝身亡，但最重要的是，下面所有在看着的小马都会一清二楚地看到他们被吊在那里。

这对法汇而言是件多么美妙的事啊。

移动的蹄声把他的注意力从绞刑架上引开，转向四个卫兵。卫兵们刚刚到达从城堡城垛到下面庭院的楼梯顶端，在他们中间，站着一只特别的紫色独角兽。

当他打量着暮光闪闪的时候，法汇微笑起来。她的脚踝被拷上了沉重的铁镣，她的脖子上还套着禁魔项圈。不过，他知道她根本不会抵抗。她根本不会试着反抗或者逃走，但是沉重的枷锁会传达一个讯息。这个传达的信息将在整个艾奎斯陲亚回响。

小马们，他们将会恐惧地仰望着他的女王和梦魇之子，并献出他们应有的尊敬。就算是他们的殿下继续升起太阳，他们也将会激起恐惧和忠诚。一点小小的仁慈也可以变成非常有力的杠杆。毕竟，永夜的威胁依然逗留不去。要是小马们敢站起来反抗或叛乱的话，梦魇之月就会召回永夜直到他们的精神和意志都崩溃为止。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蛋糕上的糖霜，梦魇之月的行动将会再一次变回她本来的样子。暮暮的背叛将会让梦魇之月的温柔之心变成铁石心肠。没错，暮暮在法汇的指示下伤到了他的女王实在是令法汇痛苦万分，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

在法汇为这一切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暮暮已经走到了高台的边缘。她在那里站住了，双眼紧闭，面向着下面看上去充满了怀疑和担忧的马群。有些小马甚至开始大声喊叫着抗议。但是几个城堡的天马卫兵快速飞过，让那些出声反对死刑的小马沉默了下来。

然后，时辰到了。暮暮会随着太阳的最后一丝痕迹一起掉下去。太阳落到了一半，该是法汇开始演说的时候了。他走到城堡城垛的边缘，施了一个魔法提高自己的音量。然后他开始发言，让他的话响遍整个马群。

“暮光闪闪，”法汇开口道。在他的微笑还挂在嘴边的时候，他的声音仍然很严肃，“你被指控企图暗杀她，威严的皇族，太阳与月亮的摄政者，我们敬爱的梦魇之月，在我念出这些的时候，你否认这些指控吗？”

“不。”暮暮回答道。她的声音空洞而单调。

“那么，为了你反抗皇权和王国的罪行，你将在此被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绞刑。”点亮他的角，法汇把绞索的绳圈套到了暮暮的脖子上。“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自她走上绞刑架以来第一次，暮暮转过了身，睁开了她的眼睛。她用绿松石的眼睛看着法汇，但是摇了摇她的头。

法汇笑了，满意地点了点头。向后退去。他聚集起一波魔力，准备把暮光闪闪从高台的边缘推下去。与此同时，暮暮转身又向前看了一次。但是，她漂移的视线突然碰上了远处的城堡阳台上的梦魇之月。她们的双眼对视到了一起，梦魇之月浑身毛发倒竖，展开了她的翅膀。

她们两个之间短暂的对视被法汇打破了。他脸上的微笑扭曲成露齿的狞笑，猛地一推，他把暮暮推下了高台。

在暮暮开始下落，她的身体在空中挣扎的时候，下面所有的小马都开始惊呼。绳套上的绳子很长，只有在她摔到地面上之前才会拉紧。在最终绷紧之前，那漫长而短暂的跌落的几秒钟之内，一些小马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对要发生的事情无法看下去了。而另一些则无法移开视线，不管他们怎么努力都不行。

暮暮落得越来越低，绳子的松弛部分也越来越少，法汇已经冲到了门房的边缘，望着他辉煌胜利的来临。他狂热的眼睛暴露出了一个事实：他其实非常享受死刑，每一次他都会为此举杯庆祝。

绞索快要绷紧了，空中快要响起脖子折断的恶心声音了。法汇屏住了呼吸，咬住了嘴唇。卫兵们，下面的小马们，没有一只小马敢眨眼。

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他们预期的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马群、卫兵们还有法汇就只是眼睁睁地瞪着绳子瞪了好半天。绳子没有绷紧，脖子也没有折断。绳子只是懒洋洋地前后摇摆着，而刚刚还在绳子下面的独角兽和绳套却不翼而飞，消失的速度快到根本没有小马能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法汇是第一个出声的，他愤怒的咆哮声响彻整个城堡广场。

“她到哪儿去了？！”



梦魇之月的动作从没有这么迅速过，她从没有在化身为能量的烟云时注入这么多的魔力。她从没用这么快的速度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分身，她在自己的卧室里留了一个假的梦魇之月，以免法汇来找她。她从没在同一时间内做过这么多的事，这让她在施法中都感觉到肌肉拉伤一样的痛苦了。

但是她做到了，她救了暮暮。

她现在正席卷着暮暮远离小马镇，她化身紫蓝色的烟云飞进了无尽之森。几乎是本能地，她一路飞向了皇家小马姐妹的古老城堡。那是被遗忘之地，没有什么小马会在那个地方，而且法汇甚至绝对不会想去看那里。梦魇之月有点怀疑他已经派出了士兵去寻找那只本应被吊在他的绳子另一端的小马了。

飞向大部分完好无缺的城堡，梦魇之月进入了过去的王座厅。这里是她之前壮烈失败的地方，但是在此刻，她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她非常小心地把暮暮放在地面上，然后让她的身体重新凝结成形。

当她的蹄子再一次落在实地上之后，梦魇之月冲向了暮暮。她移走了镣铐和禁魔项圈，把那堆金属扔得远远的。接下来，她极度小心地把绳套从暮暮的脖子上摘下来，像之前一样扔到远处。她再也不想看到那根可怕的绳子了。

而现在，暮暮自由了，但是梦魇之月却屏住了呼吸。她会做什么？她会再攻击她吗？梦魇之月不确定暮暮会不会再次攻击她。不管是言语上还是肉体上。但是，她必须保证暮暮安全才行，她必须这么做。

然后，又过了片刻，暮暮开始自如此莽撞地把她从死刑中带走所造成的剧烈颠簸中恢复。生命的迹象让梦魇之月为之欣慰。但是当暮暮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的心脏好像在胸膛里卡住了。那是一双绿松石色的眼睛。

暮暮拥有绿松石色的眼睛……这意味着法汇已经祝福了她。

在暮暮向她叩拜的时候，梦魇之月的头脑开始嗡嗡作响。这就是暮暮会攻击她的原因吗？是法汇在后面搞鬼？她一直都在猜测祝福到底是怎么回事，法汇一直都说它启迪了小马的眼界，让他们理解了她统治的正确性。她曾经暗自猜测过，祝福所做的事会不会不仅仅是这些。不过，不管何时她问起来，法汇总是顾左右而言他，用一大堆其他方面的保证把关键问题搪塞过去。

一个激动不安的希望在梦魇之月的胸中活了起来，如果暮暮是被祝福了，那么，她的真正本意还有可能不是她说出来的那些东西。说不定，她可以把这个改回来，把法汇干的那些好事取消掉。

暮暮依然叩拜在那里，花了点时间让自己镇静下来之后，梦魇之月在她面前坐了下来，清了清嗓子。“请……平身。”她说道，暮暮照做了。她站了起来。再一次，梦魇之月紧紧地盯着她绿松石色的眼睛。

“你为什么攻击我？”

“法汇教我如何创造一柄魔法匕首，然后他让我攻击您。这样您就会记得您注定会变成什么样的雌驹。这样我就不能再用仁慈来毒害您。”暮暮回答的声音平淡谦卑，像是农夫在和女王说话。“他告诉我该怎么说，我就这么说了。这样您就能成为您注定成为的女王。”

“你的眼睛，在牢房中的时候是紫色的，为什么现在是绿松石色？”

“法汇教我在攻击您的时候把我的眼睛伪装起来。当事情办完之后，他才允许我的眼睛恢复这个颜色。他说我干的不错，而且他会赐予我光荣的死亡，像一个尊贵的梦魇之子那样。”

“法汇在那之前对你做了什么？”梦魇之月追问道，她的声音开始微微发颤。

暮暮点点头。“他到了地牢里，进了我的牢房，赐予了我您的魔法祝福。然后我看到了，您确实注定是艾奎斯陲亚唯一的女王。那就是您的命运，我让您偏离它是不正确的。”

“不……不，你是完全正确的。”梦魇之月低声道，她想哭，但是她强迫自己保持坚强。她不能软弱，至少现在不能……在暮暮需要她的时候，她决不能软弱。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她继续向被祝福的暮暮提问。

“祝福是怎么实施的？法汇从来不让我看到祝福的过程，所以告诉我，它是怎么实施的。”

“法汇张开他的嘴，然后冒出一小股黑烟，然后他合上嘴把一小块烟雾咬了下来，之后烟雾钻进了我的嘴里。再过了一小会儿。我就看到真理了。”

“钻进了你的嘴……”梦魇之月重复道。她焦躁地走来走去，舔着她的嘴唇。“暮暮，我要试试看做一件事……要是有用的话，你会再变回你自己原来的样子……但是……也可能没用，你相信我吗？”

“当然，我的女王。”暮暮回答道。尽管梦魇之月能明白，相比起真正的暮暮来，这话更多是因为祝福作用下才说出来的。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开始召唤她的魔力。

至少她必须试一试。

慢慢地，梦魇之月伸出她的魔力云鬃包围了暮暮，尽可能轻柔地把她捧了起来。当魔力的气体吞没了暮暮之后，她做了个深呼吸。实际上，梦魇之月已经没有了任何真正的毛发，她的尾巴和鬃毛都化作了纯粹的魔力，是她所具备不可思议力量的一种表现。她魔力的“鬃毛”流动而翻涌，甚至能透过实心的固体。这就是为什么她的鬃毛能透过她的头盔流动，不管她身上穿了什么，都一直能看得见。

现在梦魇之月要试着用她的鬃毛透过暮暮自己的身体。这是她自信她可以做到的事情，但她也不能完全肯定。小马有生命的身体毕竟不同于她那金属打制的头盔，比起对身体的好处来，魔力云鬃说不定会造成更多伤害，但是，她仍然轻柔地把暮暮从地面上托起，她知道至少她必须试一试。

再一次深呼吸镇定她紧张的精神。梦魇之月开始让她的魔力云鬃逐渐地透过暮暮的身躯，靠近她的心脏，并用她尾部的魔力鬃毛把暮暮继续托在空中。

然而尽管梦魇之月抱着希望，她的魔力仍然毫无阻碍地透过了暮暮的身躯。她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没有找到任何法汇给她施加的祝福的任何迹象。那里什么也没有，梦魇之月的心在胸膛中一下子沉了下去，她的意识开始恐惧地眩晕了。如果那个祝福是永久性的该怎么办？如果她永远失去了她的母亲该怎么办？

如果是聂克丝，在这样的想法前是会绝望的。但是梦魇之月摇了摇头，把这些想法扔到一边。不，暮暮一定能够得救，她绝不会让她的母亲被夺走，她一定能把真正的暮暮救回来。像这样的魔法一定有什么迹象，它肯定是藏在了什么地方。她只需要找到它。

搜索继续进行，而梦魇之月让她的鬃毛逐步透过暮暮身体的剩余部分。关节，腰部，脚踝，后腿，大腿，蹄子，胸部，驱赶，前腿，肘部；梦魇之月检查着暮暮全身上下每一处肌肉、骨骼和纤维组织。她检查着并且重复检查着每一处她能想得到的位置，但是依然找不到那个祝福。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梦魇之月将她的魔力扫过暮暮的头部。

然后，梦魇之月感觉到它了。一个小块，一片样子像绞杀藤一样的魔法烟雾，牢牢地附着在暮暮的头骨后面。它与已经存在于身体中的肌肉和骨骼纠缠在一起。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是异质的魔力，完全不像是暮暮身体中自然而然存在的魔力。

梦魇之月用她的云鬃接触并抓紧了那个魔法的小块，慢慢地感觉着它存在的范围。这个块有一个中央的核心，也有许多长长的卷须，就像是植物的根，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去，有一些根须甚至接触到了暮暮的眼睛。

在梦魇之月的意识中已经毫无疑问，她刚刚找到的东西就是那个祝福了。连片刻都没有迟疑，她开始用自己的魔力拖拽那个块。

魔法肿瘤反击了，它试着击退她的攻击，但它根本不是对手。梦魇之月小心翼翼地拉开传染性的根须，将它拔出暮暮的头部。感染在她紫蓝色云鬃的其他位置形成了一个深黑色的点。在梦魇之月把暮暮小心翼翼地放在城堡废墟的石头地面上时，她专心的看着这个点。

感染部分开始在她的魔力之中蠕动。它试图在魔力星云的区域中向上爬，向她头部的方向移动过去。但是，它没能蠕动多远。带着与她曾经用来俯视艾奎斯陲亚的小马们相同的冷酷无情的表情，梦魇之月开始召唤她的魔力，在双眼开始发出炽热光芒之际，她用她的星云鬃毛攻击她刚刚从暮暮那里移出的感染，把它烧得一干二净。

梦魇之月直到那小块的最后一部分被毁灭之前都没有眨眼，直到此刻，她才让自己的表情温和下来。她向后面的暮暮瞥了一眼。在整个过程中，她都没什么反应。有一刻，梦魇之月害怕她可能伤到了她的母亲。

但是，暮暮开始恢复了，她开始辗转反侧，又紧张地等了几分钟之后，她直直地坐了起来，当她抬起一只蹄子放在脑袋上的时候，发出一声呻吟。她紧紧闭着她的眼睛，并且在她揉着前额的时候一直闭着它们，好像她正在忍受着剧烈的头疼。

然后，暮暮睁开了她的眼睛，梦魇之月顿时全身感到一阵轻松，脸上绽开了笑容。暮暮的眼睛再次回复成了紫色，祝福被移除了，梦魇之月做到了。

“唉哟，我的脑袋疼死了，”暮暮抱怨着。她放下了蹄子开始四处张望。“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什么地……”

暮暮没能完成她最后的提问，她突然感觉到自己落入了怀抱，她的脸埋进了黑色毛皮里。连一句话都没说，梦魇之月就冲到了暮暮身旁，把她的母亲拉了进来，并且紧紧地将她拥抱在自己的胸前，她宽大的黑色羽翼环绕着暮暮，加入了拥抱之中。

“哦……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你总算没事了。”梦魇之月轻声道，俯身偎依着暮暮的脖子。

“聂克丝……怎……怎么回事？”暮暮问道。她尽量把头从梦魇之月的胸口离开，以便能望着她的眼睛。

“别担心，你现在在安全的地方。你得救了，我不会让法汇再伤害你哪怕一根鬃毛了。”

暮暮迷惑地抬头看着梦魇之月，“法汇……等等，他做了什么？”

“你不记得了吗？”

“我……我想……可能，”暮暮揉了揉她的鼻子，在把一只蹄子放到头上的时候畏缩了一下。她感觉脑袋里仍然在抽动一般疼痛，但是她在梦魇之月的怀抱中总算感觉好了一些。

“有点模糊，但是现在变得清楚些了。法汇到了我的牢房，他为你的行动而对我大发雷霆。……然后他进了牢房。我试着逃脱……试着躲开他还有呼叫侍卫，但是他压制住了我然后……从他的嘴冒出来黑色的东西然后就……哎哟，我的头啊。”

“没关系，你用不着试着马上把所有的事都想起来，”梦魇之月安慰着她。“慢慢来就好。”

暮暮点点头，在她停留在梦魇之月怀抱中的时候，稍稍笑了一下，“在那之后，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听到了你的声音。我躺在我的小床上……我……我说了些什么，然后你走进了我的牢房……然后……”

暮暮倒吸了一口凉气，她把自己从梦魇之月怀中推开，胡乱拨开她的一只翅膀，露出了她肩膀上包裹的绷带。

“这不是你的错，暮暮。”梦魇之月努力安慰着她。

“但是……但是我刺伤了你！为、为什么我、我会刺伤你？我、我怎么会刺伤你？我……我甚至不知道我怎么会使出那个法术的！”暮暮在恐慌中开始上不来气。梦魇之月把暮暮抱回她的羽翼中，尽可能紧紧地拥抱着她，就像是怕她会随时可能碎裂开。

“暮暮……你……被控制了。”等到暮暮稍微镇静了一些之后，梦魇之月对她承认道。

“被控制了？怎么回事？”

“加入梦魇之子的每一只小马，都受到了来自法汇的祝福。这祝福应该来源自我的魔法，来源自当法汇第一次处理你和你的朋友们用谐律精华击败我之后留下的那些碎片时，他得到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梦魇之子都拥有绿松石色眼睛的原因。法汇说那祝福启迪了小马们的眼界，让他们看到我成为艾奎斯陲亚的女王将会带来怎样的好处。是那祝福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激励他们加入梦魇之子，并且尝试复活我。”

“而……我想那就是他所做的事，”梦魇之月推测道，“他用那祝福控制你攻击我，那样他就能用你来反对我，用你把我变成他认识的那个女王，变成我应该是的那个样子。”

暮暮回视着梦魇之月，眼中充满了歉意。“我真的非常抱歉，聂克丝，我……我绝对不会……一百万年我也绝不会想要伤害你的。”

梦魇之月点点头，几滴眼泪流出她的眼角，从她的脸庞滚落。“我知道……我知道，暮暮……我也很抱歉……我真的非常抱歉。”

“为什么？”

“我以为你恨我……而且因此……他们差点……他们差点就……”

“就什么？”暮暮跟着问。

梦魇之月摇着她的头，尽力克制着声音中的颤抖。“我……我不知道他们会做那样的事。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那么做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我不想象这样失去你。”

暮暮眉头紧锁，望着梦魇之月的眼中只有迷惑，“聂克丝，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我几乎没能救得了你。要是我那个时候没到阳台上去……要是我没有回头……那……那你会……你就会……”

“就会什么？”暮暮惊恐地问。“到、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梦魇之月根本没办法说出口，她把头从暮暮的脑袋边收了回来，折拢了她的翅膀。她用一只蹄子示意了一下。暮暮的眼睛顺着方向，看到了片刻之前梦魇之月从她脖子上移走的绳套。

暮暮举起一只蹄子摸着脖子，现在她才明白自己差一点就被吊死了，呼吸再一次变得恐慌凌乱。但是，梦魇之月没有拥抱或者安慰暮暮，反而站了起来。

“暮暮，我要你到泽蔻拉的小屋去。”梦魇之月告诉暮暮，转身背向她。“我要你藏到那里去。我的皇家卫兵肯定正在搜索你，所以我必须知道你置身于绝对安全之处。”

“什么……为什么？聂克丝，你要干什么？”暮暮问道，梦魇之月变得极度严肃的语气让她觉得有点不知所措。

展开她的翅膀，梦魇之月准备起飞。“我要回去和法汇好、好、地、谈、谈，还有，暮暮……不要再叫我聂克丝了。”

“但是……”

“聂克丝是绝对不会让法汇差这么一点点就把你夺走的。聂克丝应该在你一开始说出那些话的时候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我……我再也不是你的女儿了，暮暮。我再也配不上聂克丝这个名字了，我不配拥有像你这么好的妈妈。梦魇之月是不可原谅的。

“但是，即使我的所作所为不可原谅，干出这一切的法汇，也必将遭受报应。”

说出这些话之后，在暮暮能开口反对之前，梦魇之月展翅腾飞。她只绕着废弃的城堡飞了一圈，最后一次低头凝望着暮暮，然后，斜过身子，朝小马镇和她城堡的方向飞去。



# 第十七章：腐化祝福

“她不可能凭空消失掉！”法汇吼道。他一蹄子砸在写字台上，狠瞪着走进他办公室的两个卫兵。自从暮暮在绞索的尽头消失以后，法汇发起了地毯式的搜索，可是一切全是徒劳。

“很抱歉，长官，可是我们一点囚犯的踪迹都没有找到，”法汇面前两个卫兵之一报告道。

法汇窝火地哼了一声。“你们搜过镇子里了没？”

“搜过了，长官。”

“那就接着搜！我就不信她能凭空没影了！”

两个卫兵行了个礼，快步离开了房间。法汇瞪视着他们离去，然后躺在了他写字台后面的软垫上。他揉着自己的太阳穴，可是他还没缓过神来，又一个卫兵进入了他的房间。

“你有什么事？”法汇头也不抬地问。

“梦魇之月女王陛下希望召你去谈话。她在王座厅内等候你。”

法汇收敛了一些他的不满，抬眼看着卫兵。“她可否讲过缘由？”

“她要和你谈谈暮光闪闪逃走的事。”

法汇没有变得坐立不安起来，相反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笑容。女王陛下很在乎暮暮逃走一事。这说明他的努力有了成果。这才是他设想中的艾奎斯陲亚的女王该有的样子。她毫无疑问正为暮暮的逃脱大发雷霆，要下令把她抓回来。他会为了暮暮的逃脱而被重重鞭笞一顿，但他可以心甘情愿地受罚，只要这代表着女王终于有了女王该有的样子。



法汇抵达通向王座室的入口时，发现大门是紧闭的，门口没有站岗的卫兵。气氛阴森森的，让他感到背后一阵混合着欣喜的寒意——这种死寂，这种阴冷，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危险的感受，才是这城堡从第一天起应该拥有的感觉。这，才是梦魇之月的城堡。

不愿再让自己的女王再多等一刻，法汇敲响了王座厅的大门。敲门声在门后空荡的大厅里反复回响着，当最后一点回声消失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向他宣告：“进来，法汇。”

通向王座大厅的门呼地自行打开了——推开门的魔法没有留下丝毫能察觉的痕迹。这又让法汇感到脊背上一阵恶寒传了下去，但这次他欣喜不起来了。他感到自己好像一只蝼蚁，即将踏入天神的领域；他不禁开始畏惧，等在前方的命运会是怎样。

但法汇还是强迫自己走进了王座厅里，他快步地穿越大厅，在王座的基底下躬身行礼。在他的身后，大门呼地一下又关上了，同时他感到了一股法力的波动——这间屋子被封印了。谁也无法走进或者走出这间屋子，除非咒语被解除；外面谁也听不到屋子里的声音，无论里面发生了什么。这里只剩下他和女王陛下——这样的现实让法汇心头的恐惧感更上了一层楼。

梦魇之月就坐在她的宝座上，她宝座的方向正面朝着耸立的彩绘琉璃窗子。窗上画的是她在天空中飞翔而过，浸在满月的光辉之中，地上的小马们恐惧地蜷缩、奔逃。这些画，在法汇看来就是女王的王座大厅里完美的装饰。

可是，难以忍受王座大厅里肃杀的气氛，法汇只得强忍着喉头发紧的感觉开了口。“陛下，您召我前来，可有要事？”



梦魇之月用尽了每一分每一毫的控制力，才没有当场痛打法汇。在她飞回来的一路上，她的怒火早已沸腾。她早已有意要对他用最重的刑，作为对他差点害死暮暮的惩罚。她满脑子都在想着怎么让他付出代价，可是在她设想怎么惩治法汇的时候，她的脑中又浮现出了让她苦恼的其他想法。

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暮暮的看法。法汇受什么重刑都是罪有应得，甚至送上他自己准备的绞架也不为过，可要是她真这么做了，暮暮会怎么想？如果她这样，和真正的梦魇之月一样，怒取了另一匹小马的性命的话……看到这一切的暮暮会对她多失望啊。

这最先萌生的饶恕之念催生了更多的饶恕之念，它们如掐断一根草般扼止了梦魇之月的盛怒。它们更令她想起了一件足以让她的怒火暂且冷却的事。于是，她抵达城堡之时，她没有像自己设想的那样把法汇揪出来痛打一顿，而是在她的王座大厅内等待他的到来，等待他来解开自己的疑惑。

在等待时，梦魇之月坐在她的宝座上，盯着大厅里彩绘的琉璃窗。窗上画的，是她在艾奎斯陲亚的天空飞翔着散播恐惧的光景。那就是她在古老传说中被描述成的形象，也是在多数小马的心中她被认定的形象。

那种形象，早已被梦魇之月痛恨多时了。她痛恨那些彩绘的窗户，痛恨一切用来装饰她的城堡的窗户、壁画还有雕像。那些东西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提醒她，她究竟是谁，究竟要以什么身份行事。

她听到了敲门的声音，便召唤法汇进来。她听到了他穿过大厅的马蹄声，每一步都听得很分明。她这么等待着，等待他先开口，仿佛是为了给自己再多留下片刻时间，确保自己转身看见法汇的时候，不会殴打他。

“陛下，您召我前来，可有要事？”法汇鞠躬问道。

“是的，法汇，是我召你前来。”梦魇之月冷冰冰地答道。“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当然可以，陛下。您想了解什么，我都愿为您解答。”法汇怀着他最深切的敬意回答。

“你找到暮光闪闪了吗？”

“尚未找到，”法汇摇头回答道。“现时她躲开了我们的搜查，但她绝对逃不掉。”

梦魇之月在她的宝座上挪了挪身子，回头侧目看过来。“你是不是因为她向我行刺，才处决她？”

“是的，陛下。此等恶行，罪不可恕。”

梦魇之月缓缓从宝座上站起身来，绕着座位走到法汇的正前方，和他面对着面。“我听你讲过这么回事——当初是那个赛蕾丝蒂娅让你研究我身体的碎片，然后……在你和那些碎片交流的时候，你才睁开了慧眼，才看到了我能为艾奎斯陲亚带来安乐的真相。”

法汇露出了笑容来，缓缓地在女王面前平身站起。“是的，我的陛下，那是我毕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梦魇之月向前走去，停在了法汇的面前。她高大的身材让他显得矮了一大截，仿佛是高山面前的一座小丘。“那么，在开眼那天前，你可有想过去推翻赛蕾丝蒂娅的统治？”

法汇眨了好几下眼，困惑的表情在他脸上蔓延开来。“我觉得这无足轻重吧。我——”

“我问你话呢，法汇。”梦魇之月不耐烦地反驳，话里每个字都浸满了愤怒。

“我——我应该没想过。”法汇承认道，拼命控制自己的声音不打颤。

梦魇之月仍然狠瞪着法汇，她的影子整个包围了他。“在你得到赐福前，你和赛蕾丝蒂娅是不是有什么感情？”

“可、可能有吧，”法汇边回答边不安地退了一步，“那时我还很蒙昧。”

梦魇之月没有留给法汇任何余地，他每退缩一步，她就逼近一步。“你和赛蕾丝蒂娅到底是什么关系？”

法汇拼命克制着自己如鲠在喉的感觉。“我是她的学校的校长，偶尔还、还充当她的顾问。”

“还有呢？”

“我还、还是……很久以前，是她的——”法汇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下来，拼命组织着自己的语言。“我曾经是她的私家弟子。在我刚刚自创了第一条咒语，并得到可爱标记不久，她就收下我做她亲授的学徒了。”

梦魇之月静静地站了片刻。她的双眼眯得只剩两条细缝，冰冷的凝视活像要在法汇的灵魂上扎出一个窟窿来一样。“最后一个问题。在你是赛蕾丝蒂娅的学徒时，你和她有多亲密？”

“我……那时只是个傻孩子，陛下。”法汇争辩道，尽管他的声音已经因为恐惧而嘶哑不堪。“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她——”

“你，和赛蕾丝蒂娅，到，底，有，多，亲，密？”梦魇之月低头再次质问，她的眼睛和法汇的眼睛直直地对在一起。

“我……曾经把她当成……当成……当成我的第二位母亲。”

法汇闭紧了双眼，打了个明显的冷颤，仿佛承认这样的事情不仅让他心痛难忍，还要招来肉体的苦刑一样。可是，梦魇之月却转身背对着他，再次转向彩绘的琉璃窗。她一言不发，但是嘴紧紧地抿了起来，眼睛也拼命地紧闭了起来。

“我的女王，求求您，饶我一命，”法汇乞求着。他努力地躬身，低得嘴几乎快要碰到地板。“我曾经无知，曾经愚昧，可是也因此我才感到自己如此的有福！是托您的赐福，才让我看清了赛蕾丝蒂娅究竟有多么软弱多么愚蠢。蒙您的恩赐，我才睁开慧眼看到了真相！”

“是蒙蔽了你的眼，”梦魇之月低声自语道，声音轻得法汇根本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是法汇还来不及细问，梦魇之月就又一次转身和他面对，但是表情比刚刚温和了许多。“法汇，你是否愿意从我这里得到更大的赐福？你想不想要我赐给你一份比你从前从我这里得到的任何赏赐还要更珍贵的赏赐？”

“我——我愿意，我的女王陛下，”法汇回答着，他的样子看起来几乎要泪流满面了。“无……无论您赏赐给我什么，无论赏赐的大小，这都会是我永永远远的荣耀。”

梦魇之月扬起了她的云鬃，在法汇面前站正了身体。“那么，你做好准备。”

法汇点了下头，在他的女王面前坐了下来，自豪地挺起他的胸膛。他迫不及待地等着祝福的降临，紧闭着双眼想忍住已经顺着他的脸颊淌下的幸福的泪水。与此同时，梦魇之月的云鬃拥抱般地缓缓地把他围在中央，仿佛清晨清爽的雾气般将他笼罩。

然而，法汇还来不及弄清楚状况，梦魇之月已经把他送入了梦乡，就和她之前催眠坎特拉皇家卫兵时一样。她轻轻把他放倒在地，轻语道，“现在，我要赐予你我所能给你的最大的礼物——我要将你的自由，归还给你。”

悄声说完这些，梦魇之月便引导自己的云鬃潜入了法汇的身躯，一点一点地潜入他的肉体之中。她展开了搜寻——她知道，那寄生虫一样的魔法祝福一定藏在里面。既然法汇说他曾经那么在乎赛蕾丝蒂娅公主，那么……在她看来，这就是唯一能解释他的转变的缘由。

可是梦魇之月找到的那祝福远远超出她想象程度的复杂。

法汇的肉体的每一分一毫都已经被那所谓的祝福紧紧地扼住了。那寄生的魔法无处不在，仿佛是在沃土上扎根的植物般盘根错节，而且那魔法还在稳定而规律地一下下跳动……仿佛有心跳一样。不过，和暮暮的情况一样，梦魇之月在法汇的头部找到了感染的核心。可是，她很快发现，感染的核心已经盘踞了法汇的整个大脑，而不像暮暮那样，只像一片在后脑癌变的组织。

情况虽然复杂，但梦魇之月没有觉得这种感染和先前的有什么区别，于是她试着用老方法来处理。她控制自己的魔法云鬃去揪扯那些分叉，想把祝福从法汇的体内揪下来。可是，她的云鬃一触及到感染的部分，就先遭到了反噬。她感到像是被闪电嗞地劈了一下，刹那间异样的念头就侵入、占据了她的头脑。

突如其来的袭击令梦魇之月连忙收回了云鬃，退后远离了法汇，害怕刚刚是他攻击了自己。然而，尽管法汇确实坐起了身来，他的动作却是懒洋洋、慢吞吞，好像在梦游一样。

梦魇之月就这么看着法汇坐正了身子。他跟着转过了头来，如同发出无声的尖叫一般张开了嘴。那一片刻，他好像停止了呼吸，但是随后，他咳嗽起来，嘴里咳出了东西来——咳出来的是一片恐怖的黑烟，看上去里面充满了毒素，非常恶心。法汇每呼吸一次，就有更多毒烟涌出他的嘴里，黑烟渐渐地环绕着他，将他笼罩起来，并在他的头上形成了一片更大的黑云。

那黑云越长越大，开始慢慢飘向梦魇之月。它飘得很慢，大概需要数秒才能触及到她。然而，它还来不及靠太近，法汇突然窒息了，就仿佛被什么突然扼住了喉咙。此刻，他独角上的螺纹亮起了微弱但是稳定的白光。那白色的微光从他的角一直延伸到他身体的其他部分，覆盖了他身体上几乎每一寸皮肤。当法术完成之时，法汇的身体看起来仿佛被画上了超自然的可怖线条。

从那些看似集中在法汇的可爱标记四周的闪光白线之中，出现了魔力形成的锁链。它们突然窜了出来，不知用什么方法控制住了那团黑云，在它周围形成了包围，深陷其中，把黑云捆缚起来，再绷紧，最后把它重新拽回了法汇头顶上方。

面对这副景象，梦魇之月不禁一阵紧张。她不安地振翅，想抖去那种心神不宁的感觉。不知何故，那黑云让她颈后的毛都直立了起来，但是同时，她又感到受到了它的吸引。

梦魇之月不安地迈了一步，绕着法汇走着，边走边保持着距离，直到她绕到了他的左侧。她专注地观察着那些超自然的、覆盖了他全身的白色线条。毫无疑问，这是某种法术，但是她从未见过这种法术。这些线条甚至能和法汇呈魔法阵形状的可爱标记融为一体。

梦魇之月的目光开始追着那些神秘的线条移动，想从它们的分布中找到一点点蛛丝马迹。她曾在图书馆读到几本讲秘法线条的书；那时，在听说复活她的法术极度依赖于这种上古魔法之后，她才找来那些书看。

然而专心致志地观察白色线条无疑是个错误。就在梦魇之月绞尽脑汁想参透浮现在法汇身上的法术的同时，黑云在一寸一寸地逼近她。它拖曳着紧缚它的法术锁链，从她的侧面迂回靠近。

梦魇之月终于注意到黑云已经离自己近在咫尺了——可是太迟了。黑云倏地从束缚锁链孔隙间涌了出来，狂蛇般攻向梦魇之月。梦魇之月已经来不及起跳避开，黑云就这样触及到了她的体侧。

触及她身体的一刹那，梦魇之月不禁感到天旋地转。恨意、敌意、复仇欲、权利欲、诸如此类种种情绪排山倒海般地冲进她的体内，直灌向她的胸口。她感到自己在随波逐流，无力挣扎，快要溺死在这汹涌的波涛之中。

但是就在此刻，法汇身上的白线突然有了脉动，束缚黑云的锁链随着发出了清脆的碰撞声。束缚咒开始了拖曳，虽然缓慢，但还是一点一点把那蒸汽般的大黑云团拽离了梦魇之月，最终拽断了它与她的联系。

联系刚一断开，梦魇之月立刻能自由呼吸和行动了，但接下来她的思绪里一片慌乱。她跌跌撞撞地退后，尽可能拉开和黑云的距离，喘着粗气，想弄明白胸中那些已经消退的强烈情绪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情正如梦魇之月最害怕的那样发展。她在记忆中翻来覆去地回想自己刚和法汇的对话，想起那些他话中的细节。他是由赛蕾丝蒂娅委任研究那些残留的碎片的，而碎片是在她——或者说，她，和露娜一起，被谐律精华击败之后产生的。

法汇说过，他是在研究那些碎片时才受到了最初的赐福，才睁开了慧眼看到了她的睿智和光耀。可是，与其说睁开了慧眼，不如说被蒙蔽了双眼。他被并不属于他的意志所扭曲、驱使，就和他用那恶毒的魔法控制暮暮和她对立时一模一样。

法汇是梦魇之子的幕后首脑，可是驱使他执迷不悟的并非他自己的意志。他只是又一个牺牲品，也是第一个牺牲品；而在梦魇之子的幕后，在艾奎斯陲亚所发生的一切变故幕后，真正的首恶再无别马——正是她自己，梦魇之月。

而那团黑云……梦魇之月仅能猜到，它是她被谐律精华击败后的碎片之一。那是她的一部分存在，或许还是最为恶劣的一部分：是她对公主姐妹的无比仇恨、她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还有她对复仇的如饥似渴。正是那些最最强烈的情绪，那些曾经促使梦魇之月谋求永夜降临的情绪，它们残留的部分袭击了、占据了、腐化了法汇。

就是那些情绪，驱使法汇背叛了赛蕾丝蒂娅，组织了梦魇之子，并企图使用法术复活她。可是，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为什么那恶毒的魔法没有在复活术施展的时候，与其它碎片重新合为一体呢？为什么它没有脱离法汇，和她融为一体？

此刻，梦魇之月突然明白了法汇身体上横纵贯穿的白线的作用——它是一个束缚咒语，用来困住大部分的恶毒魔法。

法汇是赛蕾丝蒂娅公主的学校校长，更是她曾经的学生。他绝不是傻瓜，处理这些碎片会有多危险，他心中必然有数。梦魇之月仅仅能猜到，他要么是在研究碎片之前就准备好了束缚咒语，要么就是在意识到自己遭到袭击之后施展了它。

那位真正的法汇，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血肉构铸的牢笼——纵使那腐化魔法能乘机随心所欲扭曲他的心智，他仍然在所不惜。可是，他的束缚咒语仍不是天衣无缝的。他仍然能剥落体内少许的堕落精华，并借以散布他那所谓的“赐福”。

真相竟然是如此的纠结。梦魇之月依然想要惩制那个差点害死暮暮的法汇，可是她也无法否认，法汇其实是无辜的。他只是另一个牺牲品。他只是又一匹遭到她伤害的小马。

她必须努力把一切都恢复原状。

梦魇之月的角上出现了噼啪作响的闪电，能量迅速地扩散到了她的云鬃之中。她要立即攻击那团恶毒的魔法，把它摧毁。她要从世上将它抹去。她要消灭它，消灭那团胆敢危及她牵挂的小马们的灾厄。

她要消灭属于自己的那最为邪恶的部分。

这个想法，唯一的想法，在梦魇之月的思绪中鬼魅般反复回响，带动了她内心深处的另一件事。她迟疑了，木然伫立；黑云依旧在逼近她，尽管法汇身上的束缚咒也在不懈地把它向回拖。

那黑云是她的一部分，虽是最邪恶的部分，可是……它仍然是她的一部分。

梦魇之月不假思索，向前匆匆踏出了一步——她终于懂了，为什么她会被那黑云吸引。因为那是她的复仇欲，她的骄傲，她的恨意。因为有它，她才能成为那个众所周知的残忍暴君，才能成为完整的自我。正是她的这一部分自我，最为享受做艾奎斯陲亚的残暴女王的感觉。

黑云距离她只有几寸远了。梦魇之月停下了脚步，看着那挣扎着想冲破她们间咫尺间隔的黑云。她闭上眼睛，努力抗拒意识中滋长的诱惑。但，只要她们合为一体，她就能将一切统统忘却了。忘却朋友，忘却暮暮。她大可轻轻松松地忘掉她的年幼时光。

梦魇之月睁开了眼睛，眼里有了神采，她的唇际渐渐有了笑容。

没错……她可以把那些统统忘却，然后，她就可以展开复仇了。她要让那群使用谐律精华的小马偿还她们铸成的大错。她要再一次把那上古法器砸得稀巴烂，然后赏那些胆敢用这东西反抗她的小马们一份应得的大礼——用箍得紧紧的长绳，从高高的绞架上把她们吊下去。她要眼看着她们倏然坠落，直到绞索勒紧了她们的细脖子。她要亲眼看着她们统统坠下绞架。她尤其要亲眼看着暮暮坠下去，看她在寒风里挣扎扭曲，让她知道，胆敢背弃艾奎斯陲亚的真正女王会是什么下场。

她一定要这么做，再然后，她要……

白光闪烁，数条新生的锁链从法汇的身上冲了出来，深深扎进了黑云之中。束缚咒语在奋力后拖着已经扩散到梦魇之月身体上的黑雾。黑雾已经开始渗透她的皮肤，融入她的血肉，但就在此时，一条秘法锁链擦过了梦魇之月的胸口。

滚烫如炉火的法能灼痛了梦魇之月，痛楚让她猛然清醒过来。一想起片刻前她脑中的场面，她马上向后一跃，拉开了与黑云的距离。她喘着阵阵粗气，尽力控制自己想呕吐的感觉。

片刻前，她竟然想要伤害艾奎斯陲亚的小马们。她竟然想让永夜再次降临，夺走他们的太阳。她竟然还想毁掉谐律精华，竟然还想——想亲眼看着暮暮在绞架上被绞死。

她视野的余光中有东西抖了一下，她定睛一看，那黑云又在一寸一寸逼近她了。然而，这一回，她躲开了黑云触及的范围，她的眼睛瞪了起来，云鬃也扬了起来。

“休想！”她向黑云呵斥道。“我不需要你！不管你是不是我缺失的那部分，我不需——”

梦魇之月的话音戛然而止。这冰冷的事实，仿佛一块无情地砸到她脸上的砖。她的呼吸慢了下来，泪水涌上了她的双眼。她笑了，也哭了——笑自己曾是那样的愚蠢，哭自己已失去的一切。

“我缺失的那部分啊……”梦魇之月一遍遍地重复着，下意识地顿蹄，为自己的愚蠢感到无比的沮丧。“没有你，我就不是过去的自己。没有你，我本来可以天真无邪下去，一直是那个又笨又胆小的小马驹。我本来永远都只是聂克丝。”

一想到这里，梦魇之月的内心突然被点燃了——她的愤怒，无与伦比的愤怒，在剧烈地燃烧，仿佛如落入了火星的油桶一般火焰熊熊。她的目光顷刻凌厉了起来，狠狠盯着那团黑云，眼中充满了深不可测的仇恨。

“可是你……你把我的一切，都夺走了！！！”梦魇之月怒吼起来。“你贪得无厌，你死不认输，你非要腐化无辜的小马来完成复活术，你非要我想起我做过的一切，非要怂恿我犯下那些不可饶恕的罪恶！现在可好，因为这些事——他们全都恨我！我再没有一分一毫的快乐可言了，全是你的错！！！”

梦魇之月话中涌动的愤怒似乎增添了那黑云的力量。黑魔法开始狂乱地盘旋，紧紧绷在将它和法汇连接在一起的锁链上。随着梦魇之月从突然的发作中镇定了下来，黑云也平静了许多，但它仍然在企图触及她。

“但是，到此为止了，”梦魇之月强压着愤怒说道。她的眼神变得越发寒冷而坚决，泪水沿着她的脸际淌了下来。一瞬间，黑云的主意改变了。它不再企图接近梦魇之月，反而开始向远处躲去。它是想逃——尽管被束缚咒捆缚着，它也要逃。

梦魇之月摆出了架势，她的眼睛随着法力的流动发出了白光。同时，她微摆的云鬃开始剧烈地波动，由星云构成的法力场仿佛火舌般升起。她的云鬃发散开来，在王座大厅的屋顶汇聚成团。此时此刻，恰如她首次重返艾奎斯陲亚的那一夜，彼时彼刻，她的云鬃也是这样充满了小马镇的大厅。

“我绝不会成为你想要我变成的模样，”梦魇之月话音刚落，一道闪电咔地一声从云鬃中钻了出来。电弧劈了下去，劈中了那团黑云，击中的部分当即蒸发，再无踪影。黑云惶恐地左冲右突盘旋起来，如困兽般更加用力，想挣脱束缚咒的包围。

“我绝不会让你再伤害我牵挂的小马！我绝不会让你伤害瑞瑞！或是云宝黛茜！或是苹果杰克！或是小蝶！或是萍琪！或是车厘子！”

每念出一个名字，梦魇之月就召出一道秘法闪电，从屋顶由她云鬃和云尾所构的恐怖风暴中径直猛劈下来。每一道闪电劈下，那黑云就又蒸发一部分。黑云在狂扭，在盘旋，仿佛疼得在抽搐，仿佛它能感到被那高能法力击打的痛苦。

“我绝不会让你伤害小苹花！或是飞板璐！或是甜贝儿！或是纠纠！我绝不再让你伤害我的任何一个朋友！”

梦魇之月召出了一道比之前更强的雷霆，她的愤怒令法术又添了几分威力。劈雷在黑云上轰出了一个比先前大得多的窟窿，可是和前几次不一样，梦魇之月感到那雷霆好像也劈中了自己。那感觉仿佛被利刃刺进了胸膛，火燎般的刺痛痛得她咬紧了牙关。

就算那黑云仍然被困在法汇体内，它与梦魇之月之间仍然有着联系。它是她的一部分——她自保的本能在强烈地催促她赶快停下。又一阵强烈的昏眩感涌了上来，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已经到了崩溃的界限。

她的肉体在抗拒，要阻止她继续轰击黑云，可是她不会罢休。凭着纯粹的意志力，她重新站稳了身体，继续展开了攻击。

“我绝不会再让你伤害任何小马！”

这一次，当梦魇之月劈中了黑云的时候，它发出了疼痛的嘶嘶声，如一袋子受伤的蛇般在空中扭来扭去。它一定很疼，但是那不是她听见或者看见的疼，而是切身感到的疼。她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她的耳中只有自己的惨叫声在反复回响。

疼得越来越难忍了。梦魇之月甚至觉得自己是用雷霆劈中了自己的胸口。灼痛，烧燎，刺痛，种种痛苦都深深嵌进了她的肉体。她已经不得不单膝跪地，以支撑自己不至彻底摔倒。她沉重地喘息着，想缓一口气，她眼中的白光也随之渐渐褪去。

此时，仅剩先前一半大小的黑云开始了反扑。它不停蠕动，紧紧撑住了束缚咒语生成的锁链，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它的挣扎有了效果：法汇身体上的白线开始渐渐地消退——束缚咒语快失去力量了。

可是黑云来不及挣脱了。梦魇之月已经休整完毕，重新站立了起来，她眼中的光芒重新亮了起来，比先前还要明亮。她鬃毛化作的风暴积云发出了电流的噼啪声，云中已经吸满了魔法能量，满得不能再满了。梦魇之月把这些法力汇聚到一起，最后猛然一跺蹄，向那团邪恶的魔法吼出了她最后的话——

“我绝不会再让你伤害暮暮——绝——不！！！”

狂澜般的雷霆呼啸而出，构成了一幅艾奎斯陲亚从未见过的壮景。狂雷之下，王座大厅窗户上的彩绘琉璃顿时飞散出去，化作齑粉，散落一地。炸裂的巨响几乎在小马镇掀起了地震，那巨响甚至在遥远的苹果鲁萨仍能听得一清二楚。

那秘法雷霆粗细仿若树干，发出的强光比得上一个小太阳。整个王座大厅无处不浸浴在光芒之中，若有谁透过大厅的窗子看去，一定会在刺眼的强光前捂住了双眼。

万钧落雷的轰鸣声完全淹没了梦魇之月的惨叫。她听不见自己，但是她知道自己一定在撕心裂肺地惨叫。好痛——她从没有感到这般的痛苦过。痛得比她被谐律精华击中时还要难忍——现在仿佛是体内有千万团火要把她从内而外烧化，有千万把刀要从她肚子里一刀刀向外将她凌迟。

剧痛，魔咒，梦魇之月以为它们会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然而，片刻工夫过去，魔咒的力量耗尽了。秘法雷电变细了，黯淡了，最后终于消失了，只剩下几条残存的电弧从屋顶落下来。

魔咒终结了，梦魇之月一下子栽倒在地，全身都在颤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她眼前的景象摇摇晃晃，她的身体还需要时间从剧痛中恢复。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这么倒下了多久，但是她恢复了一点气力之后，她支撑着站起了身体，望向王座大厅的对面。

法汇被那万钧雷霆引起的爆炸吹飞了很远，现在他倒在远处一堵墙下，了无知觉。他身上发微光的白线已经断成了棱角分明的一截截，而且已经开始渐渐隐去了。束缚咒已经被打破，但是它也完成了它的使命。

黑云已不见了，但是梦魇之月看到，那团邪法仍然残存下来了一点。残存的是一小团不起眼的黑色粘液，它在缓缓流动，汩汩作响。它还不如一只耗子大，滚动的样子活像一团恶心又粘糊糊的焦油球。它在一寸一寸挪向王座大厅的门，仍然想要逃走。

不齿地冷笑，梦魇之月哼了一声，硬撑着站了起来。她的腿仍然在发抖，但她还是站稳了身体，向前走去。几步她就赶上了那团黑乎乎的粘液小球，然后一蹄子把它跺在了下面。

随后，连一句怜悯和遗憾的话都没有，梦魇之月的眼睛再度闪起了白光。最后一波能量沿她的腿涌了下去，她蹄下传出了粘液被炙烤的嗤嗤声。心口的微微刺痛不禁让她颤抖了一下，但梦魇之月毫不留情，直到那团粘液被烤得只剩地上一个灰色的污点，她才停下。

做完这些，梦魇之月深深吸了一口气，屏息片刻，最后缓缓地呼了出来。她就这样站在那里，不知道站了多久，回味着她刚刚所做的一切……她感到很满足。艾奎斯陲亚、她的朋友们、暮暮……全都转危为安了。她已经毁灭了那企图伤害她一切牵挂的事物的业障。

可是她还做了什么？

她还摧毁了她自己的一部分存在，没有了那部分，她做过的一切事情，完成的一切成就，统统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目的。此时此刻，她真真正正永远被卡在了两条生命道路的中间。她再也不可能变回聂克丝了，可是能让她成为真正的暴戾女王，满足地活下去的那部分存在，也已经被她毁了。

可是……那转瞬即逝的幸福感，依然停留在她的心头。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就算整个艾奎斯陲亚都为她犯下的过错而永远仇恨她，至少这件事，她做得很正确，非常非常正确。

而且，还有更多正确的事情，在等待她去完成。



吱呀——吱——吱呀——吱——

小马镇的郊外，某所大房子的前院里，一匹小雌驹独自坐在秋千上。秋千的转轴吱吱呀呀地响着，但是她没有荡起来。她只是四蹄踩着秋千坐在上面，低着头，随着秋千微微地摆动。

那时候，她爸爸总会来推她荡秋千的。他有时也很忙碌，要工作到深夜，但是他总会挤出时间来推她荡秋千。这个秋千一直是她最喜欢的生日礼物，甚至比她的头冠更让她喜欢。只有荡秋千，才是她爸爸一直乐于陪她玩的游戏。他总会来高兴地推她一把，就算他要去工作或者出远门时也一样。

可那些，都是梦魇之月回归前的事情了。

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是她一辈子中最黑暗的时光。镇上几乎每一匹小马都对她怒冲冲的。有的小马当面责难她，骂她是一切灾难的祸根，但最可怕的，莫过于她父亲的遭遇。

在梦魇之月归来之后，她的父亲离开家，在城堡里工作并住下了。她的母亲说，爸爸在为女王工作，她们两个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母亲还说，爸爸现在是政府里有权有势的雄驹了，所以他才要离开家。他现在是梦魇之月的得力助手，她们应该为此高兴才对。

可是珠玉冠冠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她仍然直盯着地面，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冠已经掉到了秋千下面的泥巴里。她不稀罕那头冠，也不稀罕爸爸到底多有权势。她只想要一件事，就是让爸爸回家。他会让那些捉弄她的坏小马们都住口。爸爸在身边时，谁也不敢捉弄她。此外……她也真的很想他。

珠玉冠冠抽噎了一下，抬起腿擦了擦鼻子。她没有哭出来，不是因为她不伤心，而是因为她很愤怒。她要梦魇之月把爸爸还给她，可是她很怕。她害怕聂克丝——这种事想想都觉得实在可笑，可是……梦魇之月的话，真的太可怕了。

到底为什么梦魇之月需要他？她已经有那么多为她卖命的小马了，又何必要带走她的爸爸？

珠玉冠冠呜咽着噘起了嘴，努力不让自己在想起父亲时哭出来。一开始，她本来在家里用拖把拖地，但是她妈妈却劝说她去荡荡秋千。她于是走出门，坐在秋千上，至少这样妈妈不会来打扰她。

但是她没有荡，因为她最想要的，是从背后被推起来。她想要爸爸来推她一下，可是他再也没有回过家，她在镇上也找不到他。他就那么走了，被梦魇之月偷走了。

如果爸爸不来推她荡秋千的话，珠玉冠冠就一点也不想荡秋千。她只想这么坐着，等着，等到爸爸终于回家，等他来推自己一把。

也就是在这时，在秋千的转轴吱呀作响之余，珠玉冠冠听到了另一声“吱呀”传来。房子的四周有篱笆环绕，刚刚她听到的那声就是正门打开时门轴的响声。一开始珠玉冠冠以为是白银勺勺来了，她抬起头，想告诉她，自己没有出去玩之类的兴致。可是，她抬起头时，迎上她视线的，是一双湛蓝色的眼睛。

她就那么久久地凝视着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也凝视着她。那匹蓝眼睛的雄驹试探着向前走了一步，然后立刻向她飞奔过来。珠玉冠冠也连忙跳下了秋千，跑上去迎接他，跳进他的怀抱里。她紧紧抱着他的脖子，他也紧紧地把她搂在怀中。

“珠玉冠冠，我的小乖乖，该吃晚——”珠玉冠冠的母亲把头伸出前门召唤她，但是接下来，她愣住了。她看到了正和女儿紧紧拥抱的雄驹，热泪不禁涌上了她的眼眶。

“臭……臭钱，是你吗？”

臭钱抬头看着她，他挂着泪痕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一眨眼的工夫，珠玉冠冠的母亲也跑出了门外，全家都沉浸在温暖的拥抱之中。

“爸爸，是不是你再也不为女王工作了？”珠玉冠冠问道。

“是的……是的，”臭钱先生点头回答，他都顾不上擦干脸上的泪水。“她解放了我。”

“解放？可是亲爱的，我以为……”

“先不说这个，亲爱的，”臭钱先生说着，凑近妻子让她轻吻了一下自己。“等……等有时间，我一定讲给你们听。对了……听说晚饭做好了？”

“嗯……做好了。”

“好的。我和珠玉冠冠马上就来，不过……我要先带我的小千金去荡个秋千。”

母亲点了点头，于是珠玉冠冠欢天喜地向秋千跑了过去，臭钱跟在她后面。片刻之后，珠玉冠冠咯咯的笑声响了起来，她叫着要再荡高一点；她的父亲在微笑，他欢喜的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在艾奎斯陲亚的每一处，家家户户都在这样迎接至亲的归来。曾经效力于梦魇之月的小马们，终于归来了，回归他们从不曾抛弃的至亲至友身边。迎接他们的，是温暖的怀抱，是婆娑的泪眼；而曾服侍女王的他们也告诉大家，他们并非被解任，而是得到了解放——他们在不经意间失去的自由，已经全被归还给了他们。



在采集了她最新的汤药所需的草药和树根以后，泽蔻拉用鼻子顶开了她茅屋的门，回到了家中。踏进屋里的时候，她露出了微笑，嗅了嗅空气中弥漫的气味。这正是熬得恰到好处的汤药的味道。她又多嗅了片刻工夫，然后才转身看向她那一口冒着泡泡的大锅。大锅的一旁坐着暮光闪闪，她正在用她的魔力仔细地搅拌着锅内的药材。

“研究草药，暮暮你很有天赋。几天时间，进步就如此神速。”泽蔻拉夸奖道。

暮暮笑了，收回了盯着锅里的目光，抬起头来。“谢谢，不过我只是学的快而已。此外，还多亏了你有几本关于草药和它们药性的好书。”

“若论烹煮草药，斑马无与伦比，我族所著之书，也是与此同理。但我仍要感谢，谢你助我工作，而非像是懒猪，光趴窝不干活。”

暮暮不禁笑了出来，又开始低头搅拌大锅了。“其实，我就是坐不住，尤其是脑子里全是事情的时候。只要有事做，能分散我的注意力不去想它，那么做什么都好。”

“你的心中载满了许多愁，”泽蔻拉一边如同看破了她心事般说道，一边打开自己装满了药材的背包。“无疑那你想的是那女王天角兽，往日傻乎乎的小毛球。”

“聂克丝才不傻，”暮暮争辩道。“不过……是的，我确实在想她。我怎么可能不想她？上次我看见她时，她要为法汇对我的所为去找他决斗。我知道她是天角兽没错……可是已经过了三天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我能理解你的担忧心情，你在担心梦魇之月的命数未定。可是别忘记你正遭通缉，所以——”

笃笃笃，敲门声响了。

“——你得找个地方小心藏匿，”泽蔻拉赶紧改口结束了对话，而且还成功地押上了韵。暮暮点了点头，躲进了泽蔻拉的卧室里，而泽蔻拉走向了正门。她多等了片刻工夫，等到估计暮暮已经藏好了，而且前门又一次响起敲门声时，泽蔻拉嘎吱一声推开了门，要看看外面究竟是谁。

“你好啊，泽蔻拉。”

泽蔻拉松了口气，唇际露出了微笑。她把门撑开，让门外体色橙黄的农家小马带着背上的小龙宝宝一起走进了屋子。“苹果杰克和斯派克，见到你们可真好。但愿你们前来这里，不是为了求医问药。”

“没，我们不是来找你求药的。不过话说，无尽森林里的野物们还真是比平时闹腾多了。我敢发誓，来这里的路上我绝对看到了某种狼模狼样的东西。”

“毫无疑问你看到了小天狼星，我也注意到他们在四处驻停。近来几日森林并不太平，树林间太多怪兽在横行。”

苹果杰克向屋外看了一眼，仿佛看到了某只怪兽就在小屋的窗户外面盯着他们一样。“要是外面有那么多怪兽，说不定你还是先来小马镇避一避的好，这样安稳些。”

“你的着想我很感激，不过担心大可不必。若是情况太过危急，我会立刻逃离此地。不过不知，你是否愿回答我的问题：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无尽森林的荒野边际？”泽蔻拉问完问题之后，走向大锅，继续刚刚暮暮匆忙中断的搅拌工作。

“别白费力气了，泽蔻拉，”斯派克说着，从苹果杰克的背上跳了下来。“这一路上，我怎么求她她都不肯告诉我。”

“哎，我都说了这是个惊喜了，既然我们现在都到这里了，我这就告诉你，”苹果杰克讲完这些，转头看着泽蔻拉。“我们来这里找暮暮。”

斯派克的眼睛瞪得溜圆，他马上开始四下扫视。而听到了自己名字的暮暮，也从泽蔻拉的卧室中的藏身处走了出来。斯派克一看见暮暮，马上扑了过去，紧紧搂住了她的脖子，喜极而泣。

“暮暮！噢，暮暮，我实在是好想你，我听说你要被处死的时候，我都……我都……”

“我也很想你，斯派克，”暮暮说道。她抬起蹄子，也搂紧了斯派克。“真对不起，我没法向你报平安，我不敢冒被皇家侍卫发现的险。”

“没事了，甜心，我估计你再为不必为此犯愁了，”苹果杰克回答道，“顺便，看见你平安无事，实在太好了。”

“谢谢你，苹果杰克，能再见到你也真是太好了，”暮暮回答，“不过为什么我不用担心了呢？你们俩究竟怎么找到我的，另外小马镇出了什么事？”

“简直疯透了，”苹果杰克回答。“好几天前，梦魇之月召集了所有为她做工的小马进了城堡里，每一匹都没落下。然后她把他们都关在了城堡里，一直关到今天早上。然后她把镇长叫了上去。我们开始都很担心，但是一个小时后，城堡门打开了，所有那些小马们全都走出来了。

“但是这里就蹊跷了，”苹果杰克继续说着。“所有小马走进城堡的时候，眼睛都发着绿松石色的光，可是我看他们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再也不显那颜色了。”

“没有了吗？”

“没有了，”苹果杰克边说边摇了摇头，作为对暮暮的疑问的回答。“而且这还不算完。等这群小马都离开城堡后，镇长也出来了。她把小马镇的所有小马都召集到一起，然后向我们转达了梦魇之月的一些话。主要就是讲，她怎么解散了那个疯癫的邪教，怎么把所有为她工作的小马都送回了家里。”

“她……把他们都送回家了？”暮暮难以置信地问。

“没错，太疯狂了，”斯派克说着，松开了抱着暮暮的双手。“我貌似还看见法汇从图书馆旁边经过来着，身边还跟着几匹出身自赛蕾丝蒂娅天才独角兽学校的小马们。我差点就以为他和这些风波毫无关系了。”

“呵，相信我，他和这些事儿逃不了关系，”暮暮嘟囔着。一想起她遭到法汇攻击的事，她的脖子就不禁刺痛了一下。

“其实，或许真没关系，甜心。听她说，所有为梦魇之月效力的小马都不是有意为之的。看样子，他们是被洗脑了，而梦魇之月发现了这件事以后，她就恢复了他们的自由意志。她把所有的小马都放了，让他们自己选择是要留下为她工作，还是回家。后来，就我听说的，他们全都选择了离开。”

“这种事情着实不寻常，是什么让梦魇之月变成了这样？”泽蔻拉问。

苹果杰克耸了耸肩膀。“现在还不知道，甜心。不过这远不是最怪异的事。”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怪？”泽蔻拉发问。“莫非梦魇之月又长出了一个脑袋？”

“不是，我敢说这事儿比你刚猜的还要怪。梦魇之月从艾奎斯陲亚女王的位置上退位了。”

“她……她退位了？”暮暮难以置信地低语道。

“你刚讲的话，我觉得难以消化。我敢相信，苹果杰克你讲的定是空话。”

苹果杰克脑子转了几个弯，才弄明白泽蔻拉的话是什么意思，她皱起了眉头来。“你是说，我在撒谎？”

泽蔻拉用力点了点头。“要让梦魇之月摘下王冠、放下权位，那她的谋划和大计岂不是统统白费？”

“好吧，要是你不信我说的，那怎么不瞧瞧这个？”苹果杰克回答。她把蹄子伸进背包，翻找片刻后，拿出来一个卷轴。暮暮用魔法浮起卷轴，展开，发现这卷轴是道圣旨，只是书写的风格更像是平常的信件。但是，上面确实盖上了皇家的印章。

泽蔻拉从暮暮的脑后靠了过来，和她一起读着圣旨。

致艾奎斯陲亚的全体公民

今天，我，梦魇之月，解散了梦魇之子，也就是对复活我负有责任的那群小马的异教组织。他们，还有其他每一位在过去几周中加入了城堡工作的小马们，已经从对我的服侍中解放出来，我允许他们回家，和亲戚朋友团圆，重归自己的生活。

请你们不要对他们抱有偏见。他们的所为不是出于自愿。他们所做的一切，全是因为我的魔法的影响。是我的魔法污染和腐化了他们。他们就和整个艾奎斯陲亚一样，都是受害者，也仅仅是受害者。

如果你们要责备谁，那么就只责备我吧。

最后，我，梦魇之月，从艾奎斯陲亚的女王的位置上就此退位。所有的行政权利和行政支配力，现在全部交还给由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委任的摄政和官员们，在皇家姐妹暂不在的日子里，处理国事就都拜托他们了。

如果有谁想和我面谈，可以来我的城堡找我。如果你不想，那么我希望你们假装我不曾存在过。

梦魇之月

“你讲了真话，现在我也这么想；刚刚的怀疑，还得请你原谅。”

苹果杰克露出了微笑，轻轻捶了泽蔻拉的肩膀一下。“噢，别往心里去。要不是我看见了那帮小马都精神正常地离开了城堡，我自个儿都未必敢信。”

“这么一来还真能说通了，”斯派克评论道。“你们谁能想到有哪匹你认识的小马会主动去给梦魇之月做事？这个，暮暮你说是不是……暮暮，你怎么哭了？”

暮暮从卷轴上抬起了视线，飞快抬起一只前蹄擦掉了她脸颊上淌下的眼泪。“对不起……我只是……太高兴了。”

“要我看嘛，甜心，这是个好消息，”苹果杰克说道，“不过还不算大好消息。”

“可是你看不出这说明什么吗？”暮暮问道。她咧嘴笑着，嘴都合不拢了。

“我还真没看出来。这说明什么？”

“说明她再也不想当梦魇之月了，”暮暮边说边又揉了揉眼睛，想忍住要流下来的眼泪。“我感觉……我感觉我的聂克丝……回来了。”



# 第十八章：奋不顾身

城堡，曾经充满了忙碌的小马的城堡，现在默默地矗立在小马镇外的宝石矿场里。风呜咽着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掠过窗户，偶尔响起风声，就像是老旧的城堡正在唱着悲伤，孤独，无言的合唱，想要召回曾经在这里给它目的的小马们。

只有一个灵魂还停留在石头墙壁之中：一个孤独的居民，出没于厅堂之间，像一个无休的幽灵。此刻，梦魇之月依然像尊雕像一样，坐在她的王座上。望着她空空如也的王座厅。

孤独和沉默已经足足持续了一个礼拜时间。一周之前，她解放了梦魇之子，移除了所有法汇传染给他们的诅咒祝福。一周以来，她仅仅满足自己的需要。她吃饭，睡觉，但是都是草草了事。她的毛皮需要清洗，她的铠甲也失去了平常的光泽，变得黯淡无光。她脸上的眼影也在缺乏清洗和重新上妆的情况下褪去了颜色。

遥远的门厅里孤零零的钟声响了起来，为梦魇之月提醒了时间。不过她毫无动作，甚至连蹄子和羽翼也没有动弹一下，只是召唤她的魔力，点亮了她的角。太阳和月亮便在天空中交换了位置。月亮开始下沉，太阳开始升入天空。

阳光透过坏掉的窗户照了进来，落在梦魇之月的身上，让冷清的王座厅中渐渐变得温暖。但是，尽管这是艾奎斯陲亚阳光灿烂的美好一天，梦魇之月却并不怎么留意。她深深地沉浸于她的思绪中，外界的一切都无从注意，甚至漠不关心了。

闭上她的眼睛，梦魇之月此刻正在回忆她的所作所为。她把全体梦魇之子都召集到了她城堡的庭院里，甚至包括法汇。在他最糟糕的感染部分被摧毁之后，残留的部分仍然足够让他像其他邪教徒一样，盲目地顺从和爱着她。不过，他持续的忠诚只为了一个目的而服务，她让他把所有其他的小马都召集起来。当她确定所有的邪教徒和被祝福的小马们都到场之后，她开始解除祝福的行动了。

她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他们将受到他们从没有体验过的祝福，当他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她用她的云鬃席卷了他们，让他们沉沉睡去，就好像她对法汇所做的那样。然后当他们失去意识之后，她用她的云鬃透过他们的身体，攻击他们的病灶。这花了不少时间。但是最终她除掉了每一个祝福。有些感染的程度比其他小马更深，有些感染反击了她。但是最后，她解放了每一只小马。

然后，她解除了保持他们睡眠状态的魔法。在那之后他们暂时还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失去了生命。

然后，一只接一只，小马们开始站了起来，睁开他们的眼睛四处张望。看到他们的样子，梦魇之月微笑了。曾经注视着她那千篇一律的绿松石色眼睛的海洋，现在变得宛如彩虹般绚丽。棕色，黄色，粉红色，蓝色，绿色，灰色，琥珀色，紫红色……但是没有一双眼睛和她一样。只有她拥有着绿松石色的双眼。

梦魇之子们不知所措。有些小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者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但是他们的记忆开始恢复了。一个接一个，他们记了起来。不一会儿，他们全都瞪着她，眼中闪烁着恐惧和愤怒。

梦魇之月面对着这些视线，但是片刻之后，她转身背对着马群。用有力，但是毫无威胁的声音说出几句话。

“我已经把你们的自由归还给了你们。谁想要留下就留下，想要离开的就离开。我不会对那些想回到他们朋友和家庭中的小马抱着恶意的。”

宣布完毕后，梦魇之月用她的魔力打开了城堡的大门。然后她就只是坐在那里听着。她开始听到蹄声敲打着地面，翅膀扑扇在空中。她听到了小马们离开的声音，并不是几只，而是整群。她坐在那里听着，直到一切都重新安静下来，梦魇之月才敢看看有谁留下来。

正如她所预料的，没有一只小马留下来，连个鬼影都没有留下……但是有哪只脑袋没有坏掉的小马又会想留下来侍奉一个暴君，一个怪物呢？

在一切的最后，梦魇之月转向还留在那里的唯一一只小马。她招来这只小马为她的行为做见证者。她将小马镇的镇长召到了城堡，并且当着她的面释放了所有的梦魇之子。她给了镇长一张书面函，说明她具体做了什么。之后，梦魇之月走进除她之外空无一马的城堡，在她背后关闭了大门。

这无非是往梦魇之月本已不堪回首的记忆中又增添了一丝痛楚。在她微微睁开眼睛，半睁半闭地望过面前的房间的时候，她感到一滴泪水正从脸庞滑落。

她是如此愚蠢。

就算她会永远被铭记为梦魇之月，她也不可挽回了。她再也不是女王了，只作为升降日月的存在为艾奎斯陲亚服务。但是，她明白，她最好还是把皇家姐妹给放了，自己应该去接受她们的审判。皇家姐妹回来，她消失掉，对艾奎斯陲亚是再好不过。

因为她所做的这一切，梦魇之月知道她应当被放逐。她应该被送到月亮上去，可能再也不能重获自由。不止一次，她开始解除赛蕾丝蒂娅和露娜的放逐魔法，这样她就能接受她的惩罚，并且让她最后的错误也得到纠正。但是，每次她都无法把释放她们的工作做完。

她想做对艾奎斯陲亚而言最好的事，但是她就是无法让自己这么做。她已经在月亮上被囚禁了一千年。囚禁在冰冷的孤独之中，但这次更糟糕。她不会再让她的憎恨迷惑她了，而孤独的寒冷会把她刺得更加痛苦。她快乐的记忆，带给她温暖和欢乐的记忆，会像盐一样灼痛她裂开的创伤。这些记忆将会变成对她的嘲讽，嘲讽她如此愚蠢地抛弃了那样的生活。

但最糟糕的是，就算她能从月亮回来，她也会回到一个除了皇家姐妹之外谁也不认识的世界。她再也见不到她的朋友们了，她永远不能再拥抱暮暮了。她会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而且她依然是被厌恶的对象。或许……那就是她应得的惩罚。

但是她不想回到月亮上去。

梦魇之月的意识在她最痛苦的地方徘徊，但是却被从情感和思绪的糟糕的循环中拉了出来。她敏锐的耳朵听到蹄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在城堡那痛苦的寂静中回响的一个声音。它正在接近，听上去像是一只正在奔跑的小马的蹄声。

但是梦魇之月没有留下来和那只小马见面。她反而化为云雾，飘到了王座厅的天花板上。她藏匿在绘制着美丽夜空的天花板闪烁的宝石之间，等待着那只她预料中的小马。

自梦魇之子被解放之后的每个早晨，暮光闪闪都会到城堡来。她会呼唤聂克丝，花好几个小时在每个走廊里游荡，快到中午时分她才会放弃，当她空空的肚子开始抗议时，她才不得不返回小马镇。

而梦魇之月非常想回应暮暮的呼唤……但是她的罪恶感实在是太深了。她无颜面对暮暮，更不用说就是她把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囚禁到太阳和月亮上了。要是暮暮忘了她的话会更好，而那就是梦魇之月藏起来的原因。暮暮在寻找的是聂克丝，但是……梦魇之月知道这里根本找不到什么聂克丝。

王座厅大门的铰链响起，大门敞开了。蹄声开始回响在王座厅内，梦魇之月本来以为会像每个早晨一样：暮暮会进来，开始呼唤她。但是，当发出蹄声的小马开始呼唤的时候，那却不是梦魇之月听过的暮暮的声音。那声音大不相同，声调平和，言辞押韵。当梦魇之月鼓起勇气看去时，她没有看到任何来找她的小马，却看到一只斑马。

“梦魇之月，你在何方？”泽蔻拉呼唤道，在王座厅四处寻找。“我有要事相告，小马镇就要遭殃。”

片刻间，梦魇之月仔细考虑回应泽蔻拉的呼唤。觉得这可能是暮暮在搞鬼，让另一只小马来找她。但是泽蔻拉看起来确实非常担忧。于是她使用了自己的魔法，这个小小的法术，可以让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整个房间的四面八方同时传来的。这样的话，泽蔻拉就不会知道她到底藏在哪里。

“那是什么？”

“无尽之森，有骚动在酝酿，树丛之间，怪物正在游荡，它们饥肠，正在辘辘作响，扑向这里，让大地也震荡，面对它们迫近，我已逃跑，但唯恐小马镇，在劫难逃。”

“怪物们正在离开无尽之森？”梦魇之月重复道，确定她明白了泽蔻拉的押韵。

“方才所讲，绝无半句欺瞒，怪物前来，想把小马美餐。”

理解到泽蔻拉在这件可怕的事情上完全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梦魇之月在半空中就恢复了她正常的身体。她从天而降，伴随着一声巨响，重重地在王座厅的地面上着陆。泽蔻拉明显地被吓了一大跳，但是她很快就从梦魇之月的突然现身中恢复过来。

“为什么它们现在离开了无尽之森？”梦魇之月问道。

“怪物本藏林中，恐惧惊惶；皆因太阳公主，法力高强。然而公主失踪，业已良久；所释魔法之力，几无存留。众多怪兽，窃以此为良机；也已觉察，公主不在此地。此时此刻，他们疯狂奔窜；满腹饥渴，张牙舞爪作乱。”

梦魇之月垂下头，无声地诅咒着她自己。她又为艾奎斯陲亚的小马们带来一件痛苦的事。如果她从来没有复活的话就好了。艾奎斯陲亚会很安全，她也不会体验那股在她胸中灼烧一般痛苦的内疚了。

“我很抱歉，这都是我的错，我应该为此负全部的责任。”

“前来将你苛责，非我所愿；用我言语讥讽，伤上撒盐。”泽蔻拉坚定地说。“我来只为一事，你的救援；盼你英勇战斗，再无他言。击退来袭怪兽，退散危险；在毁灭来临前，解救家园。”

梦魇之月身体颤抖了一下，在泽蔻拉面前转过身去。“为什么你觉得我会这么做？我是梦魇之月，我唯一的天赋就是伤害我关心的那些小马们。”

“不，你如此自怨自艾，不是时间。负罪感理所当然，只因醒悟。你曾伤害艾奎斯陲亚，宛如冬寒；但是在此时此刻，扪心自问：怪物竟前来侵犯，与你无关？将小马生吞活剥，伤你挚爱？你不愿挺身而出，神威大展？让恶兽望而却步，转危为安？小马镇千钧一发，冒起硝烟。你却要坐视不管，任血光四散？”

“你怎可在此躲藏，郁郁寡欢；小马镇正遭劫难，天昏地暗。你乃是天角神驹，威力无边；怪物应退避三舍，心惊胆战。而它们嚣张跋扈，与你为难；你理应怒气冲天，速速迎战。”

“若你袖蹄旁观，小镇必定毁灭；甚至暮光闪闪，亦成恶兽美餐。”

泽蔻拉的话触动了梦魇之月的心弦。暮暮正面临威胁的想法在她胸中闪烁并引燃了两团火焰。一部分的她觉得受到了侮辱，那些怪物胆敢打这种主意，只是因为赛蕾丝蒂娅不在了，它们就能把艾奎斯陲亚当成自助餐厅？难道她不是同样值得恐惧的东西吗？而且不是更可怕吗？难道不是她打败了赛蕾丝蒂娅吗？

与此同时，梦魇之月开始担心着小马镇所有的小马们。她认识的小马们，她关心的小马们……她的朋友们……暮暮。她们此时此刻正身处险境。而她绝对不会让这些事发生，让哪只怪物或者什么小马，伤害那些她所关心的……绝不会再有第二次。

“它们有多近了？”梦魇之月问道。她大步流星迈出王座厅的大门。泽蔻拉不得不撒开蹄子才能追上她。

“不用怀疑，它们已过围栏；我很担心，救援为时已晚。”



吼嗷嗷嗷嗷嗷！！！

吼嗷嗷嗷嗷嗷！！！

吼嗷嗷嗷嗷嗷！！！

吼嗷嗷嗷嗷嗷！！！

“那是多头蛇！”

“所有小马快逃命啊！”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在哪里？！”

“赶快，赶快！别让它抓到你！”

轰隆隆隆……喀啦啦啦……咔嚓嚓嚓……砰咚咚咚！！

梦魇之月从城堡飞出来，泽蔻拉在她翱翔在空中的时候，紧紧地把自己固定在她的背上。从高处她能看清当前的形势。一只多头蛇已经到达了城镇的边缘，而且开始狂暴地乱冲乱撞。它正追逐着现在街道上所有吓得魂不附体的小马们，把一切挡在它路上的东西都撞得稀烂。

现在还没有其他无尽之森的野兽到达小马镇，但是梦魇之月可以看见至少两只多头蛇正在穿过树丛朝城镇方向移动。这些多头的怪物因为爱吃小马而恶名昭彰。

把一切尽收眼底，梦魇之月折拢她的翅膀，像是一只发动攻击的猎鹰一样从天空上俯冲而下。她垂直坠下，等到最后一刻才猛然展开她的翅膀，她将着陆的速度减慢到足够的程度，伴随着一声巨响，她站在了小马镇街道的石头地上，毫发无损地稳稳站着。

“能带多少小马就带多少小马！尽你所能把他们领到城堡去！那里现在是最安全的地方！”梦魇之月对泽蔻拉命令道，她牢牢地盯着不远处的多头蛇。

“发出指示，我将尽力高喊；所有镇民，都将赶去避难。”泽蔻拉回答道。她跳下梦魇之月的后背，开始大声呼喊任何能听得到她的小马。片刻之内，恐慌的马群重新开始奔跑，城镇居民纷纷冲向梦魇之月城堡的安全怀抱。

在泽蔻拉开始了艰难的撤退时，梦魇之月再次起飞。她向多头蛇猛冲而去。畸形怪物的四个脑袋之中有三个正在追咬着街上奔逃的小马们。不过一个脑袋，把一些小马堵在了一个小巷子里。一只灰色的天马，和一只紫色的独角兽小雌驹，都长着稻草一样的金色鬃毛。怪物把她们堵在了死路之中，面对在她们面前几步之遥，正在舔着嘴唇的多头蛇巨大的脑袋，小呆正在尽全力保护她的女儿，小乖。

小呆本来应该可以简单地飞走，带着她的女儿飞到安全地带去。但是她的一只翅膀被折弯了，这表示她受了伤。这伤势不至于让她飞不起来，但是没办法飞得很快。在她带着小乖离开之前，多头蛇的大口就会把她们生吞下肚了。

多头蛇的脑袋靠得又近了一点儿，在它今天的第一顿小马大餐面前狞笑。小呆紧张地后退了一步，但是仍然牢牢地守在那里。她展开她的翅膀，伏低她的身体。她尽可能表现得很强大，这是一种天然的防御本能，即使她明白她根本没可能吓退这只怪物。

最后舔了一次嘴唇，多头蛇觉得它已经等得够久了。它把脑袋收了回来，在它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脖子上的肌肉扭曲拉紧了。下一瞬间它就要开始攻击，准备品尝第一只小马的味道。然而还没等它咬出去，有什么东西就从天而降，落在了多头蛇的脑袋上，把它的大嘴砸进了地面。

在多头蛇脑袋上着陆的东西是梦魇之月。她从天空像个铁砧一样坠落下来，用她自己的重量和冲击力把多头蛇的脑袋砸进了地里。这充其量不过是个转移注意力的小行动。不过她所需要的就是这些。

借着一个流畅的动作，梦魇之月用她的云鬃卷起小呆和小乖再度起飞。雌驹和小雌驹被安全地拥抱在她的魔力之中。梦魇之月飞到高处，当拉开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之后，把她们两个放到了她的背上。

“你们两个还好吧？”梦魇之月问道，她向肩后望去，并且保持平稳。

“是……是的，我们还好。”小呆回答道，她微笑着紧紧拥抱小乖，眼泪从她斜视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你能带着她飞起来吗？”

小呆点点头，“可以。”

“那就和其他小马一起走，飞到城堡去，那里现在是最安全的地方。”

很快地用她的前腿把小乖抱了起来，小呆从梦魇之月的背上起飞。她们俩飞远了一点，小呆转过身想要向梦魇之月道谢，但是她回头的时候正好看到下面的多头蛇伸长了它的其中一个脑袋。

干净利落的一咬，它的血盆大口在梦魇之月周围合拢，把她整个吞了下去。

小呆在半空中僵住了，对她刚刚看到的简直不敢置信。吃掉了梦魇之月的那个多头蛇的脑袋一副得意洋洋的傻笑，舔着嘴唇，咂着舌头，回味着嘴里剩下的味道。其余的脑袋则全都嫉妒地怒视着这个头，很明显希望他们也能享受到这份稀有的佳肴。

但是没过多久，多头蛇的四个脑袋全都立了起来。脸上全都是一副恶心的表情。每个脑袋都打了个短短的饱嗝儿。打嗝儿的时候，一大堆紫蓝色的，带着星辰的烟雾出现在空中。这四朵烟云一离开多头蛇的嘴，就快速地飞开了，然后合到了一起，重新凝聚成了梦魇之月的模样。

梦魇之月低头用冷酷无情的眼神瞪视着多头蛇，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沸腾的怒气。“你……胆敢……吃我？！”

多头蛇紧张地向后退去，四个脑袋忧虑地互相注视着。但是多头蛇没时间再做其他事了。梦魇之月的眼睛闪出了白光，从她的云鬃中，细小的闪电连绵不断地发射出来。它们轰击在多头蛇脚边的地面上，怪物很快开始恐慌地蹦跳着，以免脚趾被闪电击中。持续了数秒钟之后多头蛇开始转身逃跑。它一路仓惶逃回了无尽之森。不过，梦魇之月还没满意，她射出最后一道雷电，撕裂了空气，在多头蛇的尾巴根上炸开了花，让它哀嚎不已。

小呆几乎不敢向梦魇之月靠近一寸，刚刚那魄力十足的表演让她差点想要带着她的女儿一溜烟逃之夭夭。但是，她大着胆子，飞得离梦魇之月近了一些，然后问道，“陛、陛下？”

“你不用这么称呼我，”梦魇之月转身面向小呆，“我已经再也不是女王了。你们还好吧？”

“我们还好，”小呆不由自主地把她的女儿抱得更紧了。“但是你呢？那只多头蛇刚才可是把你像是吃马芬似的生吞了！”

“我一点事也没有。”梦魇之月向她保证道，“但是你得马上赶到城堡去，那里是现在唯一安全的地方了。”

完全没有反对意见，小呆向她恭敬地行了一礼，转身飞走。小乖也向她表示了感谢，她在母亲的腿里拧转了一下身体，笑着挥动她的前蹄。这小小的动作让梦魇之月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她用同样的微笑和动作回应了她。

这温馨的一刻很短暂，树木和木头被撞倒的声音让梦魇之月的注意力回到了这边的任务上。在梦魇之月和第一只九头蛇开战的时候，其它钻出无尽之森的怪物们也纷纷抵达了小马镇。九头蛇，地狱犬，天蝎座……但是最糟糕的还是梦魇之月看到的正在小马镇街道上奔跑的小天狼星。

“可恶，太多了，根本没办法一次对付完。”梦魇之月自言自语地咒骂着，她拍打着翅膀，开始绕着小马镇飞行并且评估当前状况。以她魔力的水平，她可以轻松地把所有怪物都一只接着一只地处理掉，但是在她对付一只的时候，其他的怪物就会自由地攻击，伤害，并且吃掉其他小马了。

如果她要解救尽可能多的小马，她就必须同时对付所有的怪物。她得引开它们的注意力，以便小马镇的居民可以逃走。但是，她没办法照应那么多地方。

……或许有办法？

有一刻，梦魇之月想起了她是怎么渗透进赛蕾丝蒂娅的城堡的，她是怎么把自己变成一整队士兵的。她可以分解她自己，分解她的魔法，那样，她就可以同时面对每一只怪物。由此她可以保护大多数的小马们。

然而这里有个危险。梦魇之月把自己分解的越多，她就会变得越脆弱。一只天角兽的力量，耐力，近乎不死的身体是由天角兽所拥有的海量魔力所决定的。这表示她拥有足够的魔力来分解自己，但是她把自己分解的越多，分解开来的每个分身就会变得越虚弱而且脆弱。

这不仅仅是让她用最虚弱的状态迎战那些怪物们，而且，如果她的分身们受伤过重……或者如果太多分身被打倒的话……那她可就……

片刻间，梦魇之月犹豫不决，她考虑着让自己变得这么脆弱究竟是否明智，然而，惊恐的尖叫声和东西被摧毁的声音持续不断地传入她的耳中。小马们……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下定了决心。

紧闭上她的眼睛，梦魇之月聚集起她的魔力，将它提升至巅峰。然后她开始快速而精密地分割她的魔力，以及她自己。



“快来，这边！”云宝黛茜大喊道。她挥动着蹄子领着一群恐慌的小马穿过小马镇。马群顺着她指引的方向到了一个丁字路口，转过拐角，继续惊慌失措地奔向镇中心。云宝黛茜继续指出几个新的方向，马群顺着路向城堡跑去。

黛茜盯着马群看了片刻，确认没有谁被落下，然后她盘旋飞行，向市政厅方向飞去。

在泽蔻拉被梦魇之月放下之后不久，她遇到了暮暮，她立刻开始组织小马镇的疏散工作。暮暮看到了她的朋友们之后就叫上她们一起来帮忙。六只雌驹和一只斑马现在正尽她们所能确保所有小马都能安全撤离。

云宝黛茜着陆在暮暮身旁，她现在正在一张桌子旁仔细观看着。桌子上面是一张地图，以及一些表格。暮暮用魔法捡起了其中一张表格，用铅笔在表格上勾了几处。云宝黛茜朝她走了过来，“好啦，我已经找齐了所有住在马蹄铁大街的小马，而且他们全部安全撤离了。接下来呢？”

“我需要一份最新的侦察报告，飞上去看看所有的怪物都在什么位置，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清理哪条街道。”暮暮命令道。就像一位在给士兵下命令的将军。

云宝黛茜猛地一跺蹄子，飞快地行了个礼，然后猛地射向天空。凭借她的招牌速度，她很快就飞到了城镇的高空上，俯视观察着整个极度恐慌的小马镇。她开始快速记下怪物们的所在位置。

情况相当糟糕，两只多头蛇在小镇里还没有走多远，但是其他的怪物已经开始四散到了还没有被疏散的区域。云宝黛茜看到了一只地狱犬靠近了诊所，苹果杰克和瑞瑞正在那里帮助疏散病患。三个脑袋的，黑色毛皮的，血红眼睛的，足有大象那么大的狗正在缓慢地穿过街道，在地上嗅来嗅去，追踪着小马的气味。

这只地狱犬并不孤独，还有其他地狱犬也潜入了镇中，它们正在快速地分散开来。不仅如此，还有天蝎座。就像小星座熊一样，天蝎座也是星座兽。魔力的本质，体形大得要命。关键的区别在于，就像小星座熊是熊的样子，天蝎座看起来像是蝎子，而且它们非常喜欢把小马当早餐。天蝎座们正在小马镇的建筑物周围爬行，一边用它们的钳子和尾巴粉碎所有挡在它们路上的东西时，还一边袭击留在街道上的小马们。

然而，在攻击小马镇的怪物之中最恐怖的还是小天狼星：星座狼。它们并不是大怪物，一只小天狼星的体形就和一只普通小马差不多。但是，它们的凶猛和速度并没有被它们的体形大小所限制。平常的小马可以逃脱或闪避巨大的怪物，而小天狼星拥有足以追捕它们猎物的速度和技能。

而且那就是一只小天狼星正要做的事。云宝黛茜看到两只小雌驹正在拼命地逃跑着，只为了摆脱一只正在后面追逐她们的小天狼星。小雌驹们大概领先天狼星两个街区，但是因为她们的体形和腿长都与对手相去甚远，星座狼正在快速地追上她们。

黛茜一刻也没有犹豫，她冲下去拦截那只怪物。这是一场死亡竞赛，但这场竞赛，黛茜却对胜利抱着绝对的信心。就在小天狼星追上了小雌驹们的那一刻，黛茜猛冲而至，拦截了那只怪物，把它撞得沿着街道摔了出去。她一个滚翻，重新跳起站稳，然后一个滑步停了下来。结束了这个连神奇闪电都会为之喝彩的动作。

在狼因为从天而降的突袭而晕眩的时候，云宝黛茜得空向她肩后瞥了一眼，看到了那两只小雌驹。这是她很熟悉的两只小雌驹：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你们两个得离开这里！马上！”黛茜厉喝道，把她的视线转了回来。于是她正好留意到小天狼星恢复了过来。

“快来，白银勺勺，我们得走了！”珠玉冠冠重申道。她试着把她的朋友从地上拉起来。但是白银勺勺一动也不动；她被吓坏了。她蹲在地上，用蹄子捂着她的眼睛。开始哭着喊她的妈妈。

“我说真的，你们两个得走了！！”黛茜大喊道，紧张地后退了几步。小天狼星已经重新爬了起来，并且开始慢慢以猎食姿态匍匐前进，逼向面前的三只小马。它舔了一下嘴唇，血红瞳孔的病态的黄眼睛紧紧盯着她们。黛茜伏低她的身体，展开她的翅膀，迎上了野兽饥饿的视线，把自己挡在它与两只小雌驹之间。野兽低吼着，它开始压低身体准备扑上来。

黛茜从鼻子里喷着气，挑衅地用蹄子刨着地面。两边互相瞪视了一阵子，每一边都等着对方先做出行动，直到云宝黛茜终于喊了出来。“你除了会嚎个几声之外，就没别的能耐了吗？！”

野兽接受了黛茜的挑衅，露出利爪和獠牙猛扑过来。但是星座狼很快发现自己变成了另一次空袭的牺牲品。一个影子从天而降，落到了星座狼那边。然后影子和狼一起飞撞过街道，直到像拆房子用的破碎球一样撞进一辆旁边的售货车为止。

黛茜，白银勺勺，还有珠玉冠冠都紧张地看着，想知道刚刚救了她们的到底是什么。只看见狼首先爬出了残骸，它浑身抖了抖，甩掉残留在它毛皮上的一些木头碎片，然后把注意力转回她们身上。结果这被证明是个错误。在狼注意着她们的时候，一束烟雾状的，闪烁着星辰的云鬃从破烂的售货车里伸出，抓住了狼的后腿。

然后小天狼星被快速地扔下街道。它闪着星光的身体摔进了一辆堆满干草的货车里。与此同时，另一个影子从云宝黛茜附近摊位的破烂售货车里站了起来。

在折拢翅膀的时候，梦魇之月稍微在疼痛中抽搐了一下，但只是一瞬间而已。然后她站到街道中间，把自己挡在云宝黛茜前面。“快把她们带走。”她命令道，她的眼睛则继续紧盯着街道远处的另一端。小天狼星正爬出干草车，怒吼一声之后，开始再次沿着街道猛冲过来。

“赶快！”梦魇之月厉声喝道，她展开她的翅膀，屹立着面对星座狼的冲锋。

黛茜的迷惑被那声厉喝给打破了。她敏捷地抱起白银勺勺和珠玉冠冠，在她冲向天空的时候背起一只小雌驹，并且用她的两条前腿抱住另一只。一直飞到确信自己已经拉开了足够安全的距离之后，云宝黛茜才回头望去。

这一看，云宝黛茜差点失蹄把珠玉冠冠掉了下去。至少有好几打的梦魇之月全都在飞过小镇。在镇民们逃向镇中心或者城堡方向的时候，分身们正在大战并且引开为数众多的各种怪物们。

云宝黛茜几乎想要留下来，只为了把所有她看到的梦魇之月数个清楚。但是她带着的又哭又闹的小雌驹们提醒了她得做什么。

她会把白银勺勺和珠玉冠冠送到安全地带去的。但是得先等她告诉了暮暮发生了什么事之后。



“快点，瑞瑞，咱们得把这里的病患全都送出诊所！”

“我都已经是最快了，苹果杰克！”瑞瑞回答道，“但是我们不能落下他们需要的药品！”

就像是上次她们俩毫无准备地在暮暮那里过夜一样。苹果杰克和瑞瑞互不相让的个性溢于言表。苹果杰克负责最重要的事，她帮助红心护士把诊所里所有的病患都送上马车，马车被大麦克拉着，而她正在帮着大麦克推车。另一方面，瑞瑞则用她的眼睛细细地寻找，收集着所有他们用得上的药物，以确保当病患被送到城堡之后病情不会恶化。

此刻两个口头冤家合作得完美无缺，她们两个都在忙着做各自的要紧事。此刻，苹果杰克刚刚已经帮完了最后一个伤患，她把那只伤了腿的小马送上了马车。现在就等着瑞瑞完事，取回最后的医疗用品了。

“姑娘！赶紧一点！我们可不知道还有多久怪物就会……”

轰隆！！

苹果杰克猛地扭过头，那声粉碎的巨响引起了她的注意。那声音一时间听不出是从哪里传来的，但是在苹果杰克四处张望的时候，另一声巨响冲进了她的耳朵。第二声巨响是什么东西撞碎了临近店铺的墙壁引起的。它冲过空荡荡的街道，砰地一声撞进房子的另一边。

“该死的活见鬼！”当苹果杰克看到飞速穿过街道的东西是一只地狱犬时，她咒骂起来。“大麦克，赶快把车拉走！”

“好！”他的兄长在开始把他的重量加载到车辕上时就只说了这么一句话。马车动了起来，开始沿着街道移动。但是移动速度慢得难以忍受。瑞瑞千钧一发之际冲出医院，在马车开始移动前一刻跳了上去。

“我还以为你会等的！”瑞瑞几乎是在哀号着。她放下她搬来的医药品，朝马车的边缘看去，怒视着正在沿着那里小跑的苹果杰克。

“咱们等了！但那是地狱犬从房子那边撞过来之前的事！”

“地狱犬？！”瑞瑞倒吸一口凉气。回头去看那只三个脑袋的狗，结果只是发出一声惊呼。

“什么，怎么了？”苹果杰克问道，回头去看地狱犬。然后她发现那只地狱犬撞进建筑物的一侧并不是因为喜欢才这么做的。在它撞穿一堵墙，并且撞进街道另一边的第二堵墙的时候,那野兽正在和什么东西搏斗。那东西现在正无力地倒在地上，而且看起来很眼熟。

“梦魇之月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瑞瑞移动到了马车的边缘，准备跳下去。“我不知道，苹果杰克，但是我们必须去帮她！”

“帮她？！我们干嘛要帮她？！”苹果杰克在刹住蹄子的时候半吼道。

瑞瑞跳下马车，优雅地落地，她小跑到苹果杰克身旁，开始使用她的魔法。她从附近的店铺扯过几面横幅，把它们变成一根结实的长绳子。“因为她需要我们的帮助，不然你想去跟暮暮说我们眼看着聂克丝被怪物给吃了吗？”

苹果杰克张口想要反对，但片刻之后，她一边诅咒一边跺着蹄子。“呃……可恶，你说得对。但是帮忙的有我就够了。你就和大麦克还有红心护士一起走，让所有受伤和生病的小马都能安全到达城堡。我就留在这里尽我所能。”

“你保证你会没事吗？”瑞瑞问道。

“以诚实元素之名向你保证，那只发育过头的蠢狗根本斗不赢我这牛仔小马。另外，他们比我更需要你。”

瑞瑞点点头，把绳子扔到苹果杰克旁边的地面上。“好吧，但是千万小心。”

“我会的。”苹果杰克回答道。她望着瑞瑞跑去追上货车，然后转回头望向街道那边的地狱犬。她提起一只蹄子放到头上，轻轻压了压她的帽子，确保它安全地戴在她的脑袋上。然后她把瑞瑞扔给她的绳子扎起来绕在她的尾巴上。

等她准备就绪，苹果杰克花了片刻集中精神，她深吸一口气然后吐出来，接着开始冲下街道。在她冲锋的时候，她开始转动她的尾巴，让她的套索在空中化为一个环绕着她的圆环。

梦魇之月靠着她刚刚撞碎的墙壁无力地倒在地上，而地狱犬正准备开始研究它有机会享用的第一份小马大餐。它中间的脑袋开始探出，獠牙滴落着唾液。

但是苹果杰克没有让那怪物尝到梦魇之月的味道。她扔出她的套索，绳圈不偏不倚地套中了中间脑袋的鼻口部，然后苹果杰克停住了脚，用牙齿咬着绳子一拉，把绳套拉紧了。绳套迫使地狱犬闭上了嘴，在那野兽能反应过来之前，苹果杰克用全力猛拉那根绳子，把那野兽从梦魇之月身边拽开。

地狱犬和她现在面对面了，苹果杰克用牙齿把绳子牢牢咬住，继续她的冲锋。而地狱犬也冲了上来，它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只竟然敢攻击它的小马身上。野兽中间脑袋的上下颚依然被绳套牢牢拴着，但是这畜生的另外两个脑袋非常乐意在苹果杰克身上啃个几下。

不过苹果杰克并不打算给这怪物那种机会。当地狱犬冲得够近了之后，苹果杰克纵身跃起，刚好不偏不倚地降落在地狱犬中间的脑袋上。然后她恰到好处地借用了她的冲击力，像踩在蹦床上一样，从那畜生的鼻口部再度起跳。

第二次跳跃让她落在了畜生的背上，苹果杰克在那里原地打了个转，把绳子在口中咬紧。然后她开始向后拉，紧紧扯住绳子，让自己牢牢地站在怪物的背上。

“来啊，小狗狗，让我看看你怎么对付牛仔小马！”苹果杰克用牙齿叼着绳子哼道，而看起来地狱犬非常乐意测试她，它开始像一头牛仔竞技会上的公牛一样蹦跳，尽全力要把背上站着的小马摔下去。

这是一场地狱犬注定胜利的战斗。蹦跳和震荡持续了几秒钟，地狱犬中间的脑袋挣扎着拉扯鼻口部的绳圈，绳子暂时支撑了一阵子，但是最终绷断了。

套索断开之后，苹果杰克也失去了能把自己固定在怪物身上的唯一装备，下一次的蹦跳中她被扔起了几英尺高。她像个破布娃娃一样从空中掉了下来，踢动着她的腿，试图把自己摆正。

苹果杰克在弹到空中的时候是仰面朝天的，不过在一番努力之后她总算把自己正了过来。然后她朝下面自己的落地位置望去，结果只是让她胸中升起一阵新的恐慌。

当地狱犬把自己摆到苹果杰克正下方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在笑。它张开了血盆大口，开始耐心等待大餐自己准确地掉到它的舌头上。不过，在和苹果杰克搏斗的时候，地狱犬把先前的敌手给忘记了。

梦魇之月从街道上猛冲而下，像出膛的炮弹一样，把自己撞进了地狱犬的腹部。三个脑袋的野兽滚倒在地，因为腹部被重击，呼吸困难而发出了哀鸣声。不过梦魇之月没有继续追击，反而向上望去，仔细移动了一下位置，以便能让苹果杰克在她后背上安全着陆，

“苹果杰克，你没事吧？”梦魇之月问道。

“我……我想我还好啦。”她一边回答一边试着在梦魇之月的背上站起来。但是苹果杰克的蹄子踩到了痛处，梦魇之月不由得紧咬牙关抽搐了一下。

“但是你看起来可不太好。”苹果杰克补充道。她跳下了地面，以便不会再弄痛梦魇之月。

“没什么，只不过伤了根肋骨而已。”

“伤了肋骨？！给我等一下！我还以为你应该像是公主那样的，而她们不是不死之身的吗？”

“我们身为不死之身，是因为我们体内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海量魔力。是那样的魔力才让天角兽能活得那么长久的。但是现在，我把我自己还有我的魔力分裂成很多分身了。虽然每个分身还算强力，但是因为我的魔力被分散了，所以我也变得更加脆弱。”

“所以是因为你们天角兽拥有那么巨量的魔力才让你们变得这么厉害的吗？唔……我想这也把所有的事都解释清楚了。不过，你把自己分成了多少个分身？”

“有几打，足够迎战那些怪物并且转移它们的注意力，给每只小马争取撤离的时间了。”梦魇之月回答道。她看着地狱犬从腹部遭受的重击中恢复过来，“我已经把这些怪物中的几只赶回无尽之森了。但是它们大部分还残留在这里。”

“我们怎么解决它们？”

“它们在这里是因为它们知道赛蕾丝蒂娅不在了。所以它们觉得可以在小马镇轻轻松松地把小马们当做食物。”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们只要揍得够狠，它们就会开始觉得不值得为了吃我们而惹麻烦了。”苹果杰克说道，按了按帽子的顶端，让它安全地戴在她的头上。“好吧，你觉得在这只地狱犬夹着尾巴逃跑之前还能承受多少惩罚？”

“不会太多，不过这根撞伤的肋骨让我很难呼吸。”梦魇之月承认。“这些地狱犬比不上它们的母亲，地狱的守护者。不过就算它们是幼犬，它们也不那么好对付。”

苹果杰克笑了，把她剩下的绳子收拢起来，结成了一个新的套索，“好啊，别担心，我们两个一起来把这只狗抽回山那边去。”



梦魇之月的一个分身正在倾斜飞行，停在高空观察着被怪物蹂躏的小马镇。疏散仍然在缓慢地进行中，很多小马已经撤离到城堡了。但是还有很多依然需要帮助。怪物已经分散到了整个镇里，一群群小马们正被困住，或者正在逃命。

暮暮和她的朋友们正在把负责把一群群小马们引导到安全地带。多亏了梦魇之月的分身大军在与怪物们激战，把它们赶回无尽之森，或者尽可能长时间地转移野兽的注意力，以便险境中的小马们能够撤离。到目前为止，受到伤害的小马数量依然是零，那些梦魇之月的分身替他们承担了本应由他们承担的伤害。

在天空中的梦魇之月正在担负斥候的任务。继续监视着下面发生的一切。分身们之间并没有建立意识链接，但是通过一点魔法，天空中的斥候可以发送信息给地面上的梦魇之月们，告诉她们哪里有小马即将遭遇危险。

转身再次倾斜飞行，梦魇之月搜索着街道上任何颜色鲜艳的点，小马们身体的颜色在小镇色调单纯的街道上很显眼。一个鲜艳的斑点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个明亮的粉红色斑点，正站在十字路口的正中心。而一只小天狼星正从后面悄悄地向她接近。

那是萍琪，而她没有注意到她就要被攻击了。

没时间给其他的分身发警告了，天空中的梦魇之月收起翅膀开始俯冲，自己去救萍琪。但是，星座狼已经太近了，甚至在梦魇之月像块石头一样从天空中直冲而下的时候，狼已经跳了起来，猛扑向萍琪。

它攻击到了，它咬下去了，梦魇之月本来以为会听到萍琪的惨叫声，但是萍琪突然爆炸成了一团五彩纸屑和长条彩旗。第一次爆炸之后，紧随其后的第二次爆炸把十字路口中心填满了绿色的烟雾。

展宽她的翅膀，梦魇之月设法从急速俯冲中减速，她正好在烟雾的边缘着陆。在地面上站稳之后，她开始拍打她的翅膀。扇动空气的波浪吹走了那些烟雾，让她能看见那两次莫名其妙的爆炸之后还剩下什么。

小天狼星晕倒在地，睡得像头死猪。那个梦魇之月以为是萍琪的东西实际上是个布做的傀儡，是个她的城堡兵营里的训练傀儡。向前迈了几步，梦魇之月轻轻推了推布制的假小马剩下的东西。正当她仔细研究这个古怪的替身的时候，她觉得蹄子下的街道地面在移动。她踏到一边，惊讶地看着萍琪站了起来。她一直躺在一个浅坑里，而且披着一些伪装的泥土和石头，让她的外表看起来像是街道的一部分。

“唉，一次只能料理一只。”萍琪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渔夫在抱怨她钓到的鱼尺寸太小。

梦魇之月眨着眼睛，她的脑子有些难以理解面前发生的事情。“萍琪？”

“我就是！”她开心地回答道。

“这是……什么？”

“一个恶作剧。”萍琪自豪地宣布道。“当暮暮给所有小马都找事干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能干什么。她一开始也不太确定。不过她之后想到了什么。然后就告诉了我她在你城堡里看到的那些训练傀儡。所以她就说啊，我可以给那些怪物们一些大惊喜。因为我的特别天赋就是创造娱乐和玩恶作剧。”

“但那不是有点傻吗？”萍琪继续咯咯笑，“我说呀，我的特别天赋是开惊喜的派对，可不是玩恶作剧！而且这些坏坏怪物也不值得开派对，所以我就决定试试看暮暮的建议。我跑去拿了一些假小马，在里面填了我的独家五彩纸屑和惊喜长条彩旗。然后云宝黛茜说我应该用这些假小马开个玩笑，于是就又在里面充了一些搞笑用品店里的睡眠粉。”

萍琪开始捡起傀儡的碎片，“而我超喜欢这个‘哇，这真是个棒透了的主意！’，所以我就这么做了。现在我正在把我特别的惊喜小马们散播到整个镇去耍弄那些怪物，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任何讨厌的怪物咬上我的哪只惊喜小马，它们就会收到五彩纸屑，长条彩旗，还有催眠气体！”

“你……需要什么帮助吗？”梦魇之月问道。

“不用啦，我能应付的来。不过，你知道的。你能从侧面分辨出假的小马和真货。我的惊喜小马全都没有可爱标记。因为它们都是用布料做的。不过呢，离远了看也很难分辨清楚。这些傀儡就像是活生生的！”

梦魇之月情不自禁地稍稍笑了起来。“那就好，那继续努力吧。”

“你也一样，聂克茜女王。”萍琪快乐地叫着，带着爆炸的傀儡剩下的碎片跑下街道。看着这一切，梦魇之月唯有摇头微笑。然后她飞了起来，当她回到空中之际，她把这消息传给了其他的分身们，告诉她们萍琪的圈套的事。在这之后，不论哪个分身看到绿色烟雾和五彩纸屑在小马镇的街道上爆开的时候，她们都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

没错，这世界可能会完蛋大吉，而萍琪始终都会是萍琪。



车厘子的肌肉和肺感觉像是烧着了一样，她的体力已经接近了极限。当怪物开始攻击的时候，她偶然发现了一只天蝎座进了公园。她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转身逃跑，但是她马上发现，那怪物已经盯上了她的学生们，小雌驹和小雄驹们正在公园里玩耍，对正在迫近的危险毫无察觉。

眨眼间，对孩子们的爱让车厘子忘记了一切恐惧，变得无比英勇。老师冲到公园里，跳到天蝎座的正前方。她用一只蹄子蹦跳着，挥舞着她的前蹄，可能这让她看上去有点像是发了疯，但是这把戏生效了，她吸引了那只橘红色的星座怪物，把它的注意力从孩子们身上拉到了自己身上。然后车厘子开始逃走，而且短时间内控制好速度，让饥饿的追逐者能一直追在自己后面不远处。

沉重地喘着气，车厘子在绕过一个拐角的时候回头瞥了一眼。不过这对回头张望的她而言是个糟糕的时间。在前面的街道上，一辆装载着蔬菜的推车翻倒在地，里面的东西撒得满街都是。车厘子的蹄子踩到了一根胡萝卜上面。一声尖叫，她扭伤了脚踝，向前摔倒在地。

车厘子重重地摔在地上，这一摔让她喘不上气，头晕眼花。很明白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着她，她强迫自己站起来，尝试继续逃走。但是用右前腿撑起来的时候，她疼得哆嗦了一下。她的脚踝严重扭伤了，就算她想要一个劲地爬起来，受伤的关节也难以再度承担起她的重量。

向后看去，车厘子看到天蝎座已经绕过了拐角。蛛形纲目的星座兽那足足有一只小马那么大的蝎钳正在威胁地一张一合。它已经绕过了拐角，在老师向后退去的时候步步进逼，每次跛行，她都被迫把重量压到她扭伤的脚踝上。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她只能望着天蝎座逼近过来，阴森森地屹立在她面前，张开了一只可怕的钳子。车厘子只能紧紧闭上了眼睛，她紧张地咽了口唾沫，开始默默祈祷：如果她会为了保护孩子们而死的话，那至少也死得干净利落些。

“呃啊啊啊啊啊！！！”

车厘子的眼睛猛地睁开了，她的视野充满了黑色，紫蓝色漩涡和星辰，她退后了几步，当她看到梦魇之月被夹在蝎钳中的时候不由得惊叫起来，那钳子本来是应该卡在她自己身上的。

梦魇之月低声哼着，踢着她的腿，扇动着翅膀想要挣脱出来。天蝎座因为钳子里抓到这么巨大的一只小马一时间有点糊涂，但是片刻之后它的大口开始热切地咔嚓作响。它把梦魇之月拉近过来，准备在她身上咬第一口。

对一天里被吃掉两次并不热心，梦魇之月开始召唤她的魔力。一声尖利的鸣响，一道细小的雷电击中了这怪物钳子和前臂相连的位置。关节在轰击下发出嘶嘶声，变得一片焦黑，天蝎座在剧痛之中嘶嘶叫着，扔下了梦魇之月向后退了几步。

梦魇之月设法在空中翻身，刚好稳稳地落在地上。她点亮了她的角，用她的魔力抓住了天蝎座的尾巴。然后她把那昆虫的星座兽提到空中，开始把它抡成一个圆圈，天蝎座被她抡了一圈又一圈，等到积累了足够的动力之后她才放开那野兽。天蝎座在空中划过一道高高的抛物线，活像运动会上被扔出去的链球。它飞过整个小马镇，最后远远地摔进无尽之森里，吓飞了树上的一大群鸟。

“你休想再用那鬼爪子碰我老师一下！”即使知道那东西已经远到听不见，梦魇之月依然向那野兽大吼。然后她跪倒在地，身体浑身发颤，沉重地喘息着。看来她正在尽力适应她刚受的伤。

在她跪倒在地的时候，车厘子挪到梦魇之月旁边，她刚开口想问梦魇之月是否平安，但是却被一个类似的问题打断了。

“你……没事吧，车厘子小姐？”梦魇之月问道。

“是，我还好，谢谢你。”她回答道。声音在颤抖，并不是因为面对梦魇之月，而是因为她的行为。车厘子所知道的那个女王是个怪物，那是古老的故事所告诉她的一切。但是……一个怪物是不会像这样把她从天蝎座口中救出来，或是问她是否没事的，甚至不顾自己的伤势。

“那就好，我真高兴我能及时赶到。”梦魇之月说道，深吸一口气。然后她哼了一声，咬紧牙关，强迫自己起身。她摇晃了几次，如果不是车厘子冲到她身边为她尽可能提供了一点扶持，她肯定就会再度倒下了。

“梦魇……我是说，聂克丝，你受伤了，”车厘子說。“我们得把你送到红心护士那里……”

“没……没时间了。”在她最后终于能自己站稳之后，梦魇之月才回答道。“我……我还得去对付其他怪物，但是我必须先把你送到城堡去。”

“但是……”

“我没事的，车厘子小姐，我保证。几乎所有的小马都到了我的城堡里了。怪物们也开始撤回无尽之森，至少那些还没被我亲自扔回去的是这样。”梦魇之月让她安下心来，“不会有事的，但是我还不能休息。现在你的脚踝可不能再跑路了，我会带你飞到城堡去，之后我再回来帮忙清理剩下的怪物。”

然后梦魇之月的角开始发光，把车厘子抬到了她的背上。车厘子很明显不喜欢梦魇之月做任何影响她伤势的事，但是她没有反对。她只是感激地微笑并且点点头，并在梦魇之月展翅飞翔之际，尽她所能平稳地待在她的背上。



梦魇之月靠着旁边的房子，正在闭目养神。小马镇的战斗仍然如火如荼，在她的其他分身正在继续战斗之际，这个分身需要稍作休息了。她刚刚把一只地狱犬揍回无尽之森，但是战斗并不是一边倒。她费了好大力气才逼退那一只地狱犬，而现在，如果不是身体靠着房子，梦魇之月甚至虚弱到连站都站不起来。

而如果说掠食动物擅长什么事，那就是它能感觉到猎物虚弱的时刻。

低吼声让梦魇之月睁开了眼睛，看到她被三只小天狼星包围了。每只星座狼都伏低了身体，绷紧了身体准备随时猛扑上来。梦魇之月抽动了一下，尽力想提起力量面对这些新的对手……但是她毫无办法。她已经太疲劳了，她需要更多时间休息，而看来小天狼星们并不打算给她时间。

重新闭上眼睛，梦魇之月垂下了她的头。从她假扮成一群士兵的时候，她就已经明白了，在把自己分裂成多个分身的时候，她也令自己变得更加虚弱，但是她还知道了分身收到的伤害并不会就这么消失。在她重新变回一体的时候，每处伤口都会影响到她真正的身体，虽然效果会变得不那么明显。分身所受到的重伤在她真正的身体上会变成轻伤，但是如果有分身死亡的话……梦魇之月有些担心，如果那样，她把自己重新组合起来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她会是第一个倒下的分身，但是没关系。她猜测，她作为一个整体，即使损失了几个分身也应该能活下来。只是可能会让她在重新合一的时候在外形上变得非常糟糕。不过，如果失去那些分身可以保护更多的小马，那最后也应该值了。失去一个分身也无所谓，她可以承受。

小天狼星们看来感觉到了梦魇之月的放弃。一只小天狼星舔着嘴，其他的则冷笑着步步进逼，它们的肌肉已经开始绷紧，它们开始准备享用它们受伤的猎物了。

“你们休想！”

梦魇之月的眼睛猛地睁开了，她把头转向声音的来源。这声音强壮、坚定、无比威严，但是为她所知的是。这声音通常本应是柔和、文雅的，而且它属于在艾奎斯陲亚最富有同情心和温和的小马。

那是小蝶在说话。她正屹立在小天狼星和梦魇之月之间……而且她怒不可遏。“我不管你们有多少！我不管你们的牙齿有多大也不管你们的爪子有多利！你们休想，我再说一次，休想！伤害！她！你们听明白没有？！”

小天狼星们紧张地后退了几步，互相注视着彼此。不过，这三只狼之一找回了面对小蝶的胆量。它开始低吼着向她慢慢逼近。然而，毫不在意地，小蝶瞪视着狼，她怒目圆睁。双瞳坚毅如铁，冰冷如钢。狼几乎立刻冻结在原地，僵硬得像块石头。



那是镇魂瞪眼，而且小蝶这次是火力全开状态。

“现在，”向胆敢接近她的狼大步踏进之际，小蝶命令道，逼近到两边的鼻子几乎贴到了一起，“给我带着那边你的两个朋友，回无尽之森去，而且我再也不想在小马镇看到你们第二次！”

小天狼星蔫了，开始呜咽起来，另外两只星座狼远远看着，完全不敢靠近一步。

“嗯，你们还等什么？！嘘！”

在简单的命令下，这三只星座狼扭头朝着无尽之森开始夹着尾巴仓皇逃窜。小蝶一直把她刚硬的瞪视聚焦在群狼身上直到它们逃出几个街区远为止，之后她才松弛下来让自己恢复平常的自然状态。

“你……用不着这么做的。”当小蝶回过头来的时候，梦魇之月小声嘟囔着。

“而你也用不着帮我们击退怪物，”小蝶温柔地笑着，她飞了起来。盘旋在梦魇之月头旁的空中。“但是你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多亏了你，很多小马都得救了。我真为你感到骄傲，聂克丝。”

梦魇之月把眼睛从小蝶身上移开，转而盯着地面看。“暮暮没告诉过你吗？我不喜欢被叫做聂克丝。”

“真的吗？”小蝶问道。“她一直都这么叫你。”

她拒绝面对小蝶，但最后梦魇之月终于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是吗？就算在我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就算是我这么对待她……暮暮还叫我聂克丝？”

小蝶点点头。“她仍然把你当做她的聂克丝，她深深地相信这一点。你不是一只坏小马……而我也开始赞成她了。你不是一只坏小马，聂克丝。你只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而已。”

“一些不好的事……对这一千年而言，说的还真是轻松。”梦魇之月低声嘟囔道。她开始从她依靠着的墙壁起身，靠自己的力量站稳。“回答我，小蝶，一只小马在她变成坏小马之前究竟要做多少不好的事？”

“有多少根本无关紧要，如果一只小马愿意道歉，而且愿意改正她的错误，那么她就不再是一只坏小马了。你是一只好小马，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只好小马才会挺身而出，而且为了保护她关心的小马去迎战一支怪物的大军。”

“你始终都这么友善。小蝶，艾奎斯陲亚最友善的小马。虽然这次，你实在是友善过头了，不过我依然非常感激你的话。”深吸一口气，梦魇之月说道，她展开了她的翅膀。“现在，我可不能歇着让你去应付这些怪物。我得先撤回镇中心了，当我恢复些体力之后，我会再飞回来的。”

“但是已经没剩下多少怪物了，聂克丝，你应该去休息，交给我们来应付就好。”

“我不能，也不会让你因为改正我的过错而陷入危险，这场怪物的攻击是我的错，我必须尽我所能来扭转事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说出最后这些话之后，梦魇之月展翅腾飞，小蝶望着她和她其他的分身一起飞向镇中心，摇头叹息了。

“哦，聂克丝……”



正午之后，怪物的攻击终于开始接近尾声。小马镇的所有小马都被疏散了；最后几个四处游荡的也在一小时前被清理完毕。唯一留下的小马是暮暮和她的朋友们。她们留下来帮助梦魇之月的众多分身击退残留的怪物们。

正午之后又过去了十分钟，最后一只多头蛇也被轰出了小镇。四个脑袋的大怪兽像个哭泣包一样逃回了无尽之森，只求离身边盘旋着三个梦魇之月分身的云宝黛茜越远越好。

“没错！你最好快逃吧！”黛茜大吼大叫道，然后她自己开始吃吃直笑，回头望着梦魇之月的三个分身，她们的样子看起来都比她糟糕的多。“来吧，我们回市政厅那里去和其他那些你会合。”

梦魇之月们点点头，倾斜身体，跟着云宝黛茜飞回镇中心。在那里，就在市政厅外，一支梦魇之月的小部队已经集合完毕。三个陪她一起飞行的分身加入了马群，云宝黛茜也降落到了她朋友们的身边。她们就站在市政厅前门外的走廊上。

“最后的多头蛇打包送货。”黛茜得意洋洋地宣布道。

“很好，”在一张纸上打了个勾，暮暮点点头说。“这应该就是所有的怪物了，不过，云宝黛茜，我需要你和小蝶再把镇里扫一遍，确保一切都被清理完毕了。我可不想在我们确定所有那些东西都离开了之后再有小马被送回到这里来。”

“那我们呢，甜心？”苹果杰克问道。

“你就带着瑞瑞，泽蔻拉还有萍琪，领她们到城堡去，告诉所有小马我们认为所有怪物都离开了，他们应该很快就可以安全地回去了。”

“那你怎么办？”

“我会在这里等着小蝶和云宝黛茜完成对镇里的检查。然后我和她们还有聂克丝会一起到城堡去找你们。”暮暮一边保证一边从桌子旁边走开，漫长的一整个上午，那里都是她的指挥中心。

她的朋友们都点了点头，全都快速地去执行她们的任务。暮暮向梦魇之月的分身们走去。“还有怪物剩下吗？”最靠近的一个分身问道。

“不，我想我们已经把它们全赶走了。你现在也可以把自己重新合起来了。”

所有的梦魇之月都点了点头，每一个变成了一团紫蓝色的云雾，然后所有的云雾在暮暮面前几步开外的地方聚集成一团。云团重新凝结成梦魇之月花了一点时间。而在那之后，她痛苦地嘶鸣着倒在了地面上。

“聂克丝！”暮暮飞快地冲到她旁边尖叫出声。“你没事吧？”

梦魇之月咳嗽着，努力从地面上撑起身体。“我……还好……只是……我的分身……重新回来的时候……所有分身受到的……伤害……也全都集中到我身上了。”

“所有的伤害？！”暮暮惊叫起来。梦魇之月只是微微点头之后便卧倒在地。现在所有她受到的伤害都清楚地呈现在暮暮眼前了。她不由得震惊地用蹄子捂住了自己的嘴。梦魇之月已经遍体鳞伤，她的右前腿已经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一只翅膀软软地从她的体侧耷拉下来，最严重的是，梦魇之月的呼吸极度吃力，就好像每次呼吸都带给她身体新的伤害一样。

“我们得马上送你到红心护士那里去。”暮暮不容辩驳地说。

梦魇之月恢复了一点活力，蹒跚着从她身边挪开。“不……我没事的，你还需要……需要我在这里应付……更多怪物。”

“不行！我已经确定我们把它们全赶走了，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城堡去躺下来休息，在你……”

“暮暮！！！”

呼喊声把暮暮的注意力引向天空，她看到云宝黛茜和小蝶正朝她这边急速飞来。“怎么啦？”她朝她们喊道。

“还有个剩下的，一只天狼星，但是它比其他的要大！”云宝黛茜大喊着，在头上挥动着她的蹄子。

“它在哪里？”

“它朝这边来了！”小蝶回答道，伸出一只蹄子指着。暮暮扭头顺着小蝶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觉得她全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正沿着街道冲向她和梦魇之月的是一只天狼星。但是那不是小天狼星。不，那是一只完全发育成熟的大天狼星，一只体形足有梦魇之月那么大的星座狼，相比于那些小的、幼年的、令小马镇恐惧不已的小天狼星，大天狼星的凶猛程度是它们的四倍。

野兽像失控的火车头一样向她们猛冲而来，以足以和云宝黛茜媲美的速度从几个街区的距离之外逼近。空中的两只天马在大喊着让暮暮和梦魇之月赶快离开，而暮暮无法否认她第一时间就本能地想逃跑。

然而，暮暮朝梦魇之月看了一眼，她几乎站不起来，更是不可能飞。她根本就没法离开，而暮暮绝不会把梦魇之月单独留下和那只狼呆在一起。

她再也不会抛弃她了。

下定决心不离开，暮暮弓起眉头，把自己挡在了梦魇之月前面。她伏低身体，开始集中她的魔力准备迎战。毕竟，她是曾经对付过小星座熊的独角兽，至于大天狼星，就算再凶猛，块头也比那小得多了。

大天狼星几乎逼到了她面前，但是暮暮已经准备好了。她在等着那野兽飞扑起跳，然后她就用漂浮魔法抓住它，把它扔下到街道那头去。想要浮起这么大的东西可不容易，但是她知道她能做到。她绝不会让这只发育过头的狼用爪子碰到梦魇之月的。

暮暮紧咬牙关等着接近的大天狼星发动了攻击，大星座狼跃到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它龇出了它的獠牙，伸出了它的利爪，准备抓住面前的小马把她撕成碎片。暮暮刚要释放她的魔法，一束紫蓝色的云鬃就从她身边射出，像鞭子一样带着锐响抽在狼身上，抽得它向后退了好几步。

“离开这里！”梦魇之月命令暮暮。“我来对付这家伙。”

“不！我能对付它！我不能把你……”

“这没得商量！”梦魇之月吼了起来，她的云鬃开始摇曳。在暮暮能继续反对之前，云鬃已经扫了过来，把暮暮、云宝黛茜还有小蝶一起卷了进去。然后梦魇之月的眼睛闪出白光，在她的云鬃中，三道明亮的闪光一闪而逝。

她把三只雌驹送到了安全的地方，才刚刚把她们传送走，梦魇之月就因为魔力透支而开始大口喘气，她把注意力转向大天狼星。它正向她缓缓逼近，眼中闪烁着杀戮的凶光，而她用自己的怒视迎上了它。



暮暮眨着眼睛，晃着她的脑袋，尽力想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前一刻她看到梦魇之月遇到了袭击，紧接着她的视野就被梦魇之月的云鬃所覆盖，下一刻暮暮就在看着小马镇了。

“哪里……什么？！”暮暮在发问的时候开始四下张望。她，云宝黛茜，还有小蝶正在梦魇之月的城堡里，站在门房的顶端。差点用来吊死暮暮的绞刑架已经被移走了，在城墙上留下一处笔直的缺口，让暮暮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小马镇。

黛茜从传送魔法中恢复过来，跳到空中盘旋着，“我们怎么上这里来了？”

“是聂克丝，她肯定是把我们用传送魔法送出战场了！”暮暮大叫道。她抬起她的前蹄，把它们支在门房的城垛上，用后腿撑起身体望向小马镇的方向。

“但是，暮暮，这就表示她还……”

小蝶的问题被一声巨响打断了，三只雌驹的注意力和视线全都转向了小马镇的方向。从她们在门房顶端的位置，她们可以在梦魇之月恶战大天狼星之际短暂地看到她的身影一闪而过。她正尽力和星座狼保持一定距离，用她自己的蹄子站立着，但是从她的行动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她身负重伤，非常疲劳，而且处在绝对的下风状态。

“她在想什么？！她会送命的！”暮暮大叫道，“我们得下去帮她！”

“暮暮，要是你下去那里的话只是去送死而已，”云宝黛茜对她说道，“梦魇之月能对付它的。”

“她受伤了，云宝，伤势很重！要是我们不去帮……”在她感觉到一波魔力的波动扫过她的时候，正在反对的暮暮沉默了下来。她望向小马镇，在哪里都看不到梦魇之月或是大天狼星，但是那里暮暮可以看到，在几栋房子之间，梦魇之月摇曳的云鬃开始升上小镇上空，上升至数层楼高之后凝聚成一团凶险的黑云，云团中出现了劈啪作响的能量反应。

能量和魔力以飞快的速度积累，然后它的威力被一下子释放出来。一道粗大的雷霆从天而降，撕裂了空气，激起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就连躲在城堡里的所有小马都能听到那雷鸣声，甚至连那雷鸣的震动都感觉得一清二楚。

落雷在轰击的位置炸起了弥漫的黑烟，遮盖住了大半个小马镇。暮暮焦急地睁大眼睛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那无济于事。她想冲下去看看梦魇之月是否平安，但是恐惧却让她的蹄子像是生了根。要是……大天狼星出现而且攻击她该怎么办？要是……她发现梦魇之月死了……

几分钟之内，暮暮只能和她身边的云宝黛茜和小蝶眼睁睁地望着小马镇。烟尘开始被流动的风吹散，而梦魇之月摇曳的云鬃形成的黑云也如阳春白雪般消失了。

头一个生命的迹象来自大天狼星。暮暮一开始只是短暂地瞥到了它，但是已经足够让她看到那畜生正在逃出小马镇。它也在跛着腿，但是即使它受了伤，那野兽仍然保持着值得惊叹的速度。它一路狂奔到无尽之森的边缘，在那里暂停了一下，回头向小马镇望了一眼，然后一溜烟跑进森林逃得无影无踪。

另一个生命的迹象几分钟之后才出现，这时间对暮暮而言简直就像被折磨。是黛茜首先看到了，她很快叫了起来，把暮暮的注意引向小镇的另一边。在那里，一个黑色的影子刚刚绕过一个角落，现在正慢慢地，一瘸一拐地走上了通向城堡的道路。移动的速度慢慢腾腾，看上去充满了痛苦，但是她在那里，……而且她还活着。

暮暮毫不迟疑地开始发足狂奔。她跑下从门房到庭院的台阶，而且开始推搡着挤过紧紧拥挤在一起的小马们，他们在攻击期间一直躲藏在城堡安全的包围之中。推开一条路冲过马群花了暮暮好几分钟时间，但是在穿过最后几群小马之后，她终于从马群中挣脱出来，冲过城堡的大门。但是当她刚跑到门外，她就停下了脚步，眼睛都睁圆了。

梦魇之月就在几码之外，仍然继续缓慢地，一瘸一拐地向城堡大门走着。对暮暮而言，看起来梦魇之月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她每迈出一步都会发抖，每次呼吸都极度吃力，她受伤的翅膀垂落在她身旁，软软地拖在地上。大天狼星给她留下了好几处新伤口，虽然几乎都和她现在所有的伤口混到一起看不出来了。

梦魇之月身穿的铠甲已经被完全撕成了碎片。上面好几处都留下了深深的爪痕，包括她头盔上横过眼睛的那一道。她的化妆也全没了，被她的汗水浸渍以及在激战中的刮蹭所抹消。甚至连梦魇之月的云鬃看起来也受了伤。通常丰满，流动，星光斑驳闪烁的紫蓝色云鬃现在暗淡而贫弱，而且从梦魇之月身上脱落下来，并不是整块的云团，而是一丝丝，一缕缕地脱落。

“你做了什么？”

片刻间，梦魇之月没有理睬暮暮，只是继续一步一挨地走向城堡。这并非出于无礼，而是因为她现在呼吸都很困难。等她走得更近了一些，梦魇之月站住了，喘息了几次，才开始提起她的声音。

“我……我不能让你……去对付天狼星……它可能会伤到你的。我……迎战了它……但是它把我压倒在地了……我不能让……天狼星离开，所以……我用雷击……同时轰了我们两个一下子。”

“但是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为什么你要把我传送走？我都对你说我能对付它了！”

“因为……我不想看到你……我不想看到任何小马……受到伤害……我……受伤也好……只要……可以……让我保护好……我关心的小马们……我……心甘情愿。”

梦魇之月低声说着，拖着自己的身体穿过城堡的大门。她一瘸一拐地走进庭院，整个小镇的居民们都在那里看着。小马们为她让开一条宽敞的通路，就像她之前从他们中间走过时那样。但是这一次，他们不仅仅是因为恐惧才退开。有些小马是满怀敬意地退后的。

慢慢地移动着脚步，梦魇之月最终到达了城堡前庭中央。她站在那里休息了一下，稍微喘了口气。她摇摇晃晃，身体歪斜，就好像马上要倒下。但是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望着周围包围着她的马群。

所有的小马……他们都得救了。她已经保护好他们了。而且，她几乎觉得他们是在关心地望着她，而不是恐惧和厌恶。……但是她又开始觉得头重脚轻。不过没关系了，她已经成功了，她保护好了他们。

“所有……无尽之森的生物……都已经被赶回去了。小马镇安全了，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家了。”梦魇之月高声宣布，尽力在她的声音中提起力量。之后她挪出一步，打算回到城堡里去。然而，还没挪出五步远，她的蹄子就绊到了一块凸起的石头上。

梦魇之月倒下了，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看见这曾经令小马恐惧的天角兽倒下并一动不动地躺倒在地，令庭院里掀起了一片惊呼声。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站出来帮她一把。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忧虑地互相看着彼此，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去帮她。

唯一没有犹豫的是暮暮。她几乎立即就冲到了梦魇之月的身边，恐慌地观察着她。

“聂克丝……聂克丝！醒醒！”暮暮大声呼唤着。她把头放到梦魇之月的嘴旁。她昏迷不醒，她仍然在呼吸……但是很微弱。暮暮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了，轻轻地推着梦魇之月的头。然而，梦魇之月没有起来，她的呼吸一次比一次弱。

暮暮飞快地向后退开，开始使用她的魔力。“别……别担心，聂克丝。我会送你进去的，我会治好你受的伤。没错，我会带你进去给你包扎。就像我那时候在森林发现你一样，而且你会没事的，就像那一次一样。”

暮暮发现集中起来很困难。这些日子的疲劳和她自己精神的压力让她难以集中她的魔力。她依然设法把梦魇之月用漂浮魔法抬了起来，只移动了几尺远。暮暮然后转向周围看着她的马群，注意到他们其中的一些小马在震惊中发呆。

“快点啊，谁找一个急救箱什么的过来！她需要救护！”

然而，尽管暮暮祈求帮助，却没有任何小马挪动一步。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站着不动，视线中混合着各种感情。其中的一些小马望着暮暮的眼睛中充满了不忍。另外一些则是迷惑和惊讶。甚至还有一些旁观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怀疑，好像她正在做些错事。所有这一切让大滴的眼泪愤怒地从暮暮的眼睛里流下来，她对周围的一大群小马们怒目而视。

“你们在干什么？！”暮暮向马群尖叫，令他们忧虑地后退了几步。“她需要帮忙！她受了伤，她是为了保护我们受了伤！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怕她……但是她需要帮忙！”

暮暮变得歇斯底里，她的声音开始绝望。“拜托……求求你们……我们不能让她……求求你们了，我需要帮助！我不能……我自己一个没法帮助她。我不是医生，我甚至不是护士……我需要帮助……她需要帮助！求求你们！”

暮暮此时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哭泣。她哀求的眼神扫遍了每一只小马，寻找着愿意帮助她的任何小马。那些在附近的却选择转过身去，不愿或者不能直面她的注视：来自一个饱受惊吓的、即将失去女儿的母亲的注视。

“你……你们这些怪物！她刚刚救了你们！救了你们的孩子！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来帮她？！”

在暮暮彻底绝望或者崩溃之前，她感觉一只蹄子落在她的肩膀上。

“不要担心，暮暮，我们在这里。”

暮暮猛地回过头，在她满是恐慌泪水的脸上浮现出微笑。飘在她身旁空中的是小蝶，她非常温和安心地向她笑着。在她后面是愿意帮助的其他小马；她们从来都支持着她，从来都愿意为她伸出援助之蹄。云宝黛茜、瑞瑞、苹果杰克、萍琪和泽蔻拉从马群中走了出来，连同其他小马一起。

红心护士站在那里，背着装满医疗用品的马鞍包；而车厘子站在其他小马旁边，带着一个她用来处理小马们所受轻伤的急救箱；因为想和她的女儿先说些话，所以稍微花了点儿时间，但是小呆也走了出来，毫不在乎她自己受伤的翅膀；在所有小马最前面，连泰然医生都步出马群开始进行他的诊疗。

这些只是开始。其他小马也开始从马群中走了出来。有暮暮认识的，也有她不认识的，但是没有关系。他们都来了，他们都在热心地帮助她……帮助梦魇之月。

“我们得把她马上送进去，而且开始抢救。”泰然医生对聚集数量依然在增加的小马们说。“暮暮，继续尽可能轻地浮起她，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让她保持静止和水平状态。云宝黛茜，我需要你回到镇里的诊所去，进入外科手术室，打开一个很大的蓝色柜子。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黑色包。我需要你帮我把它拿来，越快越好。”

“知道啦！”干脆地丢下一句话，云宝黛茜向小马镇的方向用最快速度飞去。

泰然医生点头，然后转向其他的小马们。“剩下的帮忙清出一条路来。我们得送她进去，马上！”

小马们点点头，开始快速地工作。大部分小马跑向前面清理出通往城堡门口的道路。其他的开始做泰然医生需要的事。在这期间，暮暮等着开始把梦魇之月移动到里面，当她等候之际，她把梦魇之月稍微放低了几英寸。

把梦魇之月拉近一些，暮暮温柔地偎依着她的脸庞，“你会没事的。”暮暮向她许诺道，“我保证，你一定会没事的。”



# 第十九章：苏愈重生

小马镇从无尽之森的怪物袭击中幸存下来了，但是并非毫无代价。小镇饱受蹂躏，满目疮痍。但是无论如何，小镇最重要的东西，它的居民们，幸存下来了。有些受了伤，伤势最糟的折断了骨头，但是没有什么是不能随着时间而愈合的。

在头几个小时内，大部分的小马们依然选择留在梦魇之月城堡的安全保护之下。只有极少数的小马鼓起勇气冒险越过了提供保护的城墙，而他们没走多远，就因为紧张和恐惧逃回了石头城墙后面。

尽管他们很恐惧，小马镇的小马们也知道，他们不可能在城堡的庇护下躲一辈子。在每只小马都得到了休养和愈合的时间之后，小马镇的镇长，文典，叫上了所有愿意帮忙和能帮上忙的天马，最快速的天马负责飞向艾奎斯陲亚的其他地方，在为小马镇寻求帮助的同时警告整个王国怪物的威胁现在愈加严重的消息。其余的则负责其统计小镇所遭遇的损害。

天马们出发之后没多久，关于建筑被摧毁和损坏的消息就像流水一样传进了城堡里，而这些消息是相当残酷的。很多住宅和产业都被完全地毁掉了，有些家庭除了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所爱的彼此之外，失去了所有一切。另一些建筑也被损坏到了濒临倒塌的地步，必须经过大修才能再次居住。这些消息让许多小马都抱头痛哭，虽然他们泪流满面，但是他们依然紧紧地拥抱着他们的亲朋好友，感谢他们还有可以拥抱的对象。

尽管现实很残酷，但是仍然闪过一线希望之光。虽然比不上暮暮，但是镇长依然开始组织城镇的居民。在卡其布色雌驹的引导下，梦魇之月的城堡中开始闪耀起了新的生机。早上还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走廊，再一次充满了往来奔走忙碌的小马。在太阳接近西方的地平线时，整座城堡都变得面目一新。

对于无家可归的小马们，城堡成了避难所。兵营，客房，还有宽敞的走廊，都为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小马们，以及害怕到不敢离开城堡的小马们提供了临时的家。小床和睡袋堆满了所有能用得上的地方。不过有些小马只要有一条毛毯和枕头，能躺在地面上打地铺就很开心了。城堡中的床全都留给了病患和伤员，但是没有谁对此有什么抱怨。

对于饥肠辘辘的小马们，城堡成了可以找到充饥食粮的地方。愿意分享他们店铺食物的小马让城堡的厨房重新有了目标。简朴的，温暖的，备受赞赏的饭菜被快速地准备好，送到那些饿肚子的小马们面前。他们在城堡的餐厅中用餐，这地方还是头一次发挥出它的最佳能力。

对于那些受伤的小马们，城堡的医疗室再一次成了苏愈之地。在红心护士照料梦魇之月的时候，泰然医生，柔心护士，以及其他志愿者都在护理病患和伤员，照顾他们的需要。

到头来，曾经阴森可怖的城堡，变成了暴风雨中的避风港。它变成了一个小马们可以寻求休息，食物，医药还有……最重要的是，内心宁静的地方。城堡厚实的外墙上，志愿者们正在忠实地往来巡逻，为那些恐惧着怪物们晚上会回来的小马们提供了安全感。

然而，在拥挤和喧闹充斥着城堡中大部分地方的现在，却有一个走廊和房间被刻意地避开了，即使这表示必须要绕更远的路去穿过走廊。在那条走廊的另一边，巨大的门上装饰着新月形的王徽。

那走廊的终点，是梦魇之月的王座厅。

而暮暮，正在走廊中等候着。她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望着天花板。在王座厅内，红心护士和小蝶正在照看梦魇之月。她的朋友们和其他小马帮助她把她抬进宫殿后，就去忙别的事了。

暮暮是唯一一个什么也没有做的，这事实在她内心深处翻腾，撕咬着她的心。她觉得她应该做些什么。她应该可以帮助镇长救灾工作，或者用她的魔法到镇里去帮忙抬东西。但是她就是无法让自己离开王座厅的大门，连五步都挪不开。

暮暮很想到王座厅里面去，她只希望去陪伴梦魇之月。但是红心护士坚持让她留在外面，把走廊变成了临时的等候室。暮暮对此相当抗议，但是红心毫不相让。她毫不含糊地说，虽然她很同情暮暮，但是为了避免出什么意外，她可不希望她在里面。

把她的视线从天花板上移开，暮暮向旁边的窗户外面望去。天空正从原来的天蓝色变成温暖而亲切的橘红色：日落的景象。这至少稍稍转移了暮暮的担忧。她凝望着光谱的颜色，直到王座厅大门的铰链响声把她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红心护士是第一个出来的。她带着的除了她的医药鞍包，还有泰然医生让云宝黛茜从小镇诊所取来的专用医疗包。小蝶紧随其后，等她和红心走进走廊后，她轻轻地在身后把门关上。

“她……她怎么样了？”暮暮问道，有点害怕听到回答。

“她的伤势非常严重，暮暮。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处理了她的伤势。她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不过这才刚开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才是最关键的。”

“我能……进去看她吗？她现在醒着吗？”

“可以，但是时间不要太长。”红心认真地建议道。“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现在她还没醒，我现在得去诊所那边看看其他小马了，但是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小蝶就在门外。”

暮暮点点头，望着红心护士走向城堡的医护区。与此同时，小蝶在门旁落下，把蹄子放到门上，轻轻地推开了它。她回头望着暮暮。“准备好进去了吗？”

暮暮开始担心梦魇之月会是什么情况，有一刻，她想着她是不是干脆留在外面比较好。但是，小蝶鼓励的笑容为她提起了一些勇气。深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她迈过敞开的大门走进了王座厅。

彩色玻璃窗户依然是破的。不过已经盖上了从城堡其他地方取来的旗子，挡住了外面清冷的夜风。墙壁上嵌着的宝石发出柔和的白光，很多宝石都被布料遮住了，微暗的房间里充满了舒适。

大约在房间的中心，搭起了一张临时的床。毛毯，枕头，还有柔软的垫子是从城堡里的四处搜集来的。而唯一大到足以供天角兽使用的床铺在梦魇之月自己的卧室里。在泰然医生说明梦魇之月需要立即治疗之后，不一会儿就有一队小马到了楼上，拆开她的床，把它搬到了王座厅之后又装配了起来。

不过，临时床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为受伤的小马提供了舒适的休息空间，当暮暮走近的时候，看上去梦魇之月正睡得很沉。她的眼睛闭着，呼吸虽然虚弱，但是很平稳。她的云鬃开始恢复了一点过去的样子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所有的创伤都得到了护理。并不能算是细致到极点的护理，不过红心护士和小蝶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依然做的非常出色。他们原本考虑把她置入其他在袭击中受伤的伤患们所在的医疗区，泰然医生和柔心护士可以在那里协助她们的护理工作。不过，不仅仅是因为医疗区没有足够大的房间供梦魇之月使用，而且红心护士相信还是给她专门安置一个地方来治疗她比较好。

于是梦魇之月被安置在了暮暮正在走近的地方。她没有去唤醒梦魇之月，她知道她需要让她休息。不过，暮暮依然希望靠得近一些，她希望当梦魇之月最后睁开她的眼睛时，她会在那里。

很幸运的，那张被装配起来的床比它所需的要大。在梦魇之月躺在中心的时候，周围还有非常充足的空间留给一只小马躺下，那就是暮暮要做的事。她爬上去，挪到了靠近梦魇之月头旁的一个角落。然后卧在那里，把她的头垫在她的前腿上，就这样静静地望着沉睡的梦魇之月。



暮暮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是她在感觉到有谁在轻轻拍着她的肩膀的时候醒了过来。她坐起来打了个哈欠，花了点时间让她的眼睛找到焦点，她望着在那里的小马。“镇长？”揉了揉眼睛，暮暮口齿不清地喃喃道。

文典点点头。“是我。不好意思把你弄醒了。暮暮，但是我能和你到外面谈谈吗？”

“当然了。”暮暮回答道。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床。回头望去，看到梦魇之月依然在沉睡中恢复她的伤势。当她注意到梦魇之月的鬃毛看起来在她熟睡期间又浓厚了一些时，她不禁露出了一个小小的微笑。她在心中稍稍感到一丝欣慰，梦魇之月的伤势是真的开始好转了。

文典轻轻咳嗽了一下，提醒暮暮她被唤醒的目的。于是她快步跟上了镇长。她们轻轻地离开了房间，走进了附近的走廊里。

“我很抱歉打扰你，我知道你非常担心她。”王座厅的门关上之后，镇长才开口说道。

“没关系。”暮暮向镇长保证道。“她的伤势正在逐渐好转了。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您想跟我谈什么？”

“实际上，有几件事。”文典开口道。她把暮暮带到一扇窗前，用蹄子指着外面。“首先，我想让你看看那个。”

暮暮顺着镇长伸出的蹄子，尽力想看看什么东西那么重要。但是文典指着的方向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充满疑问的窗口中显现出的城堡庭院中一幅相当优美的景色，几只小马正在往来走动。她能看到一部分城堡的外墙，在那外面，太阳依然高高挂在地平线上方，让天空闪烁着接近黄昏时的温暖色调。

“呃……我应该看什么？”

“日落。”

“怎么回事？”

“暮暮，现在已经过了晚上十点钟了。”文典简单明了地解释道。“太阳本应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落下，小马们都开始担心了。”

暮暮怀疑地扫了镇长一眼。然后开始意识到她睡得比她想的还要长。“对……我想问题是现在艾奎斯陲亚只有唯一一只天角兽。我很抱歉，但是我怀疑至少几天之内，聂克丝恐怕都无法强壮到足以推移日月的程度。”

“所以我才想跟你谈谈。我一直被打听谐律精华能不能释放赛蕾丝蒂娅和露娜。我们相信，既然是梦魇之月监禁了她们，那么她……”

暮暮怒发冲冠地打断了她。“你想让我对聂克丝使用谐律精华？！”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文典快速地纠正道。“我是想问，能不能用谐律精华解开她的放逐魔法？”

暮暮的愤怒就像出现时那么迅速地冷却了，她望着日落的方向，思绪在她脑海中开始旋转。“我不知道……也许。我必须去问问聂克丝放逐魔法是怎么运作的。也许在那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才能用谐律精华解除它，但是她没醒过来之前我什么也不能问。”

“我明白，”镇长温柔地说。“当我意识到太阳不会落下的时候，我派出一些信使去通知艾奎斯陲亚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天马们都不太高兴，因为他们才刚刚从我上次派给他们的送信任务中回来。幸亏，云宝黛茜又把他们鼓励起来派出去了。这消息可以……但愿可以，避免小马们发生恐慌。”

“但愿。”暮暮重复着这个词。她从遥远的永恒黄昏的方向转过身。“那，就是这些事？”

“目前就这些，不过苹果杰克在我来这里的半道上把我截住了。她正在厨房那里稍事休息，而且她希望我能尽量让你吃点东西。照她说的，你今天一整天都还什么也没吃呢。”

“谢谢你，但是……”暮暮开口道，她试着婉言谢绝镇长的建议，但是她饥肠辘辘的肚子背叛了她。弱弱地笑了一下，捂着一直抗议不止的肚子上，暮暮还是点了点头。“好吧，或许来份三明治？”



两只小马到达餐厅没花多长时间。虽然已经很晚了，那里依然有些小马在用餐。暮暮只能猜测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就像她一样，因为这静止的日落而失去了时间概念。

“看起来苹果杰克在厨房真的干得相当不错。”在她和文典穿过房间的时候，暮暮评价道。他注意到那几只仍然在餐桌前吃饭的小马。“让她领导厨房的厨工真是个好主意。”

镇长点头附和。她和暮暮排进队里领取食物。“没错，确实如此，而且帮她的小马们也非常尽责。食物本身很简单朴素，但是分量足够，而且厨房的厨工们工作起来也快到能满足所有小马的需要。”

没多久，两只小马就领到了食物，主要也是因为晚上没有多少小马在找东西吃。暮暮用她的魔法带着她和镇长的餐盘，在餐厅的大饭桌旁选好地方坐了下来。舔了舔嘴唇，暮暮陶醉地闻着食物的香气。“嗯～～～闻起来真香。”

“确实。”镇长笑了笑，对此表示赞同。她开始用餐。暮暮正要做相同的事的时候，只觉得肩部被碰了一下。当她转过身之后，她看到一只桑葚色小马正站在她面前。背上还背着马鞍包。

“希望我没打扰你，暮暮。”在暮暮回头的时候，车厘子说道。

“不用在意，你还好吗？”

“我想我还会因为那只天蝎座而做好几个礼拜的恶梦，但是我总算还好。我只想给你些东西。”然后车厘子回过头，从她的马鞍包里抽出一小叠纸片。

“这些是什么？”在纸片被放到她面前的桌子上时，暮暮问道。

“这个嘛，在发生了那些事之后，我想在城堡里的孩子们得有点事来做，好让他们不去对那些可怕的经历想太多。说起来，我虽然不知道萍琪是怎么做到的，但她确实想法弄到了一堆美术用品。那些小马驹们下午便花了些时间来画画……我想，你说不定会想要几张他们画的画呢。”

暮暮向摆在她面前的一叠纸片扫了一眼，然后用她的魔力把它们捡了起来。她看着第一张，一幅粗糙的蜡笔画。上面画着一只小小的，蓝色的涂鸦小马和两只更大的小马站在一起，还有一堆潦草的草丛，角落位置还有一个大大的，快乐的太阳。这是只有在学校的展览栏里才能看得到的那种画。

但是，引起了暮暮注目的是图画上写着的东西，图画上面画着的话是“致梦魇之月”，而在下面，幼小的艺术家写的是“谢谢你保护我全家”

暮暮翻过这叠纸片的下一张，这张画得好些，她能很清楚地认出画上的小马。她看到苹果杰克和梦魇之月站在一只被打败的地狱犬上面，地狱犬的六个眼珠子还被画成了小小的漩涡。这幅画下面写的是：“谢谢你保护我姐姐安全，快点好起来聂克丝。小苹花赠”

这叠画并不多，用一只蹄子就能拿起来，但是它们全都是同样的主题。它们是温暖的祝福，还有许许多多对梦魇之月的“谢谢你”。暮暮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些，下巴也掉了下来。她看了每一张图画，直到整叠都被看过一遍之后，她才抬起头望向车厘子。

“是不是你……”

“……让他们这么做的？不。”车厘子摇摇头回答道。“实际上是小苹花。在她开始起头之后，其他孩子问她在画什么，然后很多孩子也跟着一起画了。我完全没有管这件事。”

“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说到这里，车厘子暂停了一下，再次回头打开她的包。她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片，放在先前那叠画所在的位置上。“可以拜托你把这个交给聂克丝吗？这张……是我写给她的。”

暮暮笑了，拾起那张折好的纸片，把它插进那叠童稚的创作中。“当然可以，还有……谢谢你，车厘子，谢谢你把它们带给我。”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暮暮，现在我得去尽量睡一会儿了。不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好吗？”

“好的。”暮暮回答道，望着车厘子离开。然后她把注意力转回她正用魔力握着的那叠画。轻轻地把它放下，就好像如果动作太重，它们就会碎成粉末一样。然后飞速地投入她的吃饭大业。她用她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以免再被镇长或者周围的哪只小马来打扰。等她吃完之后，她带上那叠画作，然后从房间里飞奔而出，只为了在梦魇之月醒来之前，自己和画都能在她的身边。



梦魇之月呻吟着。她不知道她到底睡了多久，不过这现在对她而言真的无关紧要。她全身都僵硬得要命，任何伸展和活动她僵硬的身体的企图都只会让她酸疼得更厉害。她正躺在什么柔软，但并不平坦的东西上，这东西的舒适程度最多只能算一般。

好一会儿，梦魇之月就在她躺着的东西上满足地用脑袋侧面磨蹭着，想把痒痒蹭掉。不过，在她渐渐适应了那种糟糕的感觉以后，最先在她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事，是她的嘴干渴极了。她不假思索地舔了舔嘴唇，很想有杯水喝。

就好像魔法一样，她感觉什么东西靠到了嘴边，她听到一个熟悉而温柔的声音轻轻地对她说。“这里，红心护士说等你醒了之后我就把这个喂你喝下去。”

靠近她嘴边的是一根吸管，笨拙地够着它，梦魇之月把它含在了嘴里。她吸吮着，在清凉的水流过她的舌头时轻轻颤抖着。水的味道尝起来从没这么好过，她贪婪地痛饮着，滋润她干涸的嘴，缓解了她从内到外的饥渴。她把整杯水都吸得一滴不剩。

等到空空的杯子和吸管从她嘴边移开，梦魇之月试着抬起她的头。转动僵硬的脖子让她直打哆嗦，但是她终于成功地把头抬了起来，睁开了眼睛。她看到她正在王座厅里，正躺在床上。她也注意到自己从头到蹄子全都覆盖着绷带，翅膀正吊在一个简易的架子上。

“你感觉怎么样？”

梦魇之月转过头，望着她头旁边。那里，正在带着真诚而宽慰的微笑回望着她的，是暮暮。

“好疼……”梦魇之月回答道，她把抬起来的头放平了回去。

暮暮站了起来，靠到了她的头侧。“这个嘛，你确实伤得非常重。”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身体，暮暮爬到了梦魇之月的头旁边。她低下头，温柔地偎依着梦魇之月的脸庞。“不过，真高兴看到你醒过来。我都快担心死了。”

“我睡了多久了？”

“现在先别管那个。”暮暮坐起来对她说道。她开始使用她的魔力，一大瓶水从旁边飘了过来。她再次把空杯子倒满，重新把吸管凑到梦魇之月唇边。

梦魇之月迫不及待地喝得一干二净，不过没有第一次那么快。她已经没那么口渴了。当暮暮把空杯子拿开的时候，梦魇之月轻轻地说了声“谢谢你。”

“你想再多来点儿吗？”

“不。”梦魇之月虚弱地摇着头回答道。

暮暮点点头，把空杯子和水瓶一起放了回去，然后重新转向梦魇之月。“饿不饿？我可以去城堡的厨房给你拿点东西。”

“我猜自从梦魇之子离开之后，那里已经没剩什么能吃的东西了。”

“实际上，镇长和其他小马们已经把城堡当做难民营来用了。在怪物的袭击中，有很多住宅都被损坏和毁掉了，所以他们留在了这里。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梦魇之月脸上浮现出了淡淡的微笑。“我不介意。而且……听到这城堡还能用来做点好事也不错。”

暮暮赞成地点点头。“是这样没错。不过，你想让我帮你去拿点什么东西吗？”

“不，我现在还不饿。但是小马们都怎么样了？”

“他们都平安，”暮暮温柔地回答道。“多亏了你。”

“我不过争取了点儿时间，是你和你的朋友们让所有小马安全撤离的。”

“要是没有你拖住那些怪物，我们也会无能为力。你帮助拯救了很多生命，聂克丝……我真以你为傲。”

“以我为傲？你怎么还可能真的以我为傲？”梦魇之月问道，她把视线转向房间远处的另一边，既不能，也无法再注视着暮暮。“在我做了这么多坏事之后，你应该恨透我了，就像他们所有小马一样。”

暮暮伸出一只蹄子，拂过梦魇之月的鬃毛。魔力云鬃在她的腿旁如流水般流过，感觉就像是清凉的夜风，“你犯下了很多错误，聂克丝，但那些错误，你都正在尽力改正。”

“如果我不是这么蠢的话，我早就该这么做了。”梦魇之月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让她的声音高过暮暮。“你一直都是对的，而我终于明白你一直想告诉我的是什么了。或许我真的是梦魇之月，但是那并不表示我的做法就要和过去没什么差别。我根本不必在乎法汇或者吓坏了的赛蕾丝蒂娅想什么。自我完全恢复的那一刻起，根本没有任何小马能强迫我做任何事。”

“但是……但是我是那么愤怒，我对赛蕾丝蒂娅，还有……对你，是那么愤怒。”在强忍住眼泪的时候，梦魇之月的声音开始颤抖。“你让赛蕾丝蒂娅抓走了我……你抛弃我，欺骗我……我因此恨着你。我恨透了你。”

“我剩下的一切就只有回忆了……憎恨着艾奎斯陲亚的那些回忆……渴望着永夜的那些回忆……被囚禁于月亮的回忆……”梦魇之月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她停住了。暮暮开口想要安慰她，但是在她能说话之前，梦魇之月继续说了下去。

“于是我就扮演了一个角色，就像那场愚蠢的学校演出里的那个蠢丫头，我演了个怪物的角色。我演了它，因为只有它感觉起来才像是真的。那就是法汇告诉我的，那就是赛蕾丝蒂娅所恐惧的，那就是……我自己的记忆告诉我，那是真实的事……”

“但是我不能再重蹈覆辙了……我再也不想那么做了，但是，我的所作所为已经覆水难收。你和整个艾奎斯陲亚都只会憎恨我。就像露娜还是梦魇之月的时候那样，憎恨我，蔑视我……因为那是我自作自受。”

“不，”暮暮毫不犹豫地打断了她。“你不该只得到这些东西，你该得到的要比那多得多了。而且，我没有恨你。”

“你在说谎……就像你以前一样，在对我说谎，你肯定在恨我。我是这世界上最糟糕的女儿了……你应该恨我的。”

“但是我没有恨你，聂克丝。”

在她的怒气膨胀之际，梦魇之月又开始咬牙切齿了。“你还没明白吗？不管你怎么称呼我，不管我表现怎么样，我依然是那只雌驹，那只囚禁了你恩师的雌驹！那只想杀了你和你朋友的雌驹！我依然是那只夺走了艾奎斯陲亚王位的雌驹！那只把你锁进地牢的雌驹！我甚至差点让法汇害死了你！我依然是梦魇之月，而且永远都会是梦魇之月！所以告诉我，你怎么能不恨我？！”

“因为，聂克丝，我是你的妈妈，妈妈永远都会爱她的女儿，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梦魇之月紧紧闭上了她的眼睛。她在努力克制住自己，努力坚强，努力忍耐，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暮暮已经破开了她的心防，所有藏在她心中的痛苦，内疚，以及迷惘，此时全都被释放了出来，淹没了她的心。

于是她哭了。梦魇之月一边痛哭一边不停地道歉。自她从小雌驹变成梦魇之月以来，她还从没让眼泪这么自由地流淌过。她哭着，不停地道着歉，为她所做的一切道歉，为她伤害的所有小马道歉，而且为她让暮暮所遭受的一切道歉。

她在哭泣，而暮暮尽了最大努力安慰着她唤作女儿的雌驹。她尽可能地靠近她，偎依在梦魇之月的头旁。当梦魇之月还是一只小雌驹的时候，这个动作对暮暮而言轻而易举，但现在她是在尽她所能。她尽了她全部的努力，作为一个母亲，安慰着她的女儿。她甚至也在梦魇之月身边哭了起来。

泪水就这样从她们的眼睛里流淌着，但是，那并不只是悲伤的泪水。有些泪水是为了她们所共享的痛苦，为了她们共同犯下的错误。但是，还有些泪水是因为喜悦，她们俩分享着拥抱，分享着她们曾经拒绝了许久的拥抱。

在漫长的几个礼拜之后，暮暮终于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她的女儿真真正正地回到她身边了。



梦魇之月哭了很久很久，但是她最终在暮暮身边平静了下来。她所有藏在心中的痛苦和情感，都伴随着泪水流走了。这让她感觉稍微好了一些。但是，在梦魇之月的眼泪流干之后，一个问题从她心中浮现，萦绕在她的思绪之中……这是个她无法忽视的问题。

“暮暮……我是谁？”

“你指什么？”暮暮温柔地问。

“我……我再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我在身体上，在过去的时间里，是梦魇之月，但是……但是我再也不想那样了。我只想再变成聂克丝，但是……我做不到。我也无法变回你曾经在森林中找到的那只小雌驹了。我只能作为梦魇之月继续活下去。我……我进退两难，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到底是谁？”

暮暮沉默了一阵子，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仔细斟酌着她的回答。她的视线扫过梦魇之月遍体鳞伤，包裹在绷带中的躯体。然后她稍稍叹了口气，抱歉地摇了摇头。“对不起，聂克丝，但是我真的说不出来。每只小马都得决定她要走上什么样的道路。而这必须由你自己来决定。我只能告诉你我所看到的是什么。”

“那你看到的是什么，暮暮？我想听你说真话。”

“我猜……我看到的这只雌驹，既不是聂克丝也不是梦魇之月……或者，实际上我看到的这只雌驹两者皆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暮暮开始说，尽力寻找着词汇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想。幸好，梦魇之月听得很耐心，既没有打断也没有催促暮暮，她只是静静地等着，听她诉说着她的感想。

“我换一种表达方式吧。在你之前还是聂克丝的时候，你比较……敏感。”

“我是个哭泣包和胆小鬼。”梦魇之月直截了当地更正道。

“好吧，是的，但那也不全是你的错。你还非常年幼，而且你还经历了那么多事，甚至我在森林里找到你之前就经历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我敢说任何小雌驹有过像你那样的体验之后，也绝不会一点心理创伤都没有。”

“但是你一点也不像是那样。”暮暮微微地笑了。“我知道的聂克丝……她绝对无法像你这样去击退怪物。只有像是梦魇之月那样的雌驹才有能力像你这样去做。”

“所以最后连你都承认我是梦魇之月了。”

“不对，”暮暮纠正道。“让我说完。”

“对不起。”梦魇之月道歉了。

“没关系的，但是你一点也不像是过去的那个梦魇之月，一点也不像。如果你是的话，那你会拥有面对怪物的勇气，却没有了理由。当露娜还是梦魇之月的时候，她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其他小马放在第二。如果你真的和她是同一只小马的话，你根本不会在乎小马镇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我知道聂克丝会在乎，”暮暮说道，她温柔而安慰地抚摸着梦魇之月。“她关心其他的小马们，甚至把他们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她关心她的朋友们，甚至关心到在春季庆典演出的时候，即使我告诉她‘不行’，但她还是去了。你是为了他们而去的，因为那同情之心，你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宁可自己伤痕累累也要保护小马镇。”

“所以，”暮暮继续下去。“我猜，你是两者兼而有之。甚至可以说，是两者中最好部分的融合。但是，就如我之前说过的，这只是我所看到的。能决定你是谁的，只有你自己。”

“而且顺便提一句，觉得你根本不像是那只雌驹的，可不是只有我一个。”暮暮说着，点亮了她的角。她扭头把旁边的一堆纸片飘了过来。那叠纸片飘到了梦魇之月眼前，梦魇之月看到最顶上的那一页，那是小苹花的蜡笔画。

“那……那些是什么？”

“这个嘛……我想对它们最好的叫法应该是感谢卡。”暮暮回答道，梦魇之月用自己的魔力接过那叠画，一张一张翻阅着。从小苹花的画，到甜贝儿的，飞板璐的，还有纠纠的。甚至还有几张来自于班上跟她关系平平的其他几只小马。还有一张是小乖的，那是一张画着天角兽从侧面猛冲向一只多头蛇的蜡笔画。

“这里还有一张。”暮暮说着，递过一张精心折叠起来的纸片。“这是车厘子的一封信。”

梦魇之月放下那叠画，扭过头小心翼翼地用她的魔力接过了信。把信展开，看到信上车厘子熟悉的字迹之后，她开始从上到下认真地读着每一行文字。

亲爱的聂克丝：

今天早些时候，当我看到一些孩子正在给你准备祝福卡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些话需要送给你。

第一句话是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当天蝎座的钳子几乎要抓住我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没希望了。我以为我要没命了。但是你冲过来救了我，我对你实在是感激不尽。

我还想说的是对不起。我还记得你那天晚上对我说的话。当我让你在学校演出中扮演梦魇之月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去侮辱你。我说原来的梦魇之月‘阴险卑鄙’，但是这些话并不是对你说的，并不是对我称之为学生的那个孩子说的。

在你还在统御永夜的时候，你的朋友们来找过我一次。她们对我问起你，问你为什么会做那些事。她们家里没有把真相全告诉她们，而我能理解她们是出于担心。我把我那时相信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她们：你只是在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而迷惑，而且你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最后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谢谢你证明了我是对的。而且，虽然你现在已经长大了，但是我会永远珍惜你在我班上的时光。虽然有些学生不太喜欢你的好奇心，我却觉得这好奇心挺让我欣慰的，希望你永远不要失去求学之心。

所以，再一次谢谢你。

你的前老师

车厘子

“有时候，改变你自己，改变其他小马的看法是很难的。”在梦魇之月阅读着那些画和信件的时候，暮暮解释道，“在我来到小马镇之前，我曾经是个书虫，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但是我改变了。我开始学习友谊，而且我开始像我的朋友们帮助我一样，去帮助她们。因为我们分享的友谊，我们全都在渐渐地成长。而你教会了我怎样去做一个妈妈，如何像关心女儿一样去付出关怀。”

“看起来像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你一定能做得到。”暮暮的话中充满了信心，“因为你已经起步了，这些孩子们，他们再也不会把你看做怪物了。她们把你看做救了他们的家，救了他们朋友的小马。你一定能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小马。”

“这……真的这么简单吗？”梦魇之月问道，她放下画，望着暮暮，“我只要自己决定想成为什么样的小马就可以了？”

“不，这会非常艰辛，而且会花很长时间，你才能真正变成你自己希望的样子。不过，首先要做的，是回答这个问题：你选择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小马？”

梦魇之月垂下视线，凝视着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在想法从思绪中成形的时候，她开始慢慢地把它说出来。

“我……我想……我想当的不是什么女王。我不想成为大家都害怕的小马。我想拥有朋友，真正的朋友，而不是仆从和臣民。我想让斯派克和小贤枭成为我的哥哥，就算他们不是小马也一样。我想成为令你骄傲的小马，成为你的女儿。”

“而且，我再也不想执迷于我的过去了。我知道我是梦魇之月，但是我再也不想被那样称呼了。我再也不想要那个名字了。我……我的名字是聂克丝。”

暮暮笑了起来，用自己的头偎依着聂克丝的脸颊。“好啊，至少从你的话里，我觉得你想成为一只非常了不起的小马呢。”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聂克丝吃吃笑着。“因为你是我妈妈。”

“没错，不过这不表示我是在说好话哄着你。”暮暮安慰着她。不过，笑过之后，暮暮扫了一眼王座厅的窗口，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聂克丝？”

“嗯？”

“你还记得之前，你问我你睡了多久吗？”

“对。”聂克丝点点头。

“正确答案是，已经有半天多了。”

聂克丝紧张起来，试着从床上坐起来并且下地站稳。但是暮暮用她的魔力硬是把聂克丝按了回去，严厉地对她说道。“聂克丝，你还不能随便活动呢。”

“但是，日落要怎么办？我得降下太阳升起月亮了，哦，糟糕。如果我晕倒了足有半天多，那就是说这大概都早上五点了。”

“这个……实际上已经快十点了。”暮暮承认道。

“十点？！那现在天色都应该大亮了！我错过了整个晚上！”聂克丝慌了，再一次试着坐起来，不过暮暮继续把她按了回去。

“那改变不了实际情况，你现在还不够强壮到可以推移日月。”暮暮严厉地说。然后声音才柔和下来。“说真的，我怀疑你可能会好一阵子都强壮不到那个地步。”

“但是艾奎斯陲亚要怎么办？”聂克丝问道。“它需要日月的运行。”

暮暮叹息着点了点头，“你说得对，聂克丝，所以我想跟你谈谈。聂克丝……你能释放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吗？”

“不行。”聂克丝回答的速度快得过分。

“聂克丝，只有她们才能……”

“你知道你在让我做什么吗？”聂克丝问道。“要是我放了她们，我就得替她们到那个地方去了。她们会因为我的所作所为把我放逐到月亮去的。我夺走了她们的王位和王国，她们两个都给过我悬崖勒马的机会。她们都给过我仁慈，而我却不顾一切地攻击她们。要是我现在放了她们，她们绝不会再留情了。”

暮暮轻轻地哄着聂克丝，偎依在她的头旁。“我明白你很害怕，但是艾奎斯陲亚需要她们回来。如果在你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怪物再来袭击怎么办？如果你的力量得花几周，几个月时间才能回复到能再度升降日月程度呢？”

“我明白，”聂克丝不情愿地承认。“我明白我应该放了她们，但是我不想再被放逐了。第一次就已经够艰难了，那并不疼痛，但是我又冷又孤独。露娜和我一起，我们的愤怒和怒火，让我们保持了心智。当我和她还是一心同体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密谋和策划着如何回到艾奎斯陲亚。”

聂克丝浑身发抖，收起她的腿，蜷缩起身体，“但是，如果我现在回去，我什么也没有了。我所有在小马镇的回忆，都只会让我更加渴望自由。”她摇着她的头，觉得眼睛又开始湿润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等到赛蕾丝蒂娅和露娜释放我，或者我能自己得到自由的时候，你也不在了，你和所有的小马都不在了。我再也见不到小苹花，飞板璐，甜贝儿，纠纠，小贤枭，车厘子，还有你了。唯一还可能活在世界上的，就只有斯派克了。”

“我……我不想回去，”聂克丝微弱地呜咽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我不想再孤独了。”

“嘘……”暮暮轻轻地安慰着她，尽她最大的努力让聂克丝平静下来。“我知道，我也不想看到你再被放逐了，但是你得放了她们，艾奎斯陲亚需要她们。”

“可是……”

暮暮靠得更近了一些，用她的前腿环绕着聂克丝的脖子，紧紧地拥抱着她。“我保证，我不会让赛蕾丝蒂娅再把你带走的。我会想办法说服她。我会让她明白的。我会尽我一切努力，让你不再孤独地度过一千年。”

聂克丝把视线从暮暮身上移开，试着拒绝她。她受了伤，但是她依然是一只发育成熟的天角兽，她知道暮暮无法用魔法强迫她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但是……但是暮暮的话都是她无法否定的残酷事实。

“放逐魔法……自从千年之前，我被谐律精华放逐之后就已经理解了。这魔法运行起来很简单，破解起来很困难，但是取消它却很容易。就像是牢房的门一样，没有钥匙的话，唯一出去的办法就是打破门或者撬开锁。在你击败我，或者说我和露娜的时候，谐律精华打破了门，释放了赛蕾丝蒂娅；而在那之前，露娜和我，在我们还是一体之时，我们借用适当的星象撬开了牢房的锁。”

“但是对于施展魔法的东西或者小马而言，他们的魔力就是锁的钥匙。”聂克丝解释道。“就算是你没有谐律精华，只要拥有一点我的魔力作为钥匙也能把锁打开。我们不到一小时就能释放公主她们。”

暮暮露出了微笑，紧紧地拥抱着聂克丝的脖子，不过小心地注意不会弄疼她。“谢谢你，聂克丝。”

“没关系的，但是我们能再稍微等……几个小时吗？”聂克丝问道。

暮暮把自己稍微拉远了一点，望着她的养女充满恳切的眼睛。“为什么要等呢？”

“我知道，你保证你不会让她们放逐我的，但是我还是很害怕。”聂克丝承认道。“如果我们释放了赛蕾丝蒂娅和露娜，而且，如果你无法阻止她们，那么，我想留下最后的一段回忆，最后一段，美好的回忆……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的话，我还能保留下来的东西。”

一个安慰的微笑浮现在暮暮面孔上。“艾奎斯陲亚多等几个小时也没什么。你当然可以拥有最美好的记忆，虽然我保证，这绝不会是你最后的美好回忆。不过，我们就从吃点东西开始这段回忆如何？我能到城堡厨房去给你拿点东西来吃。”

“那……那听起来不错，我们吃过之后，可以一起读书吗？就像我们以前一样？”

“当然可以，”暮暮说着，从床上小心地站了起来。虽然声音里有些颤抖。但她尽量让声音保持响亮，“你想读什么故事？”

“你来挑吧，暮暮……你挑的故事总是最棒的。”



# 第二十章：审判降临

被囚禁在太阳上，大多数小马都会觉得那是极为痛苦的一种体验。那颗明亮发光的巨星被很多小马都描绘成是由旋转的火焰所构成，那火焰会把一切靠得过近的东西烧焦，烧化，烧成灰烬。

不过，对于赛蕾丝蒂娅而言，在她被监禁时，太阳却有如温暖的怀抱。放逐魔法的魔力把组成公主身躯的一切都分解，并封入太阳神秘的能量之中。就好像是赛蕾丝蒂娅和太阳连接成了一体，像是布料上的一块补丁。虽然她已经成了它的一部分，她依然能辨认出哪里是她自己，哪里是太阳。露娜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月亮上会出现独角兽头像模样的环形山阴影。太阳的情况应该也是相同的，但是没有小马能直视天球足够长的时间来确认。

从太阳中逃脱是可能的，但是一只天角兽想从这样的监牢中脱身，需要极度精密的操作和时机的把握。赛蕾丝蒂娅已经进行了多次尝试，感触并探索着包容她的魔力，但是仅仅了解这魔法还不够。她需要帮助，恒星的运行，行星的排列，或者其它一些天文事件等，她可以利用这些天文现象，在她解除一部分魔法的时候连剩下的部分一起解除。没错，逃脱是可能的，但这是一场单调疲劳的，等待合适的时机和正确的天体排列的游戏。

除非她被解救……

正在赛蕾丝蒂娅用她的魔力探索这个魔法的某些方面的时候，她感觉到这魔法开始解锁了。这与当初她被谐律精华从太阳中解救的感觉并不相同。在那一次，谐律精华在净化露娜的时候，直接粉碎了具有束缚力的魔法。不过这一次，魔法是自己解锁的。她并不是被解救，她是被释放了。

赛蕾丝蒂娅没考虑太长时间，最后的魔法也消失殆尽。她被释放了，在魔法的引导下，她发现自己被带回了艾奎斯陲亚。仅仅几秒钟内，赛蕾丝蒂娅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成形，她接触到了蹄子下面的地面，闻到了充入她肺中洁净清新的空气，感觉到了包围着她身体的凉爽，清冷的夜晚。

睁开她的眼睛，赛蕾丝蒂娅望着周围露出了微笑。她正站在一间巨大而优雅的房间里，不过她并不认识这个地方。石头墙壁，柱子，地面，还有天花板都是用黑色石头修建的。天花板上点缀着宝石，描绘出几乎完美的夜空景象。她站在一扇只剩框架的巨大窗户前，窗户的边缘还挂着些许碎玻璃和金属片。通过窗户，她可以清楚地看到艾奎斯陲亚美丽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

“姐姐？”

赛蕾丝蒂娅把头扭到一边，在她迎上露娜的微笑之时，她的微笑变得更加灿烂。她的妹妹也被释放了，而且很明显有点吃惊。

“露娜，你还好吧？”

“是的……我很好。是你解救了我吗，姐姐？”

“不，我没有参与这件事。看起来，我们是一起被刚刚放出来的。”

“正是如此。”一个声音对她们说道。这声音赛蕾丝蒂娅实在是太熟悉了。尽管她自己简直不敢相信。

“暮光闪闪，”赛蕾丝蒂娅轻轻地念道，她和露娜转过身来。暮暮就站在她们几步开外的地方。虽然公主注意到一堆垫子，毯子，和枕头堆在大厅中间的地面上，不过王座厅里没有其他小马。“我相信是你和你的朋友们打败了梦魇之月，解救了我们？”

“不，不是这样的。”暮暮回答道。“你们两个被放逐的那些日子里，聂克丝从我的朋友那里取走了谐律精华。我那时被困在地牢里，所以她们只好又找了另一只雌驹来使用谐律精华。后来据我所知，结果可不怎么样。”

“我想也不会。是你和你朋友之间的羁绊给予了谐律精华力量。正是藉由那些羁绊，那些美好品质的力量才能相融合，一同涌动。不过，如果梦魇之月夺走了谐律精华，而你和你的朋友们也没打败她，那你是怎么解救我们的？”

“不是我解救了你们，而是聂克丝释放了你们。”

露娜和赛蕾丝蒂娅互相对视了一眼，在重新看着暮暮的时候，脸上都带着困惑的表情。露娜问道，“为什么梦魇之月会这么做？”

“因为她再也不是你们和那些邪教徒心目中的那个怪物了。”暮暮坚定地说道。“现在，在你们对她和她的所作所为发表看法之前，我有些话想要说，有些话必须说，而且我希望您能听进去。”

“我会的，暮暮。”赛蕾丝蒂娅回答道，既没有微笑，也没有皱眉。“你想说什么？”

于是，暮暮开始讲述，把自从她们分别被困在太阳和月亮之后的几周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对赛蕾丝蒂娅和露娜详尽道来。她什么也没有隐瞒，说出了所有梦魇之月做出的好事和坏事。虽然赛蕾丝蒂娅注意到暮暮把重点更集中在聂克丝做的那些好事上。

全过程之中，两位公主都很专心地聆听着。露娜的表情一直在不停地在各种情感之间转换：震撼，惊讶，怀疑，诧异。不过，在她们聆听并且关注着暮暮所说的每一个字的时候，赛蕾丝蒂娅的表情始终没有变化，直到她们确定暮暮的话已经说完为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暮暮，”赛蕾丝蒂娅评价道，语气依然保持平静。“我很高兴听到梦魇之月已经醒悟过来，并且同意协助释放我们，虽然解开封印的是你。不过，我有点难以相信她伤到如此地步，甚至不能自己施展魔法。”

“这个嘛，”在她转身走向房间尽头的时候，暮暮说道。“您也许应该亲眼看看。”然后暮暮打开了王座厅的大门，探出头去轻轻地和走廊中站着的某只小马说话。片刻后，她转身向公主们走来，同时另一只小马小心翼翼地，有些一瘸一拐地走进门。

聂克丝一直低着她的头，尽可能缩起她的身体，仿佛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她没有抬起她的眼睛去迎上赛蕾丝蒂娅和露娜的视线。在她尽力躲在暮暮背后的时候，一直心甘情愿地盯着地面看。

“她……她会没事吗？”露娜问道，不由自主地盯着聂克丝全身上下包裹的绷带。

“红心护士说她会痊愈的，”暮暮回答道，然后继续注视着赛蕾丝蒂娅。“但是这应该证明我所说关于她的事都是真实的。”

“我没有怀疑你的意思，暮暮，”赛蕾丝蒂娅更正道，“我只是有点难以置信梦魇之月的状况如此糟糕，不过，看起来，你并没有夸大她的伤势。”

“不，我没有。”暮暮继续说道。她维持着坚定的语气，虽然这是在她的公主和恩师面前。“聂克丝帮助我释放了你们；如果没有她，我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她也想要把艾奎斯陲亚归还给你们。一周之前她就放弃了女王的头衔，把政府控制还给了您所指派的那些小马们。”

“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她不更早释放我们？”赛蕾丝蒂娅问道，声音中露出一点小小的怀疑。

“她不想回到月亮去。她非常害怕，如果她放了你们，她会被再囚禁一千年。”

赛蕾丝蒂娅吸了一口气，在开口前让自己镇静下来。“这……也许并非毫无理由的恐惧。”

“姐姐！”露娜叫了起来，声音中充满震惊和怀疑。“在我们听了所有这些之后，你还没考虑……”

“我不想这么做，露娜，请相信我说的话。”赛蕾丝蒂娅打断了她的话。“这并非因为过去那些事，她当然不应该被再放逐一千年。但是，即使小马镇得救了，艾奎斯陲亚的大部分依然呼唤着公正，而确保公正得到伸张是我们身为艾奎斯陲亚公主的职责，我对此并不确定，但那可能就是小马们所要求的。”

“不！”暮暮尖声叫道，在地上跺着脚。“我不会让您把她送到月亮去的！”

赛蕾丝蒂娅向她的学生迈进一步，“暮暮……”

坚决地摇着头，暮暮后退了几步，在聂克丝和公主们之间压低身体，摆出了防御的姿势。“不！我不会让您碰她！如果您一定要放逐谁的话，那就放逐我好了！”

房间陷入了一片沉默，三只天角兽全都不敢置信地盯着暮暮。“暮暮，你当然不是在说……”

“我就是这么说的，露娜，”暮暮回答道，盯了露娜一眼，然后快速把视线转回赛蕾丝蒂娅身上。“如果艾奎斯陲亚需要哪只小马被送到月亮上的话，那么把我送到那里去替她。”

“不！你的朋友们要怎么办？斯派克要怎么办？”聂克丝大声抗议，她从暮暮后面走了出来，“你不能就这么扔下她们，不能因为我！”

“你不应该被送到月亮上去，聂克丝。没有小马应该被送去那里，但是如果一定要有小马去的话，我宁愿去的是我。”

“不行！”聂克丝坚决地说，她走上前，把自己挡在暮暮和公主们之间，“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承担。你根本不懂你愿意承担罪责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是一只天角兽，而你不是。更别提你如果被放逐到月亮的话根本活不下来，但是我上一次就活下来了，这一次我也一样。”

“但……”暮暮尝试反对，但是她的话却被打断了。

“你还记得你几小时之前问我什么吗？你还记得你问我我想成为什么样的小马吗？”聂克丝轻轻地问道，她弯下她的脖子，让她的头贴近暮暮的头旁。

“是的……”

聂克丝笑了，把暮暮拉入了她的怀抱，“我想到了我需要在那些事里再增加一件事。我想成为能保护她所关心的小马们的雌驹。我伤害过很多小马，暮暮。或许并不是直接的，但是全是因为我才发生了那么多糟糕的事。如果我能避免的话，我再也不想伤害任何小马了。”

“但是，我想比那做得更多。我要弥补我做过的一切。我要尽我所能，让我关心的小马们再也不会受到伤害，让我的亲朋好友们都能快乐地生活下去。”

“现在，”聂克丝继续说道，“对你而言更重要的是，你要留在这里，为了你的朋友，为了斯派克，为了小贤枭。而且你是谐律精华的魔力元素，如果艾奎斯陲亚再次需要谐律精华的力量，那你必须留在这里。”

“而现在，我想我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一切了。就让我接受我的惩罚吧，而我保证，我能承担得起。我能一直活到我所有的错误都被弥补，但是如果让你代替我，那么我绝对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暮暮摇着头，“不聂克丝，你不必……”

“谢谢你一直陪伴我，暮暮。你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好的妈妈。”聂克丝轻声地说，她靠得更近，偎依着暮暮的脸侧。她的泪流到了暮暮的脸颊上，但是她们都没有在意。

“但是，我必须这么做。”说到这里，聂克丝轻轻推开暮暮，转身面向赛蕾丝蒂娅和露娜，然后坐在她们面前，恭敬地垂下她的头。“赛蕾丝蒂娅公主，露娜公主，艾奎斯陲亚的统治者，太阳与月亮各自的掌控者……我向你们投降，我对你们和艾奎斯陲亚犯下了罪行，而且追悔莫及。我所做的一切无法挽回，所以，我等待着对我罪行的审判。”

“我只有一个最后的要求，请不要怪罪于您的学生以及所有那些曾被我的魔法所毒害的小马们，他们所有的罪行和过失都由我一肩承担，允许我独自承受它们，让我保护他们，承担起他们不应该承担的惩罚。”

“答应我这件事，”聂克丝说着，她吸了一口气，让她的声音保持坚强。“我会接受我的命运，哪怕是被放逐到月亮，也没有问题。”

“你确定吗，梦魇之月？”赛蕾丝蒂娅问道，她的声音几乎不比耳语声更大。“你真的想要让我们把所有一切，即使是超出你控制范围的事，都由你独自负责？”

“是的，”聂克丝肯定的回答道。“我是只天角兽，别的小马承受不起的负担我都能扛得起。我之所以冲出去挡住大天狼星保护暮暮，是因为，那野兽于我只能伤害我的肉身，但是于她却足以伤她的性命。我承受了那些痛苦，救的不仅是一条命，更是全小马镇所有的生命。如果说我受的创伤，换来的是别的小马，任何小马，能继续快乐地活下去的可能，那么就算受伤，我也乐意。”

“我遍体鳞伤也好，不成马形也好，狼狈不堪也好，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会继续保护小马们。我要保护他们，因为能杀害他们性命的怪物杀不了我，因为能伤害他们的攻击伤不了我……因为这是我所能从始至终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

赛蕾丝蒂娅和露娜互相对视，然后她们望着聂克丝。她们沉默了很长时间，面对聂克丝坚定的眼神，露娜几乎不能移开视线。另一边赛蕾丝蒂娅，注意到在她眼角方向亮起的一道小小的闪光。朝那个方向瞅了片刻，她把注意力重新转回聂克丝的眼神上，看起来她已经做好了被放逐到月亮的准备。

“梦魇之月，”赛蕾丝蒂娅开口说道，她的声音恢复了平常的皇家气度。“虽然我很不情愿，但你必须因为你对艾奎斯陲亚和我们皇家姐妹犯下的罪行而受到审判。不过，这审判将延期执行。”

“延期？”聂克丝和暮暮不敢置信地重复道。

“暮暮已经发言维护了你的利益，不过审判在最终得出结果之前，必须听取更多的意见。所以我会拜托我的妹妹，露娜公主，去探访那些意见。我会请她去小马镇，寻找其他对你的行为发言评价的小马。在那之后，我会委托她来决定你的命运。”

“真的？”露娜怀疑地问，“你……你让我来做这些？”

赛蕾丝蒂娅点了点头。“是的，妹妹。”

在她望着赛蕾丝蒂娅的时候，露娜唇边露出一个小小的微笑。但是在她转开视线的时候，那微笑已经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面的严肃。“我接受你托付给我的任务，姐姐，我会接受你的建议。我会离开，到小马镇去听取关于梦魇之月究竟是什么样的言论。然后我会决定如何惩罚她，如果有必要的话。”

“您能至少保证不会把她放逐到月亮去吗？”暮暮问道，露娜只是摇了摇头。

“我很抱歉，但是我唯一能保证的是，我会尽可能公正。如果梦魇之月的所作所为恶劣到应该被放逐到月亮去，那也将是她的命运。但是，我不会忽略你所说过的她的善行。”

暮暮点了点头，虽然她眼中的焦虑表明她并不完全喜欢她得到的这个回答。不过她没有继续提出什么问题。在露娜把注意转向赛蕾丝蒂娅的时候，转身去安慰聂克丝。

“在我和小马镇的小马们交谈之后，我要去哪里找你，姐姐？”露娜说话的声音很轻，以确保只有赛蕾丝蒂娅能听得见。

“我会留在这里陪着暮暮和梦魇之月，只为了确保我的学生不会为了过分担忧而恐慌。”

“好的，因为在我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确实希望能和你谈谈。不过，这个之后再说。现在我需要找一只能对我最诚实的小马，以确保暮暮所说的话并没有因为她对梦魇之月的关心而受到什么影响。”

“那么，妹妹，关于你可以去首先与哪些小马交谈，我或许可以给你提供些建议。”



苹果杰克打着哈欠，躺在刚好超出城堡城墙的一棵树的荫凉下。她从今天凌晨时分就开始干活儿了，带领城堡厨房里的小马们烹饪出一大堆美味健康的食物。不过，在上一个踢萍季节之后，农场小马也有点开始意识到她的极限了。她让蛋糕一家接管了厨房的工作，然后决定下午打个盹儿，虽然太阳仍然悬挂在西方的地平线上。

她把帽子盖在脸上，刚要开始小憩的时候，只听到清脆的蹄声响到了她身边。

“不好意思，我正在找苹果杰克。”一个声音问道。这声音苹果杰克听起来很耳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这个嘛，你找到她了。”她回答道，不过她没打算把她的帽子挪开。“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过一会儿再来么？我正打算小睡片刻呢。”

“我明白你很累了，照暮暮告诉我的，你一直都在厨房里过度操劳。不过，我只希望占用你一点点时间。”

苹果杰克一边低声发着牢骚一边把她的帽子从脸上拿开。她的眼睛盯住了那只打扰她不能休息的小马，眨眼间，苹果杰克从地上蹦起来站稳。她整理着她的帽子，紧张地把几根草从她腿上掸下去。“露……露娜公主！哦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

“没关系的，苹果杰克。”露娜向她保证道。“你确实是很疲劳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过一会儿再来。”

“不，当然不用，公主，”苹果杰克在恭敬地行礼之前急急忙忙地说道。“只不过……这个……我想我是有点吃惊，我还以为您……您知道的，在月亮上……”

“赛蕾丝蒂娅和我就在不久之前被释放了。如果你可以相信的话，是被梦魇之月释放的。”

苹果杰克从行礼中起身，稍稍笑了起来。“好啊，说真的，我想我会相信的，不过，您和赛蕾丝蒂娅不是应该在坎特拉皇城吗？我猜你们两个得补上一大堆工作了。”

“没错，离开议会的时间越长，等待我们处理的工作就堆得越多，尤其是短短时间里艾奎斯陲亚还多了位女王。不过，我们得在小马镇首先处理点事情。”

苹果杰克弓起一边眉头，“比如说？”

露娜暂停了一下，回头向城堡扫了一眼，认真挑选着她的用语。“苹果杰克，你是诚实元素，对吗？”

“我猜我是的。”

“那么我需要你告诉我关于梦魇之月的事，告诉我你对她真正的看法。而且，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需要你帮我找找其他可以做同样事情的小马们。”

“我猜我能做到。”苹果杰克说着，当她躺回树荫下面的时候露出了笑脸。“但是，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就在这里谈吧？我都站了一上午了。”

露娜摇摇头，和苹果杰克一起钻进树荫。“我一点也不介意。”



通常照料聂克丝的小马是红心护士，她需要时常更换她的绷带并且给伤口消毒，以确保不会感染和发炎。不过，露娜和赛蕾丝蒂娅已经达成一致，她们还不想让任何小马知道她们已经回来了，至少是在做出如何处置聂克丝的决定之前还不想这么做。

值得庆幸的是，红心护士非常乐意让暮暮自己来照顾聂克丝，红心护士仍然忙于和柔心护士，小蝶还有泰然医生一起照顾病患和伤员，而且她忙得不可开交。她们甚至没有问为什么暮暮想要自己给聂克丝换绷带。她只是给了暮暮补给，以及明确记载着清洁和更换绷带的步骤和流程的医疗用品使用指南书。

聂克丝自己则躺平在她的临时床铺上，不过她始终无法放松下来睡觉，即使暮暮做了保证，她依然不敢在赛蕾丝蒂娅身边放松警惕。不过，愈合中的疲劳还有暮暮的镇静魔法对聂克丝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暮暮开始给她换绷带的时候，她终于沉入了梦乡。

在暮暮工作期间，赛蕾丝蒂娅就站在她身旁，提供她所能给与的帮助。她拿着暮暮所需要的东西，收集用过的卫生棉球和换下来的绷带。几分钟之内，她们俩就这么静静地工作着，一句话也不说。

不过，当暮暮开始更换聂克丝体侧的绷带时，赛蕾丝蒂娅打破了沉默。她说话的声音很轻柔，就好像她的声音在这寂静的房间中不受欢迎一样。但是她依然开了口。“暮暮，我能问你些事情吗？”

“可以。”暮暮一边回答，一边从赛蕾丝蒂娅的漂浮魔法中取过一些新的医疗用品。

“你会为了那一晚发生的事情责怪谁吗？”

“哪一晚？”

“梦魇之子完成魔法的那一晚。”赛蕾丝蒂娅回答道，她拿走一些用过的棉球，把它们放到一个废纸包中。“你会为发生的事情责怪谁吗？你会责怪那些完成魔法的邪教徒吗？你会责怪带走了梦魇之月的我吗？或者你会把你的责怪放到其他地方？”

暮暮把一条绷带覆盖到她刚刚清理过的伤口上，开始用医疗胶带固定住它，确保绷带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我不会为了发生的事情责怪您，而且，即使是他们导致了所有这一切，我也不会责怪梦魇之子……至少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

“如果说非要责怪谁的话，我会责怪让这一切发生的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能否让您相信不需要害怕聂克丝，但是……我想，我会为了我没有继续反抗而无法原谅自己。”

“所以你才愿意代替她去受惩罚吗？”赛蕾丝蒂娅问道。

“我向聂克丝保证过，我再也不会让您从我这里把她带走了。我是认真的。”暮暮回答道，她把注意转移到聂克丝身上的下一条绷带上。她轻轻地把它解开，并且开始检查伤口是否在顺利愈合。

“暮暮，我很抱歉我让你那一晚经历了那些。”赛蕾丝蒂娅轻轻地说，她接过换下来的绷带，用魔力递给暮暮消毒药水和新的棉球。“那时候我做了我觉得应该去做的事，但目的并不能让我的行为变得正当。如果你不愿原谅我，我也能理解。”

暮暮叹了口气，取过她递来的棉球，蘸着消毒药水，开始清洁聂克丝的伤。“您说得对，我真的不想为了那晚的事原谅你，但是……我会原谅你的。”

“你会吗？”赛蕾丝蒂娅问道，她递给暮暮一根新的绷带。

“我会的，”暮暮向她保证道。“每一只小马都应该能得到原谅，因为我们都做了我们追悔莫及的事。”



“所以，她连蹄子都没动一下就从你们那里夺走了谐律精华？然后她就这么让你们走了？”

苹果杰克点点头，显然有点不好意思。在树荫下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她们俩起身开始返回小镇，现在她和露娜已经接近小马镇了。

“可不是我们把情况弄得更糟糕的。我还以为，只要我们找到另一只很擅长魔法的独角兽，我们就能打败梦魇之月。麻烦的是，我们只能找到那个讨厌的，名叫崔克茜的现眼狂。她和暮暮没法比，但是我们希望她的能力够用。可是，尽管她像模像样地施放了一堆法术，结果看起来连梦魇之月的毛都没伤到一根，可我们却搞得筋疲力尽。”

“虽然魔力元素确实是谐律精华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也只是力量的另一项来源。水晶的力量来源自你们的纽带和羁绊，通过那美德的力量，你和你的朋友们才能联系到一起。”

苹果杰克困惑地把头歪到一边。“纽带？那是什么？当我们第一次使用谐律精华的时候，我不记得我们有什么绑在一起的纽带。”

露娜轻轻地笑了起来。她停住了蹄子。“不用介意，苹果杰克。现在，我们已经快要到小镇里了，进去之前我有点事得先做，不介意稍等一下吧？”

“一点也不，甜心，您要做什么？”

“首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如果给你权力来决定梦魇之月将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如何受到惩罚，你会怎么做？”

苹果杰克眨着眼睛，然后望向一边，挠着她的后脑勺。“这个……唉，您这个问题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我所需要的全部，只是你的诚实，苹果杰克，你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做。”露娜向她保证道。

“这个，我猜……我不知道。她确实做了很多非常恶毒的事，但是梦魇之月也做了许多她本来不可能做的好事，特别是在怪物袭击的那阵子。就我自己来说，我倾向于对她宽大处理，但那是因为她偿还了对我犯下的所有罪责的原因。”

“但是说真的，我或许不是那种能答得出这样问题的小马。”苹果杰克承认道。

“我想要的只是你诚实的回答，而你已经这么回答了。”露娜感激地笑了笑。“现在，我需要和其他小马谈谈梦魇之月的事，但是目前我还不想让整个艾奎斯陲亚都知道我姐姐和我已经回来了。我们很幸运，一路上还没遇到其他小马。但是我得在进入小镇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

“这个嘛，我猜您比我更清楚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问题是，您要怎么把自己隐藏起来？您能像梦魇之月那样改变自己的外貌吗？”

露娜点了点头，“我可以，不过变成谁却是个麻烦问题。如果我变成镇里的某个居民，那我们说不定会撞见他们，到时候又是一堆麻烦事。如果我变成一只新的小马，那我们就得冒萍琪在整个小镇给我开欢迎派对的危险。”

“对，即使小镇现在像是这样，萍琪依然会想给任何新的小马开派对的。”苹果杰克赞同道。“那……您究竟要怎么做？”

露娜微笑着，她的角开始发光，有一刻，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然后她像幽灵一样慢慢地消失，最后完全看不见了。眼前看到的让苹果杰克有些不知所措，她紧张地向四周环视着，抬起一只蹄子，向露娜刚刚站着的位置伸去。

“哦！”

“啊，对不起，公主！”苹果杰克急急忙忙地把蹄子收了回来。

“没事的，你没伤害我。”

苹果杰克把身体倾到一边，好像改变她的视角就可能看清露娜站在哪里一样。“所以，您打算这样隐身跟着我进入小镇？”

“对，当你找到想让我交谈梦魇之月的小马的时候，那我会需要你把他们带到隐蔽一些的地方。我可以让自己现形。哦，而且最好不要在我现在这个状态下直接跟我谈话，小马们说不定会以为……”

“会以为我完蛋了，脑筋出问题了。”苹果杰克轻声笑着。

露娜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是的，虽然我不会说的这么直接啦。”

“好吧，想想我后面跟着一位隐身的公主，这还真的挺古怪的，但是我猜您知道您在做什么。”苹果杰克小声嘀咕着，然后她转身继续向小镇走去。“现在，我想我应该先带您去见瑞瑞，暮暮在找到了梦魇之月之后，在我们之中只对她道出了全部的真相。因为她需要她帮忙给梦魇之月做一些小伪装。”

“那么，请带路吧。”



“嘿，瑞瑞，你在家吗？”苹果杰克喊着，撑着前门让它保持敞开状态，看起来就好像她正让其他小马进店里一样，虽然现在附近一只小马也没有。

“在这儿呢，亲爱的。”瑞瑞背对着她回答道。她又从店铺里面用魔力浮起几匹布料，“我正在做毯子呢，看来所有的小马都还一直住在城堡里。虽然他们从卫兵兵营领到的毯子足够让他们保暖，不过那毯子的料子简直是又痒又糟，真是难以忍受。我都不知道那些小马怎么睡得下去。所以我决定拿些一直放在库存里的旧布料来做些毯子给他们。反正我也不能用它来做衣服。”

“为什么你不用这布料做衣服？看起来挺适合我的。”苹果杰克朝瑞瑞走去，她望着那布卷问道。

“这是质量问题，苹果杰克。”瑞瑞放下布料解释道，“这些布匹织料的品质可远远达不到用来做精品时尚服装的标准。我的供货商出了点小差错，有一次他们没把布料送对，给我留下这么一堆东西。而我很高兴终于能让它们派上用场了。不过，我猜你来这里不是听我来谈布料的。那么我能帮你什么吗？”

“好吧，我带来一只需要问你些问题的小马，如果你愿意抽出点时间的话。”

瑞瑞咧嘴笑笑，“哦，我喜欢一边聊天一边工作，不过我能问问是谁要问我问题吗？”

“是我。”从隐形状态中显身的露娜回答道。在房间里突然响起第三个声音的时候瑞瑞很明显被吓了一跳。然后她瞪圆了眼睛，在她盯着那位意想不到的来客时，她的下巴掉下来了。

“露娜公主，光临了我的店？”

苹果杰克后退了几步，用一只蹄子放到她头顶的帽子上。“呃噢，公主，请您先做点思想准备。”

露娜瞥着苹果杰克，弓起了一边眉头，“为什么？”

“露娜公主……光临了我的店……露娜公主光临了我的店光临了我的店我的店！”在她狂奔之际，瑞瑞一连串重复着这句话。她在店中往来奔驰，以连云宝黛茜都会为之乍舌不已的速度冲向四面八方整理、装饰、打扫着精品店的前房。在一大堆东西在房间里飞来飞去的时候，苹果杰克和露娜不得不跳开好几次让开道路。在一分钟狂热、惊慌、魔法般的打扫之后，店铺彻底清洁一新。

然后，瑞瑞一个滑步在露娜面前刹住蹄子，在她行礼之际用最大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喘息。“殿下，您能光临鄙店是我的荣幸。虽然我觉得要是苹果杰克能预先稍微提醒我一下就好了。”

“抱歉，瑞瑞，”苹果杰克道了歉，“但她也是刚刚把我拉过来的。实际上，她才被从月球释放没多久而已。”

瑞瑞好奇地竖起了耳朵，“释放？被谁？”

“照她所说的，是梦魇之月释放了她和赛蕾丝蒂娅。”

“好啊，很高兴听到这消息，”瑞瑞露出了微笑。“我就知道早晚如此，不过我倒是挺吃惊她没等到自己伤势愈合就这么做了。那可怜的宝贝在袭击里实在是伤得够重的。”

“你知道梦魇之月会释放我和赛蕾丝蒂娅？”露娜问道。

“这个嘛，我也不敢说我很确定，”瑞瑞一边拍着头发一边承认道：这是她紧张时候的习惯。“但是……哦，该怎么说好呢？我可以说，她会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机做这件事，而且我希望她会这么做。”

“但是你还是不能肯定。”露娜评论道。

“请恕我冒昧，公主，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您永远不能绝对确定某些事，至少当谈到小马的时候是如此。”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甜心？”苹果杰克问道。

“为什么？当然是经验之谈。”瑞瑞轻轻摇着头。“还记得我给你做你的庆典礼服时候的事吗？我本来非常确定你会喜欢我给你做的第一件礼服，但是……好吧，你记得结果怎么样了。”

苹果杰克稍稍笑了起来。“对，连我都不明白，我怎么会想到给庆典礼服上加雨靴的。”

“你是个实用主义者，苹果杰克，所以你把功能看得比造型重要。你认为可能会有雨，所以你要为此做好准备。”瑞瑞笑着安慰她的朋友，然后她重新望着露娜。“还好，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我以为我做出来的东西客户会喜欢，之后才发现她们的需求跟我的努力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了。而且，到了后来，我就学到了，您不可以对某些事情绝对确定，尤其是对于小马们更是如此。”

露娜满意地点点头。“这是很不错的一课。不过，既然你说你也不能绝对确定，那我想听听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瑞瑞。”

“那您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给你权力来决定梦魇之月将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如何受到惩罚，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惩罚她？或是你会简单地原谅她所做的一切？”露娜问道，用严肃的语气问出的问题，让店里暂时静了下来。

瑞瑞沉默了一阵子，咬着嘴唇冥思苦想着这个问题。然后她稍稍皱起了眉头，好像她并不喜欢在脑海中成形的答案。“恕我直言，公主，我很两难。我心里实在是很想原谅聂克丝。除了暮暮之外，我是在镇里唯一明白聂克丝真实身份的小马，即使是我发现她这么可爱。她一次又一次地跑到我店里来，热切地希望我能教她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淑女。我也很乐意教她。”

“但是，”瑞瑞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她也监禁了我的妹妹。她把甜贝儿关进又冷又黑的地牢里，让我都急出病来了。后来我父母过来把聂克丝之所以会这么做的原因告诉了我，而且我也知道她会安然无恙地归来。可我还是在很多晚上都彻夜难眠，担心着甜贝儿的平安。而且，我想您也无法忽视整个艾奎斯陲亚那些对公正处理的呼声。”

“所以，我猜……我猜我的回答是，聂克丝或许需要被惩罚。”瑞瑞最后总结道，不过看起来她很不喜欢她的回答。“或许关一段时间，但是我不敢随便猜测她应该被关多久。我很确定，整个艾奎斯陲亚都会呼吁公正，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只看得到聂克丝作为梦魇之月的那一面。不过就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审判应该慎重一些，要考虑到这情况的前因后果。我可先得重申一下，我只是个时尚设计师，不是法官。”

“不过，我很感激你确实尽力像一个法官一样公平。”露娜微笑着评价道。“但是，或许你喜欢谈谈不那么严肃的事，我也很希望知道更多关于聂克丝最近做的事情。你提到她经常到你的店里来向你学习，不介意跟我聊聊这些吧？”

瑞瑞几乎是立刻活跃起来，非常感激谈话能转移到一个更轻松的话题上。很快，她开始讲起关于有时候聂克丝跑来她店里的短短的，但是充满活力的故事，无论是和甜贝儿还是和其他小雌驹们一起来或者是她独自前来时候的事。



在照料完聂克丝的伤口后，暮暮只是满足地躺在床上，躺在聂克丝的身边。不过现在，聂克丝已经睡熟了，而暮暮需要活动活动腿。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活动着酸痛的肌肉，走过赛蕾丝蒂娅身边。公主已经走到了在王座厅的窗前，静静地凝视着地平线。

“我去城堡厨房取一些迟到的午餐。您希望我给您带什么吗？”

赛蕾丝蒂娅摇了摇头，“不用了，谢谢你，暮暮，我这会儿还不饿。”

“甚至在太阳上呆了六个礼拜之后？”

“被囚禁在诸如太阳和月亮之类的天体中，和被关在牢房里并不一样。身体除了睡觉之外没有别的需求。不需要呼吸空气，不需要喝水，不需要进食，身体真正所需要的只是睡眠。”

“好啊，要是我被放逐到月球去，这消息听起来还不错。”暮暮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试图缓解空气中紧张的气氛。“不过，您不介意在我离开的时候帮忙守一下聂克丝吧？”

“我会看着她的。”赛蕾丝蒂娅回答道。暮暮感激地点点头，很快离开了王座厅。有一刻，赛蕾丝蒂娅继续站在窗户前面，不过当她确定暮暮不会回来之后，她转身走向那只沉睡的，她依然认为是梦魇之月的雌驹。

她绕着梦魇之月躺着的床行走。再一次仔细看着那些她奋力击退无尽之森的怪物们时留下的创伤。这是一个大多数艾奎斯陲亚小马并经常不感激的简单事实。赛蕾丝蒂娅比统治和操纵太阳做了更多的事。她同样从多头蛇和类似的把小马们看成下午茶的怪物们的口中保护着这个王国。不论何时，如果有怪物觉得它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踏入她的王国，她都用武力让它们望而却步。

但是，当她明明可以视而不见的时候，梦魇之月却站出来保护了镇里的小马们，保护了她称之为家的地方。赛蕾丝蒂娅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让梦魇之月做出了如此的牺牲。但此刻，行动的动机并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梦魇之月已经改变了。她仍然是过去的她，也仍然是露娜曾经的模样，但是有什么东西导致了她的改变。赛蕾丝蒂娅无法确定改变了她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是未完成的魔法，还是暮暮的爱心与关怀，实际上赛蕾丝蒂娅很愿意相信，是她的学生帮助梦魇之月变成了别的东西，不再是那只孩子们在夜里恐惧着会来伤害他们的怪物。

是的，赛蕾丝蒂娅无法否认，这个梦魇之月并不一样，就像她无法忽视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担当的角色一样。对于露娜，她的行动拖得太迟缓，让她的妹妹变成了原来的梦魇之月；对于她面前躺在床上的小马，她行动得太仓促，而她的干涉只让她最大的恐惧化为了现实。

但是，即使她的恐惧已经消失无踪，赛蕾丝蒂娅也知道同样的恐惧会在整个艾奎斯陲亚继续存在。无法否认，小马镇的那些成员已经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梦魇之月了。但是王国其他的部分仍然只会把梦魇之月和过去一样看待。他们只会看到一个篡位的女暴君以及一个夺走他们太阳的怪物。

可以说，如果没有谐律精华的话，露娜也将面对相同的憎恨。古老的神器不仅仅把露娜从她的嫉恨中释放，而且恢复了她的身体。这令艾奎斯陲亚不仅仅愿意，而且是热情地迎接露娜的归来。对于小马们而言，谐律精华净化了露娜，洗清了她曾经犯下的所有罪孽。在公众的视线之中，露娜已经再一次变得清白。

梦魇之月无法获得这种程度的宽恕，这让赛蕾丝蒂娅只觉得心情非常沉重。这就是为什么她建议露娜出去只和小马镇的小马们交谈的原因。因为她几乎可以肯定，艾奎斯陲亚其他地方的小马们会认为对梦魇之月的惩罚应当毫不留情。实际上，赛蕾丝蒂娅甚至怀疑梦魇之月能否被完全原谅，总会有些小马会把她永远看成怪物。

怪物……梦魇之月永远无法逃离这个称呼。她的过去会永远玷污她。无论她做了怎么样的好事，总会有些小马只会看到那些污点，就好像溅到白桌布上的红色果汁。

赛蕾丝蒂娅沉重地叹了口气，她从梦魇之月旁边转身离开，回到王座厅已经没有了玻璃的窗旁。会有很多小马只会看到梦魇之月的过去，但是赛蕾丝蒂娅并不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梦魇之月并不是个怪物。真要说怪物的话，赛蕾丝蒂娅自己的负罪感让她感到，自己，多多少少，也配得上这个称呼了。

她做了她觉得必须做的事，做了她觉得对王国最好的事。她相信她的目的是好的，行动也是正确的，但是这无法改变一个事实：

她从母亲身边夺走了女儿。



“那么，我问你们三位，如果你有能力决定梦魇之月的命运，你会宽恕她，还是会说她需要被惩罚？而且如果是后一种，什么惩罚适合她的罪行？”

在离开瑞瑞之后，苹果杰克和露娜回到了城堡，稍微搜索了一下，苹果杰克找到了云宝黛茜，小蝶，还有萍琪，然后把她们领到了城堡的一座空哨塔里。然后露娜在那里显身，如她所料，云宝黛茜，小蝶和萍琪开始一连串地问她是怎么从月亮上逃出来之类的问题。不过，露娜温和地插进话之后，终于能够问出她自己的问题：让云宝黛茜，小蝶，还有萍琪彼此互相对望的问题。

“这个……嗯，或许只是我的看法，但是……嗯，我会原谅她。”小蝶小声地承认道。

云宝黛茜展开了她的翅膀，不敢相信地望着小蝶，“在她干了这么多坏事之后，你还真能说出你就这么原谅她这种话！”

“那我能问问你觉得该怎么做吗，云宝黛茜？”露娜问道。

“嘿，别会错我的意思，她在怪物袭击里帮我们的时候可是真够酷的，但是我可是看到了她带来的永夜把小马们都搞成了什么样子。当苹果杰克说我们应该去找崔克茜的时候，我可是飞过好几个附近的镇子去探访她的下落。我跟你说，好多小马都在因为永夜而承受苦难。”

“那么你，如果可以的话，会把她放逐到月亮上去吗？”

云宝黛茜挠了挠后脑勺，“好吧……那倒不至于，我是说……那就太过分了。或许只把她在地牢或监狱之类的地方关个几年就好。”

“几年？！”小蝶不敢相信地叫着，“云宝黛茜，你竟然想把一只小马关这么久，她又没在小马的家里放火或者……或者……做故意伤害其他小马之类的非常可怕的事！”

云宝黛茜的嘴唇绷紧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争吵。“给艾奎斯陲亚带来两个礼拜的永夜还不算非常可怕的事？”

“这个……好吧……那确实挺糟糕的。”小蝶小声地承认道，然后她的声音再度强硬起来。“但是她没有伤害任何小马，我是说……她完全有机会伤害我们，就在我们和崔克茜尝试使用谐律精华对付她之后。但是她什么也没做，她没有把我们关起来，她完全没有伤害我们，她只是拿了谐律精华然后就让我们走了。”

“那暮暮呢？”云宝黛茜争辩道。“梦魇之月可是把她关在城堡的地牢里，一关就是几个礼拜，暮暮什么错事也没做吧？哦，还有顺便提一句，我还是主张，我们应该用我帅气的救援行动计划去拯救她的。”

“云宝黛茜，你知道那些行动计划没一个靠谱的。”苹果杰克厉声道。

萍琪点着头表示赞同，“对！而且不靠谱的计划就像没烤熟的蛋糕！没有小马会喜欢，因为里面完全都是湿乎乎的而且……”

“另外，”云宝黛茜继续把话说下去，在萍琪把她的理智线绷断之前就打断她，“我承认梦魇之月做了很多帮助小马镇的好事，但是她也做了很多伤害整个艾奎斯陲亚的坏事。就算为了她在艾奎斯陲亚里伤害的每一只小马关她一分钟，我想……那时间也会增加到好几年。”

小蝶坚决地摇着她的头，虽然她的声音还像平常那么轻柔，但是声音里的意志却比她平常更加坚定，“不！不不不！坏小马应该被惩罚，但是做了一些错事的好小马应该被原谅！聂克丝不是一只坏小马！”

“小蝶，她把艾奎斯陲亚推入了永夜。她把暮暮和三个小孩子关进了地牢，她还从我们这里夺走了谐律精华，她还把赛蕾丝蒂娅和露娜放逐到了太阳和月亮上，”云宝黛茜冷冷地总结道。“这错事可真不少。”

“但是你把她所有的好事都给忽略了，”小蝶指出，“她升起了太阳，她救了暮暮，她保卫了小马镇，她应该得到我们的原谅。”

“但是，小蝶……”云宝黛茜试着继续争辩，小蝶只是猛烈地摇着她的头抗议。

“不，她应该被原谅。还有，你就没替暮暮想过吗？要是聂克丝被关那么些年，你觉得她会有什么感觉？”

云宝黛茜的耳朵耷拉了下来，她坚持的立场动摇了。“我……我没想到那个……”

“不过云宝黛茜指出了关键，小蝶，”露娜说道，在争论中维护着云宝黛茜这一边。“毫无疑问，很多艾奎斯陲亚的公民都会希望看到梦魇之月被惩罚。这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

“而偷走了公主的宠物凤凰或许也违反了法律，但是赛蕾丝蒂娅依然原谅了我。”小蝶坚持道，她的声音充满罕有的坚定。“聂克丝并不是一只坏小马，她只是做了一些错事，而且她在努力弥补所有她之前犯下的错误，还是在没有任何小马要求她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原谅她。”

“一方拥有无比的同情之心，唯一希望是给予宽恕。”露娜看着小蝶评价道，然后她转向云宝黛茜，“相对的另一方则忠心耿耿，不仅仅是为了她的朋友们，而且是为了整个艾奎斯陲亚，我开始真正理解为什么你们这些小马能带给谐律精华无比的力量了。”

接着露娜看向萍琪，她正在像她平常那样笑着。“不过，我们还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呢，萍琪。你会原谅梦魇之月或者还是希望她被惩罚？”

“我当然原谅她啦。”快乐的萍琪毫不犹豫地开口道。

“那么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嗯，如果我把她关起来了或者把她放逐了，那聂克茜还怎么来参加超级无敌有趣的‘感谢轰走一大堆可怕的怪物拯救小马镇’派对！”

“你为她准备了一个派对？”云宝黛茜怀疑地问。

萍琪飞快地点着头。“当然啦！毕竟，我的特别才能就是开派对而且给小马们带来欢乐。还有，我还想让聂克丝试试看把我变成一个蛋糕。”

露娜抬起了一边眉毛，她有点跟不上萍琪的节奏了。“……把你变成……一个蛋糕？”

“哦没错。瞧，聂克丝曾经把小蝶变成一棵树，这实在太酷了，接着我还想让她把我变成一个蛋糕，但是当时暮暮带聂克丝吃午餐去了。现在我想啊，既然聂克丝已经完全长大像梦魇之月那样了，她肯定在魔法上更加不可思议，而且把我变成一个蛋糕肯定是小菜一碟。”

“但是……你不担心有小马可能把你吃掉吗？”

萍琪眨了几次眼，开始从她没有考虑过的蛋糕的角度思考问题。

“我没有想到耶。嗯……我想知道我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云宝黛茜忍不住打了个响鼻。她把蹄子放在脸上，在露娜、小蝶和苹果杰克完全呆滞地看着萍琪的时候尽力克制住不爆笑出来。



聂克丝呻吟着醒来，她感觉身体依然非常疼痛。一开始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醒来的，不过昏昏沉沉地躺了片刻之后，她注意到有什么东西正照着她的眼睛。

一道光照在她脸上。即使她把眼睛闭上，那光的亮度依然可以刺激着她的眼睛。不过，在闭上眼睛恢复了一小会儿之后，聂克丝抬起一只蹄子护住她的脸，试着再次把眼睛睁开。

把她照醒的是一道反光，太阳照在房间里的什么东西上，然后反射到她的眼睛里。那个反光的东西是赛蕾丝蒂娅的王冠，赛蕾丝蒂娅依然站在王座厅的窗前，虽然自聂克丝睡着她就一直站在那里。

聂克丝想起来移动一下，让光不至于照到她的眼睛。不过，在她试着支撑起来的时候，她感觉到了两件事，首先，她依然还是非常，非常的疼痛。第二件事是暮暮正睡在她身边。

露出了一点微笑，聂克丝可不会责怪暮暮在打瞌睡。而她也觉得这很安心。暮暮正偎依在聂克丝的颈弯里，像一只蜷缩在父母怀抱中的幼驹一样睡的很香。感觉上好像她们两个的位置颠倒了过来，不过聂克丝依然觉得，和她的养母靠得这么近非常舒服。

不过，因为暮暮，她不能随便移动了，而那反光也刺得她没办法再睡着。于是聂克丝只有一个办法了。

“呃……赛蕾丝蒂娅公主？”

赛蕾丝蒂娅有些意外地扭过头，就好像被从沉思中惊醒一样。不过她很快就恢复过来，平静地望着聂克丝，“什么事？”

“您能稍微挪一下吗，谢谢。您王冠的反光刺到我的眼睛了。”

赛蕾丝蒂娅把头扭到一边，注意到在她扭头的时候，耀眼的白色光点在墙上舞蹈一样四处游曳：那是她王冠以及上面珠宝的反光。她微笑起来，歉意地向聂克丝点点头，移到了窗户框架的另一边，阳光不会直射到她的位置上。然后赛蕾丝蒂娅驻足，回头望着聂克丝礼貌地问道，“好点了吗？”

“好多了，谢谢您。”聂克丝回答道，然后把头放了回去，无声地打了个哈欠。不过，在聂克丝试着继续睡下去之前，她把脖子稍微弯曲了一点，更靠近地环绕着正偎依在她头旁蜷曲而眠的暮暮。

“她刚刚睡着。”赛蕾丝蒂娅说道，把她的注视转回地平线。“她只离开你身边片刻而已。因为她得去取午饭。”

“午饭是什么？”聂克丝问道，她的好奇心比肚子饿得还厉害。

“她带回了一些芹菜汤，她觉得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会很喜欢的。就放在你头边上。”

聂克丝扭过身子，注意到在她头旁的地面上放着一碗汤，只是已经凉了。她望着那个碗，露出了微笑。“我真希望她能叫醒我。要是还在汤没有凉的时候喝就好了……那是我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

“你把这样一碗平淡无奇的汤当成你最喜欢的东西，这倒让我觉得挺有意思。你在当艾奎斯陲亚女王的时候没吃过更好的食物吗？”

“我吃过的，但是我喜欢这汤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味道。它和水仙三明治一样，都是我第一次吃到的东西。是暮暮最开始找到我并带我回图书馆的时候，她做给我吃的。每次我吃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聂克丝的视线从汤碗转回到睡着了的暮暮身上，她再一次亲昵地偎依着她。“这不是最好吃的食物，但是它有……”

“情感上的特别意义？”赛蕾丝蒂娅再次朝聂克丝望了一眼，轻轻地帮她补上了后面的话。

聂克丝点点头，准备继续睡觉。不过，躺了没一会儿，聂克丝闻到了什么。她能闻到汤的气味，但奇怪的是，闻起来是热腾腾的。再一次小心翼翼地抬起头，聂克丝看到汤碗上轻轻飘起了一缕缕蒸汽。她也注意到一些残留的魔力痕迹正在从碗的边缘消失。

聂克丝望着赛蕾丝蒂娅，她正露出温和的微笑，最后一丝魔力的火花消失在她的角旁。然后赛蕾丝蒂娅把注意力转回地平线，在汤勺和汤碗相碰的悦耳声音开始在房间里响起的时候，始终注视着永恒的黄昏。



在离开萍琪，云宝黛茜和小蝶之后，苹果杰克让露娜停留在城堡的哨塔内，而她继续把其他小马陆续带来谈论聂克丝的事。有些小马说的很不错，而露娜偶尔也要求苹果杰克找一些对聂克丝评价不好的小马来，她只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

就像云宝黛茜一样，有些小马觉得聂克丝需要以某些方式被惩罚，不过，他们之中大部分还是认为惩罚的手段应该要温和仁慈。车厘子就是这样的小马。她觉得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有学生在课堂上违反了纪律。纪律约束着所有的小马，所以每只小马都应该接受他们所作所为的结果。

也有很多像小蝶那样的小马，他们只希望对聂克丝能宽大处理。小呆坚持应该原谅聂克丝，在这个观点上，她的态度几乎就和小蝶一样强硬。

最后，还有一些没有被聂克丝的行为所动摇的小马，他们为怪物袭击的事指责她。他们相信放逐到月亮去是对一只篡夺艾奎斯陲亚王位的小马最合适的惩罚。那些小马也指出，除非聂克丝被放逐，否则，如果她试图第二次夺取艾奎斯陲亚，那要如何阻止她？

当这样一只如此苛刻的雄驹说出他上述两个观点的时候，露娜对他表示感谢，让他离开了。不过，等雄驹刚一离开哨塔，苹果杰克就冷冰冰地盯着他，在心里记下，等他下一次到苹果农场来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把钱算得越贵越好。

“这个嘛，他还真够坚决的，是不是？”

“你问我的话，他是个十足的榆木脑袋。”对此嗤之以鼻的苹果杰克反驳道。

“他的观点依然是正当的，苹果杰克，”露娜对她说道。“即使是你并不赞同他。”

“我没说他观点不正当，我只是说他顽固得像块石头而已。”

露娜稍稍笑了起来。“好吧，我猜你在你的观点上也是毫不相让呢。不过，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听得够多了。谢谢你的协助，苹果杰克。”

“啊，没关系，我很高兴能帮上忙。不过，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问一下您已经决定要怎么做了吗？”

“不，”露娜叹了口气，承认道。“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我感觉我比早上更加不确定该怎么做了。”

苹果杰克默默地骂了一句，踢着地上的石子。“好吧，唉，很抱歉我帮不上更多。”

“不，苹果杰克，你已经帮了很多了。实际上，我难以做出决定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开始更深地认识了这个新的梦魇之月。我只是……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这个嘛，我相信您一定会想出来的，毕竟……”

“嘿苹果杰克！”

听到有谁在喊自己，苹果杰克急忙回头，向哨塔的台阶那边望去。四只小雌驹跑进了她的视野中，全都披着可爱标记童子军披风。小苹花,甜贝儿,飞板璐,以及新近入队的纠纠，正连蹦带跳地跑进塔里，差点让露娜没来得及使用隐身术。

“呃……你好啊，妹妹，你们四个这么晚了还在外面干什么？”苹果杰克问道。

“萍琪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来跟你谈谈。还有你在跟一大帮小马询问聂克丝的事。”小苹花回答道。

苹果杰克轻轻笑了笑，点了点头。“这个嘛，我想是的。”

“好吧，那为什么你不来跟我们谈谈呢？”飞板璐问道。

“对！我们是聂克丝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你不来跟我们谈谈她的事？”甜贝儿补充道。

“抱歉，我猜我只是一时间没想起你们来。”苹果杰克说着，她向露娜片刻之前所站的位置瞥了一眼。“现在，你们打算跟我说关于聂克丝的什么事？”

这个问题一问，四只小雌驹马上开始。她们说起她们能说起的关于聂克丝的每件事，就好像她们在寻找苹果杰克的整个时间里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一样。她们说起她在比赛中有多出色；她有多聪明；当学习上遇到麻烦的时候，她和纠纠怎么帮助她们；以及她在魔法上有多棒。

她们滔滔不绝地讲着，关于她们称之为朋友的小雌驹的所有事，不分大小，每一件事都被一一道来。认真地听着这一切，苹果杰克脸上的微笑越来越灿烂。

“还有……”几分钟之后，小苹花想要继续说。不过，她眼巴巴地望着她的朋友们。“我也想不出什么事了。”

“我还能想到点事，”纠纠快乐地叫了起来。“聂克丝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就我而言，我猜你们几个小丫头都是真正的好朋友。”苹果杰克评价道。“还有，谢谢你们跑来跟我说这么多。但是现在已经很晚了。你们都得回到你们自己长辈身边去。包括你，小苹花。我可不想回农场之后还听到大麦克说你回来晚了。”

四只小雌驹稍稍低下了头，不过还是听话了。她们一路走向楼梯井，爬下了哨塔。苹果杰克站在那里望着四个披着披风的童子军离开。当她确定小雌驹们已经远到听不见她说话之后，苹果杰克轻轻推了推自己的帽子，露出了微笑。

“如果您想了解梦魇之月的话，甜心，那四个小丫头会对你最诚实地道出真相。”苹果杰克说道。她假定露娜在隐身在旁边。“我和其他小马，都是因为暮暮才认识她的。而那四个，是她真正的朋友，而真正的朋友总是最了解你的。”



赛蕾丝蒂娅闭上她的眼睛，在她探出她的魔力时，她的角开始渐渐发出光芒。她一直认真地看着时钟，当时间正确之时，她用魔力接触到了太阳。虽然她和露娜希望保守她们已经归来这个秘密，不过按时运行日月也很重要。

公主与太阳的接触就像和老朋友见面一样简单，或者像是和一个孩子见面一样。有些日子，太阳很乐意从沉睡中清醒，升出地平线。有些日子里它也会闹别扭而不听话，不过每一天，赛蕾丝蒂娅都能想办法把它哄下来。以便月亮可以升起。她已经这么做了一千年之久，今晚也是一样……即使她能感到聂克丝的魔力还残留着，她在她缺席的这些日子里一直替她照顾着太阳。

太阳今晚很乐意。它在天空中已经等待休息等了比平时更久的时间。只是一次最细微的指示，它就开始沉下地平线。

当她听到王座厅的大门打开时，赛蕾丝蒂娅的注意力被引开了。片刻间，好像谁也没在那里。但是她能听得到地面上的蹄声。当门关闭之后，露娜才慢慢地从隐身状态现形，穿过房间，坐到她姐姐身旁。

“我看到她们俩睡着了。”露娜向聂克丝和暮暮指了指，轻轻地说道。

“梦魇之月需要休息，暮暮也已经极度担忧，恐怕到了已经精疲力尽的地步。不过，说真的，她担忧着我们会怎么做，也并非毫无根据。”

“不管我们拥有怎样的力量，赛蕾丝蒂娅我们依然是小马，我们也会和其他小马一样犯错。我们会感情用事，我们会做出糟糕的抉择。千年之前，是我对你的嫉妒让我做出了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抉择。当那个决定不可挽回之后，只能动用了谐律精华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那并不是原谅我所作所为的借口。”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露娜纠正道。“但是你既然明白你做了坏事，姐姐，那就表示你可以弥补它。”

赛蕾丝蒂娅点了点头，在她的太阳继续下沉的时候，望着露娜升起月亮。“或许我能，那么，你如愿以偿了吗？”

“是的，我听取了很多事，既包括她以前身为小雌驹时候是怎么样的，还有现在小马镇居民眼中的梦魇之月是什么样。”

“那么，你已经决定你要怎么做了吗？”

“我想我已经决定了，”露娜安静下来，轻轻地说道。“我想这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我也不能确定。实际上，在我真正做出决定之前，我还想先和两只小马谈谈。”

“而他们是？”

“我需要和梦魇之月谈谈，但是必须是先跟你谈过之后才行，赛蕾丝蒂娅。你已经和暮暮和梦魇之月共处了一整天，很明显你已经留意到了一些事情才对。”

一个冰冷的严厉表情浮现在赛蕾丝蒂娅的面孔上。“是的，就像暮暮和她的朋友们一样，我也是少数见过真正的梦魇之月的小马之一。我见过那只我不得不放逐的小马，她带来永夜，她在上一个夏日庆典将我放逐到太阳上，我认识那个怪物，所以我才恐惧着她。”

“是的……我见过真正的梦魇之月，”赛蕾丝蒂娅继续说道，她的表情变得柔和，微笑浮现在她的嘴角。“而躺在房间里的这只天角兽和她是同一只雌驹，她已经不再是个怪物了，她在外形上，在力量上，在经历上，都和她相同。但是她依然改变了。她已经不再像是曾经的她，我已经亲眼见证了这一点。”

“因为在你去小马镇了解梦魇之月，了解她是如何被小马镇看待的时候，妹妹，我今天已经了解，她是如何被一直被悉心照顾她的小马所看待的了。”赛蕾丝蒂娅说道，她扭过头，望着沉睡中的暮光闪闪。

“对我忠实的学生而言，她拥有梦魇之月这个已知名字之外的另一个名字。在她的眼中，睡在她身边的这只雌驹并不是怪物，也不是女王。对暮暮而言，梦魇之月……不，对暮暮而言，聂克丝是一个女儿，暮暮愿意为了保护她而不顾一切。我，实在是为我的学生真心地感到骄傲。”

赛蕾丝蒂娅沉重而疲倦地叹了口气。“不过，或许应该说是我的前学生比较好。想想在我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甚至不知道暮暮还会不会把我当成她的老师了。”

“我想，姐姐，如果我们选择对我们的所作所为置之不理，那才是唯一不可原谅的事。”露娜温柔地纠正道。她靠到了赛蕾丝蒂娅身边。“那些我们所称作不可原谅的行为，都是我们置之不理根本没有想去改变的。我们让我们犯下的错误决定了我们是谁，即使我们并不想成为那样的小马。”

“但是，只要来得及，每件事都是可以宽恕的。任何小马都可以获得救赎。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有时候，他们需要帮助以及大量的时间，但是几乎任何事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赛蕾丝蒂娅垂下她的头，微笑着靠到了露娜的头旁，“宽恕。说真的，如果谐律精华存在第七元素的话，那元素应该就是宽恕了。我会努力为我的所作所为获取宽恕。”

“你不会独自努力的，姐姐。”露娜回答道。“是我的过去，我差劲的决定，我犯下的错误，把我变成了梦魇之月。无论她是否愿意接受，这只天角兽都继承了我所有的罪孽，而我希望能收回这沉重的负担，至少，收回一部分。”



聂克丝紧张地朝后面张望着，暮暮被赛蕾丝蒂娅关在了房间外面。她在把暮暮送出外面关上门之前对她耳语了一番。然后赛蕾丝蒂娅用物理和魔法两重封印封上了门，这些事情让聂克丝在回头看着前面之前紧张地咽着唾沫。她躺着恢复的床已经被移走了，她正站在床原来所在的位置上。而露娜公主就站在她的面前。

露娜，并不在乎她的身材比聂克丝要小，她背对着房间坏掉的窗户站着，展开了她的翅膀，她面孔上的表情坚定而严肃。用她的全力，露娜发出了充满领袖魄力和威严无比的声音。她全身的每一部分都在流露出这种讯息，仿佛在呼喊一般，在此刻，她不是作为一个年幼的妹妹和一个朋友站在那里。在此刻，她是作为艾奎斯陲亚的皇家姐妹，月亮的掌管者，以宣判者的身份在对聂克丝降下判决。

“梦魇之月，你被指控对艾奎斯陲亚犯有叛国罪。你就像反对我的姐姐和我，艾奎斯陲亚的公主们一样，反对这个王国的小马们；你为这片土地带来大约两个礼拜的永夜；你不公正地囚禁了一只成年的雌驹和三只年轻的小雌驹；你的仆从，梦魇之子，在这片土地上传播恐怖，并且几乎处死了一只无辜的独角兽。最重要的是，你篡夺了艾奎斯陲亚的王位，并且分别把我的姐姐和我放逐到了太阳和月亮。”

“我所列举的这些罪行，你否认它们吗？”露娜问。

面对那些接二连三迎面而来的那些自己做过的事的指控，聂克丝垂下了她的头。“不，我承认。”

“在我宣判之前，梦魇之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愿意诚实地回答它吗？”

聂克丝的回答只是简单的点点头。

“之前，你在赛蕾丝蒂娅和我面前投降的时候，你对暮光闪闪说了些事情。你说了什么？”

“我只是告诉她我决定了我想要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成为什么样的小马。”

“那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小马？你是谁？你是梦魇之月，还是聂克丝？你是受到暮暮关怀照料的小雌驹，或者是过去的我？”

聂克丝沉默了片刻，朝她的肩后望去，那里是王座厅紧闭的大门。在那门后，她知道暮光闪闪正站在那里。“我不能否认我的过去，也不能否认我的出身，我因复活梦魇之月的魔法而诞生，在力量上，在外型上，在记忆上，我都是过去的你。而且，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那过去，我就无法拥有勇气和决心去保护我所关怀的小马们。”

然后聂克丝微笑了，用充满了坚定信念的双眼直视着露娜。“但是，我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你歪曲的影子了，露娜公主。作为聂克丝，我懂得了被母亲关怀的感觉，拥有朋友的感觉，在阳光下玩耍的感觉。身为梦魇之月，我因你的妒忌和憎恨而诞生。然而，身为聂克丝我有了去懂得快乐的机会，而且那在我的灵魂上已经永留痕迹。”

“我既是梦魇之月，又是聂克丝，因为她们本是二位一体。她们都是我，但是，我为我自己选择的名字是，聂克丝。”伴随着在地面上跺下右前蹄，她说完了她的话。片刻间，宣言的回音在空中萦绕，直到消失在夜空中。

露娜理解地点点头。闭上了她的眼睛，聆听着聂克丝的话音消失。然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露娜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的双眼和角都发出了炽热的光芒。

“那么，聂克丝，我对你下达我的审判。”



# 终章：梦醒时分

暮暮紧张地在王座厅的大门外走来走去。她能听到露娜和聂克丝在大门后面房间深处谈些什么，但是无法听清交谈的内容。不管她怎么集中注意力，那些话音听起来都模糊不清。她甚至把耳朵都贴到了门板上，但是依然没用。

就在关上门之前，赛蕾丝蒂娅对她说过悄悄话：“这几分钟之内就会完事。”

好吧，这都已经几分钟了，暮暮的耐心正在快速地消失。露娜到底会对聂克丝做些什么？她一定要知道。

她想得太入神，暮暮几乎没注意到门缝中开始透出光芒来。不过，等她注意到了，这只让她在心里更加想知道里面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那是露娜在降下审判吗？她到底做了什么才搞出这么多光来？所有这些问题在暮暮的意识中团团乱转，暮暮的想法几乎是立刻转向了最糟糕的方向。

她们在放逐她！露娜正在把聂克丝再放逐到月亮上一千年！

肯定是这么回事！暮暮对此确定无疑了。她马上就跳起来用身体撞王座厅的大门，想要冲进去。她要恳求公主不要把聂克丝放逐到月球去，她们可以把她关到地牢里，把她放逐出艾奎斯陲亚，至少她还能和聂克丝在一起，或者去看望她。

但是月亮上呢？她可没法去月亮上探访。在越来越焦虑的情况下，暮暮召唤她的魔力，想要把自己传送进王座厅里去，结果只感觉到她的魔法失败了。有谁阻止了她，用她的魔法干涉了她。暮暮唯一猜得到的就是赛蕾丝蒂娅。公主说不定此时正站在门边，确保她无法进到里面来。

因为她的魔法被屏蔽了，暮暮重新跳起用身体撞击着大门。她用最大音量尖叫着。她的狂怒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光芒终于逐渐消失，门缝变暗了。

看着这一切，暮暮觉得空气仿佛在肺里凝固了。

她踉跄着瘫坐在地，抬头盯着她无法穿越的门板。她……她失败了，她再一次辜负了聂克丝。她让露娜夺走了她的女儿，而她却对此无能为力。为什么她不坚持留在房间里？为什么她要让赛蕾丝蒂娅把她哄到外面去？她应该在里面的，她应该在那里陪着聂克丝的。为什么她要相信赛蕾丝蒂娅？为什么她不……

当王座厅的大门打开的时候，暮暮一跃而起。赛蕾丝蒂娅从里面探出了头，“暮暮，我们……”

像是火药桶里掉进了点着的火柴，暮暮的愤怒爆发了。她的鬃毛如火焰般熊熊燃烧，她的毛皮变成了炽热的亮白色。她怒气冲天，尖叫声响彻云霄，她的声音回响在整座城堡的走廊中，足以让任何听到她的小马都在心惊胆战中驻足不前。

“你们放逐了她！在她做了所有这些之后，你们依然放逐了她！！”暮暮怒吼着。她开始用她的魔力抓取她能抓到的任何东西，从墙壁上挖下大块大块的石头，一股脑地砸向赛蕾丝蒂娅。

“暮暮！”赛蕾丝蒂娅坚定地说，用她的魔力接住雨点般飞过来的石头。

“你为什么连再见都不让我说？！”

“暮暮！”

“所以你们才不让我留在房间里！你们不想让我阻止你们！她不应该承受这些！她不应该承受……”

赛蕾丝蒂娅皱起眉头，展开她的翅膀，她的角开始放射出炫目的光芒。随着赛蕾丝蒂娅释放出她的魔法，她的魔力像海啸一样对暮暮一扫而过。暮暮自己的魔力被淹没得无影无踪，她的狂怒形态也像是浸入水中的火苗一样熄灭得一干二净。

“暮暮，我们没有把她放逐到月球去。”在她总算可以开始说话的时候，赛蕾丝蒂娅讲道。

“你们！……你们……你们没有？”暮暮问道。她的声音从狂怒的尖叫变成了不敢置信的低语。

“不，我们没有。”

“但是，那光……还有你们说了那么长时间！要是你们没有放逐她，那您和露娜在干什么？”

微笑绽放在赛蕾丝蒂娅的脸上，她走回王座厅的门内，“来自己看看。”

暮暮跟着赛蕾丝蒂娅进了王座厅，进去之后她就开始疯狂地四处张望。她不确定她会看到什么。但是她只顾着寻找聂克丝，不过，她的视线被另一个形象吸引住了。

远在房间另一端，露娜公主正站在那里。但是她的样子已经大不相同。她已经长得和赛蕾丝蒂娅一样高，她的头发依然还是原来的颜色，但是却变得闪闪发光，犹如夜空下闪烁的小溪。而且也变得比原来更长，正在自由地飘曳着，仿佛被无形的风所吹拂一样。

从上到下，露娜看起来真的像是一位艾奎斯陲亚的统治者和月亮的掌管者了。她就像赛蕾丝蒂娅一样充满了皇室的魅力。暮暮好一阵子都无法移开视线，她就像第一次看到赛蕾丝蒂娅的容貌时一样目瞪口呆。不过，当她终于能看向别处的时候，她的视线下移，然后她注意到了露娜前面地上一团黑色的东西。

那是一只小小的，黑色的小雌驹，长着独角兽的角，天马的翅膀，紫色的鬃毛，几根剩下的绷带还懒洋洋地挂在她的体侧。

“聂……聂克丝？！”暮暮喘着气，她简直不敢相信她看到了什么。这时，暮暮觉得有谁在后面轻轻地推她。回头望去，她看到推她的是赛蕾丝蒂娅。她向暮暮点了一下头：向她无声地保证，她看到的都是真的。

这动作就是暮暮所需要的全部了。她猛地冲了出去，奔驰过整个房间，扑倒在聂克丝身旁。恢复幼驹之身的天角兽在地面上昏睡不醒。但是，尽管如此暮暮依然抱住了她。她拥抱着聂克丝，偎依着她，脸上露出了最灿烂的微笑。

在暮暮拥抱着聂克丝的时候，赛蕾丝蒂娅和露娜走近过来，并肩而立，无言地注视着她们。露娜的个头还是比赛蕾丝蒂娅矮了一些，面部特征，体形，毛皮，眼睛，还有头发的颜色让她们俩依然容易区分。但是现在，露娜看起来不仅仅是艾奎斯陲亚的公主，而且更是赛蕾丝蒂娅的妹妹了。

“但……但是我以为……她怎么可能会？”暮暮最后终于能问出话来了，她仰望着皇家姐妹。

“我的姐姐和我，就像聂克丝一样，和一般的小马是不同的，暮暮，而且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同时拥有翅膀和角，”露娜解释道。“我们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和我们使用的魔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的不死之身和力量都来源自我们的魔力，但是我们的发育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当初被谐律精华所拯救之后会变得比赛蕾丝蒂娅要小那么多。谐律精华分离了我体内大量的魔力。让我变得更加年幼，几乎变成了一只刚刚成年的小马。”

“那么，您做了什么？”暮暮问道。

“我取回了属于我的东西。”露娜温柔地回答道，声音中找不到一丝粗暴，“聂克丝拥有的力量从来都不属于她自己。法汇的魔法把我残留在碎片中的力量传给了她，而且又用从艾奎斯陲亚抽取的魔力补上了缺失的部分。我取回了大部分属于我自己的魔力，因为这本属于我，而我又驱散了剩下的部分，让聂克丝只保留了邪教徒对她实施仪式之前，她所拥有的力量。”

“而且我也……”露娜继续说道，她的目光扫过昏迷的小雌驹。“取回了从来不应该属于她的记忆。被监禁在月球的记忆，以及所有一切在你从无尽之森找到她之前的记忆。她只会记得她曾经在什么时间拥有过那些记忆，但是除此之外，她再也无法清楚地记起它们。她最多还会记得在我们共同的过去，那些所有小马们都知道的事实。”

“简单地说，暮暮，我取回了所有属于我，而且只属于我的东西。”

“所以，她还会记得所有发生的一切吗？”暮暮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的，聂克丝在今后的生活中必须面对她所作所为的结果。她所做过的每件事都会记得一清二楚，因为正是最近这几周的事情，帮助她明白了她希望走上什么样的道路。不过，我必须提醒你，聂克丝的思维不会再像成年的小马那样了，就像她的身体一样，她的意识也再一次回到了她的幼年，变回了孩子的思维模式。”

“但是我还以为您会惩罚她，放逐她到月球，或者……”

“聂克丝将会弥补她所做过的一切。”露娜打断了她，她的声音很柔和，但是仍然让暮暮沉默下来。“而她在为了改正她犯下的错误而努力。这些都标志着小马应该拥有救赎自己的机会，没有一样是应该被惩罚的。”

“但是艾奎斯陲亚其他的地方要怎么办？他们知道聂克丝就是梦魇之月，要是他们看到她……”

“不用怀疑，暮暮，聂克丝必须面对她伤害的那些小马。”露娜解释道，她的声音变成了警告的腔调。“他们遍布整个艾奎斯陲亚，即使在小马镇，反对我这么做的呼声也会非常强烈。但是这都是聂克丝必须面对的。这是她所作所为的结果。”

“但要是有小马想要伤害她该怎么办？”暮暮紧张地问道，再次回忆起了春季庆典时她担心的愤怒暴民的事。

“她就像我们一样，暮暮，就算只是小雌驹的状态，她的耐久也比所有的小马们都要强。但是，如果有小马给你添了太多麻烦，我和你之间只有一封信的距离。”赛蕾丝蒂娅平静地保证道。

“还有，暂且让我们来应付艾奎斯陲亚的意见吧。”露娜补充道。“如果有任何小马对这个结果有什么不满，那他们可以随时来找我申诉他们的意见。不过，我已经作出了我的决定，而我会坚持我的做法是最好的。”

“所以你们就这么放过她了？就只是这样？”暮暮问道，发现这情况好得简直难以置信。

“不，”露娜冷冷地说，她的脸板了起来。“她的惩罚还有另一部分，而且跟你有关，暮光闪闪。”

暮暮哆嗦了一下，把聂克丝紧紧地抱在胸前，她担心变大了的月亮公主现在打算做什么。露娜的眼神很严厉，她俯视着暮暮盯了片刻，才继续开口。语气很严肃，但是没有威胁感。

“暮光闪闪，我在此将聂克丝置于你的照料之下。你将成为她的法定监护者，确保她不会重蹈覆辙是你的责任。你将看着她成长，我希望你能保证她欢笑，玩耍，学习，生活，结交朋友。我要求你要让她安心享受几乎失去的童年，保证让她走上她希望走的道路。”

然后，露娜的声音变得更加愉快，淘气地一笑，“觉得你能做得到吗？”

暮暮花了好一阵子才理解她接受的命令。但是当她的脑子终于连上线的时候，她开始狂热地点着她的头。她继续拥抱着聂克丝，偎依着她的脸颊。她的脸上笑开了花，但同时，眼泪却一连串地从她脸上滚落下来。赛蕾丝蒂娅和露娜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然后赛蕾丝蒂娅倾过身子靠着露娜，小声耳语道。“干得漂亮，妹妹。”



片刻之后，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就回到坎特拉皇城去了。准备在早上宣布她们回到了艾奎斯陲亚。这新闻绝对会以爆炸性的速度传遍整个王国，暮暮只会猜到一件事，恐怕萍琪只要一听到这消息就会马上开个“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回来了！”派对。

不过此刻，暮暮只关注一件事：和聂克丝一起回家。图书馆在攻击中幸免于难，而且此刻，暮暮希望，甚至是渴望着聂克丝能陪伴在自己身边。

在偷偷摸摸离开城堡之后，暮暮快速穿过小马镇空荡荡的街道。在进了图书馆之后，暮暮有些庆幸小贤枭不在那里，她看到了斯派克，他正在房间中间睡得很香，在他的打扫工作中打着盹。眼前看到的一切，让暮暮感觉到她是真的回到了家：一幅简单平常的生活场景。花了点时间，她把斯派克睡觉的篮子轻轻地飘进了卧室，把他安顿舒服之后，她带着聂克丝走上了楼。

聂克丝正因为魔力几乎被抽光而昏睡不醒。不过暮暮也有点庆幸。要是聂克丝在城堡里醒了过来，把她毫无察觉地带回图书馆可能就会变得更困难了。不过现在，她依然在熟睡，暮暮小心翼翼地把她飘浮到她的床上。然后她温柔地偎依着聂克丝，用偎依代替了晚安。

不过，聂克丝轻轻地哼着，蠕动着身体睁开了眼睛。一脸迷惑地望着房间，当她看到暮暮而且发现她变得有多大的时候，聂克丝低头看着她自己小小的身体，不敢置信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现在你感觉怎么样？”暮暮问道。

“还好……这个……”聂克丝开口回答，然后她小小地惊呼了一声，把蹄子放到了自己的咽喉上。她的声音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这让她更加困惑，她童稚的惊呼声让暮暮忍不住笑了出来。

毫无意外，聂克丝开始问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暮暮更是开心地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在她解释的过程中，聂克丝一直认真地听着。她专心地听着暮暮所说的每一个字，直到全都讲完为止，然后她问道，“所以，露娜把那些全都拿回去了？”

“只拿走了属于她的那部分，但是你还应该记着最近发生的那些事情。”

“我……我确实记着。”聂克丝承认道，“但是感觉很怪异。”

“怎么怪异？”

“我能记起来。我能记得我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知道那些事的，还有我做了些什么，但是感觉就像是一场噩梦，就像是我睡着了之后，梦到了那些东西，而现在我醒了。”

“露娜说过这个，就像你的身体一样，你的意识也变回年幼的状态了。不过，你应该知道，那些事情都是真正发生过的，是不是？你很明白，那并不是一场噩梦。”

“我知道我做了什么，”聂克丝说道，她紧张地抬头望着暮暮。“那……现在我会怎么样？露娜和赛蕾丝蒂娅又会来把我抓走吗？”

暮暮摇摇头，“不，她们不会的。”

“那……那她们要把我放逐到月亮上去吗？”聂克丝问道，她尽力想象着什么样的惩罚在等着她。

“不，她们不会的。”暮暮重复道，露出了微笑。

“她们还是会惩罚我的吧？”

“对，她们会的。”

“那……那她们要怎么做？”聂克丝问道，声音里有点发抖。

“她们要让你留在这里，成为我的女儿。”暮暮回答道，咧嘴笑了起来。

这些话让聂克丝的眼睛不敢置信地亮了起来，她开心到无法抑制，跳出床直接把暮暮扑倒在地，她们俩很快发出一连串咯咯的笑声，因为暮暮为了她被扑倒而开始报仇，一个劲地挠着聂克丝的痒痒。

这是她们曾经一度遗失的快乐，暮暮知道，聂克丝终会长大，有一天，她会再次变成高大威严的天角兽，拥有足以推移日月的力量。但是此刻，她非常快乐，因为她的女儿回来了，因为能享受抚养和照料她的喜悦不会再只有短短几个月了。

在暮暮不再胳肢聂克丝之后，她把她抱回了床上。就像是聂克丝被带走之前的很多个夜晚一样。暮暮认真地帮她掖好被子，为她的女儿在前额印上一个吻。

“欢迎回家，聂克丝。”暮暮温柔地说道，悄悄在聂克丝的脸颊上落上另一个吻，才回到她自己的床，并且用她的魔力熄掉了灯光。聂克丝打着哈欠，舒服地蜷缩在小床的被窝里。变回一只小雌驹感觉还真古怪，因为她感觉，好像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

在昏暗的房间里，她的眼睛再一次对她玩起了恶作剧。聂克丝注意到了房间周围稀奇古怪的黑影，她感觉恐惧感开始在她胸中扭曲着蔓延起来。她又开始感觉自己很柔弱，很无助了。失去了她长大后拥有的所有那些力量，这世界再一次变成了危险的地方。

当拥有无比的魔力，可以用闪电把一切碍眼的东西都轰杀至渣的时候，勇敢无畏是多简单的事啊。

尽管这世界现在比起她变大时更加可怕，聂克丝依然发现了一个微笑的理由。她注视着正躺在自己床上的暮暮。她有一个爱她超过一切的妈妈，她知道她再也不会抛弃自己了。她曾经是梦魇之月，这已经无关紧要。这并不表示她必须再次变成一个怪物，再次变成坏小马了。她完全用不着当个暴君或者是女王。她能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雌驹，就像她的朋友们一样，只当她自己。

她可以只成为聂克丝。

但是，在聂克丝望着暮暮的时候，一个想法掠过了她的思绪。这是个很傻很天真的想法，但是依然让她紧张起来。这个想法萦绕在聂克丝年幼的意识中逗留不去，让她担忧不已，虽然她也明白，如果她年龄稍微大一点，她根本不会去在意这回事。

“唔……暮暮？”

“什么，聂克丝？”把脑袋放到枕头上，暮暮问道。

“我能问你点事情吗？”

“当然。”

“我知道露娜已经对我审判过了，我也很高兴我又变回小雌驹了，但是……这个嘛……我真的做了很多很多非常坏的事，所以……我猜，要是你觉得可以的话，我保证我不会再发疯了。但是……我会被禁足吗？”

暮暮忍不住笑了出来，聂克丝都不知道暮暮到底有什么好笑的，不过她很快恢复了平静，用无比肯定的语气说到，“不，你不会被禁足的。你经历了这么多事，受这么多罪，我想你也接受了教训了。现在别再担心这些，安心睡吧。”

聂克丝又打了个哈欠，放下了她的脑袋，闭上了眼睛。“好的，暮暮。”在睡意开始笼罩住她之际，她小声呢喃着。从一只完全成熟的雌驹变回一只小雌驹是一种非常疲劳的体验，而她也厌倦了她的恐惧。很快，聂克丝飘入了梦乡。



嘣～～～～

伴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暮暮睁开了眼睛。那是斯派克龙火传信的声音。自从暮暮被关进城堡地牢之后，这暮暮渴望已久的声音已经有几个礼拜都没听到过了。从床上坐了起来，暮暮打了个哈欠，钻出她的被窝一路走向楼梯方向。

斯派克被自己突然喷出的龙火给弄醒了，不过，在暮暮走到图书馆一层大厅的时候，他已经下了床读起了信。

“早安。”暮暮对斯派克打了个招呼，继续一路走向厨房。

听到暮暮的声音，斯派克猛地跳了起来，一个转身面向她。不过，在他看到打招呼的是暮暮之后，斯派克很快平静下来。“早啊，暮暮，我还以为你昨晚留在城堡了呢。”

“本来是的，不过，发生了好些事。现在，信上说什么？”

“有个特大新闻！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回来了！”

“哦，我已经知道了。”在她因为斯派克而停住蹄子的时候，暮暮漫不经心地回答道。然后继续向厨房走去。

“对，那可真……”斯派克开口说道，然后停下来疑惑地望着暮暮。“等等，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

“吃完早饭我就告诉你，斯派克。”暮暮回答道。“现在，你能上楼去叫醒聂克丝吗？”

“聂克丝在楼上？！”斯派克惊叫起来，他回头望着图书馆的楼梯。

“别跟我说你怕她。斯派克，她只是我们的聂克丝而已。”

“暮暮，她是一只天角兽，个头有我十倍大，还会乱扔闪电……我是说，她确实救了你的命，所以在我的清单里她也洗白了。我才没怕她，但是我也不笨；要是聂克丝发起起床气来，我可不想被她第一时间看见。”

“等等，看在艾奎斯陲亚的份上，她又是怎么钻进卧室里的？对楼梯而言她也太大了吧……好吧，除非她变成云雾或者别的什么，那样的话她什么都能钻的进去。”

“斯派克，去叫她就是啦。”

“好好好，我去我去。”在暮暮一路走进图书馆的厨房时，斯派克一肚子牢骚。点亮她的角，她开始取出丰盛早餐的材料。这可是聂克丝回到图书馆之后的第一顿早饭。暮暮希望做得越美味越好。而且她昨晚错过了晚饭，所以她也同样期待着这顿大餐。

打开柜橱，暮暮把几个碗和食料浮了出来，“我看看……我想就做烤饼好了。”暮暮一边回忆着菜谱一边自言自语道，她扫视着图书馆里目前的原料。“我们有面粉，糖，桂皮，发酵粉，牛奶，菜油，水，香精，黄油。真好，看起来所有的材料都……”

嗙！！！

暮暮差点把她浮到空中的所有食料都给摔了。但是她依然设法稳住了所有的东西……除了面粉之外。面粉包像石头一样掉在地上，砸起一大团白色烟尘，白色粉尘的烟幕在空气中四处蔓延。

在面粉云团中的暮暮又是扇风又是咳嗽，她的上半身盖了一层白色粉末，整个厨房也是一样。四面八方一团糟，暮暮只能皱着眉头回头望向厨房的门口，斯派克正在那里傻笑着。

“哦……呃……对不起，暮暮。”

“没什么。”她一脸悻悻的表情，“不过我想知道你干嘛像这样把门撞开。”

“暮暮，聂克丝又变成小雌驹了！”

“对，我知道，斯派克，”暮暮回答道，她抖着自己的身体，尽力把身上覆盖的面粉抖下去。

“等等，这个你也知道？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暮暮回答，“露娜把她变回来了。”

“但是露娜是怎么……”

暮暮把扫把和簸箕塞进他的爪子里打断了他的话。“在我们打扫的时候我跟你解释。”

斯派克点点头，在他们俩打扫卫生的时候，暮暮把每件事都完完全全地告诉了斯派克，好几次她不得不重新复述自己的话。但是在整间厨房都被收拾干净的时候，斯派克为他所了解到的事情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所以……聂克丝基本上变回了原来的样子，但是她还记得发生过的一切？而且同时，露娜现在变得和赛蕾丝蒂娅一样高一样大，因为她取回了聂克丝拥有的力量？”

“非常正确。”

“喔哦……昨天还真发生了不少事。”

“对，就是这样。”暮暮回答道，她把最后一点面粉擦干净。“现在，在我开始烤饼的时候，能请你上楼去叫聂克丝吗？”

斯派克点点头，在暮暮用漂浮魔法把烤饼所有的食料都混到一起的时候，蹦蹦跳跳地出了厨房。她开始认真地调和那些食料，把它们在一个大碗里搅和到一起。很快，面糊调好了，暮暮开始在炉子上烤第一张饼。觉得有点拿不准，于是暮暮没有用锅铲，而是用她的魔法把烤饼在空中翻腾着。

噫～～～～！

聂克丝尖叫的声音把暮暮在这个早晨第二次吓得蹦了起来。刚刚被暮暮用魔法抛到空中翻面的半熟烤饼一下子飞了出去，在空中翻滚着掉落下来。啪地一声脆响，烤饼还没熟的那一面落在了暮暮的头上。被溅得满脸都是粘糊糊的面糊的暮暮恼火地皱起了眉头。

“暮暮，暮暮！”斯派克一连串地嚷嚷着，他和聂克丝一路闯进厨房的门口，然后不约而同地一起刹住了脚。

“哇，暮暮，你在试着用你的脑袋来烤饼？”斯派克开玩笑地说，结果只被她皱着眉头气呼呼地瞪了一眼。

“当然不是，”暮暮发着牢骚把烤饼从脑袋上摘下来，从水槽里抓起湿毛巾把自己擦干净。“现在，我刚才听到的尖叫声是怎么回事？”

“聂克丝获得她的可爱标记了！”

暮暮的郁闷一下子无影无踪，她把湿毛巾从脸上放下来，“她得到了？！”

“对！”聂克丝欢叫着回答，转过她的身体。“看？”

暮暮向前稍微倾下身体，盯着聂克丝的侧腰，她的可爱标记是一个单一而简单的图案：一面夜蓝色的盾牌。盾的样式是一面下方逐渐变细为一个点，而上面有一个波峰的筝形盾，夜蓝色的颜色有如钢铁，带着一道细长而微微弯曲的金属光泽线，如果暮暮没认错的话，就像是一弯新月。

“很不可思议吧？”聂克丝问道。

“对，是的，”暮暮回答道。“你刚刚得到的吗？”

“不，而且我们还无法确定这件事。”斯派克解释道。“我是在聂克丝爬下床的时候看到它的，而且我从没听说过小马能在睡着的时候得到可爱标记……呃……除非他们的特别天赋就是睡觉。不管怎样，这就表示她是在昨晚睡下之前得到的它。但是在她醒来之前她不记得自己有看到它。”

“我们猜，说不定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而且可能你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聂克丝补充道。

“我很抱歉，但是我也不清楚。说不定赛蕾丝蒂娅会知道。”

“为什么赛蕾丝蒂娅会知道？”斯派克问道。

“昨天她和我还有聂克丝在一起几乎一整天，所以说不定她看到了什么。斯派克？”

小龙笑了，冲出了厨房的门，片刻之后爪子里拿着羽毛笔和羊皮纸再次出现。“好了。”

“亲爱的赛蕾丝蒂娅公主，我希望您回到坎特拉皇城之后过得还算轻松。”暮暮开始讲话，斯派克奋笔疾书把它抄写下来。“我知道您一定很忙碌，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发现聂克丝得到了她的可爱标记，不过，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猜测，您说不定昨天有机会注意到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聂克丝在怪物袭击期间还没有获得她的可爱标记。您最忠实的学生，暮光闪闪。”

“暮光……闪闪.”斯派克重复道，写完了她的信。然后在翡翠色火焰的闪光中，信件被斯派克的魔力龙火送到坎特拉皇城去了。

信件被送出去之后，在聂克丝和斯派克小小的鼓励之下，暮暮开始第三次尝试制作烤饼。在暮暮做饭的时候，斯派克和聂克丝开始试着猜测聂克丝的可爱标记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在暮暮把薄薄的松软烤饼堆满三个盘子之后，她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之中。

“你真的觉得这就是它的意义吗？”

“哦，对，那肯定就是它的意思。”在暮暮把满盘子的烤饼放到他面前的时候，斯派克保证道。“暮暮肯定会支持我的。”

“支持你什么？”暮暮一边问一边放下聂克丝的盘子。

“我觉得聂克丝的可爱标记代表的特别天赋是坚强。”

“真的？”暮暮说道，她没有试图掩盖声音中的怀疑。

“对啊，想想她做的所有一切，在她还是梦……我是说，在她还很大的时候。她可是打退了一大帮怪物，击败了赛蕾丝蒂娅，一只小马只有很坚强才能做得到这些，而且盾牌就是很坚强。”

“但是，所有那些怪物都是苹果杰克，萍琪还有小蝶帮我打败的。而且赛蕾丝蒂娅在和我交战的时候根本没有用全力来跟我战斗。”在暮暮在桌子旁坐下来面对她自己盛满烤饼的餐盘时，聂克丝指出这些事实。

“但是你还是打败了她。”斯派克争辩道。

“抱歉，斯派克，但是，如果你说得对，那么聂克丝的可爱标记不是应该在她打败了赛蕾丝蒂娅之后就立刻出现了吗？”暮暮问道，看着斯派克淹没在烤饼的枫糖浆中。

“这个嘛，我猜你说的……”斯派克刚开口，他的脸蛋就鼓了起来打断了他的话，一瞬间他吐出一股烟雾，在空中旋转着变成了卷轴。信从空中掉了下来，暮暮快速地在它掉到斯派克面前浇满果汁的烤饼上之前用魔法接住了它。

“那，赛蕾丝蒂娅知道吗？”聂克丝问道，这封信彻底把她的注意力从早餐上引开了。

暮暮笑了起来，向聂克丝挥挥蹄子，然后她展开了卷轴。“稍等，我来念念。”

致我最忠实的学生：

皇宫里忙得要命，主要是因为所有的小马都想庆祝露娜和我回来了，不过，回家的感觉真好，而且我们正在解决所有一切问题。

至于你的疑问，我确信我知道聂克丝是何时得到她的可爱标记的。那是昨天，当她向我和露娜投降的时候，在她说完那些话之后，我注意到她的体侧闪过了一道光，那时候我没有看到她的可爱标记，因为聂克丝浑身都缠着绷带。但是我确信，聂克丝的可爱标记就是那时候出现的。

希望你觉得这些消息能有所帮助，而且我向聂克丝表示我的祝贺。

真诚的！

艾奎斯陲亚的赛蕾丝蒂娅公主

PS：露娜也同样表示她的祝贺

暮暮的思绪回想起了那一刻，她想阻止她，尽管如此，聂克丝依然向赛蕾丝蒂娅和露娜投降了。接着，在最后，聂克丝说出了她能轻易做到什么的话。

“我遍体鳞伤也好，不成马形也好，狼狈不堪也好，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继续保护小马们。我要保护他们，因为能杀害他们性命的怪物杀不了我，因为能伤害他们的攻击伤不了我……因为这是我所能从始至终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

“所以，赛蕾丝蒂娅怎么说的？”斯派克塞了一嘴的烤饼，含糊不清地问道。

“她记得看到一道闪光，她想就是那时聂克丝得到了她的可爱标记。如果她说的没错，那我想我也知道你的特别天赋是什么了。”

“是什么？”聂克丝紧张地问道。

“我想你的特别天赋就是保护其他小马们。”

“保护其他小马们？”聂克丝疑惑地重复道。

“没错，就像你是如何在怪物袭击中保护了小马镇一样，你愿意投降，不但是为了弥补你的所作所为，还为了弥补梦魇之子们做出的那些事。就像一面盾牌。”暮暮继续说道，指着聂克丝的可爱标记。“你为了保护其他小马们，甚至奋不顾身。不管他们是谁。”

聂克丝低头注视着她的可爱标记，然后扭头看着她的烤饼。在她反复地思考着自己的可爱标记时，她一直盯着烤饼看。然后她抬头望向暮暮，很明显有点担忧。“呃……暮暮？如果我的天赋是保护其他小马们，那这表示我得马上去和怪物们战斗吗？”

暮暮轻轻地笑了起来，摇了摇她的头。

“不，你现在不用担心和怪物们战斗的事，你还只是个孩子呢，而且露娜又取回了她几乎所有的魔力。不过，就算是你还拥有你所有的力量，我也不会让你去跟无尽之森的任何东西战斗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甚至不想让你去和什么东西战斗，除非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但是别搞错我的意思，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可爱标记。”

聂克丝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她几乎乐得要从座位上蹦起来了。不仅仅是因为得到了可爱标记，而且还得到了暮暮的赞赏。不过，聂克丝依然还是把自己留在椅子里，她的快乐在吃烤饼的时候都流露了出来。每一餐叉都让她露出大大的笑脸，甚至连她咀嚼的时候看起来都很开心。

“这是个不错的特别天赋。”在喝了口水，把嘴里的烤饼冲下肚的时候，斯派克评论道。“但是我想这说明我在某些方面也是正确的。”

“哪方面正确？”暮暮问道。

“这个嘛，当然是聂克丝的特别天赋，我是说，要想好好保护小马们，那她肯定得特别特别坚强。”

暮暮稍稍笑了起来，准备开始咬第一口烤饼。“好啊，我想这比坚强的含义还要多一些，不过……”

敲～敲～敲～

暮暮长叹一声，不知道她的这顿早饭在这么多次打扰之下还能不能吃得下去。暮暮非常想忽视那只敲门的小马，但是第二轮敲门声让她不得不放下餐叉从桌子旁边离开。她走向前门，站到了门口。暮暮打开门之后，一只长着明亮的蓝眼睛的粉红色陆马露了出来。

“嗨，萍琪。”

“暮暮，你们在里面干啥呢？”萍琪像往常一样活力十足地问道。

“正要吃早饭。”暮暮拱起一边眉头回答道。“怎么了？”

“你这小傻丫头，要是想吃早饭，那应该到派对上去吃！”

暮暮迷惑地歪着头，但是萍琪的回答只是简单地用蹄子向街上一指。顺着萍琪的指向，暮暮把头伸出了图书馆的正门望去，小马镇大约有几个街区的街道都变了模样。每一根灯柱，每一家店面，每一个可以装饰的地方都挂上了绘制着日月图案的彩旗。小马们全都在外面，在街上又是欢笑又是跳舞，暮暮甚至能听到空气中的音乐声，虽然听起来像是几个街区之外传来的。

“这是什么派对？”

“这是我的‘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回来啦’派对！”萍琪蹦蹦跳跳地回答，“今天早上从坎特拉皇城来了一只天马，告诉镇长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回来了，然后她告诉了小呆，小呆又告诉萝卜尖，萝卜尖又告诉蛋糕先生，蛋糕先生又告诉蛋糕太太，然后蛋糕太太告诉了我，然后我就超～～～开心地开始准备派对啦！”

“等等，所以你们已经一块儿开起派对了？”

“当然啦！”萍琪回答道。“我是说，我们一块儿开的派对就和那次我们救了露娜那时候的派对一样大，而且这次我快没时间了！实际上有好些小马都来帮我布置装饰，我还做了潘趣酒！而且我还正在同时烤五个蛋糕！”

“等等，你怎么会同时烤五个蛋糕？方糖小屋不是只有一个烤箱吗？”

“那简单，小傻瓜，我只是借用了其他小马的烤箱而已。”

“我猜这听起来倒是挺有道理的，”暮暮回答道，其实她本来挺期待听到一个完全没有道理的回答。

“那～～～”萍琪凑近过来，向暮暮倾过身子，“你会来参加派对吗？”

“实际上，我恐怕不行，萍琪。”

“啊哦哦哦，为啥不行啊？我是说，这会是超级了不起的派对，而且我觉得你比任何小马都更高兴看到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回来！”

“我是很高兴，但是我不能把聂克丝自己留在图书馆里。而且这也不会是她想去的那种派对。虽然这派对确实是为了‘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回来了’而准备的，但是那里很多小马庆祝的内容实际上是‘聂克丝离开了’。”

“哦，大家全都已经知道聂克丝的事啦。”

暮暮的眼睛睁大了，下巴也掉了下来。“他们……知道了？”

“对，赛蕾丝蒂娅和露娜送出的消息说聂克丝把公主们从太阳和月亮上释放了，然后她们惩罚了聂克丝，夺走了她的力量，并且把她置于一只小马的管束之下，确保她再也不会成为艾奎斯陲亚的威胁，一只赛蕾丝蒂娅完全信任的小马。”

“而且，”萍琪继续说道，“赛蕾丝蒂娅除了你之外还能更信任谁吗？所以我就知道聂克丝肯定跟你在一起。还有啊，有几只小马看到你昨天晚上带着一只黑色的小雌驹离开了城堡呢。不过，赛蕾丝蒂娅的惩罚听起来真够傻的，只要是了解你和聂克丝的小马，都知道让她和你生活在一起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惩罚嘛！”

暮暮不由得笑了，她默默地感激着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公主们已经对艾奎斯陲亚公布了关于聂克丝的真实情况，但是却用这样一种方法让艾奎斯陲亚相信聂克丝已经受到了惩罚。对一般的小马而言，听起来像是她正被警惕地监管着，而且她的力量也全都被强行夺走了。

不过对于小马镇的居民们，那些更了解聂克丝的小马们，能看到全部的真相。很多小马会对她如此简单过关而恼火不已，但是也有很多小马会很高兴地知道她回来了，而且拥有了一只会关怀她的独角兽。整个艾奎斯陲亚迟早发现全部真相的，希望蒙混过关或许只是个愚蠢的希望。但是无论如何，暮暮非常感激公主们所做的一切。

“听起来真的是很有趣，萍琪，但是我想斯派克，聂克丝，还有我今天一天都会想聚在一起。”

萍琪理解地笑笑，“好吧，暮暮，我希望你们三个都能过的开心！哦，还有你要是改变了主意的话，随时欢迎光临派对去吃蛋糕！”

“我会记在心里的。”暮暮回答道，在她准备转身回到图书馆里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一件事。“嘿，萍琪？”

“什么？”

“蛋糕家最近几天在方糖小屋还有什么派对筹备计划吗？”

“我还没想到呢，怎么啦？”



“斯派克？……暮暮？”聂克丝喊着，慢慢地走下图书馆的楼梯。

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回来之后又过了几天时间。在这几天里聂克丝和暮暮，斯派克和小贤枭一起度过了平静而快乐的时光。这日子并不总是那么平静。几只小马跑来图书馆向暮暮要求把聂克丝关起来，甚至要把她抓走。但是暮暮严厉斥责了他们一顿，直接把门在他们面前摔上。在那之后，她一直都安慰着聂克丝，向她保证她绝不会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被惩罚。

一开始还没什么，后来居然有三只小马跑来打算把聂克丝强行带走并且关起来，一直关到他们能说服赛蕾丝蒂娅她必须被放逐为止。这一晚气氛很紧张，但是在她的魔法和斯派克的帮助下，暮暮把那三只小马轰了出去。然后为了让聂克丝感觉好些，暮暮破了自己平时的规矩，给她一连讲了两个床头故事。

聂克丝非常兴奋，让自己熬夜听了两个故事。不过这也让她睡过了头，现在大约已经上午十点钟了，看到暮暮和斯派克不在床上，聂克丝一点也不意外，等她发现连厨房和图书馆大厅里都空无一马之后，她就开始意外了。

“大、大家都到那里去了？”在把所有房间都找了一遍之后，聂克丝自言自语地问道。有一刻，聂克丝感觉一丝恐惧浮现在她心中，她年幼的意识背叛了她。她忍不住猜测，她会不会又被抛弃了，但是她坚决地摇摇头，把这个想法赶出脑海。

她知道暮暮不会再离开她了。

现在不会，永远不会。

于是聂克丝继续猜测大家都到哪里去了。她开始搜索图书馆。当她在图书馆地下室的时候，清脆的蹄声传进了她的耳朵里。

有谁在敲前门，片刻间聂克丝不太确定她该不该回答。在门前的可能会是从镇里来想要抓走她的那些小马。不过同时，聂克丝也意识到门前的小马可能是暮暮或她的哪个朋友。于是，她决定至少看看敲门的是谁。

一路跑到门前之后，聂克丝用她自己的魔力去打开它。不过，她不得不笨拙地操作了好一会儿。她才刚刚开始习惯她现在的魔力变得有多弱。不知何故，甚至比暮暮第一次找到她的时候还要弱。不过，一番努力之后，聂克丝终于打开了门，用蹄子推开了它。

“找到你啦！”

聂克丝吓得向后跳开，在她退回图书馆之际“呀啊！”一声，发出一声小小的惊呼。小马镇的派对小马，萍琪正站在图书馆门前，给她来了个出其不意。甚至在吓了她一大跳之后，萍琪依然飞快地冲进门里，跑到了聂克丝旁边，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开始揉她的脑袋。

“我都在担心你会不会把派对给睡过去了，但是暮暮告诉我在十一点之前不要叫醒你。我想那真是太悲哀了，因为你已经错过了好多好多乐子。但是我听到有小马在里面四处走。所以呢我就猜你已经醒了，于是我就决定去敲门看看，结果我猜对了！现在你可以早点去参加派对，而且玩个痛快啦！我敢打赌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我们就能补回你变成笨笨瞌睡虫错过的时间了！”

“萍琪，快停下！”聂克丝又是笑又是叫，她从萍琪凶残无比但是充满乐趣的拥抱中挣脱出来。跌跌撞撞地远离了她几步。“怎么回事？什么派对？”

“哦，是我的‘感谢轰走一大堆可怕的怪物拯救小马镇’派对！猜猜看谁是嘉宾？”

“暮暮？”

“不～～～对！”萍琪唱歌一样回答道。

“云宝黛茜？”

萍琪咯咯直笑，“错了！”

“苹果杰克？”

“边都挨不上。”

“……小蝶？”

“哇哦，你真的得好好练练猜谜游戏了，是你，你这小傻丫头！”

“我？”

“嗯哼！没错！苹果杰克和云宝黛茜和暮暮还有小蝶都帮了忙。但是真正拯救了那一天可是你！你把自己分散成了那～～～么多的分身，然后你们就飞出去到处帮助小马们，就像一支超级英雄大军！你轰隆～～一声巨响就招来闪电，咔嘣～～～的一下就跃到空中，而且把好多怪物嗖～～～～～咚的一声就扔回森林里去了。实在是太神奇太厉害太不可思议了！”

聂克丝脸上露出了微笑，“你真的这么想？”

“对！现在快来，我们认识的每只小马都在方糖小屋那边，而且他们都超期待地等着见你呢！这个嘛，更准确地说是你认识的每只小马才对。我认识小马镇的每只小马，方糖小屋太小了实在是装不下他们全部。还有，我认识的好多小马脑袋里都是一堆坏主意，实际上有些小马听说了这个派对之后还跑来跟我说不该开这个派对，他们说不值得为你开派对，真够坏的对吧？”

“不过呢，”萍琪继续说道，“我所有的朋友，还有你所有的朋友都在那里，还有其他一些小马也都在那里啦！”

“现在，出发！”萍琪欢呼道。在聂克丝能反应过来之前，萍琪直接伸出蹄子抓住她的腰，简简单单往上一抛，聂克丝发现自己飞到了空中，她尖叫一声，挥动着四肢，扇动着翅膀从空中掉了下来。然后在萍琪的背上着陆，这让萍琪的后背充满活力地耸了起来，然后她沿着小马镇的街道一路狂奔，让聂克丝不得不拼命抓紧萍琪的后背才不至于摔下来。



“我～们～～到啦！！！”萍琪冲进方糖小屋的门时唱了出来。她的突然到达吓了把正在屋子里的几只小马吓了一跳。在险而又险地闪开几只不幸挡在她道路上的小马之后，萍琪一个急刹车，停在了房间正中。把正在紧紧抓在萍琪背上的聂克丝弄得打了个哆嗦。

当聂克丝终于敢睁眼之时，她的视野顿时充斥了方糖小屋中派对的各种装饰，到处都是彩旗，长条纸带还有气球。聂克丝甚至看到了一个蛋糕，上面的装饰很简单但是形象很鲜明，成年版的她正高高站在在被打败的大天狼星身上，大天狼星的眼睛都变成叉叉，舌头还滑稽地耷拉在外面。

最重要的是，聂克丝看到了小马们友善的笑脸。那是她还是梦魇之月的时候无限怀念的东西。小马们并不算太多，房间里大约只是半满的程度，但是依然超出了聂克丝的预期。暮暮和她的朋友们，车厘子，甜贝儿的父母，还有镇里的其他一些雌驹和雄驹们都参加了派对，有些面孔甚至是聂克丝没有见过的。但是甚至连那些小马看起来都很高兴见到她。

不过可并不是只有成年的小马。在聂克丝才刚刚从萍琪号快车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大堆小马压在了底下。小苹花，飞板璐,甜贝儿,还有纠纠全都飞扑上来，清空了萍琪的后背，把她们的朋友埋在了一大堆欢笑和快乐之中。

“看来暮暮说的一点都没错！你真的变回原来的样子了！”小苹花欢呼着，她把自己拔出了小马堆。其他孩子们也很快地站了起来。

“不再是长大的样子一定感觉很怪异，”飞板璐评价道，“但是真高兴你能回来，聂克丝！”

“谢、谢谢你们。回来的感觉真好。我好想念好想念你们大家。”聂克丝微笑着说。不过，这微笑很快就消失了，她低下了头，皱起了眉头。“那个，我很难过，我把你们关进了地牢里。我真的真的不想这么做。但是法汇告诉我说……”

“我们知道的，”把蹄子放在聂克丝肩上，小苹花安慰着她。“确实很可怕啦，不过暮暮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你不得不把我们关起来的原因。”

“我还是真的真的很伤心，姑娘们，我保证，我不想那么做的。”

甜贝儿是下一个走到聂克丝身边的。而且她正安慰地微笑着，“没关系啦，我们全都已经原谅你了。”

“对！那根本没什……嘿——！！！”飞板璐一个箭步冲到聂克丝身边，伸出蹄子指着她的侧腰。“你什么时候得到那个的？”

“得到啥？”纠纠问道，奇怪地歪着脑袋。

“聂克丝得到她的可爱标记了！”小苹花大叫道，她和纠纠还有甜贝儿连蹦带跳地窜到飞板璐身边，仔细观察着她新得到的标记。“它是什么？一把铲子？”

“不对，它可没有柄，我说它是个箭头。”甜贝儿争辩道。

“它可不像箭头那么尖。呃，它可能是……呃……”飞板璐开口道，不过却被打断了。

“它是一面盾牌。”毫不在意朋友们古怪的注视，聂克丝自豪地微笑着。

“一面盾牌？你拥有什么样的特别天赋能得到盾牌的可爱标记？”

“暮暮说我的特别天赋就是保护其他的小马们。哪怕我会伤到自己。就像我是如何在怪物袭击时保护了小马镇一样。”

飞板璐点点她的头，“真是酷毙了！虽然没有云宝黛茜的可爱标记那么酷，但还是酷毙了！”

“但……我依然还是一个童子军，对吧？”聂克丝问道。

“当然啦！”甜贝儿欢叫道，“在你让纠纠加入可爱标记童子军之后，我们已经制定了一项新的会员制度。已经拥有可爱标记的小马，只要他们愿意帮助还没获得可爱标记的小马们去发现他们的特别天赋，那他们一样可以加入可爱标记童子军！不过，想赶上纠纠的话你可得非常努力工作哦，她可是一直帮了我们好多好多的忙。”

“那个，我就只是带来些点心而已。”纠纠挠着后脑勺承认道。

“但是你带来的点心超棒的，而且你也为了帮我们发现特别天赋而为我们找了很多可以去尝试的事。”小苹花指出。

“嘿，”飞板璐开口道，“也许我们的可爱标记会像是聂克丝那样的！也许我们应该试着去保护其他小马们！”

“但是，我们能对抗什么来保护小马们？”甜贝儿问道。

聂克丝觉得心中开始涌起小小的不安。她可不想让她的朋友们跑去无尽之森去尝试打败她当时赶走的哪个怪物。不过，之后她注意到多头蛇样子的糖罐纸偶正挂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上。

脸上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聂克丝指着那个糖罐纸偶的方向。“你们知道的，那个大多头蛇看起来真是又坏又可怕，我们可不能让它伤害派对上的任何小马！”

“对，它真是又大又坏，”飞板璐挠着她的下巴赞成道。其他四只小雌驹马上就明白了聂克丝的点子，而且全都乐开了花。五个好朋友异口同声地大声呼喊，把派对上一半的小马都吓了一跳。

“可爱标记童子军糖罐纸偶克星！！！耶！！！”

童子军们，现在是五只活力十足的小雌驹，飞快地跑开去找眼罩和棍子，以便她们可以敲开糖罐纸偶……或者说，为了保护派对来宾而开始大战肚子里碰巧装满糖果的邪恶的纸怪物。



“没有可爱标记，不过这糖果真棒。”小苹花说道，童子军们都坐在桌子旁边，一边的糖罐纸偶剩下的部分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地板上。一番无比壮烈的艰苦战斗后，飞板璐成功地打败了那只颜色鲜艳的，给派对上的小马们造成严重威胁的纸多头蛇。在它光荣无比地爆出糖果的时候，派对上所有的孩子们都欢呼起来，一拥而上去抢夺战利品。

“那么，聂克丝，”甜贝儿问道，她吃了一小块巧克力。“当女王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些糟糕的记忆让聂克丝觉得自己的舌头都卡住了。“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

“真的？我是说，住在一个大城堡里，还有好多好多侍者伺候你不是很酷的事吗？”小苹花问道。

“城堡还好啦，但是所有那些小马们都希望我变得像以前那个我一样：卑鄙又邪恶。还有，他们老是让我又是化妆又是穿铠甲的，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些东西。”

“这个嘛，至少食物还是不错的，对不对？”甜贝儿问道。

“有时候啦，但是城堡的厨师老是把我的食物搞得花哨过头。我要个三明治，主厨都会把它做成艺术品。”

“但他做的那些蛋糕真的超好吃！”飞板璐叫了起来，“哪怕是甜贝儿用屁股坐过的也一样。”

“我还是不能相信你居然把那个也吃了。”甜贝儿评论道。

“什么嘛，它还是很好吃的，就是有一点碎而已。”飞板璐辩解道，把另一颗糖果扔进嘴里。不过，甜贝儿没打算那么快就放弃这个问题。没几秒钟她和飞板璐就开始争论甜点什么时候能不能吃。小苹花，纠纠还有聂克丝考虑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在飞板璐公开承认哪怕甜点掉到泥巴里她至少也会抹掉泥巴之后把它吃下去的时候，她们基本上是坐在一边扮鬼脸。

在争论火热进行中时，聂克丝从眼角瞥到了什么，扭头朝那边望去。两只很眼熟的小雌驹走进了方糖小屋的正门，一只小雌驹头戴的头冠上正闪烁着微弱的光。

“难道这不对吗？聂克丝？”

聂克丝摇摇头，转回头望着她的朋友们，“什么？抱歉，我没听见。”

“我在问，拥有赛蕾丝蒂娅那样的鬃毛是不是超级酷的。”甜贝儿重复道。

“我还以为我们是在说飞板璐想要吃什么的问题？”

“我们刚才在说这个的，不过小苹花说起了一些关于你长大时候的鬃毛和尾巴的事，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那个了。你一点都没听到吗？”纠纠问道，然后咬了一口太妃糖。

“不好意思啦，我有点走神了。不过没错，我猜那真的很酷。”

“我真希望我也能长那样的鬃毛。”甜贝儿承认道。“那实在太漂亮了。”

“不在乎漂不漂亮！”小苹花争辩道，“我只是希望能用我的鬃毛去做事，要是我有聂克丝那样的鬃毛，我就可以够得着大麦克藏在架子顶上的饼干桶了。”

在她的朋友们开始把话题转移到长着魔力云鬃有什么好处上的时候，聂克丝离开了片刻。在派对中四处转了一下，聂克丝发现暮暮正在和邮差小呆说话，就在潘趣酒的大碗旁边。

“你确定没问题吗？”

“我完全不会介意的。”暮暮向她保证道。“我很高兴能在学习魔法方面帮助小乖。”

“谢谢你，暮暮，我的小马芬在春季庆典表演上扮演了你之后就对魔法非常入迷。焰火正在教她，不过她一门心思只想跟你学。我知道，要是她听到你愿意教她的话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呃，暮暮？”聂克丝轻轻地插进话来，看到交谈暂停了。

“哦，嗨，聂克丝，玩的开心吗？”

“很开心，但是……”聂克丝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回头望着站在角落处的那两只小雌驹，她们在派对里根本没有玩耍或者和其他小马交谈。“为什么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跑到这里来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她们，不过，是我让她们来的。”

“为什么你要找她们来啊？”

“你还记得你当初变大的时候，对她们做了些什么吗？”暮暮问道。她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更像是一位母亲了。

聂克丝的耳朵耷拉下来了。她记得她是怎么挑出这两只小雌驹，并且为了她复活魔法的完成而对她们横加羞辱的。“是的……我记得。”

“你不觉得应该去向她们道歉吗？”

聂克丝皱起了眉头，对那两只小雌驹瞪了几秒钟。当她还在学校的时候，这两个家伙完全就是她的灾星。“我想是的，但是要是她们不接受我的道歉的话要怎么办？”

“那就是她们的损失了。”暮暮回答道，用蹄子温柔地推了推聂克丝。“现在，去吧。”

聂克丝撅着嘴，但是她还是朝房间另一端走去。她对这次交谈完全没什么期待。她一点儿也没觉得道歉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不过，暮暮是对的。她应该为了自己的做过的事情向每一只小马道歉。

哪怕是连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也该包括在內。

“哦，瞧啊，白银勺勺，这不是艾奎斯陲亚‘光荣的’女王陛下吗？”当两只小马注意到聂克丝朝她们走来时，珠玉冠冠嘲弄道，声音里充满了挖苦。“您想要什么，陛下？哦，等等，我猜猜看，您想在镇里的所有小马面前再让我们出一次丑。或者您这次又想抓走我爸爸了？”

“我……我……”聂克丝在珠玉冠冠责难的注视下嗫嚅着。再一次。聂克丝得应付她年幼的思想了。当她还是梦魇之月的时候，她根本不会在乎这种程度的责难，但是作为一个小雌驹……

好吧，作为一只小雌驹，她也同样不想在乎。她觉得很内疚，珠玉冠冠的话有如煎熬，而且她无法否认，她的心难受得都要碎了。但是，那不表示她就一定得这样。她再一次变成小雌驹了。但是那并不表示她就要像从前那样畏缩和胆怯，她会勇敢起来面对珠玉冠冠。毕竟，如果她能对付一大堆怪物，那她对付这两个恶霸也应该不在话下。

“我想说……对不起。”

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互相望了一眼，她们俩显然没想到聂克丝来找她们说话是为了这个。不过，珠玉冠冠的嘴很快又撅了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有意思，你把我们当什么了？我们又不笨！你讨厌我们就像我们讨厌你一样，那你为什么来说对不起？”

“因为我做的是不对的，而且……而且不管我喜不喜欢你们，我都应该向你们道歉。”

“呵呵，那还真是太～～～谢谢您了。您的话真是让我感激涕零啊。”

聂克丝觉得她在毛发倒竖。“我只是在尽力表示礼貌，干嘛你们俩非要来不可？”

“我们不过是来看看这派对到底有多糟糕，而且来随便拿点儿蛋糕。现在，为什么你不去跟你的空白屁屁朋友们一边儿玩去？”珠玉冠冠向聂克丝挥挥蹄子，和白银勺勺径自离开。“我们才用不着你安慰，梦魇之月。”

聂克丝眉头紧皱，拼命克制住用她的魔力把珠玉冠冠弹个大跟头的冲动。那是她属于过去的部分，属于她梦魇之月的那部分，她拋弃了那些才找回了自己的童年。那是她鞭打胆敢质疑违抗自己意志的卫兵和仆从时侯的心情，那是因为险些害死暮暮而想掐断法汇的瘦脖子时的心情。

现在聂克丝的心里就是这种心情。但是在她做出会令她后悔的事之前，她就阻止了自己。她已经奉上了她的歉意，如果那两个家伙回之以傲慢和恶毒，那也随她们的便。迈开她的蹄子，聂克丝尽量平静地走开。她可不想让那两个恶霸因为知道她心里已经快被气炸了而得意，但她的脚步依然无法遏制地变重了。

因为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而憋了一肚子火的聂克丝大步流星地走着，几乎直接走过了暮暮身边。然而，在她走开之前，暮暮踏住了聂克丝的尾巴，不容分说地问道：“你道歉了吗？”

“道歉了。”聂克丝的回答一半是抱怨一半是委屈。“但是她们不接受。”

“那就好，”暮暮放开聂克丝的尾巴说道。让她转过身来。“无论如何，你做了件很正确的事，现在我们去切蛋糕怎么样？”

聂克丝笑了，她被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激起的愤怒消失无踪，她用不着珠玉冠冠和白银勺勺喜欢她；她拥有暮暮和她的朋友们，她知道，那就是她所需要的全部。

另外，蛋糕看起来也很好吃。



“好吧，妹妹，看来整个坎特拉皇城都已经接受了你的新形象了。”赛蕾丝蒂娅一边发表意见一边和露娜大步穿过皇宫。在见面会和公开会之间享受着短暂的休息时间。这对皇家姐妹而言是一段非常忙碌的时间。对于大量需要她们出席的公开场合会议和一大堆需要她们处理的工作。她们只能尽量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他们把这当成梦魇之月被击败的象征，我‘打倒’了那个强大的怪物并且取回了我的力量。这或许并不是完全的事实，不过我觉得也没必要去纠正他们。”

“我知道你是出于善意，妹妹，不过我担心‘完全的事实’迟早会显露出来的。有些住在小马镇的小马已经送了一堆信给我，信里写的都是他们以为暮暮惩罚了聂克丝可是她实际上却根本没那么做之类的消息。有封信还是臭钱家里寄来的，上面说她女儿珠玉冠冠居然被邀请去参加聂克丝的派对了。”

“派对？”露娜戏谑地重复道。

“从我自己收到的请柬里写的，这是个‘感谢轰走一大堆可怕的怪物拯救小马镇’派对。由欢乐元素的掌管者萍琪所举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会儿派对应该正在火热进行中呢。”

在她回想起她自己和萍琪会面的情形时，露娜不由得忍俊不已。“她对开派对确实非常在行，我希望聂克丝会很享受。”

“说到聂克丝嘛……我得承认，我对某些事情很好奇。我知道你对聂克丝和暮暮做出了最好的决定，收回了你的力量和记忆，不过……”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露娜打断了她。

“是的，那不是我所熟知的任何一种魔法。”

微笑从露娜脸上褪去，她把目光投向走廊的尽头。“那是因黑暗的嫉妒与恶意之心而诞生的魔法。在我完全变成梦魇之月之前，我策划着把月亮永远保留在夜空中。但是考虑到你比我更年长，魔力水平也比我更加高超，我知道我根本阻挡不了你和太阳多久。”

“所以我研究并且创造出了一个魔法，一个能让我夺取魔力的魔法。花朵，树木……小马们……我不仅仅夺取他们的魔力，而且如果我遇到拥有独特魔法技能和知识的小马，我也能一样可以夺取那些技能和知识。”

“我用这魔法来构建我自己的力量，”露娜承认道，话中流露出她的黯然和羞耻。“当我拥有了足够的知识和足够的魔力水平之后，我用它把自己变成了梦魇之月。我把那些力量灌输进自己身体中，变成了千年之前那只能轻而易举地与你抗衡的雌驹。那……那是一种恐怖而黑暗的技能。”

赛蕾丝蒂娅稍微改变了一下路线，在她们继续沿着走廊前进的时候靠到了露娜的身边，温柔地搂着她。“不要再自己烦恼了，妹妹；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是过眼烟云。而且你也找到把这魔法用在正途的方法了。”

“我很高兴你能对此表示赞同。我不想让聂克丝背负着我犯下的那些错误活下去，我想把那些全都从她那里收回来，这让我这么多世纪以来头一次回想起了这个魔法。本来我几乎都把它完全忘记了，在我变成了梦魇之月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记起过它。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聂克丝不知道这个魔法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那这简直就是个小小的奇迹，她只知道在她和我二位一体时想过的那些事情。”

“不过，当我回忆起这个魔法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我可以为她做的最好的事了。”

“那是我们可以期望的最好结果，我相信如此。”赛蕾丝蒂娅赞同道。“艾奎斯陲亚还有很多小马都在因为聂克丝曾经做过的事而恐惧和讨厌她，不过，也有很多小马看到了她的优点。我很确信，她一定能走上自己的道路。”

“那么，你没有和暮暮提到你在小马镇秘密布置了一支皇家卫队以确保聂克丝不会被暴民攻击的事吧？”露娜心照不宣地补充道。

“只是有备无患，没什么大不了的。”

“别担心，姐姐，你的秘密我会守口如瓶。”露娜向她保证道，她们俩到达了目的地——皇宫餐厅，里面已经挤满了小马们。这是另一场宴会，这次是由马哈顿上流社会的小马们所主持的，他们都非常热诚地迎接皇家姐妹们归来。

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在餐桌的首席就座。马哈顿的市长以及陪伴同行的几位城市最大的商家小马则享有坐在皇家姐妹相邻位置上的特权。在公主们发表了欢迎致辞之后，午宴开始了。

赛蕾丝蒂娅和露娜周围的商家小马们很快沉浸于讨论梦魇之月短命的统治对经济所造成冲击的话题上去了。正在用餐的皇家姐妹漫不经心地听着这些讨论。正当露娜满怀激情地在面前的食物中埋头苦干的时候，赛蕾丝蒂娅只是一边精挑细选一边细嚼慢咽。

“怎么了，姐姐？你不饿吗？”露娜把餐叉上的食物送入她的嘴之前轻声道。

“我饿得要命，但是我早餐已经吃得太多了。”赛蕾丝蒂娅回头小声回答，避免引起附近小马们的注意。“在我们今天已经吃了这么多之后，我真的不应该吃得超过一个青菜沙拉了，否则我就不得不把晚餐也跳过去了。”

露娜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我还是得说，你太在乎自己的体重了，赛蕾丝蒂娅。”

“你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是，就如你记得的那样，我总是对我自己的体形非常在意。”朝身边瞥了一眼，赛蕾丝蒂娅中断了这个话题。一个侍者出现在她身边。在她耳畔轻轻说了什么之后，如他出现一样快速地离开了。

“怎么了？”露娜问，餐叉停在她的嘴前面。

“是法汇，”赛蕾丝蒂娅小声说道。“他闯进城堡地牢去了。”

“闯？”

“他因为自己在梦魇之月的复活事件中担任的角色而极度懊恼，即使我能理解那是他和其他所有的梦魇之子被寄生魔法影响的结果。”

“于是他出于自责而把自己关进了地牢？”

赛蕾丝蒂娅点头，用餐巾抹净自己的嘴。“是的。法汇一直都有些……太小题大作了。当他仍然是我的学生时，你真应该看看那次的事。有一回他不小心在皇宫里打碎了一个花瓶，然后他就以为我要为了这种小事把他从王国里放逐出去。他就是这么戏剧女王。”

“你不是应该说‘国王’吗？”

“不，女王，”做出纠正的赛蕾丝蒂娅莞尔一笑。“可别把这事告诉别的小马，他的尖叫声实在是相当的刺耳。”

露娜想着那个样子就忍不住好笑。“我会记得你的话的，姐姐。那么，你要做什么？”

“麻烦你应付一下我们这些来宾，我得去说服法汇不需要把自己关进地牢里去，”从她的位子上站了起来，赛蕾丝蒂娅回答。“而且，如果我有那么了解他的话，我还得让他相信他也不用从我的学校内辞去校长职务。”

“你想要我帮你留一份餐后甜点吗？我想那可是云朵蛋糕，你最钟爱的东西哦～”

赛蕾丝蒂娅开始发抖了，在离开她位子几步之遥的距离僵立不动。片刻之后，满脸绝望的太阳公主向露娜投去可怜巴巴的一瞥。“帮我留一小块……拜托，就一小块，露娜～～～”

露娜点点头，望着赛蕾丝蒂娅离开才重新开始关注她的餐点。然后，当一个侍者经过的时候，露娜招她过来，在她耳边带着恶魔般的微笑轻轻耳语道：

“请替我的姐姐留下云朵蛋糕里，最～～～大，的一块，上面能～加多少糖霜就～加多少糖霜。等等，再仔细想想，干脆你直接再送她一整个特大号云朵蛋糕，而且确保在她今晚就寝前一刻，送到她的卧室，怎么样？”

“当然，殿下，”侍者回答，并且在露娜把一餐叉食物送进嘴里的时候仓皇逃走。露娜开始想像当赛蕾丝蒂娅在她的卧室发现一个完整的特大号云朵蛋糕之际会作何反应。并且对她的姐姐能否抵抗住吃光它的诱惑而好奇不已。



当她返回图书馆时，暮暮疲倦地微笑着。斯派克和聂克丝在她背上睡得毫无知觉，这一整天，派对已经把她们彻底累瘫了。在暮暮身旁的瑞瑞大步走着，她的背部上背着打瞌睡的甜贝儿。

“今天我觉得连萍琪都累坏了，”瑞瑞说，声音中充满了疲惫。“我还是有史以来头一回，看到她走着上楼而不是蹦着上去。”

暮暮笑着点点头。“没错，但是仍然非常有意思。”

“当然了，暮暮，当然。”瑞瑞赞同。“还有，在我忘记之前，我有些事想要告诉你。”

“什么，瑞瑞？”

“嗯，在一切开始之前，我认为你决定照顾一个实际上是从梦魇之月变过来的小丫头的举动简直就是发疯了。不仅仅是因为聂克丝，而且也是因为你自己。我知道斯派克是你抚养的，但我一直都猜测，你是赛蕾丝蒂娅的帮助下抚养他的。”

“嗯，她还有在学校的一些教授。”

“更准确地说。我为了聂克丝的真实身份和你的安全而担心，但我也在担心你根本不了解你自己正打算做什么，照顾一个孩子意味着非常多的责任，而且斯派克更像是你的助手，因为他有能力照顾他自己。”

“不过，看到我的看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我得承认我很高兴。你在抚养聂克丝这工作上做得实在是不可思议。我的意思是，你帮助梦魇之月改变了。可没有多少小马能够自夸自己的教育能让艾奎斯陲亚历史上最可怕的坏蛋改过自新的。”

“谢谢，瑞瑞。你帮了我很多很多。”

“只是别太骄傲自满了，”瑞瑞警告。“你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做得很好，但是你也决不能放松你的警惕。相信我，如果你不盯紧一个小丫头，她惹麻烦的速度绝对比你想的还要快。我仍然不能相信，我竟然没注意到甜贝儿拿来做她的童子军斗篷的是我的黄金丝绸。”

暮暮忍不住笑起来，甜贝儿为她姐姐惹的这类麻烦，她已经听过不止一次了。“我肯定会记住的。”

“希望如此。”瑞瑞评论的时候，两只小马走到了镇中的十字路口。“真不幸，这里似乎就是我们分开的地方。我得自己送甜贝儿回家。因此，我得和你说再见了，暮暮。”

“晚安，瑞瑞。”暮暮笑着回答。她望着瑞瑞沿着另一条路离开后继续前行。几分钟之后，暮暮到达了图书馆。把斯派克和聂克丝放上床之后，她回到了楼下。她把一个卷轴和墨水瓶招到身边，然后在她的书桌上借着蜡烛的光开始书写。

亲爱的赛蕾丝蒂娅公主：

我希望再次为了您和露娜让聂克丝留下表示感谢。即使艾奎斯陲亚的大部分小马可能依然不欢迎她，不过在今天的事之后，我可以告诉您，聂克丝在小马镇的小马中间交上了朋友。那些小马们认识的是现在的她而不是过去的她。

我从聂克丝的重生中学到的一件事是，如果任何小马想要向好的一面转变，他们都能做到，尤其如果他们有好朋友的帮忙的话。当我最初看见聂克丝，我就像您一样，害怕她是梦魇之月。甚至在我很快发现了她的性格——在当时——非常胆小之后，我仍然恐惧着事实，而且我现在明白了，我积极地拒绝承认指向她真实身份的所有证据，其实只是为了减轻我自己的恐惧而已。

而且，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并没有像可能的那样往黑暗的方向发展。就我所知，即使她完全恢复之后，聂克丝的行为也同传说和古书中记载的梦魇之月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成为我的女儿的经历，她和她的朋友在一起的经历，都已经把她变得更好。

而且，如果梦魇之月自己都能成为一只好小马，我想任何小马都可以。

您忠实的学生

暮光闪闪

THE END.

# 篇尾感言

Pen Stroke和Batty Gloom对以下人士致以特别感谢

感谢他们的认真审阅和对故事的编辑

Action Scripter-Nightsong-Lightsideluc

Kim Fluttershy Dykas-Vimbert-Var/Varanus-Cloudvent/Filler

以及所有花时间审阅的人们

感谢为故事绘制精美的插图

Valcron

感谢对故事的发布

EquestriaDaily

我们也必须向所有绘制同人画作，音乐，以及任何关于本故事同人作品的每一位朋友表示感谢，你们能为我们展现创作天赋是我们的骄傲。

观看同人画作，请前往Nyxian Alliance的DeviantArt画廊。

欣赏同人音乐，请前往YouTube

原文链接

<https://www.fimfiction.net/story/41596/Past-Sins>

译文链接

<https://fimtale.com/t/839>

# 作者感言

Pen Srtoke：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喜欢逝罪这个故事。这故事甚至比我能猜测和预期的还要宏大，还要出名，而且能受到这么多的关注也是宝贵的经验。在我把故事放到互联网上之后，我从没有重写它的习惯。但是我希望能对这么多的读者确保逝罪能达到它的最佳水平，而且当Batty和我在尽我们所能地接受你们的意见并且用它们充实这个故事之际，我也感谢你们所有人的耐心。

不过，梦魇之月寻求救赎，而不仅仅是被一道彩虹所击败的故事，结束了……至少现在如此。Batty和我都意识到，因这个故事而成形，这个版本的艾奎斯陲亚之下有更多的故事可讲。虽然比起像这样长篇的，更戏剧性的故事来说，我们可能会写出更多短篇的，一次性的，生活片段类型的故事。如果他和我决定继续写下去的话。

但是现在，Batty和我得休息休息了。逝罪这个故事需要时间来冷却，慢慢地沉入艾奎斯陲亚日报的帖子堆里。不过不用担心，你们很快就会再看到我和Batty的。但是现在，你们得去享受一些亮色调的小马故事了。

所以，再一次感谢阅读，我希望你们能喜欢这个故事。

# 译者众感言

从刚刚看到这个故事，并对那只迷你版梦魇之月产生兴趣开始，到最后的作者感言也在朋友们的帮助和指导下翻译完毕为止，足足过了半年的时间。半年中，我们除了克服23个章节，20万2691个单词之外，还在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指导。EquestriaCN的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既提高了我们的英语水平，又让我们之间因为同为Brony而建立的友谊更加深厚。或许这就像是这部同人小说的动画所代表的主题一样，友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魔法。

因为译者的水平有限，所以并不敢保证翻译是绝对完美的，但是我们确实在尽力做到最好。为了把这篇充满了友谊，母爱，救赎，宽恕的故事推广给更多中文圈的Brony朋友们，所有参与翻译的朋友都忙碌了半年。我们只希望所有阅读这篇故事的朋友们都能喜欢它。

再一次感谢，让我们能读到这篇故事的Pen Srtoke和Batty Gloom；

再一次感谢，最初开始翻译，把我们引入这篇故事情节的StormWolf；

再一次感谢，彼此帮助共同劳作的DracoRunan、TNBi Lulamoon、Slain、好人(III)Demo、NightScream；

再一次感谢，认真地给予翻译指导的DracoRunan、TNBi Lulamoon、Slain、好人(III)Demo、有个仁；

再一次感谢，认真审阅翻译成稿并进行润色和审阅的Chidey、中央帝国辅政、松；

再一次感谢，把我们的劳动成果转为繁体中文推广给更多朋友们的简伯翰；

再一次感谢，正在阅读这篇故事的你。

1. Best friend Forever [↑](#footnote-ref-1)
2. 此热破和某电子星构装生物没有关系 [↑](#footnote-ref-2)